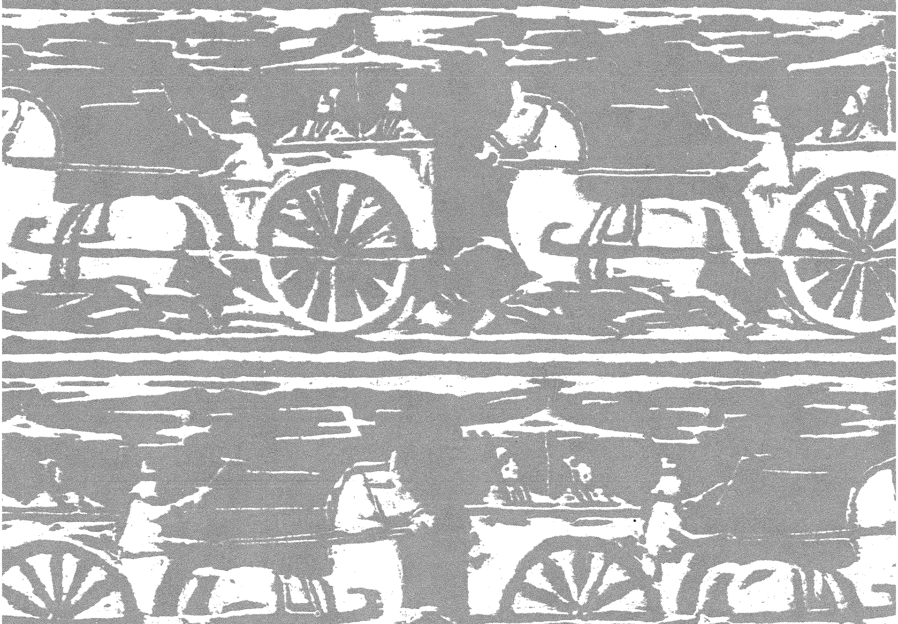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吕氏春秋全译

〔战国〕吕不韦门客　编撰　关贤柱 廖进碧 钟雪丽　译注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202—1871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运熙　余冠英　张　克（常务）
罗尔纲　程千帆　缪　钺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部分。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

然而，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现代社会的多数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在全国学术界著名专家的支持下，出版了这套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熔译注于一炉，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的全豹，又有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丛书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名著50种（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在书目的取舍上，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朽巨著，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著名选本；既考虑到所选书目为广大读者应该了解并使之世代流传下去，又顾及各书是否能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对经部、子部之书选取较多；史部则重点选取具有权威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对二十四史暂付阙如；在集部着眼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总集或选集，对历代文人的众多别集暂只译一种作为尝试。

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不仅从前言到注释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而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的尝试。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

1990年9月

目　录

前言 …………………………………………………… (1)

吕氏春秋序 …………………………… 汉河东高诱撰(1)
孟春纪第一 ………………………………………… (1)
　孟春………………………………………………… (1)
　本生 ……………………………………………… (11)
　重己 ……………………………………………… (17)
　贵公 ……………………………………………… (23)
　去私 ……………………………………………… (30)
仲春纪第二 ……………………………………… (36)
　仲春 ……………………………………………… (36)
　贵生 ……………………………………………… (43)
　情欲 ……………………………………………… (51)
　当染 ……………………………………………… (57)
　功名(一作由道) ……………………………… (65)
季春纪第三 ……………………………………… (71)
　季春 ……………………………………………… (71)

尽数 …………………………………………………… (79)
先己 …………………………………………………… (85)
论人 …………………………………………………… (92)
圜道 …………………………………………………… (98)
孟夏纪第四 ……………………………………… (105)
孟夏…………………………………………………… (105)
劝学(一作观师)………………………………… (112)
尊师…………………………………………………… (117)
诬徒(一作诋役)………………………………… (125)
用众(一作善学)………………………………… (130)
仲夏纪第五 ……………………………………… (135)
仲夏…………………………………………………… (135)
大乐…………………………………………………… (141)
侈乐…………………………………………………… (147)
适音(一作和乐)………………………………… (151)
古乐…………………………………………………… (157)
季夏纪第六 ……………………………………… (170)
季夏…………………………………………………… (170)
音律…………………………………………………… (177)
音初…………………………………………………… (183)
制乐…………………………………………………… (189)
明理…………………………………………………… (195)
孟秋纪第七 ……………………………………… (202)
孟秋…………………………………………………… (202)
荡兵(一作用兵)………………………………… (208)
振乱…………………………………………………… (214)
禁塞…………………………………………………… (218)

怀宠……(223)
仲秋纪第八……(229)
仲秋……(229)
论威……(236)
简选……(243)
决胜……(250)
爱士(一作慎穷)……(254)
季秋纪第九……(260)
季秋……(260)
顺民……(266)
知士……(272)
审己……(278)
精通……(283)
孟冬纪第十……(289)
孟冬……(289)
节丧……(296)
安死……(301)
异宝……(308)
异用……(313)
仲冬纪第十一……(318)
仲冬……(318)
至忠……(324)
忠廉……(329)
当务……(334)
长见……(340)
季冬纪第十二……(347)
季冬……(347)

士节……(352)
介立(一作立意)……(356)
诚廉……(360)
不侵……(364)
序意(一作廉孝)……(369)
有始览第一……(373)
有始……(373)
应同(原作名类)……(383)
去尤……(389)
听言……(394)
谨听……(399)
务本……(404)
谕大……(409)
孝行览第二……(414)
孝行……(414)
本味……(421)
首时(一作胥时)……(430)
义赏……(437)
长攻……(443)
慎人(一作顺人)……(450)
遇合……(456)
必己(一作本知,又作不遇)……(463)
慎大览第三……(472)
慎大……(472)
权勋……(481)
下贤……(488)
报更……(495)

顺说……………………………………………………………… (502)
不广……………………………………………………………… (508)
贵因……………………………………………………………… (514)
察今……………………………………………………………… (520)
先识览第四 ……………………………………………………… (527)
先识……………………………………………………………… (527)
观世……………………………………………………………… (535)
知接……………………………………………………………… (542)
悔过……………………………………………………………… (548)
乐成……………………………………………………………… (553)
察微……………………………………………………………… (561)
去宥……………………………………………………………… (568)
正名……………………………………………………………… (573)
审分览第五 ……………………………………………………… (579)
审分……………………………………………………………… (579)
君守……………………………………………………………… (586)
任数……………………………………………………………… (592)
勿躬……………………………………………………………… (599)
知度……………………………………………………………… (606)
慎势……………………………………………………………… (614)
不二……………………………………………………………… (623)
执一……………………………………………………………… (625)
审应览第六 ……………………………………………………… (631)
审应……………………………………………………………… (631)
重言……………………………………………………………… (638)
精谕……………………………………………………………… (644)
离谓……………………………………………………………… (651)
淫辞……………………………………………………………… (658)

不屈…………………………………………………………（665）
应言…………………………………………………………（673）
具备…………………………………………………………（681）
离俗览第七 …………………………………………………（686）
离俗…………………………………………………………（686）
高义…………………………………………………………（693）
上德…………………………………………………………（700）
用民…………………………………………………………（709）
适威…………………………………………………………（715）
为欲…………………………………………………………（721）
贵信…………………………………………………………（727）
举难…………………………………………………………（733）
恃君览第八 …………………………………………………（740）
恃君…………………………………………………………（740）
长利…………………………………………………………（747）
知分…………………………………………………………（753）
召类…………………………………………………………（760）
达郁…………………………………………………………（766）
行论…………………………………………………………（773）
骄恣…………………………………………………………（781）
观表…………………………………………………………（787）
开春论第一 …………………………………………………（793）
开春…………………………………………………………（793）
察贤…………………………………………………………（799）
期贤…………………………………………………………（802）
审为…………………………………………………………（806）
爱类…………………………………………………………（811）
贵卒…………………………………………………………（816）

慎行论第二 …………………………………………………… (821)
慎行……………………………………………………………… (821)
无义……………………………………………………………… (827)
疑似……………………………………………………………… (833)
壹行……………………………………………………………… (838)
求人……………………………………………………………… (842)
察传……………………………………………………………… (849)
贵直论第三 …………………………………………………… (853)
贵直……………………………………………………………… (853)
直谏……………………………………………………………… (860)
知化……………………………………………………………… (864)
过理……………………………………………………………… (868)
壅塞……………………………………………………………… (873)
原乱……………………………………………………………… (879)
不苟论第四 …………………………………………………… (884)
不苟……………………………………………………………… (884)
赞能……………………………………………………………… (890)
自知……………………………………………………………… (894)
当赏……………………………………………………………… (899)
博志……………………………………………………………… (904)
贵当……………………………………………………………… (910)
似顺论第五 …………………………………………………… (915)
似顺……………………………………………………………… (915)
别类……………………………………………………………… (920)
有度……………………………………………………………… (926)
分职……………………………………………………………… (931)
处方……………………………………………………………… (938)

慎小…………………………………………………………………（944）
士容论第六 …………………………………………………………（950）
士容…………………………………………………………………（950）
务大…………………………………………………………………（957）
上农…………………………………………………………………（961）
任地…………………………………………………………………（969）
辩土…………………………………………………………………（976）
审时…………………………………………………………………（983）

前　言

《吕氏春秋》，亦称《吕览》，为秦相吕不韦集门客各著所闻而成。分《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共26卷，160篇，为杂家代表作之一。

春秋战国时，诸子为宣传和实现其政治主张，不少人潜心于著书立说或聚徒讲学。他们总结历史上王朝的兴衰得失，总结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经验教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和学说，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家”。但由于中国封建时代的特殊原因，尤其是严格的师承关系，各家墨守家法，互相攻讦，水火不容。在秦势强大、行将统一中国的大环境中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已渐告结束，各派学者汇集一堂的可能性已经出现，他们中的一些人能聚在吕不韦身边，各抒己见，集成一书，是以杂家的代表作《吕氏春秋》应时而生。当中既有儒家和道家思想，又有墨家和法家思想，也有阴阳家和纵横家思想，其他如名家、兵家、农家、小说家等派，无不在书中占有一席之地，相安地汇集在一起，不仅能与各家相表里，而且有出于各家之上者。正如东汉高诱在《吕氏春秋序》中所说：

> 然此书所尚，以道德为准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是以著在《录》、《略》。诱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经》解毕讫，家有此书，寻绎案省，大出诸子之右。

《吕氏春秋》的准的、纲纪、品式、检格，高诱都认为是整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优秀楷模，不仅能与各家相表里，而且经过“寻绎案省”，得出“大出诸子之右”的结论，确为独家之评。但因该书是杂家，表面上未能像诸子之显著，加之吕不韦之行事，为历代学者所唾骂，故而长期以来未引起研究者应有的重视，致使该书并未享有它应有的地位。直至近世梁任公先生才去其偏见，对《吕氏春秋》一书推崇备至，认为“此书经二千年无残缺，无窜乱，且有高诱之佳注，实古书中之最完好而易读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此后，不少学者重对该书进行研究，得出公允之评价。

综观全书，它在吸收各家之长时，扬长避短，自具特点，自成体例，闪耀着它独有的光辉。

首先，在体例上就与诸子各书不同，将全书分为《纪》、《览》、《论》三部分。比较各种版本，各部分在次第上虽有差异，但各版本内容完全相同。比如《史记·吕不韦列传》：“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而以后的《诸子集成》、《四部丛刊》、以及许维遹的《吕氏春秋集释》、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均采用《纪》、《览》、《论》的排列顺序。照《序意》“大圜在上，大矩在下”之意，《十二纪》写四时的运行，正表“大圜”的天，理应在前。它以四时为纲，按春夏秋冬的发展和各季中“孟仲季”之时序排列，组成60篇文章，论述了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有关事宜，突出了民以食为天和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思想。

《八览》、《六论》当是表“大矩”之地，当然应排在后面。《八览》中各“览”均8篇文章（《有始览》似脱一文，仅有7篇）。并各有其主题：《有始览》从开天辟地说起，有总摄之意；

《孝行览》论为人当以孝为本；《慎大览》多讲治国之道；《先识览》教人如何去认识事物和分辨事物；《审分览》评名实之关系；《审应览》则反对淫辞诡辩；《离俗览》阐述如何用民；最后以阐释君道的《恃君览》作结。各览相连，篇篇相贯，在结构上与《十二纪》一样，颇具匠心。

《六论》类似杂说，各篇虽不太连贯，但仍与人事相关，并非泛泛之论。

其次，该书在思想上，也突出了它特有的价值。其内涵之丰，技艺之长，也随处可见。由于经过长时间的学派相争，各家主要观点、优劣态势，必然在当时得到广泛的流传，并逐渐为人们所熟悉，而且相府门客，绝非那等无术之辈所能企望，能吃住在丞相府并能各抒己见的人，当然是当时有成就者，这也许正是该书能“大出诸子之右”的一个重要原因。书中所反映的思想，其先进性不但在当时已属领先地位，就是在今天，也仍有其可借鉴的价值。

一是从农业的中国实际出发，在《孟春》中就明确要求天子重视农耕，将“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定为常法，用以推动全国的农业生产。在《季夏》中申明农忙时应坚持“三不可”，即“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合诸侯，不可以兴兵动众”。这种重农思想，在不少篇章中反复进行申说。如《上农》讲农业的重要，认为是富国强兵之本；《任地》讲如何利用地利和天时，并讲述了具体的耕作方法；《辩土》讲耕种与土壤的关系；《审时》讲天时和收成的关系，可见编著者的用心，也可见编著者能抓住时代的特点和当时之国情，而且在安排上也具匠心，全书首篇《孟春》讲农业，最后几篇全是讲农业，一首一尾，都在阐述这一根本问题。

二是在官制设置和对于官员的要求上也极为考究，提出一系列的主张，因这是国家各项措施能否得到贯彻执行的重要保证。该

书在第二篇《本生》中指出了“多官反以害生”的客观现实，要求精减机构，减少各级行政官员，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在选用官员时，要求选贤任能，甚至主张国君要禅让，高度赞扬“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去私》）的至公精神。在《去私》中大胆记载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事例：腹䵍之子杀人，腹䵍作为父亲和执法者，是执法呢，还是徇私枉法呢？这时，连秦国的最高统治者秦惠王也以照顾大臣腹䵍为由，出面保释，但并未阻止腹䵍按法律处死杀了人的儿子，真是大快人心！文章评论道：“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腹䵍可谓最无私的执法官了。

三是该书还对国君提出了要求，《先己》中提出只有先治己、治身，才能治国，要求国君在生活上“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张，钟鼓不修”，还要求国君“子女不饬，亲亲长长，尊贤使能”。这里，不仅限制了国君的吃喝玩乐，而且还限制其子女的奢华生活。另一方面，要求国君尊贤使能，这对巩固政权是极为重要的。“尊贤使能”为整个社会所推崇，成为人们评价国君治国成败的标志之一。所谓“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谨听》）。如果国君反其道而行之，就会导致危难。在《听言》中是这样说的：

> 今天下弥衰，圣王之道废绝，世方多盛其欢乐，大其钟鼓，侈其台榭苑囿，以夺人财；轻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冻馁，……诛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庙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难乎！

确是一针见血之论！历代亡国之君，有哪一个不是这样？

四是对学习的反复强调。在《劝学》一文中，大讲学习的重要，学习可以改变人的一生，可以使人荣耀。要学习就应尊师，说“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的，要求统治者应以尊师为荣。紧接《劝学》之后，安排另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讲述有关学习的问题。《诬

徒》说明不学之患；《用众》讲好学的人，可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尊师》阐明师生的关系，认为通过学习，坏人也可变为好人，但一定要尊敬师长、广宣教育才能达到目的。提倡贤者也要通过刻苦学习才能成为圣人，没有什么天生的圣人。在《博志》中详细讲述了孔子、墨子、宁越等人之所以能从布衣之士成为人人口称的圣人，主要靠不断学习，绝非天生。他们能做到："有便于学者，无不为也；有不便于学者，无肯为也"。宁越甚而说："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达到废寝之地步。

再次，该书受先秦各家相互辩驳风气的影响，不少篇幅写到辩证的实例，非常有说服力，充分表现了我国辩证法在那时已得到广泛的应用，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比如广为流传的"祸福相依"的辩证观，在《制乐》中就有明确的说明。又如在《禁塞》一文中，用战争中攻和守为例说道：

> 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惟取义兵为可。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

这确是辩证不疑的真理。再如《用民》中关于"威"势的使用，是这样写的："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无益于御。"接着举人主为例加以申说道：

> 人主之不肖者，有似于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亡国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

恩威之用，不讲辩证，结果必然失败。在《期贤》中，以"明火不独在乎火，在乎暗"极形象深刻地阐明了明暗相依的辩证关系。

另外，历来各选家所选名段，紧贴生活，极富哲理，有的为《吕氏春秋》所独有，有的则是他书所记录，在《吕氏春秋》中重又得到申述。如《察今》全篇；《权勋》记晋献公使荀息假道于虞以伐虢"之事；《谨听》中的"一沐而三捉发"；《察传》中"打井得一人"的笑话；《达郁》中的"召公谏弭谤"；《爱类》中的"公

输般造云梯攻宋”;《去尤》中的“人有亡铁者”等等名段名篇，在思想内容和艺术上均属上乘之作，至今仍广为流传。

值得一提的，是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例，或多或少在《吕氏春秋》中找得到相应的说明。这些说明是非常有趣而生动的，它会使我们去想到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及其答案，并从中可以领略到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延续和强有力的影响。为节省篇幅，下面只引述书中几句原文而稍加说明，让我们广大读者在读《吕氏春秋》全书后，自去深思，去细想，去找答案。

事例之一：

> 天下之民，穷矣苦矣。民之穷苦弥甚，王者之弥易。凡王也者，穷苦之救也。(《慎势》)

这是各代季世之所以亡、新兴王朝之所以兴的主要原因，不但先秦如此，整个封建时代莫不如此。

事例之二：

> 故一则治，异则化；一则安，异则危。(《不二》)

要求上下一致、全国安定的思想，不仅是秦国统一天下后巩固政权之所需，也是国家繁荣昌盛所不可缺少的内部条件。任何一个朝代为了巩固其政权，都十分需要安定团结统一的局面。文章接着说：

> 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

这样的圣人，在古时，应该指那些具有才智而又能尽心尽力为人民谋利益的人。

事例之三：

> 孔子曰：“燕爵争善处于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区区焉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灶突决，上栋焚，燕爵颜色不变，是何也？不知祸之将至也，不亦愚乎！为人臣而免于燕爵之智者寡矣。”(《务大》)

历代国君在奸臣当道时全都如此。他们只图个人富贵，贪于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最腐败时，“为人臣者，进其爵禄福贵，父子兄弟相与比周于一国，区区焉相乐也，而以危其社稷，其为灶突近矣，而终不知也，其与燕爵之智不异。”（《务大》）这正是各个朝代灭亡前的通病：国君昏庸无能，大权旁落，群小当道，朋党相结，三亲六故，一起把持朝政。他们鱼肉乡里，欺压百姓。一旦“灶突决”，这些狼狈为奸的群小也只有亡国身死，遗臭万年！但在未灭亡前，“亡国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用民》），可他们哪里知道，“威愈多，民愈不用”，其下场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适威》中指出防民之口，“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的客观现实。历史确实无情，任何一个即将灭亡的封建王朝，在他们即将灭亡的前夕，一定会残酷镇压群众，不让群众讲话，强奸民意，但要不了多久，他们自己也就灭亡了。

事例之四：

在封建时代讲连坐法。一人受罚，全家遭罪，有时诛连三族，甚而九族。这种连诛法极为残酷，但在《吕氏春秋》中，提供了不少不讲连坐的例证。在《行论》中记载说：“舜杀禹父鲧于羽山，禹不敢怒，而反事之，官至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黎黑”，说明禹父被舜杀后，他不但未受诛连，反而官至司空，最后替舜执掌君权。在《开春》中又说：“故尧之刑也，殛鲧于虞（羽）而用禹；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不慢刑也。”可见古时不讲连坐。

事例之五：

> 宋王筑为蘗帝，鸱夷血，高悬之，射著甲胄，从下，血坠流地。左右皆贺曰：“王之贤过汤、武矣。汤、武胜人，今王胜天，贤不可加矣。”宋王大悦，饮酒。室中有呼万岁者，堂上尽应，堂上已应，堂下尽应，门外庭中闻之，莫敢不应，不适也。（《过理》）

这种不合礼义的呼叫，并非完全出自本心，而是造成一种“莫敢

不应”的气氛。这一陋习，居然成了整个封建时代一成不变的套式。对此，《吕氏春秋》早加以有力的批判，指出其虚伪性。

事例之六：

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审分》）

这种“公作迟”、“私作速”言论的提出，当时必在生活中有其实例，否则，当是无的放矢。而《吕氏春秋》能在那么早的年代对之进行剖析批判，其思想是超越于时代的，因后世不时会重复这种早已批判了的作法。

事例之七：

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见《荡兵》）

文章指出废兵是行不通的，义兵是需要的，不能“因噎废食”，所以《荡兵》中又说：

夫有以噎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伤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若用药者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

这种对用兵的辩证看法，可以看为是永恒适用的真理。这种思想还反映在《爱类》中有关公输般为云梯攻宋一事上。在《应同》中，当论述到兵与国家治乱的关系时，说：“割地宝器，卑辞出服，不足以止攻，惟治为足”。我国古代北宋、南宋的被侵，清朝的被洋人欺负，正与国内的“不治”有关，可见《吕氏春秋》思想的先进性。

事例之八：

善棺椁，所以避蝼蚁蛇虫也。今世俗大乱之主，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节俭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务，此非

慈亲孝子之心也。(《节丧》)

这段话道破了历代那些丧葬奢华的根本原因,确实是“相矜尚”的思想在作怪!

事例之九:

夫审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时,因也。推历者,视日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国,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弥子瑕见厘夫人,因也。汤、武遭乱世,临苦民,扬其义,成其功,因也。(《贵因》)

文章强调了因时因势之重要。“因则功,专则拙,因则无敌”。可见凡事均应注重“因”,这是事业成功与否不应忽视的条件之一。

事例之十:

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谅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惧,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类也,兹故不言。”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重言》)

国君三年不言,当然不对。但提倡君主慎言则是对的。因整个封建社会是靠人治治国,如果举国上下,事无巨细,各个方面都要靠君主一人讲了才行事,那也是行不通的。否则,国家的进步,定会受其影响。所以高宗明智地认识到“恐言之不类也”所带来的后果,自我约束,不轻易发表意见。

事例之十一:

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襦而学讼者,不可胜数。(《离谓》)

这段记载,说明我国古代曾经有过类似于今天律师职业的出现,而且从学者要交纳学费(实物),学的人多到“不可胜数”。他们学有所成后,可以与执政柄者辩驳,可以做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离谓》)。这确实不是一般平庸的律师所能做到的,但它合于今

天律师的宗旨：律师的目的是打赢官司。故而邓析在与当权者辩驳时，是是非非，完全可以任意颠倒，弄得历史上最有名的政治家子产也大为头痛，不得已借用统治者的权威强行取缔和镇压收场。

事例之十二：

在《召类》一文中，记载了工尹池受楚国之派出使宋国时，所亲眼看到的事：他到宋国后受到司城子罕的接待。他到子罕住处，看到南边邻居的墙挡住了子罕家的正堂，使之不能看远方；西边邻居家的积水要从子罕家庭院流过。工尹池很感奇怪，这样两件事怎么会发生在全国高级官员的住处呢？他问子罕，这是怎么一回事。子罕回说道：

南家工人也，为鞔者也。吾将徙之。其父曰："吾恃为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国之求鞔者不知吾处也，吾将不食。愿相国之忧吾不食也。"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宫庳，潦之经吾宫也利，故弗禁也。（《召类》）

这段回话，不但说明了国相子罕在与邻居相处时，宁可自己不方便，也要照顾邻居们的生活和为他们提供方便，突出了国相子罕的高贵品质，为后代任高官者做出了光辉的榜样，而且还说明了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以做鞋为业的手工业者，他家三世靠制鞋维持家庭生活，不希望因搬家而使宋国人不知到哪儿去买鞋，从而断了他家生活的出路。这是极可宝贵的手工业史的资料。

事例之十三：

该书用较多的篇章，如《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明理》等文，论述了音乐和律吕的产生、音乐的作用以及音乐与时代的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知道，音乐在古代，儒家曾将它作为教学内容的"六艺"之一，用以教育人民，并对音乐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和探索。《吕氏春秋》也不例外，他在接受儒家的音乐理论研究成果的同时，重申了音乐

的教育作用，说：

> （音乐）产生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故曰乐之为观也深矣。（《音初》）

将音乐的产生、音乐的作用，一层深似一层地讲得明明白白。如何通过音乐观志，作者在《本味》中记述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讲得更为具体。他说：

> 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

这是千百年来一直流传的音乐佳话。音乐的作用太大了，它可以使人奋发，也可使人意志消沉，这完全取决于使用音乐的人。《顺说》一文中还记载了管子为尽快脱离险境回到齐国，曾用音乐使役人加快步伐的故事，这就是音乐魅力之所在。音乐这东西，"贤者以昌，不肖者以亡"（《古乐》），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吕氏春秋》花那么多篇幅来详加阐述，正透露了编著者的政治眼光。

以上十三项，仅举大要而已，读者尽可以通过原文去研究，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答案。

《吕氏春秋》自问世以来，版本较多，尤其是上文已提及的《诸子集成》本、《四部丛刊》本、许本及陈本，都各具特色。陈本集各家之长，费多年心血，自为一家，是目前很受欢迎的佳本。为此，全译时以陈奇猷先生的《吕氏春秋校释》为蓝本，参以许维遹先生的《吕氏春秋集释》、张双棣等先生的《吕氏春秋译注》、谷应声先生的《吕氏春秋白话》、王范之先生的《吕氏春秋选注》、石声汉先生的《四民月令校注》等各家著作。在译注过程中，又得长春师范学院中文系梁国辅教授、贵州人民出版社李立朴、程

小铭、赵泓等同志的关心和支持，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又请关书陶、吕巧萍等亲友帮助抄录。对以上提到的专家学者、亲朋好友，在此深表谢意。

全书体例、注释、译文、说明，成稿后由我作了统一的整理。由于受水平的限制，书中错误疏漏处，诚所难免，谨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关贤柱

1995 年8 月1 日

吕氏春秋序

汉河东高诱撰①

【原文】

0·1　吕不韦者②，濮阳人也③，为阳翟之富贾④，家累千金。

【注释】

①高诱：东汉涿郡涿（今河北涿县）人。少年从同县卢植学。建安十年（205）任司空掾，不久任东郡濮阳令。十七年（212）迁监河东。曾为《孟子》、《孝经》作注，今佚。又为《战国策》作注，今残。现有《吕氏春秋注》和《淮南子注》传世。

②吕不韦（公元前？～前235）：本文有详细介绍。

③濮阳：县名。今属河南省。因地在濮水之北，故名。

④阳翟：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禹县。　贾（gǔ古）：古指设肆售货的商人。

【译文】

吕不韦是濮阳人，为阳翟的大商人，家中财产极为富有。

【原文】

0·2　秦昭襄王者[1]，孝公之曾孙[2]，惠文王之孙[3]，武烈王之子也[4]。太子死[5]，以庶子安国君柱为太子[6]。柱有子二十余人，所幸妃号曰华阳夫人无子[7]。安国君庶子名楚，其母曰夏姬，不甚得幸，令楚质于赵[8]，而不能顾质[9]，数东攻赵[10]，赵不礼楚[11]。时不韦贾于邯郸[12]，见之，曰："此奇货也[13]，不可失。"乃见楚曰："吾能大子之门[14]。"楚曰："何不大君之门，乃大吾之门邪？"不韦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大而大之。"楚默幸之[15]。不韦曰："昭襄王老矣，而安国君为太子。窃闻华阳夫人无子，能立適嗣者独华阳夫人耳[16]。请以千金为子西行[17]，事安国君，令立子为適嗣。"不韦乃以宝玩珍物献华阳夫人，因言"楚之贤，以夫人为天母[18]，日夜涕泣，思夫人与太子。"夫人大喜，言于安国君，于是立楚为適嗣，华阳夫人以为己子，使不韦傅之。

【注释】

①秦昭襄王（前324～前251）：战国时秦国国君。秦武王异母弟。名稷（一作侧），前306～前251年在位。以太后弟魏冉为相，白起为将，攻破诸侯之师，东周君来朝，西周君尽献其色，从而奠定了秦取得统一战争胜利的基础。

②孝公（前381～前338）：战国时秦国国君。名渠梁。前361～前338年在位。曾用商鞅实行变法。又于前350年把国都从雍（今陕西凤翔南）迁到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进一步实行变法，从此秦国日益富强，遂有并吞六国之势。

③惠文王（前354～前311）：孝公子，名驷。前337～前311年在位。用

张仪为相，曾扩大秦国领土。

④武烈王：即秦武王，惠文王子，名荡。前310～前307年在位。

⑤太子死：秦悼太子死于魏国。

⑥安国君（前302～前250)：昭襄王庶子，名柱。于昭王四十二年（前265）立为太子。五十六年（前251）秋昭王卒。前250年安国君立，仅一年卒。　庶子：旧称妾所生的儿子为庶子。

⑦幸：指得帝王宠幸。

⑧质：人质。指作为保证的人。

⑨顾：照顾。

⑩东攻：秦在西，赵在东，攻赵是向东进发，故曰东攻。

⑪礼：作动词用。　不礼楚：不按当时应有的礼遇来对待子楚。

⑫邯郸：赵国都。故址在今河北邯郸市。

⑬奇货：即奇货可居。谓把稀有的东西囤积起来，等待高价出售。后常用来比喻挟持某种技艺或某种事物作为资本以摶取功名财利。

⑭大：光大。

⑮默幸：默默地喜欢。此有默许之意。

⑯適（dí敌）：通嫡。谓嫡长子。　嫡嗣：即嫡子。

⑰请以千金：请允许我用千金。　西行：赵在东，秦在西，从赵去秦叫西行。

⑱天母：即天下母，谓全国的母仪，也是对皇后的美称。

【译文】

秦昭襄王，是秦孝公的曾孙，惠文王的孙，武烈王的儿子。太子死后，以庶子安国君柱为太子。安国君有儿子二十多人，他非常宠幸的妃子华阳夫人却没有儿子。安国君有一个庶子名叫子楚。子楚的母亲叫夏姬，不很受宠幸，于是子楚被派到赵国做人质，而秦不顾及自己在赵的人质子楚，多次向东攻打赵国，所以赵国不礼遇子楚。当时吕不韦在邯郸做生意，看到子楚的这种情况，说："子楚像一种奇货，不应该失掉。"于是去见子楚说："我能光大你的门庭。"子楚说："你为什么不光大你自己的门庭，却要光大我

的门庭呢?”吕不韦说:“你不知道,我的门庭要等你的门庭光大之后才能光大。”子楚默许了这件事。不韦说:“昭襄王年纪已老了,而安国君被立为太子。我私下听说华阳夫人没有儿子,能立为嫡嗣的只有华阳夫人而已。请允许我拿千金到西边去侍奉安国君,让他立你为嫡嗣。”不韦到秦后,把贵重的珍奇玩物献给华阳夫人,趁便说:“子楚很贤能,把夫人看为天母,日夜伤心涕哭思念夫人及太子。”华阳夫人很高兴,将此事告诉安国君,于是就立子楚为嫡嗣,华阳夫人把子楚当做自己的儿子,请吕不韦辅助他。

【原文】

0·3 不韦取邯郸姬,已有身[①],楚见说之[②],遂献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为夫人

【注释】

①有身:有了身孕,即怀孕。

②说:同悦。

【译文】

吕不韦娶了一个邯郸女子,已经有了身孕,子楚看到这位女子,非常喜欢,于是不韦就把她献给子楚,这位女子在子楚家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叫做正,子楚于是把她立为夫人。

【原文】

0·4 暨昭襄王薨[①],太子安国君立,华阳夫人为后,楚为太子。安国君立一年薨,谥为孝文王[②]。太子楚立,是为庄襄王,以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③]。庄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为秦始皇帝[④],尊

不韦为相国[⑤]，号称仲父[⑥]。

【注释】

①暨（jì既）：及，到。 薨（hōng轰）：周代诸侯死称薨。

②谥（shì试）：封建时代，在人死后，按其生前事迹评定褒贬给予的称号。

③食：俸禄。即食邑，亦作采邑、采地、采封。谓中国古代诸侯封赐给所属卿、大夫作为世禄的田邑（包括土地上的劳动者在内）。

④秦始皇帝（前259～前210）：即嬴政。战国时秦国国君，秦王朝的建立者。秦庄襄王之子。前246～前210年在位。在位期间，进行统一战争，消灭割据称雄的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⑤相国：官名。亦称相邦、丞相，为百官之长。秦以后成为辅佐皇帝的最高官职。

⑥仲父：本指排行次于父亲的叔父。齐桓公称管仲为“仲父”。杨倞注：“仲者，夷吾之字；父者，事之如父。”后帝王常用以尊称大臣。

【译文】

到秦昭襄王死后，太子安国君被立为国君，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安国君即位一年就死了，谥号为孝文王。太子子楚继之为王，就是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他为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庄襄王即位三年就死了，太子正继立为秦王，就是秦始皇帝，他尊奉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

【原文】

0·5 不韦乃集儒书[①]，使著其所闻，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合十余万言[②]，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名为《吕氏春秋》，暴之咸阳市门[③]，悬千金其上，有能增损一字者与千金。时人无能增损者。诱以为时人非不能也，

盖惮相国畏其势耳。然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④]，以忠义为品式[⑤]，以公方为检格[⑥]，与孟轲[⑦]、孙卿[⑧]、淮南[⑨]、扬雄相表里也[⑩]，是以著在《录》、《略》[⑪]。诱正《孟子》章句[⑫]，作《淮南》、《孝经》解毕讫[⑬]，家有此书，寻绎案省[⑭]，大出诸子之右[⑮]，既有脱误，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犹虑传义失其本真[⑯]，少能详之，故复依先师旧训，辄乃为之解焉，以述后儒之旨，凡十七万三千五十四言。若有纰缪不经[⑰]，后之君子，断而裁之[⑱]，比其义焉[⑲]。

【注释】

①儒书：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以下简称陈本）认为是"儒士"之误。是。 儒士：指崇奉孔子学说的人，也泛指读书人或学者。

②十余万言：《史记·吕不韦列传》作"二十余万言"。

③暴：披布，公布。

④无为：儒家指用德政来感化人民、不施行刑治叫无为，亦称"无为而治"。道家主张清静虚无，顺应自然，也称无为。此用儒家无为而治意。 纲纪：法度，法纪。

⑤品式：标准，法式。《汉书·宣帝纪赞》："枢机周密，品式具备。"

⑥公方：公正方直。 检格：规矩，法度。

⑦孟轲（约前372～前289）：战国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名轲，字子舆。受业于孔门，为儒家代表人物，有"亚圣"之称。其言行收在《孟子》一书中。

⑧孙卿（约前313～前238）：战国时思想家、教育家。名况，时人尊而号为卿，故又称荀子、荀卿。汉人避宣帝（名询）讳，故以"孙"代"荀"。著有《荀子》一书。

⑨淮南：即刘安（前179～前122），淮南厉王刘长的长子，汉高祖孙，汉武帝叔。文帝十六年（前164）袭父封为淮南王。好读书，善鼓琴，才思敏捷，尤工词赋。他招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集体编写《淮南鸿烈》一书，即今所传《淮南子》。

⑩扬雄（前53～公元18)：西汉蜀郡成都人。字子云，少好学，是有名的辞赋家、哲学家、语言学家。　表里：表指外，里指内。表里即内外。此引申为差不多之意。

⑪《录》、《略》：《别录》和《七略》。《别录》，西汉刘向撰。二十卷。该书为目录学之祖。于汉成帝三年（前30）奉诏主持编校，每书毕，“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故称《别录》。原书久佚，有清代洪颐煊、马国翰、顾观光、姚振宗等人辑佚本。　《七略》，刘向子歆撰。歆整理天禄阁藏书，集六艺群书，分类编次，而成《七略》。开我国目录学先河。原书久佚，有清代洪颐煊、马国翰、姚振宗等人辑佚本。

⑫正《孟子》章句：即为《孟子》一书作注释。章句：主要是分析经义的章节。先秦古籍是整篇一直写下来的，既无分章，也无断句，于是讲经者进行分章断句，同时要表示对内容的解释，所以章句有解释的意思。

⑬《孝经》：宣扬封建孝道和孝治思想的儒家经典。　解：解析。讲解古书叫解。

⑭寻绎：反复推求。　案省：验证，察看。

⑮右：古时尚右，故用以指较高的地位。此指在诸子之上。

⑯传（zhuàn 撰)：解说，注释。

⑰纰缪：错误。缪亦作谬。　不经：不近情理。

⑱断、裁：审理，裁决。

⑲比：考校。

【译文】

吕不韦召集了一些读书人，让他们记下各自的所见所闻，编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合起来有十多万字，记下了天地万物古今的事情，书名叫《吕氏春秋》，公布在咸阳的城门上，在上面悬挂着千金，若有谁能增减一字，就赏给他千金。当时没有能够增减一字的人。我认为当时的人不是没有水平为《吕氏春秋》增删一字，原因是惧怕吕相国，畏惧他的权势罢了。然而这本书所注重的，是以道德为标准，以德政来治理国家，以忠义为法式，以公正方直为法度，与孟轲、孙卿、淮南王刘安、扬雄差

不多，因此在《别录》、《七略》两书中均有著录。我为《孟子》一书分章析句后，又为《淮南子》、《孝经》两书作注释，事毕，家中有《吕氏春秋》一书，我拿来反复推敲和验证察看后，觉得此书大大超越于诸子之上，可惜原书有脱误，个别儒士按自己的意见对《吕氏春秋》进行删改，更忧虑那些失去原书本义的解说，因很少有能详细讲说的，所以又依据先师的教诲，为《吕氏春秋》作了注解，用以叙述古代儒士的旨意，总计有十七万三千零五十四字。若有错误不近情理的，请以后有学问的人来审理裁决，以考校它的意义。

孟春纪第一　本生　重己　贵公　去私

孟　　春[①]

【题解】

《十二纪》包括春、夏、秋、冬四季，各季分孟、仲、季三月，各月有文五篇，总计六十篇。春季各篇大多讲与生有关之事。孟春，即春季第一个月，为农历正月。《孟春纪》凡五篇。《孟春》为第一篇，主要讲春生的重要。文章指出，在春生季节，天子应顺天时，躬耕田间，各种政治措施都要符合春生，有利于春生，“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总之，不要做任何有害于春生之事。

【原文】

1·1　一曰：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②]，昏，参中[③]，旦，尾中[④]。其日甲乙[⑤]。其帝太皞[⑥]。其神句芒[⑦]。其虫鳞[⑧]。其音角[⑨]。

律中太蔟[10]。其数八[11]。其味酸[12]。其臭膻[13]。其祀户[14]。祭先脾[15]。东风解冻[16]。蛰虫始振[17]。鱼上冰[18]。獭祭鱼[19]。候雁北[20]。天子居青阳左个[21]，乘鸾辂[22]，驾苍龙[23]，载青旂[24]，衣青衣[25]，服青玉[26]，食麦与羊[27]。其器疏以达[28]。

【注释】

①“孟春”后原衍“纪”字，今删。《孟春》为《孟春纪》的第一篇，故不当有“纪”字。孟：始。

②营室：星宿名，即室宿，也称营星、定星。二十八宿之一，玄武七宿的第六宿。有星二颗，在今飞马座。

③参（shēn 深）：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白虎七宿的末一宿。有星七颗，在今猎户座。 中：即中星。二十八宿分布四方，按一定轨道运转，依次每月行至中天南方的星叫中星。每月各有中者，更互在南方。观察中星可确定四时。参星为西方宿，正月昏中于南方。

④尾：星名。二十八宿之一，青龙七宿的第六宿。有星九颗，在今天蝎座。尾星为东方宿，正月旦中于南方。

⑤其：指孟春。 甲乙：天干地支原取意于树木。甲像草木破土而萌。乙为草木初生之状，故甲乙指代春天。孔颖达疏：“其当孟春、仲春、季春之时，日之生养之功谓为甲乙。”《史记·天官书》：“察日、月之行以揆岁星顺逆。曰东方木，主春，日甲乙。”

⑥太皞：传说中的古帝名，即伏羲氏。皞，今写作皞。秦汉阴阳家以五帝配四时五方，认为太皞以木德王天下，故配东方，为司春之神。

⑦句芒：高诱注：“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为木官之神。”《淮南子·天文训》：“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

⑧虫：泛指动物。《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毛虫之精者曰麟，羽虫之精者曰凤，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鳞，指鱼龙之类。

⑨角：宫、商、角、徵、羽五声之一。

⑩律：律管。相传黄帝时伶伦截竹为管，以管之长短分别声音的高低清浊。乐器的音调皆以此为准。 中（zhòng）：应。 太蔟：十二律之一。十

二律中阴阳各六。阳为律，阴为吕，合称律吕。六律名称是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吕名称是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高诱注："太蔟，阳律也，竹管音与太蔟声和，太阴气衰，少阳气发，万物动生，蔟地而出，故曰'律中太蔟'。"

⑪数八：高诱注："五行数五，木第三，故数八。" 五行：指水、火、木、金、土。

⑫酸：酸、甜、苦、辣、咸五种味道之一。高诱注："春，东方木王，木味酸。酸者，钻也，万物应阳，钻地而出。"

⑬臭（xiù 秀）：气味。膻：膻、焦、香、腥、朽五臭之一。春为膻。

⑭ 祀：祭祀。户：门、户、中霤、灶、行五祀之一。门、户为人所出入，故要祭祀。中霤为后土神，亦指宅神。灶为灶神。行为道路之神。

⑮脾：脾、肺、心、肝、肾五脏之一。

⑯东风：即春风。

⑰蛰虫：藏在泥土中过冬的虫豸。 振：振动、活动。

⑱鱼上冰：由于春天气温渐暖，鱼从深处向上游到冰层之下。

⑲獭（tǎ 塔）祭：水獭食鱼时，常把鱼陈列水边，如陈物而祭，称为祭鱼或獭祭。

⑳候雁：雁乃候鸟，故称候雁。 北：作动词用，指雁从南方飞向北方。

㉑青阳：天子之东堂，亦即明堂，为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按木、火、金、水、土五行修建。木春东、火夏南、金秋西、水冬北、土在中排列。东向的叫青阳，南向的叫明堂，西向的叫总章，北向的叫玄堂，中央的叫太庙。太庙只有一个室，其余各有侧室，叫个。左个：即左侧室。

㉒鸾辂（lù 路）：天子之车。辂，古代一种大车。用铜铸为鸾鸟形的铃，饰以金，故鸾辂实是鸾鸟铃的车。

㉓苍龙：青色马。八尺以上的为龙。

㉔载：插。

㉕衣（yì 异）青衣：穿着青色的衣服。前一个衣字作动词。

㉖服：佩戴。 青玉：青色之玉。以上苍龙、青旂、青衣、青玉，都以青顺木色。

㉗麦：麻、黍、稷、麦、菽五谷之一。 羊：牛、羊、猪、鸡、狗五畜之一。据五行与五谷、五畜相配，麦属木，羊属火。正月尚有冬之余寒，食

之以安性。

㉘器：宗庙所用的器具。 疏以达：指器物刻镂之物象空疏而通达适用。

【译文】

第一是：

农历正月：太阳的位置在二十八宿的营室，初昏时，参星运行在南方中天，早晨，尾星运行在南方中天。孟春之日属天干的甲乙。以木德王的太皞为其主宰。辅佐太皞的是句芒。与时相应的动物是鱼龙之类。其声音是五声的角声。这时太阴气衰，少阳气发，万物动生，蔟地而出，音律与太蔟相应。这时的数字为八。其味酸。其气膻。这月要举行户祭。祭时先用脾。春风融解了冻土。藏在泥土中的虫豸开始活动了。由于气温渐暖。鱼儿也从深处上游到冰层之下。水獭把捕得的鱼陈列在水边。候鸟大雁离开南方往北飞去。天子居住在东向明堂的左侧室，乘坐的是鸾鸟铃的大车，驾着青色大马，车上插青色彩旗，身上穿着青色衣服，佩戴着青色美玉，吃的是小麦和羊，使用的器物刻镂空疏且通达适用。

【原文】

1·2 是月也①，以立春②。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③："某日立春，盛德在木④。"天子乃斋⑤。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⑥。还，乃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⑦，行庆施惠⑧，下及兆民⑨。庆赐遂行⑩，无有不当。乃命太史，守典奉法⑪，司天日月星辰之行⑫，宿离不忒⑬，无失经纪⑭，以初为常⑮。

【注释】

①是：此。

②以：副词，又。　立春：节候名。

③太史：官名。负责记载史事、编写史书、起草文书，兼管国家典籍和天文历法等。　谒：禀告，陈说。

④盛德：大德。盛：大。

⑤斋：古人在祭祀前或举行典礼前要清心洁身以示庄重。

⑥三公：古代中央三种最高官衔的合称。周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九卿：古代中央政府的九个高级官员。周以少师、少傅、少保、冢宰、师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为九卿。　迎春于东郊：高诱注："迎春木气于东方八里之郊。"即当春天木气到来时，到城外东郊八里处迎接。　八里，取春之数八之意。

⑦相：三公。　布德和令：宣布德教和禁令。　布：宣布。　和：通"宣"。

⑧行庆施惠：施行褒奖，给予恩惠。　庆：褒奖。

⑨兆民：众百姓。　兆：极言其多。

⑩庆赐：褒奖赏赐。

⑪守典奉法：遵守六典八法。高诱注："典，六典。法：八法。"六典，谓古代六方面的治国之法。《周礼·天官·大宰》："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八法：周代管理百姓的通法。《周礼·天官·大宰》："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属，以举邦治；二曰官职，以辨邦治；三曰官联，以会官治；四曰官常，以听官治；五曰官成，以经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纠邦治；八曰官计，以弊邦治。"

⑫司：掌管。

⑬宿：处于。谓日月运行在空中所处的位置。　离：也指日月所经过的位置。　忒（tè特）：差错。

⑭经纪：纲常，法度。《管子·版法解》："天地之位，有前有后，有左有

右，圣人法之，以违经纪。”

⑮初：指作为历法计算起点的冬至点。　常：法。

【译文】

这个月，又立春。立春前三天，太史禀告天子说：“某天立春，大德在木。”天子于是洁身斋戒准备迎接立春日。到了立春那一天，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迎春木气于东方八里之郊。归还后，就在朝中赏赐公卿、诸侯、大夫等人。命令三公宣布德教和禁令，施行褒奖和恩惠，施惠及于普通老百姓。褒奖赏赐得以通行，而且没有不妥当的。又命令太史官，要遵守六典八法，掌管好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工作，日月星辰在空中所处的位置一点没有差错，不失其法度，以冬至点为历法计算起点的常法。

【原文】

1·3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①。乃择元辰②，天子亲载耒耜③，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④，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⑤，天子三推⑥，三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反⑦，执爵于太寝⑧，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⑨，命曰“劳酒”⑩。

【注释】

①元日：吉日。　元：善。　祈：求。　祈谷：古代祈求谷物丰熟的祭祀。　上帝：天帝。

②元辰：良辰，吉辰。

③耒耜（lěisì 磊寺）：古代耕地的农具。即原始的犁。　耒：犁上的把。　耜：犁的铧。

④措：置。　之：代指耒耜。　参：直（直接）。　保介：古时立于车右、披甲执兵担任卫士的勇士。　御者：驾车的人。

⑤躬耕：亲自耕种。 帝籍田：古时天子有农田千亩，以供祭祀上帝之用，称“帝籍”。

⑥三推：古代帝王亲耕之礼。天子每年正月亲临籍田，扶耒耜往还三度，以示劝农，称三推。后历代皆有亲耕三推仪式。下文五推、九推即扶耒耜往还五度、九度。

⑦反：同返。即返回朝中。

⑧爵：古代酒器。青铜制，用以温酒和盛酒。盛行于殷代和西周初期。太寝：帝王的祖庙。

⑨御：侍奉。

⑩劳酒：古时天子设宴慰劳群臣叫劳酒。

【译文】

这个月，天子在吉日向上帝祈求谷物的丰收。又选择良好时辰，亲自用车装着耒耜等农具，将它们直接放置在车右勇士和驾车者之间，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自耕种帝籍田，举行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之礼。返回朝廷后，在太庙里举行宴会，手执酒器慰劳群臣。三公、九卿、诸侯、大夫都要侍奉，这就叫“劳酒”。

【原文】

1·4　是月也，天气下降[1]，地气上腾[2]，天地和同[3]，草木繁动[4]。王布农事[5]：命田舍东郊[6]，皆修封疆[7]，审端径术[8]，善相丘陵阪险原隰[9]，土地所宜[10]，五谷所殖[11]，以教道民[12]，必躬亲之。田事既饬[13]，先定准直[14]，农乃不惑。

【注释】

①天气：古人指轻清之气为天气。

②地气：地中之气。

③和同：即调和。

④繁：盛。

⑤布：发布，宣布。

⑥田：指田畯，周代劝农之官。　舍：用如动词，住。

⑦修：整修，修理。　封疆：界域的标记。

⑧审端：检查修正。　径术：道路。高诱注："端正其径路，不得邪行败稼穑。"

⑨相：看，观察。　阪（bǎn 板）：山坡。　险：高低不平的地方。　原：宽广的平原。　隰（xī 席）：低下的湿地。

⑩所宜：指所适宜栽种的农作物。

⑪所殖：所养殖的地方。

⑫道：同导。引导。

⑬饬：同敕。命令，申明。

⑭准直：准绳。

【译文】

这个月，天上轻清之气下降，地下地中之气上升，天与地之间极为调和，草木也繁殖兴盛起来。周王于这个月发布有关农事的布告：命令农官住到东郊以监督农事，把地界的标记全都修理好，检查修理田间的道路，详细地察看丘陵、土坡、高低不平之地、宽广的平原、低下的湿地等等，看什么土地适宜种植农作物，什么地方适宜养殖，用教化来引导人民，而且要亲自耕种。各项农事申明清楚后，首先要定出准绳，农民才不至于迷惑。

【原文】

1·5　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①。乃修祭典②，命祀山林川泽③，牺牲无用牝④。禁止伐木，无覆巢⑤，无杀孩虫胎夭飞鸟⑥，无麛无卵⑦，无聚大众，无置城郭⑧，揜骼

霾髊⑨。

【注释】

①乐正：古时乐官之长。正：长。高诱注："人学官，教国子讲习羽籥之舞。"官，相当于馆。习舞、习乐、习吹，为当时国学内容之一，因歌舞乐可陶冶人的性情，培养人的情操。

②典：法，典则。

③祀山林川泽：百物靠之以生，故要祭祀之。

④牺牲：供祭祀用的纯色整头牲畜。　无用牝：不许用雌性的牲畜，因春天雌畜发情，多怀孕有子，用之，是杀一伤多。

⑤无覆巢：不许倾翻鸟巢。覆：翻。

⑥孩虫：幼虫。　胎夭：指刚出生及尚未出生的小动物。胎：腹中未出者。夭：生而已出者。

⑦无麛无卵：不许捕麛，不许取卵。麛（mí 迷）：幼鹿。卵：鸟卵。因春天乳长，故不得取。

⑧置：设立，修建。

⑨揜（yǎn 掩）：同掩，掩埋。骼（gé 格）：枯骨。　霾：通埋。　髊（cì 刺）：肉未烂尽的尸骨。春天万物滋生，掩埋枯骨尸骸，可阻止疾病的流传，是一种仁德的行为。

【译文】

这个月，命令乐官进入学馆学习舞蹈。开始修订祭祀的典则，命令在祭祀山林川泽时，不要用雌性牲畜作祭祀的供品。禁止滥伐林木，不要倾翻鸟巢，不要杀害幼虫以及刚出生或尚未出生的小动物和飞禽鸟类，不要捕幼鹿，不要取鸟蛋，不要聚集大众，不要修建城郭以免伤害民力，掩埋好枯骨尸骸，以防疾病的传播。

【原文】

1·6　是月也，不可以称兵①，称兵必有天殃②。兵戎

不起③，不可以从我始。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④，无乱人之纪⑤。

【注释】

①称：举。

②殃：祸患，灾难。

③兵戎不起：陈本疑“不起”为“之起”之误。是，宜从。

④绝：断绝，拒绝。

⑤纪：纪纲。

【译文】

这个月，不可以举兵征伐，举兵必遭天灾。战争之起，不可开始从我发动。不要违背天然规律，不要拒绝利用土地的有利条件，不要扰乱人的纪纲。

【原文】

1·7　孟春行夏令①，则风雨不时②，草木早槁，国乃有恐③。行秋令，则民大疫④，疾风暴雨数至⑤，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⑥，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

【注释】

①令：政令。

②不时：不合时。

③国乃有恐：古人认为春为木，夏为火，如春天行夏令，乃火焚木，故草木早早枯槁，国人会引起恐慌。

④疫：瘟疫。古人认为秋为金，金主杀。如春天行秋令，则气不合，故民要得疾病。

⑤“疾风”二句：古人认为金生水，故春行秋令，疾风暴雨会接连不断，

藜莠蓬蒿会一齐繁殖兴盛起来。 数：多次。 藜：一年生草本，夏天开花。 莠：狗尾草。也泛指恶草。 蓬：一种野草，即飞蓬。 蒿：一种野草，杂草。

⑥“行冬令”四句：高诱注：“春，阳；冬，阴也；以行其令，阴乘阳，故水潦为败，雪霜大挚，伤害五谷。春为岁始，稼穑应之不成熟也，故曰首种不入。” 潦：雨后大水。 败：毁坏。 挚：凶猛。 首种：一说指稷；一说指岁首种的庄稼。

【译文】

如果在孟春时节实行应在夏天实行的政令，那么风雨就会失调不和，草木就会早早枯槁，国人因此而恐慌。如果在孟春时节实行应在秋天实行的政令，那么人民会遭瘟疫之难，疾风暴雨会接连不断，藜莠蓬蒿等杂草会一齐繁殖滋生起来。如果在孟春时节实行应在冬天实行的政令，那么就会发生大水，毁坏庄稼，由于霜雪凶猛，也会伤害五谷，使岁首种的庄稼颗粒不收。

本　生

【题解】

《本生》继《孟春》之后，仍着力阐述人应当为其生而行事。“本生”，即生命的延续是其根本。为此，文章指出应重视人的生命而轻视外物。在人与外物的关系上，凡“利于性者则取之，害于性者则舍之”。有了钱财，不要去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以保全生命的长寿。

【原文】

2·1　二曰：

始生之者①，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天子②。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③。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则失所为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备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则亦失所为修之矣。

【注释】

①之：代生命。下句“养成之”中“之”字同。

②之：前一个作结构助词，后一个作代词，代生命。　撄（yīng 英）：触犯。

③全天：保全天生的生命。　故：事。

【译文】

第二是：

开始创造生命的，是天；养育生命并使之成长的，是人。能够养育天所创造的生命，而又不去触犯生命成长的人就叫天子。天子的一举一动，以保全天所创造的生命为其要务。这就是职官所以设立的原因。设立职官是用以保全生命。现今世上那些胡涂的君主，大量设立职官反而妨害了生命的成长，这就失去了设立职官的意义了。比如修整兵器，是用来防备敌寇的侵略，现在修整了兵器反而用来自相残杀，这就失去了修整兵器的意义了。

【原文】

2·2　夫水之性清，土得扫之①，故不得清。人之性寿，物者扫之，故不得寿。物也者，所以养性也②，非所以性养也③。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④，则不知轻重也⑤。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矣。若此，则每

动无不败。以此为君，悖[6]；以此为臣，乱；以此为子，狂。三者国有一焉，无幸必亡[7]。

【注释】

①扣（gǔ古）：搅动。

②性：此指生命。

③性养：用生命来养。

④以性养物：用生命的消耗来追求外物的享受。 物：指一切外物。货物及狗马声色味等均是。

⑤轻重：高诱注："轻：喻物。重，喻身。"

⑥悖：迷惑，胡涂。

⑦无幸必亡：俞樾认为是倒句，即必然灭亡，无可幸免。

【译文】

水的本性是清的，用泥土来搅动它，所以水就不清了。人的本性是长寿的，用外物来搅动它，所以人就不能长寿了。外物这些东西，本来是用来滋养生命的，不是用生命去供养外物。现今世上的人，糊涂到用自己生命的消耗去追求外物的享受，这就是不知什么叫轻，什么叫重了。不知什么叫轻、什么叫重，那就会把重的看为轻的，把轻的看为重的。像这样，无论做什么，只要一动就没有不失败的。用这样的态度来做君主，就会成为迷惑糊涂的君主；用这样的态度来做臣子，就会成为乱臣贼子；用这样的态度来做儿子，就会成为轻狂顽劣的人。这三种情况，国家只要有了一种，就必定灭亡，是不可幸免的。

【原文】

2·3 今有声于此，耳听之必慊[1]，已听之则使人聋，必弗听。有色于此，目视之必慊，已视之则使人盲，必弗

视。有味于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则使人喑[②]，必弗食。是故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贵富者，其于声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则遁焉[③]。遁焉，性恶得不伤[④]？

【注释】

①慊（qiè 怯）：满足。

②喑（yīn 阴）：哑。

③遁：高诱注："流逸不能自禁也。"即今讲的无节制。

④恶：安，何。

【译文】

现在有一种声音在这里，耳听了肯定满意，听了就使人耳聋，必定不会去听它。有一种颜色在这里，眼睛看了肯定满意，看了就使人眼瞎，必定不会去看它。有一种滋味在这里，口吃了肯定满意，吃了就使人变哑，必定不会去吃它。所以圣人对于声音、颜色、滋味等物，有利于生命成长的就吸取它，有害于生命成长的就舍弃它，这就是保全生命的方法。世上富贵的人，对于声音、颜色、滋味等物大多迷惑依恋，白天夜晚地去追求，有幸得到了这些东西，就毫无节制地去享受。毫无节制地去追求外物的享受，哪能不受到伤害呢？

【原文】

2·4　万人操弓共射一招[①]，招无不中。万物章章[②]，以害一生，生无不伤；以便一生[③]，生无不长。故圣人之制万物也，以全其天也[④]。天全则神和矣，目明矣，耳聪矣，鼻臭矣[⑤]，口敏矣[⑥]，三百六十节皆通利矣[⑦]。若此人

者：不言而信，不谋而当，不虑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于物无不受也，无不裹也，若天地然；上为天子而不骄，下为匹夫而不惛[8]。此之谓全德之人。

【注释】

①招：箭靶。

②章章：陈本认为"章章"为万物繁众。

③便：有利。

④天：此指天所创造的生命。

⑤臭（xiù 秀）：本指气味。此指嗅觉灵敏。

⑥口敏：口齿灵敏，即语言表达能力强。

⑦三百六十节：古人认为人体骨节有三百六十节。在《恃君览·达郁》中也有："凡人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藏、六府"。通利：即通畅。

⑧惛（mèn 闷）：愁闷，烦恼。

【译文】

一万个人拿着弓箭共同射击一个箭靶，这个箭靶没有不被射中的。万物繁众，如果用它来伤害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没有不受伤害的；如果用它来促成一个生命的成长，这个生命没有不成长的。所以圣人在制约万物时，其目的是用以保全天所创造的生命。生命保全了，那么精神就和谐了，眼睛明亮了，听觉灵敏了，嗅觉灵敏了，口齿表达能力增强了，人体三百六十节处处都通畅。像这样的人：不说话就有信义，不谋划就极妥当，不思虑就会有所得；他们的精神不但通达天地，而且覆盖宇宙；对于外物他们没有不能承受的，也没有不能包容的，就像天地那样；这样的人，上做天子不骄傲，下为百姓不烦恼。这样的人，才叫做德操完全的人。

【原文】

2·5　贵富而不知道[①]，适足以为患[②]，不如贫贱。贫贱之致物也难[③]，虽欲过之奚由？出则以车，入则以辇[④]，务以自佚[⑤]，命之曰招蹷之机[⑥]。肥肉厚酒[⑦]，务以自强[⑧]，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⑨]，郑、卫之音[⑩]，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⑪]。三患者，贵富之所致也。故古人有不肯贵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⑫]，为其实也。则此论之不可不察也。

【注释】

①道：方法。

②适：恰好。

③致：招致，得到。

④辇（niǎn 捻）：人推挽的车。

⑤佚：通逸，逸乐。

⑥招蹷：颠覆。蹷（jué 决）：同蹶，倒。

⑦肥肉：肥美的肉。　厚酒：醇香的酒。

⑧强：强力，勉强。

⑨靡曼：指肤色柔弱美丽。　皓齿：洁白的牙齿，形容女子之美。靡曼皓齿：指美女。

⑩郑卫之音：春秋战国时郑、卫两国的民间音乐。儒家称此种音乐为淫靡之声而加以排斥。

⑪伐性之斧：砍伐性命的斧头。此喻危害身心的事物。

⑫夸：虚夸。

【译文】

富贵而不懂得养生的方法，恰好能带来祸患，与其这样，还不如贫贱为好。贫贱的人要得到物品是很难的，即使想要过份的

享受，物质又从何而来呢？出门有车，入门有辇，务必追求自己的安逸享乐，这样的车，可以叫做颠倒人的机器。肥美的肉，醇香的酒，务必使自己尽力享受，这样的肉和酒，可以叫做腐烂肠子的食物。柔弱娇媚而牙齿洁白的美女，郑、卫等地的靡靡之音，务必使自己尽情享受，这种美女和音乐，可以叫做砍伐性命的利斧。这三个祸患，都是富贵所招致的。所以古人有不肯富贵的，原因是重视生命的缘故，并不是虚夸其名，而是为其实啊。那么，这些议论是不可以不考察了解的。

重　己

【题解】

本篇为《孟春纪》的第三篇，仍继续阐述生命的重要。重己，即看重自己，亦即要注重自己生命的保养。文章针对君主保生而言，指出了应如何养生，在养生时，尤应顺应生命的本性，不要逆性而行。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更应有所节制。

【原文】

3·1　三曰：

倕[①]，至巧也[②]。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有之利故也[③]。人不爱昆山之玉、江汉之珠[④]，而爱己一苍璧小玑[⑤]，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⑥]，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⑦]，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⑧]，终身不复得。此三

者，有道者之所慎也[9]。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达乎性命之情也[10]。不达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师者之爱子也[11]，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聋者之养婴儿也，方雷而窥之于堂[12]；有殊弗知慎者[13]。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别也。未始有别者，其所谓是未尝是[14]，其所谓非未尝非，是其所谓非[15]，非其所谓是，此之谓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祸也[16]。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国，必残必亡。夫死殃残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寿长至常亦然[17]。故有道者，不察所召[18]，而察其召之者[19]，则其至不可禁矣。此论不可不熟。

【注释】

①倕（chuí 垂）：古代传说中尧时的巧匠名，其手指特别巧。

②至：极。

③之：通其，指自己手指。

④昆山之玉：传说昆仑山盛产美玉，用炉炭烧它，三天三夜色泽不变。江汉之珠：传说长江和汉水一带盛产夜明珠。

⑤苍璧小玑：高诱注："苍璧：石多玉小也；珠之不圆者曰玑；皆喻不好也。"

⑥"论其贵贱"三句：高诱注："论其所贵所贱，人虽尊为天子，不足以比己之所贱。"

⑦"论其轻重"三句：高诱注："论其所轻所重，人虽富有天下之财，不肯以易己之所轻。"

⑧一曙：俞樾曰："一曙失之者，一旦失之也。旦明谓之曙，故旦即谓之曙矣。"

⑨有道者：有道德修养的人。　慎：慎重，小心。

⑩达：通晓。　性命：生命。　情：理。

⑪师：瞽师，即乐官。古代乐官由盲人担任。

⑫方：正当。 之：代婴儿。此言婴儿畏雷声，聋者不闻雷声，而以婴儿出堂窥，反使之受惊。

⑬殊：甚。弗：不。

⑭是：正确。未尝：不曾。

⑮是：正确。但译为“肯定”更易于懂。

⑯祸：咎。

⑰寿长至常亦然：长寿的到来也是这样。

⑱不察所召：不去考察召来死殃残亡及长寿的结果。

⑲召之者：指召来死殃残亡及长寿的原因。

【译文】

第三是：

倕是极巧的工匠。人们不爱倕灵巧的手指，而爱自己的手指，是因为他的手指属于自己，对自己有利的缘故。人们不爱昆仑山出产的美玉和长江汉水出产的夜明珠，而爱自己石多玉少又不圆润的小珠，是因为他的珠属于自己所有，对自己有利的缘故。现在我的生命属于我所有，对于我是极其有利的。如论其所贵所贱，即使是爵禄尊贵的天子，也不足以与我的生命相比；如论其所轻所重，即使是富有天下，也不可用来交换我的生命；如论其安危，一旦失去了生命，一辈子也不可再得到了。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正是有道德修养的人应特别小心慎重的原因。但有的人对生命特别小心慎重反而害了自己的生命，这是由于不通晓生命的情理。不通晓生命的情理，特别小心慎重又有什么益处呢？这有如瞽师爱子那样，认为米糠柔软，用来做儿子的枕头，结果反使米糠眯了儿子的眼睛；又如聋子养育婴儿，由于听不到雷声，正当雷声大作时，他抱着婴儿在厅堂窥望，使婴儿受到惊骇；这样带来的害处，更甚于那些不知道小心慎重的人。那些不知道小心慎重的人，对死生、存亡应该不应该从未有所辨别。这样的人，他们所谓的正确未尝就是正确，他们所谓的不正确未尝就是不正确，肯定不

正确的，否定正确的，这就叫做最大的迷惑。像这样的人，老天也要降给他祸灾的。用这样的态度修身，必然使自己死亡或遭祸殃；用这样的态度治理国家，必然使国家残破灭亡。死亡、祸殃、残破、灭亡，都不是它们自己到来的，而是迷惑召来的。长寿的到来也是这样。所以有道德修养的人，不去考察召来死、殃、残、亡及长寿的结果，而是考察为什么会召来死、殃、残、亡及长寿的原因，那么，那些结果的到来是不可禁止的。这种议论是不可不熟知的。

【原文】

3·2　使乌获疾引牛尾[1]，尾绝力勯[2]，而牛不可行[3]，逆也。使五尺竖子引其棬[4]，而牛恣所以之[5]，顺也。世之人主、贵人，无贤不肖[6]，莫不欲长生久视[7]，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8]；故圣人必先适欲[9]。

【注释】

①乌获：战国时秦国力士。据说他能举千钧之重，为秦武王宠用，位至大官。年八十余卒。　疾：猛烈用力。　引：拉。

②绝：断。　勯（dān 丹）：竭力。

③不可行：不可使它行走。

④竖子：儿童。　棬（quàn 劝）：牛鼻环。

⑤恣：听从。　之：至。

⑥无贤不肖：没有贤和不肖之分，即不论是贤或不贤。

⑦视：高诱注："活也。"

⑧欲：欲望。

⑨适：高诱注："犹节也。"

【译文】

如果使大力士乌获用猛力拉牛尾，尾断力竭，而牛不能往前行走，这是背逆了牛应前行的本性。如果使五尺的儿童拉着牛鼻环，而牛就会听从其所往，这是顺应了牛的本性。世上的君主、贵人，不论是贤或不贤的，没有不希望生命长寿的，但他们却天天做背离生命本性的事情，希望长寿又有什么益处呢？大凡生命能长久，都是顺应其本性的原故；使生命不顺的，是欲望啊；所以圣人必定首先要节制自己的欲望。

【原文】

3·3 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蹷①，多阳则痿②，此阴阳不适之患也③。是故先王不处大室，不为高台，味不众珍④，衣不燀热⑤。燀热则理塞⑥，理塞则气不达；味众珍则味充⑦，胃充则中大鞔⑧；中大鞔而气不达，以此长生可得乎？昔先圣王之为苑囿园池也⑨，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⑩；其为宫室台榭也⑪，足以辟燥湿而已矣⑫；其为舆马衣裘也⑬，足以逸身暖骸而已矣⑭；其为饮食酏醴也⑮，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其为声色音乐也，足以安性自娱而已矣。五者，圣王之所以养性也，非好俭而恶费也，节乎性也⑯。

【注释】

①蹷（jué 决）：同厥，是一种突然昏倒、手足逆冷的病症。汉张仲景《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并治全篇》："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

②痿：指肢体萎弱、筋脉弛缓的病症。以下肢痿蹷为多见，亦有手足均见痿弱的。

③适：适合。

④珍：精美的食物。

⑤燀（dǎn 胆）：热甚。燀热：即过分热。

⑥理塞：脉理闭结。

⑦充：满。

⑧中：胸腹。　鞔（mèn 闷）：通“懑”。指腹中闷胀。

⑨苑（yuàn 院）：畜养禽兽并种植林木的地方，多为帝王及贵族游玩和打猎的风景园林。囿（yòu 又）：也是古代帝王畜养禽兽的园林。高诱注：“畜养兽所，大曰苑，小曰囿。《诗》云：‘王在灵囿’。树果曰园，《诗》曰：‘园有树桃’。有水曰池。可以游观娱志，故曰足以劳形而已。”

⑩劳形：使人的形体劳动，犹今之活动锻炼。

⑪宫室：指帝王的宫殿。高诱注：“宫，庙也。室，寝也。《尔雅》：‘宫谓之室，室谓之宫。’筑土方而高曰台。有屋曰榭。”

⑫辟：通“避”　燥湿：高诱注：“燥谓阳炎，湿谓雨露。”

⑬裘：皮衣。

⑭逸：安。　骸：形骸，指人的形体。

⑮酏（yí 仪）：即今之粥。　醴：本指甘美的泉水。此指甜酒。

⑯节：高诱注：“犹和也。和适其性情而已，不过制也。”

【译文】

房大阴气就多，台高阳气就多，阴气多人就会突然昏倒，手足寒冷，阳气多人就会四肢痿弱无力，这就是阴阳不适合的祸患。所以先王不住大房，不筑高台，不吃众多精美的食物，不穿得过分热。过分热就会使血脉闭结，血脉闭结就会使体气不通；吃众多精美的食物就会使胃过饱，胃过饱就会使腹中闷胀；腹中闷胀体气就不能通畅，用这样的方法去求长寿能行吗？过去古圣王修建苑囿园池，只不过能够供游观、活动罢了；他们修建宫室台榭，只不过能够躲避太阳和风雨罢了；他们使用舆马衣裘，只不过能够使身体安适暖和罢了；他们制作食物美酒，只不过能够适合口味充满肚腹罢了；他们使用歌舞音乐，只不过能够使性情安定自

我娱乐罢了。这五个方面，是圣王用来修养心性的，并不是喜好俭省而厌恶浪费，是为了适合其性情罢了。

贵　公

【题解】

《贵公》是《孟春纪》的第四篇，文章从君主治国“必先公”入题，着重讲明只有“公”才能实现“天下平”和“天下公”，也只有在这样“公”、“平”的社会里生活，才能更好地生存，否则是不可能的。为此，要求“万民之主，不阿一人”，把天下看为天下人之天下，去实施有利于人民的政策。

【原文】

4·1　四曰：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①。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②，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③，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④。故《鸿范》曰⑤：“无偏无党⑥，王道荡荡⑦；无偏无颇⑧，遵王之义⑨；无或作好⑩，遵王之道；无或作恶，遵王之路。”

【注释】

①平：平和，安宁。

②尝：犹“试”。尝试二字同意连用。　上志：上古时代的记载。　志：通记。

③以：由。

④生：出。

⑤《鸿范》：一作《洪范》。《尚书·周书》中的一篇。　洪：大。　范：法。

⑥偏：不平。　党：朋党，即结党为私。

⑦荡荡：平坦宽广。

⑧颇：不正

⑨义：法则。

⑩或：高诱注："有也。"　好：偏好，私好。

【译文】

第四是：

从前先圣王治理天下，必定首先出于公正，公正那么天下就安宁太平。安宁太平是由于公正。试看看上古时的记载，占有天下的人是很多的，他们占有天下是由于公正，他们失掉天下是由于偏私不公。大凡君主的确立，都是出于公正。所以《尚书·周书》中《洪范》说："不偏私，不结党，王道就平坦宽广；不偏私，不偏颇，遵从先王的法则；不要有私好，遵从先王之正道；不要有恶习，遵从先王之正路。"

【原文】

4·2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①。阴阳之和②，不长一类③；甘露时雨④，不私一物⑤；万民之主，不阿一人⑥。伯禽将行⑦，请所以治鲁⑧，周公曰⑨："利而勿利也⑩"荆人有遗弓者⑪，而不肯索⑫，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⑬："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⑭："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⑮。天地大矣，生而弗子⑯，成而弗有⑰，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⑱，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⑲。

【注释】

①天下：此句中第一个“天下”指天下人，与上句“一人”对。

②阴阳：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用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　和：调和。

③不长一类：不仅仅只养育一类东西。

④甘露：甜美的露水。　时雨：及时雨。

⑤不私：不偏私。

⑥阿：亦私。

⑦伯禽：周公之子。周公相成王，留都城洛阳，成王封伯禽于鲁。

⑧请：请问。　所以治鲁：治鲁的方法。

⑨周公：姬姓，名旦，一称叔旦。西周初期政治家。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弟，周成王叔。周邑采封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曾辅佐武王灭商。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摄政。

⑩利而勿利：高诱注：“务在利民，勿自利也。”

⑪荆人：即楚人。荆：古代楚国的别称。遗：失。

⑫索：求，寻找。

⑬孔子（前511～前479）春秋末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创始者。字仲尼，鲁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先世为宋国贵族，因遭家难，迁居于鲁。他的生平言行散见于先秦古籍中。现存《论语》二十篇，记孔门师徒问答实况，为研究早期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料。

⑭老聃（dān 单）：春秋末年思想家，道家创始者。老氏，名聃。一说姓李，名耳，字伯阳，聃是谥号。其学术思想见《老子》一书。

⑮至公：大公。

⑯子：作动词用，以为子。

⑰有：占有。

⑱被：承受。泽：恩泽。

⑲三皇：传说中上古三帝王。说法不一。一般指伏羲、神农、黄帝。五帝：传说中上古五帝王。说法不一。一般指黄帝（轩辕）、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唐尧、虞舜。

【译文】

天下，不是一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阴阳调和，不仅仅养育一种东西；甘露时雨，不仅仅偏私于一物；万民的君主，更不应偏私于一人。伯禽行将去鲁，请问治鲁的方法，他父亲周公回答说："务在利于民，而不要自利。"荆人有遗失弓的，而不肯去寻找，并且说："荆人遗失了弓，荆人得到了弓，又何必去寻找呢？"孔子听到了这件事后说："去掉那个'荆'字就很好了。"老聃听到这件事后说："去掉那个'人'字就可以了。"所以说，老聃才是最公的。天地是很广大的，生育了人民而不以为己子，成就了万物而不以为己有，万物都承受天地的恩泽，得到它的厚利，并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这正是三皇五帝具有的品德啊。

【原文】

4·3　管仲有病①，桓公往问之②，曰："仲父之病矣③，渍甚④，国人弗讳⑤，寡人将谁属国⑥？"管仲对曰："昔者臣尽力竭智，犹未足以知之也⑦，今病在于朝夕之中，臣奚能言⑧？"桓公曰："此大事也，愿仲父之教寡人也⑨。"管仲敬诺⑩，曰："公谁欲相⑪？"公曰："鲍叔牙可乎⑫？"管仲对曰："不可。夷吾善鲍叔牙⑬，鲍叔牙之为人也：清廉洁直，视不己若者⑭，不比于人⑮；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勿已⑯，则隰朋其可乎⑰？""隰朋之为人也，上志而下求⑱，丑不若黄帝⑲，而哀不己若者⑳；其于国也㉑，有不闻也㉒；其于物也㉓，有不知也；其于人也，有不见也㉔。勿已乎，则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处大官者，不欲小察㉕，不欲小智㉖，故曰："大匠不斫㉗，大庖不豆㉘，大勇不斗，大兵不寇㉙。"桓公行公去私恶，用管子而为五伯长㉚；行私

阿所爱，用竖刀而虫出于户[31]。

【注释】

①管仲（？～前645）：春秋初年政治家。名夷吾，字仲，一字敬仲，颍上（今安徽境）人。先助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位，失败后，经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为上卿。他执政四十余年，因势制宜，实行改革，使齐国不断强大。对外致力于“尊王攘夷”及“九合诸侯”等活动，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现存《管子》七十六篇，多数为后人所托。

②齐桓公（？～前643）：即姜小白。襄公之弟。春秋时齐国国君。前685～前643年在位。襄公乱政，诛杀不当，他避祸奔莒（今山东莒县）。襄公被杀后，他乘机回国，夺取君位，任用管仲进行改革，奋发图强。首开春秋时代大国争霸的局面，并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

③仲父：指排行次于父亲的叔父。齐桓公称管仲为仲父。杨倞注：“仲者，夷吾之字；父者，事之如父。”后帝王常用以尊称大臣。“仲父之病矣”：据本书《知接》作“仲父之疾病矣”，宜补“疾”字。疾：病。病：困。此指病重。

④渍：高诱注：“亦病也。” 甚：剧。

⑤国人弗讳：对于死，国人是不避讳的，即人死了，国人是可以议论的。

⑥谁属国：把国家托付给谁。属：同嘱，托。

⑦之：代能受托付的人。

⑧奚：何，怎么。

⑨教：高诱注：“犹告也。”

⑩敬诺：恭敬地应诺。

⑪公谁欲相：即公欲相谁。

⑫鲍叔牙：春秋时齐国大夫。少时与管仲友善。管仲家贫母老，他常给以资助，遂成莫逆友。襄公乱政时，管仲随公子纠奔鲁，鲍叔牙随公子小白奔莒。及襄公被诛，小白与纠争位，纠败；小白回国被立为齐君，是为齐桓公。他拟任鲍叔牙为上卿，鲍力荐管仲代己。桓公采纳了他的意见，遂称霸诸侯。后人论管鲍之交，传为美谈。

⑬善：友善，相好，相知。

⑭不己若：不如自己。

⑮不比于人：不平等看待人。比：并，齐。

⑯勿已：不得已。

⑰隰（xí 席）朋：春秋时齐国大夫。齐桓公时，受管仲推荐为大行（接待宾客的官吏）。

⑱上志而下求：高诱注："志上世贤人而模之也。"即记识上世贤人而效法他们。下求：不耻下问。

⑲丑：耻。　黄帝：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后为炎黄部落联盟的组织者。

⑳哀：怜。

㉑其：代隰朋。

㉒有不闻：有所不闻。意即对于国事，有些不该管的他就不管，说明工作不包揽一切。

㉓物：事。

㉔其于人也，有不见也：意即对于人的某些不足，就不去管他。即宽厚待人之义。

㉕欲：应该。　小察：在小的地方苛求。

㉖小智：犹要小聪明。

㉗大匠：技艺高超的木匠。　斫：砍。

㉘大庖：善于烹调的厨师。　豆：笾（biān 边）豆。是一种竹编食器，祭祀时用以盛果脯等食物。

㉙大兵：有过硬本领的兵士。

㉚五伯：即五霸。一般指春秋时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秦穆公。　长：首领。

㉛用竖刀而虫出于户：参见87•2一节。虫：亦作尸虫。指滋生在腐烂尸体上的虫。

【译文】

管仲有病，齐桓公去探问他，说："你的病很重，病得很厉害，国人不避讳地讲到你要死的事，我将把国家托付给谁呢？"管仲回答道："从前，我曾用尽力量，用尽心智去了解人，还没有了解到

有这样的人呢，现在病重，在旦夕之中就可能有生命危险，我哪里还能谈这件事？”桓公说：“这件事是国家大事，希望你告诉我。”管仲恭敬地应诺，说：“你打算用谁为相？”桓公说：“鲍叔牙可以吗？”管仲回答道：“不可以。我与鲍叔牙相友善，他的为人是：清明廉洁正直，见了不如自己的人，就不能平等看待；一旦知道别人的过失，就终身不会忘记。”桓公说：“不得已，那么隰朋可以吗？”管仲回答说：“隰朋的为人是：他记识上世贤人，且能效法他们，又能不耻下问，自愧不如黄帝，又哀怜不如自己的人；他对于国家大事，有些不该管的，他就不管，不包揽一切；他对于事情，有些不该知道的，他就不去了解；他对于人臣，有不该看见的，就装着看不见，能宽厚待人。不得已，那么隰朋是可以的。”国相是很大的官。身处大官的地位，不应该在小的地方去苛求，不要耍小聪明，所以说：“技艺高超的木匠，不去亲自砍斫，善于烹调的厨师，不会亲自去摆设祭祀物品，有过硬本领的兵士，不去侵害别人。”桓公行公正，去私恶，重用管仲而使自己成为春秋五霸的首领；当他行偏私，讲私爱，重用竖刀，死后九个月过去了也无人来安葬，致使尸虫流出户外。

【原文】

4·4 人之少也愚，其长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日醉而饰服①，私利而立公，贪戾而求王②，舜弗能为③。

【注释】

①“日醉”句：陈本：“日，犹言白昼。饮醉而整饰其服，必不能得庄严之态，尤以在白昼之时，其颠乱之状，一目了然也。”

②戾（lì 利）：凶暴。此指贪得无厌。

③舜：传说中有虞氏部落长，炎黄联盟首领。姚姓，一说妫姓，名重华，

史称虞舜。

【译文】

人在少年时是愚昧的，长成人后就聪明了。所以聪明的人而用私，还不如愚昧而用公。白天饮酒至酩酊大醉而又要整饰衣服，必不能体现出庄严之态，既为私利而又想建立公正，既贪得无厌而又想称王天下，即使是虞 舜这样的首领也是办不到的。

去 私

【题解】

《去私》为《孟春纪》的第五篇，讲述去私的必要。文章举自然界中天、地、日、月、四时的不偏私，以及人类中尧、舜、祁黄羊、腹䵍的事迹为例，深入地阐明了去私的主题。

【原文】

5·1 五曰：

天无私覆也[①]，地无私载也[②]，日月无私烛也[③]，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④]。

【注释】

①覆：遮盖。

②载：装载，承受。

③烛：作动词用，照明

④遂长：成长。

【译文】

第五是：

天遮盖万物不偏私，地承受万物不偏私，太阳、月亮照明万物不偏私，春夏秋冬四时运行不偏私，它们全都施恩德于万物，万物因此得以成长。

【原文】

5·2 黄帝言曰："声禁重①，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②。"

【注释】

①声：音乐。重：犹甚。

②室：宫室。

【译文】

黄帝说道："声音禁止过甚，色彩禁止过甚，衣服禁止过甚，香料禁止过甚，食物禁止过甚，宫室禁止过甚。"

【原文】

5·3 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①；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②；至公也。

【注释】

①尧：传说中陶唐氏部落长，炎黄联盟首领。又称伊祁氏或耆氏，名放勋，史称唐尧。他推选虞舜为继承人，首开我国历史上禅让制。一说他晚年势衰，为舜所囚，被迫让位。

②舜：参见4·4注③。禹：夏后氏部落长，炎黄联盟首领，夏朝建立者。姒姓。由于禹在治平洪水后威望和权力不断增高，舜将权力禅让给禹。一说

他遭到禹的放逐，死于南方苍梧（今湖南、广西交界地带）之野。

【译文】

尧有十个儿子，但他没有把权位传授其子，而是禅让给舜；舜有九个儿子，他也没有把权位传授其子而是禅让给禹；这是最大的公呀。

【原文】

5·4 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①]："南阳无令[②]，其谁可而为之[③]？"祁黄羊对曰："解狐可[④]。"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⑤]？"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⑥]，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⑦]，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⑧]。"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注释】

①晋平公：春秋时晋国国君，晋悼公之子，名彪。前557～前532年在位。祁黄羊：晋大夫，名奚，字黄羊。

②南阳：古地名。在今河南济源县至朝歌镇一带。 令：县官。

③其：句首语助词。 可：适宜，可以。可而：即可以。

④解（xiè 谢）狐：晋大夫。

⑤邪：同耶。疑问助词。

⑥居有间：过不多时。

⑦尉：军尉，掌管军事的官。

⑧午：祁午，祁黄羊之子。

【译文】

晋平公问祁黄羊说："南阳没有县令，谁可以担任？"祁黄羊回答道："解狐可以。"晋平公说："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黄羊回答道："君王只问谁可以当县令，不是问谁是臣下的仇人。"平公说："很好。"于是就用解狐为南阳县令。国内人民都称赞这件事。过了不多时，平公又问祁黄羊说："国家缺少个军尉，谁可以担任？"祁黄羊回答道："祁午可以。"平公说："祁午不是你儿子吗？"祁黄羊回答道："君王只问谁可以当军尉，不是问谁是臣下的儿子。"平公说："很好。"于是就用祁午为军尉。国内人民都称赞这件事。孔子听到这事后说："好啊！祁黄羊的主张，推举外人不回避仇人，推举自己人不回避儿子。"祁黄羊可以说是最公正无私的。

【原文】

5·5 墨者有巨子腹䵍[①]，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②]："先生之年长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③]。"腹䵍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④]。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巨子可谓公矣。

【注释】

①墨者：墨家。指战国时墨家学派，创始人为墨翟。详见9·1注①。巨子：墨家称对墨学有成就的人为巨子。 腹䵍（tūn吞）：人名，姓腹名䵍。

②秦惠王（前354～前311年）：战国时秦孝公子，名驷。前337～前311年在位。用张仪为相，在位时曾扩大了秦国领土。

③以此：在这件事情上。　之：在此只起调节语气的作用。

④此所以：这是用来……。

【译文】

墨家学派中有一个很有成就的人叫腹䵍，居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说："你年纪大了，又没有其他儿子，我已经命令官吏不要诛杀他。你在这件事情上就听从我的意见吧。"腹䵍回答道："墨家的法律规定：'杀人的人处死，伤了别人的人要受刑。'这样做是用来禁止杀人、伤人。禁止杀人、伤人，是天下的公义。君王虽然赐恩照顾而命令官吏不要诛杀他，但我不可以不执行墨家的法律。"他不同意秦惠王的意见，于是惠王就命令官吏把他儿子杀了。儿子，是人人所偏爱的，忍心杀掉自己偏爱的人以执行正义，这位有成就的墨家人物可以说是最公正无私的了。

【原文】

5·6　庖人调和而弗敢食①，故可以为庖。若使庖人调和而食之，则不可以为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诛暴而私之②，则亦不可以为王伯矣。

【注释】

①调和：调和五味。

②王伯之君：指称王称霸的君主。伯通霸。　王、伯：作动词用。私：此指私占其地。

【译文】

厨师调好了五味而不敢私自偷食，所以可以当厨师。假如让厨师调好了五味就自己偷吃，那是不可以当厨师的。称王称霸的

君主也是这样，诛杀残暴的诸侯而不私自占有他的土地，并用其地来封给天下贤能之士，所以可以称王称霸；假如称王称霸的君主诛杀残暴的诸侯而私自占有了他的土地，那就不可能称王称霸了。

仲春纪第二　贵生　情欲　当染　功名

仲　春[1]

【题解】

《仲春纪》凡五篇，仍讲与生有关之事。仲春即春季第二个月。《仲春》为第一篇。主要阐述在这个月内，仍是万物生长的季节，作为一国之君，应重视祭神以求福求子，尤其不要发动战争，以免伤害农业生产，影响人民的生计大事。连祭祀神灵时用的牺牲都禁止杀生，改用圭璧、毛皮、缯白等物，以免影响牲畜的发育生长。

【原文】

6·1　一曰：

仲春之月：日在奎[2]，昏，弧中[3]，旦，建星中[4]。其日甲乙[5]。其帝太皞[6]。其神句芒[7]。其虫鳞[8]。其音角[9]。律中夹钟[10]。其数八[11]。其味酸[12]。其臭膻[13]。其祀户[14]。祭

先腗[15]。始雨水[16]。桃李华[17]。苍庚鸣[18]。鹰化为鸠[19]。天子居青阳太庙[20]，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注释】

①“仲春”后原衍“纪”字，今删。仲：中，中间，居中的。《逸周书·周月》：“凡四时成岁，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

②奎：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为西方白虎七宿的第一宿。有星十六颗。

③弧：古星名，又名天弓。属井宿。简称弧。共九星，在天狼星东南，八星如弓形，外星像矢，故又叫弧矢，分属于大犬、南船两星座。

④建星：古星座名。亦省称“建”。凡六星。在黄道北。在南斗六星同属斗宿。

⑤～⑨五句：参见1·1注⑤～⑨。

⑩夹钟：高诱注：“是月也，万物去阴，夹阳而生，故竹管音中夹钟也。”

⑪～⑮参见1·1注⑪～⑮。

⑯始雨水：高诱注：“自冬冰雪至此土发而耕，故曰‘始雨水’也。”

⑰华：同花。作动词用，指桃李花开。

⑱苍庚：鸟名。黄莺的别名，也作仓庚、鸧鹒。

⑲鹰：一名苍鹰，一名鷞鸠，一种猛禽。鸠：鸟名，即布谷鸟。

⑳“青阳太庙”以下各句：参见1·1注㉑至注㉘。

【译文】

第一是：

农历二月，太阳的位置在二十八宿的奎宿，初昏时刻，弧矢星运行在南方中天，早晨，建星运行在南方中天。仲春于天干属甲乙。以木德王的太皞为其主宰。辅佐他的是句芒。其应时的动物是鱼龙之类。其声音是五音的角声。这时的万物去阴，夹阳而生，故音律与夹钟相应。这时的数字为八。其味酸。其气膻。这个月要举行户祭。祭时先用脾。这个月开始下雨。桃李花开。苍

庚开始鸣叫。猛禽苍鹰已逐渐消失而为布谷鸟取代。天子居住在东向明堂的中央太庙，乘坐的是鸾铃鸟的大车，驾着青苍色大马，车上插着青色彩旗，身上穿着青色衣服，佩戴着青色美玉，吃的是小麦和羊，使用的器物刻镂空疏而通达。

【原文】

6·2 是月也，安萌芽①，养幼少，存诸孤②。择元日③，命人社④。命有司⑤，省囹圄⑥，去桎梏⑦，无肆掠⑧，止狱讼。

【注释】

①安萌芽：使萌芽的万物得以平定安静的生长。 安：使动用法。

②存：抚恤。 孤：无父曰孤。陈本："诸孤者，乃总鳏、寡、孤、独而言，盖老而无妻曰鳏，无夫曰寡，无父曰孤，老而无子曰独，是鳏、寡、孤、独皆是孤独之人，故总言之曰诸孤也。"

③元：善。

④命人社：命令人民祭祀社神。 社：古指土地神。陈本："《月令》、《淮南》'人'并作'民'，此疑因唐讳则未经改正者。"

⑤有司：主管的官吏。此指管狱官吏。

⑥省：减省，减轻。 囹圄（língyǔ 伶语）：监狱。此指监狱中罪人。

⑦桎梏（zhìgù 至固）：刑具名。古代木制的脚镣和手铐。

⑧肆：陈本："殛也。殛，诛戮也。"掠：拷打，拷问。

【译文】

这个月，使萌芽的万物得以平定安静的生长，养育幼儿和少年，抚恤各种孤独之人。选择吉日，命令人民祭祀土地神，以求五谷丰登。命令主管监狱的官吏，要减轻犯人之罪，去掉犯人的脚镣手铐，不要杀掠拷打犯人，停止诉讼之事。

【原文】

6·3 是月也，玄鸟至①。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②。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③，乃礼天子所御④，带以弓韣⑤，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注释】

①玄鸟：高诱注："燕也，春分而来，秋分而去。"

②太牢：古代祭祀，牛羊豕三牲具备谓之太牢。 高禖：指媒神。帝王妃以求子。传高辛氏之出，是玄鸟遗卵，娀简吞之而生契。后王以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变媒言禖。

③后妃：皇帝的正妻。也单称后或妃。 嫔：古代宫廷中的女官名。帝王有九嫔，二十七世妇，掌妇学及礼事。 御：事奉。

④礼：作动词用，即举行礼仪。 天子所御：指天子所御幸而有身孕的嫔妃。

⑤弓韣（dú 独）：弓袋，弓衣。

【译文】

这个月，燕子飞来了。飞到的那天，要用牛羊豕三牲具备的太牢在高禖祠前祭祀媒神，以求天子得子。因而天子要亲自前往，后妃也要率领九嫔等女官侍奉，在媒神前为天子所御幸而有身孕的嫔妃举行礼仪，给她带上弓袋，授给她弓箭以祈求为天子生下男孩。

【原文】

6·4 是月也，日夜分①。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②，开户始出③。先雷三日，奋铎以令于兆民曰④："雷且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⑤，生子不备⑥，必有凶灾。"日夜分，则同度量⑦，钧衡石⑧，角斗桶⑨，正权概⑩。

【注释】

①分：均等。　日夜分：即日夜时间相等。

②蛰虫：参见1·1注⑰。

③户：此指虫的洞穴。

④奋：振动。　铎：木乐器，形如大铃。宣教政令时，用以警众者。宣教文事用木铎，金铃木舌；宣教武事用金铎，金铃铁舌。　兆民：众百姓。

⑤容止：仪容举止。此偏指举止。从上下文意看，实指男女同房性交之事。

⑥不备：不齐备，有残缺。

⑦同：统一。

⑧钧：同均。　衡：秤杆。　石：重量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

⑨角：高诱注："角：平。"平，均。　斗：量器。　桶（yǒng 勇）：古代量器名。方形的斛，受六斗。

⑩权：秤。测定物体重量的器具。　概：量谷物时括平斗斛的器具。

【译文】

这个月，日和夜时间均等。有雷声、闪电。藏在泥土中过冬的虫豸都苏醒了，开始爬出洞穴。打雷的前几天，官吏摇动木铎向百姓发布命令说："要打雷了，有不警戒举止仍进行性交的人，生下的小孩子是残废不全的，必定带来祸害。"日和夜均等，应统一度量，均等衡石和斗桶，校正权概等器具。

【原文】

6·5　是月也，耕者少舍①，乃修阖扇②，寝庙必备③。无作大事④，以妨农功。

【注释】

①少舍：稍稍休息。　舍：止息。

②阖扇：门扇。用木做曰阖，用竹苇做曰扇。

③寝庙：古代宗庙的正殿称庙，后殿称寝，合称寝庙。庙是接神之处，其处尊，故在前；寝，衣冠所藏之处，对庙为卑，故在后。

④大事：高诱注："兵戈征伐也。"

【译文】

这个月，耕者可以稍稍休息，于是就修理门扇，祭祀处的寝庙一定要修整齐备。不要发动兵戈征伐之事，以免妨害农业耕作。

【原文】

6·6 是月也，无竭川泽，无漉陂池[1]，无焚山林。天子乃献羔开冰[2]，先荐寝庙[3]。上丁[4]，命乐正，入舞舍采[5]，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亲往视之。中丁[6]，又命乐正，入学习乐。

【注释】

①漉（lù 鹿）：使干涸，竭尽。 陂（bēi 胚）池：即池沼。

②献羔：古祭礼之一。进献羔羊，以祭祀司寒之神。《诗·豳风·七月》："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 开冰：古人冬天凿下冰块藏入冰室，仲春二月，要先献羔祭祀司寒之神才能打开冰室取冰。

③荐：向神进献。

④上丁：农历每月上旬的丁日（天干的第四位，古人用以纪日，称丁日）。其习舞吹必选在丁日，取其丁壮成就之义，欲使学者艺业成功。

⑤入舞：即1·5中的"入学习舞"。 舍：放置。 采：即采帛。因初入学官，必礼先师，置采帛于前以祭贽敬神。

⑥中丁：农历每月中旬逢丁之日。

【译文】

这个月，既不要使川泽干涸，也不要使池沼干涸，更不要焚

烧山林。天子应该向司寒之神献上羊羔，打开冰室取冰要先进献祖宗庙寝。在农历每月上旬的丁日，要命乐正官入学馆学习舞蹈，置采帛于前以祭祀神灵。天子还要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前往观看，以示重视。每月中旬的丁日，又命令乐正官入学馆学习舞蹈。

【原文】

6·7 是月也，祀不用牺牲，用圭璧①，更皮币②。

【注释】

①圭璧：古代的帝王、诸侯祭祀或朝聘时所用的一种玉器。

②皮币：皮毛和缯帛。

【译文】

这个月，祭祀时不用牺牲，以免宰杀生灵，改用圭璧和皮毛及缯帛。

【原文】

6·8 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①，寇戎来征②。行冬令，则阳气不胜③，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④。

【注释】

①总：多次。

②寇戎：来犯的敌兵。古人认为仲春阳气盛，如果行秋金杀戮之令，寒气袭来，敌寇也要来犯。

③胜（shēng 升）：经受得住。古人认为冬阴肃杀，如果行冬令，阴气乘阳，阳气不胜，故麦不成熟，民受饥穷，相互劫掠。

④螟：一种蛀食稻心的害虫 。古人认为夏气炎阳，如果行其令，要大旱，

极阳生阴，故虫螟作害。

【译文】

如果在仲春季节实行应在秋天实行的政令，那么，国家就要遭受大水，寒气也会多次来袭，敌寇要来侵犯。如果实行应在冬天实行的政令，则阴气乘阳，阳气不胜，故麦不成熟，人民饥寒，于是相互劫掠。如果实行应在夏天实行的政令，夏气炎热，国家会大旱，热得早，虫螟也会为害。

贵　生

【题解】

《贵生》是《仲春纪》的第二篇，主要阐述养生之道。文中所引子华子说："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的论点为全篇主干。他在强调以生为贵的同时，却又反对不义的苟生。认为为义而死比迫于苟生要好。这些，在整个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时代，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原文】

7·1　二曰：

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①]。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在四官者不欲[②]，利于生者则弗为。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

【注释】

①役：役使。此言耳目鼻口是生命的仆役，为生命所役使。

②“在四官”二句： 四官：指耳目鼻口。 “弗”字当为衍文（从陈昌齐说）。大意是对于四官来说，本来不想要的，如果对生命有利，就应该坚持去做。比如中药很苦，对口来说，实在不想吃，但为了生命仍要吃药才行。

【译文】

第二是：

圣人深思熟虑天下大事，认为没有比生命更为贵重的。耳目鼻口，是生命的仆役，要为生命而受役使。耳朵虽然想听美妙的声音，眼睛虽然想看美好的颜色，鼻子虽然想嗅美好的气味，嘴巴虽然想吃美味的食物，但如所听、所看、所嗅，所吃对生命是有害的，那么就应该被禁止。即使是耳目鼻口四官不想要的，但对生命有利，那就应该坚持去做。由此看来，一个人的耳目鼻口，是不许擅自行动的，必定要有所制约。比如设立各种官职，也不能擅自行动，必须有所制约。这就是贵生的方法。

【原文】

7·2 尧以天下让于子州支父[①]。子州支父对曰：“以我为天子犹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②]，方将治之，未暇在天下也[③]。”天下，重物也[④]，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于它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

【注释】

①子州支父：古代贤人。据《庄子·让王篇》记载，尧曾想把天下让给子州支父。

②幽忧之病：深忧之病，即病深重。

③在：察。此有顾及义。

④重物：大事。高诱注："重，大。物，事。"

【译文】

尧把天下让给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回答说："以我作天子还是可以的。虽然如此，我正患有深重的病，现将要治疗它，没有时间顾及天下事。"治理天下，是极为重大的事，贤人却不因它而危害自己的生命，又何况比天下轻的其他事呢？只有那些不因统治天下而危害自己生命的人，才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

【原文】

7·3 越人三世杀其君，王子搜患之①，逃乎丹穴②。越国无君，求王子搜而不得，从之丹穴③。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舆④。王子搜援绥登车⑤，仰天而呼曰："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恶为君也，恶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谓不以国伤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为君也。

【注释】

①"越人三世杀其君"二句：据毕沅案："《竹书纪年》，翳之前唯有不寿见杀，次朱句立，即翳之父也；翳为子所弑，越人杀其子，立无余，又见弑，立无颛，是无颛之前方可云'三世杀其君'，王子搜似非翳 。"梁玉绳据《史记·越世家》《索隐》认为王子搜应为翳之子无颛。

②丹穴：山穴，即山洞。

③从：陈本："从假为踪。"即跟从他的踪迹至丹穴。

④乘之以王舆：即以王舆乘之。

⑤援：牵拉。 绥：上车时挽手所用的绳索。

【译文】

越国人三代都杀了他们的君主，王子搜害怕又被杀，就逃到山洞中去。越国人没有了国君，求找王子搜又找不到，于是跟从他的踪迹到了山洞。王子搜又不肯出来，越人用艾叶薰烧使他出来，用君王专车给他乘坐。他在牵拉车绳上车时，仰天大呼道："国君啊，为什么独独不可以舍弃我啊！"王子搜并不是厌恶做国君，而是厌恶做了国君所可能带来被害的祸患。像王子搜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不因为做国君而伤害自己生命的人，这本来就是越国人所希望得到来做国君的人啊。

【原文】

7·4　鲁君闻颜阖得道之人也①，使人以币先焉②。颜阖守闾③，鹿布之衣④，而自饭牛。鲁君之使者至，颜阖自对之。使者曰："此颜阖之家邪？"颜阖对曰："此阖之家也。"使者致币，颜阖对曰："恐听缪而遗使者罪，不若审之。"使者还反审之，复来求之，则不得已。故若颜阖者，非恶富贵也，由重生恶之也。世之人主，多以富贵骄得道之人，其不相知，岂不悲哉！

【注释】

①鲁君：陈本认为当是鲁哀公。　颜阖：战国时鲁人。　得道之人：指有学问有修养的人。

②币：币帛。此作聘物讲。　币先：即以币帛先去送聘物。

③闾：里门。周制二十五家为里，里必有门，因谓之闾，此指门。

④鹿：陈昌齐认为乃"麤"（粗）之误。是，宜从。

【译文】

鲁国君主听说颜阖是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就派人先用币帛

去聘请他。颜阖看守着闾门，穿着粗布衣服在喂牛。鲁君使者来到，颜阖亲自接待他。使者问："这是颜阖的家吗？"颜阖回答道："这是颜阖的家。"使者送上币帛，颜阖对他说："恐怕听错了而使你受到罪过，不如审问清楚了再来。"使者返回去问清楚了又来找颜阖，已经找不到了。所以说，像颜阖这样的人不是讨厌富贵，而是因为重视生才讨厌富贵啊。可是世上的国君，大多用富贵来骄慢那些有道德修养的人，互相不了解，难道不悲痛吗！

【原文】

7·5　故曰：道之真①，以持身；其绪余②，以为国家③；其土苴④，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弃生以徇物⑤，彼且奚以此之也⑥？彼且奚以此为也？

【注释】

①真：真正的实质。

②绪余：残余，剩余。

③为：治。

④苴（zhǎ 眨）：通渣。　土苴：渣滓，糟粕。此用以比微贱的东西，犹土芥。

⑤徇物：指追求身外之物。

⑥彼：代指世俗之君子。之：往。"彼且"二句：前一个"此"字指"身"，后一个"此"字指"物"。陶鸿庆曰："言彼何用此身往，又何用此物为也。"

【译文】

所以说：道的实质，是用来保全身体的；余剩下的，才用来治理国家；残留的不足之物，才用来治理天下。由此看出，帝王

的功业，是圣人的本事，并不是用来保全身体、修养生命的方法。现在社会上的一般君子们，危害身体、抛弃生命以追求身外之物，他将要把自身引向何方？他将要拿那些身外之物干什么呢？

【原文】

7·6　凡圣人之动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与其所以为。今有人于此，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①，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轻也。夫生岂特随侯珠之重也哉！

【注释】

①随侯之珠：即随珠，亦作隋珠。古代传说的明珠。《淮南子·览冥训》："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贫。"高诱注："隋侯，汉东之国，姬姓诸侯也。隋侯见大蛇伤断，以药傅之，后蛇于江中衔大珠以报之，因曰隋侯之珠，盖明月珠也。"　仞：古七尺为仞。

【译文】

大凡圣人的一举一动，一定要明确所以这样做的目的和所以这样做的理由。现在有一个人在这儿，他用隋侯之珠来弹射千仞远的雀鸟，世上人必定要取笑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所用以弹射的隋侯珠太贵重了，而他所取得的雀鸟太轻了。对于生命来说，难道只是隋侯珠那样贵重吗？

【原文】

7·7　子华子曰①："全生为上②，亏生次之③，死次之④，迫生为下⑤。"故所谓尊生者⑥，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⑦。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⑧。亏生则于其尊之者薄矣⑨。其亏弥甚者也⑩，其尊弥薄。所

谓死者，无有所以知[11]，复其未生也[12]。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13]，服是也[14]，辱是也。辱莫大于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闻所恶，不若无闻，目见所恶，不若无见。故雷则掩耳，电则掩目，此其比也[15]。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恶，而必不得免，不若无有所以知，无有所以知者，死之谓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谓也；嗜酒者，非败酒之谓也[16]；尊生者，非迫生之谓也。

【注释】

①子华子：古代道家人物，本书多次引用他的话，可见其影响。一般认为乃战国时魏人。

②全生：保全生命，让其自然发展。

③亏生：对生命的自然发展有所亏损。

④死：此处之死，不是生命自然发展到最后的死亡，而是指为了某种目的而去死亡。

⑤迫生：指人在屈辱下而生。相当于今天说的苟且偷生。

⑥尊生：尊重生命的发展，即全生。

⑦六欲：生、死、耳、目、鼻、口。

⑧分：一半。

⑨尊之者：指生命。

⑩弥：更加，益。

⑪无有所以知：即不知，没有知觉。

⑫复其未生：恢复到未生之时一样。

⑬其：指六欲。

⑭服：屈服。

⑮比：事类相似曰比。

⑯败：变质败坏。

【译文】

子华子说："保全生命，让其自然发展是最上等的，对生命的自然发展有所亏损是次一等的，为了某种目的而舍生去死，就更次一等，在屈辱下苟且偷生是最下等的。"因此，所讲的尊生，就是全生的意思。所说的全生，就是人的六欲都能得到满足。所说的亏生，就是人的六欲只有一半得到满足。亏损生命，那么对于保全生命来说就显得淡薄。那些亏损生命厉害的人，对其所尊贵的生命就更加显得淡薄。所说的为某种目的而死的人，就没有知觉，等于恢复到未生以前的状态。所说的苟且偷生，人的六欲就得不到满足，它得到的，全是它所讨厌的，屈服就是它所讨厌的，屈辱也是它所讨厌的。屈辱又没有比不义更大的了，所以说，不义就是苟且偷生，而苟且偷生不仅仅是不义，所以说，苟且偷生还不如死。何以知道是这样呢？耳朵听到的是它所讨厌的，还不如不听，眼睛看到的是它所讨厌的，还不如不看。所以打雷时就掩着耳朵，闪电时就掩着眼睛，苟且偷生不如死，就与打雷掩着耳、闪电掩着眼一样。凡是六欲，都知道它们所最讨厌的是什么，如果不能避免这些最讨厌的东西，还不如让六欲什么也不知，六欲什么也不知，就指的是死，所以说，苟且偷生还不如死。嗜好吃肉的，不是说腐烂的死老鼠也吃；嗜好喝酒的，不是说变质败坏的酒也喝；保全生命，不是讲的苟且偷生啊。

情　　欲

【题解】

《情欲》是《仲春纪》的第三篇，从节欲的角度提出了养生的重要。文章指出，人的感情欲望是天生的，人人所具有，但圣人能自行控制，得其情，使情适度，故生命得以长寿，享尽声色味之乐；而世俗之人则不得其情，时常使情受到亏损，带来国危身亡的灾难后果。

【原文】

8·1　三曰：

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①，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②，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③，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④。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⑤。由贵生动则得其情矣⑥，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

【注释】

①“天生”句：陈本认为夺一“贪”字，原文应是：“天生人而使有贪，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是，宜从。

②修：明。　止：一作制。

③一：同等，一个样。

④神农：神话传说中人物。一作烈山氏、厉山氏。相传从神农时起，才发明原始农业，并开始饲养家畜。一说神农氏即炎帝。　桀：夏朝末代国王，

著名暴君。名履癸。后因商汤强大，发兵讨夏，他战败出奔而死。 纣：商朝末代国王，著名暴君，即帝辛，名受。其人对内重刑厚敛，对外黩武好战，荒于酒色，残害忠良。后为周武王发兵讨灭。

⑤得其情：得其不过节之情，即知道适度之情。

⑥由贵生动：即由贵生而动，由保全生命而动。

【译文】

第三是：

天生育人便使人贪心，有贪心就有欲望，有欲望就有感情，有感情就有节制。圣人明白节制从而控制欲望，所以不过分放纵自己的感情。由于耳朵是想听五声的，眼睛是想看五色的，口是想品尝五味的，这就是一个人的感情啊。声色味这三种欲望，富贵的人、贫贱的人、愚昧的人、有智慧的人、好人、坏人都是一样具有的，即使是神农、黄帝与暴君夏桀、商纣也是相同的。圣人之所以与普通人不同的原因，在于他们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使之适度而已。由保全生命而动其情就会使感情适度，不由保全生命而动其情，就会失去其适度之情。这二者，就是一个人生死存亡的根本。

【原文】

8·2 俗主亏情，故每动为亡败。耳不可赡①，目不可厌②，口不可满，身尽府种③，筋骨沉滞④，血脉壅塞⑤，九窍寥寥⑥，曲失其宜⑦，虽有彭祖⑧，犹不能为也。其于物也，不可得之为欲⑨，不可足之为求，大失生本⑩。民人怨谤，又树大仇；意气易动，跻然不固⑪；矜势好智⑫，胸中欺诈；德义之缓⑬，邪利之急。身以困穷⑭，虽后悔之，尚将奚及？巧佞之近，端直之远，国家大危，悔前之过，犹不可反⑮。闻言而惊⑯，不得所由。百病怒起⑰，乱难时

至。以此君人[18]，为身大忧。耳不乐声，目不乐色，口不甘味，与死无择[19]。

【注释】

①赡（shàn 善）：充裕，足够。

②厌：满足。

③府：陈本："府当系腐之省文。" 种：与肿通。 腐肿：即全身腐烂肿胀。

④沉滞：即沉滞而不通畅。

⑤壅塞：堵塞，不流通。

⑥九窍：指耳、目、口、鼻、尿道、肛门的九个孔道。 寥寥：空虚的样子。

⑦曲：周遍，详尽。

⑧彭祖：传说故事人物。姓钱名铿，颛顼玄孙，生于夏代，至殷末时已七百六十七岁。殷王以为大夫，托病不问政事。旧时作为长寿的象征。

⑨"不可得之为欲"二句：杨树达曰："'不可得之为欲，不可足之为求'，乃'欲不可得，求不可足'之倒文。"是。

⑩大失生本：陈本："此谓之大失其贵生之本。"

⑪跻然：高诱注："谓其流行速疾不坚固之貌，故其志气易动也。"

⑫"矜势"二句：陈本："此文盖谓以势骄人而又好弄智巧，胸中所藏，皆是欺诈。"

⑬之：是。下句"之"字，亦同。

⑭以：通已。

⑮反：陈本："当从《元本》等作'还'。"

⑯"闻言"二句：高诱注："所行残暴，闻将危败灭亡之言而乃始惊怖，行不仁义之所致也。故曰'不得所由'。" 由：自。

⑰怒：多。

⑱君：作动词。 君人：为人君。

⑲择：别。

【译文】

世俗的君主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所以一动便会招致失败灭亡。他们耳朵之欲永远不能满足，眼睛之欲永远不能满足，口之欲永远不能满足，致使全身腐烂肿胀，筋骨沉滞不通，血脉被堵塞，九窍空虚，全都丧失了其应具有的机能，即使像彭祖那样长寿也是无能为力的。这些世俗君主在对外物上，欲望又不可能得到，追求又不能满足，这就大失其贵生之本。老百姓也会怨恨指责，给自己树立了大敌；他们的意志容易动摇，变化迅疾而不坚定；他们以势骄人而又好弄智巧，胸中所藏，全是一肚子的欺诈；德义之事他们缓着不实行，邪恶私利之事他们争着去办。最后发展到穷困无路了，即使后悔，又如何来得及呢？他们亲近巧言佞色之人，疏远正直忠心之士，到国家十分危急时，即使追悔从前的过错，已经不可挽回了。由于所行残暴，一旦闻说将要败亡才知惊怖，但却得不到招致灭亡的原因，于是，各种疾病一齐暴发出来，反叛时有发生。靠这样去治理百姓，国危民乱，给自己带来极大的忧患。这时，耳朵听五音也不感到快乐了，眼睛看五色也不觉得美丽了，口中品尝着五味，也品不出甜美了，这与死人有什么区别呢。

【原文】

8·3　古人得道者①，生以寿长，声色滋味，能久乐之，奚故？论早定也②。论早定则知早啬③，知早啬则精不竭。秋早寒则冬必暖矣，春多雨则夏必旱矣，天地不能两④，而况于人类乎？人与天地也同⑤，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⑥。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尊酌者众则速尽⑦。万物之酌大贵之生者众矣⑧，故大贵之生常速尽。非徒万物酌之也，又损其生以资天下之人⑨，而终不

自知。功虽成乎外，而生亏乎内。耳不可以听，目不可以视，口不可以食，胸中大扰，妄言想见⑩，临死之上⑪，颠倒惊惧⑫，不知所为，用心如此，岂不悲哉！

【注释】

①古人得道者：孙蜀丞先生曰："'人'疑'之'字草书之讹。"是，宜从。应为"古之得道者"。得道，得其天地之道。　得：此作知道、明白讲。

②论：即节欲可长生之论。　定：决定，确定。

③啬：爱惜。

④不能两：不能两全齐美。

⑤同：同于不能两全齐美之义。

⑥情：指欲。即上文之"六欲"。　体：律。一体：即一律。

⑦尊：今作"樽"，酒杯。此指酒。　酌：斟酒。此指饮酒。

⑧大贵之生：最尊贵之生。此指国君。　大：最，甚。　酌：本酌取，此有消耗之义。

⑨"又损其生"句：陈本："又自损其生以资给天下之人则亏其生益甚。"资：资给。

⑩妄言想见：口说胡话，各种幻想不断出现。

⑪临死之上：即临死之前。

⑫颠倒：神经错乱。

【译文】

古时通晓天地之道的人，生命就得以长寿，五声、五色、五味，能长久地享受，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节欲长生之论早就确定了。节欲长生之论早就确定了，就可以知道早早爱惜生命，知道早早爱惜生命，就不会衰竭。秋天早寒，那么冬天必定暖和，春天多雨，那么夏天必定大旱，天地施惠万物尚且不能两全，又何况人类呢？人与天地相同，万物的形状虽然不同，但其六欲之情是一律相同的。所以古代修养身心与治理天下之人，必定效法天

地。来饮酒的人多了，很快就被饮完。万物消耗君主的生命多了，君主的生命也会速尽。不仅仅是万物在消耗君主的生命，连君主本人也在损其生命而为天下之人操劳，所以生命亏损得更厉害，最终却不能觉察。在外虽然功名成就，而自己的生命却已亏损。以至于耳不可以听，目不可以看，口不可以吃，心中很纷乱，甚至于打胡乱说，出现幻想，临死之前，神经错乱，惊恐万分，不知自己在干什么，消耗心力到了这样的地步，难道不悲痛吗？

【原文】

8·4　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孙叔敖之遇荆庄王为幸[①]，自有道者论之则不然，此荆国之幸。荆庄王好周游田猎[②]，驰骋弋射[③]，欢乐无遗，尽付其境内之劳与诸侯之忧于孙叔敖[④]，孙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为故[⑤]，故使庄王功迹著乎竹帛[⑥]，传乎后世。

【注释】

①孙叔敖：即蒍敖，春秋时楚国令尹。字孙叔。一字艾猎，期思（今河南淮滨东南）人。曾辅佐楚庄王，大败晋军，为楚代晋称霸奠定了基础。荆庄王（？～前591）：即芈（mǐ 米）旅，春秋时楚国君主，亦称楚庄王。前613～前591 年在位。他重用孙叔敖改革内政，兴修水利，加强战备。成为代晋而起的霸主。

②田猎：打猎

③弋（yì 亦）：用绳系在箭上射。

④付：交付。

⑤便：利。　故：事。

⑥竹帛：竹简和白绢。古代用以书写文字。后用来代指史册或一般书册。

【译文】

世上侍奉君主的人，都认为孙叔敖遇到荆庄王，并为他重用是一种幸运的事，但是从有道的人来评论则不是这样，认为这是楚国的幸运。荆庄王喜好周游打猎，跑马射箭，快乐极了，把国内的苦差事和当国君应有的忧劳，完全交给孙叔敖，致使孙叔敖白天黑夜辛劳不息，没有时间做利于自身的事，所以能使荆庄王功载史册，传给后代。

当 染

【题解】

《当染》为《仲春纪》的第四篇，主要论述人对人的熏陶和影响。文中列举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例证，说明受的影响得当，可以成就霸业，名显天下；反之，则国亡身辱。本文首二段出自《墨子·所染》，第三段由本篇作者所增，但其主要论点全与《所染》相同，可见为墨家者流所作。

【原文】

9·1 四曰：

墨子见染素丝者而叹曰①："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以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而以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注释】

①墨子（约前468～前376）：即墨翟，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墨家学派的

创始者，宋公族目夷氏（墨台氏）之后，出身贫贱，做过木匠。宋昭公时曾任为大夫，后长期居住鲁国，弃儒倡墨，开展独立的学派活动。其思想主要见于《墨子》一书。其书共五十三篇，为其门徒根据他的遗教编纂而成。素丝：未经染色的白丝。

【译文】

第四是：

墨子看到染素丝的人而慨叹说："将素丝放入青苍色的染料浸染，素丝就变为青苍色，放入黄色染料中浸染，就变为黄色，所放入的颜料变了，其素丝之色也随之而变，五次放入不同染料中浸染，就变出五种颜色。"所以说，染色不可不慎重啊。

【原文】

9·2　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①]。舜染于许由、伯阳[②]，禹染于皋陶、伯益[③]，汤染于伊尹、仲虺[④]，武王染于太公望、周公旦[⑤]，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⑥]，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⑦]。夏桀染于干辛、歧踵戎[⑧]，殷纣染于崇侯、恶来[⑨]，周厉王染于虢公长父、荣夷终[⑩]，幽王染于虢公鼓、祭公敦[⑪]，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⑫]，举天下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齐桓公染于管仲、鲍叔，晋文公染于咎犯、郄偃[⑬]，荆庄王染于孙叔敖、沈尹蒸[⑭]，吴王阖庐染于伍员、文之仪[⑮]，越王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⑯]，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范吉射染于张柳朔、王生[⑰]，中行寅染于黄藉秦、高强[⑱]，吴王夫差染于王孙雄、太宰嚭[⑲]，智伯瑶染于智国、张武[⑳]，中山尚染于魏义、椻长[㉑]，宋康王染于唐鞅、田不禋[㉒]，此六君者所染不

当，故国皆残亡，身或死辱，宗庙不血食[23]，绝其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之贪暴可羞人必称此六君者。凡为君非为君而因荣也，非为君而因安也，以为行理也。行理生于当染，故古之善为君者，劳于论人[24]，而佚于官事[25]，得其经也[26]。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耳目，国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则所染不当，所染不当，理奚由至？六君者是已。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所染不当也。存亡故不独是也，帝王亦然。

【注释】

①染：此借染比喻熏陶、熏染。

②许由：古史传说中的隐君子。也作许繇，与巢父同时，相传尧到晚年，想让位给他，他坚持不受，逃隐于箕山（今河南太康北）之下，躬耕而食。尧又请他任九州长，他不屑多听，去颍水（今河南东部及安徽西北部）边洗耳，不愿听，以示清高。　伯阳：古贤人。相传为舜七友之一。孙诒让《墨子间诂》："此伯阳自是舜时贤人。"本书《本味》："尧、舜得伯阳、续耳然后成"。陈本认为伯阳、续耳是舜七友中二友。

③皋陶：传说中少暤氏支裔，东夷部族首领之一。一作咎繇，偃姓。虞舜时曾掌管刑法的士，以正直著称。　伯益：舜时东夷部落的首领，为嬴姓各族的祖先。相传伯益助禹治水有功，禹欲让位给他，他避居箕山之北。

④汤：卜辞作"唐"。商朝建立者。原名履、天乙，卜辞称太乙、高祖乙。子姓。灭夏后，又称武汤、成汤或成唐。他重用伊尹为相，积极准备灭夏。灭夏后，鼓励生产，减轻征敛，安抚民心，从而扩大统治区域。　伊尹：商汤辅臣。佐商灭夏，综理国事。连仕三朝，被称为阿衡（宰相）。　仲虺（huǐ毁）：汤之左相。

⑤武王：即姬发。西周建立者。文王次子。文王临终时，嘱他早图灭商。他亲率军士，联合各部落进攻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经牧野会战，推翻了商纣王的暴虐统治，建立了西周王朝，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号称"宗周"。庙号武王。　太公望：即姜尚，字望，一说字子牙。武王伐商时，任

统兵的师氏（简称为师），被尊为师尚父。在牧野会战中，歼敌立功。成王时封于齐，建都营丘（今山东淄博东）。

⑥蔽：遮蔽。

⑦显人：显达之人。

⑧干辛、歧踵戎：夏桀的两个佞臣。

⑨崇侯：即崇侯虎。崇，国名。侯，爵位。名虎。他是有崇氏国君。受商封为侯，为纣王的重要羽翼。西伯姬昌被囚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北），正是他告密所致。恶来：嬴姓，飞廉之子，纣之谀臣。

⑩周厉王：即姬胡（？～前828），西周国王，夷王之子。贪狠好利，宠信虢公和荣夷公，横征暴敛，对山林川泽实行专利，控制国人言论，激起众怒，前842年，国人暴动，他狼狈逃奔至彘（今山西霍县）。共和十四年（前828）死。　虢公长父：周厉王卿士。名长父。　荣夷终：周厉王卿士。

⑪幽王：即姬宫涅，西周国王，周宣王之子，前781～前771年在位。任用虢公鼓、祭公敦两人为卿，国事日非，他被叛周部将杀死于骊山（今陕西临潼）下，西周灭亡。

⑫僇（lù 陆）：侮辱。

⑬晋文公：即姬重耳（前697～前628），春秋时晋国国君，前636～前628年在位。晋献公妃狐姬（戎族）所生。因遭骊姬之难，流亡在外十九年。后由秦穆公发兵护送回国，被立为晋君。他重用咎犯等人，修明内政，整饬法纪，增强战备，在大败楚军后，成为霸主。　咎犯：即狐偃，春秋时晋国卿，公子重耳舅父，字子犯，史称舅犯，也作咎犯。他随同重耳出外流亡，共患难十九年。后佐重耳回国即位，改革内政，整顿军旅，深受倚重，为创建霸业多所贡献。　郄偃：晋文公大夫。陈本认为应为“郭偃”，为晋文公掌卜大夫，主张变法，对文公建立霸业贡献很多。

⑭沈尹蒸：春秋时楚国大夫。沈，邑名。尹，官名。蒸，人名，也写作筮、巫、竺。

⑮吴王阖庐：即姬光（？～前496），春秋末吴国国君。阖庐，也写阖闾，吴王诸樊之子。前514～前496年在位。他重用伍子胥等人，不断加强战备，多次打败楚军，后被越王勾践打败，受重伤而死。　伍员（？～前484年）：春秋末吴国大臣。字子胥。他辅佐吴王阖庐整军经武，一举攻灭郢（今湖北江陵北），受封于申（今河南南阳北），故又称申胥。　文之仪：春秋末吴国

大夫。

⑯越王勾践（？～前465）：春秋末越国国君。越王允常之子。前496～前465年在位。在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一役中，为吴兵所败，退保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南），用范蠡计，向吴乞和。身为吴王先马，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锐意灭吴雪耻。后于前473年，一举灭吴。遂称为霸主。范蠡（lí 离）：春秋末越国大夫。字少伯，出身微贱。后仕越为大夫，擢上将军。越败于吴退保会稽时，他献计越王，卑身厚赂，乞成于吴，自己也至吴为质。归国后，与大夫种协力图强，埋头备战，终于一举灭吴。相传灭吴后他化名鸱夷子皮，离越往齐，治产获千万，受任为齐相。后又弃官散财，至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又获利千万，号陶朱公。 大夫种：即文种，春秋末越国大夫。字伯禽，一作子禽。他奉越王勾践命，行成于吴。吴许越和，范蠡入吴为质，他留国内主持国政。他向越王荐“伐吴七术”。后终于一举灭吴。

⑰范吉射：春秋时晋卿，名吉射。高诱注：“吉射，晋范献子鞅之子子昭也。” 张柳朔、王生：范吉射的两个家臣。前497年，范氏、中行氏联合发难攻打赵氏，反而失败，被逐出晋国，张柳朔、王生都死于范氏之难。为此，历来注家认为张、王二人对范氏应为贤人。陈本则认为二人“即为范氏家臣，与主亲近，平日不能正范氏之过，其必与范氏同恶，致使范氏残亡。”与本书所言应为一致。

⑱中行寅：晋大夫中行穆之子荀子也。陈本认为“荀子”当作“荀文子”。 黄藉秦：陈本认为“黄”字当衍，应为藉秦。为中行寅的家臣。 高强：中行寅的家臣。

⑲吴王夫差：即姬夫差（？～前473），春秋末吴国国君。吴王阖庐之子。前495～前473年在位。继位后，教人耳提面命，誓报父仇，在夫椒大败越兵，许越为属国。后不听伍员劝告，与晋争盟，越乘虚袭吴，他被迫回师，向越讲和，后终为越打败，他自刭而死，吴亡。王孙雄：吴国大夫。毕沅：“雄”作“雒”。 太宰嚭（pǐ 痞）：吴国大夫。一作帛喜、白喜，楚大夫伯州犁之孙。楚诛伯州犁后，他逃到吴，受任为大夫。夫差即位，升任太宰，故称太宰嚭、太宰伯嚭。吴师破越，他贪受重贿，力劝吴王与越媾和，不听伍子胥意见。后屡进谗言，败坏国事，陷害伍子胥死。吴亡，他被杀。

⑳智伯瑶：一作知瑶或知伯。即智襄子。一作荀瑶。春秋末晋四卿之一。他肆意戏侮大臣，骄势逼人。后向赵襄子索地，遭拒绝，他怒而胁迫韩、魏

共围晋阳（今山西太原），引水灌城，赵上下团结抗敌，并派人出城说韩、魏军反击智氏，智战败被杀，其地为赵、韩、魏三家瓜分。　智国、张武：智伯的两个家臣。他二人劝说智伯围晋阳，失败被杀，地也被瓜分。

㉑中山尚：中山，古国名，春秋末年鲜虞人所建，在今河北省定县、唐县一带，后为赵所灭。尚，人名。孙诒让考证，尚可能是中山最后一代国君中山桓公。　魏义、椻长：中山尚的两个臣子。

㉒宋康王：即戴偃（？～前286），战国时宋国国君。又称宋献王。以荒淫残暴著称。前286年为齐所灭。　唐鞅、田不禋（yīn 因）：宋康王的两个大臣。

㉓宗庙：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祖宗的庙宇。　血食：受祭祀。因祭祀有牲牢，故称血食。　宗庙不血食：指国家灭亡。

㉔论：此指评论、考核，然后选择。

㉕佚：安逸。

㉖经：高诱注："道也。"

【译文】

不仅仅染丝是这样，国家也有与染丝相同的情况。舜受许由、伯阳的熏陶影响，禹受皋陶、伯益的熏陶影响，汤受伊尹、仲虺的熏陶影响，武王受姜太公、周公的熏陶影响，这四个国君所受的熏陶影响得当，所以能统治天下，立为天子，功名遮盖天地，凡列举天下的仁义、显达的人，必定称举这四个国君。夏桀受干辛、歧踵戎的影响，殷纣王受崇侯、恶来的影响，周厉王受虢公长父、荣夷终的影响，周幽王受虢公鼓、祭公敦的影响，这四个国君所受的影响不当，所以国亡身死，为天下人羞辱，凡列举天下不义、受羞辱的人，必定称举这四个国君。齐桓公受管仲、鲍叔牙的熏陶影响，晋文公受咎犯、郄偃的熏陶影响，楚庄王受孙叔敖、沈尹蒸的熏陶影响，吴王阖庐受伍子胥、文之仪的熏陶影响，越王勾践受范蠡、大夫种的熏陶影响，这五个国君所受的影响得当，所以能够称霸诸侯，功名永传于后世。范吉射受张柳朔、王生的影

响，中行寅受藉秦、高强的影响，吴王夫差受王孙雒、太宰嚭的影响，智伯瑶受智国、张武的影响，中山尚受魏义、椻长的影响，宋康王受唐鞅、田不禋的影响，这六个国君所受的影响不得当，所以国都灭亡，有的身死，有的受辱，宗庙也不复存在了，子孙断绝，君臣离散，人民流亡，凡举列天下贪暴可羞的人必定称举这六个国君。大凡为君的并不是为了为君而获得荣耀，也不是为了为君而享受安逸，为君的目的是为了施行义理。施行义理则产生于受的熏陶影响当与不当，所以古代善于做君主的，都是把精力花在评论人才、选择人才上，自己则安于官事，由所选的才人去做，这才是得其正道啊。那些不能当好君主的，伤身劳神，心中愁苦，耳目劳累，结果用人不当，国愈加危险，身也愈加受辱，这就是不知治国要领的缘故呀。不知治国要领，那么所受的影响就不会得当，理又何从而至？以上所说的六个国君正是这样。他们并不是不看重自己的国家，也不是不爱惜自己，是所受的影响不得当呀。存亡不仅仅是这六个人，帝王的存亡也是这样。

【原文】

9·3 非独国有染也[1]。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2]。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3]，桓王使史角往[4]，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此二士者，无爵位以显人，无赏禄以利人，举天下之显荣者，必称此二士也。皆死久矣，从属弥众[5]，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王公大人从而显之，有爱子弟者随而学焉，无时乏绝。子贡、子夏、曾子学于孔子[6]，田子方学于子贡[7]，段干木学于子夏[8]，吴起学于曾子[9]。禽滑釐学于墨子[10]，许犯学于禽滑釐[11]，田系学于许犯[12]。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皆所染者得当也。

【注释】

①此句下，陈本："例以上'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此下当有'士亦有染'四字。"宜从。

②孟苏夔、靖叔：有的断为孟苏、夔靖叔。二人无考，当与孔子同时。

③鲁惠公：鲁孝公之子，鲁隐公之父。前768～前723年在位。　宰让：鲁国大夫。　郊：祭天称郊。周代于冬至日祭天于南郊。　庙：祭祖。　天子：梁玉绳引《竹书》，认为请礼事在平王四十二年（前729），故天子当指周平王。

④桓王：鲁惠公卒于周平王四十八年（前723），桓王于前719年才即位，故桓王应是周平王之误 。　史角：名叫角的史官。

⑤从属：孙诒让认为当为"徒属"。

⑥子贡：即端木赐（前520～?），春秋末卫国人。字子贡，端木是复姓，名赐。为孔子得意门生。利口巧辞，以言语见称，有干济才。曾仕于卫、鲁，游说齐、吴等 国，闻名诸侯。又是理财能手，经商于曹、鲁之间，家累千金。后死于齐国。　子夏：即卜商（前507～?），春秋末晋国人，一说卫国人。字子夏，孔子得意门生。以文学见称。魏文侯亲咨国政，待以师礼。李悝等皆出其门下。　曾子：即曾参（shēn 升）（约前505～前435），春秋末鲁国人。字子舆，曾点之子。孔子得意门生。以孝行见称。他严于律己，注重内容修养。

⑦田子方：战国时魏国人。《史记·魏世家》说是魏文侯师。

⑧段干木：战国时魏国隐士。一说晋国人。本书《尊师》篇中提到他，说是魏文侯师。段学于子夏。

⑨吴起（?～前381）：战国时军事家，卫国人。初为鲁将，曾大败齐兵，后遭谗赴魏，佐李悝改革法制，整顿军备，为文侯重用。

⑩禽滑黳：疑为禽滑厘。墨子弟子。

⑪许犯：墨家学派后学弟子。

⑫田系：墨家学派后学弟子。

【译文】

不仅国家要受"染"的影响，士也是这样。孔子向老聃、孟

苏夔、靖叔学习。鲁惠公派宰让向天子请教郊祭庙祭的礼仪，周平王派史角前往，被鲁惠公留下，于是史角的后代就居住在鲁国，墨子得以向他们学习。孔子和墨子这两个贤士，没有爵位来使人显赫，也没有赏赐俸禄来使人得益，但是列举天下显赫荣耀的人，必定称举孔子和墨子。现在他们已经死了很久了，可他们的徒属却很多，弟子也愈加增加，可谓充满天下，王公大人因而宣扬他们，有爱子弟的，又让其弟子追随他们的门徒学习，没有一时断绝过。子贡、子夏、曾子向孔子学习，田子方向子贡学习，段木干向子夏学习，吴起向曾子学习。禽滑黳向墨子学习，许犯向禽滑黳学习，田系向许犯学习。孔墨之后的门徒，在天下显赫荣耀的多得很，数也数不清，这些都是他们所受的熏陶影响得当啊。

功　名

【题解】

《功名》是《仲春纪》的最末一篇，主旨在阐述为君之道。文章以大量的例证反复证明为君者要使人民臣服、四方来朝，唯一的途径是"德厚"。离此则国危身亡，为后世留下可耻的恶名。作者劝诫君主要考察民心的向背，指出"民之所走，不可不察"的重要。

【原文】

10·1　五曰：

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犹表之与影①，若呼之与响②。善钓者出鱼乎十仞之下③，铒香也；善弋者下鸟乎百

仞之上[4]，弓良也；善为君者，蛮夷反舌殊俗异习皆服之[5]，德厚也。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6]，人主贤则豪桀归之[7]。故圣王不务归之者[8]，而务其所以归[9]。

【注释】

①表：亦称影表、晷表、圭表。古代测量日影以计时的标竿。陈本："表移而影随其表。"

②呼之与响：陈本："呼声出而回响应其呼。"

③出鱼，使鱼出。仞：七尺曰仞。下：底。

④下鸟：使鸟下。下：使动用法。

⑤蛮：我国古代对南方各族的泛称，亦称南蛮。旧时也用指四方的少数民族。　夷：我国古代对东方各族的泛称，亦称东夷。但有时也泛指四方各少数民族，如汉时总称西南少数民族为西南夷。　反舌：指语言与汉语不同的少数民族。　殊俗异习：指与汉民族不同习俗的少数民族。

⑥庶草：众多的草，即丛草。

⑦桀：通杰。

⑧务：勉力从事，致力。

⑨所以归：所使归，即使其归从的条件。

【译文】

第五是：

由其道而求取功名，功名必不会逃脱，功名之不会逃脱，像表与影的关系和呼声与回响的关系那样，表移而影随其表，呼声出而回响应其呼。善于钓鱼的人能使鱼从十仞深的水底被钓出来，这是由于钓饵喷香的缘故；善于射弋的人能使鸟从百仞高的天空射落下来，这是由于弓箭良好的缘故；善于做君主的人能使四方少数民族都来归顺他，这是恩德深厚的缘故。水泉很深，鱼鳖就会游向那里，树木茂盛，鸟儿就会飞向那里，丛草丰茂，禽兽就

会奔向那里，人主贤德，豪杰就会归顺于他。所以圣王不致力于使人来归顺之事，而是致力于如何使人来归顺的品德。

【原文】

10·2 强令之笑不乐，强令之哭不悲。强令之为道也，可以成小①，而不可以成大②。

【注释】

①小：虚。

②大：实。高诱注："虚称可以为致，显实难以诈成，虚小实大也，故曰'不可以成大'也。"

【译文】

强迫命令的笑是不快乐的，强迫命令的哭是不悲哀的。强迫命令的办法，只可以成就虚名，而不可以成就大业。"

【原文】

10·3 缶醯黄①，蜹聚之②，有酸，徒水则必不可③。以狸致鼠④，以冰致蝇，虽工不能⑤。以茹鱼去蝇⑥，蝇愈至，不可禁，以致之之道去之也⑦。桀纣以去之之道致之也，罚虽重，刑虽严，何益？

【注释】

①缶（fǒu 否）：盛酒的瓦器，小口大腹。醯（xī 希）：醋。

②蜹（ruì 锐）：同蚋。蚊属。体形似蝇，能传播疾病，对人畜有害。

③徒：只，仅。

④狸（lí 离）：即豹猫，俗叫野猫狸子。像家猫，以鸟类为食，常盗食家禽，也吃鼠、蛙、蛇、昆虫等。

⑤工：精巧。

⑥茹（rú 如）：腐臭。去：除去。

⑦道：办法。句中第一、第三个“之”字，代指蝇；第二个“之”字，结构助词。

【译文】

瓦器中的醋变黄了，蚊蚋就会聚在那里，这是有酸衣的缘故，仅是水就招不来蝇。用吃鼠的野猫招致老鼠，用能冻死苍蝇的冰块招致苍蝇，即使作法非常精工，也是不可能的。用腐臭的死鱼驱除苍蝇，苍蝇会越来越多，不可禁止，这是由于用招致苍蝇的办法去驱除苍蝇啊。桀、纣企图用残暴驱民的办法招致人民，惩罚虽然很重，刑法虽然严酷，又有什么益处呢？

【原文】

10·4　大寒既至，民暖是利①；大热在上，民清是走②。是故民无常处③，见利之聚④，无之去⑤。欲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⑥。今之世，至寒矣⑦，至热矣，而民无走者，取则行钧也。欲为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异也⑧。行不异，乱虽信今⑨，民犹无走。民无走，则王者废矣⑩，暴君幸矣，民绝望矣。故当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务⑪，有贤主不可而不此事。

【注释】

①民暖是利：即民利暖。是：助词。用在句中，标志宾语前置。可不译出。下句“民清是走”中“是”字用法与此同。

②清：凉快。　走：趋向。

③常处：永久固定的住处。

④见利之聚：即聚于见利之处。之：动词，标志宾语前置。

⑤无之去：无则去。之：犹则。

⑥察：详细审知。

⑦“至寒”四句：至：极。 取：同趣，趋向，奔向。 行钧：行为一样。钧：通均。大意是，极寒极热，而民没有离开寒冷炎热的地方而趋走，是因为所要去的地方的人主的行为也是相同的。即没有暖和凉快的地方可去。

⑧不可不异：陈本：“不可不异于暴乱之主而行仁义也。”

⑨信：俞樾曰：“‘信’疑‘倍’字之误。”是。

⑩废：废弃，等于说没有。

⑪而：陈本：“而犹以也。” 不此务：即不务此。此：代指自异于暴乱，即行仁义。下句用法与此句同。

【译文】

大寒到了，人民就趋向暖和有利之处；大热临头，人民就趋向凉快的地方。因此，人民没有永久固定的住处，他们总是聚于有利的地方，没有利就离去。想要做天子的，人民的趋向，是不可不详细审知的。现在的世上，已经很冷了，已经很热了，人民没有离开寒冷、炎热的地方而走者，是因为所要去的任何地方的人主的行为都是相同的，人民没有可走的地方。想要做天子，他所用以显示给人民的，不可不异于暴乱之主而行仁义啊。天下人主的行为都不异于暴乱，那么，暴乱即使比现在加倍，人民还是没有可走之处。人民没有可走之处，那就说明整个天下都没有贤明的君主了，所以那些暴乱的国君就会因此而庆幸，可人民就绝望了。所以当今的世上，如果有行仁义的人在，就不可不勉力去施行仁义，如果有贤明的君主，就不可不去从事仁义的事啊。

【原文】

10·5 贤不肖不可以不相分①，若命之不可易，若美恶之不可移。桀、纣贵为天子②，富有天下，能尽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贤名之③。关龙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领之

死④，争其上之过⑤，而不能与之贤名⑥。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⑦。

【注释】

①不相分："不"字衍（从陶鸿庆说）。相：副词，表示动作行为只涉及一方，实际上起代词作用。可代你、我、他、他们等。分：分手，给予。

②陈本："此'桀纣'二字一方面是代表人，另方面是残义贼仁之义。"

③而不能得贤名之：陈本："此当作'而不能得贤之名'。"是。

④关龙逢：夏桀在位时大夫。一作豢龙逢。逢亦作逄。是古代豢龙氏之后。相传他直言敢谏，为桀忌恨。后桀作酒池，淫湎放荡，荒于政事，他极力抗辩劝阻，被桀囚禁杀害。　王子比干：商纣王之叔。官至少师。纣淫虐无度，国事危殆，他以死力谏，纣恼羞成怒，将他杀死，剖腹验心。要：同腰。领：颈。古时罪重腰斩，轻罪受颈刑。

⑤争：同诤，谏。

⑥之：代桀、纣。

⑦必由其理：高诱注："为善得善名，为恶得恶名，故曰'必由其理'。"

【译文】

贤与不贤的名声是不能由别人给予的，就像一个人的命运不能更易，也像美丑不可易移一样。夏桀、商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他们能害尽天下的人民百姓，却不能为自己争得贤良的好名声。关龙逢、王子比干能以受腰斩颈刑之死来劝谏桀、纣的过错，却不能给桀、纣贤良的好名声。名声本来就不可以由别人给予，自己为善得善名，为恶得恶名，是有其一定道理的。

季春纪第三　尽数　先己　论人　圜道

季　　春[1]

【题解】

《季春纪》凡五篇，仍讲与生有关之事。季春，即农历三月。《季春》为第一篇，讲述春生的重要。文章指出，天子要顺应天时，要布德行惠，命有司发放救济物资，要求各诸侯“聘名士，礼贤者”，尤其要抓蚕事、牲畜的养育，要清理仓库等等。总之，要作好一切与生命有关的事项。

【原文】

11·1　一曰：

季春之月：日在胃[2]，昏，七星中[3]，旦，牵牛中[4]。其日甲乙[5]。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桐始华[6]。田鼠化为鴽[7]。虹始见。萍始生。天子居青阳右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注释】

①“季春”后原衍“纪”字，今删。

②胃：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西方白虎七宿的第三宿。有星三颗，在今白羊座。

③七星：二十八宿之一。南方朱鸟七宿的第四宿。有星七颗，在今长蛇座。

④牵牛：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玄武七宿的第二宿。有星六颗，在今摩羯座。

⑤“甲乙”以下11句：参见1·1注⑤至⑮。

⑥桐：梧桐树。 华：同花。此作动词用，开花。

⑦田鼠：鼠的一种。主要吃草木植物的茎、叶、种子。 鴽（rú 如）：小鸟名。

【译文】

第一是：

农历三月：太阳的位置在二十八宿的胃宿，初昏时刻，七星运行在南方中天，早晨，牵牛星运行在南方中天。季春于天干属甲乙。以木德王的太皞为其主宰。辅佐他的是句芒。与时相应的动物是鱼龙。其声音是五声的角声。这时阳气养生，去故就新，竹管音中姑洗。这时的数字为八。其味酸。其气膻。这个月要举行户祭。祭时先用脾。梧桐树开始开花。田鼠变化为鴽鸟。彩虹开始出现。浮萍开始长出。天子居住在东向明堂的右侧室，乘坐的是鸾铃的大车，驾着青苍色大马，车上插着青色彩旗，身上穿着青色衣服，佩戴着青色美玉。吃的是小麦和羊。使用的器物刻镂空疏而且通达适用。

【原文】

11·2 是月也，天子乃荐鞠衣于先帝[①]。命舟牧覆舟[②]，五覆五反[③]，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④]，天子焉始乘

舟[5]。荐鲔于寝庙[6]，乃为麦祈实。

【注释】

①荐：向鬼神进献。 鞠衣：古王后六服之一，九嫔及卿妻亦服之。其色如桑叶始生，又叫黄桑服，春时服之。 先帝：指太皞等。天子向先帝进献鞠衣是希望先帝保佑桑蚕丰收。

②舟牧：掌船官。 复舟：复查舟船有无罅漏。

③五复五反：多次反复视之，慎之又慎。

④备具：完全齐备。 焉：当为衍文。

⑤焉：于是。

⑥鲔（wěi 委）：鲟鱼。 寝庙：参见6·5注③。

【译文】

这个月，天子向先帝进献黄桑服，以祈求蚕桑的丰收。命令掌船官复查舟船有无罅漏，而且要反反复复多次地检查，这样才向天子禀告舟船完全齐备，天子于是开始行舟。向祖宗进献鲔鱼，祈求祖宗保佑小麦结实丰收。

【原文】

11·3 是月也，生气方盛[1]，阳气发泄，生者毕出[2]，萌者尽达，不可以内[3]。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4]，发仓窌[5]，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6]，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

【注释】

①生气：万物生长发育之气。即生机勃勃之气。方：正。

②生：一作“牙”。又作“身”。陈本：“此文作‘身’字是也。”引《释名》：“身，伸也，可屈伸也。”证申有屈曲之义。故“身” 指动物的胚胎；下

文的“萌”指植物。 萌：植物的芽。

③内：同纳。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不可赋敛财物。

④有司：主管官吏。

⑤发：打开。窌（jiào 叫）：地窖。用以藏谷物。

⑥周：通赒。救济。

【译文】

这个月，万物生长发育之气正盛，阳气向外布散，动物的胚胎全都长出来了，植物的幼芽也都长出来了，这个时候，不能收敛财物。天子要施德行惠，命令官吏，打开仓库地窖，将谷物赐与贫穷无靠的人，赈济穷乏的人，打开贮藏财物的府库，拿出财帛，救济天下百姓，勉励诸侯，要他们聘问有名望而不出来做官的名士，做到礼贤下士。

【原文】

11·4 是月也，命司空曰[①]：“时雨将降[②]，下水上腾[③]；循行国邑[④]，周视原野[⑤]；修利堤防[⑥]，导达沟渎[⑦]，开通道路，无有障塞；田猎罼弋[⑧]，罝罘罗网[⑨]，喂兽之药[⑩]，无出九门[⑪]。”

【注释】

①司空：官名。掌管工程。此主要指管水土之官。

②时雨：应时的雨水。

③下水：地下之水。

④循：通巡。巡，视。 国邑：国都和城邑。

⑤周视：普遍视察。

⑥修利：因地势之利而修治。 堤防：筑堤防水。

⑦导：疏通。 达：通达。 沟渎：即沟洫。此指田间水道。

⑧田猎：打猎。 罼（bì 毕）弋：打猎。弋：参见8·4注③。

⑨罝罘（jūfú 苴浮）：捕兽的网。罗：捕鸟的网。

⑩喂兽之药：指喂杀野兽的毒药。

⑪九门：禁城中的九门。古宫室制度，天子设九门。

【译文】

这个月，天子命令主管水土的官吏说："应时的雨水将降落，地下水也将要向上腾涌；应该去巡视国都和城邑，普遍视察一下原野；因地势之利筑堤防水，疏通田间水道，开通道路，使之没有障碍阻塞；打猎、捕兽、捕鸟的网罗以及喂杀野兽的毒药，不要带出城门。"

【原文】

11·5　是月也，命野虞[①]，无伐桑柘[②]。鸣鸠拂其羽[③]，戴任降于桑[④]。具栚曲篆筐[⑤]，后妃斋戒[⑥]，亲东乡躬桑[⑦]。禁妇女无观[⑧]。省妇使[⑨]，劝蚕事[⑩]，蚕事既登[⑪]，分茧称丝效功[⑫]，以共郊庙之服[⑬]，无有敢堕[⑭]。

【注释】

①野虞：主管田野及山林的官。

②桑柘：桑木与柘木。桑树叶可饲蚕。柘（zhè 这）：柘树。落叶灌木或小乔木。也叫黄桑。叶也可饲蚕。

③鸣鸠：即斑鸠。　拂：振动，挥动，摇动。

④戴任：亦作戴鵀、戴纴。鸟名。状似雀，头有冠，五色如戴华胜，故又称戴胜。

⑤栚（zhèn 圳）：搁架蚕箔的横木。　曲：蚕薄。　篆（jǔ 沮）：圆底筐。筐：方形盛物的竹器。

⑥斋戒：参见1·2注⑤。

⑦东乡：亦作东向。即向东方。

⑧无观：不要游观。

⑨省妇使：减少妇女的其他事，让其专心养蚕。

⑩劝：鼓励。

⑪登：完成。

⑫效：验。陈本："效功是验丝之良否与多寡，故云'分茧称丝'。分茧是验其良否，称丝是验其多少。"

⑬共：供给。共同供。 郊庙：在郊外祭天曰郊；在宗庙祭祖曰庙。

⑭堕：同惰。

【译文】

这个月，命令主管田野和山林的官，要人们不要砍伐桑树和柘树。这时，斑鸠已可振动羽毛高飞，戴任鸟飞落在桑树上。人们要准备蚕箔、蚕薄及好盛桑叶的方圆竹筐，后妃们沐浴更衣斋戒后，亲自向东去采摘桑叶。要禁止妇女去桑柘树一带游玩。减少妇女的其他杂事，让她们专心养蚕，蚕事完成后，分茧验出好坏，称丝验其多少，用来供缝制祭天祭祖的祭服之用，不许有人怠惰。

【原文】

11·6 是月也，命工师①，令百工②，审五库之量③，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④，脂胶丹漆，无或不良⑤。百工咸理⑥，监工日号，无悖于时；无或作为淫巧⑦，以荡上心⑧。

【注释】

①工师：古官名。上受司空领导，下为百工之长。专掌营建工程和管教百工等事。

②百工：此专指主管营建制造等事的官。

③五库：各以类相从，金铁为一库，皮革筋为一库，角齿为一库，羽箭

干为一库，脂胶丹漆为一库。

④箭干：今作箭杆。

⑤或：助词。用在句中以舒缓语气。可不译出。

⑥咸：都，皆。 理：治理。

⑦淫巧：指过于精巧而无益的技艺与制品。

⑧荡：动。此有影响义。 心：陈本："'心'当为'志'之讹。"

【译文】

这个月，命令百工之长，让他们派遣百工去详细审察五库中的数量，金铁、皮革筋、兽角兽齿、羽毛箭杆、油脂粘胶丹砂油漆，不得有坏的。百工全都去治理自己应做的工作，监督工程的官吏天天发布命令，不许违背时令，不得制作过于精巧而无益的技艺与制品来影响君王的志向。

【原文】

11·7 是月之末，择吉日，大合乐①，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②。

【注释】

①大合乐：高诱注："乐以和民，故择是月下旬吉日，大合六乐，八音克谐，箫韶九成。"

②三公九卿：参见1·2注⑥。之：代大合乐的情况。

【译文】

这个月下旬，选择吉日，大规模地进行合乐以和人民，天子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去观看合乐情况。

【原文】

11·8　是月也，乃合累牛腾马游牝于牧[①]，牺牲驹犊[②]，举书其数[③]。国人傩[④]，九门磔禳[⑤]，以毕春气[⑥]。

【注释】

①合：合聚。　累牛：公牛。　腾马：公马。　游：陈本："'游'与'淫'通。""淫，即今所谓'发情'。此文盖谓是月乃合聚牛马之牡者与发情之牝者于牧地也。"

②驹：少壮之马。　犊：小牛。

③举：都，全。　书：记载。

④傩（nuó 挪）：古代的一种风俗，迎神以驱逐疫鬼。

⑤磔禳（zhéráng 哲穰）：古代祭祀时分裂牲畜肢体来祭神以除不祥。磔牲以祭国门之神，欲其禳除山灾，御止疫鬼，勿使复入也。禳：祭名。古代除邪消灾的祭祀。

⑥毕：完毕，结束。

【译文】

这个月，要聚合公牛公马与发情的母牛母马在放牧之地，作为牺牲用的小马小牛将其头数全部记录下来。国人举行迎神逐鬼的傩祭，在九门分割牲畜的肢体祭神以除不祥，用此来结束春气。

【原文】

11·9　行之是令[①]，而甘雨至三旬[②]。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③]，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陵不收[④]。行秋令，则天多沉阴，淫雨早降[⑤]，兵革并起[⑥]。

【注释】

①之：助词。用在主谓语之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

②甘雨：适时而有益于农事的雨。　至三旬：一月平均要下三次雨。

③肃：肃疏。指草木枝叶稀疏减少。

④山陵：指山陵上所种植的庄稼。

⑤淫雨：久雨。

⑥兵革：此代指战争。

【译文】

实行以上那些政令，适时而有益于农事的甘雨就会一月三次的降落。如果在春季时节实行应在冬季时节实行的政令，那么寒气就会早发，草木枝叶都要稀疏减少，国人会因此而恐慌。如果在季春时节实行应在夏季时节实行的政令，那么，人民会遭到瘟疫的灾难，适时而有益的及时雨就不会降落，山陵上所种的农作物就不会有收成。如果在春季时节实行应在秋季时节实行的政令，那么，天气就会阴沉多晦，大雨会久下不停，战争就会发生。

尽　数

【题解】

《尽数》是《季春纪》的第二篇。所说的尽数，就是尽其自然的寿数。可见仍是论述养生的道理。文章指出精神安乎形就是长寿的根本，而要精神安乎形，首要之点是去害。何谓害？五味、七情等，只要过份就会带来危害，所以要求适度而已。尤为难得的是，文章用“流水不腐，户枢不蝼”作比喻，形象生动地说明了人在生命的长河中也要不停地运动，以保持生命的长寿。

【原文】

12·1　二曰：

天生阴阳寒暑燥湿[①]，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②]，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③]，故精神安乎形[④]，而年寿得长焉。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⑤]。毕数之务，在乎去害[⑥]。何谓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⑦]，五者充形则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⑧]。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⑨]，七者动精则生害矣[⑩]。故凡养生，莫若知本[⑪]，知本则疾无由至矣。

【注释】

①生：生出。　燥湿：参见3·3注⑫。

②“莫不为利”二句：陈本：“谓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皆有其有利之处，亦有其有害之处。”

③利：有益于人为利。　便生：即利生。

④“故精神”二句：高诱注：“精神内守，无所贪欲，故形性安。形性安则寿命长也。”安：守。

⑤毕：尽。　数：天命，命运，即人的天然寿数。

⑥在乎去害：陈本：“万物有不便于生者去之。”

⑦大：作“过”讲。　辛：辣。

⑧接神：与人的精神接合。

⑨霖：霖雨，久雨。

⑩动：摇动。　精：指人体内的精气。

⑪本：陈本：“本者，谓精神安乎形也。”所以说安乎形是长寿的根本。

【译文】

第二是：

老天生出阴阳、寒暑、燥湿，四时的变化，万物的变化，莫不有其有利之处，也莫不有其有害之处。圣人明察阴阳变化适宜之处，辨别万物有利之处以利于生，所以精神内守，无所贪欲，形性就安，形性安，那么寿命就长。所讲的寿命长，不是寿命本来短而使之延长，而是指活尽自己天然的寿数。活尽自己天然寿数的要务，在于除去万物中不利于生的东西，即除去危害。什么叫除去万物中不利于生的东西呢？过甜、过酸、过苦、过辣、过咸，这五种过多的东西充塞在人的形体内，那就会产生危害。过喜、过怒、过忧、过恐、过哀，这五种情绪与人的精神接合，那就会产生危害。过冷、过热、过燥、过湿、风大、久雨、雾大，这七种东西动摇人体内的精气，那就会产生危害。所以说，凡是讲养生的，不如知道安形养生的根本，知道了安形养生的根本，那么，疾病就无从而至了。

【原文】

12·2 精气之集也①必有入也②。集于羽鸟与为飞扬③，集于走兽与为流行，集于珠玉与为精朗，集于树木与为茂长，集于圣人与为夐明。精气之来也，因轻而扬之④，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长而养之，因智而明之。

【注释】

①精气：中国哲学术语。指一种精灵之气。精气的积聚可为万物，甚而认为精气是构成人体的物质。

②必有入也：陈本："犹言必入于物之中。"

③"集于羽鸟"句：陈本："谓精气集于羽鸟则与羽鸟相与飞扬。"五个"集于"句，陈本："皆是说精气入于某物则与某物之特征相与为一。" 精朗：即精良明泽。 夐（xiòng 兄的去声）明：犹言大智大慧。

④因：依。

【译文】

精气积聚为万物，必入于万物之中。集于羽鸟就与鸟一同飞扬，集于走兽就与走兽一同行走，集于珠玉就与珠玉一同精良明泽，集于树木就与树木一同繁茂生长，集于圣人就与圣人一同具有大智大慧。精气来到之时，依附在轻盈的物体上，就会使物体飞扬，依附在跑动的物体上，就会使物体行走，依附在美的物体上，就会使物体更美好，依附在能生长的物体上，就会使物体发育生长，依附在智慧上，就会使之更加聪明。

【原文】

12·3　流水不腐，户枢不蝼①，动也。形气亦然②，形不动则精不流③，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④，处耳则为挶为聋⑤，处目则为䁾为盲⑥，处鼻则为鼽为窒⑦，处腹则为张为府⑧，处足则为痿为蹷⑨。

【注释】

①户枢不蝼：亦作户枢不蠹、户枢不朽。即经常转动的门轴不易被蛀蚀。户枢：门轴。　蝼（lóu 楼）：蝼蚁。蚁善蚀木。此作动词用，即生虫蛀蚀。

②形气：形体和气。古代医家把人体生理上的新陈代谢、内部机能的活动功能称为气。

③精：精气。

④处：处于，在也。　肿：头肿。　风：面肿。

⑤挶（jú 局）：耳病。

⑥䁾（miè 蔑）：眼疾。　盲：瞎。

⑦鼽（qiú 求）：鼻病。　窒：鼻塞不通。

⑧张：腹部胀满。今写作胀。　府：小腹病。毕沅：“府为疛之误。”

疛（zhǒu 舟的上声）：与府相通。

⑨痿、蹷：参见3·3注①②。

【译文】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是因为不停运动的缘故。人体的形气也是这样，形体不运动，精就不流通，精不流通，气就郁结。郁结之气在头部，就会头肿面肿，在耳部就会耳痛耳聋，在眼部就会眼痛眼瞎，在鼻部就会鼻痛、鼻塞不通，在腹部，就会腹胀、腹痛，在脚部就会脚痛、萎弱。

【原文】

12.4 轻水所多秃与瘿人①，重水所多尰与躄人②，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③，苦水所多尪与伛人④。

【注释】

①轻：分量少。与重相对。 所：处所，即地方。 秃：秃发。 瘿（yǐng 影）：通喑，指失音病。

②重：分量多。尰（zhǒng 肿）：脚肿。躄（bì 壁）：脚不能行走。

③辛：辛辣。 疽（jū 居）：痈疽。即恶疮。 痤（cuó 错的阳平声）：即痤疮。

④尪（wāng 汪）：脊痛的人。高诱注："突胸仰向疾也。"即今之鸡胸。伛（yǔ 予）：曲背病。

【译文】

水少的地方，多有秃发和失音的哑巴，水多的地方，多有脚肿与不能行走的人，水甜的地方，多有善良美好的人，水辣的地方，多有痈疽恶疮和痤疮的人，水苦的地方，多有胸部突出的鸡

胸病和弯腰驼背的人。

【原文】

12.5 凡食无强厚①，味无以烈味重酒，是以谓之疾首。食能以时，身必无灾。凡食之道，无饥无饱，是之谓五藏之葆②。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将之以神气③。百节虞欢④，咸进受气⑤。饮必小咽，端直无戾⑥。

【注释】

①“凡食无强厚”三句：陈本引用宋慈衷曰：“当读‘凡食无强厚’句，‘烈味重酒’句，‘是以谓之疾首’句，庶文义串通，‘味无以’三字衍文。”是，宜从。　强厚：具有强烈厚味的食物。　烈味：味浓烈的食物。　重酒：酒味浓的酒。　疾首：致病的开始。

②五藏之葆：五藏：今作五脏。指心、肝、脾、肺、肾五种器官。古代医家认为胃为五脏之本，如果使之太饥太饱，都会带来疾病。　葆：安。胃一调和，五脏就安。

③将：养。　神气：即精气。

④百节：人全身的关节。　虞：同娱，舒适。

⑤受气：接受精气之养。

⑥戾（lì 利）：乖张，暴戾。

【译文】

凡吃，不要吃强烈厚味的食物，凡饮，不要饮味烈味浓的酒，因为这些是致病的开始。按时进食，人体必定没有灾害。大凡饮食的原则，是不要过饥或过饱，这样五脏就会舒适安宁。一定要吃可口的食物，精神调和，容貌端正，养息自己的精气。使周身关节都舒适得体，都能接受精气的将养。饮食时，一定要慢慢咽，坐要端正，不要狼吞虎咽。

【原文】

12.6　今世上卜筮祷祠①，故疾病愈来。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于招②，何益于中？夫以汤止沸③，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故巫医毒药④，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贱之也，为其末也。

【注释】

①上：通尚，崇尚。　卜筮：古时预测吉凶，用龟甲称卜，用蓍（shī 诗）草称筮，合称卜筮。　祷祠：谓向神求福及得福后报赛以祭。求福谓祷，得福报赛曰祠。

②修：修理整治。　招：箭靶子。

③沸：沸水，热水。

④巫医：古代以祝祷为主兼用一些药物为人消灾治病的人。　毒药：治病的药，因其味多苦辛，故称毒药。

【译文】

现在世上崇尚占卜祈祷，所以疾病反而增加。比如射箭的人，射而不中，反而去修理箭靶，这对于要射中有什么益处呢？用热水来制止水沸，沸水更加不能制止，撤去那火，沸就停止了。所以说，巫医、药物，只能驱鬼治病，所以古人轻视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对人的养生来说，只是细微末节罢了。

先　己

【题解】

《先己》是《季春纪》的第三篇，仍讲述与生有关之事。文章

从论述为君之道的角度出发，指出所谓先己，即先治己身，故说“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又说：“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治身之法，又在于“无为”、“顺天”。顺应天性，人就可以聪明长寿。长寿，正是讲的生存问题。

【原文】

13·1　三曰：

汤问于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①？”伊尹对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将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啬其大宝②。用其新③，弃其陈，腠理遂通④。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⑤。此之谓真人⑥。

【注释】

①取：治。　若何：怎么办。

②啬：高诱注：“啬，爱也。”　大宝：高诱注：“大宝，身也。”

③用其新：毕沅曰：“此即《庄子》所云：‘吐故纳新’也”。

④腠理：中医学名词，指皮下肌肉之间的空隙和皮肤、肌肉的纹理。为渗泄及气血流通灌注之处。

⑤天年：自然的寿数。

⑥真人：道家称修炼得道或成仙的人。

【译文】

第三是：

汤问伊尹说：“要治理天下应该怎么办？”伊尹回答道：“要治理天下，天下是不可治理的。如果说可以治理的话，要先从治身开始。”大凡事情的根本，一定要从先治身开始，爱惜自己的身体。吐故纳新，肌理就会通畅。精气天天更新，邪气完全除去，达到他应享受的自然寿数。这样的人就叫得道的真人。

【原文】

13·2 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响者不于响于声[1]，善影者不于影于形[2]，为天下者不于天下于身[3]。《诗》曰："淑人君子[4]，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言正诸身也[5]。故反其道而身善矣[6]；行义则人善矣[7]；乐备君道[8]，而百官已治矣，万民已利矣。三者之成也，在于无为[9]。无为之道曰胜天[10]，义曰利身，君曰勿身[11]。勿身督听[12]，利身平静[13]，胜天顺性。顺性则聪明寿长，平静则业进乐乡[14]，督听则奸塞不皇[15]。故上失其道则边侵于敌，内失其行，名声堕于外。是故百仞之松，本伤于下，而末槁于上；商、周之国，谋失于胸[16]，令困于彼[17]。故心得而听得[18]，听得而事得，事得而功名得。五帝先道而后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教而后杀[19]，故事莫功焉；五伯先事而后兵，故兵莫强焉。当今之世，巧谋并行，诈术递用[20]，攻战不休，亡国辱主愈众，所事者末也[21]。

【注释】

①善响：使回声改善。

②善影：使身影改正。高诱注："形正则影正。"

③"为天下者"句：言治理天的不注意天下而注意于自身。

④"淑人君子"四句：见《诗经·曹风·鸤鸠》。 淑人：善良的人。仪：容仪 忒（tè 特）：差错。 是：此。 正是：使此正。 四国：四方各国。

⑤诸："之于"的合音。

⑥反其道：陈本："犹言反其正身之道则身善矣。"

⑦"行义"句：施行仁义则人趋向于善。

⑧备：通服，实行，施行。　君道：为君之道。此指无为而治之道。

⑨无为：道家主张清静虚无，顺应自然称为无为。

⑩胜天：顺从天意。

⑪勿身：不自利其身。

⑫督：正。　督听：即正听，不偏听。

⑬利身平静：陈本："行仁义以利民人之身，则民人安静。"

⑭乐乡：即乐向其化。　乡：通向。

⑮皇：通惶。惶惑。

⑯谋失于胸：指谋划不当。

⑰彼：指人民、臣下。

⑱"心得而听得"三句：陈本："犹言心得其理则听得其正，听得其正则事得其治，事得其治则功名得其成。"

⑲三王：指夏、商、周三代君主。具体指哪三人，各说不一。

⑳递：更迭，一个接一个。

㉑事：治。

【译文】

从前的先圣王能成就自身的修养，天下大业就自然得以成就，先圣王能治其身，天下就得到治理。所以要使回声改善，不在于改善回声而在于改善自己的声音，要使身影端正，不在于改善身影而在于改善自身的形体，治理天下不在于天下而在于自身的修养。《诗经·曹风·鸤鸠》说："善良的君子，他的仪容没有差错。他的仪容没有差错，就能使四方各国走正道"，这就是说的自身正。所以自身正就会得到完善；施行仁义国人就会趋向于善；乐于施行无为而治之道，百官就会得到治理，人民也会获得实利。这三方面的完成，在于顺应自然、清静无为。无为之道就叫顺从天意，施行仁义就叫利身，君主施行君道切勿自利其身。不自利其身，就不会偏听，施行仁义以利人民之身，人民就会安静，顺从天意，顺从本性。顺从本性就会聪明长寿，平和安静，事业就会进展，人

民也乐于接受教化，不偏听，奸邪就被堵塞，君主不至于惶惑。所以君主失其君道，边境就被敌人侵犯，国内失抚民之行，名声在外就受败坏。因此，百仞高的松树，如果根受了伤，树枝就会枯干；商、周两代的末叶，由于谋划不当，所施号令臣民不从，致使国家受到困挠。所以说，心明其理，则闻听就会正确；闻听正确，则百事就得到治理；百事得到治理，那功名就会获得。五帝先施行道然后才施行德，所以没有比五帝的德行更盛大的，三王先施行教化然后才杀伐，所以治事没有不成功的；春秋五霸先注重礼让，然后才用武力，所以没有谁的武力有五霸强大的。现今的世上，各种巧妙的计谋一同施行，奸诈的骗术，一个接一个的使用，战争不断，被灭亡的国家和受羞辱的君主愈来愈多，其原因，就是这些亡国的君主所做的都不是根本而是细微末节。

【原文】

13·3 夏后相与有扈战于甘泽而不胜①，六卿请复之②，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浅③，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于是乎处不重席④，食不贰味⑤，琴瑟不张⑥，钟鼓不修⑦，子女不饬⑧，亲亲长长⑨，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⑩。故欲胜人者必先自胜⑪，欲论人者必先自论⑫，欲知人者必先自知。

【注释】

①夏后相：当是夏后启之讹。夏后启即夏启，亦称夏后开。姒姓，禹之子。禹死后继王位。 有扈：古国名。夏后启立，有扈不服，夏后启灭之，其子孙以国为姓。故址在今陕西省户县北。有扈因与夏同姓，故恃亲而不恭。有，词头。 甘泽：古地名，亦单称甘，在今陕西省户县。

②六卿：上古天子有六军。六军之主将称六卿。 请复之：又请战。

③浅：狭，窄小。

④居：居处。　重席：两层席。
⑤贰味：重味，指多种菜肴。
⑥张：陈设，张设。
⑦修：修整。
⑧饬：通饰，矫情饰貌。
⑨亲亲长长：第一个亲和长作动词用。即亲爱亲族，尊爱长辈。
⑩期年：一周年。
⑪自胜：陈本："谓惟自身无瑕者可以戮人。"
⑫自论：陈本："自身无阙然后可论人。"

【译文】

夏后启与有扈在甘泽作战没有获胜，六军将领请求再次作战，夏后启说："不行。我国地域不小，人民不少，战而不能胜，是我恩德太少和教化不善的缘故。"于是夏后启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居处不用两重席，饮食不用多种菜，琴瑟不张设，钟鼓不修整，子女也不许矫情饰貌，亲爱亲族，尊爱长辈，尊敬贤人，使用能人，一年后有扈氏来臣服。因此，想要战胜别人，必定要先使自身没有缺陷，想要评论别人，必定要先使自身没有缺点，要想知道别人，必定要先知道自己。

【原文】

13·4　《诗》曰："执辔如组①。"孔子曰："审此言也可以为天下。"子贡曰："何其躁也②？"孔子曰："非谓其躁也，谓其为之于此，而成文于彼也③，圣人组修其身④，而成文于天下矣。"故子华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⑤，大水深渊成而鱼鳖安矣，松柏成而涂之人已荫矣。"

【注释】

①引诗见《诗经·郑风·大叔于田》和《邶风·简兮》。 辔：驾驭牲口的缰绳。 组：用丝织成的宽带子。古时一车四马，每马两条缰，四马八条缰，两条系在车，六条由驾车人掌握。技术熟练的牵着六条缰绳，有条不紊，像一排正在编织的丝组。

②躁：陈本："躁，犹言急躁。此处表明子贡解《诗》之角度与孔子不同。《毛诗·简兮》云'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则'执辔如组'是描写万舞；《大叔于田》云：'大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则'执辔如组'是描写驰骋；子贡以为治天下如万舞（万舞是武舞），驰骋则是急躁，故说'何其躁'。孔子理解此诗则有所不同，以为执辔调马如组织之有条不紊，文理斐然，以此理而治天下，则天下亦必安平不乱，以此理而修身，则身修而天下亦治矣，故曰'为之于此而成文于彼也，圣人组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矣。'"

③文：花纹。指驾驭马缰绳，整整齐齐，像织花纹一样。下句的"文"字，据上下文意，指治天下事业的完成。

④组修其身：陈本："犹言如组织之理以修其身。"

⑤穴者：指穴居动物。

【译文】

《诗》说："手执缰绳驭马，像一排正在编织的丝组。"孔子说："明了这句诗的含义就可以治理天下了。"子贡说："照《诗》的意思，用驾车驰骋去治理天下，何以这样急躁呢？"孔子说："这句诗不是说的急躁，而是说驾车者操持缰绳，有条不紊，编织于此，纹理斐然，成之于彼也，圣人用驾车编织之理以修其身，便可完成治理天下的大业。"所以子华子说："丘陵形成了，穴居的动物就可安身了，大水深渊形成了，鱼鳖就可安身了，松柏成活了，行路人就能在树荫下休息乘凉了。"

【原文】

13.5　孔子见鲁哀公[①]，哀公曰："有语寡人曰：'为国家者，为之堂上而已矣[②]。'寡人以为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闻之：'得之于身者得之人[③]，失之于身者失之人。'不出门户而天下治者，其唯知反于己身者乎[④]！"

【注释】

①鲁哀公：鲁定公子，名蒋。前494～前468年在位。

②为之堂上：在朝堂上治理。即不出门户治理。　之：代国家。

③得之于身：指自身有所得。　得之人：即得之于人。

④反于己身：反回到修养自身的原则上去。

【译文】

孔子谒见鲁哀公，哀公说："有人告诉我说：'治理国家的人，在朝堂上治理就可以了。'我认为这是迂腐不切实际的言论。"孔子说"这不是迂腐不切实际的言论。我曾听说：'自身有所得的人，在别人那里也会有所得，自身有所失的人，在别人那里也会有所失。'不出门能把天下治得好，唯有那些知道修养自身的人才能做到。"

论　　人

【题解】

《论人》是《季春纪》的第四篇。论人，即评论人、识别人。全文主要论述了人君评论人和识别人的方法。作者从"反诸己"和

"求诸人"两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现实生活中有其一定的借鉴意义。

【原文】

14.1 四曰：

主道约①，君守近②。太上反诸己③，其次求诸人。其索之弥远者④，其推之弥疏⑤；其求之弥疆者⑥，失之弥远⑦。

【注释】

①主道约：陈本："约犹简约。简约即前篇所言之'无为'。'主道约'者，犹言为主之道在于无为。"

②君守近：陈本："犹言为君之操守在于身。" 守：操守。即执持善行，固守志节。

③太上：最上。

④索：求。 弥：益，更加。

⑤推：去。 疏：远。

⑥弥：同无。弥疆：即无疆，无穷。

⑦失之弥远：据上下文义，"失"字前夺"其"字。

【译文】

第四是：

为君之道在于无为，为君的操守在于自身。首先是从自身求得，其次才是求之于别人。越向远处求索，离开它就越远；越向无穷处求索，失去的就会越多。

【原文】

14.2 何谓反诸己也①？适耳目②，节嗜欲，释智谋③，

去巧故[4]，而游意乎无穷之次[5]，事心乎自然之涂[6]，若此则无以害其天矣[7]。无以害其天则知精[8]，知精则知神[9]，知神之谓得一[10]。凡彼万形，得一后成。故知一[11]，则应物变化，阔大渊深，不可测也。德行昭美[12]，比于日月，不可息也。豪士时之[13]，远方来宾[14]，不可塞也。意气宣通[15]，无所束缚，不可收也[16]。故知知一，则复归于朴[17]，嗜欲易足，取养节薄[18]，不可得也[19]。离世自乐，中情洁白，不可量也[20]。威不能惧，严不能恐，不可服也。故知知一，则可动作当务[21]，与时周旋[22]，不可极也。举错以数[23]，取与遵理，不可惑也。言无遗者[24]，集肌肤[25]，不可革也。谗人困穷，贤者遂兴，不可匿也。故知知一，则若天地然，则何事之不胜，何物之不应？譬之若御者，反诸己，则车轻马利[26]，致远复食而不倦。昔上世之亡主，以罪为在人[27]，故日杀僇而不止[28]，以至于亡而不悟。三代之兴王，以罪为在己，故日功而不衰，以至于王。

【注释】

①也：同“邪”，即疑问词“耶”

②适：使动用法。使……适度。　耳目：指声色而言。

③释：舍弃。

④巧故：高诱注：“伪诈也。”

⑤游意乎无穷之次：陈本：“犹言心意遨游于广大无际之空间，无所拘束。”　乎：同于。　次：间，际。

⑥事心乎自然之涂：陈本：“犹言任其心于无为之途。”　事：任。　自然之涂：指无为的境地。　涂：同途。

⑦天：陈本：“‘天’字当训为性。”

⑧精：精微。

⑨神：指事理神妙。

⑩一：道。我国古代思想家用以称宇宙万物的原始状态。《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故下句有"得一后成"之说。

⑪故知一：王念孙校本重"知"字。即应为"故知知一"。知一：得一。

⑫昭美：光明美好。

⑬时之：时时到来。之：至。

⑭宾：归服，顺从。

⑮意气：精神。 宣通：疏通，畅通。

⑯收：毕沅认为"收"当作"牧"。陈本："'收'即'牧牛'、'牧羊'之牧，有看守之意。"

⑰朴：本。

⑱养：养身之物。 节：节制。 薄：少。

⑲得：犹夺。高亨曰："此文乃言人之嗜欲难足，取养奢厚者，可以官爵利禄夺之；若其嗜欲易足，取养节薄者，则不可以官爵利禄夺取之也。"

⑳量：陈昌齐认为乃"墨"字之讹。是。

㉑可：陈昌齐认为"可"当衍。 当务：指合于事理。

㉒周旋：古代行礼时进退揖让的动作。后引申为交往、交际应酬。

㉓举错：同举措。即举止，举动。 数：术。指道理和谋略。

㉔言无遗者：高诱注："遗，失也。《孝经》曰：'言满天下无口过'，此之谓也。"意即所说的话是没有错误的。

㉕集肌肤：当是"集于肌肤"之误，夺"于"字（依许维遹说）。陈本："谓接于人之肌肤为人所感觉而知之也。"集：同接。

㉖"车轻马利"二句：陈本："盖谓其御之善，使车马轻而快，既致远道，而又需时甚少，仅食时即可返还，且不觉疲倦也。" 利：疾。 复：有去而返回之义。

㉗以罪为在人：把罪归在他人身上。

㉘僇：通戮。杀戮。

【译文】

什么叫向自身求得呢？使声色适度，节制嗜好欲望，舍弃智

慧谋略，除去虚伪欺诈，让自己心意遨游于广大无际的空间，任其心意在无为境界，像这样就不会危害其本性了。不危害其本性就能知事物的精微，知道事物的精微就能知道事理的神妙，知道事理的神妙就叫做得道。凡万物万形，得道后就能生成。因此，知道了道，就能适应万物的变化，阔大渊深得不可度测。德行光明美好，比并于日月而永不息灭。豪杰之士时时到来，远方也来归服，这是不可遏制堵塞的。精神畅通，无所束缚，不可拘禁。因此，知道了道，就会返朴归真，嗜好欲望容易满足，摄取养生之物就会少而有节制，即使用高官厚禄来夺取也是不可能的。这样，自然会超脱人世，自得其乐，心中洁白得不可污染。威武不能使其惧怕，严厉不能使其恐慌，一切都不能使他屈服。因此，知道了道，一切动作都合于事理，能与时交际应酬，永无穷尽。举止合于原则，取与遵守事理，永不受迷惑。所说的话没有错误，接于人的肌肤为人所感而有所知是不可变更的。讲别人坏话的人受到穷困，贤才之士显达兴起，不会隐匿。因此，知道了道，就会像天地一样，什么事不能胜任？什么物不能适应？比如驾车的人，如果能严格要求自己，掌握了驾车技术，就能使车马轻而快，既能至远道而又需时甚少，仅一顿饭的时间即可返回，且不觉疲倦。从前那些国灭身亡的君主，认为罪过在别人，因而天天杀人不止，以至于国灭身亡了还不醒悟。禹、汤、文王等兴旺发达的君主，则认为罪过在自己，因而事业天天有成，永不衰减，以至于称王天下。

【原文】

14·3　何谓求诸人？人同类而智殊，贤不肖异，皆巧言辩辞，以自防御，此不肖主之所以乱也。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1]，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

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②]，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③]，怒之以验其节[④]，惧之以验其特[⑤]，哀之以验其人[⑥]，苦之以验其志，八观六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论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隐[⑦]。何谓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谓四隐？交友故旧邑里门郭。内则用六戚四隐，外则用八观六验，人之情伪贪鄙美恶无所失矣，譬之若逃雨[⑧]，污无之而非是。此圣王之所以知人也。

【注释】

①通：通达，显达。 礼：礼遇。

②习：陈本："习谓近习。"近习，指君主亲信的人。

③僻：邪。

④节：陈本："节犹言约束。"又曰"激怒之以验其是否能自约束，即验其是否有涵养功夫。"

⑤特：疑当为"持"字（依李宝洤说）。持谓持守。相当于今之矜静。

⑥"哀之"句：陈本："谓使之悲哀，验其是否不变其为人。"人作"为人"讲。

⑦六戚：六亲。 四隐：指交友、故旧、邑里、门郭四种关系的人相互依凭。 邑里：乡亲，邻居。 门郭：当作"门郎"（依孙诒让说）。即指皇帝左右亲近的人。

⑧"譬之"二句：陈本："犹言譬之若逃雨，无濡湿者乃不可能也。"污：同濡，沾湿。

【译文】

什么叫向别人求索呢？人虽同类而智慧却不同，贤与不肖虽相异，但都欲自掩其过，所以要用巧言辩辞来掩饰自己，以防他人的嫉妒，这正是不肖的人主惑乱的原因，大凡评定人，如果他

通达，就观察他礼遇的是什么人，如果他显贵，就观察他进荐的是什么人，如果他富有，就观察他赡养的是什么人，如果他听言，就观察他是否去实行，如果他无事，就观察他的所好，如果他亲近君主，就观察他所进的言论，如果他穷困，就观察他是否接受非分之财，如果他贫贱，就观察他是否不做非分之事，使他高兴，用以检验他的操守，使他快乐，用以检验他是否有邪念，使他发怒，用以检验他是否有涵养，使他惧怕，用以检验他是否冷静，使他悲哀，用以检验他是否保持为人的本质，使他痛苦，用以检验他是否有意志，以上说的八种观察方法及六种检验方法，就是贤明君主用来评定人的方法。在评论人时，还必须依靠六戚四隐。什么叫六戚呢？即父母兄弟妻子六种亲属。什么叫四隐呢？即交友、故旧、邑里、门郭四种相依的关系。在内则用六戚四隐，在外则用八观六验，这样，在评论人们的真情虚伪、贪鄙美恶时，就不会有所失误，比如逃避雨水，如果所往之处无一不是雨水，要想不打湿衣物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圣人之所以知人的原因。

圜　道

【题解】

《圜道》是《季春纪》的第五篇，也即整个《春纪》的最后一篇。圜通圆。圆道，即周而复始、运行无穷。天地乃至万物都按一定的规律运行变化，永无终极。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也如天地之道。那么，如何使其统治能合于规律永传下去，这就要求为君者不要违背这个道。以传位而言，应传贤而不传子。这种观点，表明了作者对世袭权位的批判，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原文】

15·1 **五曰：**

天道圜[1]，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之圜也？精气一上一下[2]，圜周复杂[3]，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4]，故曰地道方。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5]，其国乃昌。

【注释】

①圜：通圆，周而复始地环绕着运行不穷谓之圆。

②精气一上一下：陈本："精气一上一下，合而为万物，是阴阳消息于万物之中，万物又分为阴阳，阴又上，阳又下，故曰'圜周复杂，无所稽留'也。"

③杂：犹匝。圜周复杂，即周绕往复循环。

④不能相为：不能互相代替对方的职守。

⑤不易：不改变其职。

【译文】

第五是：

天的道理是圆的，地的道理是方的，圣王效法它们，所以建立了上下君臣的关系。为什么说天道是圆的呢？阴阳之气一上一下合而为万物，周绕往复循环，永不停止，所以说天道是圆的。为什么说地道是方的呢？万物不同种类，不同形状，各有各的职能，不能相互代替，所以说地道是方的。人主操持着圆道，人臣处守着方道，方道圆道不改变其职能，国家才会繁荣昌盛。

【原文】

15·2 日夜一周[1]，圜道也。月躔二十八宿[2]，轸与角属[3]，圜道也。精行四时[4]，一上一下各与遇[5]，圜道也。

物动则萌[6]，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7]，杀乃藏[8]，圜道也。云气西行，云云然冬夏不辍[9]；水泉东流，日夜不休[10]；上不竭[11]，下不满；小为大[12]，重为轻；圜道也。黄帝曰："帝无常处也[13]，有处者乃无处也。"以言不刑蹇[14]，圜道也。人之窍九，一有所居则八虚[15]，八虚甚久则身毙。故唯而听[16]，唯止；听而视，听止。以言说一[17]，一不欲留，留运为败，圜道也。一也齐至贵[18]，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而万物以为宗。圣王法之，以令其性[19]，以定其正[20]，以出号令。令出于主口，官职受而行之，日夜不休，宣通下究[21]，瀸于民心[22]，遂于四方[23]，还周复归，至于主所，圜道也。令圜则可不可，善不善无所壅矣[24]。无所壅者，主道通也。故令者，人主之所以为命也，贤不肖安危之所定也。人之有形体四枝[25]，其能使之也，为其感而必知也，感而不知，则形体四枝不使矣。人臣亦然，号令不感，则不得而使矣。有之而不使，不若无有。主也者，使非有者也，舜、禹、汤、武皆然。

【注释】

①日夜一周：陈本："犹言昼夜为一周也。"

②躔（chán 缠）：日月星辰运行的度次。　月躔：亦作月逭。指月球运行。　二十八宿：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把周天黄道（太阳和月亮所经天区）的恒星分成二十八个星座。东方有角、亢、氐、房、心、尾、箕（苍龙七宿）；北方有斗、牛、女、虚、危、室、壁（玄武七宿）；西方有奎、娄、胃、昴、毕、觜、参（白虎七宿）；南方有井、鬼、柳、星、张、翼、轸（朱鸟七宿）。

③轸（zhěn 诊）：二十八宿之一，朱鸟七宿的最末一宿。有星四颗。　角：二十八宿之一，苍龙七宿的第一宿。有星二颗。　属（zhǔ 主）：连接。

轸、角二星一首一尾，刚巧相接。

④精：精气，即阴阳之气。陈本："春夏为阳，秋冬为阴，故曰'精行四时'。阴气上腾，阳气下降，相合而成万物，故曰'一上一下各与遇'。"

⑤遇：会合。指阴阳之气会合而成万物。

⑥动：发生。　萌：物始者为萌。

⑦杀：指死。

⑧藏：形隐不见。陈本："萌、生在春，长、大在夏，成、衰在秋，杀、藏在冬。"

⑨云云然：云气周旋回转之状。云：高诱注："云，运也。"陈本："西行之云，降而为雨，水泉遂涨，因而东流，东流入海，又腾上而成云，故是圜道。"　辍（chuò 错）：中止，停止。

⑩休：息。

⑪上不竭，下不满：陈本："此承上文'云气西行'、'水泉东流'言，则'上'指云气，'下'指水泉流入之海。谓云气无尽之时，海亦无满之日。"

⑫小为大，重为轻：小指泉。大指海。重指水。轻指云。高诱注："小者泉之源也，流不止也，集于海，是为大也。水湿而重，升而为云，是为轻也。"

⑬帝：天帝。　常：永恒不变。　处：居处。帝无常处：古人认为天是动的，所以说"无常处"。即无永恒不变之处所。

⑭刑蹇（jiǎn 简）：犹刑克。即岁行与五行生克。这是星相术语。陈本："帝既无常处，有处即无处，故无岁刑与五行之生克。是以帝之无常处，所以说明不刑克也。"

⑮居：高诱注："居犹壅闭也。"陈本："谓一窍有所闭塞则八窍皆虚而不实。"　虚：此指病。

⑯唯而听，唯止：陈本："唯即'唯诺'之唯。"　唯诺：即答应人。这句说：答应人时若要听，答应就应停止。即一心不两用之义。

⑰"以言说一"三句：一：道。　运：运行。　留：停滞。　留运：即停止运行。　败：伤害。

⑱一也齐至贵：陈本："帝与道均是至贵，故此谓'一也齐至贵'，犹言道与帝之至贵相齐等也。"又说："明阴阳家以帝为最高主宰，不在于万物之中；而道则在万物之中，与万物周旋：帝与道之分别，甚为明显。由此更可明此文用'齐'字之旨，盖帝是最高主宰，是至贵；而道则与帝之至贵相齐

等，故曰‘一也齐至贵’。”

⑲令：善。

⑳定：安。　正：通政。

㉑宣通下究：宣：遍，周遍，普遍。　究：穷极，终极。

㉒ 瀸（jiān 尖）：和洽。

㉓遂：达。

㉔可不可、善不善无所壅：可之事、不可之事、所善之事、所不善之事，皆能通行无阻，官吏不敢壅蔽。

㉕四枝：即四肢。枝通肢。

【译文】

太阳运行一昼夜，就是一周，就是圆道。月亮运行二十八宿，始于东方的角星，终于南方的轸星，轸星与角星相连接，就是圆道。阴阳之气四季运行，阴气上腾，阳气下降，相合而成万物，就是圆道。万物一动就会萌芽，萌芽后就会滋生，滋生后就会成长，成长后就会壮大，壮大后就会成熟，成熟后就会衰微，衰微后就会死亡，死亡后就会形隐不见，就是圆道。云气西行，周旋回转，降而为雨，冬夏不停；水泉遂涨，因而东流，日夜不息；云气永无竭尽之时，海水永无满溢之时；水泉汇而成大海，水湿而重，升而为云，变而为轻，就是圆道。黄帝说：“天道是没有永恒不变的处所的。他有固定的住处，那就不可能无处不在了。”这话说明帝既无常处，有处即无处，运行不止，不会产生岁刑与五行生克，就是圆道。人体有九个孔窍，一个有了壅闭，其他八个就会得病，八个孔道病得太久就会死亡。所以答应人时，若要听，答应就应停止；听时若要观看，听就应停止。用言语来说道，道是不会停滞的，停止了运行，就要受到伤害，这就是圆道。天帝和道都是尊贵的，不知它的来源，不知它的端绪，不知它的开始，不知它的终极，然而万物都以它为根本。圣王取法于它，用以完善自己的天性，用以安定自己的政治措施，用以发出号令。号令从君主口

中发出，百官受而施行，日夜不停，普遍通晓，彻底下达，合于民心，达于四方，然后又旋转周复，回到君主那里，这就是圆道。号令合于圆道，那么可与不可，好与坏都能通行无阻。这样，君道就畅通无阻。所以号令这东西，人主把它看为生命，君主的贤明与不肖，国家的安全和危乱，都由它来决定。人之有四肢，而且能听从使唤，是因为他有所感觉，所以必定知道，如有所感觉而不能感知，那么形体四肢就不能使唤了。作为臣子，也是这样，如果对号令无动于衷，那么就不能使唤了。有臣子而不能使唤，不如没有。作为人主，正是要使唤不属于自己所有的，舜、禹、汤、武皆是这样。

【原文】

15·3 先王之立高官也①，必使之方②。方则分定，分定则下不相隐。尧、舜，贤主也，皆以贤者为后③，不肯与其子孙，犹若立官必使之方。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④，而与其子孙，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乱之也。何哉？其所欲者之远⑤，而所知者之近也⑥。今五音之无不应也，其分审也。宫徵商羽角，各处其处，音皆调均，不可以相违，此所以不受也⑦。贤主之立官，有似于此。百官各处其职、治其事以待主，主无不安矣。以此治国，国无不利矣；以此备患，患无由至矣。

【注释】

①立高官：下文三处见“立官”，均无“高”字，疑“高”字衍。

②方：与圆对。即上文“主执圆，臣处方”中的方。即百官各处其职，各治其事。

③后：此指继后为子嗣之人，即王位的继承人。

④世：高诱注："父死子继曰世。"

⑤所欲者之远：所希望王位世世相传，故言所欲者远。

⑥所知者之近：此指立官只知任用私所爱宠的人，故曰所知者近。

⑦受：陈本："'受'当作'侵'字之误。"是。

【译文】

先王设立官职，一定使百官各处其职，各治其事，职责分明。责职分明名份就确定了，名份确定了就不会有臣下隐私的情况出现。唐尧、虞舜是贤明的君主，皆用贤者为继承人，不肯将君位传给自己的子孙，就像设立官职一定使其职责分明一样。现在世上的君主，都想把君位用父子的形式世世代代相传下去，故传位给子孙，设立官位不能使其职责分明，这是由于私欲使其淆乱的。为什么？他们希望王位永远传下去，设立官职只知任用所私爱的人，真是想得远，看得近啊。五音没有不相应的，因其各音的职份是确定了的。宫、徵、商、羽、角五音，各处在自己的位置上，音都调和得很均匀，互相不会相违戾，这就是不相侵的原因。贤主设立官职，与此相似。百官各处其职，治理份内之事。以此为君主服务，君主就没有不安宁的。以此来治理国家，国家就没有不得到利益的；以此来防备祸患，祸患就无从产生。

孟夏纪第四　劝学　尊师　诬徒　用众

孟　　夏[1]

【题解】

《孟夏纪》凡五篇，首篇《孟夏》，依夏言长之说，是农作物继长增高的季节，希望不要毁坏庄稼，不要大兴土木，不要砍伐森林，不要举行大规模的田猎活动；劝农勤耕，不要失误农时，以免影响作物的继续成长。

【原文】

16·1　一曰：

孟夏之月：日在毕[2]，昏，翼中[3]，旦，婺女中[4]。其日丙丁[5]。其帝炎帝[6]。其神祝融[7]。其虫羽[8]。其音徵[9]。律中仲吕[10]。其数七[11]。其性礼[12]。其事视[13]。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蝼蝈鸣[14]。丘蚓出。王菩生[15]。苦

菜秀⑯。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辂⑰，驾赤骝⑱，载赤旂，衣赤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与粗。

【注释】

①“孟夏”后原衍“纪”字，今删。　孟夏：夏之四月。

②毕：星名。二十八宿之一。为白虎七宿的第五宿。有星八颗。以其分布之状像古代田猎用的毕网，故名。古人以为此星主兵、主雨。　日在毕：指太阳的位置在毕。

③翼：星名。二十八宿之一。南方朱鸟七宿中的第六宿。有星二十二颗。中：参见1·1注③。

④婺女：星宿名，即女宿。又名须女、务女。二十八宿之一。玄武七宿的第三宿。有星四颗。

⑤其：指孟夏。　丙丁：古代以十干配五行，丙丁属火，因称火为丙丁。

⑥炎帝：传说中姜姓部落的首领，与黄帝同出少典氏，以火德王天下，故称炎帝。一说炎帝乃神农氏。

⑦祝融：传说中颛项（高阳氏）后裔的一支。为高辛氏火正，死后为火官之神。

⑧虫羽：羽虫为鸟类。以凤为之长。

⑨徵（zhǐ 止）：古五音之一。

⑩仲吕：亦作中吕。六吕之一。高诱注：“仲吕，阴律也。阳散在外，阴实在中，所以旅阳成功也，故曰仲吕。”

⑪数七：高诱注：“五行数五，火第二，故曰七。”

⑫性：性情。　礼：五性之一。五性：指仁、义、礼、智、信。

⑬事：指修身之事。　视：五事之一。　五事：古代统治者修身的五件事。指貌恭、言从、视明、听聪、思睿。

⑭蝼蝈：蛙。高诱注：“是月阴气动于下，故阴类鸣，丘蚓从土中出。”

⑮王菩：即王萯。今叫王瓜。

⑯秀：开花。

⑰朱辂：亦作朱路。天子所乘之车，漆以深红色。

⑱骝（liú 留）：亦作騮。赤身黑鬣的马。

【译文】

第一是：

孟夏四月：太阳的位置在二十八宿的毕，初昏时，翼星运行在南方中天，早晨，婺女星运行在南方中天。孟夏于干支属丙丁。以火德王的炎帝为其主宰。辅佐他的是祝融。与时相应的动物是羽虫之类。其声音是五音的徵音。其时阳散在外，阴实在中，音律与仲吕相应。这时的数字为七。性情是五性之一的礼。修身之事是五事中的视明。其味苦。其臭焦。这个月要举行灶祭。祭时先用肺。这个月阴气动于下，蝼蝈鸣叫了，丘蚓也从土中出来。苦菜花开了。天子居住在南向明堂的左侧室，乘坐的是朱红色的鸾鸟铃的大车，驾着赤红色的大马，车上插着红色旗帜，身上穿着红色衣服，佩戴着红色美玉，吃的是豆子和鸡。使用的器物高而且粗大。

【原文】

16·2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斋。立夏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①，还，乃行赏，封侯庆赐，无不欣说。乃命乐师习合礼乐②。命太尉③，赞杰俊④，遂贤良⑤，举长大⑥。行爵出禄⑦，必当其位。

【注释】

①南郊：高诱注："南郊，七里之郊。"当夏天火气到来时，到城外南郊七里去迎接。七里，取夏之数七。

②乐师：官名，为大师乐之副职。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③太尉：官名。秦至西汉设置，为全国军政首脑。

④赞：禀白。　杰俊：有才能的人。

⑤遂：进。

⑥长大：形体高大的人。

⑦行爵：施行封爵。　出禄：给予 俸禄。

【译文】

这个月，又立夏。立夏前三天，太史禀告天子说："某日立夏，大德在火。"天子于是洁身斋戒准备迎接立夏日。到了立夏那一天，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大夫迎夏火气于南方七里之郊。归还后，就施行奖赏，封赏诸侯、褒奖赏赐，没有不高兴的。又命令乐师练习合演礼乐。命令太尉禀告那些有才能的人，推荐有德行的人，推举形体高大的人。封爵赐禄，一定要与他们的地位相当。

【原文】

16·3　是月也，继长增高，无有坏隳①。无起土功②，无发大众，无伐大树。

【注释】

①隳（huī 灰）：毁坏。

②土功：指土木建筑。

【译文】

这个月，物类继续生长，不得损坏。不许大兴土木，不许征发大众，不许砍伐大树。

【原文】

16·4　是月也，天子始絺①。命野虞，出行田原，劳农劝民②，无或失时。命司徒③，循行县鄙④。命农勉作，无伏于都。

【注释】

①絺（chī 痴）：细葛布。精者曰絺，粗者曰谿（xì 隙）。

②劳农：勉励农耕。 劝：鼓励。

③司徒：官名。相传少昊始置，唐虞因之。周时为六卿之一，掌管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的教化。

④循行：巡视。 县鄙：高诱注："县，畿内之县。县，二千五百家也。鄙，五百家也。司徒主民，故使循行。"

【译文】

这个月，天子开始穿细葛布衣服。命令主管田野和山林的官吏，出去视察田地原野，鼓励农民耕作，不要失掉农时。命令主管教化的官吏巡视天子领地内的县邑，命令农民努力耕作，不要藏伏在国都之中。

【原文】

16·5 是月也，驱兽无害五谷。无大田猎。农乃升麦①。天子乃以彘尝麦②，先荐寝庙。

【注释】

①升：献。

②以彘尝麦：用猪肉与麦一起品尝。彘（zhì 智）：古时称猪肉为彘。

【译文】

这个月，驱赶野兽，不让它们伤害五谷。不要大规模打猎。农民在这个月要献新麦。天子用猪肉与新麦一起品尝，尝前要先祭献祖庙。

【原文】

16·6　是月也，聚蓄百药。靡草死[1]。麦秋至。断薄刑[2]，决小辠，出轻系[3]。蚕事既毕，后妃献茧。乃收茧税，以桑为均，贵贱少长如一，以给郊庙之祭服。

【注释】

①靡草：草药名，即葶苈。

②断：判断，判决。薄刑：轻微的刑法。

③出轻系（jì 季）：高诱注："不及于刑者解出之。"

【译文】

这个月，收集百草药物。靡草等药用植物枯死了。麦子成熟的季节来到了。对轻刑和罪小的进行判决，释放那些不及刑的犯人。养蚕之事已经结束，后妃向天子进献蚕茧。这时向养蚕的人征收蚕税，以种桑树的多少来均分赋税，贵贱长幼一视同仁，用税收所得来做祭天祭祖的祭服。

【原文】

16·7　是月也，天子饮酎[1]，用礼乐。

【注释】

①酎（zhòu 宙）：重酿酒。即经过二次以至多次复酿的醇酒。

【译文】

这个月，天子与群臣饮醇酒，并用礼乐表演来佐酒。

【原文】

16·8　行之是令[1]，而甘雨至三旬。孟夏行秋令[2]，则

苦雨数来，五谷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③]，则草木早枯，后乃大水，败其城郭。行春令[④]，则虫蝗为败，暴风来格[⑤]，秀草不实。

【注释】

①行之是令：实行这个月应行的政令。

②“孟夏行秋令’四句：高诱注：“孟夏盛阳而行金气杀戮之令，水生于金，故苦雨杀谷不滋茂也。四境之民，畏寇贼来，入城郭以自保守也。” 秋：五行说秋属金，金生水，主杀气。 数：多次。 滋：长。 鄙：边邑。保：通堡。

③冬：五行说冬属水，水多则草木死，洪水泛滥，败坏城郭。

④春：五行说春属木，虫蝗起，败坏庄稼。且多风，故风暴来到。

⑤格：至。

【译文】

这个月实行应时的政令，适时而有益于农事的甘雨就会三旬三次的降落。如果这个月实行应在秋天实行的政令，那么伤害庄稼的苦雨就会多次降落，五谷不长，四处边境的人民就会因敌人的入侵而进入城郭自保。如果实行应在冬天实行的政令，那么草木就会早早枯死，接着又会有洪水泛滥，败坏城郭。如果实行应在春天实行的政令，那么虫蝗就会败坏庄稼，暴风也会来袭，草木不会结出果实。

劝　学（一作《观师》）

【题解】

《劝学》是《孟夏纪》的第二篇，阐述学所以长智。而疾学可以为圣人。有了圣人，社会就得到治理。为此，文章勉励学习，并强调学习的关键是尊师。作为教师，其首要之务是以理服人和推行仁义。这些看法，到今天，也是有其一定现实意义的。

【原文】

17·1　二曰：

先王之教，莫荣于孝，莫显于忠。忠孝，人君人亲之所甚欲也。显荣，人子人臣之所甚愿也。然而人君人亲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愿，此生于不知理义。不知理义，生于不学。学者师达而有材[①]，吾未知其不为圣人。圣人之所在，则天下理焉。在右则右重[②]，在左则左重，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矣。若此则名号显矣，德行彰矣。故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贫富[③]，而争于道。其人苟可，其事无不可，所求尽得，所欲尽成，此生于得圣人。圣人生于疾学[④]。不疾学而能为魁士名人者[⑤]，未之尝有也。疾学在于尊师，师尊则言信矣，道论矣[⑥]。故往教者不化[⑦]，召师者不化[⑧]，自卑者不听，卑师者不听。师操不化不听之术而以强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远乎？学者处不化不听之势，而以自

行，欲名之显、身之安也，是怀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恶濡也。

【注释】

①师达：指师的通达者。

②“在右则右重”二句：即圣人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就会因此被人尊重。

③争：计较。

④疾学：努力学习。　疾：力。

⑤魁士：杰出之士。

⑥论：陈本：“此‘论’字最正确之意义为议论某事物而彰明之。”

⑦往教：教师去学生处教。　不化：不能感化学生。

⑧召师：学生召呼教师去教。　不化：不被教师感化。

【译文】

第二是：

先王的教化中，没有什么比孝更荣耀的了，没有什么比忠更显耀的了。忠和孝，是国君和父母所最希望得到的。孝的荣和忠的显，是人子和人臣所最愿意得到的。然而有的国君和父母得不到他们最希望得到的，人子和人臣也得不到他们最希望得到的，这是由于不知义理而产生的结果。不知义理，是由于不努力学习。学习的人，如果他的老师既通达而又有才干，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人不成圣人的。有圣人在，那么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圣人在左，左那个地方就会被人尊重，圣人在右，右那个地方就会被人尊重，所以说，古代的圣王没有不尊敬教师的。尊敬教师就不会去计较教师的贵贱和贫富。像这样，名号就显耀了，德行就彰明了。所以教师在施教时，也不计较学生的轻重、尊卑、贫富，而计较的是他们对道的态度。如果那人的道可以，那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所

追求的会完全得到，所希望的会完全成功，这些是由于有了圣人才实现的。圣人产生于努力学习的人。不努力学习而能成为杰出的人物，我还没有听说过。努力学习全在于尊敬教师，教师受到尊敬，他们的话才会被人相信，他传授的道才会彰明显著。所以，教师到学生那儿去进行教育，学生是不会受感化的，学生召唤教师去教育，学生也是不会受感化的，有自卑感的教师，学生不会听信他的教育，轻视教师的学生，当然也不会听从教师的教导。教师用不会受感化和不听从教导的方法勉强施教，希望道能够施行、自家受到尊敬，不是离得很远吗？学生处于不受教化和不听教导的地位，又各行其事，希望名声显耀，自身平安，这就像怀着腐臭的东西，而希望芳香，又像进入水中而讨厌沾湿那样，能做得到吗？

【原文】

17·2　凡说者[①]，兑之也[②]，非说之也[③]。今世之说者，多弗能兑，而反说之。夫弗能兑而反说，是拯溺而硾之以石也[④]，是救病而饮之以堇也[⑤]，使世益乱；不肖主重惑者[⑥]，从此生矣。故为师之务，在于胜理[⑦]，在于行义。理胜义立则位尊矣，王公大人弗敢骄也，上至于天子，朝之而不惭[⑧]。凡遇合也[⑨]，合不可必[⑩]，遗理释义以要不可必[⑪]，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难乎？故师必胜理行义然后尊。

【注释】

①说：说教。

②兑：陈本："兑、锐古通。""兑亦当为口才捷利之意。"

③说：此通悦。非说之："非学者之意而喜悦之也。"下文两个"反说"中

“说”字用法同。

④硾（zhuì 坠）：系上重物，使之下沉。

⑤堇（jǐn 仅）：药名，即乌头。有毒。

⑥重：深，甚。

⑦胜理：以理取胜，即以理服人。

⑧朝之：此指天子朝拜教师。

⑨遇合：指师徒相得。

⑩必：此有实现义。

⑪要：高诱注：“要，求也。”

【译文】

凡说教者，是以敏捷的口才来说服人，不是去取悦于人。现在世上的说教者，大多不能以敏捷的口才去说服人，反而去取悦于人，就像拯救落水的人反而系上石头使之下沉，像救治病人反而拿有毒的乌头给他吃那样，只会使社会更加混乱；不肖的君主更加迷惑，正是由此产生的。所以做教师的要务，在于以理服人，在于实行仁义。能以理服人，又能使仁义建立，那么教师的地位就会尊贵，王公大人对教师也不敢怠慢，上至于天子，要朝拜老师也不会惭愧。大凡师徒相得是很不容易实现的，不以理服人，不行仁义而要去追求不容易实现的东西，想要使人尊敬他，不是太困难了吗？所以说，教师一定要以理服人和实行仁义，然后才能受到尊敬。

【原文】

17·3 曾子曰①：“君子行于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师者可知也。夫无父而无师者，余若夫何哉②？”此言事师之犹事父也。曾点使曾参③，过期而不至，人皆见曾点曰：“无乃畏邪④？”曾点曰：“彼虽畏，我存，夫安敢畏？”

孔子畏于匡⑤，颜渊后⑥，孔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颜渊之于孔子也，犹曾参之事父也。古之贤者，与其尊师若此，故师尽智竭道以教。

【注释】

①曾子：即曾参。参见9·3注⑥。

②余：指父和师以外的人。　夫：同彼，指无父无师的人。全句是说，对于那些眼中无父亲和老师的人。又能怎么样呢？

③曾点：字皙（xī 析），曾参的父亲。孔子的弟子。　使：派遣。

④无乃：表示对动作行为的揣测、估计。可译为恐怕。　畏：此指死。

⑤畏：此通围。

⑥颜渊：名回，字子渊，一作颜渊，为孔子得意门人，以德行见称。他贫而好学，笃于存仁，虽箪食瓢饮，不改其乐。年32死。后人称为"复圣"。

【译文】

曾子说："君子在道路上行走，他们中有父亲的可以看出来，有老师的也可以看出来，对于那些眼中无父亲和老师的人，我能对他们怎么样呢，"这是说事奉老师要像事奉父亲一样。曾点派曾参外出，超过了预期还不回来，人们去见曾点说："恐怕死了吧？"曾点说："即使要死，我还活着，他哪里敢死？"孔子被围在匡地，颜渊最后才到，孔子说："我以为你死了。"颜渊说："老师在，我哪里敢死？"颜回对待孔子，就像曾参事奉父亲那样。古之圣者，他们尊敬老师就是这样，所以老师能竭尽他们的智慧把全部道义教授给学生。

尊 师

【题解】

本篇为《孟夏纪》的第三篇，从学可以长智的观点出发，阐述了尊敬老师和重视学习的重要。文章首先列举了十六位尊师的圣贤，强调古代尊师是一种美德；再举六个有罪的人，因努力学习，最后都成为名扬天下的贤者，受人尊敬，借以说明学习的重要；最后又阐明尊师和从师学习的主要办法，再一次强调了尊师和学习对人成长的不可或缺。

【原文】

18·1 三曰：

神农师悉诸①，黄帝师大挠②，帝颛项师伯夷父③，帝喾师伯招④，帝尧师子州支父⑤，帝舜师许由，禹师大成贽⑥，汤师小臣⑦，文王、武王师吕望、周公旦⑧，齐桓公师管夷吾，晋文公师咎犯、随会⑨，秦穆公师百里奚、公孙枝⑩，楚庄王师孙叔敖、沈尹巫，吴王阖闾师伍子胥、文之仪，越王勾践师范蠡、大夫种。此十圣人六贤者⑪，未有不尊师者也。今尊不至于帝，智不至于圣，而欲无尊师，奚由至哉？此五帝之所以绝，三代之所以灭。

【注释】

①悉诸：亦称悉老。传说为神农的老师。

②大挠：传说为黄帝的老师，曾作甲子。

③颛顼（zhuānxū 专需）：传说中炎黄联盟的首领之一。号高辛氏，下分八个氏族。活动地点在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他重视人事治理，努力发展农业，曾命南正重、火正黎“绝地通天”，实行人神分职，标志着原始宗教向神权的过渡。　伯夷父：传说为颛顼的老师。

④帝喾（kù 库）：相传为炎黄联盟首领之一。号高辛氏。与颛顼有近亲联系。下也有八个氏族。活动地点在亳（今河南登封）一带。　伯招：一作伯昭，相传为帝喾的老师。

⑤　子州支父：参见7・2注①。相传尧曾向他学习。

⑥　大成贽：本书《求人》篇作真窥。贽亦作执。相传为禹的老师。

⑦小臣：即伊尹。

⑧文王：即姬昌。西周奠基者。受商封为西伯，又称西昌。能礼贤下士。在位五十年间，推行教化。晚年东进攻商，为武王灭商打下基础。庙号文王。旧传他被崇侯虎所谮，被商王囚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北）时，曾演《周易》，穷探天人之理。但学者有认为是伪托的。

⑨随会：即士会，字季，晋大夫，初受随，后更受范，故曰随会，亦曰范会，谥武，称随武子或范武子。

⑩秦穆公（？～前621年）：即嬴任好，春秋时秦国国君。前659～前621年在位。重用百里奚、蹇叔、由余等人，奋发图强，为秦国扩大其领土。　百里奚：春秋时秦大夫。一作百里傒。少时贫困，乞食于市，一度以养牛谋生，后为虞大夫。晋献公灭虞，为晋所虏，又作陪嫁的媵臣，押送出秦。中途逃出，为楚人所执。秦穆公知其贤，以五张黑牡羊皮把他赎回，故号“五羖大夫”。时年已七十余。曾推荐蹇叔一同佐秦。　公孙枝：春秋时秦大夫，复姓公孙，名枝，字子桑。

⑪十圣人：指上述神农、黄帝、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王、武王。　六贤者：指上述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译文】

第三是：

神农以悉诸为师，黄帝以大挠为师，颛顼以伯夷父为师，帝

喾以伯招为师，尧以子州支父为师，舜以许由为师，禹以大成贽为师，汤以小臣为师，文王、武王以吕望、周公为师，齐桓公以管夷吾为师，晋文公以咎犯、随会为师，秦穆公以百里奚、公孙枝为师，楚庄王以孙叔敖、沈尹巫为师，吴王阖闾以伍子胥、文之仪为师，越王勾践以范蠡、大夫种为师。这十个圣人及六个贤人，没有一个是不尊敬老师的。现在的人们，讲尊贵，不如帝王尊贵，讲智慧，不如圣人智慧，却不尊师，这如何能达到帝王和圣人的境地呢？这正是五帝三代之后不再尊师乃至灭绝的原因。

【原文】

18·2　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不若聋；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不若爽[①]；使其心可以知，不学，其知不若狂[②]。故凡学，非能益也，达天性也[③]。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④]，是谓善学。子张[⑤]，鲁之鄙家也；颜涿聚[⑥]，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⑦]，晋国之大驵也[⑧]，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⑨]，齐国之暴者也[⑩]，指于乡曲[⑪]，学于子墨子。索卢参[⑫]，东方之巨狡也[⑬]，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

【注释】

①爽：伤败，败坏。陈本：“‘其言不若爽’。谓其言之不若不能言。”

②狂：精神失常。

③天性：指上文的耳可以闻，目可以见，口可以言，心可以知等天生所具有的。

④败：毁。　之：代天性。

⑤子张（前530～?）：即颛孙师。春秋末陈国人，字子张，颛孙是复姓。为孔子得意门生之一。

⑥颜涿聚：名庚，字涿聚。涿，他书写为烛、斫、啄。聚，他书写为邹、趋、雏。他曾为梁父（泰山下一座小山之名）之大盗，后学于孔子，为贤者七十二中人物，并为齐大夫。

⑦段干木：战国时魏国的贤士，隐居不仕。《淮南子·氾论训》认为他“为文侯师”。本书《下贤》等多处说文侯礼段干木。

⑧驵（zǎng 葬字的上声）：市场经济人。

⑨高何、县子石：皆墨家学派弟子。

⑩暴：此指专行劫掠的大盗。

⑪指：指斥。　乡曲：乡里。高诱注：“其暴虐为乡曲人所斥也。”

⑫索卢参：复姓索卢，名参。墨家学派禽滑黎弟子。

⑬巨狡：大骗子。

【译文】

而且，天生人，使其耳朵可以听见，不学习，耳有所闻还不如听不见的聋子；使其眼睛可以看见，不学习，眼睛有所见还不如看不见的瞎子；使其口可以讲话，不学习，他口有所言，还不如口受伤害不能讲话的哑巴；使其心可以知道事理，不学习，还不如精神失常的狂人。所以说，凡是学习，并非能够给人另增加什么，而是使人通达原具有的天性。能够保全天赋予人的本性而不要使它受到伤害，这就叫做善于学习。子张是鲁国鄙陋的小人，颜涿聚是梁父山的大盗；他们二人都求学于孔子。段干木是晋国的大经纪人，求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是齐国专事行劫的大盗。他们的暴虐行为受到乡里人的指斥，求学于墨子。索卢参是东方的大骗子，求学于禽滑黎。这六个人，本应该是受刑罚、杀戮、受耻辱的人，如今不仅免于刑罚、杀戮和蒙受耻辱，而且因为学习，成为天下知名之人和显达之士，得以终其天年，王公大人因此以

礼相待，这些都是得之于学习啊。

【原文】

18·3　凡学，必务进业，心则无营[①]，疾讽诵[②]，谨司闻[③]，观欢愉[④]，问书意，顺耳目[⑤]，不逆志，退思虑[⑥]，求所 谓[⑦]，时辨说[⑧]，以论道，不苟辨，必中法，得之无矜，失之无惭，必反其本。

【注释】

①营：通荧（yíng 营）。迷惑。

②疾：努力。

③谨司闻：陈本："谨司闻者，犹言谨其耳之听也。"即小心谨慎地注意听。

④"观欢愉"二句：看到老师高兴欢愉之时，向老师请问书中的意义。

⑤顺耳目：陈本："谓顺适师之耳目也。"

⑥退思虑：《论语·为政》："退而省其私。"即退下来要思考，以探求老师所说的道理。

⑦求所谓：也指探求老师所说的道理。

⑧"时辨说"二句：陈本："犹言时时辨说以明师之道也。"辨，通辩。

【译文】

凡是学习，一定要务求增进学业，这样心中就不会迷惑，努力地背诵朗读，小心谨慎地注意倾听，看到老师高兴悦愉时，就请问书中的意义，要顺适老师的耳目，不要违背老师的心志，退回来要思考，要探求老师所说的道理，时常辩说以明白老师所说的道理，不苟且巧辩，一定要合于强度，有所得不要矜夸，有所失不要惭愧，一定要反回到自己的本性上来。

【原文】

18·4 生则谨养[1]，谨养之道，养心为贵[2]；死则敬祭[3]，敬祭之术，时节为务[4]；此所以尊师也。治唐圃[5]，疾灌寖[6]，务种树；织葩屦[7]，结罝网[8]，捆蒲苇[9]；之田野，力耕耘，事五谷；如山林，入川泽，取鱼鳖，求鸟兽；此所以尊师也。视舆马，慎驾御；适衣服，务轻暖；临饮食[10]，必蠲絜[11]；善调和，务甘肥；必恭敬[12]；和颜色，审辞令；疾趋翔[13]，必严肃；此所以尊师也。

【注释】

①生则谨养：陈本："谓师在时则谨养之。"谨：小心谨慎。

②养心：陈本："养心指养师之心言。"即使老师心情愉快。

③敬祭：恭敬地祭祀。

④时节：合于四时之节。 务：要务。

⑤唐圃。即场辅，指种植果树蔬菜的地方。

⑥寖：同浸。

⑦葩：毕沅曰："'葩'疑'葩'字之误。" 葩屦：即今之所谓麻鞋。

⑧罝（jū 居）：捕兽的网。

⑨捆：打。编蒲苇欲使牢实，故打之也。

⑩临：治，备办。

⑪蠲（jūan 捐）：通涓。清洁。 絜：同洁。

⑫必恭敬：陈本："疑'必恭敬'上脱一三字句。以意度之，当云'问起居，必恭敬'。"是，宜从。

⑬翔：毕沅："翔与跄同。"跄：行步有节奏的样子。

【译文】

老师活着时要小心奉养，小心奉养的方法，是使老师心情愉快为贵；老师死了，要恭敬地祭祀，恭敬祭祀的方法，使合于四

时之节为要务；这就是所说的尊师。为老师整理种植蔬菜果树的圃，要努力浸灌，务必种好树木；编织麻鞋，编织捕兽网，编织蒲苇，要打它使之牢实；到田野，要努力耕耘，种好五谷；到山林，入川泽，捕取鱼鳖，猎取鸟兽；这就是所说的尊师。为老师看管好车马，要谨慎驾驭使衣服穿着适宜，务需轻暖；治办饮食，一定要清洁；要调好五味，务需甘甜肥美；问候老师起居，一定要恭恭敬敬，对待老师要和颜悦色，言辞谨慎；疾行要有节奏，一定要恭敬严肃；这就是所说的尊师。

【原文】

18·5 君子之学也，说义必称师以论道[①]，听从必尽力以光明[②]。听从不尽力，命之曰背；说义不称师，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贤主弗内之于朝[③]，君子不与交友。故教也者，义之大者也；学也者，知之盛者也。义之大者，莫大于利人，利人莫大于教。知之盛者，莫大于成身[④]，成身莫大于学。身成则为人子弗使而孝矣，为人臣弗令而忠矣，为人君弗强而平矣，有大势可以为天下正矣[⑤]。故子贡问孔子曰："后世将何以称夫子[⑥]？"孔子曰："吾何足以称哉？勿已者[⑦]，则好学而不厌，好教而不倦，其唯此邪？"天子入太学[⑧]，祭先圣，则齿尝为师者弗臣[⑨]，所以见敬学与尊师也。

【注释】

①义：通议。

②听从：陈本："听从，谓听师之言而从其言以行。"光明：发扬光大老师之所言。

③内：通纳。

④成身：即修身。

⑤势：权势。　正：君主。

⑥称：称道。

⑦勿已者：不能停止，一定要称道的话。　已：止。

⑧太学：此指明堂。明堂乃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

⑨齿：并列。　弗臣：不以为臣。

【译文】

君子学习，议论问题时一定要称引老师的话来阐明道理，听老师的话，照他的话去行动，并尽力发扬光大。如听从老师的话，行动时不尽力，这就叫做背叛；议论问题时不称引老师的教导，这也叫做背叛；有背叛行为的人，贤明的君主是不接纳他在朝廷为官的，君子也不跟他交朋友。所以说，教育，其意义是非常了不起的；学习，能使你知道更多的东西。意义最大的，没有比利于人更大的了，而要利于人，又没有比教育更大的了。知道更多的东西，又没有比修身更大的了。而使修身得以完成，又没有比学习更大的了。修身得以完成，那么，为人子的，不用支使他，他也会孝顺，为人臣的，不用命令他，他也会忠诚，为人君的，不用勉强他，他也会公平，有极大权势的，就可以成为天下的君主。所以子贡问孔子说："后代将用什么话来称道你呢？"孔子回答说："我哪里值得称道呢？一定要称道的话，那就是喜好学习而不知道满足，勤于教诲而不知道疲倦，大概就是这些吧！"天子进入明堂，祭祀先代圣人，就与曾经为自己老师的人并列，不把老师当臣子看待，这就是用来显示尊重学习和尊敬老师啊。

诬　　徒[1]

【题解】

本篇是《孟夏纪》的第四篇。重点在标题上。诬徒，即欺骗学生。文章围绕这一中心，论述了教学的道理，并用具体事例，从教与学两个方面说明不善于教的恶果和不善于学的危害。有一定现实意义。

【原文】

19·1　四曰：

达师之教也[2]，使弟子安焉、乐焉、休焉、游焉、肃焉、严焉[3]。此六者得于学，则邪辟之道塞矣，理义之术胜矣。此六者不得于学，则君不能令于臣，父不能令于子，师不能令于徒。人之情，不能乐其所不安，不能得于其所不乐。为之而乐矣，奚待贤者？虽不肖者犹若劝之。为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虽贤者犹不能久。反诸人情，则得所以劝学矣。子华子曰："王者乐其所以王，亡者亦乐其所以亡，故烹兽不足以尽兽，嗜其脯则几矣[4]。"然则王者有嗜乎理义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5]。所嗜不同，故其祸福亦不同。

【注释】

①诬徒：一作"诋役"。诬：欺。诋：诬。役：学徒。故诬徒与诋役同义。

②达师：通达的老师。

③安：安心。 休：美善。 游：通淫，逸乐。 肃：恭敬。 严：威严。

④嗜：喜欢。 脯：干肉。 几：近，差不多。

⑤暴慢：残暴轻慢。

【译文】

第四是：

通达的老师施行教育，要使学生安心、快乐、美善、逸乐、恭敬、威严。这六个方面在教学中获得，邪僻的道路就被阻隔，正义之道就取胜了。这六个方面在教学中不能获得，君主就不能命令臣子，父亲就不能命令儿子，老师就不能命令学生。人之常情，不能从自己所不安的事中产生快乐，不能从自己所不快乐的事中有所得。做起来快乐的事，何必要等待贤者呢？即使不肖者尚且会努力去做。做起来苦恼的事，何必一定要不肖的人？即使是贤者也不能长久做下去。从与人情相反的方面来看，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要劝勉人们学习的原因。子华子说："君王喜欢做那些能使他成就王业的事，败亡者喜欢做那些能使他败亡的事，所以说烹煮野兽而不能吃尽它，专挑爱吃的肉就够了。"既然这样，称王天下的就喜欢义理，使国家败亡的就喜好残暴和轻慢。他们的喜好不同，所以其祸福也就不同。

【原文】

19·2 不能教者：志气不和，取舍数变，固无恒心，若晏阴喜怒无处[①]；言谈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己，不肯自非，愎过自用[②]，不可证移[③]；见权亲势及有富厚者[④]，不论其材，不察其行，驱而教之[⑤]，阿而谄之[⑥]，若恐弗及；弟子居处修洁，身状出伦[⑦]，闻识疏达[⑧]，就学敏疾[⑨]，本业几终者，则从而抑之，难而悬之，妬而恶之；弟子去则

冀终，居则不安⑩，归则愧于父母兄弟，出则惭于知友邑里；此学者之所悲也，此师徒相与异心也。人之情，恶异于己者，此师徒相与造怨尤也⑪。人之情，不能亲其所怨，不能誉其所恶，学业之败也，道术之废也，从此生矣。善教者则不然，视徒如己。反己以教，则得教之情也。所加于人，必可行于己，若此，则师徒同体⑫。人之情，爱同于己者，誉同于己者，助同于己者，学业之章明也，道术之大行也，从此生矣。

【注释】

①晏：天晴。　晏阴：即晴阴。　处：常。

②愎（bì 壁）：执拗。　愎过：坚持错误。

③证：谏。　不可证移：陈本："犹言不因人之谏而改易其过。"

④见权亲势及有富厚者：陈本认为"亲""有"二字为衍文。

⑤驱：驰。陈本："驱而教之，犹言奔驰前往而教之。"

⑥阿：曲从，迎合。　谄：巴结奉承。

⑦身状：身体形状。　出伦：出众。伦：同辈，同类。

⑧疏达：即通达。

⑨就学：学生去向老师请教。　敏疾：疾速敏捷。

⑩居：止，留下。

⑪怨尤：怨恨不满。

⑫师徒同体：即师徒一体，互相无间隔。

【译文】

不善于教育的人：志气不谐和，取舍一再变化，本来就无恒心，就像天气的晴阴和人的喜怒无常那样；言论谈话，一天一个样，而且放纵自己的行为，过失在于自己，又不肯自我批评，坚持错误，自以为是，不因他人的劝谏而改掉过错；看到有权有势

和富裕的人，不管他是否有才干，也不考察他的品行，驱驰前往去教他们，去曲从巴结他们还唯恐来不及；学生中平时高尚纯洁、相貌出众、见识通达、学习敏捷、学业臻于完成的人，老师反而去压抑他们，刁难他们，使他们悬而不决，甚而嫉妒讨厌他们；学生想要离去，则又希望他们完成学业，留下来，又无法安心学习，回去，则愧对父母兄弟，出门则愧见乡亲友好；这是学习的人所悲伤的，这是老师与学生互相不同心志的缘故。人之常情，厌恶与自己心志相异的人，这就是教师与学生相互间造成怨恨的原因。人之常情，不能亲近他们所怨恨的，不能赞誉他们所厌恶的，学业的失败，道术的废弃，就由此产生了。善于教育的人就不是这样，把学生看同自己。设身处地地进行教育，就懂得教育的道理了。凡要施加给学生的，一定能够在自己身上做到，像这样，教师与学生融为一体，互相无间隔。人之常情，喜欢与自己心志相同的人，赞誉与自己心志相同的人，帮助与自己心志相同的人，学业的彰明，道术的普遍推行，就由此产生了。

【原文】

19·3　不能学者：从师苦而欲学之功也[1]，从师浅而欲学之深也。草木鸡狗牛马，不可谯诟遇之[2]，谯诟遇之，则亦谯诟报人，又况乎达师与道术之言乎？故不能学者：遇师则不中，用心则不专，好之则不深，就业则不疾，辩论则不审[3]，教人则不精；于师愠，怀于俗，羁神于世；矜势好尤[4]，故湛于巧智[5]，昏于小利，惑于嗜欲；问事则前后相悖，以章则有异心[6]，以简则有相反[7]；离则不能合，合则弗能离，事至则不能受。此不能学者之患也。

【注释】

①苦（gǔ古）：粗劣，粗心。 功：精。

②谯诟：即奊（xǐ洗）诟。此作奚落、过份讲。 遇：对待。

③不审：陈本："不审即不正。不正则与法相左也。"

④矜势：矜夸权势，即以势骄人。 尤：罪过。

⑤故：陈本："'故'字当衍。"湛：陈本："湛假为淫。"

⑥"以章"句：章：鲜明。陈本："谓问事时，言之详明，则所言对其心相异，即所谓辞不达意也。"

⑦"以简"句：简：简省。 有：同又。陈本："问事时，言而简省，则所言又与其意相反。"

【译文】

不善于学习的人：从师学习时粗心而又希望学得精深，不深入而又希望学得透彻。草木、鸡狗、牛马，不可以过份粗暴地对待它们，过分粗暴地对待它们，它们也会过份粗暴地报复人，又何况是对待通达的老师和道术的言辞呢？所以不善于学习的人：对待老师不忠诚，用心不专一，爱好不深入，向老师请教不努力，辩论则不合法度，施教于人则不精诚，对老师有怨恨，安于世俗，精神受到世俗的约束；矜夸权势而又好犯错误，过份地利用巧智，迷恋于小利；惑乱于嗜欲；问事时，前后矛盾，所用言辞虽然详明，可所言又与其心相异，所用言辞简省，而所言又与其意相反；分析事理则不能综合，综合事理则不能分析，遇到事情则不能正确处理。这就是不善于学习者的危害啊。

用　众①

【题解】

《用众》为《孟夏纪》的第五篇，主要讲述善于学习、凭借众人力量的重要。文章指出："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并由此而可占有天下。因此，君主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应依靠众人的力量和智慧。这是学以长智的根本。

【原文】

20·1　五曰

善学者若齐王之食鸡也，必食其跖数千而后足②，虽不足，犹若有跖。

【注释】

①用众：一作《善学》。用众，即取众之长以补己之不足，与善学同义。

②跖（zhí 直）：人和少数动物站立时足着地的部分。此指鸡爪掌。

【译文】

第五是：

善于学习的人像齐王吃鸡一样，一定要吃几千只鸡爪掌才会满足，即使不够，仍然像有鸡爪掌可吃一样。

【原文】

20·2　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

【译文】

事物本来莫不有所长处，也莫不有所短处。人也是这样。所以善于学习的人，能吸取别人的长处以补自己的短处。所以善于吸取他人长处的人就能占有天下。

【原文】

20·3 无丑不能①，无恶不知。丑不能、恶不知病矣，不丑不能、不恶不知尚矣②。虽桀、纣犹有可畏可取者，而况于贤者乎？

【注释】

①无：不要。 丑：耻。此作动词用。

②尚：通上。高上。

【译文】

不要以自己不能为可耻，不要以自己不知为可恶。把不能看为可耻，把不知看为可恶，就会使自己受困而不能自拔，不把不能看为可耻，不把不知看为可恶，这是最好的了。即使是桀、纣这样的人，尚且还有可敬畏可吸取的，又何况是贤人呢？

【原文】

20·4 故学士曰："辩议不可不为①。"辩议而苟可为，是教也。教，大议也，辩议而不可为，是被褐而出②，衣锦而入。

【注释】

①辩议：辨解议论。 不可不为：即可以辩解议论。

②被：同披。　褐：毛或麻制的短衣，古时指贫者之服。

【译文】

所以有学问的人说："辩解议论是不可以不用的。"辩解议论如果会应用，这就是教育的结果。教育，正是要大讲议论的内容和方法技巧。如果辩解议论不能很好应用，这就好像一个人穿着毛麻粗衣外出，显得没有文彩，在家中却穿着锦衣，又不能显现其华丽。

【原文】

20·5　戎人生乎戎、长乎戎而戎言[①]，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长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长乎戎，戎人长乎楚，则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由是观之，吾未知亡国之主不可以为贤主也，其所生长者不可耳[②]。故所生长不可不察也。

【注释】

①戎：古代泛指我国西北方少数民族。

②生长者：指生长的环境。

【译文】

戎人生在戎地，长在戎地而讲戎语，但自己不知是从哪里学得的；楚人生在楚地、长在楚地而讲楚语，但自己不知是从哪里学得的。如果让楚人在戎人那儿长大，让戎人在楚人那儿长大，那么，楚人则讲戎语，戎人则讲楚语。由此看来，我不相信亡国的君主不可以成为贤明的君主，只不过他们所生长的环境不同罢了。所以说，一个人生长的环境不可不注意考察啊。

【原文】

20·6 天下无粹白之狐①，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立已定而舍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闻安居②。故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③，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④，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夫以众者，此君人之大宝也。田骈谓齐王曰⑤："孟贲庶乎患术⑥，而边境弗患；楚、魏之王，辞言不说⑦，而境内已修备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众也。"

【注释】

①粹：纯粹。

②安居：安定。

③孟贲：战国时卫国的大力士。与乌获齐名。

④离娄：亦作离朱。古代传说中人名。传说他能视于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

⑤田骈：战国时思想家。又称陈骈，齐国人。本学习黄老，与慎到齐名。曾讲学稷下，雄于辩才。 齐王：即齐宣王（？～前301），战国时齐国国君。前319～前301年在位。任用田婴为相，加强合纵联盟，国力逐渐强大，且广开学宫，招揽四方游士、学者，使稷下之学臻于极盛。

⑥庶乎患术：此指孟贲有猛无谋，害怕策略技术。

⑦说：同悦。辞言不说：即出言不逊，有挑起战争之义。

【译文】

天下没有纯白色的狐狸，而有纯白色的狐裘，这是从许多白狐狸的皮中取来拼制而成的。能够向众人吸取长处，这就是三皇、五帝能建立大功业的原因。能成为君主，都是凭借众人的力量。成了君主就抛弃众人，这是只得到末节而抛弃了根本。这种抛弃根

本的君主，没有听说可以使统治安定的。所以说，依靠众人的力量，就不会畏惧孟贲这样的大力士，依靠众人的力量，就不会畏惧乌获这样的猛士，依靠众人的眼力，就不会畏惧离娄这样明察秋毫的人，依靠众人的智慧，就不会畏惧尧、舜这样的贤君了。能依靠众人，这是君主最根本的法宝。田骈对齐宣王说："孟贲这样的大力士，有勇无谋，最害怕策略技巧，只要依靠众人的力量，边境就不会有祸患了；即使楚、魏的君主出言不逊，企图挑起战争，我们齐国境内早已有了准备，士兵已训练有素，可以用来御敌，这正是仍靠众人的力量啊！"

仲夏纪第五　大乐　侈乐　适音　古乐

仲　　夏[1]

【题解】

《仲夏纪》凡五篇。首篇《仲夏》，继夏言长之义，阐述了在夏长的季节里，作为统治者应该如何促进动植物的生长，祈求五谷的丰登和畜牧的繁殖。就具体篇目而言，除首篇外，全是讲音乐的。因为夏天是成长的季节，音乐可以启发人的意志，故除此纪的四篇讲述音乐外，在《季夏纪》中还有四篇谈乐的文章，突出了音乐在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

【原文】

21·1　一曰：

仲夏之月：日在东井[2]，昏，亢中[3]，旦，危中[4]。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蕤

宾[⑤]。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小暑至[⑥]。螳螂生。鵙始鸣[⑦]。反舌无声[⑧]。天子居明堂太庙，乘朱辂，驾赤骝，载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粗，养壮狡[⑨]

【注释】

①仲夏：夏历五月。“仲夏”后原衍“纪”字，今删。

②东井：星宿名。即井宿，二十八宿之一。因在玉井之东，故称。朱鸟七宿的首宿。有星八颗，属双子座。

③亢：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东方苍龙七宿的第二宿。有星四颗，在室女座。

④危：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玄武七宿的第五宿。有星三颗。

⑤蕤宾：高诱注：“蕤宾，阳律也。是月阴气萎蕤在下，像主人；阳气在上，像宾客。竹管音中蕤宾也。”

⑥小暑：二十四节气之一。这时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一年最热时期。

⑦鵙（jué 決）：鸟名。即伯劳。也写作鶪（jú 局）。此鸟夏始鸣。

⑧反舌：鸟名。即百舌鸟。春始鸣，至五月稍止，故在此月说“无声”。

⑨壮狡：力大强健之人。

【译文】

第一是：

仲夏五月：太阳在二十八宿的东井这个位置，初昏时，亢星运行在南方中天，早晨，危星运行在南方中天。仲夏于干支属丙丁。以火德王的炎帝为其主宰。辅佐他的是祝融。与时相应的动物是羽虫之类。其声音是五音的徵音。其时阴气萎蕤在下，像主人；阳气在上，像宾客。竹管音与蕤宾相应。这时的数字为七。其味苦。其臭焦。这个月要举行灶祭。祭祀时先用肺。小暑节来到，螳螂出生了。伯劳鸟开始鸣叫。百舌鸟不再鸣叫了。天子居住在南向明堂中央的太庙，乘坐的是朱红色的鸾鸟铃的大车，驾着赤

红色的大马，车上插着红色旗帜，身上穿着红色的衣服，佩戴着红色美玉，吃的是豆子和鸡。使用的器物高而且粗大。供养力大勇猛之人。

【原文】

21·2 是月也，命乐师，修鞀鞞鼓①，均琴瑟管箫②，执干戚戈羽③，调竽笙埙篪④，饬钟磬柷敔⑤。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原⑥，大雩帝⑦，用盛乐⑧。乃命百县⑨，雩祭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⑩，以祈谷实⑪。农乃登黍⑫。

【注释】

①修：修理。鞀（táo 逃）：一种鼓。鞞（pí 皮）：同鼙。鼓的一种。

②均：调节。

③执：陈本："干：盾。戚：斧。戈：戟。羽：古时舞者所拿的顶端插有羽毛用来指挥的旗子。此处干戚戈羽都是舞具。"又："'执干戚戈羽'者，谓系干戚戈羽之饰。系之者，盖使牢固也。"

④调：调和。 竽：古簧管乐器，形似笙而较大，管数亦较多。 笙：簧管乐器。 埙（xūn 勋）：古代吹奏乐器。陶制，故又称陶埙；也有用石、骨或象牙制成的。 篪（chí 池）：古管乐器。用竹制成，单管横吹。埙篪两种乐器合奏起来，声音和谐。

⑤饬：整饬。磬：古代乐器。用石或玉雕成。悬挂于架上，击之而鸣。柷（zhú 祝）：亦名控。古击乐器。雅乐开始时击之。 敔（yǔ 语）：亦名揭。古击乐器。雅乐结束时演奏。

⑥百原：即百源。众水的发源地。

⑦雩（yú 于）：旱时求雨的祭祀。 帝：天帝。

⑧盛乐：隆重而盛大的乐器。实指上述各种乐器的合奏。

⑨百县：天子领地内的百县大夫。

⑩雩祭：因旱而求雨的祭祀。 百辟卿士：指前代的百君公卿。 辟：君。

⑪祈谷实：祈求谷粒饱满。

⑫登：进献。

【译文】

这个月，命令乐师修理鞀鞞鼓，调节好琴瑟管箫，修系好干戚戈羽等舞具，调和好竽笙埙篪，整饬好钟磬柷敔。命令官吏，为人民祈求雨水，祭祀山川水源之神，并举行盛大的雩祭，使用众多的乐器。又命令天子领地内的百县大夫也要举行雩祭，祭祀为人民利益作出贡献的君主、卿士，以祈求五谷丰收。农民都要向统治者进献黍子。

【原文】

21·3　是月也，天子以雏尝黍[①]，羞以含桃[②]，先荐寝庙。令民无刈蓝以染[③]，无烧炭，无暴布[④]。门闾无闭[⑤]，关市无索。挺重囚[⑥]，益其食。游牝别其群[⑦]，则絷腾驹[⑧]，班马正[⑨]。

【注释】

①雏：雏鸡。

②羞：进献。　含桃：陈本："此木名楔，其果名荆桃，别名含桃。"

③刈：割。　蓝：蓼蓝。　以：同而。

④暴：晒。

⑤"门闾"二句：高诱注："门，城门。闾，里门也。民顺阳气，布散在外，人当出入，故不闭也。关，要塞也。市，人聚也。无索，不征税。"

⑥挺：缓。

⑦游：放牧。　牝：母兽。此指已怀孕的母兽。

⑧絷（zhí 执）：用绳子拴捆。　腾驹：公马。

⑨班：颁布。　马正：即马政。班马正：颁布有关养马的政策法令。

【译文】

这个月，天子用雏鸡下饭，尝食新黍，进献含桃，要先敬献祖庙。命令百姓不要割蓼蓝来染东西，不要烧木炭，不要曝晒布帛。城门和里门都不要关闭，以利于人民的出入，关塞和集市不要征税。宽缓重刑的囚徒，增加他们的饮食。放牧的孕马要与其他马群分开，要用绳子把公马拴牢，以免它们踢伤母马，还要颁布有关养马的政策法令。

【原文】

21·4 是月也，日长至①。阴阳争②，死生分③。君子斋戒，处必掩④，身欲静无躁⑤，止声色，无或进⑥，薄滋味⑦，无致和⑧，退嗜欲，定心气，百官静⑨，事无刑⑩，以定晏阴之所成⑪。鹿角解⑫，蝉始鸣。半夏生⑬，木堇荣⑭。

【注释】

①日长至：指夏至。亦称日至。一年中这一天白天最长，夜晚最短。

②阴阳争：陈本："夏至起昼渐短，阴气起而与阳气争，故曰'阴阳争'。"

③死生分：陈本："分犹界也"，"阴为金，主杀。阳为木，主生。夏至，阳生至极，阴杀始起，死生以此为界，故曰'死生分'也"

④处：居住。 掩（yān 掩）：高诱注："深也。"居处深则可避暑也。

⑤无躁：毕沅认为此二字为衍文。是，宜从。

⑥无或：不要。 进：进御，指嫔妃进御。

⑦薄：作动词用，减少。 滋味：即美味。

⑧致和：极和谐、安顺。

⑨百官：身体的各种器官。

⑩刑：径，疾，速。事无刑：即作事不要太急而粗心。

⑪晏：阳。晏阴：即阳阴。"百官静"至此三句，王念孙说："'百官静，事无径'承上'退嗜欲，定心气'为义，言非特节其嗜欲，定其心气也，推而至于百体莫不安静，又退而至于作事，审慎精详，毋或径疾，以阴阳方争，

不宜妄动也。”

⑫鹿角解，蝉始鸣：高诱注：“夏至，鹿角解堕，蝉鼓翼始鸣。”

⑬半夏：草药。

⑭木堇：亦写为木槿。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夏秋开花，朝开夕落。荣：花。作动词用。开花。

【译文】

这个月，夏至到来。阴阳相争，阳生至极，阴杀始起，死生以此为界。君子洁身斋戒，居处必深避炎暑，身体要清静，禁止女色，不许嫔妃进御，减少美味，不要刻意追求五味的调和，节制嗜欲，安定心气，身体各种器官要安静，作事要审慎精详，不要太急，以定阴阳的成败。这个月，鹿角脱落，夏蝉开始鸣叫。半夏出生，木堇开了花。

【原文】

21·5　是月也，无用火南方①。可以居高明②，可以远眺望，可以登山陵，可以处台榭③。

【注释】

①无用火南方：五行说认为南方属火，夏季火盛，不宜在南方再用火。

②高明：高而明亮之地。

③台：高而上平的建筑物，即高台。　榭：台上的高屋。

【译文】

这个月，不要在南方用火，可以居住在高而明亮的地方，可以眺望远方，可以登上山陵，可以居处楼台水榭。

【原文】

21·6 仲夏行冬令，则雹霰伤谷[1]，道路不通，暴兵来至[2]。行春令，则五谷晚熟，百螣时起[3]，其国乃饥。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于疫。

【注释】

①雹霰：(xiàn 线)：二者都是固体降水物。

②暴兵：侵暴人民之兵，即不义之兵。

③百螣（tè 特）：各种害虫。

【译文】

如果在仲夏时节实行应在冬季时节实行的政令，那就会出现冬寒冬冻，雹霰就会伤害五谷，且道路破坏，不利交通，暴害人民之兵要来侵犯。如果实行应在春季时节实行的政令，五谷就会晚熟，各种害虫也会时时出现，人民就会受到饥饿。如果实行应在秋季时节实行的政令，那草木就会零落，果实过早成熟，老百姓就会遭受祸殃。

大　乐[1]

【题解】

《大乐》是《仲夏纪》的第二篇。文章阐述了音乐与天地、阴阳的关系，然后归结出道，即太一来；接着又强调了道即太一对个人，对国家，对整个天下的作用，只要按常道行事，治身、治国、治天下都会取得圆满的结果。

【原文】

22·1　二曰：

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②，本于太一③。太一出两仪④，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⑤。浑浑沌沌⑥，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⑦。天地车轮⑧，终则复始，极则复反⑨，莫不咸当。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尽其行⑩。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⑪。万物所出。造于太一⑫，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𬇙以形⑬。形体有处⑭，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⑮。和适先王定乐⑯，由此而生。

【注释】

①大乐：陈本："大乐者，别于侈乐而言。"又云："所谓大乐者，乃合于道之乐也。"

②度量：此指律管的长度，用以分声音的清浊高下。

③本：始。　太一：指道。即指天地万物的本质。

④出：生。　两仪：指天地。

⑤章：陈本："章犹言文采。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物。有形之物，皆有文采，故曰章。"

⑥浑浑沌沌：旧指天地开辟前元气未分模糊一团的状态。

⑦天常：高诱注："天之常道。"即自然的永恒规律。

⑧轮：转。　天地车轮：陈本："谓天地为车轮之转，环周复始也。"

⑨极：同终。终极。

⑩行：行度，即日月运行的轨道各不相同。

⑪柔：此指万物生长的春夏二季。　刚：此指万物萧杀的秋冬二季。

⑫造：始。陈本训为"生"

⑬𬇙（hán 寒）：寒冻。

⑭"形体"二句：处，居处。即形体要占一定空间，故而能发出声音。

⑮适：节。

⑯和适：毕沅认为此二字为衍文。

【译文】

第二是：

音乐的由来，已很久远了，产生于律管，始于太一。太一生两仪，两仪生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在天地开辟前，元气未分，浑浑沌沌，离了又合，合了又分，这就叫做天的常道。天地如同车轮之转，周而复始，到极点又返回，全都恰当。日月星辰的运行，有的快，有的慢，日月不同轨道，但都能各尽其行度。春夏秋冬更换出现，有的热，有的寒，有的短，有的长，有的柔，有的刚。万物的产生，生于太一，化于阴阳。植物动物由于太一使其萌芽、振苏，而阴阳凝结于其中以成其形。形体要占一定空间，没有不发出声音的。声音产生于谐和，谐和来源于适合的节奏。先王制定音乐，就从这个原则出发。

【原文】

22·2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①，乐乃可成。成乐有具②，必节嗜欲。嗜欲不辟③，乐乃可务④。务乐有术，必由平出。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与言乐乎！亡国戮民⑤，非无乐也，其乐不乐。溺者非不笑也⑥，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⑦，乱世之乐，有似于此。君臣失位，父子失处⑧，夫妇失宜⑨，民人呻吟，其以为乐也，若之何哉？

【注释】

①上：陈本："民人皆归化其上，正说明上下相和，应上文先王定乐由和

而生，故下文曰‘乐乃可成’。”

②具：器具，此作条件讲。

③辟：同僻，邪僻。

④务：致力去从事。

⑤戮民：受暴虐的人民。

⑥溺者非不笑也：古有“溺人必笑”的说法。

⑦武：此与“舞”通。

⑧失处：即失位。亦即丧失各自的本分事。

⑨宜：义。失宜：即不义、不和。

【译文】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人民都归附其上，音乐才能形成。制乐有一定条件，一定要节制嗜欲。嗜欲而不邪僻，乐才可以致力去从事。从事音乐要有方法，一定出于平和。平和出于公正，公正出于道。所以，只有得道的人才可以与他讲论乐！被灭亡国家的人民，遭受暴虐的人民，不是说他们没有乐，只是他们的乐并不快乐。将要被淹没的人不是不知道欢笑，有罪的人并非他们不会唱歌，精神狂乱的人，并不是他们不知舞蹈，世道混乱的音乐，与此是有相似之处的。这样，君臣父子都会失掉其应有的本分，夫妇失义而不和，人民痛苦呻吟。以此来作乐，又会怎么样呢？

【原文】

22・3　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始生人者天也，人无事焉[①]。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恶，人弗得不辟[②]。欲与恶所受于天也，人不得兴焉[③]，不可变，不可易，世之学者，有非乐者矣[④]，安由出哉？

【注释】

①无事：指天生人，与人无关。

②辟：通避，指躲避。

③兴：应作与。即参予。

④非乐：否定乐，此指墨家学派的非乐观。

【译文】

凡音乐，都出于天地和谐以及阴阳的调和。最初创造人的是天，与人是无关的，天使人有贪欲，人不得不去追求。天使人有憎恶，人不得不躲避。贪欲与憎恶都受之于天，人是不得参与的，这是不可变更，不可改易的。当世的学者，有非议音乐的，不知理由是什么？

【原文】

22·4　大乐[①]，君臣父子长少之所欢欣而说也。欢欣生于平，平生于道。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②]。有知不见之见[③]、不闻之闻、无状之状者，则几于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④]，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⑤]。故一也者制令[⑥]，两也者从听[⑦]。先圣择两法一[⑧]，是以知万物之情。故能以一听政者，乐君臣，和远近，说黔首，合宗亲[⑨]。能以一治其身者，免于灾，终其寿，全其天[⑩]。能以一治其国者，奸邪去，贤者至，成大化[⑪]。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适，风雨时，为圣人。故知一则明，明两则狂[⑫]。

【注释】

①大乐：疑为“夫乐”之误。

②为状：为之状，即替它描绘出形状。

③不见之见：不见中包括着见。

④精：微。

⑤强为之：此三字下脱“名”字。

⑥一：指君和道。　制令：制定法令制度。

⑦两：指万物和臣。　从听：即听从。

⑧择：择、释古字通用，故可作弃讲。　法：则，以为准则。

⑨合：和谐。宗亲：指同母兄弟。

⑩天：天性。

⑪成大化：照韵，应为“大化成”。化：教化。

⑫明：陈本：“明字犹显也、尊也。‘明两’是尊臣以拟君，君臣无别。君臣无别则乱。”

【译文】

音乐，是君臣父子长幼都欢欣而喜悦的。欢欣生于平和，平和生于道。所谓道，是看不见，听不着，不可为它描绘形状的。有知道它的则可于不见之中包括着见，于听不着中包括听得着，于不可为它描绘形状中包括着它的形状，那么就差不多可以说懂得道了。道这个东西，是非常精微的，不可为它描绘出形状，不可为它命名，勉强给它命一个名字，就叫做太一。所以君和道是一，是制定法令制度的准则，臣子和万物是两，是听从命令的。古代先王抛弃处于听从地位的“两”而效法处于号令地位的“一”，因而知道万物生长的道理。所以能够以太一来处理政事的，君臣就会欢乐融洽，远近就会平和，老百姓就会高兴喜悦，父母兄弟就会和谐相处。能够用太一来治身的，就会免去灾害，享尽年寿，保全其天性。能够用太一来治理国家的，奸邪者就会离去，贤明者就会到来，教化也会得到完成。能够用太一来治理天下的，寒暑就会和适，风雨会适时，像这样就可为圣人。所以知道太一就聪明，君臣无别就混乱。

侈　　乐[1]

【题解】

《侈乐》为《仲夏季》的第三篇，文章指出了音乐的作用在于使人快乐。而乱世的侈乐，则俶诡殊瑰，纷乱噪杂，从而使人民怨恨，使君主受到伤害，失去了音乐的实际意义。甚而会滋生“贪鄙悖乱之心”和“淫佚奸诈之事”，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侈乐的实际批判。这一思想实际上强调了音乐对人的教育影响作用。

【原文】

23·1　三曰：

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谓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谓弃宝。弃宝者必离其咎[2]。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剑为宝，愈多而民愈怨，国人愈危[3]，身愈危累[4]，则失宝之情矣。乱世之乐与此同。为木革之声则若雷[5]，为金石之声则若霆[6]，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以此骇心气[7]、动耳目、摇荡生则可矣[8]，以此为乐则不乐。故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主愈卑，则亦失乐之情矣。

【注释】

①侈乐：陈本：“所谓侈乐者，谓乐器之种类多，数量多，体型特大，形状奇异，组成一庞大乐队；其演奏之乐调则是俶诡殊瑰，发声则响若雷霆，或纷乱噪杂。”

②离：同罹，遭。　咎：一作苦，殃。

③国人愈危："人"字衍。

④身愈危累："危"字衍。

⑤为：做，此有演奏之意。木：八音之一。八音为我国古代乐器的统称。通常为金、石、丝、匏、土、革、木八种不同质材研制。

⑥霆：疾雷。

⑦心气：指人的精神。

⑧生：性情。

【译文】

第三是：

人没有不用自己的生命来维持生存，但不知道其所以能生存的原因。人没有不用自己的知觉去感知，但不知道其所以能感知的原因。知道自己能够感知的原因就叫做道，不知道自己能够感知原因就叫舍弃宝。舍弃宝的人必定要遭受祸殃。世上的君主，大多以拥有珠玉戈剑为宝，这些宝物占得越多，百姓就越怨恨，国家就越危险，自身也更加劳累，这就失去了宝物的实际意义了。动乱时代的音乐与此相同。演奏木、革的乐器就像打雷，演奏金、石的乐器就像疾雷，演奏丝、竹的乐器和歌舞之声，就像叫嚷。用这样的声音来惊骇人的精神、震动人的耳目，摇荡人的性情那是可以的，用此来作为音乐，那就不会令人快乐了。所以音乐愈过份殊异，愈纷乱嗓杂，人民就愈忧郁，国家就愈混乱，君主也就愈卑微，这样，就更失去音乐的实际意义了。

【原文】

23·2　凡古圣王之所为贵乐者，为其乐也。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①，以巨为美，以众为观②，俶诡殊瑰③，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

度量。宋之衰也，作为千钟[④]。齐之衰也，作为大吕[⑤]。楚之衰也，作为巫音[⑥]。侈则侈矣，自有道者观之，则失乐之情。失乐之情，其乐不乐。乐不乐者，其民必怨，其生必伤[⑦]。其生之与乐也，若冰之于炎日，反以自兵[⑧]。此生乎不知乐之情，而以侈为务故也。

【注释】

①大：扩大

②观：壮观，壮丽。

③俶（chù 处）诡：同諔诡，奇异。　殊瑰：奇伟瑰丽。

④千钟：高诱注："钟律名。"

⑤大吕：齐钟名。巨大的钟。

⑥巫音：巫者歌舞降神时用的音乐。

⑦生：同性。

⑧兵：灾。

【译文】

古代圣王之所以重视音乐，都是因为音乐能给人快乐。夏桀、殷纣制作奢侈的音乐，扩大鼓钟磬管箫等乐器的声音，以大为美，以乐器众多为壮观，奇异瑰丽，人们耳从未听到过，眼从未看见过，他们在音乐上务求过分，不用律管作标准。宋国衰微之时，制作千钟。齐国衰微之时，制作大吕。楚国衰微之时，制作巫音。这些，盛大倒是盛大了，但从有道的人来看，却失去了音乐的实际意义。失去了音乐的实际意义，这种音乐是不可能使人快乐的。音乐不能使人快乐，这样的音乐必定使百姓产生怨恨，并且会伤害人民的性命。人的性命与这种有害的音乐，有如冰块之与烈日，是水火不相容的，反而伤害了自己。产生这种后果是不知道音乐的实际意义，而认为越奢侈放纵越好的缘故。

【原文】

23·3　乐之有情，譬之若肌肤形体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则必有性养矣[①]。寒、温、劳、逸、饥、饱，此六者非适也。凡养也者，瞻非适而以之适者也[②]。能以久处其适，则生长矣[③]。生也者，其身固静，或而后知[④]，或使之也。遂而不返[⑤]，制乎嗜欲，制乎嗜欲无穷则必失其天矣。且夫嗜欲无穷，则必有贪鄙悖乱之心，淫佚奸诈之事矣。故强者劫弱，众者暴寡，勇者凌怯，壮者傲幼，从此生矣。

【注释】

①情性：陈本："此文二'情性'之'情'字皆当衍。"性：本性。

②瞻：陈本："瞻与詹通"。又云："詹有省察之义。"

③长：久。

④或：通惑。陈本："此文谓人之生也，其身本静而无知，嗜欲扰乱其静而后知，故人由静而知，乃外物使之然也。"或具体指嗜欲和外物。

⑤遂：陈本："遂，往也。"又云："谓嗜欲乱其静，若是一往而不返，则为嗜欲所制矣。"

【译文】

音乐有情性，就像肌肤形体有其本性一样，有本性就必定有保养本性的方法。寒冷、炎热、劳累、安逸、饥饿、饱足，这六种情况都有所偏，都不能适其性。大凡保养，要省察那些不适于保养性的而使之适其性。如果能使生命长久地处于适宜的环境中，那么，生命就会长久。人出世后，其本身就是清静而无知的，嗜欲扰乱其清静，然后才知，故人由静而到知，乃是受外物的影响。若是这种影响一往而不返，那就会受嗜欲的牵制，受嗜欲牵制，必定要丧失其天性。而且，嗜欲是无穷尽的，那就必然会产生贪婪、

卑鄙、犯上作乱的思想，产生纵欲放荡以及奸诈的事情。所以，强大的就会掠夺弱小的，势众的就会侵暴势寡的，勇猛的就会欺凌怯弱的，强壮的就会傲慢幼小的，如此种种不合理的事情就会由此而产生。

适　音①

【题解】

《适音》是《仲夏纪》的第四篇，文章从音乐与人的心情关系讲起，强调音乐的要务在于和心，要使音乐和心，又必需依循人的欲望办事；人的欲望是希望长寿、安全、荣耀、安逸，音乐就应使这四种欲望得到满足。这就有一个“适”和“衷”的问题。于是围绕着“适”和“衷”，阐述了音乐与政治的关系，突出了音乐能“教民、平好恶、行理义”的教化作用。

【原文】

24·1　四曰：

耳之情欲声②，心不乐，五音在前弗听。目之情欲色，心弗乐，五色在前弗视。鼻之情欲芬香，心弗乐，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乐，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乐之弗乐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后乐，心必乐然后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③。

【注释】

①适音：指音乐应合于一定的标准。

②欲声：希望听到声音。

③行适：行为合适。

【译文】

第四是：

耳朵的本能是希望听到声音，如果心里不快乐，即使五音在耳边也不听。眼睛的本能是希望看到颜色，如果心里不快乐，即使五色在眼前也不看。鼻子的本能是希望嗅到芬香的气味，如果心里不快乐，即使是芬香的气味在面前也不嗅。口的本能是希望吃到有滋味的食物，如果心里不快乐，即使五味在面前也不吃。有欲望的是耳目鼻口；喜悦与不喜悦则由人的心情而定。心情一定要和平然后才能快乐，心情快乐然后耳目鼻口才有欲望，所以快乐的要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使自己的行为合适。

【原文】

24·2　夫乐有适，心亦有适。人之情，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欲得，四恶除，则心适矣。四欲之得也，在于胜理①。胜理以治身则生全以②，生全则寿长矣。胜理以治国则法立，法立则天下服矣。故适心之务在于胜理。

【注释】

①胜理：即任理。亦即依循事物的规律办事。

②以：应为衍文。

【译文】

快乐有适中的问题，心情也有适中的问题。人之常情，希望长寿而讨厌夭折，希望安全而讨厌危险，希望光荣而讨厌屈辱，希望安逸而讨厌劳累。四种希望得到了，四种厌恶消除了，那么心情就适中了。四种希望的得到，在于要依循事物的规律办事。依循事物的规律办事来治身，那么生命就得以保全，生命得以保全，寿命就会长久。依循事物的规律办事来治理国家，那么法令就得以建立，法令建立了，那么天下就会臣服。所以说使心适中的要务在于依循事物的规律办事。

【原文】

24·3　夫音亦有适①。太巨则志荡②，以荡听巨则耳不容，不容则横塞③，横塞则振④。太小则志嫌⑤，以嫌听小，则耳不充，不充则不詹⑥，不詹则窕⑦。太清则志危⑧，以危听清则耳谿极⑨，谿极则不鉴⑩，不鉴则竭。太浊则志下，以下听浊则耳不收⑪，不收则不特⑫，不特则怒。故太巨、太小、太清、太浊皆非适也。

【注释】

①音：陈本："乐为乐器、乐舞，音为音调。"

②太巨：过分巨大。　志荡：心志振动。

③横塞：即充塞。

④振：摇。

⑤嫌：同慊。　志慊，即心志不满足。

⑥詹：足。

⑦窕：高诱注："窕，不满足也。"

⑧危：高。

⑨谿极：陈本："'谿极'乃古人恒言，有稀疏之意，故高训为虚病也。"

⑩鉴：鉴别。

⑪不收：陈本："浊音低沉，故志下，不收者，不收聚也。不收聚则越散于外，故高注云：'越散'。"

⑫不特：高诱注："不特，不专一也。"

【译文】

音调也有适合不适合的问题。声音过分巨大就会使心志振动，以振动的心来听巨大的声音，耳朵就容纳不了，耳朵容纳不了，就会被充塞，耳朵被充塞，心志就会摇荡。声音过分小就会使心得不到满足，以不能满足的心志来听过小的声音，耳朵就充不满，耳朵充不满，就会感到不足，不足心志当然就不满足。声音太清就会使心志高扬，以高扬的心志来听太清的声音，耳朵就会空虚得病，耳朵空虚得病，就不能鉴别，不能鉴别，心志就会衰竭。声音太浊就会使心志低下，以低下的心志来听太浊的声音，耳朵就不集中，耳朵不集中就不能专一去听，不能专一去听，也就会发怒。所以说，声音太大、太小、太清、太浊都是不适合的。

【原文】

24・4　何谓适？衷音之适也[①]。何谓衷？大不出钧[②]，重不过石，小大轻重之衷也。黄钟之宫，音之本也[③]，清浊之衷也。衷也者适也，以适听适则和矣。乐无太[④]，平和者是也[⑤]。故治世之音安以乐[⑥]，其政平也[⑦]；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⑧]；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凡音乐通乎政[⑨]，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⑩]。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⑪]，观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⑫]。《清庙》之瑟[⑬]，朱弦而疏越[⑭]，一唱而三叹，有进乎音者矣[⑮]。大飨之礼[⑯]，上玄尊而俎生

鱼[17]，大羹不和[18]，有进乎味者也。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19]，将以教民、平好恶、行理义也[20]。

【注释】

①衷音：指声音不轻不重大小适中。

②钧：陈本："为度量钟音律度大小之器，以七尺之木，系之以弦，击弦所发之音，以定钟音之律度。比之今日之乐器，'钧'即今之'标音'，所以定乐器律度之高低者。'大小出钧，重不过石'，谓钟音律度之大者不得超过钧所发之音，钟之重不得超过百二十斤。"石：一百二十斤为石。

③黄钟之宫，音之本也：陈本："黄钟即今所谓标准音，故是音之本。但黄钟是所有乐律之标准；钧仅用以定钟音标准之器，类似今之'标音'；故'黄钟'与'钧'含义不同。黄钟即是标准音，则自黄钟始，愈上音愈高，愈下音愈低，故黄钟是清浊之衷。"

④太：即上文太巨、太小、太清、太浊之太。

⑤平和者是也："平"字疑衍。

⑥治世：太平时代。安以乐：指声音表现了民心安于统治者的教化，因而喜乐。

⑦平：平和。指政治平稳和顺。

⑧乖：乖戾，违背。

⑨"凡音乐通乎政"二句：孙蜀丞曰："按此文本作'凡音乐通乎政，而风乎俗者也。"风：化。

⑩俗定：风俗的确定、定型。

⑪观其音而知其俗矣：王念孙认为此句下，当补"观其俗而知其政矣。"是，宜从。

⑫论：明。

⑬清庙：此指歌名。《荀子·礼论》："《清庙》之歌，一唱而三叹，膈朱弦而通越。" 瑟：古代一种弦乐器。

⑭疏越：疏刻其底为小孔。疏：刻镂。越：瑟底之孔。

⑮进：当作"遗"。遗乎音：声音久久不绝。下句"进乎味"也应为"遗

乎味”。即大羹之味久久飘香。

⑯大飨：合祀先王的祭礼。

⑰上：献上。　玄尊：亦作玄樽。犹言玄酒，实即古代当酒用的水。陈本，“尊为酒器，因假为酒之称，故玄尊即玄酒。”　俎（zǔ 阻）：古代祭祀时用以载牲的礼器。青铜制，也有木制漆饰的。　俎生鱼：把生鱼盛在俎中。

⑱大羹：亦写作“太羹”。指不和五味的肉汁。

⑲特：只，仅仅。

⑳平：正。

【译文】

什么叫适合？声音不轻不重大小适中就叫适合。什么叫不轻不重大小适中？钟音律度之大者不得超过钧所发之音，钟之重不得超过一百二十斤，这就叫大小轻重适中。黄钟律的宫音是音乐的根本，是清浊的基准。合乎基准就是适中，以适中的心听适中的声音那就和谐了。音乐不要太过分，和谐就可以了。所以，太平时代的音乐安宁而欢乐，它的政治平稳和顺；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它的政治乖戾反常；亡国的音乐悲痛而哀伤，它的政治危急险恶。大凡音乐，与政治是相通的，而且起着移风易俗的作用，风俗的形成是音乐教化的结果。所以，政治清明之时，观看它的音乐就可以知道它的风俗，观看它的风俗就可以知道它的政治，观看它的政治就可以知道它的君主。所以，先王一定要通过音乐来阐明他的教化。演奏《清庙》的瑟乐，用朱红的弦，而且将其底刻为小孔使声音通达，只由一人领唱，多人应和，其声音久久不绝。合祀先王的祭礼，要献上水酒和生鱼，大羹不许调和五味，因而余味无穷。所以先王制定礼乐，不仅仅是用来使耳目欢愉，极力满足口腹的欲望，而是要用音乐来教化人民，辨清好恶，推行义理。

古　乐

【题解】

本篇为《仲夏纪》的最末一篇，主要论述了自朱襄氏以来，一直至周成王的音乐发展史。文中首先肯定了音乐之由来已相当久远了，是不能废弃的。其次论述了音乐与时代的关系，尤其是与当时国家的大事的密切关系，还提到了音乐与自然的关系。这些对我们了解音乐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是有帮助的。

【原文】

25·1　五曰：

乐所由来者尚也①，必不可废。有节有侈②，有正有淫矣③。贤者以昌④，不肖者以亡。

【注释】

①尚：通“上”。久远。

②节：适。　侈：大。侈，即《侈乐》中“以巨为美，以众为观，俶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之义。

③正：雅。　淫：过分。淫，即《适音》中所谓太巨、太小、太清、太浊之义。

④以昌：以之昌，即用音乐而昌盛。

【译文】

第五是：

音乐的由来很久远了，是必定不可废弃的。其中有的适中，有

的奢侈，有的雅正，有的淫滥。贤人用它而国家昌盛，不肖者用它而国家灭亡。

【原文】

25·2　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1]，多风而阳气畜积[2]，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3]，以来阴气[4]，以定群生[5]。

【注释】

①朱襄氏：炎帝的别号。

②畜积：积聚。此指阳气过多。畜，同“蓄”。

③士达：朱襄氏之臣。　作为：弹奏。　五弦瑟：古乐器，瑟面张弦五根，俗称古琴。

④来：招来。　阴气：古人认为用音乐可以调节阴阳，故阳气多而用五弦瑟来招阴气。

⑤群生：众生，指远古时代的人。

【译文】

从前朱襄氏统治天下时，经常刮风，使阳气过多，万物散落，果实不成熟，所以士达弹奏五弦琴瑟，用来招阴气，以安定众生。

【原文】

25·3　昔葛天氏之乐[1]，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2]：一曰《载民》[3]，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4]，四曰《奋五谷》[5]，五曰《敬天常》[6]，六曰《达帝功》[7]，七曰《依地德》[8]，八曰《总万物之极》[9]。

【注释】

①葛天氏：传说中远古帝号。在伏羲之前。其治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古人认为是理想中自然、淳朴之世。

②操：持，拿。投足：踏步，举步。以：而。八阕（què 却）：八支乐曲。阕：曲终，奏乐终了。

③载民：《载民》和以下《玄鸟》等，为八支古乐曲名。载：负载。

④遂：顺。

⑤奋：茂盛。

⑥天常：指自然规律。常：常道。

⑦达：通达。

⑧德：指四时的旺气。

⑨极：终极。

【译文】

从前，葛天氏时的音乐，三个人拿着牛尾踏着步而歌唱八支乐曲：一叫《载民》，歌颂负载人民的大地，二叫《玄鸟》，歌颂作为氏族标志的图腾——黑色的鸟，三叫《遂草木》，祝草木顺利地生长，四叫《奋五谷》，祝五种谷物茂盛地生长，五叫《敬天常》，表达人民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六叫《达帝功》，表达了他们要通达天帝之功的愿望，七叫《依地德》，表达人们要遵照四时旺气行事，八叫《总万物之极》，总的希望万物发展达到最高终极。

【原文】

25·4 昔陶唐氏之始①，阴多滞伏而湛积②，水道壅塞，不行其原③，民气郁阏而滞著④，筋骨瑟缩不达⑤，故作为舞以宣导之⑥。

【注释】

①陶唐氏：乃阴康氏之误。阴康氏：传说中古代帝王的称号。

②滞伏：凝止不散。湛积：深深积聚。

③水道壅塞，不行其原：陈本："八字当系注羼入正文者。"

④郁阏（è 遏）：聚积不动。　阏，阻塞，停止。　滞著：凝聚贮藏。著，同贮。

⑤瑟缩：收缩。　达：通舒展。

⑥宣导：发抒出来使其畅快。

【译文】

从前，阴康氏开始治理天下的时候，阴气过多，凝聚不散而深深积聚着，人民受其影响，也郁结着阴气，筋骨收缩而不舒展，所以创作歌舞使之散发出来以求舒畅。

【原文】

25.5　昔黄帝令伶伦作律[①]。伶伦自大夏之西[②]，乃之阮隃之阴[③]，取竹于嶰谿之谷[④]，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⑤]，以为黄钟之宫[⑥]，吹曰"舍少"[⑦]。次制十二筒[⑧]，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⑨]。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⑩]，以和五音，以施《英韶》[⑪]，以仲春之月[⑫]，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⑬]。

【注释】

①伶伦：传说为黄帝的乐官。古人认为他是乐律的创始者。

②大夏：高诱注："大夏，西方之山。"陈本："系地名，非山名。"

③阮隃：俞樾曰："阮隃即昆仑也。"　阴：山之北。

④嶰（xiè 谢）谿：昆仑山北谷名。传说黄帝使伶伦取嶰谷之竹以制乐器。

⑤钧：同均。
⑥黄钟之宫：用黄钟律来定的宫音。
⑦舍少：指黄钟管吹出来的声音，故“舍少”是拟声词。
⑧次：依次。　十二筒：高诱注：“六律六吕各有管，故曰十二筒”。
⑨律吕之本：因黄钟宫可以派生出其他的声音，故说是“律吕之本”。
⑩荣将：传说中黄帝之臣。一作荣援或荣猨。
⑪英韶：陈本：“‘英韶’当是乐名，但未详所出。”
⑫以：于。
⑬咸池：古乐曲名，相传为尧乐。一说为黄帝之乐，尧增修沿用。

【译文】

从前，黄帝命伶伦制作乐律。伶伦从大夏的西方，来到昆仑山的北面，取嶰谿谷的竹子，用长得壁厚且均匀者，截取两个竹节中的一段，长度为三寸九分而吹之，这就是黄钟律的宫音，吹出来的声音就叫“舍少”。依次做了十二根竹筒，带到昆仑山下，听凤凰的鸣叫，用以区别十二乐律。其雄凤鸣叫的为六个声音，其雌凤鸣叫的为六个声音，这十二个声音与黄钟的宫音相比较，很为适合。黄钟之宫音，都可以派生出其他的声音来，所以说黄钟之宫是十二律吕的根本。黄帝又命伶伦和荣将一同去铸造十二口钟，用以合谐五音，以传播《英韶》，在仲春之月的乙卯那一天，当太阳的位置在奎星的时候，才开始吹奏它们，取名叫《咸池》。

【原文】

25·6　帝颛顼生自若水①，实处空桑②，乃登为帝。惟天之合③，正风乃行④，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⑤。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⑥，命之曰《承云》⑦，以祭上帝⑧。乃令鱓先为乐倡⑨，鱓乃偃寝⑩，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⑪

【注释】

①若水：古水名。即今雅砻江。

②处：居。　空桑：古地名。在鲁。

③惟天之合：指登帝后施行德政与天意相合。

④正风：言八方之风各得其正。风：风化。

⑤熙熙凄凄锵锵：形容风声的象声词。

⑥飞龙：古乐人名。"作"字后，应补"乐"字（依许维遹说）。是，宜从。　八风：八方之风。

⑦承云：古乐名。

⑧上帝：高诱注："上帝，昊天上帝。"

⑨ 鱓（tuó 驼）：同鼍。亦称扬子鳄，皮可张鼓。倡：始。

⑩偃寝：仰面躺下。

⑪英英：和盛的样子。陈本："鼓所以节乐，故必先击。此文令鱓先击鼓为乐始，正是鼓之作用。此鱓以尾鼓腹，显然系一种化装表演。盖表演者化装为鱓形，置鼓于腹间，奏乐开始时，鱓先行偃寝，以其尾鼓其腹间之鼓，领导其他乐器开始演奏。"

【译文】

帝颛顼出生在若水，实居住在空桑，却登上了帝位。他施行的德政与天意相吻合，八方之风化均得其正，发出之声音像熙熙、凄凄、锵锵那样动人。颛顼帝喜好这种声音，就命令飞龙作乐仿效八方之风的声音，取名叫《承云》，在祭祀上帝时演奏。又命令演奏者化装成鱓形，置鼓于腹间，奏乐开始时，鱓先行仰面躺下，以其尾击腹间之鼓，领导其他乐器开始演奏，发出和盛的声音。

【原文】

25·7　帝喾命咸黑作《声歌》——《九招》、《六列》、《六英》[①]。有倕作为鼙鼓钟磬吹苓管埙篪鞀椎钟[②]。帝喾乃令人抃或鼓鼙[③]，击钟磬，吹苓展管篪[④]。因令凤鸟、

天翟舞之⑤。帝喾大喜，乃以康帝德⑥。

【注释】

①咸黑：古代传说中的乐师名。帝喾之臣。声歌：陈本："旧校'声'作'唐'，是也。"又云："唐与康同"，"'唐歌'即'康歌'。此歌名为《康歌》，其内容有《九招》、《六列》、《六英》共二十一章。"

②鼙（pí 皮）：古代小鼓。 苓：王引之曰："'苓'当为'笭'，即'笙'字也。"吹：当衍。鞀椎钟：陈本："'鞀椎钟'三字衍。"

③抃（biàn 弁）：陈本："拊手为弁，引申之则为拊击之义。" 或：当衍。

④展：陈本："'埙'误为'展'。"

⑤"因令"句：翟（dí 嫡）：长尾巴的山雉（野鸡）。 天翟：即神野鸡。陈本："此系化装表演。"即化装为凤鸟天翟跳舞。

⑥康：赞美，彰明。

【译文】

帝喾命令咸黑作《康歌》，内容有《九招》、《六列》、《六英》。有倕又创作了鼙鼓钟磬笙管埙篪等乐器。帝喾又命令人来击鼓、击钟敲磬、吹笙、吹埙吹篪。并叫人化装为凤鸟天翟跳舞。帝喾非常高兴，就用这些来赞美帝喾的德行。

【原文】

25·8 帝尧立，乃命质为乐①。质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辂置缶而鼓之②，乃拊石击石③，以象上帝玉磬之音④，以致舞百兽⑤。瞽叟乃拌五弦之瑟⑥，作以为十五弦之瑟⑦。命之曰《大章》⑧，以祭上帝。

【注释】

①质：高诱注："'质'当作'夔'。"

②輅（luò 落）：革带。　缶（fǒu 否）：盛酒浆的瓦器，小口大腹。　鼓：击。作动词。　麋輅置缶：孙诒让认为即用麋革蒙覆在缶上的土鼓。置：以网蒙覆四面之义。

③拊（fǔ 府）：轻敲。

④象：摹仿。

⑤舞百兽：即百兽舞。亦即化装为百兽舞。

⑥瞽（gǔ 古）叟：古帝虞舜之父。瞽：失明的人。　拌：高诱注："拌，分。"

⑦作：许维遹认为："作"字当衍。

⑧大章：古乐名。相传为尧乐。

【译文】

帝尧即位，就命令夔作乐。夔于是仿效山林溪谷自然之声音而作歌，用土鼓来演奏，敲击石磬，很像上帝玉磬的声音，又跳化装的百兽舞。瞽叟分五弦的瑟琴为十五弦的瑟琴。取名叫《大章》，用以祭上帝时演奏。

【原文】

25·9　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为瑟①，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

【注释】

①仰：毕沅改"仰"为"命"。是，宜从。　延：相传为舜臣。陈本认为仰延为人名。

【译文】

舜即位，命令延分瞽叟所作的瑟，增加八根弦，成为二十三弦的瑟琴。舜又命令质修习《九招》、《六列》、《六英》，用以彰明

帝的美德。

【原文】

25·10 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①]，降通漻水以导河[②]，疏三江五湖[③]，注之东海[④]，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⑤]，以昭其功。

【注释】

①龙门：即禹门口。在山西河津县西北和陕西韩城县东北。黄河至此，两岸峭壁对峙，形如阙门，故名。

②降：陈本：“‘降’字当衍。”漻：陈本“漻水即潦水，盖谓洪水也。”河：黄河。

③三江：古代各地众多水道的总称。具体指哪三条江，各说不一。 五湖：古代吴越地区湖泊。具体指哪五湖也各说不一。

④东海：古时东海名称，所指因时而异。先秦古籍中的东海，相当于今之黄海。

⑤夏籥（yuè 跃）：传说为禹时的乐舞。九成：陈本：“此文所谓‘《夏籥》九成’者，犹《夏籥》九终也。终亦章也。”

【译文】

禹即位，为天下事辛苦勤劳，日夜不敢懈怠，疏通大河，浚决壅塞，开凿龙门，疏通洪水使之流入河道，疏通三江五湖，让其流入东海，以利于人民。于是命皋陶创作《夏籥》九章，以宣扬他的功绩。

【原文】

25·11 殷汤即位，夏为无道，暴虐万民，侵削诸侯，

不用轨度[①]，天下患之。汤于是率六州以讨桀罪[②]，功名大成，黔首安宁。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③]，歌《晨露》[④]，修《九招》、《六列》[⑤]，以见其善。

【注释】

①轨度：法度。

②六州：指古代九州中的六州。李善注《文选》郭璞的《江赋》，认为六州指益、梁、荆、江、扬、徐六州。

③大护：古乐曲名。

④晨露：古乐曲名。

⑤九招、六列：孙蜀丞认为《六列》下脱《六英》二字，是。

【译文】

殷汤即位，夏桀无道，暴虐百姓，侵略诸侯，不用法度施政，天下人都恨他。汤于是率领六州诸侯讨伐夏桀的罪行，功名大成，百姓安宁。汤于是命令伊尹创作《大护》乐曲，歌《晨露》，修习《九招》、《六列》、《六英》，用以展现他的美德。

【原文】

25·12　周文王处岐[①]，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②]。散宜生曰[③]："殷可伐也。"文王弗许。周公旦乃作诗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④]。"以绳文王之德[⑤]。

【注释】

①岐：古邑名。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

②三淫：高诱注："淫，过。三淫：谓剖比干之心，断材士之股，刳孕妇之胎者，故诸侯去之而佐文王也。"三淫，即三种罪过。陈本则认为：

"'三'当为'之'形近之伪。淫，乱也。'诸侯去殷之淫而翼文王，犹言诸侯去殷之乱而佐文王也。"

③散宜生：高诱注："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西周功臣，与闳夭，太颠等同辅西伯姬昌。西伯被纣囚禁，他与闳夭等设计用美色重赂，营救西伯脱险，后又佐武王灭商。

④引诗原文见《诗·大雅·文王》。在上，在人民之上。昭：显扬。

⑤绳：赞誉。

【译文】

周文王住在岐地，诸侯离开殷纣之乱而辅佐文王。散宜生说："殷纣可以讨伐了。"文王不同意。周公于是作诗道："文王高高在上，德行昭明于天，岐周虽是古老之邦，但其使命却是新的。"用此诗赞誉文王的德行。

【原文】

25·13 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①，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②。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③，乃命周公为作《大武》④。

【注释】

①六师：周天子所统六军之师。周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师。后以为天子军队之称。也称六军。

②牧野：古代地名。在今河南省淇县南。周武王与反殷诸侯会师，大败殷军于此。

③荐：献。俘馘（guó 国）：生俘的敌人和被杀的敌人的左耳。古代战时割取所杀敌人的左耳以计功。 太室：陈本："太室者指太庙之中央室也。"

④大武：周代的乐舞之一。郑玄认为是武王之乐。 为作：孙蜀丞认为当为"作为"之倒文。

【译文】

周武王即位，率领六师讨伐殷纣，六师未到殷的都城，用锐利的精兵在牧野打败殷军。回到京城，就在京都太庙中献上俘虏和所杀敌人的左耳计功，并命周公创作《大武》。

【原文】

25·14　成王立①，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②。商人服象③，为虐于东夷④，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⑤，以嘉其德。

【注释】

①成王：即姬诵。西周国王。文王之孙，武王之子。武王死时，他年幼，由周公旦摄理政事，安定大局。亲政后，继续大封诸侯，加强宗法统治权力，又委任周公制礼作乐，规划各项典章制度，奠定了西周王朝的始基。

②践：高诱注："践，往。"

③服：役使。　象：兽名。

④东夷：古代对我国中原以东各民族的统称。

⑤为：作。　《三象》：乐曲名。

【译文】

成王即位，殷遗民反叛，成王命令周公去讨伐他们。殷商遗民驾御象兽在东夷虐害人民，周公就率领部队驱逐他们，一直追到江南，于是创作《三象》，用以赞美他的功德。

【原文】

25·15　故乐之所由来者尚矣，非独为一世之所造也。

【译文】

所以说：音乐的由来已有很久了，不仅仅是哪一个时代所创造的啊。

季夏纪第六　音律　音初　制乐　明理

季　夏[①]

【题解】

本篇为《季夏纪》的首篇。主要讲述人民应取鼍、献龟、取鼋、纳苇、割草、染织，以供统治者的需用；在上者则不许大兴土木，更不许发动破坏性的战争，以免影响农事。

【原文】

26.1　一曰：

季夏之月：日在柳[②]，昏，心中[③]，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林钟。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凉风始至。蟋蟀居宇。鹰乃学习。腐草化为蚈[④]。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辂，驾赤骝，载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雉[⑤]。其器高以粗。

【注释】

①季夏纪："纪"字衍。季夏：夏之六月。

②柳：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南方朱鸟七宿的第三宿。有星八颗。

③心：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东方苍龙七宿的第五宿。有星三颗。中：中星。参见1·1注③。

④蚈（qiān 牵）：萤火虫。

⑤雉：野鸡。

【译文】

第一是：

季夏六月：太阳的位置在二十八宿的柳，初昏时，心星运行在东方中天，早晨，奎星运行在西方中天。季夏于干支属丙丁。以火德王的炎帝为其主宰。辅佐他的是祝融。与时相应的动物是虫羽之类。其声音是五音的徵音。其时音律与林钟相应。这时的数字为七。其味苦。其臭焦。这个月要举行灶祭。祭时先用肺。这个月，凉风开始到来。蟋蟀居住在屋檐下。鹰于是学习飞翔。腐草中生出萤火虫。天子居住在南向明堂的右侧室，乘坐的是朱红色的鸾鸟铃的大车，驾着赤红色的大马，车上插着红色旗帜，身上穿着红色衣服，佩着红色美玉，吃的是豆子和野鸡。使用的器具高而且粗。

【原文】

26.2 是月也，令渔师伐蛟取鼍①，升龟取鼋②。乃命虞人入材苇③。

【注释】

①渔师：古代官名。掌鱼之官。 蛟：古代传说中的一种龙。常居深渊，

能发洪水。　鼍（tuó 驼）：动物名。亦称扬子鳄，俗称猪婆龙。

②升：登。高诱注："龟，神，可以决吉凶，入宗庙，尊之也，故曰'升'也。"鼋（yuán 元）：动物名。亦称绿团鱼，欲称癞头鼋。

③虞人：古代掌山泽苑囿之官。　材苇：可供编织的苇草。

【译文】

这个月，命令掌管渔业的官吏斩蛟取鼍，献龟取鼋。又命令掌管山泽的官吏交纳可供编织的苇草。

【原文】

26.3　是月也，令四监大夫合百县之秩刍[①]，以养牺牲。令民无不咸出其力，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庙社稷之灵[②]，为民祈福。

【注释】

①四监：古代掌管山、泽、林、川的官员。也指周代县属四郡所设的郡大夫。高诱注："四监者，周制天子畿方千里之内分为百县，县有四郡，郡有一大夫监，故命四监，使收掌薪柴也。"　合：聚集。　百县：指天子的全部领地。　秩：常。　刍（chū 锄）：喂牲口的草。　秩刍：按常规应交纳的刍草。

②社稷：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的土神和谷神。　社：土神　稷：谷神。

【译文】

这个月，命令四监大夫聚集领地内各县按常规送来刍草，以供养供祭祀用的全部牲畜。命令人民全都出力去收割刍草，以供天帝、上帝、名山大川及四方的神灵，用以祭祀宗庙和社稷之神，为人民祈求幸福。

【原文】

26.4 是月也，命妇官染采①，黼黻文章②，必以法故③，无或差忒④，黑黄苍赤，莫不质良，勿敢伪诈，以给郊庙祭祀之服，以为旗章⑤，以别贵贱等级之度。

【注释】

①妇官：宫中女官。主染事。 采：色彩。

②黼黻（fǔfú 府弗）：古代礼服上所诱的花纹。黼：黑白相间。黻：黑青相间。 文章：错杂的色彩或花纹。

③法：法则。 故：旧有的。

④或：句中语气词。 差忒：差错。

⑤旗章：即旌旗。章：彰明，即彰明的标记。

【译文】

这个月，命令掌管染事的女官负责染色之事，黼黻文章等都要按旧有法则行事，不得有差错，无论是黑的、黄的、苍的、赤的，都要质地良好，不许有所欺诈，用以供祭天祭祖礼服之用，以制作旌旗，用以区别贫富贵贱等级。

【原文】

26·5 是月也，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①，无或斩伐。不可以兴土功②，不可以合诸侯③，不可以起兵动众。无举大事④，以摇荡于气⑤。无发令而干时⑥，以妨神农之事。水潦盛昌⑦，命神农⑧，将巡功⑨。举大事则有天殃。

【注释】

①行：巡行察视。

②土功：指治水、筑城、建造宫殿等工程。

③合：统一，合并。　合诸侯：合并诸侯，即发动战争。

④举大事：指土功、合诸侯、起兵动众等事。

⑤以摇荡于气：陈本："犹言以摇荡养育万物之气也。'于'即'养'字之坏而误者。"

⑥干时：干犯时令。即下句的不许妨碍神农之事（农事）。

⑦潦：雨水大的样子。　盛昌：此指水很大。

⑧神农：此处指农官。高诱注："昔炎帝神农，能殖嘉谷，神而化之，号为神农，后世因名其官为神农。"

⑨巡功：本指天子到各处巡视、检查政绩。此指官员到各地视察工作。

【译文】

这个月，树木正繁荣茂盛，于是命令管山林的大夫进山林巡察，不许砍伐树木。不可以兴建宫殿等工程，不可以发动合并诸侯的战争，不可兴兵动众。总之，不要举行有害于山林生长的一切大事，以免影响万物生长的气势；不要发布干犯时令的政令，以免妨害农事的进行。这个月雨水很多，命令农官到各地视察。如果举办有害农时生长的大事，一定会遭受祸殃。

【原文】

26·6　是月也，土润溽暑①，大雨时行，烧薙行水②，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

【注释】

①润：滋润，润湿。　溽暑：指盛夏气候潮湿闷热。

②烧薙（tì 剃）：一种原始耕作法。芟除田中杂草，待草干枯后，焚烧以为肥料。薙：除草。　行水：从事灌溉。此指水把灰烬冲到田中。

【译文】

这个月，土既滋润而湿热，大雨时降，若烧除田中杂草，雨水冲其灰于田中，有如热汤，有利于杀死杂草，而且可以使田畴更肥美。

【原文】

26·7 行之是令①，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②。季夏行春令，则谷实解落，国多风咳③，人乃迁徒。行秋令，则丘隰水潦④，禾稼不熟，乃多女灾⑤。行冬令，则寒气不时，鹰隼早鸷⑥，四鄙入保⑦。

【注释】

①行之是令：高诱注："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

②三旬二日：陶鸿庆认为："盖三旬中除去晦朔二日，则一月只得二旬有八日，至第三旬之雨当在下月，是一月之中只得雨二日也。"

③国：指国内人民。　风咳：因受风而咳嗽。

④丘：小土山。　隰（xí 席）：低下的湿地。　潦：雨水大而积水。

⑤女灾：高诱注："生子不育也。"

⑥鹰隼早鸷：隼（sǔn 笋）：鸟纲，隼科各种类的通称。　鹰隼：泛指猛禽。　鸷（zhì 至）：凶猛。

⑦四鄙：四境边民。　保：同堡。城堡。

【译文】

这个月实行应时的政令，适时而有益于农事的甘雨本会三旬三次降落，但本月仅下二次雨。如果这个月实行应在春季实行的政令，那么谷物的果实就会脱落，国民会因受风而咳嗽，这样，人民就要迁移他地。如果实行应在秋季实行的政令，那么高丘地带和低下地带都会因雨水大而造成潦灾，庄稼就会不熟，连妇女也

会多患不育之病。如果实行应在冬季实行的政令，那么寒气就会不时袭来，鹰隼之类的猛禽也会过早凶猛，四境边民就要进入城堡躲避。

【原文】

26・8　中央土①：其日戊己②。其帝黄帝③。其神后土④。其虫倮⑤。其音宫⑥。律中黄钟之宫⑦。其数五⑧。其味甘⑨。其臭香⑩。其祀中霤⑪。祭先心⑫。天子居太庙太室⑬，乘大辂⑭，驾黄骝，载黄旂，衣黄衣，服黄玉，食稷与牛。其器圜以揜⑮。

【注释】

①中央土：古代以五方配五行，中央表土，土色黄，故又以中央代表黄色。故下有“驾黄骝”等句。

②戊己：古以十干支配五方，戊己属中央，于五行属土，所以用戊己代称土。

③黄帝：高诱注：“黄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号轩辕氏，死，托祀为中央之帝。”

④后土：指土神或地神。

⑤倮：赤体。高诱注：“阳发散越，而属倮虫。倮虫，麒麟为之长。宫，土也，位在中央，为之音主。”陈本校高注：“发阳散越，而为倮虫。倮虫之属，麒麟为之长。宫，土也，位在中央，为五音主。”又云：“因宫系五音之主，故高增‘为五音之主’一句，而与其他各纪之注异也。今本‘五’以形近讹为‘之’耳。”从陈说。

⑥宫：五音之一。

⑦“律中”句：高诱注：“黄钟，阳律也，竹管音中黄钟之宫也。”

⑧其数五：高诱注：“五行之数，土第五也。”

⑨甘：五味之一。

⑩臭：气味。

⑪中霤：五祀之一。

⑫心：五脏之一。

⑬太庙：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中央的叫太庙。参见1·1注㉑。太室：大室。太庙中央之室。也用以指太庙。

⑭大辂：亦作大路。玉辂。古时天子所乘之车。为五辂之一。五辂指玉辂、金辂、象辂、草辂、木辂。大辂，辂之最大，所以“大辂”指玉辂

⑮圜：同圆。 揜（yān 掩）：遮盖，掩蔽。 圜以揜：即圆形而口收缩的器具。

【译文】

中央与五行相配属土：以干支配五方，戊己属中央，故季夏于甲子属戊己。其主宰之帝是以土德王的黄帝。辅佐黄帝的是后土神。与时相应的动物是麒麟之类的倮虫。其声音是五声的宫声。音律与黄钟之宫相应。这时的数字为五。其味甘。其臭香。这个月要举行中霤祭。祭时先用心。天子居住在中央太庙的中间。乘坐的是以玉为饰的大车，驾着黄色的大马，车上插着黄色旗帜，身上穿着黄色的衣服，佩戴着黄色美玉，吃的是粟和牛肉。使用的是圆形而口小的器物。

音　律

【题解】

本篇为《季夏纪》的第二篇，讲述音律相生之理和十二律与十二月相配有关之事。这些虽不科学，但阐明各月应注意的事项，紧紧围绕着农事和人民的利益而言，对统治者起到告诫的作用。

【原文】

27 · 1　二曰：

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蔟，太蔟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①。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

【注释】

①"黄钟"等十五句：是讲古乐的十二调以及古三分损益之而生十二律之说。十二调中，阳律六：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律六：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三分损益法：《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昔黄帝吹九寸之管，得黄钟正声，半之为清声，倍之为缓声，三分损益之以生十二律。"胡三省注："三分其一而损益之，上生下生而十二律备矣。"如以九寸为黄钟正声，分为三分，各得三寸，减损去一分，得六寸，这便是林钟的管律长度。林钟为六，分为三分，各得二寸，增益一分，得八寸，这便是太蔟的管律长度。但具体如何上生下生，各家说法有异。

【译文】

第二是：

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蔟，太蔟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把律管分为三等分，增益一分为上生，减损一分为下生。十二律中，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生所得之律，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生所得之律。

【原文】

27·2　大圣至理之世①，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②，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③，则生黄钟。季冬生大宫。孟春生太蔟。仲春生夹钟。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吕。仲夏日长至④，则生蕤宾。季夏生林钟。孟秋生夷则。仲秋生南吕。季秋生无射。孟冬生应钟。天地风气正，则十二律定矣。

【注释】

①大圣：古谓道德最完善、智能最超绝、通晓万物之道的人。有时用以称帝王。　至理："理"当作"治"。至理即至治，指最好的政治局面。

②日至：即夏至与冬至。夏至又称长至，冬至又称短至。　钟：聚，集。

③日短至：高诱注："冬至日，日极短，故曰日短至。"指日照最短。

④日长至：高诱注："夏至日，日极长，故曰日长至。"指日照最长。

【译文】

在了不起的圣人治理得最好的时代，天地之气相合而产生风，日至则月就聚集了那月的风，从而产生出十二律，仲冬月，日照最短，就产生出黄钟。季冬月就产生出大宫。孟春月就产生出太蔟。仲春月就产生出夹钟。季春月就产生出姑洗。孟夏月就产生出仲吕。仲夏月日照最长，就产生出蕤宾。季夏月就产生出林钟。孟秋月就产生出夷则。仲秋月就产生出南吕。季秋月就产生出无射。孟冬月就产生出应钟。天地之风气正，那么十二律就确定了。

【原文】

27·3　黄钟之月①，土事无作②，慎无发盖③，以固天闭地，阳气且泄④。大吕之月⑤，数将几终⑥，岁且更起⑦，

而农民无有所使[8]。太蔟之月[9]，阳气始生[10]，草木繁动[11]，令农发土[12]，无或失时。夹钟之月[13]，宽裕和平，行德去刑[14]，无或作事[15]，以害群生。姑洗之月[16]，达道通路[17]，沟渎修利[18]，申之此令，嘉气趣至[19]。仲吕之月[20]，无聚大众，巡劝农事，草木方长，无携民心[21]。蕤宾之月[22]，阳气在上，安壮养侠[23]，本朝不静[24]，草木早槁。林钟之月[25]，草木盛满，阴将始刑[26]，无发大事，以将阳气[27]，夷则之月[28]，修法饬刑，选士厉兵[29]，诘诛不义[30]，以怀远方[31]。南吕之月[32]，蛰虫入穴，趣农收聚[33]，无敢懈怠，以多为务。无射之月[34]，疾断有罪[35]，当法勿赦，无留狱讼[36]，以亟以故。应钟之月[37]，阴阳不通[38]，闭而为冬，修别丧纪[39]，审民所终[40]。

【注释】

①黄钟之月：指律中黄钟之月，具体指十一月。

②土事：土木建筑等事。

③发：揭发，揭开。　盖：指藏物之盖。

④且：高诱注："且，将也。"

⑤大吕之月：指律中大吕之月，具体指十二月。

⑥几终：高诱注："几，近。终，尽。"

⑦更起：变更而重新开始。指新的一年开始。

⑧而农民：谭戒甫认为夺"专"字。应为"专而农民。"专：独。　而：同尔，你们。　使：役。高诱注："农事将起，独于农民无所役使也。"

⑨太蔟之月：指律中太蔟之月，具体指正月。

⑩阳气始生：高诱注："冬至后四十六日立春，故曰阳气始生。"

⑪繁动：繁多的草木均萌动生长。

⑫发土：开始动土耕种。

⑬夹钟之月：指律中夹钟之月，具体指二月。

⑭行德去刑：高诱注："行仁德，去刑戮也。"

⑮事：陈本："不仅指兵戎之事，凡大动工程之事皆是。"

⑯姑洗之月：指律中姑洗之月，具体指三月。

⑰达道：使道路通达。

⑱渎：沟渠。

⑲嘉气：此指夏天炎火之气。　趣：急速。

⑳仲吕之月：指律中仲吕之月，具体指四月。

㉑无携民心：陈本："此文盖谓当此草木方长之时，令农勉作，无使离其志而为工商也。"携：离。

㉒蕤宾之月：指律中蕤宾之月，具体指五月。

㉓侠：侠当作佼。陈本："狡，佼同。"佼，即壮士之谓。

㉔本朝：陈本："所谓本者指君子本身，朝者指百官。"　静：宁静。

㉕林钟之月：指律中林钟之月，具体指六月。

㉖刑：杀。因秋气起，阴气将开始杀死万物。高诱注："夏至后46日立秋。秋则行刑戮，故曰阴气将始发也。"

㉗将：养。

㉘夷则之月：指律中夷则之月，具体指七月。

㉙厉兵：磨砺兵器。

㉚诘：责诘。

㉛怀：柔。

㉜南吕之月：指律中南吕之月，具体指八月。

㉝趣：同促，急促。

㉞无射之月：指律中无射之月，具体指九月。

㉟疾断：急速判断。

㊱"无留狱讼"二句：陈本："谓无稽留狱讼，宜疾予处理，且合于旧典。"以亟：用快速度。　故：旧有之法典。

㊲应钟之月：指律中应钟之月，具体指十月。

㊳"阴阳不通"二句：参见《孟冬》："是月也，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而成冬。"高诱注："阳伏在下，阴闭于上，故不通。"

㊴别：区别，辨别。　丧纪：丧事的纲纪。

㊵审：正。审民所终：陈本："谓正其丧服棺椁贵贱之等级也。"

【译文】

律中黄钟的十一月，不要兴办土木建筑等事，谨慎不要揭开藏物之盖，以使天地固闭，否则，阳气将要泄露。律中大吕的十二月，一年之数将接近于完结，新的一年重新开始，农事也将开始，对于农民不要役使他们做非农之事。律中太蔟的一月，阳气开始产生，繁多的草木萌动生长，命令农民开始动土耕种，不要失误农时。律中夹钟的二月，政令宽裕和平，要施行仁德，省去刑戮，不要兴办兵戎、工程等事，以免损害百姓的生活。律中姑洗的三月，道路应通达，沟渠应整修，申明命令，美善之夏气会很快来到。律中仲吕的四月，不要聚集群众，要到各处劝勉农事，这月正是草木生长的季节，不要违离民心。律中蕤宾的五月，阳气在上，要育养丁壮，君臣如果 不宁静，会影响社会的平静，连草木也会早早枯槁。律中林钟的六月，草木丰满，阴气将要杀死万物，不要举行大事，用以将养阳气。律中夷则的七月，应修饰刑法，选拔士子，磨砺兵器，责问或诛杀不义，以怀柔远方。律中南吕的八月，过冬的虫豸要入穴藏伏，催促农民尽快收获，不要懈怠，越多越好。律中无射的九月，急速判断有罪的人，应当法办的不要赦免，不要遗留下狱讼案件，尽速处理，而且要合于旧有的法典。律中应钟的十月，天气上升，地气下降，天地之气不通，封闭而进入冬天，要辨别丧事的纲纪，审正处理一切送终的事宜。

音　初

【题解】

本篇为《季夏纪》的第三篇。论述我国古代东南西北音调的始创，即标题所说的“音初”。这种有关古代音调的传说，虽不尽可信，但可供研究者参考。在《吕氏春秋》一书中，音指音调，乐指乐器、乐舞，故而《仲夏纪》中《古乐》一篇主要讲各种乐舞的由来，此与专讲音调由来是有区别的。

【原文】

28.1　三曰：

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萯山①，天大风晦盲②，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③，或曰：“后来是良日也④，之子是必大吉⑤，”或曰：“不胜也⑥，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归，曰：“以为余子，谁敢殃之？”子长成人，幕动坼橑⑦，斧斫斩其足⑧，遂为守门者。孔甲曰：“呜呼！有疾，命矣乎！”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

【注释】

①夏后氏：部落名。相传禹是其领袖，后其子启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即夏。参见13.3注①。孔甲：夏帝名，禹后十四世。　孔甲至桀，四世而夏亡。　田：打猎。　东阳萯山：古地名。

②晦盲：指光线昏暗。

③方乳：正在生孩子。

④或：有的，有人。　后：国君，指孔甲。

⑤之：其，这个。　是：通实。

⑥不胜：承受不了。

⑦拆（chè 彻）：分裂，裂开。榱：屋椽。

⑧斫（zhuó 酌）：砍。

【译文】

第三是：

夏后氏孔甲打猎于东阳萯山，碰上天括大风，光线昏暗，他迷失了道路，进入百姓的住房，房主人正在生孩子，有的人说："国君进来是吉辰的好日子，这个孩子实在是太吉利了"，有的人说："这个怕承受不了吧？这个孩子必遭灾殃。"孔甲于是决定带回这个孩子，并说："把这孩子作为我的孩子，有谁敢给他灾殃？"后来孩子长大成人了，帐幕翻动，屋椽裂开，斧头从上落下，砍伤了孩子的脚，于是只得叫他作为看门人。孔甲说："唉呀！有这样的残疾，真是命运啊！"于是为之作《破斧》之歌，这便是东方最早的音乐。

【原文】

28.2　禹行功[①]，见涂山之女[②]，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③]。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涂山之阳[④]，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召公取风焉[⑤]，以为《周南》、《召南》[⑥]。

【注释】

①禹行功：陈本："犹言禹巡视治水之功也。"行：巡视。功：事也。

②涂山：其地说法不一。有安徽蚌埠市之说；有浙江绍兴之说；有四川

重庆之说。反正是禹娶涂山氏之处，也是禹会诸侯之处。

③遇：陈本："遇，偶也。'禹未之遇'犹言禹未与之成匹偶。"

④待：毕沅改"待"为"候"。陈本："下文所作歌曰'候人兮猗'则此当作'候'无疑。" 阳：山南。

⑤召公：姬奭（shì 式）。西周初政治家。一作邵公、召伯，文王庶子，因采邑在召（今陕西岐山西南），故称召公。 风：古代称民歌为风。 取风：即采风，指搜集民间歌谣。

⑥周南、召南：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国风》的两个部分。

【译文】

夏禹巡视治水之事，遇到了涂山氏之女，夏禹没有与涂山氏之女婚配就到南方去巡视。涂山氏之女就派她的侍女在涂山的南面迎候夏禹，她自己则作了一首歌，歌中唱道"候人啊"，这便是南方最早的音乐。周公和召公采风，把这些收入《周南》、《召南》之中。

【原文】

28.3 周昭王亲将征荆[1]，辛余靡长且多力[2]，为王右[3]。还反涉汉，梁败[4]，王及蔡公抎于汉中[5]。辛余靡振王北济[6]，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于西翟[7]，实为长公。殷整甲徙宅西河[8]，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长公继是音以处西山[9]，秦缪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

【注释】

①周昭王：康王子，名瑕。王南巡狩，反济汉，汉滨人以胶船进。至中流，胶溶船解，王及蔡公皆溺死。在位五十一年。 将：率领。荆：古代楚国的别称。

②辛余靡：周昭王臣。

③右：兵车之右也。

④梁败：桥梁败坏。与胶船溶解溺死汉水说异。

⑤蔡公：周昭王臣。抎（yǔn 允）：失坠，坠落。

⑥振：救。　济：渡。

⑦西翟：西方。此处记载据陈本当作：“‘昭王乃侯之于西翟，赏为长公’。昭王之末，即使有周公，然昭王卒于汉而未返，其行封者当是穆王而非周公，故《竹书》以‘命辛伯余靡’系诸穆王元年。《吕氏》此文盖以昭王返周，故侯辛余靡属之昭王。后人不明乎此，宥于《左传》、《史记》谓昭王不返，因改昭王为周公耳。‘实’字无义，高注作‘赏’可证。‘实’‘赏’形近又因上下文诸‘实’字而讹耳。辛余靡长，故赏其号为长公。”　侯：作动词用。封辛为侯。

⑧殷整甲：即商王河亶甲。

⑨西山：陈本：“当是西翟之山，故长公居之。西翟在周之西，则西音为西方国风之音。”

【译文】

周昭王亲自率领部队征伐荆国，辛余靡身高而且有力，作昭王的车右。部队返回，在渡汉水时碰上桥梁败坏，昭王及蔡公都坠入汉水中。辛余靡救昭王渡到北岸，又返回来救蔡公。昭王于是封辛余靡为侯，居于西翟，赏其号为长公。商王殷整甲迁徙到西河，但仍思念故地，便最早创作了西方的音乐，长公在西山继承了这种音乐，秦穆公在此采风，这便是最早的秦国的音乐。

【原文】

28・4　有娀氏有二佚女[①]，为之九成之台[②]，饮食必以鼓[③]。帝令燕往视之[④]，鸣若谥隘[⑤]。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⑥]，发而视之[⑦]，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⑧]，曰：“燕燕往飞”[⑨]，实始作为北音。

【注释】

①有娀（sōng 松）：古国名。故址在今山西省永济县。殷契母简狄，即有娀女。有，词头。《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 佚：美。

②九成：犹九重，言极高。成：重。九，数之多也。

③鼓：高诱注："乐也。"

④帝：上帝，天帝。

⑤谥隘：象声词，燕鸣声。

⑥少选：高诱注："须臾。"

⑦发：揭开。

⑧一终：一曲奏完谓之一终。并称一成、一竟。

⑨引诗见《诗经·邶风·燕燕》。

【译文】

有娀氏有两个美女，为她俩建造了九成之台，饮食必定有音乐伴奏。天帝命令燕子去看她们，鸣叫时发出谥隘的叫声。二女爱而争着扑搏燕子，捉住后用玉筐覆盖着，过了一会儿，揭开盖子一看，燕子留下了两个燕蛋而北飞不返了，二女作歌一曲，唱道："燕子燕子展翅高飞"，这便是最早的北音。

【原文】

28·5　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①]，音成于外而化乎内[②]，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③]，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④]，不可隐匿，故曰乐之为观也深矣[⑤]。土弊则草木不长[⑥]，水烦则鱼鳖不大[⑦]，世浊则礼烦而乐淫[⑧]。郑、卫之声，桑间之音[⑨]，此乱国之所好，衰德之所说。流辟誂越

慆滥之音出[10]，则滔荡之气、邪慢之心感矣[11]；感则百奸众辟从此产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12]，正德以出乐，和乐以成顺。乐和而民乡方矣。

【注释】

①荡：动。此有表现义。

②化乎内：陈本："犹言教行于其内心也。"

③风：风俗。

④形：表现。

⑤为观：作为一种观察的手段。

⑥土弊：土质不好。弊：高诱注："恶。"

⑦烦：高诱注："扰，浑。"知"烦"乃"扰"之误。扰：陈本"水扰之则浑，故高训为浑也。"

⑧烦：高诱注："乱。"　淫：高诱注："邪。"

⑨桑间之音：指淫靡的音乐。亦作"桑间濮上。"《礼记·乐记》："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郑玄注："濮水之上，地有桑间者，亡国之音于此之水出也。昔殷纣使师延作靡靡之乐，已而自沉于濮水，后师涓过焉，夜闻而写之，为晋平公鼓之。"后因以"桑间濮上"指淫靡之音。

⑩流辟：亦作"流僻"。放荡淫邪。　诛越：极为轻佻。诛，同佻。　涓滥：怠慢放纵。　出：生。

⑪滔荡：激荡，波动。

⑫反道：返回到道的根本上去。

⑬乡：向。　方：高诱注："道。"

【译文】

大凡音乐，是从人的内心产生出来的。有感于心，就用音乐表现出来，音乐表现于外，而教化则使内心先受影响，所以听到其声音，就会知道其风俗，观察其风俗，就会知道其志向，观察

其志向，就会知道其德行。盛或衰、贤或不肖、君子或小人都会通过音乐表现出来，这是不可隐藏的，所以说，音乐作为一种观察的手段，其意义是极深远的。土质不好则草木不长，水浑则鱼鳖长不大，世道浑浊则礼仪会乱音乐会淫邪。郑、卫之声，桑间之音，这是淫乱的国家所喜好的，是德行衰微的国家所喜悦的。如果放荡淫邪、极为轻佻、怠慢放纵的音乐产生，则激荡的气和邪慢的心就会受到影响，心一受到影响，从此，各种各样的邪僻就会产生了。所以，君子回到正道上去，用以修养自己的品德，品德修正了，就会产生出好的音乐，和谐的音乐会使一切都会顺利完成。音乐和谐，老百姓就会向往于道义。

制　　乐

【题解】

本篇是《季夏纪》的第四篇。制乐，即作乐。主要讲人君在碰上妖异不祥的事件时，如何行善事以便逢凶化吉，并举成汤、周文王、宋景公之事加以说明，很有说服力。至于开头提出“欲观至乐，必于至治”的论点，在当时是极为进步的，就是在今天，也仍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因为作为文艺之一的音乐来说，它当然要受时人的影响。正如《仲夏纪·适音》中所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所以制乐者，必先把国家治理好，然后才能有最美好的音乐。

【原文】

29·1　四曰：

欲观至乐[①]，必欲至治[②]。其治厚者其乐治厚[③]，其治薄者其乐治薄，乱世则慢以乐矣[④]。今窒闭户牖[⑤]，动天地，一室也。故成汤之时，有谷生于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⑥]，其吏请卜其故。汤退卜者曰："吾闻祥者福之先者也，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至；妖者祸之先者也，见妖而为善则祸不至。"于是早朝晏退，问疾吊丧，务镇抚百姓，三日而谷亡。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圣人所独见，众人焉知其极。

【注释】

①至乐：极美的音乐。

②至治：最完美的政治。

③厚：重视。　治厚：重视政治，亦即政治受到重视。　乐治厚：重视用音乐来治理政治。

④慢以乐：陈本："慢是毫不节制之谓。乱世则慢以乐，犹言乱世之主则毫无节制而自乐其乐。"

⑤"今窒闭"三句：陈本："此文谓乐于为治者，虽窒闭户牖，不出于户，其所为感动天地之事，即在此一室之中。"　窒（zhì 至）：阻塞，不通。　牖：窗。

⑥比：及。　拱：两手合围。

【译文】

第四是：

想要欣赏最美好的音乐，一定要在治理得最好的政治时代。那些重视政治的国家，就会重视用音乐来治理它，那些不重视政治的国家，就不重视用音乐来治理它，混乱的世道，乱世之主就毫无节制地自乐其乐。乐于为治的人，即使关闭在一室之中，也能感天动地。所以在成汤之时，有谷生于庭院之中，晚上生，到第

二天早上，已长大到可以两手合围了，成汤的臣子请求允许他们卜占这其中的原因。成汤辞退卜者说："我听说吉祥是幸福的先兆，如果看到了吉祥的先兆而不做善事，那么幸福是不会来到的；妖异是祸殃的先兆，如果看到了妖异的先兆而做善事，那么祸殃是不会到来的。"于是成汤很早就上朝主持朝政，很晚才退朝，问候病人，吊唁死者，务必安抚百姓，三天以后，那颗怪谷就死了。所以说祸是福所倚存的东西，而福又埋伏着祸殃，这是有德的圣人所能见到的，一般众人哪里知道事物变化的终极呢。

【原文】

29·2 周文王立国八年①，岁六月，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②，东西南北，不出国郊，百吏皆请曰："臣闻地之动，为人主也。今王寝疾五日而地动，四面不出周郊③，群臣皆恐，曰'请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对曰："兴事动众，以增国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见妖也，以罚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罚我也。今故兴事动众以增国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昌也请改行重善以移之④，其可以免乎。"于是谨其礼秩皮革⑤，以交诸侯；饬其辞令，币帛，以礼豪士；颁其爵列等级田畴，以赏群臣。无几何，疾乃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已动之后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国五十一年而终，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妖也。

【注释】

①立国：指即位。立，通莅。

②寝疾：病卧在床。 地动：大地震动。

③周郊：即国郊。

④昌：周文王名昌。 改行重善：改变行为注重行善。

⑤礼秩：指礼仪等第和爵禄品级。 皮革：带毛的兽皮和去毛的兽皮。皮革在古时很贵重，故下句用以来交诸侯。

【译文】

周文王即位八年的那年六月，他卧病在床，五天后发生地震，地震的范围东西南北四周不超出国郊，百官都请求说："臣听说地震的发生，预兆人君当有事。现在国王卧病五天而发生地震，地震的范围又不超出国郊，群臣都很惊恐，说'请求国王把灾祸的预兆移走。'"文王说："怎么能把它移走呢？"百官回答说："征调群众来增修国都的城墙，大概可以移掉祸殃吧。"文王说："不可以这样做。上天之所以要显现妖异事，目的是惩罚有罪的人。我一定有了罪过，所以上天用地震来惩罚我。现在为了地震的缘故反而要兴师动众以增修国都的城墙，这是加重我的罪过啊。不能这样做。"文王又接着说："我将改变品行，注重行善来移掉祸殃，或许可以免祸吧。"于是谨慎自己的品德，讲究礼仪等第和爵禄品级，用贵重的皮革去交接诸侯；修饬自己的辞令，并用缯帛去礼待豪杰之士；颁布爵位等级田畴，用以赏赐群臣。没有多久，文王病好了。他即位八年而发生地震，发生地震后又过了四十三年，在位共计五十一年才死，这便是文王所以制止灾殃和去掉妖异的办法。

【原文】

29·3 宋景公之时[1]，荧惑在心[2]，公惧，召子韦而问焉[3]，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曰："荧惑者，天罚也；心者，宋之分野也[4]；祸当于君。虽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与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韦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将谁为君乎[5]？宁独死。"

子韦曰："可移于岁[⑥]。"公曰："岁害则民饥，民饥必死。为人君而杀其民以自活也，其谁以我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尽已[⑦]，子无复言矣。"子韦还走[⑧]，北面载拜曰[⑨]："臣敢贺君。天之处高而听卑，君有至德之言三[⑩]，天必三赏君。今夕荧惑其徙三舍[⑪]，君延年二十一岁。"公曰："子何以知之？"对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赏。荧惑有三徙舍，舍行七星[⑫]，星一徙当一年[⑬]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岁矣。臣请伏于陛下以伺候之[⑭]。荧惑不徙，臣请死。"公曰："可。"是夕荧惑果徙三舍。

【注释】

①宋景公：春秋宋国国君，名栾。前516～前469年在位。

②荧惑在心：荧惑星出现在心宿的位置。 荧惑：古指火星。因此星隐现不定，令人迷惑，故名。 心：星名。二十八宿之一，东方苍龙七宿的第五宿。有星三颗。

③子韦：高诱注："宋之太史，能占宿度者，故问之。"

④分野：与星次相对应的地域。古以十二星次的位置划分地面上州、国的位置与之相对应。就天文说，称为分星；就地面说，称为分野。火星在心宿位置之时，分野在宋的豫州。

⑤谁为君：即为谁君。为谁的君主。

⑥岁：年景，一年的农业收获。

⑦寡人：古代诸侯对下的自称。 已：助词。用在陈述句末，助肯定、终结语气。

⑧还（xuán旋）走：同还辟（避），离其所立之处，逡巡避让，表示恭敬。

⑨北面：古礼，臣拜君，君座位设在朝堂北面，君主面南而坐，臣拜君须面向北。 载：通再。

⑩至德：最高的道德。 言三：指上文宋景公不同意移祸给"宰相"、

"民"、"岁"三件事。

⑪今夕：今夜。　其：将。　徙：迁徙，此指退移。　三舍：二十八宿，一宿为一舍。三舍指三座星宿的位置。

⑫舍行七星：移退一舍要经行七颗星。

⑬星一徙当一年：言径行一颗星可延寿一年。高诱注："死生有命，不可益矣，而延二十一岁，诱无闻也。"可见移星延寿之说不实。

⑭伏于陛下：匍匐守候在宫廷台阶下。陛（bì 闭）：王宫的台阶。

【译文】

宋景公之时，荧惑星出现在心宿的位置，景公惧怕，召太史子韦来问，说："荧惑星出现在星宿的位置，为什么？"子韦回答说："荧惑星的出现，是上天要惩罚下民；心宿与地域相应是指宋地；其祸害当降在国君身上。虽然如此，可把祸害转移给宰相。"景公说："宰相是参与治理国家的人，而移祸让他死，是不吉祥的。"子韦说："可把祸害转移给人民。"景公说："人民死了，我将做谁的国君呢？宁可让我一人去死。"子韦说："可把祸害转移到收成上。"景公说："收成不好，人民则要饥饿，人民饥饿必然死亡。做为国君而杀掉人民来达到自活的目的，又有谁认为我是国君？这是我的命本来就已经将尽了，你不要再讲了。"子韦离开所站立之处恭敬地避让，朝北再拜说："臣大胆地向君主祝贺。上天处在高处，容易听到地上所讲的一切。国君有这样最高道德的三次讲话，上天必然要三次地赏赐您。今夜荧惑星将后退三舍，您将延年二十一岁。"景公说："你怎么知道呢？"子韦回答说："有三件善良美好的言辞，必定有三次的赏赐。荧惑要后退三座星宿的位置，每退一舍要经行七颗星，经过一颗星可以多活一年的寿命，三七二十一颗星，臣所以知您应延寿二十一年。我请求允许我匍匐守候在宫殿台阶下以便观察其情况。如果荧惑星不后退，我请求用死来偿命。"景公说："可以。"这一夜荧惑星果然后退了三舍。

明　理

【题解】

本篇是《季夏纪》的最末一篇。篇题“明理”二字，即明于治乱之理。当国家处于混乱之时，各种各样的妖异会连连出现，这时，如果国君能引起重视，并能急速采取变革措施，国家必然大治。国家大治了，才能产生最美好的音乐。此篇与《制乐》篇相辅相承，共同阐述了音乐与时代的关系。

【原文】

30.1　五曰：

五帝三王之于乐尽之矣。乱国之主，未尝知乐者，是常主也①。夫有天赏得为主，而未尝得主之实，此之谓大悲。是正坐于夕室也②，其所谓正，乃不正矣。

【注释】

①常主：平常之主，即平庸之主。

②夕室：斜向之室。从上下文意看，夕室应是君主所坐之室。故才有“其所谓正，乃不正矣”。对此，陈本说：“此喻未得为主之实者。未得为主之实者，自以为坐于主位而为人之主，实则其非人之主也。如正坐于夕邪之室，自以为正，实不正也。”

【译文】

五帝三王对于音乐，可谓尽知其与治国的关系。混乱世道的

君主则从来不知道音乐与治国的关系，这是平庸的君主。有上天的赏赐得为君主，而没有得到君主的实质，这是最可悲的。这就像正坐于斜向之室，自以为方位正了，实际上没有正。

【原文】

30.2　凡生非一气之化也①，长非一物之任也②，成非一形之功也③。故众正之所积④，其福无不及也；众邪之所积，其祸无不逮也。其风雨则不适，其甘雨则不降，其霜雪则不时，寒暑则不当，阴阳失次⑤，四时易节⑥，人民淫烁不固⑦，禽兽胎消不殖，草木庳小不滋⑧，五谷萎败不成⑨，其以为乐也，若之何哉？故至乱之化⑩，君臣相贼⑪，长少相杀，父子相忍⑫，弟兄相诬，知交相倒⑬，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纪，心若禽兽，长邪苟利⑭，不知义理。

【注释】

①一气：古代哲学家以为一切万物都由阴阳二气交合产生。一气，单指阴气或阳气。　化：化育。

②一物：古代哲学家认为万物的生长都靠金木水火土五行的作用。一物：五行中的任何一个。　任：担负。

③形：形体。　成非一形之功：言万物的形成，绝不是一个形体的功劳。正如民间所说："麻雀虽小，肝胆具全"一样，什么也少不得的。

④众正：众多的正气。

⑤失次：失去正常的次序，即该霜雪而不霜雪，该寒暑而不寒暑。

⑥易节：改变了节气。不当霜雪反而霜雪，不当寒而寒，不当暑而暑。

⑦人民淫烁不固：俞樾曰："此句是言男女不能生育。"陈本："此文之'淫'直是'孕'的假字也。烁、落通"，"淫烁即孕落。淫烁不固，犹言孕不坚固而脱落也。"

⑧庳：同卑。短小。

⑨萎败：植物枯槁而死亡。

⑩化：习俗，风气。

⑪相贼：互相残害。

⑫相忍：互相残忍。

⑬相倒：互相倒逆，即互相叛逆。

⑭长邪：擅长于奸邪之事。 苟利：只图求利，不顾义理。

【译文】

大凡万物的产生，不是单靠一种气所能化育出来的，万物的生长不是单靠某一物所能担负的，万物的形成，绝不是一个形体的功劳。所以说，众多的正气聚积在一起，幸福没有不降临的；众多的邪气聚积在一起，祸害没有不发生的。哪里的风雨不适时，哪里就不会降下及时的甘雨，霜雪就不依时，寒暑就不适当，阴阳失去常规，四时改变了节气，男女不能生育，怀孕了也不能保全而早产，禽兽怀胎了也会流产而不能生殖，连草木也短小而不能滋长，五谷枯槁而死亡，以这样的环境来为乐，会怎么样呢？所以说，最乱的世道习俗，君与臣之间会相互残害，长与少之间会相互残杀，父与子之间会相互残忍，弟与兄之间会相互冒犯，天天相互危害，失去了人的纲纪，人心如同禽兽，擅长于奸邪之事，只图求利，不知义理。

【原文】

30.3 其云状：有若犬、若马、若白鹄、若众车；有其状若人，苍衣赤首，不动，其名曰天衡①；有其状若悬釜而赤，其名曰云旍②；有其状若众马以斗，其名曰滑马③；有其状若众植华以长④，黄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旗⑤。其日有斗蚀⑥，有倍僪⑦，有晕珥⑧，有不光，有不及景⑨，有众日并出⑩，有昼盲⑪，有霄见。其月有薄蚀⑫，有晖珥⑬，

有偏盲[14]，有四月并出[15]，有二月并见，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有月蚀星[16]，有出而无光。其星有荧惑[17]，有彗星[18]，有天棓，有天欃，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有贼星，有斗星，有宾星。其气有上不属天[19]，下不属地，有丰上杀下[20]，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楫[21]，春则黄[22]，夏则黑，秋则苍，冬则赤。其妖孽，有生如带[23]，有鬼投其陴[24]，有菟生雉[25]，雉亦生鴳[26]，有螟集其国[27]，其音匈匈[28]，国有游蛇西东[29]，马牛乃言，犬彘乃连[30]，有狼入于国，有人自天降，市有舞鸱[31]，国有行飞[32]，马有生角，雄鸡五足，有豕生而弥[33]，鸡卵多假[34]，有社迁处[35]，有豕生狗。国有此物，其主不知惊惶亟革[36]，上帝降祸，凶灾必亟。其残亡死丧，殄绝无类[37]，流散循饥无日矣[38]。此皆乱国之所生也，不能胜数，尽荆、越之竹[39]，犹不能书。故子华子曰："夫乱世之民，长短颉许[40]，百疾，民多疾疠[41]，道多褓襁[42]，盲秃伛尪[43]，万怪皆生。"故乱世之主，乌闻至乐？不闻至乐，其乐不乐。

【注释】

①天衡：应为"天冲"。星名。《晋书·天文志中》："七曰天冲，出如人，苍衣赤头，不动。见则臣谋主，武卒发，天子亡。"

②旍：同旌。古代用牦牛尾或兼五采羽毛饰竿头的旗子。

③滑马：云气名。如众马相斗之状。古以为不祥。

④植华：孙蜀丞先生认为"华"当作"雚"。即《尔雅·释草》之"洧灌"。郝懿行义疏："洧之言殖也，灌犹丛也。菌芝丛生而繁殖，因以为名。"植雚，即菌。菌上如盖，下有曲梗，与旗形相似，故比蚩尤之旗。

⑤蚩尤：传说中东方九黎族首领，其活动中心在今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交界地带。传说他有兄弟八十一人，个个兽身人语，铜头铁额，常兴兵作

乱。黄帝联合炎帝出师征讨，战于逐鹿之野。他作战时能作大雾，使黄帝军迷失方向，后黄帝发明指南车，才将他打败。

⑥斗蚀：高诱注："两日共斗而相食。"即今之日蚀。

⑦倍僪（yù 玉）：亦作倍谲。太阳周围的光气。《文子·精诚》："君臣乖心，倍谲乎天。"

⑧晕珥：晕和珥。泛指日、月旁的光晕。

⑨不及景：陈本认为："谭谓'及'当作'反'是也。不光、不反景，皆由于空中有浓雾所致。空中有浓雾，光在雾中漫射，故视日如一白盘，即所谓不光。因光漫射，故物体不能成影，即所谓不反景（同影）。"

⑩众日并出：陈本："众日并出系由于日晕所造成之现象。"

⑪昼盲：白昼昏暗。陈本："盲为冥之假字。"

⑫薄蚀：高诱注："薄，迫也。日月激会相掩，名为薄蚀。"即今之月蚀。

⑬晕珥：日月的晕圈。晖：通晕。

⑭偏盲：一部分昏暗。

⑮四月并出：陈本："四月并出，二月并见及下文小月承大月，大月承小月，当即月晕所造成之现象。"承：捧。

⑯月蚀星：陈本："此当系指较光亮之行星言，如火星为月所蚀数百年乃能一遇，故以为妖也。月出而无光，由于云雾或火山灰掩蔽而然。"

⑰荧惑：陈本："乃妖星之一。"

⑱慧星：范耕研曰："慧星、天棓、天欃、天竹、天英、天干、贼星、斗星、宾星诸名，皆慧星也，以其状不同，各赋以异名也。"

⑲属：高诱注："属犹至。"

⑳杀：陈本："杀犹细小。"

㉑楫：陈本："有若山之楫犹言有如山之聚集，即一簇山峰之象。"

㉒"春则黄"四句：沈祖绵曰："此四句皆言气不和也。春气宜苍，今曰黄，苍为木，黄为土，木克土也。夏气宜赤，今曰黑，赤为火，黑为水，水克火也。秋气宜白，今曰苍，白为金，苍为木，金木害也。冬气宜玄，今曰赤，玄为水，赤为火，水火害也。五行之理，生成则气相合，克害则气相悖，今皆相悖，是失天地之纪。"

㉓妖孽：指物类反常的现象，古人认为是不祥之兆。

㉔陴（pí 皮）：城墙上的女墙。

㉕菟：同免。　雉：野鸡。

㉖鸮（yàn）：同鷃。鹑之一种。

㉗螟：参见 6 • 8 注④。

㉘匈匈：螟蛾发出的声音。

㉙西东：忽东忽西。指蛇到处乱窜。

㉚彘（zhì 至）：猪。　连：合。谓犬猪交配。

㉛鸱（chī 痴）：鸱鸮（xiāo 消）。鸟名。猫头鹰一类的鸟。

㉜飞：高亨曰："飞当读为蜚，二字古通用，古书习见。蜚：怪兽也。"

㉝豕（shǐ 始）：猪。　弥：陈本："婴儿语声也。"又曰："'豕生而弥'犹言豕生而作婴儿语声也，故是妖异。"

㉞假：当为瑕。鸡卵孵化不出。

㉟社：古指土地神。此指祭祀土地神的场所。

㊱亟：急速。下句"亟"字为"极"的省文。极：至。

㊲殄（tiǎn 忝）绝：灭绝。

㊳循：谭戒甫认为循、荐音近字通。陈本："'荐饥'犹言重饥，与'流散'相承。"

㊴尽荆、越之竹：高诱注："楚越，竹所出也，尚不能胜书者，妖多也。"

㊵颉（jié 杰）忤（wǔ 午）：毕沅认为与"颉滑"相同。颉滑：错乱，混淆。

㊶疾疠：疾病。

㊷褓襁：亦作襁褓、襁保、强葆。襁，布幅，用以络负；褓，小儿的被，用以裹覆。泛称背负小儿所用的东西。此代指小儿。

㊸伛（yǔ 雨）：曲背。　尪（wāng 汪）：骨胳弯曲。

【译文】

它的云气形状，有的像狗、像马、像白鹄、像各种各样的车；有的像人，青色的衣红色的头，一点不动，它的名字叫天冲；有的像红色的悬釜的旌旗，它的名字叫云旗；有的像众马相斗，它的名字叫滑马；有的像许许多多的菌芝，菌上如盖，菌下有曲梗，上黄下白，它的名字叫蚩尤之旗。那太阳，有时出现日蚀，有时

出现光气，有时出现光晕，有时没有光，有时因阳光漫射，不能现出物影，有时因日晕而出现多个太阳，有时白昼昏暗，有时夜晚还出现太阳。那月亮，有时出现月蚀，有时出现晖圈，有时只一部分昏暗，有时因月晕在而出现四个月亮，或两个月亮，有时是小月亮捧着大月亮，有时大月亮捧着小月亮，有时出现月蚀星，有时只见月亮而没光彩。那妖星，有荧惑星，有慧星，有天棓星，有天欃星，有天竹星，有天英星，有天干星，有贼星，有斗星，有宾星。那云气，有时上不至天，有时下不至地，有时上厚下小，有时像水之波纹，有时像一簇簇山峰，春天是黄色，夏天是黑色，秋天是苍色，冬天是红色。那妖孽，有生如腰带的，有鬼跳女墙的，有兔生野鸡的，有野鸡生鹑雀的，有时螟蛾聚集其国，发出匈匈的声音，蛇在国内东西各方乱窜，马和牛会讲话，猪和狗相交配，有时狼入其国，有时妖人从天而降，街市上有飞舞的鸱鸮，国内有横行的怪兽，马有生角的，雄鸡长了五只脚，有猪生下来发出婴儿声音的，鸡卵孵化不出，有时祭祀场所自己迁移地方的，还有猪生狗的。国家中有了以上怪异现象，其主不知惊恐，不知急速变革，上帝降下了祸殃，凶灾一定会达到极点。这时会残败死丧，无一幸免，人民遭受流散之苦，没有一天不在严重的饥饿中挣扎。这都是混乱的国家发生的现象，数也数不清，用尽楚、越两国所有的竹子，还不能将这些写完。所以子华子说：“生活在混乱社会的人民，没有节度，一切错乱，百病俱生，人民多疾病，道路多弃婴，眼瞎的，秃头的，曲背的，骨胳弯曲的，什么样的怪异现象一齐发生。”所以说，处在混乱时代的君主，怎么能听到最美好的音乐呢？听不到最美好的音乐，它的音乐也是不快乐的。

孟秋纪第七　荡兵　振乱　禁塞　怀宠

孟　　秋[1]

【题解】

《孟秋纪》凡五篇。根据春生、夏长、秋收的次序，主要讲秋天万物的成熟收敛。秋收后应抓紧时间修缮法制，惩处不义，尤其要防备水灾为害，事先"完堤防，谨壅塞"，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秋乃肃杀之季节。兵者肃杀，所以言兵又是此时的主要话题。

【原文】

31·1　一曰：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斗中[2]，旦，毕中。其日庚辛[3]。其帝少皞[4]。其神蓐收[5]。其虫毛[6]。其音商。律中夷则[7]。其数九[8]。其味辛[9]。其臭腥[10]。其祀门[11]。祭先肝[12]。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13]。鹰乃祭鸟[14]。始用刑戮。天子

居总章左个[15]，乘戎路[16]，驾白骆[17]，载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18]。

【注释】

①“孟秋”后原衍“纪”字，今删。孟秋：夏七月。

②斗：星宿名。因象斗形，故以为名。属北方玄武七宿的第一宿，又称南斗。有星六颗。

③其：指代孟秋。庚辛：五行认为秋属金。高诱注：“庚辛，金日也。”

④少皞：一作少昊，号金天氏。传说中继太皞而起的东夷首领。以鸟为图腾。其活动地点在奄（今山东曲阜）。下分二十四小支，分布在今山东半岛大部分地区，与太皞氏活动地点相连。

⑤蓐收：少皞子该，有金德，死后托祀为金神。

⑥虫：泛指动物。毛：毛虫之精者曰麟。

⑦夷则：十二律之一，属阳律。

⑧数九：高诱注：“五行数五，金第四，故曰九。”

⑨辛：五味之一。高诱注：“五行，金味辛。”

⑩臭腥：臭：气味。腥：五臭之一。高诱注：“金臭腥。”

⑪门：五祀之一。高诱注：“孟秋始内，由门入，故祀门也。”

⑫肝：五脏之一。肝，金，故祭祀先进肝。

⑬寒蝉：蝉的一种。又称寒蜇、寒蜩。较一般蝉小，青赤色。

⑭鹰乃祭鸟：高诱注：“是月鹰击杀鸟于大泽之中，世谓之祭鸟。”据传，鹰欲食鸟之时，先杀鸟而不食，与人之祭食相似。

⑮总章：古代天子明堂之西向室。取西方总成万物而章明之意。左个：参见1·1注㉑。

⑯戎路：古代帝王军中所乘的车。后泛指兵车。

⑰白骆：白色骆马。骆：白身黑鬣的马。

⑱廉：利。　以：而。廉以深：谓其器有棱角而锋利，并且深邃。

【译文】

第一是：

孟秋七月：太阳的位置在二十八宿的翼星，初昏时，斗星运行在南方中天，早晨，毕星运行在南方中天。孟秋七月属干支的庚辛。以金德王的少皞为主宰。辅佐他的是他的儿子蓐收。与时相应的动物是毛虫之类。其声音是五声的商声。音律与夷则相应。这时的数字为九。其味是五味的辛。其臭为五臭的腥。这时要举行五祀的门祀。祭祀时要先用肝。凉风到来了。白露开始降落。寒蝉也开始鸣叫。鹰把击杀的鸟陈列在大泽之中，有如祭鸟一样。这个月开始用刑法和杀戮。天子居住在叫总章的明堂的西向室，乘坐的是兵车，驾着白色的骆马，车上插着白色彩旗，身上穿着白色衣服，佩戴着白色美玉，吃的是麻籽和狗肉。使用的器物有棱角而锋利，且很深邃。

【原文】

31·2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斋。立秋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①。还，乃赏军率武人于朝②。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③，简练桀俊④；专任有功⑤，以征不义；诘诛暴慢⑥，以明好恶；巡彼远方⑦。

【注释】

①西郊：城邑西边九里之外。

②军率：军将。　武人：勇武之人。高诱注："金气用事，治兵讨暴，非率不整，非武不齐，故赏军将与武人于朝，与众共之。"

③厉兵：磨砺兵器。

④简练：选拔训练。简：选拔。　桀俊：杰出英武之人。

⑤专任：一心任用。

⑥诘诛：责问和杀戮。　暴慢：凶恶怠慢。

⑦巡：与顺同。使远方来顺服。

【译文】

这个月，又立秋。立秋前三天，太史禀告天子说："某天立秋，大德在金。"天子于是洁身斋戒准备迎接立秋日。到了立秋的那一天，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迎秋金气于西方九里之郊。归还后，就在朝中赏赐将帅和勇武的人。命令将帅，要挑选兵士和磨砺兵器，选拔训练那些杰出英武的人；一心任用有功人员，以征讨不义之人；责问诛杀那些凶恶怠慢的人，以表明爱憎；使远方来归顺。

【原文】

31·1 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①，缮囹圄②，具桎梏③，禁止奸，慎罪邪④，务搏执⑤。命理⑥，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⑦，必正平；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⑧，不可以赢⑨。

【注释】

①修：治理，加强。

②缮： 修缮。囹圄（língyǔ 灵雨）：亦作囹圉。牢狱。

③具：具备。

④慎：告诫。

⑤搏执：捕获。

⑥"命理"三句：陈本："谓命理官瞻察被伤害者之伤创，视审其被折断之肢节。"

⑦决：判决。 狱讼：二字同义。 决狱讼：陈本："犹言断决争端。"

⑧肃：肃杀。

⑨赢：陈本："郑释赢为解，是。解即今懈字。《玉篇》：'赢，缓也'，缓与懈义近。此承上文言，谓天地始行肃杀，决狱讼，戮有罪，不可以缓懈，盖以应天地肃杀之气也。"

【译文】

这个月，命令主管官吏，修饬法令制度，修缮牢狱，准备脚镣手铐，禁止奸邪之事，告诫有罪邪恶之人，务必要捕捉到案。命令法官察看被伤害者伤创，审视那些被折断肢体者；断决争端，必须公正不偏；杀戮有罪者，严格断刑。这个月，天地开始具有肃杀之气，决狱讼、戮有罪，不可姑息懈怠。

【原文】

31·4 是月也，农乃升谷①。天子尝新②，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③，谨壅塞④，以备水潦⑤。修宫室，坿墙垣⑥，补城郭。

【注释】

①升：高诱注："升，进也。"

②尝新：古代农作物收获后，首先送给最高统治者进食，叫尝新。

③完：使动用法。使……完。此作修缮。

④谨：慎重。 壅塞：堵塞。

⑤潦：大水。高诱注："是月，月丽于毕，俾丽滂沱，故预完堤防，备水潦。"

⑥坿：培。

【译文】

这个月，农民开始进献五谷。天子尝食进献的新谷，首先要奉献祖宗。命令百官，开始收获农作物。使堤防修缮好，慎重地修好水渠，查看有无堵塞，以防备大水的来临。还得修好宫室，培补墙垣，补修城郭。

【原文】

31·5　是月也，无以封侯、立大官①，无割土地、行重币、出大使②。

【注释】

①无：不要。　以：用。　封侯：封拜侯爵。古时封侯都要裂土而封。　大官：公卿等高级官吏。

②无割土地：不要把土地赐给他人。　重币：厚礼。　大使：国君委派的临时使节。

【译文】

这个月，不要裂土分封诸侯，不要设立高官，也不要割裂土地赐给他人，不要馈送重礼，不要派出使节。

【原文】

31·6　行之是令①，而凉风至三旬。孟秋行冬令②，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戎兵乃来。行春令③，则其国乃旱，阳气复还，五谷不实。行夏令④，则多火灾，寒热不节，民多疟疾。

【注释】

①之：助词。用在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

②"行冬令"四句：高诱注："冬，水王，而行其令，故阴气大胜也。介虫，龟属。冬，玄武，故介甲之虫败其谷也。金水相并，则戎兵来侵为害。"　介虫：有甲壳的虫类。　败谷：败害谷物。　戎兵：此指来侵害的敌兵。

③"行春令"四句：高诱注："春阳亢燥，而行其令，故枯旱也。是月凉风用事，而行春暖之令，而谷更生，故害而不成实。"实：结实。

④"行夏令"四句：高诱注："夏，火王，而行其令，故多火灾。金气

火气。寒热相干不节，使民病疟疾。寒热所生。”节：适度。

【译文】

实行以上这些政令，应时而有益的凉风就三旬每旬来一次。如果在孟秋之日实行应在冬季实行的政令，那么，秋属阴，冬水也属阴，阴气就会过盛，介虫会败坏谷物，敌军会来侵犯。如果在这月实行应在春季实行的政令，春属阳，阳气复还，则国内会大旱，五谷不能结实。如果在这月实行夏令，夏属火，所以多火灾，寒热不适度，人民会多得疟疾病。

荡　兵[①]

【题解】

本篇是《孟秋纪》的第二篇，文章讲述战争的起源，它的由来很久了，可以说是一种天性，而且表现在人的诸多相斗方面。这些虽有混淆战争概念的一面，但从总体来看是有其进步意义的。正因此，作者认为废止战争是行不通的。关键要区别正义与非正义，如果是诛暴拯民的战争，人民是拥护而喜悦的，不应一概否定。

【原文】

32·1　二曰：

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②]。兵之所自来者上矣[③]，与始有民俱[④]。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于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武者不能革[⑤]，而工者不能移。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

矣[⑥]，共工氏固次作难矣[⑦]，五帝固相与争矣。递兴废，胜者用事[⑧]。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⑨]，胜者为长。长则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

【注释】

①荡兵：荡，动。荡兵，即动兵。故本篇言战争的起源。

②偃：止。　偃兵：废止军备。

③上：古，即久。

④俱：偕。即一同、一起。

⑤“武者”二句：范耕研曰：“武指强有力者，工指巧慧者。言虽知勇之人不能更易人性也。”　革：更改。　移：易移。

⑥故：已经。　用水火：传说黄帝与炎帝同出少典氏。后黄帝与炎帝争战，炎帝用火攻，黄帝用水灭之。二人又并肩协力，打败蚩尤，建立强大的炎黄部落联盟。

⑦共工氏：传说中炎帝后裔的一支，黄帝时水官。相传他的儿子后土能平水土，治水有功，被祀奉为社神。他曾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使支持天的柱子被撞断，地的四角也裂开。可见战争的激烈。　次：孙蜀丞先生认为“次应读为恣”。

⑧用事，指治理天下。

⑨剥：砍伐。

【译文】

第二是：

古代圣王主张正义的战争，而没有废止过战争。战争的由来已经很久了，它和人类的起始是一同产生的。凡战争，靠的是威

势；威势又是靠武力。人民之所以具有威势武力，是本性。而这种本性又是受天而得的，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武勇的人不能革除这种天性，有智慧的人也不能变易这种天性。战争的由来已经很久了，炎帝和黄帝争战时已经用水火来作战了，共工氏已经恣意地发动战争，五帝之间也相互展开争斗。兴废更替，谁胜谁统治天下。人们说："蚩尤制造了兵器"，蚩尤并不是制造兵器，他只不过使兵器更锋利罢了。还没有蚩尤之时，人民已经砍伐林木作武器进行战争了，谁胜谁为首领。首领还不能治理好人民，所以设立君主。君主又不能治理好人民，所以设立天子。天子之所以设立，是在君主的基础上产生的，君主的设立，是在首领的基础上产生的，首领的设立，是在战争的基础上产生的。战争的由来已经很久了，是不可以禁止的，是不可以止息的，所以古代圣王主张正义的战争，而从不废止战争。

【原文】

32·2　家无怒笞[①]，则竖子婴儿之有过也立见[②]；国无刑罚，则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见[③]；天下无诛伐，则诸侯之相暴也立见[④]。故怒笞不可偃于家，刑罚不可偃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

【注释】

①怒：谴责。　笞：用鞭、杖或竹板打人。

②竖子：僮仆之称。　婴儿：此指乳儿。　见：现。

③悟：陈本认为："悟"与"牾"通，下夺"逆"。牾、忤通。即忤逆相侵。

④相暴：相互残暴，相互凌辱。

【译文】

家中没有谴责、鞭笞，僮仆小孩犯过错也就立刻出现；国家没有刑罚，百姓忤逆相侵之事也就立刻出现；天下没有诛伐，诸侯相互侵凌之事也就立刻出现。所以谴责、鞭笞不能在家中废止，刑罚不能在国中废止，诛伐不可在天下废止，只不过有巧有拙罢了。所以古代圣王主张正义的战争，从不废止战争。

【原文】

32·3 夫有以饐死者①，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若用药者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

【注释】

①饐：同噎，食物堵住喉咙。

【译文】

如果有因为吃饭堵住喉咙噎死的人，就想要禁止天下人吃饭，那是荒谬的；如果有因为乘船淹死的人，就想要废止天下的船只，那是荒谬的；如果有因为参与战争而亡国的，就想要废止天下的战争，那是荒谬的。战争不可废止，就像有水和火一样，善于利用水和火的则可得到幸福，不善于利用水和火的则遭受祸害；又像服用药一样，得到良药就可以救活人，得到毒药就可以杀死人。正义的战争正是天下最好的良药啊。

【原文】

32·4　且兵之所自来者远矣，未尝少选不用[1]，贵贱长少贤者不肖相与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发，兵也[2]；疾视[3]，兵也；作色[4]，兵也；傲言[5]，兵也；援推[6]，兵也；连反[7]，兵也；侈斗[8]，兵也；三军攻战[9]，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争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说者[10]，终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说虽强，谈虽辨[11]，文学虽博[12]，犹不见听[13]，故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兵诚义，以诛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说也，若孝子之见慈亲也，若饥者之见美食也；民之号呼而走之[14]，若强弩之射于深谿也，若积大水而失其壅堤也[15]。中主犹若不能有其民[16]，而况于暴君乎？

【注释】

①少选：一会儿，不多久。

②兵：此几句讲兵，不仅仅指战争，以志虑言，在心内未发的争斗也算在内。

③疾视：怒目而视。

④作色：因生气而脸面变颜色。

⑤傲言：傲慢的言辞。

⑥援推：谓援之使来，推之使去。即援之不使退，推之不使进，有牵制的意思。

⑦连反：陈本："连反者盖谓引之使起，翻之使倒，类似于角抵。有点相似于今之摔跤。"

⑧侈斗：众多人相斗。即群斗。

⑨三军：周制，诸侯大国三军，中军最尊，上军次之，下军又次之。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

⑩疾说：极力劝说。

⑪辨：通辩。

⑫文学：才学。

⑬见：被。

⑭走：趋附，奔向。

⑮失其壅堤：即壅堤被冲垮。

⑯中主：一般的君主。 犹若：尚且。

【译文】

而且，战争的由来很久远了，没有一刻不用，贵与贱、长与少、贤与不肖者在利用战争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只不过有大和小的区别罢了。考察战争细微之处：在内心相斗而没有表露出来，是战争，怒目而视，是战争；在脸部表现出愤怒的颜色，是战争；使用傲慢的言辞，是战争；相互牵制，是战争；相互摔跤，是战争；群众相斗，是战争；三军相互攻战，是战争。这八种都是战争，只不过有大与小的不同罢了。现在那些极力宣传废止战争的人，终身都在利用战争，而自己不知道言行相悖，所以游说虽然强有力，谈说虽然很雄辩，才学虽然很广博，还是不被听众采纳，所以古代圣王主张正义的战争而不废止战争。战争如果的确是正义的，是用来诛伐暴君而拯救人民，人民是高兴的，这种正义战争，就像孝子看到慈爱的双亲，也像饥饿者看到美味佳肴；人民呼号着奔向它，像强弓射向深谷，像积水冲垮堤坝。一般君主尚且不能保有他的人民，又何况是残暴的君主呢？

振　乱

【题解】

本篇是《孟秋纪》的第三篇，按标题所言，振乱即救世之乱。故其主旨在于阐述利用义兵去攻伐无道，去诛罚不义，可以解民于水火，达到救世乱的目的。而其所指，明显是墨家学派非攻和救守的主张。墨家主张虽出自对人民的爱护，但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是片面而行不通的。

【原文】

33·1　三曰：

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绝①，贤者废伏②，世主恣行③，与民相离，黔首无所告诉。世有贤主秀士④，宜察此论也，则其兵为义矣。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辱者也而荣，且苦者也而逸。世主恣行，则中人将逃其君、去其亲，又况于不肖者乎？故义兵至，则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亲不能禁其子矣。

【注释】

①天子既绝：谓周已亡而秦未称帝之时。天子：指周天子。　绝：数尽。
②废伏：贤者不被用故废伏。　废：废弃不用。　伏：隐匿。
③世主：当世昏乱之主。　恣：放纵。
④秀士：有才能，能治世之士。

【译文】

第三是：

当今的社会，太混乱了，人民的痛苦，不可以再增加了。周代既然已经灭亡，贤者不被重用而隐匿着，昏乱的君主恣意胡为，与人民相脱离，人民无地方申诉自己的苦难。这时，有贤明的君主和有才干之士，应该明察这一情况，举兵讨伐，那么，这样的战争就是正义的战争。天下的人民，将死的从而得到新生，将受侮辱的从而得到荣光，将受苦难的从而得到安逸。昏乱的君主恣意胡为，那么，一般人尚且要逃离其君、背离他们的双亲，又何况是不肖的人呢？所以，正义之师一到，昏乱的君主不可能再保有他原有的人民，为人父母的也不能禁止其子奔附义师了。

【原文】

33·2 凡为天下之民长也①，虑莫如长有道而息无道②，赏有义而罚不义。今之世，学者多非乎攻伐③。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则乡之所谓长有道而息无道、赏有义而罚不义之术不行矣④。天下之长民⑤，其利害在察此论也。攻伐之与救守一实也⑥，而取舍人异⑦，以辨说去之⑧，终无所定论。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诬也⑨。诬悖之士，虽辨无用矣⑩。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⑪，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为天下之长患、致黔首之大害者⑫，若说为深⑬。夫以利天下之民为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论也。

【注释】

①民长：人民的君主。

②长：助长

③学者：此指墨家之学者。　非：非难，反对。

④乡：刚才。　术：方法。此也可作主张讲。

⑤长民：应作“民长”。

⑥一实：实质一样。苍耕研曰：“盖攻伐与救守，虽有陷人完人之别，而皆须用兵，两者异名而同实，故曰一实。”

⑦取舍人异：或取或舍，人各不同。

⑧以辨说去之：用强辨来排斥用兵者。此实指墨家学派的非攻观点。辨：同辩。之：代指战争。

⑨“固不知”四句：陈本：“固不知其说之矛盾而说之是为悖。已知其说之矛盾而说之，则是欺心，是为诬。”　固：本来。　悖：糊涂。

⑩虽辨无用：言说虽然可听，而断不能用。　辨：同辩。

⑪是：指示代词。此代反对“攻伐”者。陈本：“其所取之救守既是用兵，而又非攻伐之用兵，即所谓非其所取、取其所非。”

⑫长患：长久的祸患。

⑬若：此。　若说：即此说。指非攻伐而取救守之说。

【译文】

凡是作为天下人民君主的，考虑最深的没有如助长有道而消除无道，赏赐正义而惩罚不义。现今世上，墨家学派大多反对攻伐。反对攻伐必定采取救守，如果采取救守，那么刚才所说的助长有道而消除无道、赏赐正义而惩罚不义的主张就不可能实行。作为天下的君主，其利害全在于对这种主张的审察。攻伐与救守，其实质是一样的，但人们赞成或反对，态度却不同，墨家用强辩之说来排斥用兵者，最终是没有结果的。如果本来就不知自己的说法矛盾而去宣传这种说法，那是糊涂；如果本来就知道这种说法的矛盾而又要宣传这种主张，那就是欺骗。欺骗与糊涂的人，即使言辞动听也是不能采用的。这些反对攻伐的人，非难他们所采用的战争手段，而实际上采用了他们所非难的战争手段，这种非难攻伐的主张表面看来对人民有利，实际上反而害了人民，表面

看来是安定人民，实际上反而使人民处于危险之中。这将给天下带来长久的祸患，使人民遭受最大的危害，所以说，非攻伐而取救守之说危害是最深的。那些想要以为天下人民谋利作为心志的人，不可以不详细审察这种主张。

【原文】

33·3 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罚不义也①。攻无道而伐不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义也②，是穷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之过也③。凡人之所以恶为无道不义者④，为其罚也；所以蕲有道行有义者⑤，为其赏也。今无道不义存，存者赏之也；而有道行义穷，穷者罚之也。赏不善而罚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难乎？故乱天下害黔首者，若论为大。

【注释】

①罚不义：应为“伐不义”（依陈昌齐说）。

②伐有义：应为“罚有义”（依陈昌齐说）。

③穷：使动用法。使……穷困。 遂：助长。

④恶：高诱注：“恶犹畏”。害怕。陈本：“‘不义’上当有‘行’字。‘行不义’与‘行有义’相对为文。”

⑤蕲：同祈。祈求。蕲下夺“为”字

【译文】

攻伐一类之事，没有不是攻伐无道而诛讨不义的。攻伐无道而诛讨不义，得到幸福没比这更大的了，老百姓得到的利益没有比这更厚重的了。禁止攻伐的战争，是息灭有道而惩罚正义，这样，是使商汤、周武王正义之事穷困而助长夏桀、商纣的罪过啊。人之所以害怕施行无道不义之事，为的是怕受到惩罚；之所以祈

求施行有道有义之事，为的是可以得到奖赏。现在施行无道不义的人安然存在，存在的本身就等于是在奖赏他们；那些施行有道有义的人受到穷困，受到穷困的本身就等于惩罚他们。奖赏不善的，惩罚行善的，希望用这种办法使天下太平，不是很难吗？所以，扰乱天下、危害人民的事当中，这种论调危害是最大的。

禁塞

【题解】

本篇是《孟秋季》的第四篇，主要驳斥救守之说，认为救守者有碍于义兵之吊民伐罪，反而使暴君益暴，而人民之苦益深。如何在伐与守中选择呢？作者明确提出："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辩证地讲明了实质不在攻和守的本身，而在于正义与否。这在当时和现在都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原文】

34.1 四曰：

夫救守之心①，未有不守无道而救不义也。守无道而救不义，则祸莫大焉，为天下之民害莫深焉。

【注释】

①心：心志。

【译文】

第四是：

救守的心志，没有不是救守无道而救护不义的，救守无道而救护不义，祸患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危害天下人民没有比这个更深的。

【原文】

34.2 凡救守者，太上以说①，其次以兵。以说则承从多群②，日夜思之，事心任精③，起则诵之④，卧则梦之，自今单唇干肺⑤，费神伤魂，上称三皇五帝之业以愉其意，下称五伯名士之谋以信其事⑥，早朝晏罢⑦，以告制兵者⑧，行说语众⑨，以明其道。道毕说单而不行⑩，则必反之兵矣⑪。反之于兵，则必斗争，之情⑫，必且杀人，是杀无罪之民以兴无道与不义者也。无道不义者存，是长天下之害，而止天下之利，虽欲幸而胜⑬，祸且始长。先王之法曰："为善者赏，为不善者罚"，古之道也，不可易⑭。今不别其义与不义，而疾取救守⑮，不义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惟义兵为可。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使夏桀、殷纣无道至于此者，幸也；使吴夫差、智伯瑶侵夺至于此者，幸也；使晋厉、陈灵、宋康不善至于此者⑰，幸也。若令桀、纣知必国亡身死，殄无后类⑱，吾未知其厉为无道之至于此也⑲；吴王夫差、智伯瑶知必国为丘墟，身为刑戮，吾未知其为不善无道侵夺之至于此也⑳；晋厉知必死于匠丽氏㉑，陈灵知必死于夏征舒，宋康知必死于温㉒，吾未知其

为不善之至于此也，此七君者，大为无道不义：所残杀无罪之民者，不可为万数[23]；壮佼老幼胎膭之死者[24]，大实平原[25]；广堙深谿大谷[26]，赴巨水，积灰，填沟洫险阻，犯流矢，蹈白刃，加之以冻饿饥寒之患。以至于今之世，为之愈甚，故暴寒骨无量数，为京丘若山陵[27]。世有兴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察此其所自生，生于有道者之废，而无道者之恣行。夫无道者之恣行，幸矣。故世之患，不在救守，而在于不肖者之幸也，救守之说出，则不肖者益幸也。贤者益疑矣[28]。故大乱天下者，在于不论其义而疾取救守。

【注释】

①太上：最上。　说：言说。　太上以说：陈本："谓太上以言说服他人使之罢兵也。"

②说：游说。　承从多群：陈本："当作'聚徒朋群'。"

③事：陈本："事犹任也。"　精：精力。

④诵：陈述。

⑤单脣干肺：陈本："是古人形容说话过多之辞。"单脣：费尽脣舌。单：尽。干：竭，也是尽之意。

⑥信：同申。

⑦早朝晏罢：很早上朝，很迟退朝。谓勤于政事。

⑧制兵者：高诱注："制者，主也。谓敌之主兵者。"

⑨行：言。

⑩毕、单：皆作尽讲。　不行：不见从。

⑪反之兵：高诱注："说不见从，故反之以兵威之。"

⑫之情：上夺"斗争"二字（依毕沅说）。情：实。

⑬幸：侥幸。

⑭易：高诱注："易犹违。"

⑮疾：亟。

⑯故取攻伐者不可："者"字衍。

⑰晋厉：即晋厉公。春秋晋景公子，名寿曼。前580～前573年在位。曾威诸侯，但也益骄侈。欲尽去大夫而立诸姬兄弟。晋厉公七年（前574），厉公游匠丽氏，晋卿栾书、中行偃以其党袭公，囚禁，第二年杀之。谥厉。陈灵：即陈灵公。春秋陈共公子，名平国，前613～前599年在位。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都和夏姬私通，陈灵公十五年（前599），灵公与孔宁、仪行父三人在夏姬家饮酒时，灵公戏行父说，夏姬子夏征舒像你。行父说，也像公。征舒怒，伏弩于厩门，射杀公。谥灵。宋康：即宋康王。

⑱殄：灭绝。

⑲厉：此字当衍（依陈昌齐说）。

⑳不善无道：此四字当衍（依俞樾说）。

㉑匠丽氏：晋大夫。

㉒温：古地名，战国时属魏地。

㉓不可为万数：高诱注："万人一数之，言多不可胜数。"

㉔壮佼：青壮年。 膭：指母死而胎儿亦死。

㉕大实：大大地充实。指极多地摆满在平原之上。

㉖"广堙"等六句：陈本："广"当是"卢"字之误，应在"灰"字之上。"堙深谿大谷，赴巨水，积卢灰"，与"填沟洫险阻，犯流矢，蹈白刃"相对为文。堙：塞。洫（xù序）：田间小沟。大者曰沟，小者曰洫。

㉗京丘：高诱注："战斗杀人，合土筑之，以为京观，故谓之京丘，若山陵高大也。"

㉘疑：王念孙曰："疑者，恐也。"

【译文】

凡主张救守的人，首先是用言辞来说服攻伐的人，使之罢兵，其次，则选择用战争来解决。用言辞来劝说他人，就得聚集众人的力量，日夜思虑，尽心尽力，起来就陈述它，睡觉还梦着它，费尽唇舌、伤透脑筋，伤神伤魄，讲上古三皇五帝的事业如何使人愉悦，讲五霸、名士的谋略来申述自己主张的正确，很早上朝，很

晚罢朝，勤于政事，并劝告攻伐的人，以阐明自己道理的正确。道理讲尽，主张讲完还是不被对方采纳，那就转而用战争来解决问题。用战争，就必然有斗争，斗争的实质必然要杀人，是杀无罪的人民以助长无道和不义啊。无道不义的人得以存在，就是增加天下的祸害，影响了天下的利益，虽然侥幸取胜，而祸乱乃从此开始滋长了。先王的法令说："做了善事的就奖赏，做了坏事的就惩罚"，这是从古至今的原则，是不能违背的。现在不区别正义与否，一味以救守为是，不义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没有比这更危害人民的了。所以说，主张攻伐不可以，反对攻伐也不可以，主张救守不可以，反对救守也不可以，取用的原则，唯有正义才可以。如果是正义的战争，攻伐也可以，救守也可以。如果不是正义的战争，攻伐不可以，救守也不可以。使夏桀，殷纣荒淫无道达到这样的地步，是他们侥幸的心理在起作用；使吴王夫差、智伯瑶侵伐掠夺达到这样的地步，也是他们侥幸的心理在起作用；使晋厉公、陈灵公、宋康王做坏事达到这样的地步，同样是他们侥幸的心理在起作用。假若让夏桀、殷纣事先知道那样做必定要国亡身死，灭绝子孙，我不相信他们荒淫无道会达到那样的地步；假若让吴王夫差、智伯瑶事先知道他侵伐掠夺会使国家灭亡，自己也遭受杀戮，我也不相信他们侵伐掠夺会达到那样的地步；假若让晋厉公事先知道他那样做会死于匠丽氏之家，陈灵公事先知道他那样做会死于夏征舒之手，宋康王事先知道他那样做会死于温邑，我同样不相信他们做坏事会达到那样的地步。这七个君主极大地无道和不义：被残杀的无辜人民用万来数也数不清；健壮的、老的少的、胎儿与母亲一同被杀害的，遍满原野；堵塞深溪大谷，塞满了巨水，填塞了沟渠，又让人民奔赴险阻，身冒流矢，踏着刀刃，再加上饥寒交迫的煎熬。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愈变愈烈，所以暴露在外的尸骨数不胜数，死尸堆积有如高山。世上如果有明主与治世仁人，能深深地想到这些，既痛心，又悲哀。

考察这些情况产生的根源，在于有道的人被废弃不用，而无道的人得以恣意胡行。无道的人之所以得以恣意胡行，是一种侥幸心理在起作用。所以，社会上的祸患，不在于救守策略的本身，而在于那些坏人的侥幸心理，救守的主张产生之后，那些坏人益发存在着侥幸心理，贤者更加恐惧。所以大乱天下的，在于不区别攻伐与救守的正义与否，一味地主张救守所致。

怀　　宠①

【题解】

本篇是《孟秋季》的最末一篇，主要讲述义兵的目的在于吊民伐罪。文中反复申述义兵所到之处，应以争取民心为要务，应该举秀士、选贤良、恤孤寡、敬长老。这些观点，在当时有其进步意义，在今天也有其明显的参考价值。

【原文】

35·1　五曰：

凡君子之说也，非苟辨也②；士之议也，非苟语也。必中理然后说③，必当义然后议④。故说义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⑤，士民黔首益行义矣⑥。义理之道彰，则暴虐奸诈侵夺之术息也。

【注释】

①怀宠：陈本："宠，恩也。"本篇言义兵吊民伐罪，民怀其恩，故曰怀宠。

②辨：通辩。

③中：符合。

④当：与中同，符合。

⑤义：与议同。

⑥士民：偏意复词，专指士。

【译文】

第五是：

凡君子之出言说话，并非苟且辩说；士子之议论，并非苟且议论。心中想的一定要符合道理然后才说出，心中想的一定要符合义理然后才发表议论。所以说话、议论使王公大人更加喜好道理，使士子人民更加施行仁义。义理之道彰明了，那些暴虐、奸诈、侵夺的主张才会息灭。

【原文】

35·2　暴虐奸诈之与义理反也，其势不俱胜，不两立。故兵入于敌之境[①]，则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于国邑之郊，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虏奉而题归之[②]，以彰好恶；信与民期[③]，以夺敌资。若此而犹有忧恨冒疾遂过不听者[④]，虽行武焉亦可矣。

【注释】

①兵："兵"前夺一"义"字（依许维遹说）。

②得民虏：俘获敌方的人民。奉：持。　题：陈本认为当作谛讲。谛：审谛。　得民虏奉而题归之：陈本："犹言所得之民虏，执持之而审谛其名以归之。"

③期：合。

④忧恨：忧愁怨恨。 冒疾：妒忌。冒通娼。疾通嫉。娼嫉：嫉妒。遂过：顺从其过错。即坚持其过错。

【译文】

暴虐奸诈是与义理相反的，其势不可能都胜，不可能并存。所以义兵进入敌国国境，则士子知道有人保护了，老百姓知道得救了，义兵打到敌国国都和一般城邑的四郊，不损害五谷，不挖掘坟墓，不砍伐树木，不烧毁积聚的财物，不焚烧房屋宫室，不占取六畜。俘获敌方的人民，详审其名姓后全都释放归还，以彰明其喜好厌恶之不同；诚信与人民愿望相合，用这些办法来争取敌国的人民。像这样，如果还有忧愁怨恨的、妒忌的、坚持错误的、不听从归顺的，即使动用武力也是可以的。

【原文】

35·3 先发声出号曰①："兵之来也，以救民之死②。子之在上无道③，据傲荒怠④，贪戾虐众⑤，恣睢自用也⑥，辟远圣制⑦，謷丑先王⑧，排訾旧典⑨，上不顺天，下不惠民，征敛无期⑩，求索无厌，罪杀不辜，庆赏不当。若此者，天之所诛也，人之所仇也，不当为君。今兵之来也，将以诛不当为君者也，以除民之仇而顺天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卫人之仇者，身死家戮不赦。有能以家听者，禄之以家⑪；以里听者，禄之以里；以乡听者，禄之以乡；以邑听者，禄之以邑；以国听者，禄之以国。"故克其国不及其民，独诛所诛而已矣。举其秀士而封侯之，选其贤良而尊显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⑫，见其长老而敬礼之。皆益其禄，加其级。论其罪人而救出之⑬；分府库之金，散仓廪之粟，以镇抚其众，不私其财；问其丛社大祠⑭，民

之所不欲废者而复兴之，曲加其祀礼[15]。是以贤者荣其名，而长老说其礼，民怀其德。

【注释】

①发声出号：发布命令。

②死：命。

③子：谓所伐国之君。一讲为所伐国之民。　在上：君主。

④据：通倨。　倨傲：傲慢。　荒怠：荒淫懈怠。

⑤贪戾：贪婪暴戾。

⑥恣睢：放纵暴虐。

⑦辟：屏除，排除。

⑧謷（áo 敖）：诋毁。

⑨訾（zǐ 紫）：毁谤非议。

⑩征敛：征收。　期：度。

⑪禄之以家：以一家禄之。

⑫孤：无子。　寡：无夫。　振恤：救济抚恤。

⑬罪人：指无辜为暴君所陷害者。陈本："今审理无罪者放出牢狱，犹入虎穴而救之，故曰救。"

⑭丛社：建在荒野丛林中的土地庙。社：土神。

⑮曲：委曲周到。

【译文】

攻伐之师首先要发布命令说："义兵的到来，目的是救民之命。你们的君主无道，为人傲慢，荒淫懈怠，贪婪暴虐，放纵地胡作非为，远远地排除圣人的法令制度，诋毁丑化先王，排斥非议旧有的法典，上不承顺天意，下不惠爱人民，征收无度，求索永不满足，滥杀无辜，奖赏不当。像这样，是上天所要诛伐的，是人人所要仇恨的，不应当再为君主。现在义兵的到来，将要诛杀这个不应当为君的人，以解除人民的仇恨而顺应上天之意。如果人民

中有违逆天意的，有保卫人民的仇敌的，一律处死，并杀戮全家，绝不赦免。如果有以全家来归顺听从的，赏给他一家人的俸禄；以一里来归顺听从的，赏给他一里人的俸禄；以一乡来归顺听从的，赏给他一乡人的俸禄；以一个城邑来归顺听从的，赏给他一邑人的俸禄；以一国来归顺听从的，赏给他一国人的俸禄。”所以攻克了敌国，并不罪及该国的老百姓，仅诛杀所应诛杀的国君而已。不仅如此，还要举荐该国优秀之士，封赏他们侯位，选拔该国贤良的人，援予他们显贵的爵位，寻找该国孤寡者，然后救济、抚恤他们，看到长老，应以礼待之。增加他们的俸禄，提高他们的等级。审理其无罪者放出牢狱；分发府库的财物，散发仓库的米粮，用来安定群众，抚恤人民，不把这些财物据为私有；询问建在荒野丛林中土地庙的地址，凡是人民所不希望废弃的，全都重新修复，周到地增加祭祀的礼仪。因此，贤良者感到无尚的光荣，年老人则喜悦义军的礼节，人民也深怀义军的恩德。

【原文】

35·4　今有人于此，能生死一人①，则天下必争事之矣。义兵之生一人亦多矣②，人孰不说？故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③，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④。

【注释】

①能生死一人：能生一将要死之人，即能救活一个将要死去的人。生：用如动词。

②生一人：“一”字当衍。陈本：“能生死一人者，人即争事之；义兵生死人亦多矣，故民归之若流水也。”

③滋：更加。

④接：交。　民服若化：指民归服之迅速，像变化那样只用片刻之时。

【译文】

假如现在有一个人在这里，他能救活一个将要死去的人，那么天下的人民一定会争着去事奉他。义兵的到来能救活更多将死的人，还有谁不高兴呢？所以义兵一到，邻国的人民像流水那样迅速来归服，势不可挡，被诛伐国家的人民盼望义兵像盼望父母一样，义兵所到之处越远，越得到更多的人民拥护，兵不血刃人民归服之迅速如同变化一样快。

仲秋纪第八　论威　简选　决胜　爱士

仲　　秋[1]

【题解】

《仲秋纪》凡五篇。与《孟秋纪》一样，仍讲述秋收。要人民不失时地收藏农作物，作各种过冬的准备工作；还应关心老人；准备好祭祀的服饰；强调在刑杀时不违法曲断，不偏私。这些，有其一定现实意义。

【原文】

36·1　一曰：

仲秋之月：日在角[2]，昏，牵牛中[3]，旦，觜雟中[4]。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南吕。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凉风生。候鸟来。玄鸟归[5]。群鸟养羞[6]。天子居总章太庙，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

深。

【注释】

①“仲秋”后原衍“纪”，今删。仲秋：夏八月。

②角：星宿名。即角宿，二十八宿之一。苍龙七宿的第一宿，有星二颗。

③牵牛：星宿名，即牛宿。玄武七宿的第二宿，有星六颗。

④觜（zī资）嶲：应为觜觿。星宿名，即觜宿。白虎七宿的第六宿，有星三颗。

⑤玄鸟：燕子。　归：指飞归南方。

⑥养羞：养犹隐。羞即进献食物。陈本：“养羞犹言不尽食其食。不尽食其食盖所以储藏以备寒冬之需。”后用养羞指储备食物。

【译文】

第一是：

孟秋八月：太阳的位置在二十八宿的角星，初昏时，牵牛星运行在南方中天，早晨，觜嶲星运行在南方中天。孟秋八月属于干支的庚辛。以金德王的少皞为其主宰。辅佐他的神是他的儿子蓐收。与时相应的动物是毛虫之类。其声音是五声的商声。音律与南吕相应。这时的数字为九。其味为五味的辛。其臭为五臭的腥。这时要举行五祀的门祀。祭祀时要先用肝。凉风起。侯鸟到来。燕子南飞。各类鸟儿都要储备食物以备寒冬之用。天子居住在叫总章的明堂西向室的中央正室，乘坐着兵车，驾着白色的骆马，车上插着白色的彩旗，身上穿着白色衣服，佩戴着白色美玉，吃的是麻籽和狗肉。使用的器具有棱角而锋利。

【原文】

36・2　是月也，养衰老，授几仗①，行麋粥饮食②。乃命司服③，具饬衣裳④，文绣有常⑤，制有小大⑥，度有短

长，衣服有量[⑦]，必循其故[⑧]，冠带有常[⑨]。命有司，申严百刑[⑩]，斩杀必当，无或枉桡[⑪]，枉桡不当，反受其殃。

【注释】

①几杖：坐几和手杖。因为是老者用物，故常用为敬老之物。 几：古人坐时凭依或搁置物件的小桌。

②行：赏赐，给予。 糜：通糜。煮米使糜烂，故“糜”与“粥”同。

③司服：主管衣服之官。

④具：准备。 饬：整饬。 衣裳：上曰衣，下曰裳。

⑤文绣：青与赤相配谓之文。五色齐备谓之绣。 常：常规，固定的格式。

⑥制：制度。下句中“度”义同。

⑦量：度量。

⑧循：遵循。 故：旧制。

⑨带：束衣的带子。

⑩百刑：刑非一，故曰百刑，指各种刑罚。

⑪枉桡：亦作枉挠。违法曲断，偏私不公，使有理者不能申。

【译文】

这个月，阴气发，要赡养衰老的人，授予他们坐几和手仗，赏赐他们糜粥等食物。命令主管衣服的官吏，应准备好衣裳，各种色彩相配都要有固定的格式，制度的大小、长短，衣服的度量，一定要依照旧有的规定，帽子和束衣带子也要遵照常规。命令主管司法的官吏，重申严明各种刑罚，斩杀一定要恰当，不要偏私不公、违法曲断，不要让有理者不能申诉，违法曲断，反而要遭受其祸殃。

【原文】

36·3 是月也，乃命宰祝[①]，巡行牺牲[②]：视全具[③]；

案刍豢[4]；瞻肥瘠，察物色[5]，必比类[6]；量小大，视长短，皆中度[7]。五者备当[8]，上帝其享[9]。天子乃傩，御佐疾[10]，以通秋气。以犬尝麻，先祭寝庙。

【注释】

①宰祝：太宰与太祝的并称。都是主祭示的官。

②巡行：巡视。

③全具：指牺牲要完整而无损伤。

④案：考核，查验。高诱注："案其刍豢之薄厚。牛羊曰刍，犬豕曰豢。"刍豢：牛羊犬豕之类的家畜。此泛指肉类食品。

⑤物：毛。　物色：毛色。

⑥比类：比照旧例。

⑦中：符合。

⑧五者：谓全具、肥瘠、物色、小大、长短。　备当：准备完全。

⑨其：句中语气词。

⑩御佐疾：陈本："御上有'以'字。"御：抵御，消除。　佐：同左，指邪恶。

【译文】

这个月，命令主管祭祀的官，巡视供祭祀用的牺牲：看其形体是否完整无损；查看牛羊犬猪圈存情况；看其肥瘦、毛色，一定要比照旧例；度量他们的大小、长短、是否全都符合要求。这五者准备完全妥当了，上帝才能享用。天子于是举行驱除不祥的傩祭，以消除邪恶的疾病，用以通达秋气。用狗肉下饭，品尝麻籽，并先祭宗庙。

【原文】

36·4　是月也，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窌[1]，修

囷仓[②]。乃命有司，趣民收敛[③]，务蓄菜，多积聚。乃劝种麦，无或失时[④]，行罪无疑。

【注释】

①穿：挖掘，开凿。窦窌（jiào 窖）：藏谷物的地窖。

②囷仓：粮仓。高诱注："圆曰囷，方曰仓。"

③趣：同促。　收敛：收获农作物。

④无或失时：此句后夺"其有失时"四字（依毕沅说）。

【译文】

这个月，可以修筑城郭，建置都邑，开凿地窖，修整粮仓。命令主管官吏，催促人民收获粮食，务必要储蓄干菜，多多聚积过冬物资。要鼓励人民栽种小麦，不要失掉农时，如果失掉农时，实行惩罚要毫不迟疑。

【原文】

36·5　是月也，日夜分[①]。雷乃始收声[②]。蛰虫俯户[③]。杀气浸盛[④]，阳气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则一度量[⑤]，平权衡[⑥]，正钧石[⑦]，齐斗甬[⑧]。

【注释】

①日夜分：日和夜各占一半。分：等。是月秋分，昼漏夜漏各五十刻。

②乃始收：陈本："乃始收者，将收而未收也。"有渐收之义。

③俯：藏伏。　户：洞穴。

④杀气：高诱注："阴气。"　浸：渐渐。

⑤一：使动用法，使……统一。　度：指计量长短的器具，如尺、丈等。量：指计量容积的器具，如釜、钟等。

⑥平：使动用法。使……平。　权衡：称量物体轻重的器具。权：秤锤。

衡：秤杆。

⑦正：使动用法。使……正。钧：古代重量单位之一。三十斤为钧。石：此指计算重量的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

⑧齐：使动用法。使……齐。　斗甬：斗和斛。两种古量器。也作量器的统称。

【译文】

这个月，白天和夜晚的时刻相等。雷声逐渐减少。虫豸藏伏到洞穴中。阴气渐渐旺盛，阳气一天天衰微。水开始干涸。白天和夜晚的时刻相等，需要统一度量，使权衡等器具平正，使钧石等器具正确，使斗甬等器具平齐。

【原文】

36.6　是月也，易关市①，来商旅，入货贿②，以便民事。四方来杂③，远乡皆至，则财物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④。凡举事无逆天数⑤，必顺其时，乃因其类⑥。

【注释】

①易关市：《孟子·尽心》："易其田畴。"赵岐注："易，治也。"关市：指设在交通要道的市集。关：交通要道。市：贸易地点。

②入：纳入。　货贿：泛指珍宝财富。

③杂：会。

④遂：成。

⑤天数：天道。迷信的人把一切不可解的事、不能抗御的灾难都归为上天安排的命运，称为天数。

⑥因其类：高诱注："因循其事类不干逆。"因：顺。类：事类。

【译文】

这个月，要整治集市，使商旅来经商做生意，收纳财富，以

利人民。四方的人前来集会，连边远的人也带来珍宝，这样，财物不会匮乏，天子不缺少费用，各种事才能顺利完成。凡做事不要违背天数，一定要顺应天时，要因顺其事类而不干逆。

【原文】

36.7 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乃有大恐。行夏令，则其国旱，蛰虫不藏，五谷复生。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①，草木早死。

【注释】

①收雷先行：陈本："今行冬寒严猛之令，故将收之雷先行而去。"意即秋天行冬令，雷声会提前停止，所谓先行而去。

【译文】

实行以上那些政令，白露会每旬降落一次。如果在仲秋之月实行应在春季实行的政令，那么，秋雨就会降临，草木会重新开花，国家就会有大的恐慌。如果实行应在夏季实行的政令，那么，国家会干旱，该藏伏在洞穴的虫豸也不藏伏了，五谷因气温 升高会重新生长。如果实行应在冬天实行的政令，那么，风灾会多次发生，雷声会提前消失，草木也会过早死亡。

论　　威①

【题解】

本篇是《仲秋纪》的第二篇，论述怎样的部队才能显威于敌。全篇强调了一个义字。有了义，三军可以一心。一心的三军，必然无敌于天下。文章还讲述了如何用兵的原则，尤其强调了先发制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战略思想，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原文】

二曰：

37.1　义也者，万事之纪也，君臣上下亲疏之所由起也，治乱安危过胜之所在也②。过胜之③，勿求于他，必反于己。

【注释】

①论威：陈本引毕沅说，认为“论”本是“谕”字。并认为“此篇论如何之兵可以谕其威于敌，故曰‘谕威’。篇中云：‘古之至兵，才民未合而威已谕矣’，是其义也。”作“论”也通，论述如何之兵才具有威势。

②过：败（从蒋锵鸣说）。

③过胜之，承上句，应补“所在”二字。

【译文】

第二是：

义，是万事的法则，是君和臣、上和下、亲和疏产生的根由，是治和乱、安和危、败和胜的所在。败和胜的所在，不需求之于其他，必须反求于自己。

【原文】

37.2　人情欲生而恶死，欲荣而恶辱。死生荣辱之道一，则三军之士可使一心矣。

【译文】

人的常情是希望生而讨厌死，希望光荣而讨厌耻辱。如果死和生、荣和辱原则统一，那么，三军之士就可以使其思想统一起来。

【原文】

37.3　凡军欲其众也，心欲其一也，三军一心则令可使无敌矣。令能无敌者，其兵之于天下也亦无敌矣。古之至兵①，民之重令也②。重乎天下，贵乎天子。其藏于民心，捷于肌肤也③，深痛执固④，不可摇荡，物莫之能动。若此则敌胡足胜矣？故曰其令强者其敌弱，其令信者其敌诎⑤。先胜之于此⑥，则必胜之于彼矣⑦。

【注释】

①至兵：至善之兵。此指正义之师。

②重令：尊重号令。

③捷：通接。接于肌肤：即感于肌肤。

④深痛执固：陈本：“犹言令内则深藏于其心，外则痛痒于其肌肤，故执之坚固而不动摇也。”

⑤信：读为伸。令信，谓令畅行于三军。

⑥此：指三军。

⑦彼：指战场。

【译文】

凡是军队，总希望人数众多，希望思想一致，三军能思想一致，那么，号令就可畅行无阻，人人执行。号令能畅行无阻，人人执行，这支军队必然是无敌于天下的。古代的正义之师，人民同样尊重其号令。把号令看得比天下还重，比天子还贵。其号令藏之于人民心中，感受于肌肤，执行起来毫不犹豫，不可以动摇，外物也不能使之转移。像这样，敌人哪能取胜于我？所以说，其号令得到强有力执行的军队，他的敌人必然是软弱的，其号令能畅行于三军，他的敌人必然会屈服。号令能在三军中取胜，人人执行，那么，在战场上作战时也必然会取胜。

【原文】

37.4　凡兵①，天下之凶器也；勇②，天下之凶德也。举凶器，行凶德，犹不德已也③。举凶器必杀，杀，所以生之也④；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慑之也⑤。敌慑民生，此义兵之所以隆也⑥。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⑦，而威已谕矣⑧，敌已服矣，岂必用枹鼓干戈哉⑨？故善谕威者，于其未发也，于其未通也⑩，窅窅乎冥冥⑪，莫知其情，此之谓至威之诚⑫。

【注释】

①兵：兵器。凡兵器皆为杀人的工具，故曰凶器。

②勇：武勇。武勇也同样可杀人，故曰凶德。

③犹：通由。

④生之：使之生。生：使动法。生存。

⑤慑之：使之慑。慑：畏慑；恐惧。

⑥隆：隆盛，兴盛。

⑦才民：毕沅认为当作“士民”。 合：会合。

⑧谕：高诱注：“谕犹行。”此有显出义。

⑨枹（fú伏）鼓：鼓槌和鼓。古时以击鼓为进军号令。 干戈：这是古代常用的两种武器，此泛指武器。

⑩通：通达。此指敌我双方相交通，相交接。

⑪窅窅（yǎo窈）：幽暗，隐晦。 冥冥：昏暗。

⑫诚：实。

【译文】

凡兵器，是天下的凶器；武勇，是天下的凶德。举起凶器，执行凶德，是由于不得已啊。举其凶器必定要杀人，杀掉恶人让人民得以生存；执行凶德必定要显示威力，显示威力，用以使人畏惧。敌人畏惧，人民生存，这正是正义之师所以兴盛的原因。所以，古代的正义之师，士民还没有会合起来，威力就早已显示出来，敌人也已屈服，哪里还必须用击鼓进军攻伐呢？所以善于显示威力的人，在军队没有出发之前，在双方还没有交接之前，一切是那样晦暗不明，没有谁知道其中的实情，这才叫做最有威力。

【原文】

37·5 凡兵欲急疾捷先①。欲急疾捷先之道，在于知缓徐迟后而急疾捷先之分也②。急疾捷先，此所以决义兵之胜也。而不可久处③，知其不可久处，则知所兔起凫举死殙之地矣④。虽有江河之险则凌之⑤，虽有大山之塞则陷之，并气专精⑥，心无有虑，目无有视，耳无有闻，一诸武而已矣⑦。冉叔誓必死于田侯⑧。而齐国皆惧；豫让必死

于襄子[9]，而赵氏皆恐；成荆致死于韩主[10]，而周人皆畏；又况乎万乘之国[11]，而有所诚必乎[12]，则何敌之有矣？刃未接而欲已得矣。敌人之悼惧惮恐[13]，单荡精神尽矣[14]，咸若狂魄[15]，形性相离[16]，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虽有险阻要塞，铦兵利械[17]，心无敢据，意无敢处，此夏桀之所以死于南巢也[18]。今以木击木则拌[19]，以水投水则散，以冰投冰则沈，以涂投涂则陷[20]，此疾徐先后之势也。

【注释】

①捷：敏捷。

②而：犹与。分：区别。

③而不可久处：陈本认为此句前夺“死殙之地”四字，是，宜从。死殙之地：陈本：“指其地周围无出路，一受包围，必难逃生，如殙气在胸，无可泄放，故谓之死殙之地，即今军事上所谓‘口袋式地形’也。”殙（mèn 闷）：因闷而气绝。

④兔起凫举：陈本：“死殙之地易为敌包围，故必兔走之速，凫飞之疾以出此死殙之地。”　起：走。即跑。举：飞。凫：水鸟名。

⑤凌：越。

⑥并气专精：陈本：“凡人专心臻志于一事皆屏其气息而为之，即所谓并气专精也。”并：屏。屏气，抑止呼吸。此用以形容注意力集中。专精：精神专一。

⑦一：专一。　诸：之于的合音。　一诸武：即专一于武力。

⑧冉叔：战国时人。从知死而为来看，必义士一类人物。　田侯：战国时齐国国君。

⑨豫让：晋毕阳之孙。春秋末晋知氏家臣。先事范氏、中行氏，继归知伯（参见9•2注⑳），颇受尊宠。后韩、赵、魏三家灭知氏，尽分其地。他改变姓名，漆身，并吞炭改变声音，伺机谋刺赵襄子，未遂，自杀而死。可参见60•3一节和61•2一节。　赵襄子：即赵无恤。春秋晋人。赵鞅次子。鞅以无恤贤，废太子伯鲁而立之。无恤与韩、魏灭知氏，尽分其地。卒谥襄

子。

⑩成荆：战国时勇士。《战国策·韩策》、《史记·范雎蔡泽传》提到此人。

⑪万乘之国：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古时一车四马为一乘（shèng 剩）。

⑫诚必：的确已下决心。

⑬悼惧：恐惧。

⑭单荡：陈本："单当即坦之同音假字。"坦荡精神尽矣：谓其精神尽佚散于外。

⑮狂魄：魄飞荡若狂人。即精神错乱。

⑯离：违。

⑰铦：锋利。 械：此指兵器。

⑱南巢：地名，在今安徽巢县东南。

⑲拌（pàn 判）：通判。分开。

⑳涂：泥。

【译文】

凡用兵作战，需要急速敏捷，先发制人。需要急速敏捷、先发制人的办法，在于知道徐缓、落后与急速、敏捷的区别。急速敏捷，先发制人是正义之师决战取胜的原因。如果一旦被包围，则不可过久地停留在原地，知道不可过久地停留在原地，就应该像兔跑凫飞那样迅速逃离被围困之地。逃离时，即使遇上江河险阻也要飞越而过，即使碰上大山的阻难也要攻陷而过，并且要集中注意力，不要分散思虑，要目不旁视，耳不旁听那样专一，用武力去攻坚。冉叔发誓一定要杀死齐君田侯，齐国都恐惧；豫让发誓要杀死赵襄子，赵国都恐慌；成荆发誓要杀死韩主，而周人个个畏惧；又何况是拥有万辆兵力的大国，而且的确已下了必战的决心，哪还有什么敌人能阻挡呢？兵刃未接而欲望已经达到了。敌人恐惧害怕，精神衰竭，全都精神错乱，形体和思想相互矛盾，行不知所向，跑不知所往，即使占据险阻要塞之地，拥有锋利的兵器，心不踏实，意无所归处，这便是夏桀之所以在鸣条战败，出

奔到南巢而死的原因。现在用木头来击打木头，被击的木头必然被击破，以水来冲击水，被冲击之水必然要分散，以冰来投击冰块，被投击之冰必然要下沉，以泥土来投击泥土，被投击的泥土必然要凹陷，这就是快慢先后的态势啊。

【原文】

37·6　夫兵有大要[①]，知谋物之不谋之不禁也则得之矣[②]，专诸是也[③]，独手举剑至而已矣，吴王壹成[④]。又况乎义兵，多者数万，少则数千；密其躅路[⑤]，开敌之涂[⑥]，则士岂特与专诸议哉[⑦]？

【注释】

①大要：指关键之处。

②“知谋物”句。许维遹：“‘谋’下‘之’字当释为与。此犹言兵之大要，全在知谋敌之所不谋与所不禁御。《孙子·始计篇》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也。”

③专诸：春秋末吴国堂邑（今江苏六合西北）人。吴王僚代嫡继位，公子光不服，欲杀吴王僚以自立。专诸受伍子胥推荐，以身许公子光，在一次宴会席上，置匕首于炙鱼腹中，乘进者之便，当场刺死吴王僚。他也当场被格杀。公子光即位，封其为上卿。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

④吴王壹成：谓吴王为专诸一击而死。壹：通一。

⑤躅（zhuó 浊）：足迹。　密其躅路：指人数之多，密布于道路。

⑥开：展。　涂：道路。此句指人数众多，开展于敌人进退之涂，即围困敌人。

⑦岂特：岂只。　议：议论。此指相提并论。陈本：“犹言岂仅与专诸同论耶？意谓胜于专诸多矣。”

【译文】

用兵的关键，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专诸就是这样，他在

宴席上，一人举匕首一击就杀死吴王僚。又何况是正义之师，多的达到数万，少一点也有数千，这些人足迹密布在道路上，把敌人围困起来，使之进退不得，这样的武士，岂只是与专诸相提并论呢？

简　选[1]

【题解】

本篇是《仲秋季》的第三篇，主要阐述战争中选用精良的士兵和精锐的武器的必要性，并列举古代殷汤、武王、齐桓公、晋文公、吴王阖庐等人的实战作为事例，反复申辨其论点。最后还特别提出专等待时势的变化是不足为凭的。

【原文】

38·1　三曰：

世有言曰："驱市人而战之[2]，可以胜人之厚禄教卒[3]；老弱罢民[4]，可以胜人之精士练材[5]；离散系系[6]，可以胜人之行陈整齐[7]；锄櫌白梃[8]，可以胜人之长铫利兵[9]"。此不通乎兵者之论[10]。今有利剑于此，以刺则不中，以击则不及，与恶剑无择[11]，为是斗因用恶剑则不可[12]。简选精良，兵械铦利[13]，发之则不时，纵之则不当[14]，与恶卒无择[15]，为是战因用恶卒则不可。王子庆忌、陈年犹欲剑之利也[16]。简选精良，兵械铦利，令能将将之[17]，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18]，汤、武、齐桓、吴阖庐是矣。

【注释】

①简选：选择，选用。此指选用精良的士卒与兵械。

②市人：市场上之人。即临时聚集而非受训练之人。

③厚禄：享有优厚待遇（俸禄）的武士。　教卒：受培训过的士卒。

④罢（pí 疲）民：疲惫的人民。

⑤练材：掌握熟练技巧的勇士。

⑥系系：毕沅认为当为“系絫”。亦作系累、系缧。捆绑，拘囚。

⑦行陈：今写为“行阵”。部队的队列、行列。

⑧櫌（yōu 优）：碎土平田的农具，形如榔头。　白梃：大木棍。

⑨铫（tiáo 条）：古代武器，一种长矛。

⑩通：通晓，明白。

⑪恶：劣。　择：别。

⑫是：此。　因：于是。

⑬铦（xiān 先）：锋利。

⑭纵：同发。

⑮恶卒：胆怯之卒。

⑯王子庆忌：吴王僚之子，以勇捷敏疾闻名。事详《仲冬纪·忠廉》一文。　陈年：齐国的勇士。《史记·齐世家》中有陈完，不知是否一人。

⑰能将：有才能的将领。　将之：率领他们。

⑱以：以之。

【译文】

第三是：

世上有一种说法：“驱遣市场上乌合之众去作战，可以战胜享有优厚俸禄的武士和训练有素的士兵；驱遣老弱疲惫的人民去作战，可以战胜精良的士卒和掌握熟练技巧的勇士；驱遣散乱的囚徒去作战，可以战胜队列整齐的敌人；驱遣手拿农具和大木棍的人去作战，可以战胜手持长矛利器的敌人。”这是不通晓用兵之道的说法。假如现在有一把锋利的宝剑在这儿，用它去刺杀敌人而刺不中，用它去击杀敌人又击杀不着，拿着这样锋利的宝剑与拿

着劣剑没有区别，因此认为在作战时可以使用劣质刀剑那是不行的。选用精良的士兵，兵器又极锋利，但发动不合时宜，或者不妥当，与选用胆怯的士兵同样没有区别，因此认为战时可以使用胆怯的人是不行的。王子庆忌、陈年这样的勇士，仍希望使用锋利的宝剑。选用精良的士兵，利用锋利的兵器，命令有才能的将领率领他们，在古时有凭借此而称王称霸的，商汤、周武王、齐桓公、晋文公、吴王阖庐就是这样。

【原文】

38·2 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①，以戊子战于郕②，遂禽推移、大牺③，登自鸣条④，乃入巢门⑤，遂有夏。桀既奔走，于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贤良⑥，顺民所喜；远近归之，故王天下。

【注释】

①必死：不怕死。

②郕：古邑名。在今山东宁阳东北。

③禽：今写作擒。 推移、大牺：夏桀之臣。

④登：进伐。 鸣条：地名。今河南商丘东。

⑤巢门：南巢之门。

⑥遂：举荐。

【译文】

商汤拥有良车七十辆，有不怕死的勇士六千人，在戊子那天与夏桀在郕地作战，擒获了推移、大牺两人，进军鸣条，进入巢门，于是占有了夏桀的地盘。夏桀奔走后，商汤实行仁政，抚恤老百姓；一反夏桀所作所为，举荐贤良，顺应民心，远近的人民都归附于他，所以他称王天下。

【原文】

38·3　武王虎贲三千人①，简车三百乘②，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纣为禽③。显贤者之位，进殷之遗老④，而问民之所欲，行赏及禽兽，行罚不辟天子⑤，亲殷如周⑥，视人如己，天下美其德⑦，万民说其义，故立为天子。

【注释】

①虎贲（bēn奔）：勇士之称。

②简车：精选的战车。

③要：成。　甲子之事：指在甲子那一天打败商纣。　牧野：古地名。在今河南淇县南。周武王与反殷诸侯会师，大败纣军于此。

④遗老：旧称前朝的旧臣为遗老。

⑤辟：同避。　不避天子：指诛杀商纣。

⑥亲殷如周：对殷与对周一样亲近。

⑦美：赞美。

【译文】

周武王有勇士三千人，精选战车三百辆，在甲子那天，完成打败殷纣之事，并擒获了商纣。周武王把贤者提到显耀的地位，让人举荐殷朝的遗老，而且询问人民的愿望，实行奖赏及于有功的禽兽，实行诛杀不回避殷商天子，对殷如同对周一样亲近，对待他人如同对待自己一样，天下人民赞美他的德行，万民称道他的仁义，所以立他为天子。

【原文】

38·4　齐桓公良车三百乘，教卒万人①，以为兵首②，横行海内，天下莫之能禁，南至石梁③，西至酆郭④，北至

令支[5]。中山亡邢[6]，狄人灭卫[7]，桓公更立邢于夷仪，更立卫于楚丘。

【注释】

①教卒：受过良好教育培训的战士。

②兵首：部队的前锋。

③石梁：古地名。高诱注："石梁，在彭城也。"彭城在今江苏省。

④鄷郭：古地名。高诱注："在长安西南。"长安即今西安。

⑤令支：春秋时山戎属国。其地大约在今河北滦县、迁安间。公元前664年为齐桓公所灭。亦作令疵、离枝、离支。

⑥中山：古国名。春秋末年鲜虞人所建，在今河北省定县、唐县一带，后为赵所灭。 邢：古国名。前十一世纪周分封的诸侯国。地址在今河北邢台。前662年翟攻邢，后齐桓公联合宋、曹救邢，并把邢迁到夷仪（今山东聊城西南）。前635年为卫所灭。

⑦狄：我国古代民族名。春秋前，长期活动于齐、鲁、晋、卫、宋、邢等国之间，与诸国有频繁的接触。 卫：古国名。前十一世纪周公封周武王弟康叔于卫。先后建都于朝歌（今河南淇县）、楚丘（今河南滑县）等地。前209年为秦所灭。

【译文】

齐桓公有良车三百辆，受过良好训练的士卒万人，作为部队的前锋，横行海内，天下没有哪一个能禁止，南边打到石梁，西边打到鄷郭，北边打到令支，中山国亡了邢国，狄人灭了卫国，齐桓公把邢迁到夷仪，把卫迁到楚丘。

【原文】

38·5 晋文公造五两之士五乘[1]，锐卒千人，先以接敌，诸侯莫之能难[2]，反郑之埤[3]，东卫之亩[4]，尊天子于衡雍[5]。

【注释】

①五两：陈本："五两即是绕（候风羽），用于军中，所以测候敌人之动静者。"《兵书》："凡候风法，以鸡羽重八两，建五丈旗，取羽系其巅，立军营中。"

②难：阻挡。

③反：覆。　郑：古国名。姬姓。开国君主是周宣王弟郑桓公（名友）。埤（pì 屁）：城上呈凹凸形的矮墙。　反郑之埤：陈本："系晋于退师之时，拆去郑城上之女墙，使不能窥敌，所以废除郑守备之意也。"

④东卫之亩：使卫国田垄改为东西向，以便于行车。东：使动用法。亩：田垄。

⑤衡雍：古地名。春秋时属郑地。在今河南省原阳县西。

【译文】

晋文公造候风旗车五辆并挑选能驾御之士，选精锐士卒千人，作为先锋与敌接战，诸侯没有谁能阻挡，晋军围郑退师时，拆毁郑城上的矮墙，以便晋国的出入，命令卫国将田垄改为东西向，以便晋国行车，并在衡雍朝见了周天子。

【原文】

38·6　吴阖庐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①]，以为前陈[②]，与荆战[③]，五战五胜，遂有郢。东征至于庳卢[④]，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⑤]。

【注释】

①利趾：善于奔走，善于行走。趾：足。

②前陈：同前阵。即前锋。

③荆：古国名。春秋时楚国的旧称。国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

④庳卢：一说古代国名。一说古地名。疑即晋国的被卢。

⑤中国：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周围其他地区称为四方。后泛指中原地区。

【译文】

吴王阖庐挑选大力士五百人，善跑者三千人，以他们为前锋，与楚国战，五战五胜，于是攻占了楚国国都郢。又向东征伐，打到庳庐，向西征伐到巴、蜀，向北逼近齐、晋，号令行于整个中国。

【原文】

38·7 故凡兵势险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①，欲其精也；统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义兵之助也。时变之应也②，不可为而不足专恃③。此胜之一策也④。

【注释】

①角材：能较量比武的人才。角：较量，争竞。

②时变：时势的变化。 应：适应。

③"不可为"句：陈本："时变之应不由人为，故曰'不可为'。不尽人事，专恃时变之应，愚莫大焉，故曰'不足专恃'。"

④策：谋术。

【译文】

所以说，凡是兵势险阻的，都希望它便利于自己；兵甲器械，都希望它锋利；选练人才，都希望他们精锐；统率士卒，都希望他们受到训练。这四方面，就是仁义之师的辅助，时势的变化是不由人来决定的，但不尽人事，专等待时势的变化那也是不足为凭的。选用精良的士卒和兵器，这才是取胜的一种谋术。

决　　胜①

【题解】

本篇是《仲秋纪》的第四篇，主要讲述战争决胜的方法。用兵必定要讲仁义，讲勇，讲智，而且要善于利用敌人的一切为自己所用，始终掌握主动，就能做到战无不胜。

【原文】

39·1　四曰：

夫兵有本干①：必义，必智，必勇。义则敌孤独，敌孤独则上下虚②，民解落③；孤独则父兄怨，贤者诽，乱内作。智则知时化④，知时化则知虚实盛衰之变，知先后远近纵舍之数⑤。勇则能决断，能决断则能若雷电飘风暴雨，能若崩山破溃⑥，别辨陨坠⑦；若鸷鸟之击也，搏攫则殪⑧，中木则碎。此以智得也⑨。

【注释】

①本干：植物的根和干。此指事物关键。

②虚：心虚，不踏实。

③解落：瓦解离散。

④时化：时势的变化。

⑤纵：放。　舍：止。　数：办法。

⑥破溃：破裂崩溃。

⑦别：异。　辨：变。别辨：即异变。此有迅速意。　陨坠：崩溃，覆灭。

⑧搏：击。 攫（jué 决）：鸟用爪疾取。 殪（yì 异）：死。

⑨此以智得也：陈本“此当作‘此以义智勇得也。’今脱‘义’‘勇’二字耳。”是。

【译文】

第四是：

凡用兵必有其根本：必定要讲仁义，有智谋，要勇敢。讲仁义，敌人就孤独无援，敌人孤独无援，上上下下就心虚而不踏实，人民就会瓦解离散；孤独无援，父兄也会抱怨，贤人也要抨击，祸乱就从内部兴起。有智谋，就深知时势的变化，深知时势的变化，就会知晓虚实盛衰的变化，知晓先和后、远和近、放和收的办法。勇敢，遇事就能决断，能决断，摧毁敌人就像雷电、旋风、暴雨，像山崩地裂那样，使之迅速覆灭；像猛禽的搏击，疾速地抓住对方，并置之于死地，这种勇猛，击中树，树木也会碎裂。这就是因为讲仁义，有智谋，很勇猛而获得的。

【原文】

39·2 夫民无常勇①，亦无常怯。有气则实，实则勇；无气则虚，虚则怯。怯勇虚实，其由甚微②，不可不知。勇则战，怯则北③。战而胜者，战其勇者也；战而北者，战其怯者也。怯勇无常，倏忽往来④，而莫知其方⑤，惟圣人独见其所由然。故商、周以兴，桀、纣以亡。巧拙之所以相过⑥，以益民气与夺民气，以能斗众与不能斗众。军虽大⑦，卒虽多，无益于胜。军大卒多而不能斗，众不若其寡也。夫众之为福也大，其为祸也亦大。譬之若渔深渊，其得鱼也大，其为害也亦大。善用兵者，诸边之内⑧，莫不与斗，虽厮舆白徒⑨，方数百里，皆来会战，势使之然

也。幸也者[10]，审于战期而有以羁诱之也[11]。

【注释】

①常：永久的。

②由：缘由。

③北：败走，败逃。

④倏忽：形容行动急速。

⑤方：道理。

⑥相过：相分别。陈本：“‘巧拙之所以相过’，犹言巧拙之所以相分别也。”

⑦军虽大：陈本：“上当重‘不能斗众’四字。”是，宜从。

⑧诸边：四面八方。

⑨厮：古代干粗活的男性奴隶或仆役。　舆：主驾车者，指贱役之人。白徒：未经训练的兵卒，临时征集的壮丁。

⑩幸：当作“势”（依松皋圆说）。势：情势，势态。

⑪审：审察。　战期：陈本认为当是“民气”之误。　羁诱：牵制诱导。

【译文】

人民的勇敢是不可能永恒不变的，人民的怯弱，也不可能永恒不变。士气饱满就充实，充实就勇敢；士气不饱满就空虚，空虚就怯弱。怯弱和勇敢、空虚和充实，其缘由是很微妙的，不可以不有所知晓。勇敢就能战，怯弱则只能败逃。战而能取胜的，是参战的人都很勇敢；战而败逃的，是参战的人都很怯弱。怯弱和勇敢是不可能永恒不变的，转眼之间就会发生变化，没有谁能知道其中道理，只有圣人知道这其中的缘由。所以商、周因此而兴盛，桀、纣因此而衰亡。巧和拙之所以相区别，也是能否使群众参与战斗和不能使群众参与战斗的区别。不能使群众参与战斗，军队即使庞大，士卒即使众多，对于战胜敌人也是无益的，如果军队庞大、士卒众多而不能参与战斗，多还不如少。人多造福也大。

但危害也大，比如到深渊捕鱼，可能捕到大鱼，也可能遇到大的灾难。善于用兵的人，四面八方的人，没有不参与战斗的。即使是干粗活的奴隶和操贱役的仆人，或是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卒，方圆数百里内，都会来参加战斗，这是情势使他们这样的。所谓情势，就是要审察人民的士气并加以诱导的结果。

【原文】

39·3 凡兵，贵其因也①。因也者，因敌之险以为己固，因敌之谋以为己事，能审因而加胜②，则不可穷矣③。胜不可穷之谓神④，神则能不可胜也。夫兵，贵不可胜⑤。不可胜在己⑥，可胜在彼⑦。圣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故执不可胜之术以遇不胜之敌⑧，若此则兵无失矣。凡兵之胜，敌之失也。胜失之兵，必隐必微⑨，必积必抟⑩。隐则胜阐矣⑪，微则胜显矣，积则胜散矣，抟则胜离矣。诸搏攫柢噬之兽⑫，其用齿角爪牙也，必托于卑微隐蔽，此所以成胜。

【注释】

①因：凭借，利用。

②胜：陈本认为当是“势”字之误。审因加势：即明白如何利用敌人的险阻来巩固自己，利用敌人的谋略来为己所用。

③穷：穷尽。

④“胜不可穷”二句：陈本认为“胜”“能”二字当衍。宜从。神：指用兵神妙不可测。

⑤夫兵，贵不可胜：孙蜀丞说应为“夫兵，不贵胜，而贵不可胜”。脱“不贵胜，而”四字”。从上下文意看不加此四字也通。

⑥不可胜在己：不可被敌战胜完全在于自己。

⑦可胜在彼：陈本：“敌无气而虚怯或谋虑而有失，则我可以胜之，然敌

虚怯谋失，操在敌人，故曰可胜在彼。”

⑧不胜：陶鸿庆认为应作“可胜”才通。是。

⑨隐：隐藏。　微：幽微。也是隐藏意。

⑩积：聚集。　抟：通专。专一。

⑪阐：明。

⑫柢（dǐ 抵）：通抵：抵噬：谓用角抵，用牙啮。陈本：“用爪者搏攫，用齿牙者噬，用角者抵。”

【译文】

大凡用兵，最重要的是善于利用。所谓利用，指利用敌人的险阻来巩固自己，利用敌人的谋略来为自己所用。如能明白这种利用的办法，再加之能使四面八方的人都来参战的这种势态，那么，胜利是不可穷尽的。胜利不可穷尽就叫做神妙，用兵都神妙如此，那就不可战胜了。用兵，贵在不可战胜。不可战胜在于自己，可以取得胜利，则在于敌人的虚弱失谋。圣人必定掌握自己的主动，不必去依靠敌人的虚弱失谋，所以能用不可战胜的办法去对待可以战胜的敌人，像这样，用兵是万无一失的。大凡战争的胜利，全在敌人的失误。战胜失败的敌人，必定需要隐蔽，需要聚集，需要专一。隐蔽就能战胜公开的敌人，幽隐就能战胜明显暴露的敌人，聚集众多的士卒就能战胜分散的敌人，专一就能战胜离散的敌人。那些依靠爪搏取，用牙撕咬，用角顶撞的野兽，在利用齿角爪牙时，必定依靠隐蔽，这就是取得成功的原因。

爱　士①

【题解】

本篇是《仲秋纪》的第五篇，主要讲述带兵的人应爱护士民，

士民才会全力为他拚命效力。文章列举秦穆公，赵简子行德爱民为例，反复申述其主旨，最后用结论的口气强调，这是用兵的精妙所在，是生死存亡的关键。

【原文】

40·1　五曰：

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饥也。饥寒，人之大害也。救之，义也。人之困穷，甚如饥寒，故贤主必怜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穷也。如此则名号显矣，国士得矣[②]。

【注释】

①本篇一作《慎穷》。陈本认为“慎穷”二字疑是后人注语，谓爱士者，宜谨慎对待困穷之士。

②国士：一国中才能最优秀的人物。

【译文】

第五是：

穿衣，是因为人寒冷；吃饭，是因为人饥饿。饥饿寒冷，是人的最大祸害。救饥饿寒冷的人，是仁义的表现，人的穷困贫乏，比饥饿寒冷更严重，所以贤明的君主必定怜悯穷困的人，必定哀怜贫乏的人。能这样，国君的名声就显赫，优秀的人物可得到。

【原文】

40·2　昔者秦缪公乘马而车为败[①]，右服失而野人取之[②]。缪公自往求之，见野人方将食之于岐山之阳[③]。缪公叹曰：“食骏马之肉而不还饮酒[④]，余恐其伤女也[⑤]！”于是遍饮而去[⑥]。处一年[⑦]，为韩原之战[⑧]，晋人已环缪公之

车矣[9]，晋梁由靡已扣缪公之左骖矣[10]，晋惠公之右路石奋投而击缪公之甲[11]，中之者已六札矣。野人之尝食马肉于岐山之阳者三百有余人，毕力为缪公疾斗于车下，遂大克晋，反获惠公以归。此《诗》之所谓曰："君君子则正[12]，以行其德；君贱人则宽，以尽其力"者也。人主其胡可以无务行德爱人乎？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

【注释】

①秦缪公：即秦穆公，春秋时秦国国君。陈本认为，此句当作"昔者秦穆公驾而车败"。败：坏。

②服：古代一车驾四马，居中的两匹称服，两边的马称骖。　失：逸，奔跑。　野人：一作鄙人。古时称四郊以外地区为野或鄙，野人指在野的农业生产者，即农夫。

③方：副词，犹正。　岐山：山名。在今陕西省岐山县境。　阳：山的南面为阳。

④还：通旋。立刻。

⑤女：通汝。

⑥饮：给……喝。

⑦处一年：即遍饮的第二年。

⑧韩原：春秋晋地。《左传·僖公十五年》(前645）九月载其事。详见本节注⑪。二者记载有出入。

⑨环：包围。

⑩梁由靡：晋国大夫。参加韩原之战。　扣：抓住。

⑪晋惠公：晋献公第三子，名夷吾。前650～前637年在位。太子申生既死，夷吾奔梁。献公卒，里克杀奚齐、卓子，迎夷吾。夷吾因赂秦以河西地求入。由秦师纳夷吾于晋，立为晋侯。夷吾立，杀里克而背秦，故秦师伐晋，战于韩原。秦获晋惠公而归。不久，秦归公。卒，谥惠。　右：车右，由勇士担任。　路石：人名。　投：用兵器投掷。　甲：用皮革、金属等制成的

护身服。据《周礼·考工记·函人》记载："函人为甲，犀甲七属， 甲六属，合甲五属。"郑玄注："谓上旅下旅札续之数也。"贾公彦疏："谓上旅之中及下旅之中皆有札，续一叶为一札，上旅之中续札七节、六节、五节，下旅之中亦有此节。"上旅指腰以上，即衣；下旅指腰以下，即裳。从下句看，穆公之甲应是七札，即七层犀甲。被射中六札，只剩最后一札，是很危险的。

⑫曰：此字当衍。引诗当是逸诗。今本《诗经》未收。君君子：为君子作君。前一个"君"，作动词用。"君贱人"之"君"，用法同。 正：平正无私。

【译文】

从前，秦穆公驾车外出而车坏了，右边的服马跑掉了，被野人捕住。秦穆公亲自去寻找，看见野人在岐山的南面正要吃这匹马的马肉。穆公叹息说："吃骏马的肉而不立刻饮酒，我担心马肉将伤害你们的身体。"于是穆公给他们人人都饮了酒才离去。过了一年，秦晋战于韩原，晋人已包围了穆公的战车，晋国大夫梁由靡已经抓住穆公战车上左边的骖马，晋惠公车右的勇士路石用兵器击中了穆公七层叶片的护身服，已击穿了六层叶片。曾经在岐山南面吃过穆公马肉的三百多人，用尽全力在穆公车下与晋兵奋战，终于大获全胜，反而捉住晋惠公而归，这就是《诗》所说的："为君子作君主，就应当平正无私，以便推行君主的道德；为卑贱的人作君主，就应当宽容，以便百姓为君主用尽全力。"作为人主怎么能不推行德政爱护人民呢？行德政爱人民，人民就会亲近君主，人民亲近君主，就会乐意为君主去拼死效力。

【原文】

40·3 赵简子有两白骡而甚爱之①。阳城胥渠处广门之官②，夜款门而谒曰③："主君之臣胥渠有疾④，医教之曰⑤：'得白骡之肝病则止，不得则死。'"谒者入通⑥。董

安于御于侧[7]，愠曰[8]：“嘻！胥渠也，期吾君骡[9]，请即刑焉[10]。”简子曰：“夫杀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杀畜以活人，不亦仁乎？”于是召庖人杀白骡[11]，取肝以与阳城胥渠。处无几何，赵兴兵而攻翟[12]。广门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获甲首[13]。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

【注释】

①赵简子：即赵鞅。春秋末晋国正卿。后名志父，史称赵简子。先为范氏、中行氏所攻，走保晋阳（今山西太原）。后发兵支持公室，反击范氏、中行氏，连克朝歌（今河南淇县）、邯郸（今属河北），使范氏、中行氏出奔齐国。他按军功赏田封官，提高庶人、奴婢身份，使私家势力日益强大。

②阳城胥渠：赵简子家臣。复姓阳城。　处：居，此作担任。　广门：晋邑名。

③款：叩。　谒：告。

④主君：古时国君、卿、大夫均可称主君。此指赵简子。

⑤之：指代胥渠。

⑥谒者：专管通报的小官。　通：通报。

⑦董安于：赵简子家臣。　御：侍奉。

⑧愠：恼怒。

⑨期：希望

⑩刑：刑杀。

⑪庖人：厨师。

⑫翟：通狄，我国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

⑬甲首：披甲武士的首级。

【译文】

赵简子有两匹白骡，他非常喜爱他们。阳城胥渠任广门之官，一天夜里去叩赵简子的门，告诉说：“主君的家臣胥渠生病了，医生告诉他说：‘如果得到白骡的肝来吃，病就可以好，否则就会

死。'"通报的官吏进去禀报赵简子，在简子身边侍奉的董安于发怒说："嘻！这个胥渠，居然来要主君喜爱的白骡，请允许我去杀了他。"简子说："为牲畜活着而去杀人，不也太不仁义了吧？杀掉牲畜而让人活着，不也是仁义吗？"于是召来厨师杀掉白骡，取出骡肝交给阳城胥渠。过不了多久，赵简子发兵攻狄。广门之官，左部七百人，右部七百人，都争先登上城头，并斩获敌人的首级。人君怎么可以不爱护他的士民呢？

【原文】

40·4 凡敌之来也，以求利也。今来而得死，且以走为利。敌皆以走为利，则刃无与接。故敌得生于我，则我得死于敌；敌得死于我，则我得生于敌。夫得生于敌，与敌得生于我，岂可不察哉？此兵之精者。存亡死生，决于知此而已矣。

【译文】

大凡敌人来侵犯，其目的是为了追求利益，如果来侵犯而遭到灭亡，将把逃走看作有利。如果敌人都把逃走看作有利，那仗就打不起来。所以说，敌人胜了，他就从我处获得生存，而我方失败，就因敌人的胜利而遭到灭亡；相反，敌人在我处失败而灭亡，那么，我就因敌人的失败而获得生存。从敌人处获得生存，与敌人在我处获得生存，难道可以不明察清楚吗？这就是用兵的精妙所在。存与亡，死与生，取决于是否知道这个道理罢了。

季秋纪第九　顺民　知士　审己　精通

季　　秋[1]

【题解】

《季秋纪》凡五篇，仍讲述秋收，希望全力收敛农作物，并藏之于仓，以供需用。秋收后，应练兵习武，顺从民心，敬爱士民，了解自己，使在兵事上立于不败之地。

【原文】

41·1　一曰：

季秋之月：日在房[2]，昏，虚中[3]，旦，柳中[4]。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无射。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候雁来。宾爵入大水为蛤[5]。菊有黄华。豺则祭兽戮禽[6]。天子居总章右个，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注释】

①“季秋”后原衍“纪”字，今删。季秋：夏九月。

②房：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苍龙七宿的第四宿。有星四颗。

③虚：即虚宿。二十八宿之一。北方玄武七宿的第四宿。有星二颗。

④柳：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南方朱鸟七宿的第三宿。有星八颗。

⑤爵：通雀。 宾爵：即老雀。因栖宿于人家堂宇之间，有似宾客，故谓之宾雀。 大水：指海。 蛤（gé 葛）：一种生活在浅海泥沙中有介壳的软体动物。传说老雀入海变为蛤。

⑥豺：兽名，黄色，似狗而尾长。豺杀兽而陈之若祭叫祭兽。 戮：杀。 禽：泛指鸟类。

【译文】

第一是：

孟秋九月：太阳的位置在二十八宿的房星，初昏时，虚宿运行在南方中天，早晨，柳星运行在南方中天。孟秋九月属干支的庚辛。以金德王的少皞为其主宰。辅佐他的神是他的儿子蓐收。与时相应的动物是毛虫之类。其声音是五音的商声。音律与无射相应。这时的数字为九。其味为五味的辛。其臭为五臭的腥。这时要举行五祀的门祀。祭祀时要先用肝。候鸟燕子从北方飞来南方。老雀入海变成蛤。这月菊开黄花。豺则杀许多禽兽陈列起来叫做祭兽。天子居住在叫总章明堂的右侧室，乘坐着兵车，驾着白色的骆马，车上插着白色的彩旗，自己穿着白色的衣服，佩戴着白色美玉，吃的是麻籽和狗肉。使用的器具有棱角而锋利。

【原文】

41·2 是月也，申严号令。命百官贵贱，无不务入①，以会天地之藏②，无有宣出③。命冢宰④，农事备收⑤，举

五种之要[6]，藏帝籍之收于神仓[7]，祗敬必饬[8]。

【注释】

①务：致力。入：纳入。

②会：合。

③宣：散。

④冢宰：周官名。为六卿之首，亦称太宰。

⑤备：尽。

⑥举：举列。　五种：即五谷。

⑦帝籍：亦作帝藉。天子象征性的亲耕之田千亩。实是用民力耕作，收其谷为祭祀之用，故称帝籍。参见1·3注⑤。　神仓：专储藏祭祀用谷物的谷仓。

⑧祗（zhī知）：恭敬。　饬：正。

【译文】

这个月，要严申各种号令。命令百官和贵贱人等，无不致力于收敛工作，以此来应合天地收藏之气，不要散出。命令冢宰，农事收毕后，要列举五谷之要在书簿上，把皇帝籍田的收获藏在神仓之中，态度要恭敬不私。

【原文】

41·3　是月也，霜始降，则百工休[1]。乃命有司曰[2]：“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3]，入学习吹[4]。

【注释】

①百工：各种工匠。

②有司：此指司徒。司徒主众，故命之使民入室。

③上丁：农历每月上旬之丁日。参见6·6注④。

④入学：进入太学。　习吹：学习吹奏。

【译文】

41·3 这个月，霜开始下降，各种工匠都停止工作。天子命令有司说："天气寒冷了，人的体力不能承受，都进入室内。"并于夏历每月的上丁日，进入太学学习吹奏。

【原文】

41·4 是月也，大飨帝①，尝牺牲②，告备于天子。合诸侯。制百县③。为来岁受朔日④。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⑤。贡职之数⑥，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⑦，以给郊庙之事，无有所私。

【注释】

①飨：祭祀。 帝：天帝。

②尝：古代秋祭名。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四祭》："四祭者，……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蒸。"尝牺牲：秋祭时以牺牲作为祭品。

③制：控制。百县：指畿内各县，即天子领地内的各县。

④来岁：来年。秦以十月为正，故于九月受明年历日。朔：每月初一。

⑤税：抽取税额。 法：法度。

⑥贡职：贡献天子的赋数。

⑦土地所宜：土地所适宜生长的东西。

【译文】

这个月，举行大的祭天活动，要用牺牲来祭祀，向天子禀告祭祀已经准备完毕。会合诸侯，控制畿内各县，为来年制定历日。诸侯所抽取税收的轻重，向天子进贡的数额，根据地域的远近和土地所适宜生长的东西来定一个标准，用以供给祭祀郊庙之用，不得有所偏私。

【原文】

41.5　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①。狻马②。命仆及七驺咸驾③，载旍旐舆④，受车以级，整设于屏外⑤，司徒搢扑⑥，北向以誓之⑦。天子乃厉服厉饬⑧，执弓操矢以射。命主祠⑨，祭禽于四方⑩。

【注释】

①五戎：五种兵器。具体指弓矢、殳、矛、戈、戟。

②狻（sōu 搜）：通搜。选择。狻马：陈本“谓于马群中搜出其可用于田猎之马，亦即选择马匹之谓。”

③仆：田仆。打猎时负责驾猎车的人。　七驺：七个驾御车马的吏役。天子马六种，各以一驺马掌之，再加上一个总主之驺马，故为七驺。

④旍：同旌。　旐（zhào 兆）：古代画有龟蛇图象的旗。　舆：一说此字为衍文。一说同旟（yǔ 与），古代画有鸟隼图象的军旗。高诱则认为舆作众。指接受田猎车的众人。

⑤整设：整齐地排列。　屏：指猎场周围用树做的墙。

⑥司徒：官名。相传少昊始置。唐虞因之。周时为六卿之一，称为地官大司徒，掌管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的教化。　搢：插。　扑：鞭子，戒尺。古代体罚用具。

⑦北向：面朝向北方。

⑧厉服：绘有猛禽之饰物，以备取禽之意。

⑨主祠：掌管祭礼的官吏。

⑩祭禽：用猎获之禽来祭祀。

【译文】

这个月，天子命令田猎，用来训练弓矢、殳矛、戈、戟五种兵器。挑选可用于田猎的马匹。命令打猎时驾车的人和七个驾车马的吏役全部驾着车，插载着旌旗，各车以不同的等级，整齐地排列在用树木做成的猎场的墙外，司徒腰插着鞭子，面向北面宣

誓。天子穿着绘饰有猛禽的服装，手执弓矢而射。命令掌管祭祀的官吏，用猎获的禽鸟来祭祀四方之神。

【原文】

41·6 是月也，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蛰虫咸俯在穴，皆墐其户[①]。乃趣狱刑[②]，无留有罪。收禄秩之不当者、共养之不宜者[③]。

【注释】

①墐（qín 琴）：粘土。墐户：涂塞门窗孔隙。

②趣：同促。督促。

③共：通供。

【译文】

这个月，草木枯黄凋落了，于是可以砍柴烧炭。虫豸都藏伏在洞穴里，堵塞住门洞。又督促掌管狱刑的官吏，不要留下有罪的人。收缴那些俸禄官爵不当和供养不当的人的供应。

【原文】

41.7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尝稻，先荐寝庙[①]。

【注释】

①荐：向鬼神进献。 寝庙：祖庙。高诱注："稻始升，故尝之。先进于庙，孝敬亲也。"

【译文】

这个月，天子就着狗肉品尝稻米，并首先进献于祖庙。

【原文】

41.8　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鼽窒[①]。行冬令，则国多盗贼，边境不宁，土地分裂。行春令，则暖风来至，民气解堕[②]，师旅必兴。

【注释】

①鼽（qíu 求）：鼻塞不通。　窒（zhì 至）：阻塞，不通。

②解堕：懈堕。

【译文】

如果在季秋时节实行应在夏季实行的政令，那么，国家会有大水，冬藏的谷物蔬菜也会败坏，人民多患鼻塞不通的疾病。如果实行应在冬季实行的政令，那么，国家会多盗贼，边境也不得安宁，土地会被敌人分裂占据。如果实行应在春季实行的政令，那么，暖风会到来，人民也会懈堕，战争必定会发生。

顺　民

【题解】

《顺民》是《季秋纪》的第二篇，主要讲述君主顺依民心的重要。文章列举历史上商汤用自己身体作牺牲去为民祈雨，文王辞去千里之封赐而请除去炮烙的酷刑，赵王采取“内亲君臣，下养百姓，以来其心”的措施，最终打败了吴国，并称霸天下等等事例，反复阐说依顺民心的重要意义，这在当时是有其进步意义的。这种顺依民心的观点，在今天也仍有其现实意义。

【原文】

42·1 二曰：

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得民必有道[1]，万乘之国，百户之邑，民无有不说。取民之所说而民取矣，民之所说岂众哉？此取民之要也。

【注释】

①必：陶鸿庆曰："'必'乃'心'之误。" 道：方法。

【译文】

第二是：

先王先要顺从民心，所以功名成就。能以德行去获得民心就可以立大功有美名，这在上世是有许多例证的。失去民心而能创立功业获取美名的，还不曾有过。得到民心是有办法的，无论是万乘之国，或是百户的小邑，人民无有不喜悦的。只要取悦于人民，民心就获得了，人民所喜悦的难道很多吗？这便是获取民心的关键。

【原文】

42·2 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1]，天大旱，五年不收[2]，汤乃以身祷于桑林[3]，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4]，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5]。"于是翦其发[6]，鄌其手[7]，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则汤达乎鬼神之化，人事之传也[8]。

【注释】

①正：君。君天下，即统治天下。

②五年不收：各书对汤大旱年数记载不一：有七年说，五年说，三年说。

③桑林：古地名，相传为汤祈雨之地。

④不敏：谦词。犹不才。

⑤上帝：天帝。　鬼：人神曰鬼。古人认为人死后灵魂变为鬼。　神：天神曰神。

⑥鬋其发：剪去头发，在古代是一种刑罚。此是自认罚，自罚己之意。

⑦鄜：俞樾认为当是“枥”的借字。枥即枥撕，指拶指，是古代绞指的刑具。

⑧传：移。范耕研曰：“言汤达于人事转移之道而顺取之，故能得民心也。”

【译文】

从前汤攻克夏而统治天下，天大旱，五年内谷物没有收获，汤于是以自身去桑林祈求大雨，说：“我一个人有罪，不要牵连人民，人民有罪，罪在我一人，不要以我一人的不才，使上帝鬼神伤害人民之命。”于是剪去自己的头发，用木头拶自己的手指，用自己的身体作为祭祀上帝鬼神的牺牲，以便向上帝祈福，人民非常高兴喜悦，雨也大降。可见汤能通晓鬼神的变化和人事转移的道理。

【原文】

42·3　文王处岐事纣，冤侮雅逊[①]，朝夕必时[②]，上贡必适[③]，祭祀必敬。纣喜，命文王称西伯，赐之千里之地。文王载拜稽首而辞曰[④]：“愿为民请炮烙之刑[⑤]。”文王非恶千里之地，以为民请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则贤于千里之地[⑥]，故曰文王智矣。

【注释】

①冤侮：冤枉侮慢。高诱注："雅，正；逊，顺也。纣虽冤枉文王而侮慢之，文王正顺诸侯之礼，不失其时。"

②朝夕必时：早晚朝拜必定按时。

③上贡：进献给皇帝的贡品。适：适宜。

④载：通再。载拜：拜两拜。 稽首：古时一种跪拜礼，叩头至地，是九拜中最恭敬者。辞：推辞。

⑤请炮烙之刑：请求除去炮烙的刑法。炮烙：亦作"炮格"。相传是殷纣王所用的一种酷刑。

⑥贤：胜过。

【译文】

周文王住在岐山侍奉殷纣王，纣虽冤枉文王而侮慢他，他仍正顺诸侯之礼，早晚朝拜必定按时，上献贡品必定适宜，祭祀必定恭敬。纣王大喜，命文王为西伯，赐给他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推辞说："我愿意为人民请求除去炮烙的酷刑。"文王不是不喜欢千里之地，他认为替人民请求除去炮烙之刑，必定可以获得民心。得民心胜过千里之地，所以说文王非常明智。

【原文】

42·4 越王苦会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于吴。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视靡曼①，耳不听钟鼓。三年苦身劳力，焦唇干肺②。内亲群臣，下养百姓，以来其心。有甘肥不足分③，弗敢食；有酒流之江④，与民同之。身亲耕而食，妻亲织而衣。味禁珍，衣禁袭⑤，色禁二⑥。时出行路，从车载食，以视孤寡老弱之渍病困穷颜色愁悴不赡者⑦，必身自食之。于是属诸大夫而告之⑧，曰："愿一与吴徼天下之衷⑨。今吴、越之国，相与俱残，士大

夫履肝肺⑩，同日而死，孤与吴王接颈交臂而偾⑪，此孤之大愿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内量吾国不足以伤吴，外事之诸侯不能害之⑫，则孤将弃国家，释群臣，服剑臂刃，变容貌，易名姓，执箕帚而臣事之，以与吴王争一旦之死。孤虽知要领不属⑬，首足异处，四枝布裂⑭，为天下戮，孤之志必将出焉。”于是异日果与吴战于五湖，吴师大败，遂大围王宫，城门不守，禽夫差，戮吴相，残吴二年而霸，此先顺民心也。

【注释】

①靡曼：美色。

②焦：干燥。　干肺：肺气干枯。

③甘肥：美味佳肴。

④酒流之江：传说越王曾把酒倒入江河中与民同饮。

⑤袭：衣上加衣。

⑥色禁二：禁止用二色为饰。

⑦渍病：即疾病。

⑧属：会，聚集。

⑨徼（yāo 邀）：通邀。求取。　衷：善，正。　天下：下字当衍（依毕沅说）。

⑩履：踩踏。　履肝肺：指战争残杀人民。

⑪偾（fèn 奋）：灭亡。

⑫外事：指与外结交。　外事之诸侯：外所结交的诸侯。

⑬要领：腰斩，斩首。　不属，不相连在一起。

⑭枝：同肢。　布：分散。

【译文】

越王痛苦于会稽战败之耻，希望深深得到民心，以便与吴决

一死战。睡不安于枕席，口不吃美味，眼不看美色，耳不听五声。经过三年苦心劳力，唇焦肺干。对内，亲抚群臣，对下，教养百姓，以使他们归顺。有了美味佳肴，如果不足以分给人民，自己不敢吃；把酒倒入江河，与人民同饮。亲自耕种而吃，妻子亲自纺织而衣。禁止吃珍奇的食物，禁止衣上加衣，禁止用二色为饰。他时常出外巡视，随从的车子装载着食物，去探视孤寡的、老弱生病的、穷困的、颜色憔悴不富足的，一定亲自给他们食物吃。于是会集诸大夫而告诉他们说："我愿意与吴国求得上天的公正。现在让吴、越两国，互相伤害，士大夫在战争中踩踏肝肺与吴国士大夫同日战死，孤与吴王接颈交臂肉搏战斗而死，这便是我最大的愿望。像这样而不能做到，估量我们内部没有力量消灭吴国，外所结交的诸侯也不能加害吴国，那么，我将抛弃国家，舍弃群臣，自己佩戴宝剑，手拿利刃，改变容貌，变更姓名，拿着扫帚去服事吴王，以便与吴王决一死战于一旦之间。我虽然知道这样会腰首不连，首足异处，四肢分裂，为天下所羞辱，但我杀吴王的志向将一定成功。"后来，越国终于与吴国战于太湖，吴师大败，并包围吴王王宫，攻下城门，活捉吴王夫差，杀死了吴相，消灭吴国二年后称霸诸侯，这都是先顺从民心的结果。

【原文】

42·5　齐庄子请攻越[①]，问于和子[②]。和子曰："先君有遗令曰：'无攻越，越猛虎也[③]。'"庄子曰："虽猛虎也，而今已死矣。"和子曰以告鸮子[④]。鸮子曰："已死矣以为生。"故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

【注释】

①齐庄子：春秋时齐宣公之相。陈本："齐庄子当即田庄子。据《田齐世

家》，田庄子为田常之孙，田和之父，相齐宣公。"

②和子：春秋时齐田常之孙田和，后为齐侯。

③越猛虎也：喻越国像猛虎一样强盛。

④和子曰：曰字当衍。　鸮子：陈本："鸮子，当即鸱夷子皮。"又曰："鸱夷子皮为田常亲近之仆从，其老年正是在齐庄子为相之时。因其系田常亲近之仆从，庄子、和子对田常遗令有所争执，鸮子当然为遗令之解释者，是以'和子以告鸮子'。"

【译文】

齐庄子请求允许他去攻打越国，去问和子。和子回答说："先君有遗令说：'不要攻打越国，越国像猛虎一样强盛。'"庄子说："虽然像猛虎一样，可现今已死了。"和子将此事去问鸮子，鸮子回答说："虽然已经死了，但人们认为他还活着。"所以，凡行事，必定先要审察民心然后才可去做。

知　　士①

【题解】

《知士》是《季秋纪》的第三篇，主要讲作为君主应如何去了解士，敬爱士，使他们乐于为自己效力。文章先举千里马与相马者为例，只有相互了解，才能有所成就，而其决定的条件则是贤明的君主。接着详细叙述田婴不为他人非议而重用剂貌辨的事实，最后在关键时刻，剂貌辨置生死于度外，出色地解除了田婴的困窘。

【原文】

43.1　三曰：

今有千里之马于此，非得良工[2]，犹若弗取[3]。良工之与马也，相得则然后成[4]。譬之若枹与鼓[5]。夫士亦有千里，高节死义[6]，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7]，其惟贤者也。

【注释】

①知士：了解士，并敬爱他们。与《仲秋纪》中《爱士》篇互为表里。

②良工：善于相马的人。

③犹若：犹然，仍然。犹若弗取：即仍然不为人所取。

④相得：互相获得。　成：指成良工和成良马。

⑤枹（fú 伏）：鼓槌。　譬之若枹与鼓：陈本："当系注之误入正文者。"是，宜从。高诱注：枹"待鼓，鼓待枹，乃发声也。良马亦然。"如加上此句，正好为："譬之若枹与鼓，枹待鼓，鼓待枹，乃发声也，良马亦然。"文意一贯。

⑥高节：高风亮节。即有高尚的节操。　死义：为正义而死。

⑦待：当为"得"字（依陶鸿庆说）之误。

【译文】

第三是：

现在有一匹千里马在这里，如果没有善于相马的人，仍然不为人们所知，善于相马的人与千里马，互相获得，才能使之成为良工和良马。士中间也有千里马，那些高风亮节的，为正义而牺牲的，就是士中间的千里马。能使士成为千里马的，只有贤主了。

【原文】

43.2　静郭君善剂貌辨[1]。剂貌辨之为人也多訾[2]，门人弗说[3]。士尉以证静郭君[4]，静郭君弗听，士尉辞而去。孟尝君窃以谏静郭君[5]，静郭君大怒曰："划而类[6]！揆吾

家[7]，苟可以傔貌辨者[8]，吾无辞为也[9]。”于是舍之上舍[10]，令长子御[11]，朝暮进食[12]。数年，威王薨[13]，宣王立[14]，静郭君之交[15]，大不善于宣王，辞而之薛[16]，与剂貌辨俱。留无几何，剂貌辨辞而行，请见宣王。静郭君曰：“王之不说婴也甚[17]，公往，必得死焉。”剂貌辨曰：“固非求生也[18]。”请必行，静郭君不能止。剂貌辨行，至于齐[19]，宣王闻之，藏怒以待之。剂貌辨见，宣王曰：“子静郭君之所听爱也[20]？”剂貌辨答曰：“爱则有之，听则无有。王方为太子之时，辨谓静郭君曰：‘太子之不仁[21]，过颐涿视[22]，若是者倍反[23]。不若革太子[24]，更立卫姬婴儿校师[25]。’静郭君泫而曰[26]：‘不可，吾不忍为也。’且静郭君听辨而为之也[27]，必无今日之患也，此为一也。至于薛，昭阳请以数倍之地易薛[28]，辨又曰：‘必听之。’静郭君曰：‘受薛于先王，虽恶于后王，吾独谓先王何乎？且先王之庙在薛，吾岂可以先王之庙予楚乎？’又不肯听辨，此为二也。”宣王太息[29]，动于颜色[30]，曰：“静郭君之于寡人一至此乎[31]！寡人少[32]，殊不知此[33]。客肯为寡人少来静郭君乎[34]？”剂貌辨答曰：“敬诺[35]。”静郭君来，衣威王之服[36]，冠其冠，带其剑。宣王自迎静郭君于郊[37]，望之而泣。静郭君至，因请相之。静郭君辞，不得已而受。十日，谢病[38]，强辞，三日而听[39]。当是时也，静郭君可谓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非之弗为阻。此剂貌辨之所以外生乐、趋患难故也[40]。

【注释】

①静郭君：即田婴，战国时齐国宗室大臣。孟尝君田文之父，为薛君，号静郭君。静亦作靖。善：喜欢，友善。　剂貌辨：齐人。田婴的门客。剂亦

作剧。

②訾（cī 痴）：过失，此指毛病，缺点。

③门人：门客。说：通悦。

④士尉：齐人，静郭君的门客。 证：谏。

⑤孟尝君：战国时齐国宗室大臣，静郭君之子，袭封于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号孟尝君，战国四君子之一。 窃：私下。

⑥刬：灭，消灭。 而：同尔，你。

⑦揆（kuí 葵）：破，分离。

⑧慊（qiàn 欠）：满足。

⑨无辞：不推辞。

⑩舍：第一个舍作动词用。 上舍：上等的住房。

⑪御：侍奉。

⑫进：献上。

⑬威王：齐威王（？～前320），即田因齐。战国时齐国国君，齐桓公之子。前356～前320年在位。薨（hōng 轰）：周代诸侯死称薨。

⑭宣王：即齐宣王。但史载不应是“威王薨，宣王立”。应为“宣王薨，闵王立”。陈本引《史记·孟尝君列传》：“宣王二年，田忌与孙膑、田婴俱伐魏，败之马陵，虏魏太子申，而杀魏将宠涓；宣王七年，田婴使于韩、魏，韩、魏服于田婴，与韩昭侯、魏惠王会齐宣王东阿南，盟而去；明年，复与梁惠王会甄；宣王九年，田婴相齐；田婴相齐十一年，宣王卒。”据此，齐宣王时，静郭君（田婴）不但为相，而且多次用事，可知“大不养于宣王”为不确。以下凡宣王处，当改为闵王。

⑮交：结交。

⑯之：动词，往。

⑰说：同悦。甚：深。

⑱固：本来。

⑲齐：此指齐国国都。

⑳所听爱：所听所爱。即言听计从，并喜爱之人。

㉑太子之不仁：陈本认为“之”下脱“相”字。是，宜从。

㉒过颐豕视：《战国策》作“过颐豕视”。刘辰翁曰：过颐，即俗所谓耳后见腮；豕视，即相法所谓下邪偷视。可见是怪相。陈本：“相貌如此之人，

必不仁，必背叛人之恩德。”

㉓倍反：即背叛。

㉔革：革除，去掉。

㉕婴儿：高诱注：“幼少之称。”　校师：齐宣王庶子，为卫姬所生。

㉖泫：流泪。

㉗且：同若。假若。

㉘昭阳：楚国将领。曾愿以更多土地换取静郭君的薛地。

㉙太息：叹息。

㉚动：改变。　颜色：脸色。

㉛一：竟，乃。

㉜少：小。此指年轻。

㉝殊：竟，竟然。　殊不知：犹言竟不知。

㉞少来：陈本认为当是“前来”之误。是，宜从。

㉟诺：应诺，同意。

㊱衣威王之服：依本节注⑭，当是“衣宣王之服”。

㊲宣王：依本节注⑭，当是闵王。闵王：亦作湣王，即田地（？～前284），前300～前284年在位。

㊳谢病：托病辞官。

㊴听：听从，同意。

㊵外生乐：把生命与欢乐置于度外。外：作动词用，置……于外。

【译文】

静郭君喜爱剂貌辨。剂貌辨为人有许多毛病，门人不喜欢他。士尉因此劝谏静郭君，静郭君不听，士尉辞别静郭君而离开了。孟尝君又私下以此事劝谏静郭君，静郭君大怒说：“把你们都消灭了，把家也分离了，如果可以满足剂貌辨，我决不推辞。”于是让剂貌辨住最好的房子，命令自己的长子去侍奉他，早晚献送食物。几年以后，齐宣王死了，齐闵王即位，静郭君结交处世的态度，很不为闵王所喜欢，为此，静郭君辞官返回封地薛，与剂貌辨在一起。过了不久，剂貌辨告辞静郭君，请允许他去见齐闵王。静郭

君说："闵王很不喜欢我，你去，必定遭到杀害。"剂貌辨说："本来就不是去求活命的。"请求一定让他去，静郭君不能劝阻。剂貌辨从薛地，走到齐国都城，闵王听说了，掩饰着怒气等待他。剂貌辨谒见闵王，闵王说："你是静郭君很喜爱并言听计从的吧？"剂貌辨回答说："喜爱我有这回事，言听计从则没有。比如君王正作太子时，我对静郭君说：'太子的相貌不仁慈，耳后见腮，相法所说的目光斜下偷视，像这样的人，必定背叛。不如废除太子，另立卫姬生的校师为太子。'静郭君流着泪说：'不行，我不忍心这样做。'假若静郭君听了我的话并更换了太子，必定没有今天的祸患，这是一件事。辞官回薛后，楚国将领昭阳曾经来请求用数倍于薛的土地换取薛，我对他说：'一定答应他。'静郭君说：'我从先王那里承受了薛地。虽为后王所不喜欢，我这样做，又怎么对先王说呢？而且先王的宗庙在薛，我难道可以把先王的宗庙给楚国吗？'又不肯听我的话，这是第二件事。"闵王听后为之叹息，怒色也有所改变，说："静郭君对我竟是这样吗？我年轻，竟然不知这些事。你肯为我请静郭君前来吗？"剂貌辨回答说："谨遵命。"静郭君来时，穿着宣王赐给的衣服，戴着宣王赐给的帽子，佩戴着宣王赐给的宝剑。闵王亲自到郊外迎接静郭君，远远望见他就流泪哭泣。静郭君来后，闵王请他为齐相。静郭君再三推辞，不得已才接受。十天后，托病辞官，坚决推辞，三天后闵王才同意。在当时，静郭君可以说是很有主见的人了。因为很有主见，所以别人的非议也不能阻止他。这便是剂貌辨之所以把生命与欢乐置之度外，而能为静郭君奔赴患难的原因。

审　己①

【题解】

《审己》为《季秋纪》的第四篇，讲述胜和败乃兵家之常事，关键在如何总结胜或败的原因，只有明白了胜或败的原因，才不受其困窘。文章举关尹子回答列子有关射中的原因，阐明了“审己”的重要。接着，又举柳下季、齐湣王、越王授之事，再从反面申述“审己”的重要。各事例紧扣标题，强化了“审己”这一中心主旨。

【原文】

44·1　四曰：

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②，虽当与不知同③，其卒必困。先王名士达师之所以过俗者，以其知也。水出于山而走于海，水非恶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于野而藏于仓，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④。故子路掩雉而复释之⑤。

【注释】

①审己：陈本：“谓胜败兵家之常，若胜而审己之所以胜，败而审己之所以败，则不困穷矣。”

②而：相当于“若”。

③当：合。　不知：不知其故。

④以：用。

⑤子路：即仲由（前542～前480）：春秋末鲁国卞（今山东泗水东）人。

字子路，孔子得意门生，以政事见称。为人伉直鲁莽，好勇力。 俺：捕捉。 雉：野鸡。

【译文】

第四是：

凡事物之所以这样，必定有其缘故。假如不知其所以这样的缘故，即使做事适当了，也与不知其缘故一样，最终必定导致困窘。先王、名士、通达的老师之所以超过俗人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知道所以这样的缘故。水从山中流出奔赴大海，并非水讨厌山而希望流到海中，是地势高下不同使它这样的。庄稼生长在田野之中而收获后藏之于谷仓，并非庄稼有什么欲望，全是人需要用粮食的缘故。所以子路抓住野鸡后又放掉了它。

【原文】

44·2 子列子常射中矣①，请之于关尹子②。关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③？"答曰："弗知也。"关尹子曰："未可。"退而习之三年，又请。关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关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④。"非独射也，国之存也，国之亡也，身之贤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⑤。圣人不察存亡贤不肖，而察其所以也。

【注释】

①子列子：即列御寇，亦称列子。战国时郑人。相传为先秦早期道家代表人物。 常：通尝。

②关尹子：名喜，与老子同时，有说他是老子的学生，有说他是老子的老师。反正是道家人物。

③知子：应为"子知子"，夺"子"字。

④守而勿失：陈本："谓守其所以中之道而勿失。"

⑤以：原因。

【译文】

子列子曾经射中过，将此事告诉关尹子。关尹子说："你知道你所以射中的原因吗？"子列子回答："不知道。"关尹子说："你既然不知射中的原因，现在还不可以与你讲这个问题。"列子回去又学习了三年，然后又将此事告诉关尹子。关尹子说："你知道你所以射中的原因吗？"子列子说："知道了。"关尹子说："可以了，你守住你所以射中的道理，不要失去它。"不仅射箭是这样，国家之存亡，自身的贤与不肖，也都是有其原因的。圣人不去审察存亡、贤与不肖这些事，而去审察所以存、所以亡、所以贤，所以不贤的原因。

【原文】

44・3　齐攻鲁，求岑鼎①，鲁君载他鼎以往②。齐侯弗信而反之，为非，使人告鲁侯曰："柳下季以为是③，请因受之。"鲁君请于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赂，以欲岑鼎也？以免国也？臣亦有国于此④，破臣之国以免君之国，此臣之所难也。"于是鲁君乃以真岑鼎往也。且柳下季可谓此能说矣⑤，非独存己之国也，又能存鲁君之国。

【注释】

①岑鼎：天子之宝鼎。此指鲁国的宝鼎。小而高的山曰岑。岑鼎，取宝鼎之形像岑而名。

②他鼎：别的鼎，其他的鼎。　以：同而。

③柳下季：即展获。春秋时鲁国大夫。字禽。食邑柳下，一称柳下季，谥惠，故又称柳下惠。为官任劳任怨，不以职低而卑，以贤能著称。齐攻鲁在

鲁僖公二十六年（前634），他遣人使于齐，劝齐退兵。

④亦有国于此：高诱注："言己有此以信为国也。"此处"国"字，指信誉。

⑤且：读为"若"。若：像。 此：当衍。

【译文】

齐国攻打鲁国，求取鲁国的岑鼎，鲁君拿其他鼎送去。齐侯不相信是岑鼎而归还给鲁国，认为是假的，派人告诉鲁侯说："如果柳下季认为是真的，请他为我接受它。"鲁君请教柳下季，柳下季回答说："你的贿赂，是想要保留岑鼎呢？还是想要免除国家的灾难呢？我也有一个"国"在这里，这就是信誉，如果破了我的信誉而免除您国家的灾难，这是我非常为难的。"于是鲁君才用真的岑鼎送给齐国。像柳下季这样的人。可以算是能说的人了，不但保存自己的信誉，还能保存鲁国的安全。

【原文】

44·4 齐湣王亡居于卫，昼日步足①，谓公玉丹曰②："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当已③。"公玉丹答曰："臣以王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也者，以贤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恶王之贤也，因相与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湣王慨焉太息曰："贤固若是其苦邪？"此亦不知其所以也，此公玉丹之所以过也。

【注释】

①昼日：白昼，即白天。 步足：散步。

②公玉丹：齐湣王之臣。

③我当已：应作"我当亡邪"。"亡"误为"已"，夺"邪"字。邪通耶。

【译文】

齐湣王逃亡后居住在卫国，白天散步时，对公玉丹说："我已经亡国了，但不知道亡国的原因。我之所以亡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应当亡国吗？"公玉丹回答说："我以为王已经知道了呢，王原来并未知啊，王之所以亡国，是太贤明了。天下的国王都不肖，因而讨厌你的贤良，所以合兵来攻打你，这就是亡国的原因。"齐湣王慨叹说："贤明原来像这样苦吗？"他还是不知道所以亡国的原因，这就是公玉丹的过失啊。

【原文】

44·5　越王授有子四人①。越王之弟曰豫，欲尽杀之，而为之后②。恶其三人而杀之矣③，国人不说，大非上。又恶其一人而欲杀之，越王未之听。其子恐必死，因国人之欲逐豫④，围王宫。越王太息曰："余不听豫之言，以罹此难也⑤。"亦不知所以亡也。

【注释】

①越王授：越王勾践六世孙。授亦作搜。

②后：此指王位继承人。

③恶：诬蔑。

④因：凭借。

⑤罹：遭受。

【译文】

越王授有四个儿子。越王的弟弟叫豫，想杀掉这四个儿子，自己成为王位继承人。于是诬蔑其中三人而杀掉了他们，国人很不高兴，非议越王授。豫又诬蔑剩下的一个并打算杀掉他，越王授

不听。那儿子担心自己被杀，就凭借国人想要驱逐豫的愿望，包围了王宫。越王授却叹息说："我没有听从豫的话，因而遭受了这样的灾难。"他还是不知道自己灭亡的原因。

精　　通①

【题解】

本篇为《季秋纪》的最末一篇，主要讲述圣人应以爱民利民为根本，时时与民气相通，能如此，未出兵而天下已归应了。这种强调得民心的主张在当时是极为进步的，到今天也仍有其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原文】

45·1　五曰：

人或谓兔丝无根②。兔丝非无根也，其根不属也③，伏苓是④。慈石召铁⑤，或引之也。树相近而靡⑥，或軵之也⑦。圣人南面而立⑧，以爱利民为心，号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颈举踵矣⑨，则精通乎民也。夫贼害于人，人亦然。

【注释】

①精通：指圣人与民之精气相通。

②兔丝：即菟丝。草名。俗称菟丝子。蔓生，茎细长，缠绕于其他植物上。

③属（zhǔ 主）：连接。　也：陈本认为当是"地"字之误。

④伏苓：寄生在松树根上的菌类植物，形状像甘薯，外皮黑褐色，里面白色或粉红色。

⑤慈石：即磁石。古人认为这种能吸铁的石，像慈母吸引子女一样，故称“慈石”。

⑥靡（mó 摩）：通摩。《庄子·马蹄》：“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踶。”

⑦軵（rǒng 冗）：推。

⑧南面而立：指君主。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故国君接见群臣皆面向南而坐，因用南面代指国君。

⑨延颈举踵：伸长脖子，踮起脚跟，形容盼望之急切。

【译文】

第五是：

有的人说菟丝子没有根。菟丝子不是没有根，它的根不与地相连，而与茯苓相连。磁石能吸铁，正是它有一种吸引力。树与树相互接近就会产生摩擦，正是有一种力在推它。作为南面而立的圣人，因为有爱民利民的心，所以他的号令还没有发出，天下人民都伸长脖子、踮起脚跟迫切地等待了，这就是圣人与人民精气相通的原因。那强贼残害人民，人民也用残酷的手段来对付他。

【原文】

45·2　今夫攻者，砥厉五兵[①]，侈衣美食[②]，发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乐，非或闻之也，神者先告也[③]。身在乎秦，所亲爱在于齐，死而志气不安，精或往来也[④]。

【注释】

①砥厉：亦作砥砺，即磨石。精者为砥，粗者为砺。　五兵：五种兵器。

②侈衣：奢侈的衣服。

③神者：“者”字当衍。

④往来：相通。

【译文】

如今有一个准备攻打他国的军队，磨砺了兵器，穿着奢华的衣服，吃着美味的食物，等待着出发的日子，而将被攻打的国家当然不快乐，不是听说要被攻打，而是精神先感知到了。有一个人身在秦国，他所亲爱的人在齐国，如果那在齐国的亲人死了，那么，他的精神也会不安的，这就是精气相通的缘故。

【原文】

45·3 德也者，万民之宰也[①]。月也者，群阴之本也[②]。月望则蚌蛤实[③]，群阴盈[④]；月晦则蚌蛤虚[⑤]，群阴亏。夫月形乎天[⑥]，而群阴化乎渊；圣人形德乎己，而四方咸饬乎仁[⑦]。

【注释】

①宰：主宰。

②群阴：各种属阴之物。如蚌蛤之类。

③月望：即望月，满月，月圆。月满之时，通常在月之半，故亦用以指旧历每月的十五日。至十五日，日月相望，谓之月望。高诱注："月，十五日盈满，在西方与日相望。"

④群阴盈：高诱注："蚌蛤，阴物，随月而盈，其中皆实满也。"实，指蚌蛤肉。

⑤月晦：谓月尽，多指农历每月的最后一日， 虚：高诱注："蚌蛤肉随月亏而满盈也。"

⑥形：表现。

⑦饬：修饬，整饬。

【译文】

德是万民的主宰。月是群阴的根本。月圆了，蚌蛤气

肥实，其肉也饱满；月晦暗，蚌蛤等阴物就空虚，其肉也空虚。月的盈亏表现在天上，而蚌蛤等阴物则表现在深水之中；圣人的德行表现在自己身上，而四方边远的人民都随着圣人的德行而整饬自己，使之归向于仁。

【原文】

45·4　养由基射先[①]，中石，矢乃饮羽[②]，诚乎先也[③]。伯乐学相马[④]，所见无非马者，诚乎马也。宋之庖丁好解牛[⑤]，所见无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见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鄌研[⑥]，顺其理，诚乎牛也。钟子期夜闻击磬者而悲[⑦]，使人召而问之曰："子何击磬之悲也？"答曰："臣子父不幸而杀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为公家为酒；臣之身得生，而为公家击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矣。昔为舍氏睹臣之母[⑧]，量所以赎之则无有[⑨]，而身固公家之财也。是故悲也。"钟子期叹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⑩]。悲存乎心而木石应之，故君子诚乎此而谕乎彼，感乎己而发乎人，岂必强说乎哉？"周有申喜者[⑪]，亡其母，闻乞人歌于门下而悲之，动于颜色，谓门者内乞人之歌者[⑫]，自觉而问焉[⑬]，曰："何故而乞？"与之语，盖其母也。故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体而两分，同气而异息。若草莽之有华实也[⑭]，若树木之有根心也，虽异处而相通，隐志相及[⑮]，痛疾相救，忧思相感，生则相欢，死则相哀，此之谓骨肉之亲。神出于忠，而应乎心，两精相得，岂待言哉？

【注释】

①养由基：春秋时楚国大夫。一作养游基。食邑于养（今河南襄城西南）。善射，百步外射柳叶，百发百中。 先："兕"之误。兕：雌犀牛。

②饮羽：箭深入没羽，形容发箭的力量极强。饮：隐没。羽；箭尾上的羽毛。

③诚：确实，真实。

④伯乐：春秋时相马者。一作孙阳。曾为秦穆公相马，认为求良马并不难，求天下之马难。相马贵以神遇，不以目见。

⑤庖丁解牛：详见《庄子·养生主》。庖丁：厨师。解牛：分解牛的肢体。引文非《养生主》原文。《养生主》："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若新发于硎。"

⑥磨：与"磨"通。 研：研磨。

⑦钟子期：春秋时楚人。善解音乐。

⑧舍氏：毕沅认为"氏"当为"市"，是。陈本引《说文》："市居曰舍，则'舍市'者犹言居于市也。"

⑨"量所以"二句：许维遹曰："据《新序序》，此文当作'量所以赎之则无财，而身固公家之有也。'今本'有''财'二字互易则文不成义。" 量：思量。

⑩椎：捶击的工具。

⑪申喜：周人。其他不详。

⑫内：同纳。

⑬自觉：许维遹认为当是"自见"之误。

⑭草莽：草丛。

⑮隐志：隐藏于心中的志向。

【译文】

养由基射兕，却射中了石头，而且箭头深入石中，这是他把石头看成真正的兕了。伯乐学习相马，所看见的没有不是马的，确确实实是马。宋国的庖丁喜好解牛，所看见的没有不是死牛的；三

年看不见活牛；他解牛的刀已用了十九年了，刀刃仍像新磨的一样，原因是他解牛时顺从牛的纹理，确确实实是牛。钟子期夜晚听到敲击石磬的人很悲伤，派人召他进来问道："你敲击石磬何以如此悲伤呢？"那人回答道："我父亲不幸杀死了人，自己也不能活；我母亲虽然活着，但要为公家制酒；我虽也活着，却要为公家击磬。我已经有三年没有看见母亲了。先前我居住在街市时曾看见我的母亲，那时想赎她回家，可又没有钱财，而自己也是公家的人。所以悲伤。"钟子期听后叹息说："悲哀啊！悲哀啊！心不是击磬的手臂，也不是捶击的工具，更不是石磬。悲伤存在心中而木椎石磬都会应和，所以君子有真诚的心就会从其他方面表现出来，自己感动就会感染别人，哪里用得着强硬地去叙说呢？"周有一个叫申喜的人，母亲失散了，听到乞丐在门外歌唱就心中悲伤，并表现在脸色上，他对守门的人说，快去把歌唱的乞人请进来，亲自相见，问道："为什么行乞？"并与她交谈，才知那乞人正是她的母亲。所以说，父母对于子女，子女对于父母，实是一个身体而分成两处，精气相同而呼息各异。像草丛有花有果，像树木有根有心一样，虽处在异地却彼此相通，隐藏在心中的志向互相连系着，有病痛会互相救援，有忧思会互相感染，为活着的人欢乐，为死了的人悲哀，这就叫骨肉亲。这种本性出于忠诚，而彼此心有所应，两者精神相通，难道还需要叙说吗？

孟冬纪第十　节丧　安死　异宝　异用

孟　　冬[1]

【题解】

《孟冬纪》共五篇。文章配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义，与《仲冬纪》、《季冬纪》两组文章一起，言死、言葬、言安死、言死的得当、言死而有价值。此文讲述了入冬后国家应做的事：督促收藏；怜恤死者的家人；处罚阿谀奉承扰乱法令制度者；尤其严申在收税时不许侵害百姓，更不要结怨于民。这些，都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

【原文】

46·1　一曰：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2]。其帝颛顼[3]。其神玄冥[4]。其虫介[5]。其音羽。律中应钟。其数六[6]。其味咸。其臭朽[7]。其祀行[8]。祭先肾。水

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9]。虹藏不见。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辂[10]，驾铁骊[11]，载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12]。其器宏以弇[13]。

【注释】

①“孟冬”后原衍“纪”字，今删。孟冬：夏历十月。

②壬癸：照五行说，壬癸属水，冬季也属水。

③颛顼：传说他以水德王天下。死后祀为北方水德之帝。

④玄冥：少皞氏之子，名脩，死后祀为水神。

⑤介：指有甲壳的虫类或水族。

⑥数六：高诱注：“五行数五，水第一，故曰六。”

⑦朽：五臭之一。高诱注：“气之若有若无者为朽也。”

⑧行：五祀之一。高诱注：“行，门内地也，冬守在内，故祀之。”

⑨雉：野鸡。大水：此指淮水。

⑩玄辂：亦作“玄路”。黑色的车。玄：赤黑色。

⑪铁骊：铁色之马。铁：铁色，即黑色。骊：黑色的马。

⑫彘（zhì 至）：猪。

⑬宏：大。　弇（yǎn 掩）：深。器之口小而腹大也叫弇。

【译文】

第一是：

孟冬十月：太阳的位置在二十八宿的尾星，初昏时，危星运行在南方中天，早晨，七星运行在南方中天。孟冬属天干的壬癸。以水德王的颛顼为其主宰。辅佐他的是水神玄冥。与其相应的动物是有甲壳的虫类。其声音是五声的羽。音律与应钟相应。这时的数字为六。其味咸。其气朽。这个月要举行祭祀。祭时先用五脏的肾。水开始结冰，地开始冰冻。野鸡飞入淮水中变为蜃。虹隐藏不出现。天子居住在北向玄堂的左侧室。乘坐的是黑色的车，驾着黑色的马，车上插着黑色旗帜，身上穿着黑色的衣服，佩戴

着黑色的美玉，吃的是黍和猪。使用的器物大而且深。

【原文】

46·2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斋。立冬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①]。还，乃赏死事[②]，恤孤寡[③]。

【注释】

①郊：高诱注："六里之郊。"

②死事：为国事而死。

③恤：周济，救济。 孤寡：孤儿寡妇。高诱注："先人有死王事以安社稷者，赏其子孙；有孤寡者，矜恤之。"

【译文】

这个月，有立冬节气。立冬前三天，太史禀告天子说："某日立冬，大德在水。"天子于是洁身斋戒准备迎接冬日。到了立冬那一天，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大夫迎冬于北方六里之郊。归还后，赏赐为国事而死的后代子孙，周济他们中的孤儿寡母。

【原文】

46·3 是月也，命太卜[①]，祷祠龟策占兆[②]，审卦吉凶[③]。于是察阿上乱法者则罪之[④]，无有掩蔽。

【注释】

①太卜：官名。为殷六官之一。掌管卜筮。

②祷祠：祈祷。 龟策：古时卜筮之具。龟：龟甲。策：蓍草。 占兆：占卜时钻灼龟甲所生的裂纹，据裂纹以占吉凶。

③审：仔细研究。　卦：此指《周易》中一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即卦所象征的事物及其爻位等关系。

④阿上：阿谀奉承上司。　罪：作动词用，即判罪。

【译文】

这个月，命令掌管卜筮的太卜，祈祷后用龟策来灼烧，看其所生的裂纹，并仔细研究这裂纹卦象的吉凶。这个月还要审察那些阿谀奉承上司以及作乱犯法的人，并判他们的罪，不得隐瞒包庇。

【原文】

46·4　是月也，天子始裘①。命有司曰："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而成冬②。"令百官，谨盖藏。命司徒，循行积聚③，无有不敛；坿城郭④，戒门闾⑤，修楗闭⑥，慎关籥⑦，固封玺⑧，备边境，完要塞，谨关梁，塞蹊径，饬丧纪⑨，辨衣裳⑩，审棺椁之厚薄，营丘垄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贵贱之等级。

【注释】

①裘：皮衣，此作动词，指穿皮裘。

②闭而成冬：高诱注："天地闭，冰霜凛烈成冬。"

③循行：巡视。　积聚：指谷物的收藏。

④坿（fù 付）：培土加高。此指加高加固城墙。

⑤门闾：城门里门。

⑥楗：同键。关门的木栓。楗闭：即锁。

⑦关：陈本："'关'当作'管'。　籥（yuè 跃）：同钥，即锁钥。

⑧封玺：印封。玺（xǐ 徙）：印。本为印的统称。秦以来始专指皇帝的印。

⑨饬：整治。　丧纪：丧事的纲纪，即丧事中应有的等级规定。

⑩辨：分别。　衣裳：指给死人穿的衣服。

【译文】

这个月，天子开始穿上皮裘。命令有司说："天之气上升，地之气下沉，天与地之气不通，冰霜凛烈，变而成冬。"命令百官，要谨慎于掩盖和收藏。命令司徒，要去巡视谷物的收聚情况，不要有不收敛的；还要加固内外城墙，戒备城门里门，修好关门的木栓，谨慎管好钥匙，加固印封，守备边境，修整边塞要害之处，谨备关隘桥梁，堵塞田间小路以禁人往来，整治丧事的纲纪，分别死人穿的衣服，审慎处理内棺外椁的厚薄，营建好坟墓的大小高低薄厚的标准，一切遵照贵贱的等级办理。

【原文】

46·5　是月也，工师效功[①]。陈祭器，按度程[②]，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③]，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注释】

①工师：古官名。上受司空领导，下为百工之长。专掌营建工程和管教百工等事。　效功：考核百工制造的器物。

②度程：法度程式。

③勒：刻。

【译文】

这个月，百工之长要考核百工制造的器物。陈列各种祭器，按照法度程式制作，不要制得过分夺巧来影响君王之心，一定要以精巧细致为好。所制作的器物要刻上制造工的名字，以考察工匠忠诚与否；如果工匠制造不当，一定要施行其罪，并追究其诈巧

之情。

【原文】

46・6　是月也，大饮蒸[①]，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②]。大割[③]，祠于公社及门闾[④]，飨先祖五祀[⑤]，劳农夫以休息之[⑥]。天子乃命将率讲武[⑦]，肄射御、角力[⑧]。

【注释】

①大饮：大的饮宴。　蒸：放在俎内的猪羊肉，即肴烝，指将煮熟的牲体节解，连肉带骨放在俎上以供宾客。

②天宗：指天地四时。

③大割：古时杀割群牲以祭祀。

④祠：作动词用。祈求。　公社：古时官家祭祀的处所。

⑤飨：飨祀。参见1・1注⑭。

⑥劳：慰劳。

⑦将率：即将帅。

⑧肄：练习。　射御：射箭驾车。　角：比试角斗。

【译文】

这个月，天子群臣要大宴饮，吃着俎上的牲肉，天子向天地四时祈求来年的收成，大量杀割群牲以祭祀，先在官家祭祀祈求，然后又到门闾祖先处所祭祀祈求，还要飨祀祖先，进行五祀，慰劳农夫，让其休息。天子又命令将帅讲习武艺，练习射箭驾御，比试力量。

【原文】

46・7　是月也，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①]，无或敢侵削众庶兆民，以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

罪无赦。

【注释】

①水虞：古代官名。掌管川泽的政令。　渔师：掌管水产的官。

【译文】

这个月，天子命令水官渔官向百姓收取水产品税，不要侵犯掠夺人民百姓，从而替天子结怨于下民，如果有这样做的，一定施行罪罚，不能赦免。

【原文】

46·8　孟冬行春令，则冻闭不密[①]，地气发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则国多暴风，方冬不寒，蛰虫复出。行秋令，则雪霜不时，小兵时起，土地侵削。

【注释】

①不密：不密集，不结实。

【译文】

如果在冬天实行应在春天实行的政令，因春阳散泄，冰冻不实，地气发泄，使人民流亡。如果实行应在夏季实行的政令，国内将产生更多风暴，冬而不冷，阳气炎温，本应蛰伏的虫复出。如果实行应在秋季实行的政令，因霜雪不能按时到来，小的战争就会发生，土地会受到敌人的侵略削夺。

节　　丧①

【题解】

本篇是《孟冬纪》的第二篇，主旨是反对厚葬，提倡节丧，其标题乃文章之主旨。围绕着这一主旨，反复申说了节丧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官府动用军事来维持送葬仪式，更说明了厚葬的不足取。这些，都是墨家学派的著名观点。

【原文】

47·1　二曰：

审知生，圣人之要也；审知死，圣人之极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养生之谓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谓也。此二者，圣人之所独决也。

【注释】

①节丧：即节葬。此乃墨家学说。

【译文】

第二是：

审明了解人的生，是圣人的要务；审明了解人的死，也是圣人的要务。知道生存的道理，就不会危害生存，这就叫做养生；知道死的道理，就不会危害死亡，这就叫安死。这二种情况，只有圣人才能知道。

【原文】

47·2 凡生于天地之间，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亲也，慈亲之爱其子也，痛于肌骨，性也。所重所爱，死而弃之沟壑，人之情不忍为也，故有葬死之义。葬也者，藏也，慈亲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虑①。以生人之心为死者虑也，莫如无动，莫如无发。无发无动，莫如无有可利，则此之谓重闭②。

【注释】

①生人：活着的人。

②重闭：永远的埋藏。

【译文】

凡生于天地间的事物，必定都会死亡。这是不能避免的。孝子尊重自己的父母，父母爱护自己的子女，甚于肌骨之痛，这是本性。所尊重的父母，所爱护的子女，如果死了就抛弃在深沟涧壑之中，于人情而言是不忍心的，所以才有了丧葬的意义。所谓葬，就是收藏，这是慈亲孝子都应慎重对待的。所说的慎重，是指活着人的思虑。如果用活着人的思虑去为死者考虑，就最好不要移动，不要发掘。不移动，不发掘，还不如掩埋时，不使人有可乘之机，这就叫永远的埋藏。

【原文】

47·3 古之人有藏于广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国宝之谓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浅则狐狸抇之①，深则及于水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此则善矣，而忘奸邪盗贼寇乱之难，岂不惑哉？譬之若瞽

师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触杙也[②]。狐狸水泉奸邪盗贼寇乱之患[③]，此杙之大者也。慈亲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椁，所以避蝼蚁蛇虫也。今世俗大乱，之主愈侈[④]，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节俭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务，此非慈亲孝子之心也。父虽死，孝子之重之不怠；子虽死，慈亲之爱之不懈。夫葬所爱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

【注释】

①扣（hú胡）：同搰。挖掘，发掘。

②疾：急速，猛烈。　杙（yì异）：一头尖的短木，木桩。

③狐狸水泉：陈昌齐认为："此段前后文义，是以柱喻狐狸水泉，以杙喻奸邪盗贼。'狐狸水泉'四字因上文而误衍。"

④之主：陈本认为当作"人主"。是。

【译文】

古代的人死后有的葬于旷野深山之中而平安至今者，并不是随葬了珠玉国宝，埋葬不可以不隐蔽埋藏。埋藏浅了，狐狸会来挖掘，埋葬深了，又要碰到地下水。所以埋葬一定葬于高岗之上，用以避狐狸的挖掘和地下水的浸湿。这样到是很好了，却又忘掉了奸邪坏人强贼盗寇盗发的灾难，这难道不是糊涂迷惑吗？比如盲人为了躲避大柱子，而躲避大柱却猛力碰上了尖的木桩。奸邪坏人强贼盗寇盗发的祸患，就是大的尖木桩。父母和孝子埋葬死者能够避开这些，就懂得了埋葬的实情。好的棺椁，是为了避免蝼蚁蛇虫。现在社会混乱，人君埋葬越来越奢侈，他们的奢葬并非是为死者考虑，而是活着的人用以相互夸耀。主张奢侈浪费的人以为这样做是一种荣耀，主张节俭省约的人则以为这样做是一

种羞辱，不以利于死者为一回事，而仅仅考虑活着人的非议和赞誉，这绝不是父母和孝子的本心啊。父亲虽然死了，孝子尊重父亲的心并不怠慢；儿子虽然死了，慈亲爱子之心并不懈怠。埋葬所喜爱所尊重的人，而以活着的人的过分欲望为原则，用这样来使死者安息，又怎么行呢？

【原文】

47·4 民之于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盩肝以求之①。野人之无闻者②，忍亲戚兄弟知交以求利③。今无此之危，无此之丑④，其为利甚厚，乘车食肉，泽及子孙，虽圣人犹不能禁，而况于乱⑤？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⑥，夫玩好货宝⑦，钟鼎壶滥⑧，轝马衣被戈剑⑨，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⑩。题凑之室⑪，棺椁数袭⑫，积石积炭，以环其外。奸人闻之，传以相告。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止。且死者弥久，生者弥疏；生者弥疏，则守者弥怠；守者弥怠而葬器如故，其势固不安矣。世俗之行丧，载之以大輴⑬，羽旄旌旗、如云偻翣以督之⑭，珠玉以佩之，黼黻文章以饬之⑮，引绋者左右万人以行之⑯，以军制立之然后可⑰。以此观世，则美矣侈矣；以此为死，则不可也。苟便于死，则虽贫国劳民，若慈亲孝子者之所不辞为也⑱。

【注释】

①涉（dié 喋）血：形容血流遍地，流血多。涉：血流的样子。 盩（chōu 抽）：同抽。也可作“破”讲。

②野人：乡野之人，指农夫。 无闻：高诱注：“无闻礼义。”

③忍：残忍对待。亲戚：古人称父母为亲戚。《大戴礼记·曾子疾病篇》。

“亲戚既没，虽欲孝，谁为孝？”

④丑：耻辱。

⑤“乱”下脱“国”字（据陈本）

⑥含：同琀。古代放在死者口中的珠、玉、米、贝等物。　鳞施：古代贵族丧葬时给死者饰戴的玉器。

⑦玩好：供玩赏的奇珍异宝。

⑧钟鼎：古铜器的总称。　滥：通监，古者以盆盛水以视己之形为监。有点类似今之浴盆。

⑨轝：同舆。

⑩无不从：诸养生之具无不相从。从，送，送死人。即今之伴葬物。

⑪题凑：古代贵族死后，椁室用厚木累积而成，木头皆内向，称题凑。

⑫袭：重。　数袭：即多层。

⑬輴（chūn 春）：载柩车。

⑭羽旄：古时常用鸟羽和旄牛尾为旗饰，故用为旌旗的代称。　偻（lóu 楼）：丧车盖上的装饰物。　翣（shà 刹）：古代出殡时棺饰上画云气。

⑮参见26·4 注②。文章：错杂的色彩或花纹。饬：通饰。

⑯绋（fú 弗）：通綍。指下葬时引柩入穴的绳索，后泛指牵引棺材的大绳。

⑰军制：军法。　立：通涖，临。即以军法临之，行列不乱。

⑱不辞为：不推辞而做。

【译文】

人民对于利益，那怕冒犯流矢飞箭，赴汤蹈火，流血破肝也要追求它。乡野之人不知礼义，残忍地用父母、兄弟、知交好友来求利。现在没有这种危险，没有这种耻辱，而获利又厚重，可以乘车吃肉，恩泽及于子孙，即使在圣人治平之世也不能禁止这种风气，又何况在乱世呢？国越大，家越富，埋葬就越丰富。死者口含着珍珠，戴着玉器，供玩赏的奇珍异宝，财货宝物，各种铜器浴盆，车马衣被，戈矛刀剑，数也数不清。各种养生的器物，没有不随着埋葬的。椁室用厚木累积而成，棺椁数层，四周堆积

着石头木炭。坏人知道后，相互传告。君上虽用严刑威力禁止，仍无法禁止。而且死后时间越久，活着的人越是疏远；活着的人越疏远，守墓的人也越懈怠；守墓的人越懈怠，而随葬品仍与从前一样，这种被盗的形势就更为不安了。世俗人举行丧葬，用大车载着棺柩，插着羽毛旄牛尾的旗帜，用画着云气的灵车来督导，灵柩上佩饰着珠玉，画着各种花纹，左右上万的人拉着灵柩大绳前行，还用军法来统领这支队伍，然后才发丧前进。由这个热闹场面来看，的确很华美很奢侈；如果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死者，那是绝对不可以的。假如真是为了有利死者，那么，即使这样做会使国贫民劳，慈亲和侍亲尽孝的孝子也是不敢拒绝而要去做的。

安　　死①

【题解】

本篇是《孟冬纪》的第三篇，讲述节葬就没有坏人来发掘坟墓，并使死者得到安宁。很明显与前篇《节丧》是一个意思，仍是墨家学派的主张。怎样才能安死，文章批评了厚葬所带来的恶果。逻辑性强，有一定的说服力。

【原文】

48·1　三曰：

世之为丘垄也②，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③，以此观世示富则可矣，以此为死则不可也。夫死，其视万岁犹一瞚也④。人之寿，久之不过百，中寿不过六十，以百与六十为无穷者之虑，其

情必不相当矣。以无穷为死者之虑则得之矣[⑤]。

【注释】

①安死：陈本："此篇言节葬则无人发掘而死者安。"

②丘垄：指坟墓。

③阙：古代宫庙及墓门立双柱者谓阙。　宾阼（zuò 作）：堂前东西阶。阼是古代堂下东边的台阶，是主人迎接宾客的地方。宾则从西阶上。

④瞚（shùn 瞬）：瞬，眨眼。

⑤以无穷为死者之虑：孙蜀丞曰："此言人之寿多不过百，少则六十，是有限也。死者视百岁犹一瞚，是无穷也。以有限之寿为无穷者虑，不相合也，若以无穷为死者虑（即不被盗贼之患）则得之矣。"

【译文】

第三是：

世上营造坟墓，高大得像座山，坟墓周围种树，有如树林，墓地修设墓阙、庭宇、宫室、东西台阶，完全像城市一样，用这些向世人夸耀富有是可以的，用这些来安葬死者则不可以。对死者来说，一万年犹如一瞬之间。人的寿命，长久的一百岁，中寿的只有六十岁，用一百与六十的有限时间去为无穷的死亡时间打算，他们的实际情形必定不符合。如拿无穷的死亡时间去为死者打算，那就对了。

【原文】

48 · 2　今有人于此，为石铭置之垄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财物宝器甚多，不可不扫[①]，扫之必大富，世世乘车食肉。"人必相与笑之，以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于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扫之墓也。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

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②，其皆故国矣③。自此以上者亡国不可胜数，是故大墓无不扣也。而世皆争为之，岂不悲哉？

【注释】

①扣：挖掘。

②赵、魏、韩皆亡：陈本："盖谓赵、魏、韩势乱弱，大权在下，人君不能行其制，国虽若存，实是灭亡，故其皆为故国。"

③故国：故有的国家，即原来有而现已灭亡的国家。

【译文】

假如现在有人在这里，做一个石铭安置在坟墓上，写道："这其中的器物，都是珠玉玩好财物宝器等等，不可不挖掘，挖掘了一定大富，世世代代可乘车食肉。"人们一定会嘲笑他，认为他很糊涂。世上厚葬正与此相类似。从古到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国家就没有不被挖掘的坟墓。以耳闻目睹的事来说，齐、荆、燕曾经灭亡过，宋、中山已经灭亡了，赵、魏、韩都灭亡了，他们都成为故国了。从它们往上看，被灭亡的国家数也数不清，所以，大墓没有不被挖掘的。而世人都争着营造大的坟墓，难道不可悲可叹吗？

【原文】

48·3 君之不令民①，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②，皆乡里之所釜鬲者而逐之③，惮耕稼采薪之劳④，不肯官人事⑤，而祈美衣侈食之乐，智巧穷屈⑥，无以为之，于是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广泽林薮⑦，扑击遏夺⑧，又视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扣之⑨，日夜不休，必得所

利，相与分之。夫有所爱所重，而令奸邪盗贼寇乱之人卒必辱之[10]，此孝子忠臣亲父交友之大事。尧葬于谷林[11]，通树之[12]；舜葬于纪市[13]，不变其肆[14]；禹葬于会稽[15]，不变人徒[16]；是故先王以俭节葬死也，非爱其费也，非恶其劳也，以为死者虑也。

【注释】

①令：命令，号令。

②悌：敬爱兄长。

③釜（fǔ 府）：炊器。敛口，圜底，或有两耳，与今之锅相似。甂：亦作鬲（lì 利）。古代炊器。陶制，圆口，三空心足。陈本认为此句是乡间逐不孝子出门时，以一饭碗掷于阶下，让其去乞讨。

④惮：害怕。

⑤官：作动词用。从事。　人事：此指耕稼。

⑥屈：尽。

⑦薮：湖泽。亦指水少而草木丰茂的沼泽。

⑧遏：阻止。

⑨微：幽微，暗中。

⑩卒：终。

⑪谷林：地名。传说尧死后葬于此。

⑫通树之：遍地种上树。

⑬纪市：地名。传说舜死后葬于此。

⑭肆：店铺，作坊。

⑮会稽：地名，传说禹死后葬于此。

⑯变：陈本认为“变”可能是“烦”字的同音假借。　人徒：即人众。

【译文】

不听从君王命令的人民，不孝顺父亲的儿子，不敬爱兄长的弟弟，都是乡里给一釜甂煮饭碗就可驱逐去的人，他们害怕耕种

收获打柴的劳苦，不肯从事农事，却希望穿好衣吃美食的快乐，用尽巧智，仍无法做到，于是聚集众多的徒众，以深山广泽林薮为居地，扑击阻止，强行掠杀，又看到大墓葬得很丰厚者，设法在附近居住下来，用隐避的办法挖掘着，白天夜晚不休息，必定有所得，然后瓜分所得财物。对所爱抚的、所尊重的人，却让奸邪、强贼、敌寇等坏人盗墓而侮辱他们，这才是孝子、忠臣、亲父、交友不能不考虑的大事。传说尧死后葬于谷林，遍地种上树木；舜死后葬于纪市，也不改变原有的铺面；禹死后葬于会稽，不劳烦人众；所以说先王用俭节来安葬死者，他们不是吝惜经费，更不是讨厌劳役，而是为死者考虑啊。

【原文】

48·4　先王之所恶①，惟死者之辱也。发则必辱，俭则不发，故先王之葬，必俭、必合、必同。何谓合？何为同？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葬于阪隰则同乎阪隰②，此之谓爱人。夫爱人者众，知爱人者寡。故宋未亡而东冢扫③，齐未亡而庄公冢扫④，国安宁而犹若此，又况百世之后而国已亡乎？故孝子忠臣亲父交友不可不察于此也。夫爱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谓乎。《诗》曰⑤："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邻类也。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是也⑥，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是非未定，而喜怒斗争⑦，反为用矣⑧。吾不非斗，不非争，而非所以斗，非所以争。故凡斗争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斗争，此惑之大者也。

【注释】

①恶（wù 务）：讨厌，厌恶。

②阪（bǎn 板）：斜坡。　隰（xí 习）：潮湿的低洼地。

③宋：指宋文公。春秋宋昭公弟，名鲍。前 610 年～前 589 年在位。卒谥文。高诱注："宋文公卒，始厚葬。"　东冢：文公冢。文公厚葬，故墓被发。冢在城东，谓之东冢。冢：隆起的坟墓。

④齐庄公：名购，僖公之父，因厚葬，冢被发。庄公于前 794 年～前 731 年在位，历时 64 年。

⑤引诗见《诗·小雅·小旻》。暴虎：搏虎。即徒手打虎。暴：搏也。冯（píng 凭）河：涉水过河。诗意为：不敢徒手打猛虎，不敢涉水渡过河，人们只知此一端，不知还有其他祸。在此是说：人们知暴虎、冯河的危险，不敢去做，而还有其他危险，人们则不知，比如厚葬便是其一。　邻类：旁类。高诱注："人皆知小人之为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故曰不知邻类也。"

⑥方：正是。从"故反以相非"句起，至本节"惑之大者也"为止，文意多有不合，各家疑为错简所至。但错在哪一篇，说法不一。有错在《不二》篇说，有错在《振乱》篇说。相非：否定它。　相是：肯定它。

⑦喜怒斗争：喜指救守之国，怒指攻伐之国。　斗争：用兵救守。

⑧为用：为喜为怒双方所用。

【译文】

先王所讨厌的，只是死者的侮辱。发掘了死者的坟墓，死者就受侮辱，埋葬节俭，坏人就不会来发掘，所以先王的埋葬，必定俭、必定合、必定同。什么叫合？什么叫同？埋葬在山林，就合于山林，葬于潮湿的低洼地就同于潮湿的低洼地，这才叫做爱这个人。爱人的人很多，但真正知道爱人的人则少。所以宋国未灭亡而埋葬宋文公的东冢已被人发掘，齐国未灭亡而埋藏齐庄公的冢墓已被人发掘，国家安宁尚且如此，又何况在百世以后国家已经灭亡了呢？所以孝子、忠臣、慈父、交友不可不明察这个道理。爱一个人反而危害了这个人，讲的就是这个情况。《诗》上说："不敢徒手打猛虎，不敢涉水渡过河，人们只知这样很危险，却不知还有其他祸。"这诗句讲的就是不知邻类，所以有时又否定，有

时又肯定。他们所否定的正是他们所肯定过的，他们所肯定的正是他们所否定过的。是和非没有定，就喜欢救守之国，怒恨攻伐之国，反而为救守或攻伐所利用。我们不反对斗，也不反对争，而反对之所以斗和之所以争的那个原由。因此，凡是斗争的人，都应在是和非已确定后再采用。现在的人大多不首先确定其是和非而急急忙忙先斗争，这是最大的糊涂。

【原文】

48.5 鲁季孙有丧①，孔子往吊之。入门而左②，从客也。主人以玙璠收③，孔子径庭而趋④，历级而上⑤，曰："以宝玉收，譬之犹暴骸中原也⑥。"径庭历级，非礼也；虽然，以救过也⑦。

【注释】

①季孙：春秋时鲁国最有权的贵族。 丧：高诱注："丧，季平子意如之丧也"。

②左：指站到左边，即站在客位，所以下句说"从客也。"

③主人：主丧之人。 玙璠：两种美玉。 收：收入棺中。

④径庭：亦作径廷。从庭中横穿而过。即自西阶越中庭而东。

⑤历级：登阶。

⑥暴骸：暴露尸骸。 中原：原野之中。

⑦救过：挽救过失。

【译文】

鲁季孙有丧事，孔子去吊唁。入门后站在左边，这是宾客的地位。主丧的人拿着玙璠两种美玉收入棺中作陪葬品，孔子看到后，径直穿过庭中登上台阶说："拿宝玉收入棺中作陪葬物，如同将他的尸骸暴露在原野之中。"径直穿过庭中而登上台阶，是不合

礼仪的；即使这样做了，他为的是挽救过失啊。

异　宝

【题解】

本篇是《孟冬纪》的第四篇，主要讲述生活中什么才叫真正的宝物。文章用一系列的事例，反复说明真正的宝物是有关道德的至理名言。而贤者在生活中的取选，只有取选这一种宝物，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这正是标题“异宝”的真实含义。

【原文】

49·1　四曰：

古之人非无宝也，其所宝者异也。孙叔敖疾①，将死，戒其子曰：“王数封我矣②，吾不受也。为我死③，王则封汝，必无受利地④。楚、越之间有寝之丘者⑤，此其地不利⑥，而名甚恶⑦。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机⑧。可长有者，其唯此也。”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辞，请寝之丘，故至今不失。孙叔敖之知⑨，知不以利为利矣，知以人之所恶为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也。

【注释】

①孙叔敖：春秋时楚国令尹。

②数：多次。

③为：如。

④利地：肥沃有利之地。

⑤寝之丘：春秋楚邑。在今河南省固始、沈丘之间。
⑥不利：不肥沃。
⑦名：地名。　恶：不好。因寝丘含陵寝丘墓之义，故地名不吉利。
⑧机：先兆。
⑨知：同智。

【译文】

第四是：

古人并不是没有宝物，只是他们所看为宝物的与常人不同而已。孙叔敖生病了，告诫他的儿子说："国王多次分封与我，我都没有接受。假如我死了，国王就会分封给你，你不要接受肥沃有利之地。楚国与越国之间有一块叫寝之丘的土地，这个地方不肥沃，而且地名很不吉利。楚人怕鬼，越人相信预兆，都不喜欢这个地方，你能长久占有的，只有这一处。"孙叔敖死后，国王果然以肥美之地分封孙叔敖的儿子，而其子推辞不受，请封寝之丘，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失掉这块地方。孙叔敖很有智慧，他知道不把世俗人认为有利的看为利，知道以人们所讨厌的看为自己所喜爱的，这就是有道的人之所以不同于世俗的原因。

【原文】

五员亡[①]，荆急求之[②]，登太行而望郑曰[③]："盖是国也，地险而民多知[④]，其主俗主也，不足与举[⑤]。"去郑而之许[⑥]，见许公而问所之。许公不应，东南向而唾[⑦]。五员载拜受赐曰[⑧]："知所之矣。"因如吴[⑨]。过于荆，至江上[⑩]，欲涉，见一丈人[⑪]，刺小船[⑫]，方将渔[⑬]，从而请焉。丈人度之[⑭]，绝江[⑮]，问其名族[⑯]，则不肯告，解其剑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剑也，愿献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国之法，得五员者，爵执圭[⑰]，禄万檐[⑱]，金千镒[⑲]。昔者子胥

过，吾犹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剑为乎？”五员过于吴，使人求之江上则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众矣，将奚不有为也？而无以为。为矣而无以为之。名不可得而闻，身不可得而见，其惟江上之丈人乎？”

【注释】

①五员：即伍员。

②荆急求之：楚国紧急追捕他。

③太行：即太行山。在山西高原与河北高原之间。为东西交通孔道。

④知：同智。

⑤举：行动。不足与举：即不值得与之谋划行动。

⑥许：春秋时小国。

⑦东南向而唾：高诱注：“欲令至吴也。”因许国是小国，不敢讲明而得罪楚国，故用唾的方向向伍员示意。

⑧载：通再。　受赐：接受赐给的教导。

⑨如：往

⑩ 江上：长江边。

⑪丈人：老人。

⑫刺：划船。

⑬方将渔：正要捕鱼。

⑭度：通渡。

⑮绝。横渡。

⑯族：姓。

⑰爵：作动词用。封爵。　执圭：亦作执珪。爵位名。战国时楚国设置，为楚国的最高爵位，也有称“上执珪”的。

⑱檐：通担。容积为一石。

⑲镒：古代重量单位，二十四两为一镒。

【译文】

伍员逃亡，楚国紧急追捕他，他登上太行山而遥望着郑国说："这个国家，地势险要而人民多智慧。其君主是一个平庸的君主，不足以与之谋划。"于是离开郑国到许国，见到许公问自己应向何处去。许公不回答，只唾向东南方而示意伍员到吴国去。伍员再拜接受赐教说："知道应去的地方了。"因而去吴国。路过楚国，到了长江边，打算涉水过江，看见一老人，划着小船，正要打鱼，伍员请求渡他过江。老人渡他，横渡过了长江，伍员问老人的姓名，老人不肯告诉，于是伍员解下佩剑送给老人，说："这是价值千金的宝剑，愿奉献给您。"老人不肯接受说："楚国的法令规定，谁捉到了伍员，可封执圭的爵位，得俸禄万石，赏金千镒。从前伍员过这里，我尚且不捉他去领赏，今天我又接受你价值千金的宝剑做什么？"伍员到了吴国，派人到江上寻找则找不到，每次吃饭必定要祭祀这个老人，并祝告说："长江上的老人，天地最大了，所生的万物也最多了，什么不可以做呢？他却不做。做了而不求什么。老人的姓名已经不可能知道了，他本人我也见不到了，难道只有这江上的老人这样做吗？"

【原文】

49·3　宋之野人①，耕而得玉，献之司城子罕②，子罕不受。野人请曰："此野人之宝也，愿相国为之赐而受之也③。"子罕曰："子以玉为宝，我以不受为宝。"故宋国之长者曰："子罕非无宝也，所宝者异也。"

【注释】

①野人：乡野之人，指农夫。

②司城：官名。即司空。　子罕：宋之贤臣。

③赐：赐赏。即今所说的赏脸，给面子。

【译文】

宋国的野人，耕地时得到一块宝玉，野人把它奉献给司城子罕，子罕不接受。野人请求说："这是野人的宝玉，希望相国赏脸接受它。"子罕说："你把玉看为宝，我以不接受玉为宝。"所以宋国的长者说道："子罕不是没有宝，他的宝与别人不同啊。"

【原文】

49·4　今以百金与抟黍以示儿子①，儿子必取抟黍矣；以和氏之璧与百金以示鄙人②，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贤者③，贤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弥精④，其所取弥精；其知弥粗，其所取弥粗。

【注释】

①抟黍：捏饭成团，即饭团。

②和氏璧：据《韩非子·和氏》中载，春秋时，楚人卞和在山中得一块璞玉，献给厉王。王使玉工相之，玉工说是石头，以欺君罪断和氏左足。后武王即位，卞和又献玉，仍以欺君罪再断其右足。文王即位，卞和抱玉哭于荆山下。文王派人问他，他说："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文王使人剖璞，果得宝玉。因称和氏璧。　鄙人：鄙陋无知的人。

③至言：至理名言。本句"、"号处，照上两句句形应加一"与"字。即当为"以和氏之璧与道德之至言以示贤者"。

④知：同智。

【译文】

现在拿百金与饭团给小孩，小孩一定要饭团；拿和氏璧与百金给鄙陋无知的人，鄙陋无知的人一定要百金；拿和氏璧与道德的至理名言给贤者，贤者一定要至理名言。他们的智慧越精深，其

所要的东西就越精深；他们的智慧越粗疏，其所要的也就越粗疏。

异　用

【题解】

本篇是《孟冬纪》的最末一篇，讲述人们对物的使用不同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商汤用网开三面之法，使四十个国家归顺；周文王更葬尸骸而获得天下人的赞美；孔子用六尺之杖晓谕贵贱亲疏的不同，从而强调说明对物的使用不同，是治或乱，存或亡的根本原因，反映了儒家仁爱的思想。

【原文】

50·1　五曰：

万物不同①，而用之于人异也，此治乱存亡死生之原。故国广巨，兵强富，未必安也；尊贵高大，未必显也；在于用之。桀、纣用其材而成其亡，汤、武用其材而成其王。

【注释】

①不：当衍。应为“万物同”（依陈昌齐说）。

【译文】

第五是：

万物对人都是相同的，而使用它的人则各不相同，这就是治或乱、存或亡、生或死的根本原由。所以国土广大，兵力强盛，不一定安宁；尊贵而高大，不一定显赫；就在于如何使用它们。桀、

纣使用他们的才智而促成了自己的灭亡，汤、武使用他们的才智而成就了自己的王业。

【原文】

50·2 汤见祝网者[①]，置四面，其祝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离吾网[②]。"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为此也？"汤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网罟[③]，今之人学纾[④]。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⑤]。"汉南之国闻之曰[⑥]："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鸟；汤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网其四十国，非徒网鸟也。

【注释】

①祝网：对网祝告。

②离：通罹（lì 利）。遭。

③蛛蝥（máo 毛）：即蜘蛛。 罟（gǔ 古）：网。

④纾：通抒。本织布梭，此指纺织。

⑤犯命：触犯天命。

⑥汉南：汉水以南。

【译文】

汤在郊外看到一个对网祝告的人，设置了四面网，他祝告说："从天上落下来的，从地下生出来的，从四方来的，都被我的网网住。"汤说："噫！都网尽了。不是桀谁能这样做呢？"汤将三面的网收了，只在一面设置网，改换祝辞说："从前蜘蛛做网，现在的人学习它的办法。想往左的就往左，想往右的就往右，想往高的就往高，想往低的就往低，我只取那些触犯天命的。"汉水以南的

国家听到这事后说："汤的德行已惠及禽兽了。"于是有四十个国家来归顺。那个四面置网的人未必能获得鸟；汤去其三面，只保留一面，却得到了四十个国家，不仅仅是网鸟啊。

【原文】

50·3 周文王使人扣池①，得死人之骸，吏以闻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无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闻之曰："文王贤矣，泽及髊骨②，又况于人乎？"或得宝以危其国，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故圣人于物也无不材。

【注释】

①扣：发掘。

②髊（ci 疵）：肉未烂尽的骸骨。

【译文】

周文王派人挖掘池塘，挖到一具死人的尸骸，官吏把这事告诉了文王，文王说："更换个地方埋葬他。"官吏说："这是没有主子的死尸。"文王说："占有天下的人，就是天下人之主，占有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国家之主。现在难道我不是他的主人吗？"于是命令官吏用衣把那具死尸换个地方埋葬了。天下人听说这件事后说："文王太贤明了，恩泽惠及死去的尸骸，又何况活着的人呢？"有的人得到了宝物反而危害了他的国家，文王得到枯朽的尸骨，却能用它来表明自己的志向，所以圣人对万物，没有不用其材的。

【原文】

50·4　孔子之弟子从远方来者，孔子荷杖而问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①]？"搏杖而揖之[②]，问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问曰[③]："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杙步而倍之[④]，问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谕贵贱之等，辨疏亲之义，又况于以尊位厚禄乎？

【注释】

①公：祖父。　恙：忧患，灾病。

②搏杖：持杖。　揖（yī 衣）：拱手行礼。

③置杖：把手杖放置在一边。也讲为"立"，即拄着手杖。

④杙（yì 异）步：拖着脚步，脚不离地缓步移动。　杙："曳"之讹。倍：同背，背向。

【译文】

孔子的弟子从远方来，孔子扛着手杖问他道："你的祖父平安吧？"持杖而向弟子作揖时问道："你的父母平安吧？"又拄着手杖发问道："你的兄弟平安吧？"又拖着脚步背转过身问道："你的妻子、孩子平安吧？"孔子能用六尺长短的手杖，表明了富贵，贫贱的等级，明辨疏和亲的意义，又何况对位尊禄厚的人呢？

【原文】

50·5　古之人贵能射也，以长幼养老也[①]。今之人贵能射也，以攻战侵夺也。其细者以劫弱暴寡也[②]，以遏夺为务也[③]。仁人之得饴[④]，以养疾侍老也。跖与企足得饴[⑤]，以开闭取楗也[⑥]。

【注释】

①长幼：扶养幼者。长作动词用。

②劫：掠夺。　暴：欺凌，凌辱。　寡：此指势力孤单的人。

③遏夺：拦路抢劫。

④饴：用麦芽制成的糖稀。

⑤跖（zhí 直）：春秋战国之际奴隶起义领袖。一作蹠。在先秦部分古籍中诬称为“盗跖”。据传，他率九千人，横行天下，与奴隶主贵族进行斗争，转战于北方各地。　企足：即庄跻。战国时楚国人民起义领袖。与跖齐名。

⑥闭：门拴的孔。　楗：关门的木拴。

【译文】

古之人重视射箭的技巧，用射来之物抚育幼小赡养老人。现在的人重视箭术，是用来攻战和侵略。小到劫掠弱者，欺凌孤寡，以拦路抢劫为务。仁爱的人得到饴糖，用来保养病人，奉侍老人。跖与庄跻得到饴糖，却用来粘开门栓开门，以便偷盗。

仲冬纪第十一　至忠　忠廉　当务　长见

仲　　冬[1]

【题解】

《仲冬季》共五篇，与《孟冬纪》一样，言冬藏。但本组中有四篇文章主要讲忠、廉、合于时务以及应有远见。

【原文】

51·1　一曰：

仲冬之月：日在斗[2]，昏，东壁中[3]，旦，轸中。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黄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冰益壮[4]。地始坼[5]。鹖鴠不鸣[6]。虎始交[7]。天子居玄堂太庙，乘玄辂，驾铁骊，载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宏以弇。命有司曰："土事无作[8]，无发盖藏[9]，无起大众，以固而闭[10]。"发盖藏，起大众，地气且泄，是谓发天地之房[11]。

诸蛰则死，民多疾疫，又随以丧[12]，命之曰畅月[13]。

【注释】

①“仲冬”后原衍“纪”字，今删。仲冬：夏之十一月。

②斗：星宿名。参见31·1注②。

③东壁：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玄武七宿的最末一宿。即壁宿。因在天门之东，故称。有星二颗。

④益壮：冰更加坚硬。

⑤坼（chè 彻）：裂开。此指地被冰冻裂开。

⑥鹖鴠（hédàn 和但）：一种山鸟。

⑦交：交配。

⑧土事：指土木工程等事。　作：兴。

⑨发：打开。　盖藏：指储藏覆盖着东西的仓库。

⑩固、闭：作动词用。坚固，闭藏。

⑪房：所以闭藏之所。

⑫随以丧：随着丧亡。

⑬命：命名。畅月：农历十一月。陈本：“畅月者犹言不生之月也。”

【译文】

第一是：

农历十一月：太阳的位置在二十八宿的斗宿，初昏时，东壁星运行在南方中天，早晨，轸星运行在南方中天。仲冬属干支的壬癸。以水德王的颛顼为其主宰。辅佐他的神是玄冥。与时相应的动物是甲介类。其声音是五声的羽声。音律与黄钟相应。这时的数字为六。其味咸。其气朽。这个月要举行祭祀。祭时先用肾。冰块更加坚硬。土 开始冻裂。鹖鴠鸟不再鸣叫。老虎开始交配。这个月天子居住在玄堂的中央室，乘坐的是玄黑的大车，驾着黑色的马，车上插着黑色的彩旗，身上穿着黑色衣服，佩戴着黑色美玉，吃的是黍和猪肉。使用宏大而敛口的器物。天子命令有司说：

"土木工程的事不要兴办，不要打开盖藏好的东西，不要发动很多的人做事，用这个方法来坚固地气。如果打开了盖藏的东西，发动了大众，地气将要泄漏，这叫做打开了天地的孔窍。这样各种冬眠之物就会冻死，人民也会有更多的疾病流行，随着丧亡，给这个月命名叫不生的畅月。

【原文】

51·2　是月也，命阉尹①，申宫令②，审门闾③，谨房室④，必重闭⑤，省妇事⑥，毋得淫，虽有贵戚近习⑦，无有不禁。乃命大酋⑧，秫稻必齐⑨，麴蘖必时⑩，湛馆必洁⑪，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⑫，兼用六物⑬，大酋监之，无有差忒⑭。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渊泽井泉⑮。

【注释】

①阉尹：宫官之长。　尹：正。

②宫令：宫中禁令。

③审：审慎。　门闾：宫中之门。

④谨：谨慎小心。

⑤重闭：严闭。陈本："此系冬令，阳气闭藏，故重闭门闾房室乃所以固闭阳气使不发泄。"

⑥省：减少。　妇事：妇女的工作。

⑦贵戚：尊贵的远亲。　近习：国君身边宠信的人。

⑧大酋：主酒官。

⑨秫（shù 术）：粘高粱。　稻：指糯米。秫稻皆可以酿酒。

⑩麴蘖（qūniè 曲聂）：酿酒时用的发酵的物质。

⑪湛馆：亦作湛熺、湛炽。指酿酒时浸渍、蒸煮米曲之事。湛（jiān 煎）：通"渐"。浸渍。馆：炊。蒸煮。

⑫火齐：齐通剂。火剂，即今之火候。 得：得其时。

⑬六物：指上文提到的秫稻、麹蘖、湛饎、水泉、陶器、火齐等六件事。物：事。

⑭差忒（tè 特）：差错。

⑮名原：大而有名的水源。四海、大川、名原、渊泽、井泉皆有功于人，故祈祀之。

【译文】

这个月，命令宫官之长，申明宫中各种禁令，要求审慎门闾，谨守房室，一定重闭之，以固闭阳气，使不发泄，要减省妇女的劳作，不许淫乱，虽然有尊贵的亲戚，有皇上的亲近，都要禁止。于是命令主酒官，粘高粱、糯稻米一定要齐备，酿酒用的发酵物质要恰到好处，酿酒时浸渍、蒸煮一定要洁净，酿酒的泉水一定要甜美，酿酒的瓦器一定要良好，火候要掌握得时，兼用这六件事物，主酒官要监督，不得有差错。天子命令主管官吏祭祀有功的四海、大川、名源、渊泽、井泉。

【原文】

51·3 是月也，农有不收藏积聚者，牛马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①。山林薮泽②，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③，野虞教导之④；其有侵夺者，罪之不赦。

【注释】

①取之：指收取农民中未收藏好的东西及散佚的牛马畜兽等物。 诘：责问。

②薮（sǒu 叟）：生长着很多草的湖泊，也指有草而没有水的沼泽。

③疏食：蔬菜和谷类。

④野虞：主管山林水泽的官。

【译文】

这个月，农民有尚未收藏积聚的谷物，放在野外的牛马兽畜走失的，如有他人收取，不要责问。山林水泽之中，有能取得蔬菜和谷类或猎取禽兽的，主管山林水泽的野虞应教导他们；假若有侵夺他们成果的人，则一定要罪罚，不许赦免。

【原文】

51·4　是月也，日短至①。阴阳争②，诸生荡③。君子斋戒，处必弇④，身必宁，去声色⑤，禁嗜欲，安形性⑥，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⑦。芸始生。荔挺出⑧。蚯蚓结⑨。麋角解⑩。水泉动。日短至，则伐林木，取竹箭⑪。

【注释】

①日短至：即冬至，日照最短。

②阴阳争：冬月，阴气盛，阳气也开始升动，故二者争。

③诸生：各种生物。　荡：动，指生物萌动，即萌芽生长。

④处：居处。　弇：深。

⑤去：摒去。　声色：五声五色，即音乐彩色也。

⑥形性：身体性情。

⑦定：成。因阴阳相争，故此待其成。

⑧挺：生出。

⑨结：屈曲。指藏伏的蚯蚓在穴内屈曲而动。

⑩麋：鹿的一种。　解：陨坠，脱落。

⑪取竹箭：取竹做成箭。

【译文】

这个月，日照最短。阴阳相争，各种生物开始萌芽。君子斋戒，斋戒处一定要深幽，身心要安宁，摒除五声五色，禁止过度

的欲望，身体性情一定要静，做事也安静，以等待阴阳相争的最后完成。芸草开始滋生。荔草也挺生而出。蚯蚓屈曲而动。麋鹿角脱落。水泉开始涌动。冬至月，就可以砍伐树木，取竹做箭。

【原文】

51·5 是月也，可以罢官之无事者，去器之无用者。涂阙庭门间[①]，筑囹圄[②]，此所以助天地之闭藏也。

【注释】

①涂：用泥来涂塞。 阙：宫门外两边筑起的高台。

②囹圄：牢狱。

【译文】

这个月，可以罢除无事之官，丢去无用之器。用泥涂塞宫阙和门间，修筑牢狱，这就是帮助天地的闭藏。

【原文】

51·6 仲冬行夏令，则其国乃旱，气雾冥冥，雷乃发声。行秋令，则天时雨汁[①]，瓜瓠不成[②]，国有大兵。行春令，则虫螟为败[③]，水泉减竭，民多疾疠[④]。

【注释】

①雨汁：下雪雨。雨：作动词用。

②瓠（fù 付）：即瓠瓜。一年生草本植物，可食。

③螟：螟蛾的幼虫。一种蛀食稻心的害虫。 败：害。

④疾疠：瘟疫。流行性急性传染病。

【译文】

在仲冬月实行应在夏季实行的政令，国家就会遭受干旱，雾气冥冥，雷声发作。如果实行应在秋季实行的政令，上天会降下雪雨，瓜果不会成熟，国家将有大的战争。如果实行应在春季实行的政令，螟虫会败坏庄稼，泉水枯竭，人民多有疾病。

至　忠[1]

【题解】

本篇是《仲冬纪》的第二篇，主要讲臣子对国王的忠。文章列举两个实例阐述了古代的“至忠”，借以教育人民应有愚忠的思想，这明显是为统治阶级服务。文挚被煮三天三夜不死，客观上是不可能的，纯属无稽之谈。

【原文】

52·1　二曰：

至忠逆于耳、倒于心[2]，非贤主其孰能听之？故贤主之所说，不肖主之所诛也。人主无不恶暴劫者，而日致之[3]，恶之何益？今有树于此，而欲其美也，人时灌之[4]，则恶之[5]，而日伐其根，则必无活树矣。夫恶闻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6]。

【注释】

①至忠：忠到极点。

②逆、倒：反。与“顺”相对。

③日致之：天天都招致侵暴劫夺。

④人：陈本："人"当作"以"。

⑤则：陈本："则"下夺"又"字。

⑥精：甚。

【译文】

第二是：

至忠之言就不顺耳、不顺心，不是贤明君主有谁能听至忠之言呢？所以贤主所喜悦的，正是不肖的君主所要诛杀的。人君没有不讨厌侵暴劫夺的，却又天天招致侵暴劫夺，讨厌又有什么益呢？现在这里有一颗树，想让它更美好，人们便按时浇灌它，却又讨厌它，天天砍伐它的根，那就一定活不成了。讨厌听到忠言，比自伐其根还要严重。

【原文】

52·2 荆庄哀王猎于云梦①，射随兕②，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夺之③。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④？"命吏诛之。左右大夫皆进谏曰："子培，贤者也，又为王百倍之臣⑤，此必有故，愿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⑥。荆兴师，战于两棠⑦，大胜晋，归而赏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进请赏于吏曰："人之有功也于军旅，臣兄之有功也于车下⑧。"王曰："何谓也？"对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触死亡之罪于王之侧，其愚心将以忠于君王之身，而持千岁之寿也⑨。臣之兄尝读故记曰⑩：'杀随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惊惧而争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发平府而视之⑪，于故记果有，乃厚赏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谓穆行矣⑫。穆行之意，人知之不为劝⑬，人不知不为沮⑭，行

无高乎此矣。

【注释】

①荆庄哀王：即楚庄王。　云梦：古泽薮名。此泛指春秋战国时楚王的游猎区。

②随兕：恶兽名。

③子培：申邑宰。陈本认为：申公子培即申叔时。申系封邑。公是邑宰之称。叔为排行。时是他的名。子培是他的字。

④暴：下凌其上谓之暴。

⑤百倍：一百倍，形容倍数极高。陈本认为“百倍”即“鄙倍”。鄙倍犹言恶戾。言申公子培是忤逆王意之臣。即讲忠言不顺王心意的臣子。

⑥疾而死：生病死了。据传，谁射获随兕，不出三月必死，故子培忠于王而夺其随兕，代王受灾祸。

⑦两棠：地名。

⑧车下，于王车下，夺走王的随兕，代王死，让王长寿，所以说有功于车下。

⑨持：保持。

⑩故记：古书名。讲为故有的记载也可。

⑪发：打开。平府：楚国收藏文书的地方。

⑫穆：美。

⑬劝：进。

⑭沮：止。

【译文】

楚庄王在云梦泽打猎，射中了一只随兕。申公子培拦劫庄王夺去了随兕。王说道：“怎么这样侵暴而不恭敬呢？”于是命令官吏把他杀掉。左右大夫进谏说：“子培是贤人，又是敢于忤逆王心意的臣子，他这样做，必有其原因，希望详细考察这件事。”没有超出三个月，子培得病死了。楚国发兵与晋军大战于两棠，大胜

晋军，归师后奖赏作战有功人员。申公子培的弟弟上前向官吏请求赏赐说："有的人有功是在战争中，我哥哥有功是在大王车子下。"王问道："怎么讲？"子培弟回答说："我哥哥冒犯了君主，获不敬之罪，在王的身旁触犯了死亡的罪，他的愚心是忠于君王的，让王保持千岁的寿命。我哥哥曾读故记，故记上记载说：'谁杀死随兕，不超出三个月必定死亡。'所以我哥哥看到你射中随兕，非常惊恐，故而争夺之，所以后来遭其祸殃而死。"王命令人打开藏书府库来看，在故记中果然有记载，于是厚赏了子培的弟弟。申公子培，他的忠君思想和行为，可以说是美好的行为了。有了美好的行为，别人知道了也不因此而进，别人不知道也不因此而止，美好的行为没有高过这样的。

【原文】

52·3 齐王疾痏[①]，使人之宋迎文挚[②]。文挚至，视王之疾，谓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③]。虽然，王之疾已，则必杀挚也。"太子曰："何故？"文挚对曰："非怒王则疾不可治，怒王则挚必死。"太子顿首强请曰："苟已王之疾，臣与臣之母以死争之于王，王必幸臣与臣之母[④]，愿先生之勿患也。"文挚曰："诺。请以死为王[⑤]。"与太子期[⑥]，而将往不当者三[⑦]，齐王固已怒矣。文挚至，不解屦登床，履王衣，问王之疾，王怒而不与言。文挚因出辞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说，将生烹文挚。太子与王后急争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享文挚[⑧]。爨之三日三夜[⑨]，颜色不变。文挚曰："诚欲杀我，则胡不覆之[⑩]，以绝阴阳之气。"王使覆之，文挚乃死。夫忠于治世易，忠于浊世难。文挚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获死也，为太子行难

以成其义也[11]。

【注释】

①齐王：此指齐湣王。　痏（wěi 伟）：痈疽之类，今之恶疮。

②文挚：战国时名医。

③已：止，病愈。

④幸：爱。

⑤死：拚死。

⑥期：约定日期。

⑦不当者三：三次不如期应名。

⑧鼎：古代炊器。多用青铜制成，圆形，三足两耳。古代统治者也用作烹人的刑具。

⑨爨（cuàn 窜）：烧火煮饭。

⑩覆：盖。

⑪此句高诱注："为太子故，行其所难也。死之以成太子孝敬之义也。"

【译文】

齐湣王生了恶疮，派人去宋国迎接文挚来治病。文挚到后，看视了王的病状，对太子说："王的病一定可以治好。虽然这样，王病治好后，必定要杀我。"太子说："为什么？"文挚回答说："不激怒国王，病就不能治好，激怒国王，我必死。"太子顿首下拜强请说："如果治好了国王的病，我与我母亲拼死向国王争辩，王爱怜我和我母亲，希望先生不要担忧。"文挚说："可以。请让我拼着一死为王治病吧。"文挚与太子约定了看病的日期，而三次应当去而没有去，齐王本来就发怒了。文挚到后，不脱鞋就上床，又踩着王的衣服，问王的病况，王发怒而不讲话。文挚又出言不恭重重地激怒国王，王叱骂而起，病于是就好了。王大怒而不高兴，将要活活烹煮文挚。太子与王后急忙争辩，但不能改变王的决定，果然活生生地用三足锅烹煮文挚。烧了三天三夜，文挚容貌不受

毁坏。文挚说："如果真要杀我，为什么不加盖盖住，以断绝阴阳之气。"王叫人覆盖住，文挚才死。忠于治世容易，忠于浊世困难。文挚并非不知治好了王的病而自己要死，只是为了太子的缘故去做难做的事，成全太子孝敬之义罢了。

忠　　廉

【题解】

本篇是《仲冬季》的第三篇，主旨已由标题揭出，即宣传忠宣传廉。文章列举两个事例：一个是要离之廉，他替吴王刺杀王子庆忌而不因大利而易其义，更不因富贵而忘其辱，是廉的典型；另一个是弘演献生以殉其君，并由此而使已灭亡的卫国重建，是忠君的楷模。

【原文】

53·1　三曰：

士议之不可辱者大之也[①]，大之则尊于富贵也[②]，利不足以虞其意矣[③]。虽名为诸侯，实有万乘，不足以挺其心矣[④]。诚辱则无为乐生。若此人也，有势则必不自私矣，处官则必不为污矣[⑤]，将众则必不挠北矣[⑥]。忠臣亦然。苟便于主利于国，无敢辞违杀身出生以徇之[⑦]。国有士若此，则可谓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难得，其患虽得之有不智[⑧]。

【注释】

①议：立议。陈本："谓士所订之家法，其不可辱之一条，最重要。"大：最重要。

②尊：尊贵。　于：此。

③虞：通娱。

④挺：动摇。

⑤处官：居官。　不为污：不做坏事。

⑥将众：率领众人。挠北：败北。挠：屈服。

⑦辞：推辞。　违杀身：违抗杀身，即献身去死。　出生：舍出生命。徇：通殉，为某种目的而献身。

⑧有不智：有不智慧的君主，即不了解人才的君主。

【译文】

第三是：

士所论订的家法，其不可辱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则比富贵更尊贵，利益也不能使其心意娱乐。即使有诸侯之名，有天子之实，不足以动摇他的心。真正受到羞辱，就不会快乐的活着。像这样的人，有了权势就一定不会自私，当官则不会做坏事，率领众人就一定不会败北。忠臣也是这样。如果有利于君主有利于国家，就不敢推辞献出生命以殉君殉国。国家有士像这样，那就可以说有人才了。像这样的人固然难于得到，国家的祸患是：即使得到了这样的人，而又有那不了解人才的君主。

【原文】

53·2　吴王欲杀王子庆忌而莫之能杀[①]，吴王患之。要离曰[②]："臣能之。"吴王曰："汝恶能乎[③]？吾尝以六马逐之江上矣[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满把[⑤]，而不能中。今汝拔剑则不能举臂，上车则不能登轼[⑥]，汝恶能？"要离

曰："士患不勇耳，奚患于不能[7]？王诚能助，臣请必能。"吴王曰："诺。"明旦加要离罪焉[8]，挚执妻子[9]，焚之而扬其灰。要离走，往见王子庆忌于卫。王子庆忌喜曰："吴王之无道也，子之所见也，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离与王子庆忌居有间，谓王子庆忌曰："吴之无道也愈甚，请与王子往夺之国。"王子庆忌曰："善。"乃与要离俱涉于江。中江，拔剑以刺王子庆忌，王子庆忌捽之[10]，投之于江，浮则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国士也，幸汝以成而名[11]。"要离得不死，归于吴。吴王大说，请与分国。要离曰："不可。臣请必死。"吴王止之。要离曰："夫杀妻子焚之而扬其灰，以便事也，臣以为不仁。夫为故主杀新主，臣以为不义。夫捽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庆忌为之赐而不杀耳，臣已为辱矣。夫不仁不义，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吴王不能止，果伏剑而死[12]。要离可谓不为赏动矣。故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廉故不以贵富而忘其辱。

【注释】

①吴王：即吴王阖庐。　王子庆忌：吴王僚之子。

②要离：春秋时吴国刺客。关于他刺王子庆忌事，除本节记载外，《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都有记载。

③恶：何。

④六马：六匹马驾的车。　江上：长江岸边。

⑤把：陈本："弓之握手处曰把。"左右满把：即左右手接满了射来的箭矢。

⑥轼：古代设在车前供立乘者凭扶的横木。

⑦奚：何。

⑧明旦：第二早上。

⑨挚执妻子：陈本认为"挚"字当衍，"执"下夺"其"字。原文当为"执其妻子"。是。

⑩捽（zúo 昨）：抓住头发。

⑪幸汝：使你幸运。幸：使动用法。

⑫伏剑：用剑自杀。

【译文】

吴王想要杀王子庆忌而没有人能杀，吴王忧虑这件事。要离说："我能杀他。"吴王说："你怎么能呢？我曾经用六匹马驾着车在长江岸边追逐他，也没有赶上；用箭射他，他左右接满箭矢，也没有中。现在你拔剑在手而不能举臂，上车则不能登在车前的横木上，你怎么能杀他呢？"要离回答说："士最怕的是他不勇敢，怎么怕不能？君王果真能帮助我，我一定杀死他。"吴王说："好。"第二天早上，吴王加罪于要离，执其妻子，并焚烧他妻子，还将骨灰也洒掉。要离逃走了，到卫国处见到了王子庆忌。王子庆忌高兴地说："吴王无道，你看到了，诸侯也知道，你现在能逃走也算不错了。"要离与王子庆忌生活了一段时间，对王子庆忌说："吴王极为无道，请让我与王子去夺了他的国家。"王子庆忌说："好。"于是与要离一同渡长江。到了江中心。要离拔剑刺王子庆忌，王子庆忌抓住要离的头发，把他投到江中，要离浮出水面，王子庆忌又抓住他再投到江中，这样往复了三次。他最后说："你是天下国士，希望你能成就功名。"要离得以不死，归回吴国，吴王非常高兴，请求与要离把国家分了。要离说："不行。我请求一定处死我。"吴王制止他自杀。要离说："杀妻子焚烧后又扬其灰，以利于行事，我认为这样做是不仁。为了旧主人去刺杀新主人，我认为是不义。抓住头发在江中飘浮，三入三出，只不过是王子庆忌赐恩不杀，我认为这是一种羞辱。不仁又不义，而且又受到羞

辱，不可以苟且地活着。”吴王不能劝止要离的自杀行为，要离果然用剑自杀而死。要离可说是不为赏赐而动摇的人了。所以面临大的利益而不改变自己的义，这就叫做廉。廉就应该不因为富贵而忘掉所受的羞辱。

【原文】

53·3　卫懿公有臣曰弘演①，有所于使②。翟人攻卫③，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禄者④，鹤也；所贵富者，宫人也⑤。君使宫人与鹤战，余焉能战？"遂溃而去。翟人至，及懿公于荣泽⑥，杀之，尽食其肉，独舍其肝。弘演至，报使于肝⑦，毕，呼天而啼，尽哀而止，曰："臣请为襮⑧。"因自杀，先出其腹实⑨，内懿公之肝⑩。桓公闻之曰⑪："卫之亡也，以为无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于是复立卫于楚丘⑫。弘演可谓忠矣，杀身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卫之宗庙复立，祭祀不绝，可谓有功矣。

【注释】

①卫懿公：卫惠公子，名赤，前668～前661年在位。关于卫懿公好鹤亡国之典，参看《左传·闵公二年》。　弘演：卫懿公之臣。

②有所于使：陈本："犹言有所使在于使所。在于使所即未反也。"

③翟人：亦作狄人。狄人攻卫事，见《左传·闵公二年》。

④君之所予位禄者：《左传·闵公二年》："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有禄位，余焉能战？'"乘轩本是大夫以上所乘之车而用以乘鹤，故有此说。

⑤宫人：妃嫔、宫女的通称。也指负责君王日常生活事务的官员。

⑥荣泽：地名。在今黄河之北。

⑦报使于肝：将使之事向卫懿公的肝作了报告。

⑧襮（bó博）：外衣。此指卫懿公肝舍于外。弘演自杀后，把懿公的肝

置于自己腹内，有如外衣一样。

⑨腹实：腹中内脏。

⑩内：同纳。

⑪桓公：即齐桓公。

⑫复立卫于楚丘：据史实载，复卫者有宋桓公及齐桓公之说。 楚丘：古地名。

【译文】

卫懿公有一个臣子叫弘演，有出使的任务在任所未回。狄人攻卫，卫国的百姓对卫君说："国君所给予爵位俸禄的是鹤；所予富贵的是宫人。君王叫宫人与鹤去作战好了，我们哪能作战？"于是都溃散逃走了。狄人到了，在荣泽追上卫懿公，并杀了他，吃尽了他的肉，只把他的肝抛在一旁。弘演从任所回来，将出使之事向卫懿公的肝作了报告，一边叫着上天一边痛哭，表达尽哀悼之情才停下来，说，"我请求作你肝的外衣。"于是自杀，先取出自己的内脏，再把懿公的肝纳入腹内。桓公听到这件事后说："卫国的灭亡，是因为国君无道。现在有这样的臣子，不可不让卫国存在下去。"于是在楚丘重建卫国。弘演可以说是忠臣了，他献出生命以殉其君。不只是殉其君，又让卫国的宗庙重新建立起来，祭祀不断绝，可算有功了。

当　　务①

【题解】

本篇是《仲冬纪》的第四篇，主要讲做事要合于事理。从文

章所举跖答“盗有道乎”、楚有直躬、齐有好勇以及商朝太史等事件来看，本意是用以说明“辨而不当论，信而不当理，勇而不当义，法而不当务”这四点的，但真的合乎事理与否，在今天是应重新研究的，不能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

【原文】

54.1 四曰：

辨而不当论[2]，信而不当理[3]，勇而不当义，法而不当务[4]，惑而乘骥也[5]，狂而操“吴干将”也[6]，大乱天下者，必此四者也[7]。所贵辨者，为其由所论也[8]；所贵信者，为其遵所理也；所贵勇者，为其行义也；所贵法者，为其当务也。

【注释】

①当务：即做事要合于事理。当：合。务：时务，此作“事理”讲。

②辨：通辩，辩论。 论：通伦，条理。

③信：可信，真实。 理：道理。

④法：执法。

⑤惑：迷惑。 骥：良马。

⑥狂：颠狂。 操：拿。 干将：古剑名。相传吴有干将、莫邪夫妇善铸剑，为阖闾铸阴阳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干将藏阳剑而献出阴剑。吴王视为重宝。见《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⑦四者：即“辨而不论”四句所言。

⑧“所论”及下文“所理”两“所”字当衍。

【译文】

第四是：

辩论而不合条理，真实而不合道理，勇敢而不合仁义，执法

而不合事理，如同迷了路而骑着良马奔驰，颠狂了而拿着干将宝剑乱砍，使天下大乱的，一定是这四种情况。辩论之所贵，是因其合于条理；真实之所贵，是因其遵从道理；勇敢之所贵，是因其实行仁义；执法之所贵，是因其合于事理。

【原文】

54.2　跖之徒问于跖曰①："盗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②？夫妄意关内③，中藏④，圣也；入先⑤，勇也；出后⑥，义也；知时⑦，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无有。"备说非六王、五伯⑧，以为"尧有不慈之名⑨，舜有不孝之行⑩，禹有淫湎之意⑪，汤、武有放杀之事⑫，五伯有暴乱之谋⑬。世皆誉之，人皆讳之，惑也"。故死而操金椎以葬⑭，曰"下见六王、五伯，将谷其头"矣⑮。辨若此不如无辨。

【注释】

①跖：盗跖。参见50·5注⑤。

②奚：何。　啻（chì 斥）：只，但，仅。

③妄意：臆测。　关内：门之内。　关：门闩，此指门。

④中藏：猜中门之内所藏之物。

⑤入先：带头先进入门内。

⑥出后：最后离开门内。

⑦知时：知道行窃的时机。

⑧备：具。　说：道。　非：非难。　。　六王：谓尧、舜、禹、汤、文、武。　五伯：齐桓、晋文、宋襄、楚庄、秦穆。

⑨尧的不慈，指他杀其子丹朱。

⑩舜不孝：指他放其父瞽瞍。

⑪淫湎：沉溺于酒色。淫谓淫于女色，湎谓沉湎于酒。高诱注"禹甘旨

酒而饮之，故曰有淫湎之意。”

⑫汤武放杀事：高诱注：“成汤放桀于南巢，周武杀殷纣于宣室，故曰有放杀之事。”

⑬五伯暴乱事：高诱注：“五伯争国，骨肉相杀，以大兼小，故曰有暴乱之谋。”

⑭椎：槌。

⑮谷：敲之假字，即击。

【译文】

跖的生徒问他说：“盗有道义吗?”跖回答说：“何只有道义?那臆测门内的财物，臆测中的就是圣人；带头进入门内的就是勇敢；最后撤出的就是讲义气；把握行窃的时机就是智慧；分财均匀就是仁义。不了解这五点而能成大盗的，天下没有。”跖又非难六王、五伯，认为“尧有不仁慈之名，舜有不孝顺之行，禹有沉迷酒色之意，汤、武有放杀之事，五伯有暴乱相杀之谋。而世人都赞誉他们，人人都为他们避讳，很是糊涂”。所以跖说自己死后，要用金槌陪葬，又说：“死后下到黄泉见到六王、五伯，将用金槌敲击他们的头。”辩论像这样，还不如不辩论。

【原文】

54·3 楚有直躬者①，其父窃羊而谒之上②，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③，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④。”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

【注释】

①直躬：以直道立身。《论语·子路》："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②谒：告发。　上：指上级官府。

③荆王：即楚王。

④载：通再。

【译文】

楚国有一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盗窃他人的羊，他向上级官府告发了，官府派人抓住他父亲将要杀掉。直躬请求允许他以身代父罪。将要诛杀时，他告诉官吏说："父亲盗窃羊而告发他，不是很诚实吗？父亲被诛杀请求代替他，不是孝子吗？诚实又是孝子反而受到诛杀，国家还有该不被杀的人吗？"楚王听说后，就不杀他了。孔子听到后说："奇怪啊，直躬的所谓诚实，他利用自己的父亲而两次为自己捞取好名声。"所以说，直躬的诚实，还不如不诚实。

【原文】

54·4　齐之好勇者，其一人居东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于途曰①："姑相饮乎？"觞数行②，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为③？"于是具染而已④。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无勇。

【注释】

①卒然：通猝然，突然，意外地。

②觞：盛有酒的杯。这里作动词用，即举杯饮酒。　数行：行酒几遍。

③尚：又。　胡：何。　革：更。

④具：备办。 染：高诱注："豉酱也。"

【译文】

齐国有好夸耀勇敢的人，一个住在东城外，一个住在西城外，突然在路上相遇，说："姑且一起饮酒吧？"举杯饮酒几遍后，说："姑且去找一点肉来吧？"一人说："你的肉呢？我的肉呢？又何必另求其他肉呢？在这儿准备一点豉酱便行了。"于是抽刀互相割下身上的肉来吃，一直吃到死。勇敢像这样还不如不勇敢。

【原文】

54·5 纣之同母三人，其长曰微子启[①]，其次曰中衍[②]，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纣也，甚少矣。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中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纣。纣之父、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③]，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纣故为后[④]。用法若此，不若无法。

【注释】

①微子启：周代宋国的始祖。殷纣王的庶兄，封微（今山东梁山西北）。因见纣淫乱将亡，数谏，纣不听，遂出走。周武王灭商，复其官。周公承成王命诛武庚，乃命微子统率殷族，奉其先祀，封于宋。

②中衍：《史记·宋微子世家》：微子死后，立其弟中衍。但他书把中衍讲为微子的儿子。

③置：立。

④后：王位继承人。

【译文】

纣的同母兄弟三人，其长叫微子启，其次叫中衍，再次叫受德。受德就是纣，年纪很小。纣的母亲生微子启与中衍时还是妾，

不久成了妻才生下纣。纣的父亲、母亲打算立微子启作太子，太史依据法典争辩说："有妻之子就不能立妾的儿子。"所以纣被立为王位继承人。像这样用法典还不如没有法典。

长　见①

【题解】

本篇是《仲冬纪》最末一篇，主要讲人应有远见才能避免祸患的发生。文章列举历史人物为例证，从正反两方面作了详尽的说明。

【原文】

55·1　五曰：

智所以相过②，以其长见与短见也。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③，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故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也。

【注释】

①长见：即先见，远见，今之所谓预见性。

②过：超过。

③"今之于后世"二句：陈本："当作'今之于后世，亦犹古之于今也。'"是。

【译文】

第五是：

智慧之所以有差异，在于他是远见还是短见。现在对于古代，如同古代对于后世。现在对于后世，也如同古代对于现在。所以，知道了今天就可以知道古代，知道了古代就可以知道后代，古与今、前与后是一样的。所以圣人能上知千年，下知千年。

【原文】

55·2　荆文王曰①："苋谆数犯我以义②，违我以礼③，与处则不安，旷之则不谷得焉④，不以吾身爵之⑤，后世有圣人，将以非不谷"，于是爵之五大夫⑥。"申侯伯善持养吾意⑦，吾所欲则先我为之，与处则安，旷之而不谷丧焉，不以吾身远之，后世有圣人，将以非不谷"，于是送而行之。申侯伯如郑，阿郑君之心，先为其所欲，三年而知郑国之政也⑧，五月而郑人杀之⑨。是后世之圣人，使文王为善于上世也。

【注释】

①荆文王：即楚文王。春秋时武王子，名赀，前689～前677年在位。

②苋谆（xiànxī 现希）：春秋时楚文王之臣。

③违：违背。陈本："因为使我从义而冒犯我之意，因为使我人礼而违戾我之行。"

④旷：久，远。　不谷：不善。古代王侯自称的谦词。陈本："此文盖谓与之相处则不安，远离之则吾得其所，即远离之则我自由自在。"

⑤以：从，由。　爵：作动词用。授予爵位。

⑥五大夫：周代下大夫小宰、小司徒，小司空、小司寇、小司马的合称。作为五大夫之爵位，始于战国以后，此是借用。

⑦申侯伯：楚文王之臣。　持养：迎合。

⑧知：高诱注："知犹为也。"为：做，即参与。故此"知"字有主持之意。

⑨五月而郑人杀之：《左传・僖公七年》："夏，郑杀申侯以说于齐。"

【译文】

楚文王说："苋谆多次用义来冒犯我，用礼来违戾我，与他相处就不安宁，远离他我就能自由自在，我不给他爵位，后世的圣人将会指责我。"于是授予他五大夫的爵位。"申侯伯善于迎合我的心意，我想做什么，他在我之前就做了，与他相处就安心，远离他我的自由就没有了，我不疏远他，后世的圣人将会指责我。"于是送他让他出奔。申侯伯到了郑国，迎合郑君的心意，先做了郑君想要做的事，三年就参与了郑国的政事，夏五月为郑人所杀。这是后世的圣人，使得文王在前世就做了好事。

【原文】

55・3　晋平公铸为大钟①，使工听之②，皆以为调矣③。师旷曰④："不调，请更铸之。"平公曰："工皆以为调矣。"师旷曰："后世有知音者，将知钟之不调也，臣窃为君耻之。"至于师涓⑤，而果知钟之不调也。是师旷欲善调钟，以为后世之知音者也。

【注释】

①晋平公：春秋时晋悼公之子，名彪，前557～前532年在位。

②工：此指乐工。

③调：调和。

④师旷：春秋时晋国著名乐师，字子野，善辨音。

⑤师涓：古代著名乐师。一为商时与纣为靡靡之乐者；一为春秋卫灵公乐官，曾到晋。晋平公曾设酒于施惠台请闻新声。

【译文】

晋平公铸造了一口大钟，叫乐工来听它的声音，都认为声音很调和。师旷说："不调和，请另外铸造一口。"平公说："乐工都认为调和了。"师旷说："后世有知辨音的人，将知道此钟的声音是不调和的，我私下为君感到羞耻。"到了师涓，师涓果然知道此钟声音不调和。这是师旷想要使钟的声音更为调和，以作为后世的知音人。

【原文】

55·4　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①。"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②。"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③；鲁日以削，至与覲存④，三十四世而亡。

【注释】

①上：通尚，崇尚。　上功：崇尚功绩。

②自此：从此。　削：弱。高诱注："亲亲上恩，恩多则威武不行，威我不行，故削弱之。"

③田成子：即田常。春秋时齐国正卿。一作陈恒、陈成子。齐简公时，与监止为左右相，因不能相下，他率田民之徒杀监止及其党羽，又杀简公。从此独揽大权。

④覲：通仅。

【译文】

吕太公望分封在齐地，周公旦分封在鲁，两人关系非常友好。相互说："用什么治国？"太公望说："尊敬贤人，崇尚有功绩的人。"

周公旦说："亲近亲人，崇尚恩人。"太公望说："鲁国从此就削弱了。"周公旦说："鲁国虽然削弱了，但占有齐国的一定不是吕氏。"以后齐日益强大，发展到称霸诸侯，二十四世后田成子占有了齐国；鲁国日益削弱，以至于到仅存的地步，传到三十四代后就灭亡了。

【原文】

55·5　吴起治西河之外①，王错谮之于魏武侯②，武侯使人召之。吴起至于岸门③，止车而望西河，泣数行而下。其仆谓吴起曰："窃观公之意，视释天下若释蹝④，今去西河而泣⑤，何也？"吴起抿泣而应之曰⑥："子不识⑦。君知我而使我毕能西河可以王⑧。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吴起果去魏入楚。有间⑨，西河毕入秦，秦日益大，此吴起之所先见而泣也。

【注释】

①西河：春秋时卫地。指卫之西境的黄河沿岸地区。

②王错：魏大夫。　谮（zèn 镇）：说人的坏话。　魏武侯：战国魏文侯子，名击，与韩赵三分晋地。前395～前370年在位。

③岸门：魏邑。在今山西省河津县。

④释：舍弃。　蹝（xǐ 徙）：同履。鞋。

⑤去：离开。

⑥抿：（mǐn 民）：拭。　抿泣：揩拭眼泪。

⑦识：知。

⑧毕能：竭尽全力。

⑨有间：过了不长一段时间。

【译文】

吴起治理西河之外，王错在魏武侯面前讲吴起的坏话，武侯派人召吴起回朝。吴起到了岸门，停车而望西河，流下数行眼泪。他的仆从对吴起说："我私下看您的意思，把舍弃天下像舍弃鞋子一样，现在你离开西河而流泪，为什么呢？"吴起揩拭眼泪回答说："你不了解我。如果国君了解我而让我竭尽全力治理西河，那就可以帮助君王成就王业。现在国君听信坏人的议论，而不了解我，西河被秦国攻取为时不久了，魏国从此削弱了。"吴起果然离开魏国去楚国。不久，西河全部落入秦人之手，秦国日益强大，这就是吴起之所以有先见而哭泣的原因。

【原文】

55•6 魏公叔痤疾①。惠王往问之②，曰："公叔之疾，嗟！疾甚矣！将奈社稷何？"公叔对曰："臣之御庶子鞅③，愿王以国听之也④。为不能听⑤，勿使出境。"王不应，出而谓左右曰："岂不悲哉？以公叔之贤，而今谓寡人必以国听鞅，悖也夫！"公叔死，公孙鞅西游秦，秦孝公听之⑥，秦果用强⑦，魏果用弱，非公叔痤之悖也，魏王则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为悖。

【注释】

①公叔痤：战国魏惠王相。

②惠王：战国魏武侯子，即梁惠王。名䓨。前369～前319年在位。

③御庶子鞅：即公孙鞅。战国中期政治家。出身卫国公族，原名卫鞅。曾为魏相公叔痤家臣，颇受器重，但未被任用。后应召入秦，为秦孝公所用，提出变法主张。前340年以功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号商君。孝公死，他遭到反对者车裂。　御庶子：官名。

④以国听之：以国事听他谋划，即以国事托付他。

⑤为：如。

⑥秦孝公：即嬴渠梁，战国时秦国国君。献公之子。前361年～前338年在位。曾下令在国中求贤。前359年起任用商鞅变法，使国势强盛。

⑦用：因。

【译文】

魏国公叔痤生病。惠王去看望他，说："公叔的病，唉！病很重啊！将对国家怎么办呢？"公叔回答说："臣的御庶子鞅，希望国王把国事托付给他。如不能用他，不要让他离开国境。"惠王不回答，出来后对左右说："难道不悲哀吗？凭公叔痤的贤明，如今叫我一定把国事交托给卫鞅，荒谬啊！"公叔痤死，公孙鞅向西进入秦国，秦孝公听他的，秦国果然因此而强大，魏国果然因此而削弱，不是公叔痤荒谬，魏王才荒谬。荒谬者的祸患，本来就是把不荒谬当成荒谬。

季冬纪第十二　士节　介立　诚廉　不侵

季　　冬①

【题解】

《季冬纪》五篇，仍配合冬藏之义，首篇《季冬》，主要讲述这个月中应如何筹划春耕，尤其强调不要役使人民，保证农耕事业的投入。同时要收敛牺牲等物以供祭祖、祭山川、帝王、大臣、天神、地祇等之用。

【原文】

56·1　一曰：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娄中②，旦，氐中③。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大吕。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雁北乡④。鹊始巢。雉雊鸡乳⑤。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辂，驾铁骊，载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宏以弇。命有司

大傩[6]，旁磔[7]，出土牛[8]，以送寒气。征鸟厉疾[9]。乃毕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

【注释】

①季冬纪："纪"字当衍。 季冬：夏历十二月。

②娄：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西方白虎七宿的第二宿。有星三颗。

③氐：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东方苍龙七宿的第三宿。有星四颗。也称天根。

④乡：通向。 北乡：向北飞。

⑤雉：野鸡。雊（gòu 够）：野鸡鸣叫。高诱注："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诗见《小雅・小弁》）。 乳：鸟生子。此指下蛋孵小鸡。

⑥大傩：高诱注："大傩，逐尽阴气为阳气导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

⑦旁：溥，遍。 磔：宰牲祭神。 旁磔：在四方之门宰牲祭神，以攘除阴气。

⑧出：制出。 土牛：用泥土制的牛。古代农历十二月出土牛以除阴气。后在立春时造土牛以劝农耕，象征春耕开始。

⑨征鸟厉疾：陈本："征当读'出征'之征，征鸟即指雁言。厉同砺，犹砥砺也。疾犹速也。'厉疾'犹言砥砺其飞使其能速疾耳，亦即练习飞翔之意。"

【译文】

第一是：

农历十二月：太阳的位置在二十八宿的婺女宿，初昏时，娄星运行在南方中天，早晨，氐星运行在南方中天。仲冬属于干支的壬癸。以水德王的颛顼为其主宰。辅佐他的神是玄冥。与时相应的动物是甲介类。其声音是五声的羽声。音律与大吕相应。这时的数字为六。其味咸。其气朽。这个月要举行行祀。祭时先用肾。大雁向北飞，喜鹊开始筑巢。野鸡鸣叫求偶，家鸡生蛋孵小鸡。这个月，天子居住在玄堂的右侧室，乘坐的是玄黑色的大车，

驾着黑色的马，车上插着黑色的彩旗，身上穿着黑色的衣服，佩戴着黑色的美玉，吃的是黍和猪肉。使用宏大而敛口的器物。天子命令有司举行大傩仪式，以驱除疫鬼，在四方之门宰牲祭神以除阴气，造出土牛以劝农耕，从而送走寒气。大雁为准备远征而练习飞翔的速度。完成山川、帝王、大臣及天神、地神的祭祀。

【原文】

56·2 是月也，命渔师始渔①，天子亲往。乃尝鱼，先荐寝庙②。冰方盛③，水泽复④，命取冰。冰已入⑤，令告民，出五种⑥。命司农⑦，计耦耕事⑧，修耒耜⑨，具田器。命乐师，大合吹而罢。乃命四监⑩，收秩薪柴，以供寝庙及百祀之薪燎⑪。

【注释】

①渔师：主管捕鱼的官。第二个“渔”字：动词，捕鱼。

②荐：祭祀时献牲。

③方：正。 盛：此指冰结得厚而坚硬。

④水泽：水聚集的洼地。 复：也是盛之义。

⑤入：纳入冰室。《诗·小雅·七月》：“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

⑥出：选择。 五种：五谷。

⑦司农：主管农业的官。

⑧计：计划。 耦耕：二人并耕。泛指农耕事。

⑨耒耜：古代耕地翻土的农具。耒是耒耜的柄。耜是耒耜下端的起土部分。

⑩四监：参见26·3注①。

⑪薪燎：柴木。

【译文】

这个月，天子命令渔官开始捕鱼，天子也亲去捕鱼。于是品尝新捕到的鱼，而且要先献鱼给寝庙。这个月冰正结实坚硬，水泽也结厚冰，命人取冰。冰取好后纳入冰室，又向人民颁布命令，选择好种子。命令农官，计划耕作之事，要修好耒耜，准备好田器。命令乐师，要举行大规模的合奏。于是就命令四监，按常规收缴柴薪，以供寝庙及百祀所用的柴木。

【原文】

56·3　是月也，日穷于次[①]，月穷于纪[②]，星回于天[③]，数将几终[④]，岁将更始[⑤]。专于农民，无有所使[⑥]。天子乃与卿大夫饬国典[⑦]，论时令[⑧]，以待来岁之宜[⑨]。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⑩]，赋之牺牲[⑪]，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乃命同姓之国[⑫]，供寝庙之刍豢。令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⑬]，而赋之牺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⑭]，无不咸献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

【注释】

①　次：我国古代将黄道带分为十二部分，各称之为次。太阳一年运行一周天，走完十二次，所以说“日穷于次”。

②纪：日月相会。

③回：返回。星宿运动回转故位，指一年将尽。孔颖达：“谓二十八宿随天而行，每日虽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于此月，复其故处。”

④数：指一年之数或十月之数。

⑤岁将更始：新的一年又将开始。

⑥“专于农民”二句：意即要专一地让农民开始准备春耕，不许再有其他役使。

⑦饬：整饬。 国典：国家的典章制度。

⑧论：论定，议论。 时令：犹月令。古时按季节制定有关农事的政令。

⑨待：准备。 宜：适宜应做之事。

⑩次：编排。 诸侯：西周、春秋时分封的各国国君。规定要服从王命，定期朝贡述职。同时有出军赋与服役的义务。 列：次序。高诱注："次，列也。诸侯异姓者，太史乃次其列位，国之大小，赋敛其牺牲也。"

⑪赋：作动词用。交纳赋税，此指赋敛牺牲。

⑫同姓之国：与天子同一个姓的诸侯国。

⑬宰：官名。古代官吏的通称。 历：与次相同。

⑭九州：古代分中国为九州。说法不一，一般指冀、衮、青、徐、扬、荆、豫、梁、雍。

【译文】

这个月，太阳已运行一周天，月亮与太阳相会，星宿运行回转到原有位置，一年将近结束，新的一年又将开始。这时，要专一让农民开始准备春耕，不再有其他役使。天子与卿大夫一起整饬国家典章制度，论定各季节应有的政策法令，以规划来年应做之事。又命令太史，编排诸侯的次序，从而收取应交纳的牺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的享祀。又命令同姓诸侯，供给祖庙所用的牛羊狗猪。命令宰官编排卿大夫以及百姓土田之数，照土田数交纳牺牲，以供山林名川祭祀之用。凡生活在天下九州的人民，没有不全部献出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祖庙山林名川祭祀之用的。

【原文】

行之是令，此谓一终[①]，三旬二日[②]。季冬行秋令，则白露蚤降，介虫为妖，四邻入保[③]。行春令，则胎夭多伤[④]，国多固疾[⑤]，命之曰逆[⑥]。行夏令，则水潦败国，时雪不降，冰冻消释。

【注释】

①一终：一年完结。

②三旬二日：参见 11·9 注②和 26·7 注②

③四邻：国家四边的境界。 保：同堡。四境之民，入城郭以自保。

④胎夭：指在母腹中及刚生下的动物。

⑤固疾：久病不治之疾。固：通痼

⑥逆：中医指气血不和、胃气不顺等所导致的病症。

【译文】

实行这些政令，这就是一年终了，甘雨本会三旬三次降落，但本月仅下二次雨。如果在冬季实行应在秋季实行的政令，白露就会提早降落，介虫也会危害人民，四境人民进入城堡躲避。如果这时实行应在春季实行的政令，胎儿和刚出生者多有损伤，国内会出现许多久病不治之症，叫做“逆”的疾病。如果实行应在夏季实行的政令，大水就会危害国家，雨雪不时，气温升高，冰块融化。

士 节①

【题解】

本篇是《季冬纪》的第二篇，用北郭骚以死为晏子洗清冤屈事，阐明士应该有气节，时时以“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的原则来要求自己，并强调国君应以寻求这样有气节的人为要务，否则，国家将受侵害。

【原文】

57 • 1　二曰：

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2]，临患忘利，遗生行义[3]，视死如归。有如此者，国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国，必由如此人者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务求此人也[4]。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5]。

【注释】

①士节：士的节操。

②当：合，在。

③遗生：舍生。

④务：致力。

⑤佚：通逸。

【译文】

第二是：

士的为人，在理就不应回避危难，面临祸患应忘掉私利，舍生行义，视死如归。这样的人，国君不得以他为友，天子不得以他为臣。大到可以安定天下，次也能安定一国，一定是由于有这样的人。所以国君想建立大功，不可不致力于寻求这样的人。贤明的君主主要在寻求人才，而不在于治理政事。

【原文】

57 • 2　齐有北郭骚者[1]，结罘罳[2]，捆蒲苇[3]，织葩屦[4]，以养其母犹不足，踵门见晏子曰[5]："愿乞所以养母[6]。"晏子之仆谓晏子曰："此齐国之贤者也，其义不臣

乎天子，不友乎诸侯，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今乞所以养母，是说夫子之义也，必与之。”晏子使人分仓粟分府金而遗之，辞金而受粟。有间，晏子见疑于齐君，出奔，过北郭骚之门而辞。北郭骚沐浴而出见晏子曰：“夫子将焉适[7]？”晏子曰：“见疑于齐君，将出奔。”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车，太息而叹曰：“婴之亡岂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说晏子之义，而当乞所以养母焉。吾闻之曰：‘养及亲者，身伉其难[8]。’今晏子见疑，吾将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剑奉笥而从[9]，造于君庭[10]，求复者曰：“晏子，天下之贤者也，去则齐国必侵矣。必见国之侵也，不若先死。请以头托白晏子也。”因谓其友曰：“盛吾头于笥中，奉以托。”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托。其友谓观者曰：“北郭子为国故死，吾将为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齐君闻之，大骇，乘驲而自追晏子[11]，及之国郊，请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闻北郭骚之以死白己也，曰：“婴之亡岂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注释】

①北郭骚：春秋时齐国的隐士。

②罘罔（fūwǎng 浮网）：捕兽的网。

③捆：编织。　蒲苇：蒲草与芦苇。

④萉（fèi 肺）：麻。　屦：鞋。

⑤踵门：走到门上。　晏子：春秋时齐国正卿，名婴，字平仲，夷维（今山东高密）人。他连任灵、庄、景三朝正卿，执政五十余年，以节俭力行、谦恭下士著称于世。

⑥所以养母：用以养母的办法，此指养母的食物。

⑦焉适：到何处去。

⑧伉：当。

⑨奉：捧。 笥：古时盛衣物或饭食的方形竹器。

⑩造：到，去。

⑪驲（rì日）：古代驿站专用的车。

【译文】

齐国有一个叫北郭骚的隐士，自己结网，编蒲苇，织麻鞋以供养母亲还不能满足其基本生活，于是登门求见晏子，说："愿意向你乞求供养母亲的食物。"晏子的仆人对晏子说："这是齐国的圣贤，他讲究正义和气节，既不向天子称臣，也不与诸侯为友，对于利益从不苟且占取，对祸害更不苟且逃避。现在来向你乞求供养母亲的食物，正是喜好你的道义而来，你一定要给他。"晏子于是派人把仓中粮食和府库中金钱分送给他，他谢绝了金钱而接受了粮食。过了不久，晏子被齐君怀疑，出奔国外，路过北郭骚门前向他辞别。北郭骚洗发浴身恭敬地出来会见他，说："你打算到哪儿去？"晏子说："被齐君怀疑，将逃出齐国。"北郭骚说："你努力逃跑吧。"晏子上了车，长声叹息说："我之所以逃亡，难道不应该吗？我很不了解士啊。"晏子走了，北郭骚召集他的朋友，告诉他们说："我很喜好晏子的道义，曾向他乞求供养母亲的食物。我听说：'养士能惠及父母的人，士也应承担他的危难。'现在晏子被国君怀疑，我将用我的死为他昭雪。"于是穿好衣服，戴好帽子，叫他的朋友拿着宝剑、捧着方形竹器在后跟从，直到齐国宫庭，向通报的人请求说："晏子是天下的贤人，他离开齐国后，齐国必然受到侵略，与其看到国家受侵略，还不如先死。请用我的头来洗清晏子的冤屈。"因而对他的朋友说："把我的头装在方形竹器中，捧去交给通报的人。"讲完，退后一步就自杀了。他的朋友将他的头装在方形竹器中捧去交给通报的人。然后对旁观者说：

"北郭骚是为国家免遭丧乱而死的，我将为北郭骚而死。"又退一步自杀了。齐君听到这件事后，非常惊怕，亲自乘着驿站专用车去追赶晏子，追到国境线才追上，请晏子回国，晏子不得已而返回齐国，听到北郭骚是为自己昭雪而死，说："我的逃亡难道不应该吗？我更加不了解士了。"

介　立[1]

【题解】

本篇为《季冬纪》的第三篇，从立志的不同，强调士应具有的高洁气节。文章首先用介子推的高洁与世之逐利者对比，鞭挞了世人追逐利禄的丑恶心态；接着，又用爰旌目不食盗贼之食来嘲讽那些互相残杀，临阵逃死的丑类，从而颂扬了志向独特之士。

【原文】

58·1　三曰：

以贵富有人易，以贫贱有人难。今晋文公出亡[2]，周流天下[3]，穷矣贱矣，而介子推不去[4]，有以有之也[5]。反国有万乘[6]，而介子推去之[7]，无以有之也[8]。能其难[9]，不能其易[10]，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晋文公反国，介子推不肯受赏，自为赋诗曰："有龙于飞[11]，周遍天下。五蛇从之[12]，为之丞辅[13]。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14]。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15]，悬书公门[16]，而伏于山下[17]。"文公闻之曰："谆！此必介子推也。"避舍变服[18]，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万。"或遇之山中，

负釜盖簦[19]，问焉曰："请问介子推安在？"应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见而欲隐，吾独焉知之？"遂背而行，终身不见。人心之不同，岂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干嗌[20]，日夜思之，犹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务疾逃之，介子推之离俗远矣。

【注释】

①介立：一作《立意》，即立志。介：志向独特。

②今：当是"昔"之误字。

③周流：遍行。

④介子推：春秋时晋国人。一作介之推、介推。曾随公子重耳长期流亡，尝尽艰苦。在返国时，见狐偃向重耳邀功，羞与为伍，遂不告而别。重耳即位是为晋文公，论功封赏从亡者，他被遗漏。为自矢清白，他偕同老母隐居绵上（今山西介休东南）山中，至死不与文公相见。后被文公放火烧山而死。

⑤有以有之：有其拥有他的原因（条件）。

⑥反：同返。　有万乘：有万辆车，即成为国君。

⑦去之：离开了他。

⑧无以有之：没有其拥有他的原因（条件）。

⑨能其难：能在困难中拥有人。

⑩不能其易：不能在顺境中拥有人。

⑪有龙于飞：比喻重耳出亡在外。龙喻君。

⑫五蛇：指从晋文公逃亡的五位贤士：赵衰、狐偃、贾佗、魏犨、介子推。

⑬丞：佐。

⑭露雨：此用喻君王的恩泽。

⑮桥死：疑是槁死。与被烧枯槁而死同。　中野：即野中。

⑯书：指自赋之诗。

⑰伏：藏伏。　山下：指绵上山中。即介山中。

⑱避舍变服：离开宫庭变换衣服。古祀，国有丧乱之事，君主要离开宫

庭，改穿凶丧之服。此是文公引咎自责义。

⑲釜：圆底的炊器。　盖：戴。　簦：斗笠。

⑳嗌（yì 益）：咽喉。

【译文】

第三是：

因为富贵而拥有人容易，因为贫贱而拥有人则难。从前晋文公逃亡在外，行遍天下，可谓穷困到极点、贫贱到极点，而介子推不离开他，这是文公有其拥有他的条件。返国即位后，介子推却离开他，这是文公已没有其拥有他的条件。能在困难中拥有人，不能在顺境中拥有人，这就是晋文公之所以不能成就王业的原因。晋文公回国后，介子推不肯接受奖赏，替自己赋诗道："有龙飞翔，游遍天下。五蛇随他，替他辅佐。龙返故乡，得其归所。四蛇随他，得其恩泽。一蛇羞愧，槁死野中，悬诗于文公门下，而自己则隐伏在山下。"晋文公知道这件事说："噫！这必定是介子推。"于是离开宫庭，变换衣服，命令士民百姓说："有谁能找到介子推的，授上卿爵位，赐田百万亩。"有人看见他在山中，背负着炊器，头戴着斗笠，问他说："请问介子推在哪里？"介子推回答道："如果介子推不愿当官而希望隐居，我怎么会独独知道他的下落呢？"于是转身走了。人心的不相同，难道不是差得很远吗？现在社会上追逐利益的人，早早上朝，很晚退朝，唇干舌燥，日夜思想，尚还没有得到，介子推如今得到了却又务必急速地逃走，他的节操超越世俗也太远了。

【原文】

58 • 2　东方有士焉曰爰旌目①，将有适也②，而饿于道。狐父之盗曰丘③，见而下壶餐而铺之④。爰旌目三铺之而后能视，曰："子何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

爰旌目曰："譆！汝非盗邪？胡为而食我？吾义不食子之食也。"两手据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5]。郑人之下虩也[6]，庄跻之暴郢也，秦人之围长平也[7]，韩、荆、赵，此三国者之将帅贵人皆多骄矣，其士卒众庶皆多壮矣，因相暴以相杀，脆弱者拜请以避死[8]，其卒递而相食，不辨其义，冀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恶其义而不肯不死，今此相为谋[9]，岂不远哉？

【注释】

①爰旌目：古代人名。事迹未详。

②适：去，往。

③狐父：古地名。　丘：人名，事迹未详。

④下：取下，取出。　壶餐：一作壶飧。壶盛的汤饭熟食。　餔：通哺。

⑤喀喀：象声词。

⑥虩（xù 序）：古邑名。韩国之邑。

⑦秦人围长平：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使白起困赵括军于长平，赵括被射死，赵军四十万人被活埋。

⑧拜请：跪拜请求。　避死：免死。

⑨今："令"字之误，让。　谋：谋划，商议。

【译文】

东方有一个叫爰旌目的人，将要到某一个地方去，却饿倒在路上。狐父地方叫丘的强盗，看见他就用汤饭熟食喂他。爰旌目吃了三次后眼睛才看得见东西，说："你是做什么的？"答："我是狐父人叫丘的。"爰旌目说："噫！你不是强盗吗？为什么喂我？我为了义不吃你的食物。"两手按着地而吐已吃下肚的食物，吐不出来，"喀喀"地呕，于是伏在地上死了。郑人攻下韩国虩地，庄跻侵掠楚国郢都，秦国人包围了长平，韩、楚、赵的将帅贵人都骄

矜，他们的士卒都很健壮，于是他们互相侵暴，互相残杀，脆弱的跪着请求免死，最终一个一个地相食而死，不分辨什么叫正义，希望侥幸地活下来。像爰旌目这样已经吃了食物而不再饿死，但讨厌强盗的不义而不肯不死，让这两种人共同谋事，难道不是差得很远吗？

诚　　廉[1]

【题解】

本篇是《季冬纪》的第四篇，主要讲作为士，应保持高尚的气节。文章用伯夷、叔齐耻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为例，阐明了石可破而不可夺坚；丹可磨而不可夺赤的道理，这虽逆历史潮流，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则是知识分子保持清高气节的范例，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原文】

59·1　四曰：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2]，而不可夺赤。坚与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于天也，非择取而为之也。豪士之自好者[3]，其不可漫以污也[4]，亦犹此也。

【注释】

①诚廉：与《仲冬纪》中《忠廉》义同。

②丹：硃砂。　磨：磨碎。

③自好：自尊。

④漫：污。

【译文】

第四是：

石可以打破，而不可夺去它的坚硬；硃砂可以磨碎，而不可夺去它的赤色。坚硬与赤色，分别是石头和硃砂的本性所具有的。本性受之于天，不是可以择取而得的。豪杰之士应自尊自重，决不可以玷污，也像这样。

【原文】

59·2 昔周之将兴也，有士二人，处于孤竹[1]，曰伯夷、叔齐[2]。二人相谓曰："吾闻西方有偏伯焉[3]，似将有道者，今吾奚为处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4]，至于岐阳[5]，则文王已殁矣。武王即位，观周德[6]，则王使叔旦就胶鬲于次四内[7]，而与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8]。"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9]，埋一于四内，皆以一归。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于共头之下[10]，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11]，守殷常祀，相奉桑林[12]，宜私孟诸[13]。"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于共头之下，皆以一归。伯夷、叔齐闻之，相视而笑曰："譆，异乎哉！此非吾所谓道也。昔者神农氏之有天下也，时祀尽敬而不祈福也。其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乐正与为正[14]，乐治与为治，不以人之坏自成也[15]，不以人之庳自高也[16]。今周见殷之僻乱也[17]，而遽为之正与治[18]，上谋而行货[19]，阻丘而保威也[20]。割牲而盟以为信，因四内与共头以明行[21]，扬梦以说众[22]，杀伐以要利，以此绍殷[23]，是以乱易暴也。吾闻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乱世，不为苟在。今天下暗，周德衰矣。与其并乎周

以漫吾身也[24]，不若避之以洁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阳之下而饿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轻。有所重则欲全之，有所轻则以养所重。伯夷、叔齐，此二士者，皆出身弃生以立其意，轻重先定也。

【注释】

①孤竹：商周时国名。在今河北省卢龙县。

②伯夷：商末孤竹国君长子，名允。父死时，遗命立三子叔齐。兄弟互让，相偕去周，投西伯。西伯死，武王东伐纣，他和弟弟叔齐叩马而谏，认为父丧用兵是不孝不仁。武王灭商后，他二人逃到首阳山（今山西永济南），不食周粟而死。　叔齐：伯夷弟。名致。父死，遗命立为嗣君。他坚辞不受，让兄长伯夷，伯夷也不就，二个相偕出逃。

③偏伯：边远地方的长官。此指西伯姬昌。死后谥为文王。

④如：往。

⑤岐阳：岐山之南。

⑥观：显示。

⑦叔旦：即周公旦，文王第四子、武王之弟。　就：到……去。　胶鬲：商周时人，纣时因遭世乱，曾隐遁为商，贩卖鱼盐。　次：当是衍文。　四内：古地名。

⑧就官一列：居官一等。

⑨血之以牲：用牲血为祭。

⑩召公：即姬奭（shì 式）。西周初政治家。一作邵公、召伯，文王庶子，因邑采在召（今陕西岐山西南），故称召公。曾佐武王伐商，支持周公东征平乱，深受倚重。成王亲政后，任太保，故又称保召公，与周公分陕而治。微子开：即微子启，商纣王庶兄。共头：山名，亦作共首山，在今河南辉县。

⑪长侯：诸侯之长。

⑫相：使。　桑林：乐曲名。

⑬私孟诸：把孟诸作为私人封地。　孟诸：古泽名，在今河南商丘东北。

⑭乐正与为正：人民乐于正派就为他们实现正派。下句，人民乐于安治就为他们实现安治。

⑮坏：此作失败讲。 自成：使自己成功。

⑯庳：低下。 自高：使自己高尚。

⑰僻乱：邪僻反常，不合正道。

⑱遽：急速。

⑲上：崇尚。 谋：权谋。 行货：即行贿。具体指上文与胶鬲结盟“加富三等，就官一列”及与微子开结盟“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两事。

⑳阻丘：毕沅认为应是“阻兵”之误。阻：恃，仗恃。

㉑明行：标明自己的行为，即行动公开。

㉒扬梦：宣扬梦境。梦当指天意将灭殷商。据《御览》五百三十三载：“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梦见商之庭产棘，小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于阙间，化为松柏棫柞，寤惊以告文王。文王曰：‘召发于明堂拜吉梦，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

㉓绍：继承。

㉔并：依傍。 漫：污。

【译文】

从前周朝将要兴起的时候，有士二人，居住在孤竹国，一个叫伯夷，一个叫叔齐。二人相商说：“我听说西方有一个边远的地方长官，好像是有道之人，现在我们为什么要居住在此呢？”二人于是西行到了周，来到岐山之南，周文王已经死了。武王即位，为了显示周的德行，武王派周公到四内去找胶鬲，与他结盟说：“增加你俸禄三个等级，居官一等。”于是写三份内容相同的盟书，用牲血为盟祭，将一份埋在四内，各拿一份而归，又派召公到共头山找微子开，与他结盟说：“你世为诸侯长，奉守殷的各种祭祀，使你保持《桑林》的乐曲，把孟诸作为你私人的封地。”于是写三份内容相同的盟书，用牲血为盟祭，将一份埋于共头山下，各拿一份而归。伯夷、叔齐知道这件事后，相互望着笑道：“嘻！奇异呀！这不是我们认为的道义啊。从前神农氏占有天下时，按时祭

祀，祭时尽到恭敬，但不祈求福祉。对于人民，讲忠信，尽力去治理而不求于民。人民乐于正派就为他们实现正派，人民乐于安治就为他们实现安治，不用人的失败来使自己成功，不用人的卑下来使自己崇高。现在周看到殷的邪僻反常，而急于要为他实现正派的安治，崇尚权谋，实行贿赂，依仗兵力而保持威风。宰割牺牲作为结盟的信物，借四内和共头的结盟来公开自己的行动，宣扬天灭殷商的美梦来说服群众，用杀伐来追求利，用这个来继承殷商，这是用昏乱代替暴虐。我听说古代之士，遭逢治世，不逃避自己应负的责任，遭逢乱世，不苟且活着。今天下昏暗，周德衰微。与其依傍周而玷污我们的身子，不如躲避周而使我们的行为清白。”二人于是北行，至首阳山下而饿死。人之常情莫不有所重，莫不有所轻。有所重就希望保全他，有所轻就用来保养自己所重的。伯夷、叔齐这两个人，都是舍生取义以树立自己意志的人，轻身重名是早就决定了的。

不　侵[①]

【题解】

本篇是《季冬纪》的最末一篇，主要讲士的不可侵犯。文章举豫让为智氏报仇以及公孙弘不辱君命，强调了士应具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品质，临危不惧，竭力尽智为之效劳。

【原文】

60·1　五曰：

天下轻于身，而士以身为人[②]。以身为人者，如此其重也，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③]？贤主必自知士，故士尽

力竭智，直言交争④，而不辞其患，豫让、公孙弘是矣⑤。当是时也，智伯、孟尝君知之矣。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则喜，四境皆贺，得士则不喜，不知相贺，不通乎轻重也。

【注释】

①不侵：不可侵犯。

②以身为人：比天下还重的身又可为他人献出生命。

③以奚道："以"字衍（依王念孙说）。 奚道：何由。 相得：陈本："相融洽。"连上几句陈本认为："天下既较之身为轻，而士以身为人，是为人甚重矣。为人甚重而人不知，故无由相互融洽。"

④交争：即相谏。 争：同诤，谏。

⑤公孙弘：战国时孟尝君门客。孟尝君知公孙弘，故为之不受折于秦。

【译文】

第五是：

天下比身还轻，而士能以身为人献出生命。以身为人献出生命，像这样难能可贵，而不为人所了解，怎么能互相融洽呢？贤明之主必定要亲自了解士，所以士能为他竭尽全部能力和智慧，敢于直言相谏，而不躲避因此而带来的祸患，豫让、公孙弘就是这样的人。在那个时候，智伯知道豫让，孟尝君知道公孙弘。可世之人主，得到百里的地就高兴，四邻也都来庆贺，得到士就不高兴，也没有人来庆贺，这是不通晓轻和重的区别啊。

【原文】

60·2 汤、武，千乘也，而士皆归之。桀、纣，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①；万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与之争士也。自此观之，尊贵富大不足以来士矣②，必自知之然后可。

【注释】

①布衣：庶士之服，此指平民百姓。之士：此二字当衍。

②富大：富有。

【译文】

汤、武，是拥有千辆兵车的诸侯，而士都归顺他们。桀、纣，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天子，而士都离开他们。孔子、墨翟，是普通平民百姓；但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却不能与他二人争士。由此观之，尊贵富有不足以招来士，一定要亲自去了解士然后才可以得士。

【原文】

60·3 豫让之友谓豫让曰："子之行何其惑也？子尝事范氏、中行氏，诸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至于智氏，而子必为之报，何故？"豫让曰："我将告子其故。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饥而不我食，而时使我与千人共其养，是众人畜我也[①]。夫众人畜我者，我亦众人事之。至于智氏则不然，出则乘我以车，入则足我以养，众人广朝[②]，而必加礼于吾所，是国士畜我也。夫国士畜我者，我亦国士事之。"豫让，国士也，而犹以人之于己也为念，又况于中人乎？

【注释】

①众人畜我：象畜养众人那样来对待我。众人：普通的人。

②广朝：即大庭广众。

【译文】

豫让的朋友对豫让说："你的行为，为什么这样糊涂呢？你曾经事奉过范氏、中行氏，诸侯把他们全部灭亡了，而你不为他们报仇，到了智氏，你一定要为他报仇雪恨，为什么？"豫让说："我将告诉你其中的原因。范氏、中行氏，我寒冷而不给我衣穿，我饥饿而不给我食吃，总是使我与千万人一样被奉养，这是用对待普遍人的办法来畜养我。他既然用对普通人的态度来畜养我，我当然也用普通人对他的办法来对待他。智氏就不是这样，出门就用车给我乘，入则完全给我应有的给养，在大庭广众之中，一定要向我的住处表示礼节，这是用对待国士的办法来对待我。凡是用对待国士的态度来对待我的，我也要用国士应有的涵养去事奉他。"豫让，是真正的国士，而仍以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来考虑，又何况是一般的中等人呢？

【原文】

60·4 孟尝君为从[①]，公孙弘谓孟尝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观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②]，君恐不得为臣，何暇从以难之[③]？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从以难之未晚也。"孟尝君曰："善。愿因请公往矣[④]。"公孙弘敬诺，以车十乘之秦。秦昭王闻之[⑤]，而欲丑之以辞[⑥]，以观公孙弘。公孙弘见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几何？"公孙弘对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国，地数千里，犹未敢以有难也。今孟尝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难寡人犹可乎？"公孙弘对曰："孟尝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尝君之好士何如？"公孙弘对曰："义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诸侯，得意则不惭为人君，不得意则不肯为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为管、商之师，说义听行，其能致主霸王[⑦]，如

此者五人。万乘之严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污其衣，有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谢焉曰：“客胡为若此？寡人善孟尝君，欲客之必谨谕寡人之意也。”公孙弘敬诺。公孙弘可谓不侵矣。昭王，大王也。孟尝君，千乘也。立千乘之义而不可凌，可谓士矣。

【注释】

①从：同纵。指合纵。战国时，苏秦游说六国诸侯联合抗秦。秦在西方，六国地处南北，故称合纵。

②意者：表示测度。大概，或许，恐怕。

③难：抵抗。

④因：就。

⑤秦昭王：即秦昭襄王，秦稷，一作嬴侧。战国时秦国国君。前306～前251年在位。他坚持东进政策，连续击破山东六国的合纵势力，夺取许多重要的战略重地，为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⑥丑：羞辱。　辞：言辞。

⑦霸王：称霸称王。

【译文】

孟尝君合纵抗秦，公孙弘对孟尝君说：“你不如派人往西去看看秦王。或许秦王是帝王的君主，你恐怕想做臣子也不可能，哪里有时间去搞合纵抵抗秦国呢？或许秦王是不肖的君主，你那时再搞合纵抵抗秦国也不晚嘛。”孟尝君说：“好。愿意请你去看看。”公孙弘恭敬地答应了，带十乘车去秦国。秦昭王听说后，就想用语言来羞辱他，借以观察公孙弘。公孙弘拜见秦昭王，昭王说：“薛那个地方有多大？”公孙弘回答说：“方圆百里。”昭王笑着说：“我的国家，土地方圆数千里，尚且不敢抵抗别人。现在孟尝君土地方圆百里，就想抵抗我行吗？”公孙弘回答说：“孟尝君好士，大

王不好士。”昭王说：“孟尝君好士又怎么样？”公孙弘说：“信守道义，不向天子称臣，不与诸侯交友，得意就毫不惭愧地为人君，不得意则不肯为人臣，像这样的天下有三人。能治理国家可作管仲、商鞅的老师，阐述他的主张而使人主采纳，能力可使君主称王称霸，像这样的有五人。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威严的国君，侮辱了对方的使者，使者就会退而自刎而死，但死时，必定用自己的血溅污对方的衣服，像臣下这样的有七人。”昭王笑而道歉说：“你何必如此呢？我与孟尝君友善，希望你一定恭敬地向他表达我这个意思。”公孙弘恭敬地同意了。公孙弘可说是不可侵犯的人。秦昭王是大王。孟尝君，是拥有千辆兵车的诸侯。能树立起诸侯小国的正义，使之不受凌辱，可以叫做士了。

序　意[1]

【题解】

《序意》相当于《十二纪》的序言。按古人著书体例，序文一般是放在书的末尾，故本篇置《十二纪》之后。文章第一段介绍了《十二纪》的大致内容，即“法天地”，并引黄帝教颛顼的话作为“法天地”的理论根据，用以“纪治乱存亡”和“知寿夭吉凶”；第二段写豫让和青闻交友之事，强调了为友的准则。这些虽是封建时代的要求，但讲不背弃朋友，还是可以肯定的。

【原文】

61.1　维秦八年[2]，岁在涒滩[3]，秋，甲子朔[4]，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5]，文信侯曰[6]：“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7]，大矩在下[8]，汝能法之，为

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9]，下验之地，中审之人[10]，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11]。天曰顺，顺维生[12]；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13]。行也者，行其理也[14]。行数，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设精则智无由公[15]。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16]。"

【注释】

①序意：陈本："此《序 意》即暴咸阳市门之《十二纪》之序，故殿此《十二纪》之末。"

②维：语首助词，无意。秦八年：高诱认为是指秦始皇八年，（前239）；陈本采用孙星衍考证，应从秦庄襄王灭东周之次年（前248）算起，八年当指秦代周占有天下的第八年，即秦始皇即位的第六年（前241 年）。

③岁：岁星，此指太岁。　涒（tūn 吞）滩：岁阴申的别称。古时用以纪年。即申年。

④甲子朔：初一那一天是甲子。古时既用甲子记年，也用甲子纪月和日。朔：每月的第一天叫朔。。

⑤良人：君子。

⑥文信侯：即吕不韦。战国末秦国大臣。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原为阳翟（今河南禹县）大商人。在邯郸（今属河北）市上，偶遇为质于赵的秦公子子楚，挟为奇货。乃西入咸阳，游说华阳夫人（孝惠文王的夫人），把公子楚立为太子。孝惠文王死，子楚即位，是为庄襄王。吕因功受任为相，食邑十万户，有家僮万人，号文信侯。可参见本书高诱《吕氏春秋序》一文。

⑦爰：句首语气词，无义。　大圜：指天。

⑧大矩：指地。

⑨揆（kúi 葵）：度量，此有考察义。

⑩审：观察。

⑪遁：失。

⑫维：语气词。

⑬无为：道家主张清静虚无，顺应自然叫无为。此指什么也不做而自然运行。

⑭理：同数，指天数，天道。

⑮精：甚。 公：公正。

⑯倪：同睨，斜视。 西望：高诱注："西望，日暮也。"

【译文】

秦代周拥有天下的第八年，太岁在涒滩，秋天，初一为甲子日，就在初一那天，君子请问有关《十二纪》的情况，文信侯说："曾经学过黄帝教诲颛顼的话，有皇天在上，有大地在下，你能效法他，就能做百姓的君主。听说古代清平盛世，都是效法天地的。《十二纪》是用来记载治乱、存亡的，用来知人的寿夭、吉凶的。上有天可考察，下有地可检验，中有人可观察，像这样，那么是与不是、可与不可就不会失误了。天讲顺利，顺利万物才能生长；地要坚固，坚固万物才能安宁；人要诚信，诚信人民才能听从。天地人三者都很得当，就可无为而行了。行，指行天之道。行天之道，就要顺其理，去私欲。带着私欲去看会使眼睛瞎，带着私欲去听会使耳杂聋，带着私心去考虑会使人心乱。眼睛、耳朵、心三者都带着私欲，又太过份，那么智慧就不可能出于公正。智慧不公正，福气就会一天天衰减，灾难也会一天天增多，这种情况，就像太阳落山西沉时用眼一看，就知其衰落的道理。"

【原文】

61.2 赵襄子游于囿中①，至于梁②，马却不肯进，青荓为参乘③，襄子曰："进视梁下，类有人④。"青荓进视梁下。豫让却寝⑤，佯为死人⑥，叱青荓曰："去！长者吾且

有事[7]。”青荓曰：“少而与子友，子且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与友之道。子将贼吾君[8]，而我不言之，是失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为可。”乃退而自杀。青荓非乐死也，重失人臣之节，恶废交友之道也。青荓、豫让可谓之友也。

【注释】

①囿：园囿。

②梁：桥梁。

③青荓：人名。　参乘：陪乘的人。古代乘车，尊者在左，御者在中，一人在右陪坐，称参乘或车右。

④类：像。

⑤由于此处出现豫让和赵襄子事，故历来各研究者都认为此一大段应在《季冬纪·不侵》“豫让之友谓豫让曰”之下。却：王念孙改为卬，即“仰”字。却寝：即仰面睡觉。

⑥佯：假装。

⑦长者：此是豫让自称。

⑧贼：作动词用，此乃“杀”的意思。

【译文】

赵襄子在园囿中游玩，走到桥梁边，骑坐的马不肯前进，当时青荓为参乘，襄子说：“前往桥下看看，像是有人。”青荓往桥下看望。豫让仰面睡着，假装死了，他呵叱青荓说：“走开，我将有事。”青荓说：“从小与你交朋友，你将要做大事，如我讲出去，这是丧失与朋友相交之道。你将要在此暗杀我的君主，如我不讲，我是丧失做人臣之道。像我这样，就只有死路可走了。”于是退而自杀了。青荓并不是喜欢死，而是看重为人臣的节操，讨厌废弃交友之道。豫让、青荓可以说是真正的朋友了。

有始览第一　应同　去尤　听言　谨听　务本　谕大

有　　始[1]

【题解】

此是《有始览》的第一篇，讲述万物生成的道理。文中详细介绍了九野、九州、九山、九塞、九薮、八类风、六大水。在九野中列举二十八宿的名称，可见当时天文学的发达。至于州、山、险要、渊泽、大河，不少名目仍为今天所承袭。可见此文的历史价值。

【原文】

62·1　一曰：

天地有始。天微以成[2]，地塞以形[3]。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4]。以寒暑日月昼夜知之，以殊形殊能异宜说[5]。夫

物合而成，离而生。知合知成，知离知生，则天地平矣[6]，平也者，皆当察其情，处其形。

【注释】

①有始：天地之初始。始：初。

②微：轻微细小之物。陈本："天微以成，犹言天以微细之物而成。"

③塞：充塞。陈本："地塞以成，犹言地以凝滞充塞于一处而成其形。"

④经：道，根本。

⑤说：解说。

⑥平：陈本认为"平"作有秩序讲。

【译文】

第一是：

天地有其初始。天以微细之物而形成，地以凝滞充塞于一处而成其形。天地之气相交合，就是万物生长的根本。从寒暑的变化，日月的运行，昼夜的交替便可知道这个道理，还可以从万物的不同形态、不同功能、不同的适应情况来解说这个道理。万物都是天地之气相交合而形成，相分离而生长。知道交合就知道形成，知道分离就知道生长，那样，天地就有秩序了，天地有了秩序，就可以考察万物的实情以及万物的形态。

【原文】

62·2　天有九野[1]，地有九州[2]，土有九山[3]，山有九塞[4]，泽有九薮[5]，风有八等[6]，水有六川[7]。

【注释】

①九野：犹九天。指天的八方及中央。

②九州：古代分中国为九州。

③九山：九州的大山。
④九塞：九个险要地方。
⑤九薮：古代九大湖泊。
⑥八等：即八类。
⑦六川：六条大河。

【译文】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座大山，山有九处险阻，水有九大湖泊，风有八个类别，水有六条大河。

【原文】

62·3　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①，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②，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③，其星箕、斗、牵牛④。北方曰玄天⑤，其星婺女、虚、危、营室。西北曰幽天⑥，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颢天⑦，其星胃、昴、毕⑧。西南曰朱天⑨，其星觜巂、参、东井。南方曰炎天⑩，其星舆鬼、柳、七星⑪。东南曰阳天⑫，其星张、翼、轸⑬。

【注释】

①钧天：天之中央。
②苍天：按五行说，东方属木，木色青，所以称苍天。
③变天：高诱注："东北，水之季，阴气所尽，阳气所始，万物向生，故曰变天。"
④箕：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为苍龙七宿的末宿，形如箕。有星四颗。
⑤玄天：北方属水，水色黑，故称玄天。
⑥幽天：高诱注："西北，金之季也，将即太阴，故曰幽天。"
⑦颢天：西方属金，金色白，故曰颢天。

⑧昴：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白虎七宿的第四宿。有星七颗，为著名的星团，叫昴星团，俗称七姊妹星团。

⑨朱天：朱，阳也。西南为少阳，故曰朱天。

⑩炎天：南方属火，火曰炎上，故曰炎天。

⑪舆鬼：星宿名，即鬼宿。二十八宿之一，属朱雀七宿的第二宿。有星四颗。

⑫阳天：东南将即至太阳，故曰阳天。

⑬张：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属朱雀七宿的第五宿。有星六颗。

【译文】

什么叫九野？中央叫钧天，那里的星宿有角、亢、氐。东方叫苍天，那里的星宿有房、心、尾。东北叫变天，那里的星宿有箕、斗、牵牛。北方叫玄天，那里的星宿有婺女、虚、危、营室。西北叫幽天，那里的星宿有东壁、奎、娄。西方叫颢天，那里的星宿有胃、昴、毕。西南叫朱天，那里的星宿有觜巂、参、东井。南方叫炎天，那里的星宿有舆鬼、柳、七星。东南叫阳天，那里的星宿有张、翼、轸。

【原文】

62·4　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①]，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②]，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③]，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④]，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

【注释】

①河：黄河。　汉：汉水。

②两河：清河与西河。

③济：济水。　兖：音yǎn（眼）。

④泗：泗水。

【译文】

什么叫九州？黄河、汉水之间为豫州，是周王室的疆域。清河、西河之间为冀州，是晋国的疆域。黄河、济水之间为兖州，是卫国的疆域。东方为青州，是齐国的疆域。泗水上游为徐州，是鲁国的疆域。东南为扬州，是越国的疆域。南方为荆州，是楚国的疆域。西方为雍州，是秦国的疆域。北方为幽州，是燕国的疆域。

【原文】

62·5 何谓九山？会稽①、太山②、王屋③、首山④、太华⑤、岐山⑥、太行、羊肠⑦、孟门⑧。

【注释】

①会稽：在今浙江省中部绍兴、嵊县、诸暨、东阳之间。是钱塘江支流浦阳江与曹娥江的分水岭。

②太山：即泰山。一称岱山、岱宗，在山东省中部。

③王屋：王屋山在山西省垣曲和河南省济源等县间。

④首山：即首阳山。一称雷首山，在山西省永济县南。

⑤太华：即华山。在陕西省东部，北临渭河平原。属秦岭东段。同名主峰一称太华山，古称西岳。

⑥岐山：在今陕西省岐山县境。

⑦羊肠：羊肠山在今山西晋城市南。一名羊肠坂。

⑧孟门：在今陕西宜川东北、山西吉县西，绵亘黄河两岸，又称龙门上口。

【译文】

什么叫九山？它们是会稽、太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

太行、羊肠、孟门九座山。

【原文】

62·6　何谓九塞？大汾①、冥阸②、荆阮③、方城④、殽⑤、井陉⑥、令疵⑦、句注⑧、居庸⑨。

【注释】

①大汾：险塞名，在晋国。大，一作太。

②冥阸（è 厄）：一写作冥隘。古隘道名，即今河南省信阳市东南平靖关，在楚国。

③荆阮：传说中的古九塞之一，在楚国。

④方城：春秋时楚国的长城，由今之河南省方城县，循伏牛山，北至今邓县。

⑤殽：同崤，古地名，在楚国。

⑥井陉：山名，太行山的支脉，有要隘，名井陉口，又称土门关，秦汉时为军事要地。

⑦令疵：即令支，在今河北滦县、迁安县。

⑧句注：山名，在今山西代县北，上有关塞。

⑨居庸：关名，旧称军都关、蓟门关，长城重要关口。

【译文】

什么叫九塞？它们是大汾、冥阸、荆阮、方城、殽、井陉、令疵、句注、居庸。

【原文】

62·7　何谓九薮？吴之具区①、楚之云梦②、秦之阳华③、晋之大陆④、梁之圃田⑤、宋之孟诸、齐之海隅⑥、赵之巨鹿⑦、燕之大昭⑧。

【注释】

①具区：一名震泽，即今江苏太湖。

②云梦：古泽薮名，具体指何处，说法不一，古属楚国境。

③阳华：一作阳纡、杨陓。确址无考，近人说在陕西华阴东。

④大陆：又名巨鹿泽、广阿泽，在晋国。

⑤圃田：故址在今河南中牟县西。

⑥海隅：故址在今山东省诸城县海边琅邪山上。

⑦巨鹿：故址在今河北省境。

⑧大昭：故址在今山西省境。

【译文】

什么叫九个渊薮？它们是吴国的具区、楚国的云梦、秦国的阳华、晋国的大陆、梁国的圃田、宋国的孟诸、齐国的海隅、赵国的巨鹿、燕国的大昭。

【原文】

62·8　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飂风[①]，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

【注释】

①飂：音liú（流）。

【译文】

什么叫八风，东北风叫炎风，东风叫滔风，东南风叫熏风，南风叫巨风，西南风叫凄风，西风叫飂风，西北风叫厉风，北风叫寒风。

【原文】

62·9　何谓六川？河水、赤水①、辽水②、黑水③、江水、淮水④。

【注释】

①赤水：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水名。高诱注发源于昆仑山。

②辽水：我国东北地区南部的大河。

③黑水：古代传说中的水道，无可确指，各说不一。

④淮水：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东流经河南、安徽等省，到江苏入洪泽湖。

【译文】

什么叫六川？它们是黄河、赤水、辽水、黑水、长江、淮水。

【原文】

62·10　凡四海之内①，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②，名川六百，陆注三千③，小水万数。

【注释】

①四海之内：古时认为中国四周皆有海，故称。

②通谷：大谷，指大的河谷、河道。

③陆注：陈本认为乃今之内陆河。

【译文】

四海之内，东西有二万八千里，南北有二万六千里，水道有八千里，受水的河道也有八千里，大河谷有六条，名川有六百，内陆河有三千，小河流以万计。

【原文】

62·11 凡四极之内[①]，东西五亿有九万七千里，南北亦五亿有九万七千里。

【注释】

①四极：四方极远之地。

【译文】

四极之内，东西有五亿九万七千里，南北也有五亿九万七千里。

【原文】

62·12 极星与天俱游[①]，而天极不移[②]。

【注释】

①极星：即北极星。

②天极：古代指天的南北两极。朱熹注《楚辞·天问》中“天极”二字曰：“天极，谓南北极，天之枢纽，常不动处，譬则车之轴也。”故曰“天极不移”。

【译文】

北极星与天一同转动，而天的南北两极则不动。

【原文】

62·13 冬至日行远道[①]，周行四极[②]，命曰玄明[③]。夏至日行近道[④]，乃参于上。当枢之下无昼夜。白民之南[⑤]，建木之下[⑥]，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

【注释】

①冬至：二十四节气之一。　远道：陈本："冬至，日行于南回归线，以北半球视之，是为远道。"

②周行四极：指地与日月星辰在一年中转动，能达到东南西北四个极点。

③玄明：陈本："冬至时，日光斜射北半球，其光稍暗，故曰玄明。"

④夏至：二十四节气之一。　近道：陈本："夏至，日行于北回归线，以北半球观之，是为近道。此时日值北半球之上，故曰'乃参于上'。南北两极以半年为昼，半年为夜，不以十二时辰为昼夜，故曰当枢之下无昼夜。"参，值。

⑤白民：古代传说中的海外国名。高诱注："白民之间，在海外极内。"

⑥建木：古代一种树木，生在白民国之南。

【译文】

冬至那天，太阳运行在南回归线，环行东南西北四个极点，日光射北半球，其光稍暗，称为玄明，夏至那天，太阳运行在北回归线，太阳正值人的头顶。南北两极以半年为昼，半年为夜，所以没有昼夜之分。白民国之南，建木的下面，中午没有影子，呼叫时没有声音，因为这里是天地的中心。

【原文】

62·14　天地万物[①]，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众耳目鼻口也，众五谷寒暑也，此之谓众异。则万物备也。天斟万物[②]，圣人览焉，以观其类。解在乎天地之所以形[③]，雷电之所以生，阴阳材物之精[④]，人民禽兽之所安平[⑤]。

【注释】

①"天地万物"三句：陈本："阴阳家之说，'系一先验小物，推而大之，

至于无垠’，故以一人之身喻天地万物。天地万物与一人之身同理，故谓之大同。”

②斟：把液体浥注于器。陈本：“‘天斟万物’，犹言天以万物浥注于宇宙之中。”

③解在乎：以后多篇用此三字，从上下文意看，相当于今之“试举例说明”、“例如”。接此三字则多为事例。陈本：“吕氏此书甚为整齐，《十二纪》，每纪五篇而《季冬纪》末殿以《序意》、《八览》每览八篇，《六论》每论六篇，不得此《有始览》止七篇，则此览中显系脱去一篇。又后诸篇中‘解在乎’云云所举某人某事皆详其事于另一篇，如《应同》‘解在乎史墨来而辍不袭卫’，其事则详叙于《召类》。明此文‘解在乎’以下所举四事，除‘阴阳材物之精’一解见于《尽数》外，其他三解未见，明本书必有一篇脱去。”是，宜从。

④材：此指生成万物的组成物。　精：精妙、精微。

⑤安平：陈本：“犹言安乐与有秩序。”

【译文】

天地万物，如同一个人的身体，故谓之大同。众人有耳目鼻口，万物有五谷寒暑，这就叫做有差异。有差异万物就齐备。上天把万物浥注于宇宙之中，圣人遍览它们，以了解它们的类别。例如天地所以形成的原因，雷电产生的原因，阴阳变化生成万物的原因，人民禽兽安乐有秩序的原因。

应　　同①

【题解】

本篇是《有始览》的第二篇，讲述物从同、同类相召的道理，文中引用了一些人们较为了解而又普通的例证来说明其道理，有一定的说服力。

【原文】

63·1　二曰：

凡帝国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②。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③，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④，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⑤。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⑥，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⑦，将徙于土。天为者时⑧，而不助农于下。类固相召⑨，气同则合，声比则应⑩。鼓宫而宫动⑪，鼓角而角动。平地注水⑫，水流湿。均薪施火⑬，火就燥⑭。山云草莽，水云角鱗⑮。旱云烟火，雨云水波，无不皆类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龙致雨，以形逐影。师之所处⑯，必生棘楚⑰。祸福之所自来，众人以为命，安知其所。

【注释】

①应同：旧作《名类》。陈本：“《名类》系前原有之《名类》脱剩之篇目。”又说：“此篇所说是五行生克之理，天运转移之数，物类感召之道，又言兵事，盖兵阴阳家之言也。”

②见：同现。　祥：征兆也。

③螾：同蚓，即蚯蚓。　蝼：蝼蛄。昆虫名，生活在泥土中，昼伏夜出。有的地方叫“土狗子”。

④杀：凋零。

⑤则：效法。

⑥“天先见火”二句：照上四个“天先见”句法，二句应为一句，即为“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陈本断句在火字上，并引《史记·周本纪》：“‘武王即位，修文王绪业。九年，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既渡，有火自上覆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是先见火，火更流为赤乌，正可证此文当以‘火’字句绝。” 赤乌：古代传说中的瑞鸟。 集：止。 周社：周祭祀土神的地方。 社：本指土神，此指祭土神之地。

⑦数备：气数已具备。即天命已定。

⑧“天为者时”二句：即天时是有一定的，如错过时机，上天也不会帮助不按农时办事的人。

⑨类固相召：同一属性本来就会相互召致。固：本来。

⑩比：同。 应：应和。

⑪鼓：作动词用，敲击。 宫：五声之一。

⑫“平地”二句：同一平的土地上，倾注流水，则水先往潮湿的地方流。

⑬均：同。 薪：柴薪。

⑭就：靠近，接近。

⑮角觿：毕沅改为“鱼鳞”二字。唐、宋人类部所引皆作“鱼鳞”。

⑯师：军队。

⑰棘楚：丛生多刺的灌木。

【译文】

第二是：

凡是一个帝王将要兴起之时，上天必定要先以吉祥的征兆预示给下民。黄帝之时，上天先出现大蚯蚓和大蝼蛄，黄帝说：“这是土气胜。”土气胜，所以黄帝的服色崇尚黄色，做事情取法土的颜色。到了夏禹之时，上天让草木到秋冬仍不凋零，夏禹说：“这是木气胜。”木气胜，所以夏禹的服色崇尚青色，做事情取法木的颜色。到了商汤之时，上天先让金刃出现在水中，商汤说：“这是金气胜。”金气胜，所以商汤的服色崇尚白色，做事情取法金的颜

色。到了文王之时，上天先出现火，赤乌鸟衔丹书止于周朝祭祀土神的地方，文王说："这是火气胜。"火气胜，所以文王的服色崇尚赤色，做事情取法火的颜色。代替火的必定是水，而且上天先出现水气胜，水气胜，所以其服色尚黑色，做事取法水的颜色。如果水气来到了还不知道天数已齐备，那就将要转移到土上去。天时是有一定的，它不会帮助不按农时的人。同一属性本来就会相互召致，气同则合，声同则应。敲击五声之宫声，宫声就会相应和，敲击五声的角声，角声也会相应和。平地上倾倒流水，水往潮湿的地方流。均等的柴薪起火，火就往干燥的地方烧。山中云气像草莽，水上云气像鱼鳞。天旱时云烟像烟火，下雨时云气像水波，无不用来向人们显示类似事物的发生。所以龙会召致雨水，用其形体去追逐它的影子。军队所到之处，一定会荆棘丛生。祸福的产生，众人认为是命运，哪里知道祸福到来的缘由。

【原文】

63·2　夫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①]，则麒麟不来；干泽涸渔[②]，则龟龙不往。物之从同，不可为记[③]。子不遮乎亲[④]，臣不遮乎君。君同则来[⑤]，异则去。故君虽尊，以白为黑，臣不能听；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黄帝曰："芒芒昧昧[⑥]，因天之威[⑦]，与元同气[⑧]。"故曰同气贤于同义，同义贤于同力[⑨]，同力贤于同居，同居贤于同名。帝者同气，王者同义，霸者同力，勤者同居则薄矣，亡者同名则粗矣。其智弥粗者，其所同弥粗；其智弥精者，其所同弥精；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齐类同皆有合[⑩]，故尧为善而众善至，桀为非而众非来。《商箴》云[⑪]："天降灾布祥，并有其职[⑫]"，以言祸福人或召之也。故国乱非独乱也，又必召寇。独乱未必

亡也，召寇则无以存矣。

【注释】

①刳（kū 枯）：剖开而挖空。

②干泽涸渔：把池泽的水放干来捕鱼。

③不可为记：不可胜记，即数也数不清。

④遮：遏制。

⑤同：指同类。

⑥芒芒昧昧：广大的样子。

⑦因：顺。

⑧元：同天。

⑨力：与功相通，指事功。

⑩成齐：陈本：“此二字与上文无所承，明此不当有‘成齐’二字。”

⑪商箴：古书名，已佚。

⑫职：主。

【译文】

巢覆卵毁，那么凤凰也不会再来；剖杀野兽吃掉胎儿，那么麒麟也不敢来；把池泽放干来捕鱼，那么龟龙也不会来居住。物以类聚的现象，数也数不清。儿子不被父亲遏制，臣不被君主遏制。君王与之同类就归附他，异类就离开他。所以君虽然尊贵，把白的当黑的，臣不能听从；父亲虽亲，把黑当成白的，儿子也不能听从。黄帝说：“广大无垠，是顺从天的威德，这就是与天同气。”所以说同气比同义好，同义比同功好，同功比同处好，同处比同名好。称帝与天同气，称王与仁同义，称霸与人同功，勤劳的人讲究共同居处，那么德行就不厚道了，亡国之君讲究名同实异，那就显得粗劣。智慧越低劣，他们共同追求的就越粗劣；人们的智慧越精妙，他们所追求的就越精妙；所以凡是用心者，不可不精。精，正是五帝三王之所以成功的原因。类别相同都可以相合，所

以尧为善，众多善人都到来，桀为非，众多坏人都聚拢。《商箴》上曾说："上天降下灾祸或施布吉祥，都有其主。"这是说明祸或福是人招致的。所以国家混乱不仅仅是混乱，而且还招致敌寇的侵人。仅仅是混乱未必灭亡，招致敌寇入侵国家就无法保存了。

【原文】

63·3　凡兵之用也，用于利，用于义。攻乱则脆[1]，脆则攻者利[2]。攻乱则义，义则攻者荣。荣且利，中主犹且为之，况于贤主乎？故割地宝器，卑辞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为足。治则为利者不攻矣，为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为利则因为名也，名实不得，国虽强大者，曷为攻矣？解在乎史墨来而辍不袭卫[3]，赵简子可谓知动静矣[4]。

【注释】

①脆：王念孙认为"脆"当作"服"。屈服。

②脆则攻者利：屈服了对攻的一方有利。

③史墨：春秋时晋国史官。　辍：停止。

④赵简子：晋国正卿。　知动静：知道对方的军事行动。据《御览》三百五下注记载，晋国赵简子将要袭卫，史墨先去观察了解，回来说，卫是蘧伯玉为政，不能袭卫。于是赵简子停止伐卫。故说"史墨来而辍不袭卫"。

【译文】

大凡用兵，应用于有利，用于正义。攻打混乱之国，混乱之国就会屈服，被攻者屈服了，对进攻者就有利。攻打混乱的国家就属于正义，属于正义则攻者就荣耀。荣耀而又有利，具有中等才能的君主尚且这样做，又何况是贤明的君主呢？所以仅仅用割地和赠送宝器，以及卑辞屈服，是不足以制止进攻的，只有国家

得到治理，才足以制止别国的进攻。国家治理了，那些为了利而战的就不来进攻了，为了名而战的也不来进攻了。大凡人们进攻讨伐其他国家不是为了利就是为了名，名誉和实利都得不到，国家即使强大，又何必进攻别国呢？例如晋国要攻打卫国，赵简子派史墨去了解卫国情况，得知是蘧伯玉当政就停止攻打卫国的军事行动，赵简子可以说是非常了解对方的军事行动的了。

去　　尤①

【题解】

本篇是《有始览》的第三篇，讲述人在听取意见、考虑问题上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又主要产生于自身的偏爱。文中还举事例加以反复申说。由于事例中有两例与《先识览·去宥》篇同，可互看。

【原文】

64·1　三曰：

世之听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则听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与因人所恶。东面望者不见西墙，南乡视者不睹北方，意有所在也。

【注释】

①去尤：就是去掉赘尤。　尤：通囿。蒙蔽、局限之义。

【译文】

第三是：

世上听人说话的，大多有所局限，有所局限则听到的必然谬误。所以受局限的原因很多，其关键必然是因人有所爱好，有所厌恶。向东望的看不见西墙，向南望的看不到北方，因为他的心愿专在一个方向。

【原文】

64·2　人有亡铁者[①]，意其邻之子[②]，视其行步窃铁也，颜色窃铁也，言语窃铁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铁也[③]。相其谷而得其铁[④]，他日复见其邻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铁者。其邻之子非变也，己则变矣。变也者无他，有所尤也。

【注释】

①铁（fū 夫）：通斧。

②意：疑。

③无为：没有。

④相：毕沅改为“相”。是，同掘 。　谷：坑。

【译文】

有一个丢失斧子的人，怀疑他的邻居的儿子，看他走路的样子像偷斧的，他的脸色像偷斧的，他的语言像偷斧的，动作态度莫不像是偷斧的。在他挖掘坑的时候，找到了他的斧子，后来再看他邻居的儿子，动作态度都不像偷斧的。他家邻居的儿子没有变化，他自己则变了。改变的原因没有别的，是由于存有偏见啊。

【原文】

64·3　邾之故法[①]，为甲裳以帛[②]，公息忌谓邾君曰[③]：“不若以组[④]。凡甲之所以为固者，以满窍也[⑤]。今窍

满矣，而任力者半耳[6]。且组则不然，窍满则尽任力矣。”郑君以为然，曰：“将何所以得组也？”公息忌对曰：“上用之则民为之矣。”郑君曰：“善。”下令，令官为甲必以组。公息忌知说之行也，因令其家皆为组。人有伤之者曰[7]：“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组者，其家多为组也。”郑君不说，于是复下令，令官为甲无以组。此郑君之有所尤也。为甲以组而便，公息忌虽多为组何伤也？以组不便，公息忌虽无组，亦何益也？为组与不为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说[8]。用组之心，不可不察也。

【注释】

①郑：古国名。故址在今山东邹县东南。

②为甲裳以帛：做战衣常用帛。裳：同常。

③公息忌：人名。旧作公息忘。

④组：绶带。

⑤满窍：孔窍全都塞满。

⑥任力：承受力。

⑦伤：毁败。

⑧累：牵累。

【译文】

郑国旧有之法，做甲常用帛来缝连。公息忌对郑国国君说：“不如用丝带来缝连。大凡甲之所以坚固，是因为甲的孔窍处用丝带来塞满。现在用帛来缝连，虽然孔窍塞满了，但其承受力却只有一半。然而用丝就不是这样，孔窍塞满了就能全部发挥它的承受力。”郑国国君也认为是这样，说：“将从什么地方得到丝带呢？”公息忌回答说：“国君用它，人民就会制作它。”郑国国君说：“好。”于是下令，官家制作甲一定用丝带。公息忌知道他的主张得到实

行，从而叫家中人都制作丝带。有人毁伤他说："公息忌之所以希望用丝带，是因为他家制作了许多丝带。"邾国国君知道后很不高兴，于是再下一道命令，官家制作甲不用丝带。这正是邾国国君存有偏见啊。制作甲用丝带如果有利，公息忌多制作丝带又有什么害处呢？他制作丝带与不制作丝带，不足以累及他的主张。用丝带的真正目的，不可不考察啊。

【原文】

64 • 4　鲁有恶者①，其父出而见商咄②，反而告其邻曰③："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恶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恶，尤乎爱也。故知美之恶，知恶之美，然后能知美恶矣。庄子曰④："以瓦投者翔⑤，以钩投者战⑥，以黄金投者殆⑦。其祥一也⑧，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盖内掘⑨。"鲁人可谓外有重矣。

【注释】

①恶：丑陋。

②商咄：人名。据说长得很美。

③反：同返。

④庄子曰：引文见《庄子•达生》。文字略有出入。

⑤瓦：古代纺丝用以持丝的纺砖。投（zhù 柱）：投掷，一种赌博。　翔：安详。

⑥钩：衣带钩。　战：惧。

⑦殆：迷惑。以上二句陈本说："此系描写赌博者心绪之迁变。谓赌博者以贱值之瓦为赌注时，其博技甚善；以贵于瓦之钩为赌注时，其心有所惧；以益贵的黄金为赌注时，则其心绪甚为紧张，其博技亦不精矣。"

⑧祥：善，谓技之巧。

⑨泄：狎，指亲近迷惑。　掘：不安详。

【译文】

鲁国有个长像丑陋的人，其父出门看见商咄，回来告诉他的邻居说："商咄不如我的儿子。"然而他的儿子极丑陋，商咄极其美丽。他认为极美丽的不如极丑陋的，局限在于他的私爱。所以知道美中的丑，知道丑中的美，然后才能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庄子》说："用瓦为赌注的人，内心安详，博技甚善，以钩为赌注的人，内心战惧，博时紧张，以黄金为赌注的人，内心迷惑，博技不精。他们的赌技都很精，而产生迷惑，必然是对外物有所看重。对外物有所看重，对它就会亲近，因而内心就不安详。"鲁人可以说对外物有所看重。

【原文】

64·5　解在乎齐人之欲得金也[①]，及秦墨者之相妒也，皆有所乎尤也。老聃则得之矣[②]。若植木而立乎独[③]，必不合于俗，则何可扩矣。

【注释】

①齐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妒也：参见《先识览·去宥》篇。大意是齐人欲得金，去夺别人之金，当即被人逮住，是见金不见人，正与用黄金作注而迷惑是同一心理。秦墨相妒，讲秦惠王"失所以学听"，丧失听的原则，和郑君"有所尤"的道理一样。

②老聃得之矣：陈本："老子无为，故无所尤。"

③"若植木"三句：陈本："植木者一株一植，互不相依，故曰'立乎独'。喻人处世，犹植木之立乎独，则必不与俗相合，不与俗相合，则何致扩充为赘尤之患。赘尤者系自身体扩充于外之物，即上文所谓'外有重'。是此三句之义与上文相应，而总结全篇。"

【译文】

例如，齐人之希望获得黄金和秦国的墨家学者互相妒嫉，都是有所局限。老子就懂得这个道理。他像植木一样各自独立行事，当然不合流俗，那又怎么会内心不安呢。

听　　言①

【题解】

本篇是《有始览》的第四篇，主要讲述听人之言应当考察，如不考察就不可能分辨别人讲话的好与坏，并举例申说分辨好坏的标准。最后强调一个人应“习于心”，应“习之于学问”，才能真正做到正确的“听言”。

【原文】

65·1　四曰：

听言不可不察。不察则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乱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弥衰，圣王之道废绝。世主多盛其欢乐②，大其钟鼓③，侈其台榭苑囿④，以夺人财；轻用民死⑤，以行其忿⑥；老弱冻馁⑦，夭腯壮狡⑧，汔尽穷屈，⑨加以死虏；攻无罪之国以索地⑩，诛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庙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难乎？今人曰：“某氏多货，其室培湿⑪，守狗死，其势可穴也⑫”，则必非之矣。曰：“某国饥，其城郭庳⑬，其守具寡，可袭而篡之”，则不非之，乃不知类矣。《周书》曰⑭：“往者不可及，来者不可待，贤明其世⑮，谓之天子。”故当今之世，

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难矣。善不善本于义，不于爱[16]，爱利之为道大矣。夫流于海者，行之旬月，见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期年也，见其所尝见物于中国者而喜矣[17]。夫去人滋久[18]，而思人滋深欤！乱世之民，其去圣王亦久矣。其愿见之，日夜无间[19]，故贤王秀士之欲忧黔首者[20]，不可不务也[21]。

【注释】

①听言：谓听人讲话不当有所尤。

②盛：作动词用，使其欢乐盛。欢：作观，奇观，壮观。此句谓使奇观的音乐盛大。

③大：作动词用。 大其钟鼓：使钟鼓加大。

④侈：作动词用。此句谓使其台榭苑囿奢侈。 台榭：台和榭，泛指楼台等建筑物。 苑囿：古代养禽兽供帝王玩乐的园林。

⑤轻：轻易。

⑥忿（fèn 奋）：同愤，忿恨。

⑦馁（něi 内上声）：饥饿。

⑧夭瘠（jí 吉）：早死瘦弱。 壮狡：强壮有力的。狡：强壮有力。

⑨汔（qì 气）尽：竭尽。汔：亦尽。 穷屈：穷尽。

⑩索：求。

⑪培：墙壁。

⑫穴：作动词用。挖洞穴。

⑬庳：低矮。

⑭《周书》：古逸书。

⑮贤：陈本认为“贤”乃“能”字之误。是，宜从。

⑯不：应为“本”字（依谭戒甫说）。

⑰中国：指中原一带。

⑱去：离开。 滋：益，越发。

⑲无间：无间断。

⑳秀士：优秀的人。　黔首：老百姓。

㉑务：勉力。

【译文】

第四是：

听人讲话不可不考察。不考察那么好与坏就不能分辨。好和坏分辨不清，祸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夏、商、周三代能分清好和坏，所以能称王。如今天下更加衰微，圣王之道被废弃灭绝。当世的君主使奇观的音乐盛大，使钟鼓加大规格，使其台榭苑囿奢侈，因而掠夺人民资财；轻易地让人民去送死，来发泄他的忿怒；老年体弱的受冻挨饿，强壮有力的或早死或瘦弱，走投无路，最后加给他们的不是死亡便是做俘虏；攻打无罪的国家来索取土地，诛伐无罪的人民来追求利益；这样做而要想求得宗庙的平安，社稷的不危险，不也是很困难吗？如今有人说："某人有很多财货，他的居室的墙壁潮湿，看家狗也死了，看样子是可以挖一个洞穴进去的。"那么，就一定会指责他。如果说："某国遭受饥饿，他的内城外郭又低矮，看守的人和器具很少，可以袭击而夺取他。"如不指责他，这就是不知二者是同一个类型。《周书》中说："过去的已来不及追回，未来的不可等待，能明其世的人便可叫天子。"所以在当今社会上，有人能够分辨好和坏，他要称王是不困难的。好与坏的根本在于义，不在于爱，爱和利益作为一种道来说实在太大了。在海上漂泊，行驶了一旬一月的，看到像人的东西就高兴。过了一周年了，看到曾在中原所看过的东西就高兴。离开人越久，而想念人越发厉害！乱世中的人民，他们离开圣王也太久远了。他们希望看到圣王的心情，白天黑夜从无间断，所以贤王和优秀的人要为百姓着想的，不可不勉力啊。

【原文】

65·2 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1]。不知事恶能听言[2]？不知情恶能当言[3]？其与人谷言也，其有辩乎？其无辩乎？造父始习于大豆[4]，蜂门始习于甘蝇[5]，御大豆[6]，射甘蝇，而不徙人以为性者也[7]。不徙之，所以致远追急也[8]，所以除害禁暴也[9]。凡人亦必有所习其心[10]，然后能听说[11]。不习其心，习之于学问。不学而能听说者，古今无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12]，公孙龙之说燕昭王以偃兵及应空洛之遇也[13]，孔穿之议公孙龙[14]，翟翦之难惠子之法[15]。此四士者之议，皆多故矣，不可不独论[16]。

【注释】

①“功先名”三句：陈本：“此文疑当作‘事先功，功先名，名先言，言先事’。谓欲举事必先度其功，欲度其功必先正其名，欲正其名必先审其言，欲审其言必先明其事。”是，宜从。

②恶：何。

③“不知情恶能当言”四句：陈本：“此文谓不知情则言必不当，其所言与鷇音无异，与人言而如鷇音之‘唧唧谷谷’，人岂能辨其意乎？鷇言犹云如鷇之言。”“谷”当作“鷇”。指初生小鸟。

④造父、大豆：均为古代善驾车的人。

⑤蜂（páng 旁）门：“门”亦作“蒙”。传说中古代善射者后羿的弟子。甘蝇：也是古代善射者。

⑥御大豆：即御于大豆，向大豆学驾御。下句“射甘蝇”用法相同。

⑦不徙人以为性：即不转向他人学习为其本性，意谓专心不渝。

⑧致远追急：专心不渝，御之功效可以致远追急。

⑨除害禁暴：学射能发中，其功效可以除害禁暴。

⑩习其心：在内心反复学习。

⑪听说：听其论说、评说。

⑫白圭：人名。历史上有名者二。一为周人，在魏文侯时，一名丹，字圭，与施惠同时。　惠子：即施惠，魏人。

⑬公孙龙：战国时名家代表人物，善谈，魏人。　燕昭王：战国时燕国君主，前311年至前279年在位。　偃兵：消除，停止。公孙龙见燕昭王讲偃旗息鼓事，参见《审应览·应言》。　应空洛之遇：空洛，古地名。事见《审应览·淫辞》。

⑭孔穿：字子高，孔子后代，事见《淫辞》。

⑮翟翦：魏国人，事见《淫辞》。

⑯独论：即熟论。

【译文】

欲举事必先度其功，欲度其功必先正其名，欲正其名必先审其言，欲审其言必先明其事。不了解其事实怎么能听其言？不了解情况言论怎么能恰当？其所言与鷇音唧唧谷谷一样，听的人岂能辨解其意？造父开始向大豆学习驾御，蜂门开始向甘蝇学习射箭，专心学驾御，专心学射箭，把专心不渝看为自己的本性。专心不渝，所以驾御的功效可以致远追急，学射能发中，其功效可以除害禁暴。一个人也一定要在内心反复学习，然后才能听取别人的论说。不在心中反复学习，就应研究学问。不学习而能正确听取别人意见的，从古到今是没有的。例如白圭非难惠子，公孙龙以消除战争来游说燕昭王以及应付秦赵的空洛结盟，孔穿非议公孙龙，翟翦责难惠子制订的法令。这四个人的议论，都有很多理由，不可以不辨察清楚。

谨　听[1]

【题解】

本篇为《有始览》的第五篇。与上篇《听言》为姊妹篇，前者讲述听人之言应当考察，不当有所尤而听；此篇则讲述如何谨于听言。文章着重指出，君主应知自己的不足，礼贤下士，要像“一沐而三捉发，一食而三起”那样殷切求士；不能“自贤而少人”；“不知而自以为知”是为祸之本。当然，文中看不起人民百姓，是所有封建统治者的一贯观点，应予批判。

【原文】

66·1　五曰：

昔者禹一沐而三捉发[2]，一食而三起[3]，以礼有道之士[4]，通乎己之不足也[5]。通乎己之不足，则不与物争矣。愉易平静以待之[6]，使夫自得之[7]；因然而然之[8]，使夫自言之。亡国之主反此，乃自贤而少人[9]，少人则说者持容而不极[10]，听者自多而不得[11]，虽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12]，乱之定，毁之成，危之宁，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悖而不足以举。故人主之性，莫过乎所疑[13]，而过于其所不疑；不过乎所不知，而过于其所以知。故虽不疑，虽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14]，验之以数[15]。若此则是非无所失，而举措无所过矣[16]。

【注释】

①谨听：谨于听言，究其意，与《听言》互为表里，把一个问题从两个方面来讲：一是要求听人言应当考察；一是要求听时应当谨慎。

②沐：洗发。　捉：握。　一沐三捉发：洗一次头发须三次握其已散之发。形容求贤殷切或事务繁劳。《淮南子·泛论训》以为夏禹事。《史记·鲁世家》以为周公事。

③一食而三起：吃一餐饭三次起来迎接来宾。今常用“一饭三吐哺”形容求贤殷切。

④礼：作动词用，礼遇。

⑤通：弄通，弄懂，弄清。

⑥愉易：平和。

⑦夫：彼。指有道之士。

⑧因然而然之：因其自然而然。　然之：使之然。

⑨自贤：认为自己很贤明。　少人：轻视别人。少：作动词用。

⑩说者：游说之人，也可指讲话的人。　持容：矜持。　不极：不尽。

⑪自多：自贤。多：作动词用。　不得：无所得。

⑫“冥之昭”四句：高诱注：“以冥为明，以乱为定，以毁为成，以危为宁也。”

⑬过：差错。

⑭揆：揣度，度量。

⑮数：术。

⑯举措：举止。

【译文】

第五是：

从前禹洗一次发要三次握住头发，吃一餐饭要三次起身，来礼遇有道之士，以弄清自己的不足。弄清自己的不足，就不会与外物争。平和地对待有道之士，使他们各得其所，因其自然而然地生活，使他们各自讲述要讲的话。亡国的君主则与此相反，竟自认为贤明而轻视别人，因轻视别人就使那些矜持的人不尽情讲

话，听的人自以为贤明就无所得，即使拥有了天下又何益呢？他们把黑暗当光明，把混乱当安定，把失败当成功，把危险当安宁，所以殷、周因此而灭亡，比干因此而被处死，悖乱的事不胜枚举。所以君主的常性，出错不在于他怀疑的事情上，而在于他不怀疑的事情上；出错不在于他不知的事情上，而在于他所知的事情上。所以即使不怀疑，即使已经知道，也一定要用法令来考察，用度量来衡量，用数术来检验。像这样是与非就不会判断失误，举止也不会有过错。

【原文】

66·2 夫尧恶得贤天下而试舜①？舜恶得贤天下而试禹？断之于耳而已矣②。耳之可以断也，反性命之情也③。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其次非知观于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则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太上知之④，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则问，不能则学。《周箴》曰⑤："夫自念斯，学德未暮⑥。"学贤问⑦，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为知，百祸之宗也⑧。名不徒立⑨，功不自成，国不虚存，必有贤者。贤者之道，牟而难知⑩，妙而难见⑪。故见贤者而不耸则不惕于心⑫，不惕于心则知之不深。不深知贤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

【注释】

①得贤天下：得贤于天下，即在天下得到贤人。　试：用。

②断：判断。

③反：返回，回到。此有符合意。　性命：即本性。此指事物的根本。

④太上：最上等。

⑤周箴：古逸书。

⑥暮：晚。
⑦学贤问：向贤人学习，向他们请教。
⑧宗：根本。
⑨徒：白。此有无故义。
⑩牟：大。
⑪妙：微妙。
⑫耸：敬。 惕：动。

【译文】

尧何以在天下得到贤人而任用舜呢？舜何以在天下得到贤人而任用禹呢？依靠耳闻作出的判断罢了。耳闻可以作出判断，是由于符合事情的根本。现在那些糊涂的人，不知道事情的根本，不知道观察五帝、三王之所以成功的原因，那怎么知道当今的时代赶不上尧舜时代呢？怎么知道自己赶不上五帝、三王呢？最上等的是自知，其次是知道自己无知。无知就问，不能就学。《周箴》中说："自己想到应这样做，学习和品德修养就不算晚。"向贤人学习，向贤人请教，是夏、商、周三代昌盛的原因。不知而自以为知，是百祸产生的根源。名誉不会无缘无故地树立，功名不会自然而然地成就，国家不会凭空保存，一定要有贤德的人才行。贤者的道术，博大而难以知晓，微妙而难以了解。所以看到贤者不恭敬就不能动心，不能动心就了解不深。不深刻地了解贤者所说的话，没有比这更不吉利的了。

【原文】

66·3 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①]。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③]，今之世当之矣。故当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则于四海之内、山

谷之中、僻远幽闲之所，若此则幸于得之矣。得之则何欲而不得？何为而不成？太公钓于滋泉，遭纣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王。文王，千乘也；纣，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与不知也。诸众齐民④，不待知而使，不待礼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礼必知，然后其智能可尽。解在乎胜书之说周公⑤，可谓能听矣；齐桓公之见小臣稷、魏文侯之见田方子也⑥，皆可谓能礼士矣。

【注释】

①天子：指周天子。　绝：绝灭。

②暴：侵暴。

③休息：止息。

④齐民：凡民，平平常常的人。

⑤胜书之说周公：详见《审应览·精谕》篇。

⑥齐桓公一日之内多次去见小臣稷，小臣稷不见他。随行人员劝齐桓公不要再去，桓公不听，再一次去，最终见到了小臣稷。　魏文侯见田子方：详见《下贤》篇。田子方应为段干木。魏文侯去见段干木，站得疲倦了也不敢休息。

【译文】

君主贤明，社会得到治理，贤德之人就在上位，君主不肖，社会混乱，贤德之人就在下位。现在周王室已经灭亡，周天子已经绝灭。混乱没有比没有天子更大的了，没有天子，势强的就战胜势弱的，人多的就侵暴人少的，用军队相残杀，不得止息，现在的社会正是这种情况。所以，在当今的社会上，寻求有道之士，就应在四海之内、山谷之中、僻远幽闲的地方去寻找，像这样就可能得到贤德之人。得到了贤德之人，想要什么得不到呢？想做什么做不成呢？姜太公在滋泉钓鱼，正遭遇纣的时代，所以周文王

得到姜太公的辅佐而称王天下。文王，是千乘之国；纣，是天子。天子失去姜太公而文王却得到了他，这是文王知太公贤，纣不知其贤造成的。那些平民百姓，不用了解他就能役使，不用以礼相待他们就能使唤。至于有道之士，一定要以礼相待，一定要了解他们，然后他们的才智才能完全发挥出来。例如胜公用无言劝说周公，周公可以说是能听从劝说的人了；齐桓公去见小臣稷、魏文侯去见段干木，都可以说是能礼贤下士的事例。

务　本[1]

【题解】

本篇是《有始览》的第六篇。主要讲为臣者必先公而后私。认为公安则私安，国强则家富，主尊则臣荣。文中指出“宗庙之本在于民”，强调了人民的重要性，这无疑是进步的。

【原文】

67·1　六曰：

尝试观上古记[2]，三王之佐[3]，其名无不荣者[4]，其实无不安者，功大也。《诗》云[5]：“有暗凄凄[6]，兴云祁祁[7]，雨我公田[8]，遂及我私[9]。”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10]，其欲名实也与三王之佐同，而其名无不辱者，其实无不危者，无公故也[11]。皆患其身不贵于国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贵于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国之不大也；此所以欲荣而愈辱，欲安而益危。安危荣辱之本在于主，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民之治乱

在于有司。《易》曰⑫："复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无异则动卒有喜⑬。今处官则荒乱，临财则贪得，列近则持谏⑭，将众则罢怯⑮，以此厚望于主，岂不难哉？

【注释】

①务本：即致力于根本。

②上古记：上世古书。

③佐：辅佐。

④名：与"实"相对。名指名誉；实指实利，包括地位俸禄等。

⑤《诗》云：见《小雅·大田》。

⑥暗：此指阴雨。 凄凄：寒凉的样子。

⑦祁祁：众多的样子。此形容浓云密布。

⑧雨：作动词用。 公田：古代井田制度下，把田地划成"井"字形，分为九区，中区由若干农夫共同耕种，将收获物全部交给统治者，称为公田。中区以外八区称为私田。

⑨遂：于是。 我私：即私田。

⑩俗主：平庸的君主。

⑪公：通"功"。

⑫《易》曰：引文见《周易·小畜》初九爻辞。引文大意：乾为天，天道运转。天行周匝复始，故曰"复自道"，因复自进退，故无咎，动而没有祸害，当然是吉。 咎：祸害。

⑬本无异：根本的无变化。 卒：最终。

⑭列：位列。 近：近习，即近臣，指帝王的亲信。 持谏：陈本："犹言无所诤谏也。" 诤谏：直言规谏。

⑮将众：帅兵。 罢：通疲。 怯：怯懦。

【译文】

第六是：

曾经试看上世古书，三王的辅佐大臣，其名誉没有不荣耀的，

其地位没有不安稳的，这是由于他们的功劳大。《诗·小雅·大田》中说："阴雨凄凄，浓云密布，雨落公田，也落私田。"三王的辅佐大臣都能因有助于公家从而自己也得到私利。平庸君主的辅佐大臣，他们想要得到的名誉地位，与三王的辅佐大臣相同，可是他们的名誉没有不受到羞辱的，其地位没有不岌岌可危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功劳啊。他们都忧虑自身不在国内显贵，而不忧虑国君不在天下显贵；都忧虑自家不富有，而不忧虑国力之不强大；这正是他们希望得到荣耀反而更加受辱，希望得到安定反而更加危险的原因。安危荣辱的根本在于君主，君主的根本在于宗庙，宗庙的根本在于人民，人民治理得好坏在于有司。《周易》上说："天道正常运转，周而复始，没有祸害，吉利。"这说的是根本没有变异，那么一举一动，最终是有喜庆的。现在当官的荒淫乱来，面对钱财就贪得无厌，身为帝王的近臣却不能直言规谏，率领士兵则软弱怯懦，凭借这些而希望在君主处得到优厚的待遇，岂不是很难吗？

【原文】

67·2　今有人于此，修身会计则可耻[①]，临财物资尽则为己[②]，若此而富者，非盗则无所取[③]。故荣富非自至也，缘功伐也[④]。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诬也；无功伐而求荣富，诈也；诈诬之道，君子不由[⑤]。人之议多曰："上用我则国必无患。"用己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贤，而己犹有患[⑥]，用己于国，恶得无患乎？己，所制也[⑦]，释其所制[⑧]，而夺乎其所不制[⑨]，悖，未得治国治官可也。若夫内事亲[⑩]，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亲未孝，交友未笃[⑪]，是所未得，恶能善之矣[⑫]？故论人无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

【注释】

①修身会计：使自己从事于会计的工作。

②临：陈本认为是衍文，当删。尽：王念孙曰："尽读为 。"赍：财货。陈本："财物统指衣饰器用，资赍指金银货币。"

③无所取：无法取得。

④缘：原因。

⑤由：用。

⑥而：如果。

⑦制：制约。

⑧释：放弃，去掉。

⑨所不制：指所不能控制的国家、官位。

⑩若夫：至于。

⑪笃：厚。

⑫善：作动词用，称赞。

【译文】

现在有一个人，认为修养身心和从事会计理财的工作可耻，对于物资钱财则据为己有，像这样而富有的，不是偷盗就无法取得。所以说，荣华富贵不是自然来的，凭借的是攻伐之功。现在的情形是功劳很少而企望很多，这是欺骗；没有攻伐而求取荣华富贵，这是欺诈；欺诈的办法，君子不用。人们议论时大多数人说："君主用我，那么国家一定没有忧患。"但真用了他，未必是这样，不如自己贤明，如果自己尚且有祸患，任用他治理国家，哪能无祸害呢？自己是可以控制的，不控制自己，反而去夺取不可控制的国家和官位而希望国家得到治理，这是荒谬的，这种人没有得到治理国家的职务是应该的。至于对内能侍奉父母，对外能与朋友结交，一定可以做到。如果侍奉父母不孝，与朋友结交不笃，这就不能叫有所得，又怎么能称赞他呢？所以评论人不能用他没有

得到的东西来评价他，而应该用他已得到的东西来评论他，这样就可以知道他还没有得到而一旦得到时会是什么样了。

【原文】

67·3　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后任[①]，必反情然后受[②]。主虽过与[③]，臣不徒取[④]。《大雅》曰[⑤]："上帝临汝[⑥]，无贰尔心[⑦]，"以言忠臣之行也。解在郑君之问被瞻之义也[⑧]，薄疑应卫嗣君以无重税[⑨]，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⑩]。

【注释】

①服：陈本："服假为备。"

②反情：高诱注："反情，常内省也。受，受禄也。"

③过与：给与多。

④徒取：白白地取，即无功受禄。

⑤引诗见《诗·大雅·大明》。

⑥临：监视，监临。

⑦无贰尔心：你们不要有二心。　尔：你们。

⑧郑君之问被瞻之义：详见《士容论·务大》篇。　郑君：郑穆公。被瞻：郑大夫。　义：通议，主张。被瞻知郑国衰乱，用齐桓公不听管仲临终之言，致有死后尸虫流出户之患，因以不死君难，不随君亡之议讽郑君，希望吸收桓公教训。

⑨薄疑应卫嗣君以无重税：详见《审应览》。　嗣君：卫平侯之子，秦贬称其为君。　薄疑：卫大夫。他劝嗣君以王者富民，不应加重百姓税收。

⑩本：根本。"宗庙之本在于民，民之治乱在于有司。"被瞻、薄疑所行正是与此相符，故说二士"皆近知本"。

【译文】

古代侍奉君主的人，一定要先具备能力，然后才能担任官职，一定要省察自己然后才能接受爵禄。君主虽然给予很多，但臣子

不应无功受禄。《诗·大雅·大明》中说："上帝监视着你们，你们不应有二心。"这说的是忠臣的品行。例如郑君问被瞻的主张，薄疑以不要加重税收来回答卫嗣君，这两人都接近于知道根本。

谕　大[1]

【题解】

本篇是《有始览》的第七篇，主要讲了解大义的重要。文章强调局部和整体的互相依存关系，谁也离不开谁，正如季子所言："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皆乱，无有安身。"这是极富逻辑性的。

【原文】

68·1　七曰：

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2]，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汤欲继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3]。武王欲及汤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4]。五伯欲继三王而不成，既足以为诸侯长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于世而不成，既足以成显名矣。夫大义之不成[5]，既有成矣已。《夏书》曰[6]："天子之德广运[7]，乃神，乃武乃文。"故务在事事在大。

【注释】

①谕大：晓谕大义的重要。

②旗：作动词用，号令。

③四荒：四方极远之地。

④既足以王道矣：俞樾认为：原文当作“既足以王通达矣。”通达：指舟车人力所能通达处。

⑤大义：大的要义，即大目标。

⑥夏书：古逸书。引文见伪古文《尚书·大禹谟》，文字略有出入。

⑦广运：广大而深远。

【译文】

第七是：

从前舜想要号令古今，虽没有成，却已经成就帝业了。禹想要成就帝业，虽没有成，却已经匡正了四方的习俗。汤想要继承禹的事业，虽没有成，却征服了四方极远之地。武王想要赶上汤的事业，虽没有成，却已经在舟车所通、人力可达的地方称王了。五霸想要继承三王的事业，虽没有成，却已经成为各诸侯的首领了。孔子、墨子想要在当世推行大道，虽没有成，却已经成就显赫的名声了。他们想要实现的大义虽没有成功，却已经有所成就了。《夏书》上说：“天子的功德，广大而深远，已达到神妙、勇武、文雅的境地。”所以务必要努力去做事，而且所做之事要从大义出发。

【原文】

68·2　地大则有常祥、不庭、岐母、群抵、天翟、不周①，山大则有虎豹熊螇蛆②，水大则有蛟龙鼋鼍鳣鲔③。《商书》曰④：“五世之庙⑤，可以观怪；万夫之长，可以生谋。”空中之无泽陂也⑥，井中之无大鱼也，新林之无长木也，凡谋物之成也，必由广大众多长久，信也。

【注释】

①常祥、不庭、岐母、群抵、天翟、不周：全是古时山名。具体所指不详。

②蟔蛆（qī qū 栖区）：猿猴类猛兽。

③鼋（yuán 元）：即元鱼。鼍（tuō 脱）：鼍龙，也叫扬子鳄、猪婆龙。鳣（zhān 瞻）：鲟一类的鱼。鲔（wěi 委）：古书上指鲟鱼。

④商书：古逸书。

⑤庙：宗庙。

⑥空：通孔。　泽陂：池沼。

【译文】

地大就有常祥、不庭、岐母、群抵、天翟、不周等山，山大就有虎豹熊罴、猿猴一类的猛兽，水大就有蛟龙、元鱼、扬子鳄、鲟鱼。《商书》上说：“五世以上久远的宗庙，可以看到怪异现象；万人的首领，可以产生奇谋。”孔穴中没有池沼，水井中没有大鱼，新的树林中没有大树，凡是谋划事物的成功，必定着眼于广大、众多、长久，这是确实的。

【原文】

68·3　季子曰①：“燕雀争善处于一屋之下，子母相哺也，姁姁焉相乐也②，自以为安矣。灶突决③，则火上焚栋，燕雀颜色不变，是何也？乃不知祸之将及己也。为人臣免于燕雀之智者寡矣。夫为人臣者，进其爵禄富贵，父子兄弟相与比周于一国④，姁姁焉相乐也，以危其社稷，其为灶突近也，而终不知也，其与燕雀之智不异矣。故曰：‘天下大乱⑤，无有安国；一国尽乱⑥，无有安家；一家皆乱⑦，无有安身’，此之谓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贵贱，交相为恃，然后皆得其乐。”定贱

小在于贵大，解在乎薄疑说卫嗣君以王术[8]，杜赫说周昭文君以安天下[9]，及匡章之难惠子以王齐王也[10]。

【注释】

①季子：人名。生平不详。

②姁姁（xǔ xǔ 许许）焉：喜悦自得的样子。

③突决：烟囱崩裂。　突：烟囱。　决：缺、裂。

④比周：结党营私。

⑤天下：指天子统辖的范围。

⑥国：指诸侯国统辖的范围。

⑦家：指大夫之家统辖的范围。

⑧薄疑：参见67·3注⑨。

⑨杜赫说周昭文君以安天下：详见《士容论·务大》篇。杜赫，周人。昭文君：战国时东周之君。昭文君愿意学习安国之道，杜赫则用安天下之道劝说他。

⑩匡章之难惠子以王齐王：详见《开春论·爱类》。　匡章：齐人，曾为齐威王、齐宣王将。惠子：即惠施，曾为梁惠王相，庄子的朋友。陈本："'匡章之难惠子以王齐王'系标题。此文系取惠子王齐王以说明贵大之旨。"

【译文】

季子说："燕子麻雀争着友好地相处于一屋之下，母鸟哺育着幼鸟，都喜悦自得，自认为很安全了。灶的烟囱破裂，火烧到了栋梁，燕子麻雀颜色不变，是什么原因呢？是它们不知灾祸将要降临自己。作为人臣能够避免燕子麻雀那样浅智的人太少了。为人臣的，只顾增进他们的爵禄富贵，父子兄弟在一国中相互结党营私，喜悦自得，以危害他们的国家，他们离烟囱很近，而始终不自知，这与燕子麻雀的智慧有何不同呢。所以说：'天下大乱，就没有安定的国家；一个国家都乱了，就没有安定的家；一个家都乱了，就没有安身之地了'，讲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小的

安定一定要依赖大的安定，大的安定也一定要依赖小的安定。小与大、贵与贱，互相依赖，然后都得其乐。”使贱的小的得以安定，在于贵和大，例如薄疑用为王之术来劝说卫嗣君，杜赫用使天下安定的办法来劝说周昭文君，以及匡章责难惠子而使齐王称王的事等等。

孝行览第二　本味　首时　义赏　长攻　慎人　遇合　必己

孝　　行

【题解】

本篇是《孝行览》的首篇，主要讲孝是治天下的根本，围绕孝这一核心问题，作者从历史上名君孝行讲起，反复强调孝在一切领域的重要作用。

【原文】

69·1　一曰：

凡为天下[①]，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殖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芸疾[②]，守战固，不罢北[③]。夫孝，三皇五帝之本

务，而万事之纪也。

【注释】

①为：治。

②芸：通耘，除草。 疾：用力。

③罢：通疲，困乏。 北：败北。

【译文】

第一是：

大凡治理天下，治理国家，必须致力于根本然后才处理末务。所谓根本，不是说的耕耘种植，而是致力于人。致力于人，不是人民贫困而让他们富裕，不是人少而使其众多，而是要致力于根本。致力于根本没有比孝行更重要的。国君孝，那么名声就卓著荣耀，手下人就服从，天下就称誉。臣子孝，那么事奉君主就忠，当官就廉洁，面临灾难能献身。士人百姓孝，那么耕耘就用力，保国攻战都坚韧不拔，不败北逃跑。孝，是三皇五帝的根本，是各种事情的纲纪。

【原文】

69·2 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①]。故论人必先以所亲而后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后及所轻。今有人于此，行于亲重[②]，而不简慢于轻疏，则是笃谨孝道，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爱其亲，不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③]，此天子之孝也。

【注释】

①其：表示委婉语气。　惟：只。

②亲重：所亲所重。

③究：极。

【译文】

掌握了一种统治的方法而所有的好事都会出现，所有的坏事都能去掉，天下都会顺从，恐怕只有孝道吧。所以评论人必定先考虑所亲近的人然后才推及所疏远的人，必定先考虑所器重的人然后才推及所轻视的人。现在有一个人，行孝敬于所亲所重的人，又不简慢于所轻所疏的人，这就是笃厚谨慎于孝道了，这就是先王用来治理天下的方法啊。所以热爱自己的亲人，不敢厌恶其他人；尊敬自己的亲人，不敢简慢其他人。热爱尊敬全都用在事奉亲人上，光耀施加在百姓上，普及于四海，这就是天子的孝道啊。

【原文】

69·3　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①，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②，非孝也。朋友不笃，非孝也。战陈无勇③，非孝也。五行不遂④，灾及乎亲，敢不敬乎？"

【注释】

①行：行使，使用。

②莅官：居官。　莅：临。

③陈：同阵，军阵。

④五行：上所言"非孝也"的五种情况。　遂：成。

【译文】

曾子说："身体是父母所生的。使用父母给予的身体，敢不尊敬吗？居处不庄重，是不孝。事奉君主不忠，是不孝。当官不恭敬，是不孝。交友不笃诚，是不孝。临战不勇敢，是不孝。这五种情况不能做到，灾难会连累到亲人，怎敢不敬畏呢？"

【原文】

69·4　《商书》曰[1]："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

【注释】

①《商书》：古逸书。

【译文】

《商书》上说："刑罚三百种，罪最重的就是不孝。"

【原文】

69·5　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贵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谓贵德，为其近于圣也。所谓贵贵，为其近于君也。所谓贵老，为其近于亲也。所谓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所谓慈幼，为其近于弟也。"

【译文】

曾子说："先王用以治天下的方法有五条：崇尚道德，崇尚尊贵，崇敬老人，尊敬长者，慈爱幼者。这五条，就是先王用以安定天下的方法。所谓崇尚道德，是因为他接近圣人。所谓崇尚尊贵，是因为他接近于君主。所谓崇敬老人，是因为他接近于亲人。

所谓尊敬长者，是因为他接近于兄长。所谓慈爱幼者，是因为他接近于弟弟。”

【原文】

69·6　曾子曰：“父母生之[①]，子弗敢杀。父母置之，子弗敢废。父母全之，子弗敢阙[②]。故舟而不游[③]，道而不径[④]，能全支体[⑤]，以守宗庙，可谓孝矣。”

【注释】

①之：代子女之身。

②阙：通缺，损，坏。

③舟：作动词用，乘舟。　游：游涉。

④道：行道。　径：小路，此作动词用，走小路。

⑤支：通肢。

【译文】

曾子说：“父母生了你，你不敢自杀。父母设置的，你不敢废弃。父母保全了你，你不敢损坏。所以渡河时乘船而不游水过河，行道走大路不走小路，就能保全肢体，以便守住宗庙，这样可以叫做孝了。”

【原文】

69·7　养有五道：修宫室，安床笫[①]，节饮食，养体之道也。树五色[②]，施五采[③]，列文章[④]，养目之道也[⑤]。正六律，和五声，杂八音[⑥]，养耳之道也。熟五谷，烹六畜，和煎调，养口之道也。和颜色，说言语，敬进退，养志之道也。此五者，代进而厚用之[⑦]，可谓善养矣。

【注释】

①床笫：床铺。

②树：设置、设立。

③施：敷陈。 五采：同五色。

④列：排列。 文章：古代绘画，青与赤相间谓之文，赤与白相间谓之章。此用文章指华美的花纹。

⑤道：办法。

⑥八音：我国古代对乐器的统称，通常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不同质材所制。

⑦代：更替。 厚：重。

【译文】

养生之道有五种办法：修筑宫室，安定床铺，节制饮食，这是保养身体的办法。设置五种颜色，敷陈五种色彩，排列华美的花纹，这是保养眼睛的办法。使六律准确，使五声和谐，使八音协和，这是保养耳朵的办法。把五谷煮熟，把六畜煮熟，调和味道，这是保养口的办法。和颜悦色，言语好听，进退恭敬，这是保养志向的办法。这五种，依次更替实行就可以说是善于保养身体了。

【原文】

69·8 乐正子春下堂而伤足[①]，瘳而数月不出[②]，犹有忧色。门人问之曰："夫子下堂而伤足，瘳而数月不出，犹有忧色，敢问其故？"乐正子春曰："善乎而问之[③]。吾闻之曾子，曾子闻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④]，子全而归之，不亏其身，不损其形，可谓孝矣。君子无行咫步而忘之[⑤]。余忘孝道，是以忧。"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严亲之遗躬也[⑥]。

【注释】

①乐正子春：人名，复姓乐正，名子春，战国时人，曾子的学生。

②瘳（chōu 抽）：病愈。

③善乎而问之：好啊，你问的这个问题。　而：代词，指你。

④全而生之：完全地生下自己。

⑤咫步：极言距离之近。咫：八寸。

⑥躬：身体。

【译文】

乐正子春下堂时伤了脚，病好了几个月不出门，脸上仍有忧伤的表情。门人问他说："你下堂伤了脚，病好了几个月不出门，脸上仍有忧伤的表情，请问是什么缘故？"乐正子春说："好啊，你问的这个问题。我在曾子处听说，曾子又在孔子处听说：父母完好地生下了儿子，儿子也要完好地归还父母，不亏损自己的身体，不损伤自己的形体，这可以说是孝顺了。君子不能丝毫忘记孝道。我忘记了孝道，因此忧愁。"所以说：身体不是自己私有的，是父母给予的。

【原文】

69·9　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养。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卒为难。父母既没，敬行其身，无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仁者仁此者也①，礼者履此者也②，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乐自顺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③。

【注释】

①仁此：以此为仁，即以孝为仁。

②履：行。

③作：实行，施行。

【译文】

人民根本的教养就是孝顺，行孝道就是奉养。奉养父母可以做到，做到恭敬就难。恭敬父母可以做到，使父母安宁就难。使父母安宁可以做到，能自始至终就难。父母死了以后，为人处事恭敬小心，不留给父母恶名，这就可以说孝自始至终了。所谓仁，就是以孝道为仁，所谓礼，就是履行孝道，所谓义，就是以孝道为宜，所谓信，就是以孝道为信，所谓强，就是以孝道为强。欢乐，正是实行孝道而产生，刑法就由于违背孝道而施行。

本　味

【题解】

本篇是《孝行览》的第二篇。本味，即味之本。文章本是论如何治国的思想。首先说明君主立功名之本在于得贤；其次讲要得贤则必须知贤、礼贤。但文章不这样去直讲，而是用味作喻，讲明知贤、礼贤之道，从味引申开去，显得迭宕多趣，更生动地阐明了论题。

【原文】

70·1　二曰：

求之其本，经旬必得；求之其末，劳而无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贤之化也[①]。非贤其孰知乎事化[②]？故曰其本在得贤。

【注释】

①化：教化。

②化：陈本："犹言事物之将然。"即事物的发展变化。

【译文】

第二是：

做事从求本入手，经过十来天就一定有收获；如从枝末入手，则劳而无功。功名的建立，是由于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得到了贤者的教化。不是贤者，有谁知道事情的发展变化呢？所以说建立功名的根本在于得到贤者。

【原文】

70·2　有侁氏女子采桑①，得婴儿于空桑之中②，献之其君。其君令烰人养之③。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④，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⑤，毋顾⑥。'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⑦"，故命之曰伊尹⑧。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长而贤。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归汤。汤于是请取妇为婚⑨。有侁氏喜，以伊尹为媵送女⑩。故贤主之求有道之士，无不以也⑪；有道之士求贤主，无不行也；相得然后乐⑫。不谋而亲，不约而信，相为殚智竭力⑬，犯危行苦⑭，志欢乐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独⑮。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奋而好独者⑯，则名号必废熄，社稷必危殆。故黄帝立四面⑰，尧、舜得伯阳、续耳然后成⑱，凡贤人之德有以知之也。

【注释】

①有侁氏：即有莘氏。古国名。故址在今河南开封市，一说在今山东曹县北。有，词头。

②空桑：空心桑树。

③烰（fú 孚）人：庖人。

④伊水：即伊河，在河南省西部，源出栾川县伏牛山北麓，东北流，在偃师县杨村附近流入洛河。

⑤臼：舂米的器具。 走：跑。

⑥毋顾：不要回头。

⑦身因化为空桑：伊尹之母化为空心的桑树。

⑧伊尹：参见9·2注④。

⑨取：通娶。 婚：结为婚姻。

⑩媵（yìng 印）：随嫁。

⑪以：用。

⑫相得：互相得到。指贤主得有道之士，有道之士得贤主。

⑬殚（dàn 但）：尽。 竭：尽。

⑭危：危难。 苦：勤苦。

⑮固不独：陈本："'固不独'上当有'功名之成'四字。固当从高训为必。'功名之成固不独'，谓有道之士与贤主相得而后功名大成，独有其一则必不成也。"

⑯奋：犹矜。

⑰立四面：派人到四方求贤人，得之立以为辅佐臣。

⑱伯阳：参见9·2注②。 续耳：相传为尧时贤人。

【译文】

有侁氏的女子采摘桑叶，在空心桑树中拾得一个婴儿，把他献给君主。君主命令庖人抚养他。并让庖人考察之所以在空心桑树中得到的原因，庖人回答说："他的母亲居住在伊水之边，怀孕后梦中有神人告诉他：'臼里如果出了水就往东跑，不要回头看。'第二天，她看到臼里出水，告诉邻居，向东跑了十里路，回头一

看，她的住地尽被水淹，于是她的身子变成了空心的桑树。”所以为他取名叫伊尹。这就是伊尹生在空心桑树的缘故。伊尹长大后很贤德。商汤听说后，派人向有侁氏请求要伊尹。有侁氏不同意。伊尹本人又想归附汤。商汤于是请求娶有侁氏之女为妻，结为婚姻。有侁氏很高兴，把伊尹作为陪嫁的奴仆送给了汤。所以说，贤主寻求有道之士，没有什么办法不可用；有道之士求贤主，没有什么事不可做；互相得到了对方，然后都很快乐。不相谋划便很亲近，不相约定便互相信任，互相尽心竭力，不怕危难，做事勤劳，心志欢乐，这就是功名大为成功的原因。有道之士与贤主相互结合功名才能大成，仅有其一是不行的。士中有孤傲而自恃其能的，君主中有矜持而喜好独断的，那么名声必定被毁灭，国家必定危险。所以黄帝派人到四面八方求贤，并立为辅佐，尧、舜得到伯阳和续耳然后成就了帝业，可见贤人的品德是有办法了解的。

【原文】

70·3　伯牙鼓琴[①]，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②]，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③]。”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非独琴若此也，贤者亦然。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奚由尽忠？犹御之不善，骥不自千里也[④]。

【注释】

①伯牙：春秋时精于琴艺的人。传说曾学琴于成连先生，三年不成。后随成连至东海蓬莱山，闻海水澎湃、林鸟悲鸣之声，心有所感，乃援琴而歌，

从此琴艺大进，终成天下妙手。

②方：刚刚。 志在太山：志向在登上太山。

③汤汤（shāng 商）：水流盛大的样子。

④自：陈本："自读'自我'之自。"

【译文】

伯牙弹琴，钟子期听，刚刚弹奏表现志在泰山，钟子期说："弹得太好了，如同泰山一样巍峨。"一会儿，弹奏表现志在流水，钟子期说："弹得太好了，如同流水一样浩大。"钟子期死后，伯牙摔破了琴折断了弦，终身不再弹琴，认为世上再没有值得为他弹琴的人。不仅弹琴像这样，寻求贤者也是这样。即使有贤德的人，如不以礼相待，贤者又怎么会尽忠呢？就像驾驭者不行，千里马也不会自己奔驰千里。

【原文】

70·4 汤得伊尹，祓之于庙①，爝以爟火②，衅以牺猳③。明日，设朝而见之，说汤以至味④，汤曰："可对而为乎⑤？"对曰："君之国小，不足以具之，为天子然后可具。夫三群之虫⑥，水居者腥，肉玃者臊⑦，草食者膻⑧，臭恶犹美⑨，皆有所以⑩。凡味之本，水最为始⑪。五味三材⑫，九沸九变，火为之纪⑬。时疾时徐⑭，灭腥去臊除膻，必以其胜，无失其理。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⑮，皆有自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不能喻。若射御之微⑯，阴阳之化⑰，四时之数。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哝，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脓⑱。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⑲，隽燕之翠⑳，述荡之掔㉑，旄象之约㉒。流沙之

西[23]，丹山之南[24]，有凤之丸[25]，沃民所食[26]。鱼之美者：洞庭之鲋[27]，东海之鲕[28]。醴水之鱼[29]，名曰朱鳖，六足，有珠百碧[30]。雚水之鱼[31]，名曰鳐，其状若鲤而有翼，常从西海夜飞，游于东海。菜之美者：昆仑之苹，寿木之华[32]。指姑之东[33]，中容之国[34]，有赤木玄木之叶焉[35]。余瞀之南[36]，南极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树，其色若碧。阳华之芸[37]。云梦之芹。具区之菁。浸渊之草[38]，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阳朴之姜[39]，招摇之桂[40]，越骆之菌[41]，鳣鲔之醢[42]，大夏之盐[43]，宰揭之露[44]，其色如玉，长泽之卵[45]。饭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46]，阳山之穄[47]，南海之秬[48]。水之美者：三危之露[49]；昆仑之井[50]；沮江之丘[51]，名曰摇水；曰山之水[52]；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53]。果之美者：沙棠之实；常山之北，投渊之上[54]，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甘栌焉[55]；江浦之橘[56]；云梦之柚，汉上石耳[57]。所以致之。马之美者，青龙之匹，遗风之乘[58]。非先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强为，必先知道[59]。道者止彼在己[60]，己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则至味具。故审近所以知远也，成己所以成人也。圣人之道要矣[61]，岂越越多业哉[62]！”

【注释】

①祓（fú 福）：古代为除灾去邪而举行的祭礼。

②爝（jué 决）：烧苇以祓除不祥。　爟（guàn 灌）：古代祭祀时用的火炬。

③衅：古代新制器物成，杀牲以祭，因以其血涂祭器。　牺：古代祭祀用的纯色牲畜。　牺猳（jiā 家）：古代祭祀用的纯色公猪。

④至：极。　至味：美味。

⑤可对而为乎：陈本："犹言可即而为乎。"对，通"遂"。遂，即。

⑥三群：高诱注："三群，谓水居、肉玃、草食者也。"虫：泛指各种动物。

⑦玃：通攫（jué 决）。鸟兽以爪抓取。　臊（sāo 骚）：腥臭的气味。

⑧膻：羊肉的气味，也泛指臊气。

⑨臭（xiù 秀）恶犹美：陈本：此文谓臭者、恶者、莸草、甘草皆有其用。犹：通莸，一种臭草。美：即美丹，甘草。

⑩所以：原因。

⑪水最为始：五行之数，水第一，故水最为始。

⑫三材：水、木、火。

⑬纪：纲纪。此有调节意。高诱注："纪犹节也。品味待火燃后成，故曰火为之节。"

⑭疾：快。　徐：慢。

⑮齐：今"剂"字。剂量。

⑯射：射技。　御：驾御之技。　微：精妙。

⑰阴阳之化：指阴阳之化而成万物。

⑱賸：当与"腻"通。

⑲獾獾：鸟名。　炙：通跖，指鸟的脚掌。

⑳隽燕：鸟名。　翠：鸟尾肉。

㉑述荡：兽名。掔（wàn 腕）：指脚圈，脚腿。

㉒旄：旄牛。　约：腰。

㉓流沙：古地名，在敦煌西。

㉔丹山：古地名，在南方。

㉕丸：卵。

㉖沃民：国名，在西方。

㉗鲔（pū 扑）：江豚的别名。

㉘鲕（ér 而）：鱼卵。

㉙醴水：水名，在湖南省。

㉚有珠百碧：陈本："即'有珠百朋'，犹言有珠百串耳。"

㉛藿水：水名，在西方。

㉜寿木：昆仑山之木。　华：实。传说吃其实可以不死，故曰寿木。

㉝指姑：山名，在东南方。

㉞中容之国：古国名。

㉟赤木玄木之叶：传说此二木之叶吃后能成仙。

㊱余瞀（mào 帽）：古山名，在南方。

㊲阳华：山名。　芸：菜名。

㊳浸渊：古泽名。

㊴阳朴：古地名。在蜀郡。

㊵招摇：地名。在桂阳。

㊶越骆：国名。　菌：竹笋。

㊷醢（hǎi 海）：肉酱。

㊸大夏：古泽名，一说是山名。

㊹宰揭：古山名。

㊺长泽：大泽，在西方。陈本认为此应为“长泽之卵，其色如玉”。

㊻不周：山名，在昆仑西北。

㊼阳山：昆仑山之南。山南为阳，故叫阳山。　穄（jì 祭）：黍之不粘者。

㊽南海：南方之海。　秬：黑黍。

㊾三危：山名，亦认为是国名。

㊿井：泉。西方之山泉。

(51)沮江：水名。　丘：江边。

(52)曰山：当作白山。

(53)原：通源。

(54)投渊：水名。

(55)甘栌：当作甘楂。

(56)江浦：长江之滨。浦：滨。

(57)汉：汉水。　石耳：菜名。

(58)青龙、遗风：均骏马名。

(59)道：一说指仁义之道；一说指素王九主之道。

(60)止：于省吾先生认为当是“之”字之误。之，往。陈本：“盖谓道存在于己之身而用之于天下万物。”

(61)要：约，简约。

㊷越越：一说轻易貌；一说有力貌。

【译文】

商汤得到伊尹之后，为他在宗庙里举行除灾去邪的仪式，燃烧苇把消除不祥，用纯色公猪的血涂抹祭器。第二天，在朝廷上接见他，他对汤讲述了最美的味道，汤说："可以立即做吗？"伊尹回答说："你的国家小，不足以具备这些东西，当了天子，然后才可以具备这些东西。三类动物中，水居的腥，肉食的臊，草食的膻，臭的、不好的、莸草、甘草，都有原因。调味的根本，水为第一。咸、苦、酸、辛、甘五味和水、木、火三材，九次煮沸，九次变化，火候是最关键的。时而快，时而慢，一定要用火除去腥味、臊味、膻味，一定要发挥其优点，不要失去本味。调和味道，一定要用甘酸苦辛咸五味，谁先谁后，该多该少，调料的剂量很小，都从这五味产生。鼎中味道的变化精深微妙，口是讲不出来的，也不能用比喻，像射技御技之精微，像阴阳变化而成万物，像春夏秋冬四时的规律一样。所以时间久而不坏，煮熟而不烂，香甜而不浓腻，酸而不过分，咸而不损坏食物的本味，辛辣而不浓烈，淡而不过薄，肥而不腻。肉中味美的有：猩猩的嘴唇，獾獾的脚掌，隽燕的尾肉，述荡的脚腿，旄牛和大象的腰。流沙的西边，丹山的南边，有凤之蛋，沃国人就吃这些。鱼中味美的有：洞庭的鲭，东海的鲕。醴水的鱼，名叫朱鳖，有六只脚，能吐上百串的珠。藋水的鱼，名叫鳐，其形状像鲤鱼但有翅膀，常在夜间从西海飞游到东海。菜中味美的有：昆仑的苹，寿木的果实。指姑山的东边，中容国有一种红木黑木的叶子，吃了可以成仙。余瞀山的南边，南极的边上，有一种菜，名叫嘉树，其色像碧玉一样。阳华山的芸菜，云梦泽的水芹，太湖的青菜。浸渊的草，名叫土英。调和味美的有：阳朴的姜，招摇的桂，越骆国的竹笋，鳣、鲔的肉酱，大夏的食盐，宰揭山的露，长泽的蛋，其

色如玉。饭中味美的有：玄山的禾谷，不周山的粟米，阳山的黍，南海的黑黍。水中味美的有，三危的露水；昆仑山的泉水；沮江边的山丘有瑶水；白山的水；高泉山上有涌泉，是冀州的水源。果子中味美的有：沙棠的果实；常山的北面，投渊河上有各种果子是先帝们所爱吃的；箕山的东边，青岛居住处有甜山楂；长江边的橘；云梦的柚，汉水的石耳。都要得到。马中最好的，有青龙和遗风等等。不先成为天子，是不可能具备这些条件的。但要成为天子，又不可勉强而为，必定要先懂得仁义之道。道存在于己之身而用之于天下万物。自己有了仁义之道就可成为天子，成了天子，那么美味就齐备了。所以说，审察近的就可以了解远的，自己具备了仁义道德就可教化别人。圣人的道简约，哪里用得着费力去做许多事呢！”

首　时[1]

【题解】

本篇为《孝行览》的第三篇，主要论述办一切事情，其关键在于抓住时机。时机未到，应耐心等待；时机一到，则要当机立断，紧紧抓住。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正是他们善于抓住时机，否则将一事无成。

【原文】

71·1　三曰：

圣人之于事，似缓而急、似迟而速以待时[2]。王季历困而死[3]，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丑[4]，时未可也。武王

事之[5]，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门之辱[6]，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7]。时固不易得。太公望，东夷之士也[8]，欲定一世而无其主，闻文王贤，故钓于渭以观之。

【注释】

①首时：一作《胥时》。首时：谓以时机为首要。胥时：等待时机。胥：通“须”，等待。

②“似缓”二句：陈本：“此谓圣人为事，外似无为而内心实急，成事似迟而实速。”

③王季历：周太王少子，文王之父。一作王季、公季。接位后，与商族通婚姻，积极吸收商文化，加强政治联系，不断扩张军事实力。困而死：困于殷而死。

④有：通又。 羑里之丑：指周文王被纣关于羑里（今河南省汤阴县北）之事。丑：耻。

⑤事之：事纣称臣。

⑥王门：当作玉门。章炳麟引《御览》卷486中引《尸子》：“文王幽于羑里，武王羁于玉门。”

⑦成甲子之事：指武王伐纣于甲子日在牧野大败殷军。

⑧东夷之士：太公望本东海人。东夷：我国古代对东方民族的称呼。

【译文】

第三是：

圣人做事，好像很迟缓而实际很急迫地在等待时机。王季历被困于殷纣而死，其子周文王很痛苦，又不忘自己被殷关在羑里的耻辱，之所以不及时报仇雪恨，是时机未到的缘故。武王以臣事殷纣，早晚都不懈怠，也不忘记自己在玉门受的耻辱，他即位十二年，终于在甲子那一天打败了殷纣。时机本来就不容易得到。姜太公是东夷之士，希望平定天下而没有找到贤明的君主，闻文王贤德，所以在渭水边钓鱼以观文王的品德。

【原文】

71·2　伍子胥欲见吴王而不得。客有言之于王子光者，见之而恶其貌，不听其说而辞之。客请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适吾所甚恶也①。"客以闻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②。愿令王子居于堂上，重帷而见其衣若手③，请因说之。"王子许。伍子胥说之半，王子光举帷，搏其手而与之坐。说毕，王子光大说。伍子胥以为有吴国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七年。王子光代吴王僚为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贤良④，选练士，习战斗；六年，然后大胜楚于柏举⑤，九战九胜，追北千里⑥，昭王出奔随⑦，遂有郢⑧，亲射王宫⑨，鞭荆平之坟三百⑩。乡之耕⑪，非忘其父之仇也，待时也。

【注释】

①适：恰好，正好。

②故：事。　易故：易事。

③重帷：两层障幕。　见：通"现"。　其：指代伍子胥。　若：和。

④下贤良：礼贤下士。

⑤柏举：古地名，属楚邑。

⑥北：败，败北。指败逃之敌军。

⑦昭王：楚平王之子。前515年至前489年在位。　随：国名。当时附楚，故址在今湖北省随县。

⑧郢：楚国国都，在今湖北江陵县西北。

⑨亲射王宫：言伍子胥亲自射楚国王宫，以报父兄被楚王杀死之仇。

⑩鞭荆平之坟三百：鞭打楚平王之尸以报杀父、杀兄之仇。

⑪乡：通"向"，从前。

【译文】

伍子胥想见吴王僚而没有见到。有个门客对王子光讲了伍子胥的情况，王子光见了伍子胥却讨厌他的相貌，不听他讲话就谢绝了他。门客为这事询问王子光，王子光说："他那个相貌正好是我最讨厌的。"门客把这话告诉了伍子胥，伍子胥说："这是件容易的事。希望请王子坐在堂上，在两层帐幕里只露出衣服和手，让我借此同他讲话。"王子光同意了。伍子胥谈话才谈了一半，王子光就掀开帐幕，拉着他的手而与他并坐。说完，王子光极为欢喜。伍子胥认为拥有吴国的，必定是王子光，于是回乡耕作了七年。王子光终于代吴王僚为王，任命伍子胥。子胥于是修整法制，礼贤下士，选练士卒，学习战斗；过了六年，然后在柏举大败楚军，九战九胜，追杀败逃的军队上千里，楚昭王也逃奔随国，吴军遂占了郢都，伍子胥亲自用箭射王宫，并掘尸鞭打楚平王的尸体三百下，以报杀父杀兄之仇。从前他到乡间耕种，不是忘了父亲的大仇，是等待时机啊。

【原文】

71·3 墨者有田鸠欲见秦惠王[①]，留秦三年而弗得见。客有言之于楚王者[②]，往见楚王，楚王说之，与将军之节以如秦[③]，至，因见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④]？"固有近之而远[⑤]，远之而近者[⑥]。时亦然。有汤武之贤而无桀纣之时不成，有桀纣之时而无汤武之贤亦不成。圣人之见时，若步之与影不可离。故有道之士未遇时，隐匿分窜，勤以待时。时至，有从布衣而为天子者，有从千乘而得天下者，有从卑贱而佐三王者[⑦]，有从匹夫而报万乘者[⑧]，故圣人之所贵唯时也。水冻方固，后稷不种[⑨]，后稷之种必待春，故人虽智而不遇时无功。方叶之茂美，

终日采之而不知[⑩]，秋霜既下，众林皆羸[⑪]。事之难易，不在小大，务在知时。

【注释】

①墨者：墨家学派的人。　田鸠：人名。即田俅，齐人。

② 楚王：陈本："楚威王、怀王与秦惠王并时，则此楚王非威王即怀王。"

③节：符节，古代使者用作凭证的东西。

④乃：竟。

⑤近之而远：指留秦三年却见不到秦惠王。

⑥远之而近：指远去楚国反而见到了秦惠王。

⑦卑贱：卑贱的地位。此指太公望、伊尹、傅说。　傅说：商王武丁的辅佐，与伊尹齐名。出身微贱，在傅险（即傅岩，在今山西平陆）从事版筑劳动，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武丁即从群臣百吏中遍求，不得；后命百工按梦中所见，至野外访得，举以为宰。　三王：指伊尹辅佐的汤王，傅说辅佐的商王和太公望辅佐的周武王。

⑧从匹夫而报万乘者：指豫让为智伯刺杀赵襄子事。参见37·5注⑨

⑨后稷：周部落始祖。姬姓，名弃，姜嫄所生。相传嫄偶履大人足印，感而生子，以为不祥，一度把她遗弃，故名弃。自幼喜爱培植农作物，成绩显著，舜时被擢为农官。

⑩不知：不知叶减少。

⑪羸（léi 雷）：疲，此指树叶落尽。

【译文】

墨家学派中有个叫田鸠的，想要见秦惠王，在秦呆了三年而没有见到。有个门客将此情况告诉了楚王，田鸠就去见楚王，楚王很喜欢他，给他将军的符节出使秦国，到秦后，见到了秦惠王。他告诉人说："到秦国的路，竟然要先到楚吗？"本来就近反而要通过远道，本来是远道反而成为近道了。时机也是这样。有了汤、武的贤德而没有桀、纣无道那样的时机是不能成就功业的，有了

桀、纣那样的时机而没有汤、武的贤德也不能成就功业。圣人与时机，就像脚步与人影那样不可分离。所以，有道之士未遇时之时，就隐匿分窜到各处，勤劳以待时。时机一到，有从一布衣而成为天子的，有从千乘之国而成为天子的，有从卑贱的地位而辅佐三王的，有从匹夫而能向万乘之主报仇的，所以圣人所看重的只是时机。水冻得坚固时，后稷不会去耕种，后稷耕种一定要等待春天，所以人即使有了智慧而不遇时也不能成功。正当叶子茂盛时，终日采摘也不觉得叶片减少，秋霜一来，众林叶子全都落尽。事情的难和易，不在于是小是大，务必要知道时机。

【原文】

71·4 郑子阳之难①，猘狗溃之②；齐高国之难③，失牛溃之；众因之以杀子阳、高、国④。当其时，狗牛犹可以为人唱⑤，而况乎以人为唱乎！

【注释】

①郑子阳：郑相，驷氏之后。史书称驷子阳。陈本认为子阳所主是附庸之国，也相郑君。

②猘（zhì 制）狗：疯狗。　溃：乱。陈本认为："以《适威》、《观世》、《淮南》诸注证之，此注当云'子阳，郑相，或曰郑君，好刑，严猛，家人有折弓者，畏诛，因国人逐猘狗而杀子阳也'。"

③高、国：齐国的两个贵族高氏和国氏。

④因：趁机。

⑤唱：通"倡"，先导。

【译文】

郑子阳遇难，是人们正追逐疯狗时，混乱中被杀掉的；齐国贵族高氏和国氏遇难，是人们正在追逐逃失的牛时，混乱中被杀

掉的；众人趁着混乱杀掉了子阳和高、国两氏。正当时机来时，狗和牛尚且可以成为人们发难的先导，何况以人为先导呢！

【原文】

71·5 饥马盈厩，嗼然[①]，未见刍也[②]，饥狗盈窖[③]，嗼然，未见骨也；见骨与刍，动不可禁。乱世之民，嗼然，未见贤者也，见贤人则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谓乎。齐以东帝困于天下而鲁取徐州[④]，邯郸以寿陵困于万民而卫取茧氏[⑤]。以鲁、卫之细而皆得志于大国，遇其时也。故贤主秀士之欲忧黔首者，乱世当之矣[⑥]。天不再与，时不久留，能不两工[⑦]，事在当之[⑧]。

【注释】

①嗼然：很安静的样子。嗼（mò 末），同“寞”。

②刍：喂牲畜的草。

③窖：本地窖，此指狗洞。

④“齐以东帝”句：高诱注：“齐湣王僭号于东，民不顺之，故困于天下，是以鲁国略取徐州也。”事见《史记·齐世家》。齐湣王：参见43·2注㊲。

⑤“邯郸”句：传说赵肃侯十五年曾修寿陵，万民不顺，卫国略取其茧氏之邑。 邯郸：赵国国都，此指代赵国。 茧氏：赵邑。

⑥当：相值。正是时机。

⑦工：精工。

⑧之：指乱世。 事在当之：陈本：“犹言举事宜与乱世相值。”

【译文】

饥饿的马充满在马棚之中，安静无声，是因为它们没有见到草；饥饿的狗充满在狗洞里，安静无声，是因为它们没有见到骨头；见到骨头与草，就会骚动争食，无法禁止。乱世之民，安静

无声，是因为他们没有见到贤人，看到了贤人，就会到贤者那儿去，也是不能禁止的。往贤者那儿去不仅是他们的形体，也是他们的心啊。齐湣王因为僭称东帝而为天下诸侯所困，鲁国趁机夺取了他的徐州，赵肃侯因修寿陵而为万民所困，卫国趁机夺取了他的茧氏。凭着鲁国、卫国那样的小国，而都能在大国处逞其志向，是遇上大国被困这一时机。所以贤主和优秀之士，如果想要为百姓忧虑，就应逞乱世之时。时机来了，老天不会再一次给予，时机也不会久久存在，能力强也难两次取得成功，举事应该与乱世那个时机相合。

义　赏①

【题解】

本篇是《孝行览》的第四篇，主要阐述按义行赏的问题。赏而合义，就能役使臣民，使事业成功，否则将带来祸乱。

【原文】

72·1　春气至则草木产②，秋气至则草木落，产与落或使之③，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无不为；使之者不至，物无可为。古之人审其所以使，故物莫不为用。赏罚之柄④，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义⑤，则忠信亲爱之道彰。久彰而愈长，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谓教成。教成则虽有厚赏严威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以赏罚而教成，教成而赏罚弗能禁。用赏罚不当亦然。奸伪贼乱贪戾之道兴⑥，久兴而不息，民之雠之若性⑦，戎、夷、胡、貉、巴、越

之民是以[8]，虽有厚赏严罚弗能禁。郢人之以两版垣也[9]，吴起变之而见恶[10]，赏罚易而民安乐；氐羌之民[11]，其虏也[12]，不忧其系累[13]，而忧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故赏罚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贼民[14]。

【注释】

①义赏：即按义行赏。

②产：生。

③或：此指代时间。

④柄：权柄。

⑤加：施加。

⑥戾：暴戾。

⑦雠：通仇。

⑧戎、夷、胡、貉、巴、越：全是当时的少数民族。

⑨郢人：楚人。　版：亦作板，指筑墙的夹板。　垣：墙，此作动词用。即筑墙。

⑩恶：怨恨。

⑪氐羌：当时的少数民族。

⑫虏：被俘虏。

⑬系累：拴系捆绑。

⑭且成而贼民：此句当在“皆成乎邪也”一句之后。陈本：“贼，害也。郢人两版、氐羌焚尸，皆为已成习俗之行。此邪行既成，使人居不乐、死不安，故此行成习而害民也。”

【译文】

第四是：

春气到了则草木生长，秋气到了则草木零落，生长与零落是受时间的支配，并不是草木自身就会这样的。所以时间一到，万物没有不随之变化的；时间不到，万物是无所作为的。古代人审

察为什么能支配的原因，所以万物没有不被自己利用的。赏和罚的权力，是君王使用人的条件。如果施加的赏和罚合于道义，那么忠信亲爱的道德就得到发扬。时间越久就愈得到增长，人民就像本性那样信守，这就叫教化已成功。教化成功后，即使有厚赏或严威也不能禁止。所以善于教化的，不用赏罚而教化就已形成。教化一旦形成，即使用赏罚也不能禁止。赏和罚不恰当，也是这样。奸伪贼乱贪戾之道兴起，长久得不到制止，人民的仇恨就会成为习惯，戎、夷、胡、貉、巴、越的人民就是这样，即使有厚赏严罚也不能禁止。郢人用两块夹板筑墙，吴起改变了这种办法而被人民怨恨，用赏罚来改变它，从而使人民安乐；氐族和羌族的人民，他们被俘虏以后，不担忧被捆绑关押，却担忧死了不被焚烧；这些都已成为习俗的邪行。这种邪行既成，使人居之不乐，死后不安，所以必然害民。所以有关赏和罚的应用，不可不慎重。

【原文】

72·2　昔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①]，召咎犯而问曰[②]：“楚众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对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于文[③]；繁战之君，不足于诈。君亦诈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④]，雍季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⑤]，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⑥]，后将无复[⑦]，非长术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于城濮。反而为赏，雍季在上。左右谏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赏后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闻之曰：“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文公虽不终始，足以霸矣。”赏重则民移之[⑧]，民移之则成焉。成乎诈，其

成毁[9]，其胜败。天下胜者众矣，而霸者乃五，文公处其一，知胜之所成也。胜而不知胜之所成，与无胜同。秦胜于戎而败乎殽[10]，楚胜于诸夏而败乎柏举[11]。武王得之矣，故一胜而王天下。众诈盈国，不可以为安，患非独外也。

【注释】

①城濮：春秋时卫国地名，在今山东省范县西南一带。城濮之战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②咎犯：即狐偃，晋文公重耳的舅父，字子犯。咎通“舅”。

③足：厌。　文：文采。

④雍季：人名，晋文公大臣。

⑤薮：湖泽，亦指水少而草木丰茂的沼泽。　田：通畋。打猎。

⑥偷：苟且。

⑦无复：复行。

⑧移：移人之性。即改变。

⑨其成毁：其成功也要毁掉。下句“其胜败”句式同。

⑩“秦胜于戎”句：指秦穆公破西戎而称霸事，详见后文《不苟论·不苟》篇。秦穆公被晋败于殽事，详见后文《先识览·悔过》篇。殽：殽山在今河南省。

⑪楚胜于诸夏：高诱注：“庄王服郑胜晋于殽，故曰胜乎诸夏也。”　败于柏举：指楚昭王在柏举被吴打败。柏举：参见71·2注⑤。

【译文】

从前，晋文公将要与楚人在城濮作战，召咎犯来问道：“楚国兵多，我国兵少，怎么办？”咎犯回答说：“我听说礼仪繁杂的君主，不厌文采；不断作战的君主，不厌欺诈。您也用欺诈而已。”文公将咎犯的话告诉了雍季，雍季说：“竭泽而渔，哪能不捕到鱼呢？可明年就没有鱼了。焚烧水少而草木茂盛的沼泽来打猎，哪能不捕到野兽呢？可明年就没有野兽了。欺诈虚伪的办法，即使

现在苟且可用，以后就不可再用了，这不是长久的办法啊。”文公用咎犯的计谋，在城濮打败了楚国。归国以后行赏，雍季居首位。左右之人劝谏说：“城濮之功，是靠咎犯的谋略。国君用了他的计谋而取得成功，行赏时却把他放在后边，或许不应该吧！”文公说：“雍季的话，是百世的利益。咎犯的计谋，是一时的用处，哪里能把一时的用处放在百世利益的前面呢？”孔子听说后说：“临到危难用欺诈，足以打败敌人。回国后尊崇贤者，足以报答恩德。文公即使没有自始至终以德行来要求自己，也可以称霸了。”赏重可改变人民的本性，人民本性改变了就可以成功。因欺诈而成功，最后也会被毁掉，因欺诈而胜利，最后还得失败。天下取胜的事例多得很而成为霸主的仅有五个，文公是其中之一，原因是他知道取胜的原因。胜利了而不知道原因，与不胜是等同的。秦战胜西戎而在殽却打了败仗，楚战胜了中原诸国，却在柏举被吴国打败。周武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打一次胜仗就称霸天下。各种欺诈充满着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安定，祸患不仅仅是来自国外啊。

【原文】

72·3 赵襄子出围[①]，赏有功者五人，高赦为首[②]。张孟谈曰[③]：“晋阳之中[④]，赦无大功，赏而为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国危，社稷殆[⑤]，身在忧约之中[⑥]，与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礼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闻之曰[⑦]：“襄子可谓善赏矣。赏一人而天下之为人臣莫敢失礼。”为六军则不可易[⑧]。北取代[⑨]，东迫齐[⑩]。令张孟谈逾城潜行，与魏桓、韩康期而击智伯[⑪]，断其头以为觞[⑫]，遂定三家[⑬]，岂非用赏罚当邪？

【注释】

①赵襄子出围：高诱注："智伯求地于襄子，襄子不与，智伯率韩、魏之君围赵襄子三月，张孟谈私与韩、魏构谋，韩、魏反智伯军，使赵襄子杀之，故曰出围。"

②高赦：人名，赵襄子家臣。

③张孟谈：人名，赵襄子家臣。

④中：当作"事"。

⑤殆：危。

⑥忧约：忧困。

⑦仲尼闻之：毕沅引王伯厚说，孔子死后才有赵襄子事，显系伪托。

⑧六军：泛指军队。 易：轻。谓不可轻用赏罚。

⑨代：战国时国名。事详见下篇《长攻》。

⑩迫：逼迫。

⑪魏桓：即魏桓子，名驹。 韩康：即韩康子，名虎。

⑫觞：古代酒器。

⑬三家：指韩、魏、赵。

【译文】

赵襄子冲出包围圈后，奖赏五个有功的人，高赦为五人之首。张孟谈说："被困晋阳之事，高赦并无大功，为什么奖给首功呢？"襄子说："我的国家危险，社稷危险，我自身也在忧困之中，这时与我交往而不失君臣之礼的只有高赦，因此我奖赏要以他为首。"孔子听说后说："襄子可以说很善于奖赏了。赏了一人而天下做人臣的不敢再失礼。"统率六军不可轻易用赏罚。向北侵略代国，向东逼迫齐国。命令张孟谈翻越城墙暗中行军，与魏桓、韩康相约攻打智伯，砍了智伯的头并用他的头盖骨做成酒杯，从而定了韩、魏、赵三家分晋的局面，这难道不是由于赏罚得当吗？

长　　攻①

【题解】

本篇为《孝行览》的第五篇。主要阐述有计划地长期攻治某事，耐心等待时机，机遇一到，便可取得成功。文章又说，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可以耐心等待，更可以不照常理办事，甚至可以以怨报德。对这种不择手段行为的肯定，是不全面的，应予以批判。

【原文】

73·1　五曰：

凡治乱存亡，安危强弱，必有其遇②，然后可成，各一则不设③。故桀、纣虽不肖，其亡遇汤、武也，遇汤、武，天也，非桀纣之不肖也；汤、武虽贤，其王遇桀、纣也，遇桀、纣，天也，非汤、武之贤也。若桀、纣不遇汤、武，未必亡也；桀、纣不亡，虽不肖，辱未至于此。若使汤、武不遇桀、纣，未必王也；汤、武不王，虽贤，显未至于此。故人主有大功，不闻不肖，亡国之主不闻贤。譬之若良农，辩土地之宜④，谨耕耨之事⑤，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始在于遇时雨，遇时雨，天地也⑥，非良农所能为也。

【注释】

①长攻：陈本："长即'长久'之长，攻即'攻治'之攻。谓长期攻治其

事，耐心等待，待至遇其时、遇其人，则事必成功，故曰长攻。”

②遇：遭逢。

③各一：指不相遇。　设：合。　各一则不设：即不相遇则不合。

④辩：通“辨”，辨别。　宜：适宜。

⑤谨：通“勤”。

⑥地：当是衍文（依俞樾说）。

【译文】

第五是：

凡治和乱、存和亡、安和危、强和弱，必定有其相遇，然后才可形成，各不相遇则不合。所以桀、纣虽然不贤，他们的灭亡是遇上了汤、武，遇上汤、武，是天意，不是桀、纣不贤；汤、武虽贤，但他们之所以称王，是因为遇上了桀、纣，遇上桀、纣也是天意，并不是汤、武贤德。假若桀、纣不遇汤、武，就不一定灭亡；桀、纣不灭亡，虽然不贤，也不至于受亡国的耻辱。假若汤、武不遇桀、纣，也不一定能称王；汤、武不称王，虽然贤德，显荣之名也不一定到这样的地步。所以君主有大功，就听不到他有什么不好，亡国的君主，就听不到他有什么好处。比如优秀的农民，他们善于辨别土地适宜于耕种什么，勤勤恳恳耕田除草，却不一定有收获；然而有收获的，必定是这些勤恳的人。在开始播种时就遇上了及时雨，遇上及时雨，是靠天啊，并不是优秀农民所能做到的啊。

【原文】

73·2　越国大饥，王恐[①]，召范蠡而谋。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饥，此越之福而吴之祸也。夫吴国甚富而财有余，其王年少[②]，智寡材轻，好须臾之名，不思后患。王若重币卑辞以请籴于吴[③]，则食可得也。食得，其

卒越必有吴，而王何患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请食于吴，吴王将与之。伍子胥进谏曰：“不可与也。夫吴之与越，接土邻境，道易人通[4]，仇雠敌战之国也，非吴丧越，越必丧吴。若燕、秦、齐、晋，山处陆居，岂能逾五湖九江、越十七阸以有吴哉[5]？故曰非吴丧越，越必丧吴。今将输之粟，与之食，是长吾雠而养吾仇也，财匮而民恐，悔无及也。不若勿与而攻之，固其数也，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饥[6]，代事也[7]，犹渊之与阪[8]，谁国无有？吴王曰：“不然。吾闻之：‘义兵不攻服[9]，仁者食饥饿[10]。今服而攻之，非义兵也；饥而不食，非仁体也[11]。不仁不义，虽得十越，吾不为也。”遂与之食。不出三年而吴亦饥，使人请食于越，越王弗与，乃攻之，夫差为禽[12]。

【注释】

①王：指越王勾践。

②王：指吴王夫差。

③籴（dí 敌）：买粮食。

④道易：谓无险阻 。 人通：谓人们通往来。

⑤逾：超越，度。 越：历。 阸：同厄，要塞。

⑥“且夫饥”四句：杨树达认为当在“吾不为也”句下，是，宜从。

⑦代事：交替的事。

⑧阪：山坡。

⑨不攻服：不攻打已经归服的国家。

⑩食饥饿：给饥饿的人粮食吃。

⑪体：事物的本体。

⑫为禽：被擒。禽：通“擒”。

【译文】

越国大饥荒，越王勾践很害怕，召范蠡来商量。范蠡说："君王有何害怕的？如今的饥荒是越国的福气却是吴国的祸患。吴国富有，财物有余，可他的国王年轻，智慧少，才能差，喜好一时的虚名，不考虑后患。如果君王用重币和谦恭的言辞到吴国去买粮食，粮食是可以买到的。粮食一得到，最后越国必然拥有吴国，君王有什么担忧害怕的呢？"越王说："好。"于是派人到吴国去请求买粮食。吴王准备给越粮食。伍子胥劝谏吴王说："不可给越国粮食。吴与越，土地、边境相邻，道无险阻，人员往来，又是仇敌争战之国，不是吴灭越，定是越灭吴。像燕、秦、齐、晋等国，它们在山里和内陆，哪能跨越五湖九江、度过十七道要塞来占有吴国呢？所以说，不是吴灭越，定是越灭吴。现在将给他粮食，送给他吃的，这是助长敌国锐气和养活我们的仇人啊，国家财力匮乏，人民就惊恐，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不如不给他粮食，并趁机进攻它，越国如此饥荒，本来就是天数，这正是从前我们先王顺天数称霸的原因。"吴王说："不是你讲的那样，我听说'正义之师不攻打已降服的敌人，仁义者应给饥饿者以粮食，如今越国已降服了而去攻打它，这不是正义之师；饥饿而不给粮食吃，不是仁德之本啊。不仁不义，即使得到十个越国，我也不干。而且饥荒，是交替出现的，犹如深渊和山坡一样，哪一个国家没有呢？"于是就给了越国粮食。不到三年，吴国也受饥荒，派人到越国去请求买粮食，越王不给，却来攻打吴国，吴王夫差被擒拿。

【原文】

73·3　楚王欲取息与蔡[①]，乃先佯善蔡侯[②]，而与之谋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③]。吾请为飨息侯与其妻者[④]，而与王俱，因而袭之。"楚

王曰："诺。"于是与蔡侯以飨礼入于息，因与俱，遂取息。旋[5]，舍于蔡[6]，又取蔡。

【注释】

①楚王：指楚文王。　息、蔡：均国名。

②佯：假装。　蔡侯：指蔡哀侯。

③妻之姨：妻子的妹妹。

④飨：以酒食款待人。

⑤旋：还。

⑥舍：军队临时驻扎。

【译文】

楚王想要夺取息国和蔡国，就先假装和蔡侯亲善，与蔡侯商量说："我想得到息国，怎么办？"蔡侯说："息侯的夫人，是我妻子的妹妹。我请求宴请息侯和他的妻子，与你一同去，趁机偷袭息国。"楚王说："很好。"于是与蔡侯用酒食去招待息侯，并进入息国，军队与他们同行，于是就趁机夺取了息国。回来时，军队临时驻扎在蔡国，又夺取了蔡国。

【原文】

73·4　赵简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1]："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2]。"太子敬诺。简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愿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谏曰："登夏屋以望，是游也。服衰以游，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废。"群臣敬诺。襄子上于夏屋以望代俗，其乐甚美，于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归，虑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请以其弟姊妻

之[3]，代君许诺。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万故[4]。马郡宜马[5]，代君以善马奉襄子，襄子谒于代君而请觞之，马郡尽[6]，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数百人[7]，先具大金斗[8]。代君至，酒酣，反斗而击之，一成[9]，脑涂地。舞者操兵以斗，尽杀其从者。因以代君之车迎其妻，其妻遥闻之状，磨笄以自刺[10]，故赵氏至今有刺笄之证与"反斗"之号[11]。

【注释】

①太子：指赵襄子。

②服衰（cuī 吹）：穿着丧服。服：作动词用。衰：通缞。古时丧服，用粗麻布制成，披于胸前。夏屋之山：即夏屋山。在今山西省内。

③弟：毕沅认为当为衍文。下句"弟"字，也是衍文。是，各家均从。

④善代者乃万故：陈本："译为今语，犹言'千方百计买好代王。'"万故：万种技巧。

⑤马郡：代地产马，所以称马郡。　宜马：适宜于养马。

⑥马郡尽：当为"马群尽"。陈本依毕沅说，认为："原文当为'马郡宜马，代群以善马奉襄子，马群尽。襄子谒于代君而请觞之'。"

⑦羽：古代用雉羽制成的舞具，文舞者所持。

⑧具：准备。　斗：古代酒器。

⑨一成：一下就成功，此指一下击中。

⑩磨：砺。　笄：簪子。

⑪刺笄：当作"磨笄"。　证：当作"山"。　反斗之号：反斗之称号。陈本："此文盖谓对于赵襄子，至今尚有磨笄山为其致姊自杀之证验及至今尚有'反斗'之绰号。"

【译文】

赵简子病重，召见太子襄子告诉他说："我死以后，安葬完毕，你穿上丧服登上夏屋山去观望。"太子恭恭敬敬地答应了。赵简子一死，刚安葬完毕，太子穿着丧服，召见大臣告诉他们说："我愿

意登上夏屋山去观望。”大臣都劝谏说：“登夏屋山而望，是出游啊。穿着丧服去游玩，不行。”赵襄子说：“这是先君的命令，我不敢废弃。”群臣恭恭敬敬地答应了。赵襄子在夏屋山上看代国的风俗，他们既快乐而又非常美，襄子于是说：“先君一定是用这个办法来教诲我啊。”等到回来以后，考虑如何去夺取代国，于是就先友好地对待代国。代国君主好色，襄子请求让他把姐姐嫁给代君，代君同意了。他姐姐嫁到代国以后，襄子千方百计地讨好代王。代国适宜养马，代君用好马来奉送给赵襄子，代地的马都送光了，赵襄子拜谒代君并请他到赵国饮酒，却先命令几百舞者把兵器藏在羽饰中，又准备了大金斗。代君到来后，双方一起饮酒，饮到畅快时，把酒器反过来击杀代君，一下子击中，脑浆涂地。跳舞的人举起先藏在羽饰中的兵器战斗，杀尽代君带来的随从。又用代君的车去接代君的妻，他的妻子远远地听到代王被杀的情况，就将头上的簪子磨锋利了自杀而死，所以赵国至今还有磨笄山的证验及“反斗”的绰号。

【原文】

73·5 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得之①。不备遵理②，然而后世称之，有功故也。有功于此而无其失，虽王可也③。

【注释】

①有所自：有自己所使用的办法。

②不备遵理：不完全遵循常理办事。理：道。旧时以德报德是遵循常理，而三君皆是以怨报德，故曰不遵常理。

③“有功于此”二句：高诱注：“此三君有功名，假令无其阙失，虽为王可也。”

【译文】

这三个君王，都有他们各自的办法得到他们要得到的东西。三人都不完全遵循常理办事，然而后世都称赞他们，是因为他们有功的缘故。有这样的大功而又不失礼，即使称王也是可以的。

慎　人①

【题解】

本篇是《孝行览》的第六篇，强调做事应慎于人事。文章用实例阐述谋事在人的道理。对人的努力作充分肯定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尤其鼓励人在困境时应萌生宏伟规划，并在现实中去实现它，只有这样，处于达时和处于穷时，才可以自得其乐。

【原文】

74·1　六曰：

功名大立，天也；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②。夫舜遇尧，天也；舜耕于历山③，陶于河滨④，钓于雷泽⑤，天下说之，秀士从之，人也。夫禹遇舜，天也；禹周于天下，以求贤者，事利黔首，水潦川泽之湛滞壅塞可通者⑥，禹尽为之，人也。夫汤遇桀，武遇纣，天也；汤武修身积善为义，以忧苦于民，人也。

【注释】

①慎人：慎于人事。

②人：指人为的努力。

③历山：相传舜在此耕种，其所在各说不一。有指山东济南市东南舜耕山（又叫千佛山）的；有指山东菏泽东北的；有指山西永济县东南的；还有说在浙江、湖南的。

④陶：作动词用，制陶器。

⑤雷泽：古泽名。

⑥湛：通“沉”。

【译文】

能建立大功名，是靠天意；因为这个缘故，不慎重做人是不行的。舜遇到尧这样的明君，也是天意；舜本在历山耕种，在黄河边制造陶器，在雷泽垂钓，天下人很喜欢他，优秀杰出的人士也跟从他，这是人努力的结果。禹遇到舜这样的明君，也是天意；禹游遍天下，以寻求贤者，做对人民有利的事，积水、河流、湖泊淤积堵塞而可疏通，禹都尽力为之疏通，这也是人努力的结果。汤遇到桀这样的暴君，武遇到纣这样的暴君，也是天意；汤、武修养自身品德，积善行义，为人民忧虑劳苦，也是人努力的结果。

【原文】

74·2 舜之耕渔，其贤不肖与为天子同①。其未遇时也，以其徒属②，堀地财③，取水利④，编蒲苇，结罘网⑤，手足胼胝不居⑥，然后免于冻馁之患⑦。其遇时也，登为天子，贤士归之，万民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⑧，无不戴说⑨。舜自为诗曰⑩：“普天之下⑪，莫非王土。率土之滨⑫，莫非王臣。”所以见尽有之也。尽有之，贤非加也；尽无之，贤非损也；时使然也。

【注释】

①为：做。

②以：和。

③堀：当作“掘”。掘地财：陈本：“指掘地植谷言也。”

④取水利：取水产品而获利。

⑤结罘网：织鱼网。罘（fú 福）：捕鱼的网。

⑥胼胝（pián zhī 骈支）：俗称老茧。　不居：不停止。居：止。

⑦馁（něi 内上声）：饥饿。

⑧振振、殷殷：形容众多的样子。

⑨戴：爱戴。

⑩引诗见《诗·小雅·北山》。实非舜作。

⑪普：一作“溥”。大。

⑫率土之滨：犹言四海之内。古人认为中国四周都有海，故言。率：循。滨：水边。

【译文】

舜种地捕鱼时，他的贤和不贤与当天子时是相同的。在他未遇到好时机时，和他的徒属弟子们，掘地种五谷，获取水产品之利，编织蒲苇，结织鱼网，手足摩起了老茧也不停止休息，这样才能免于冻饿之苦。当他遇到好时机时，登为天子，这时，贤能之士归附于他，万民称赞他，男男女女，众多百姓，无不爱戴和喜悦。舜自作诗曰：“普天之下，没有不属王土的。四海之内，没有不是王的臣民。”用以表明舜已拥有了一切。拥有了一切，他的贤德并没有增加；一切都没有时，他的贤德也没有受损失，这是时机使他那样的啊。

【原文】

74·3　百里奚之未遇时也，亡虢而虏晋①，饭牛于秦②，传鬻以五羊之皮③。公孙枝得而说之，献诸缪公，三日，请属事焉④。缪公曰：“买之五羊之皮而属事焉，无乃天下笑乎⑤？”公孙枝对曰：“信贤而任之，君之明也；让

贤而下之[⑥]，臣之忠也；君为明君，臣为忠臣。彼信贤[⑦]，境内将服，敌国且畏，夫谁暇笑哉？”缪公遂用之。谋无不当，举必有功，非加贤也。使百里奚虽贤，无得缪公，必无此名矣。今焉知世之无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务博也。

【注释】

①亡虢而虏晋：陈本：“谓虞亡，百里奚出亡于虢而为晋所虏也。”亡：出亡。

②饭牛于秦：在秦喂过牛。饭：喂养。百里奚少时贫困，乞食于齐，一度以养牛为生。

③传鬻（yù 玉）：转卖。百里奚曾为虞大夫，晋献公灭虞，他被虏，后又作陪嫁的媵臣，押送往秦，于中途跑掉，又为楚人所执。秦穆公知他贤，用五张黑牡羊皮把他赎回。

④属事：委托国事。

⑤无乃：依孙蜀丞说，下当有“为”字。

⑥下之：居于贤人之下。

⑦信：诚，确实。

【译文】

百里奚未遇好时机时，他出亡于虢国而为晋军俘虏，曾在秦喂养过牛，转卖时仅值五张黑牡羊皮。公孙枝得到百里奚后很喜欢他，于是进献给秦穆公，过了三天，请求穆公委托他国事。穆公说：“买他只花了五张羊皮而以国事委托给他，岂不为天下耻笑吗？”公孙枝回答说：“信任贤人而任用他，这是你的贤明；让贤而甘居下位，是臣的忠诚；君为明君，臣为忠臣。他确实贤德，任用他，国内都将顺服，敌国也将畏惧，谁还有空闲耻笑呢？”穆公于是重用百里奚。百里奚出谋没有不妥当的，做事必定成功，这

并不是他的贤德增加了。百里奚虽然贤明，如果没有穆公，一定不会有这样的名声，现今怎么知道世上没有像百里奚这样的人呢？所以国君想要寻求贤士，不可不广博地访求啊。

【原文】

74·4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①，七日不尝食，藜羹不糁②。宰予备矣③，孔子弦歌于室，颜回择菜于外。子路与子贡相与而言曰："夫子逐于鲁，削迹于卫④，伐树于宋⑤，穷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不禁⑥，夫子弦歌鼓舞，未尝绝音，盖君子之无所丑也若此乎⑦？"颜回无以对，入以告孔子。孔子憱然推琴⑧，喟然而叹曰⑨："由与赐，小人也。召，吾语之。"子路与子贡入。子贡曰："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达于道之谓达，穷于道之谓穷。今丘也拘仁义之道⑩，以遭乱世之患，其所也⑪，何穷之谓？故内省而不疚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⑫，文公得之曹⑬，越王得之会稽⑭。陈、蔡之阸，于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⑮，子路抗然执干而舞⑯。子贡曰："吾不知天之高也⑰，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穷亦乐，达亦乐。所乐非穷达也，道得于此，则穷达一也，为寒暑风雨之序矣⑱。故许由虞乎颍阳⑲，而共伯得乎共首⑳。

【注释】

①穷：穷困，困窘。　陈、蔡：两个小国名。

②藜羹：用藜菜做的羹。泛指粗劣的食物。　糁：用米和羹。

③宰予：孔子学生，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我，又称宰我。利口善辩，以语言见长。　备：通惫，疲惫。

④削迹：匿迹。指隐居。

⑤伐树于宋：《孔子世家》："孔子在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绩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适郑。"即指此事。

⑥藉：凌辱，欺侮。

⑦丑：耻。

⑧憱然：不高兴的样子。憱（cù 促）：通"愀"，变色改容。

⑨喟然：叹气的样子。

⑩拘：拘于，固守于。

⑪其所也：适得其所。所：处所。

⑫得之：得到一种启示。此指想要称霸的思想萌生。

⑬文公：指晋文公。

⑭越王：指越王勾践。高诱注此三句："齐桓公遇无知之乱出奔莒，晋文王遇丽姬之谗出过曹，越王勾践与吴战而败，栖于会稽之山，卒皆享国，克复其耻，为霸君，故曰得之。"

⑮烈然：高亢的样子。　返：更。

⑯抗然：志气高亢的样子。　干：盾。此指舞具。

⑰"高"与下句"下"：高诱注："高、下喻广大也。言不能知孔子圣德之如天地。"

⑱为：犹如。　序：更代。陈本："此谓圣人之视穷通，如寒暑风雨之更代。寒暑风雨，不因成物而有所善，亦不因万物肃杀而有所悲，一循其自然之顺序而已。"

⑲虞：乐。　颍阳：颍水之北。许由隐居箕山，山在颍水之北，故曰："虞乎颍阳也。"

⑳共伯：即共伯和。西周时共国君主。共：国名；伯：爵；和：共伯之名。共：音恭。　共首：即共首山。

【译文】

孔子困在陈、蔡之间，七天不曾吃到粮食，用藜菜煮的羹中

没有一点米粒。宰予很疲惫，孔子在室内抚琴唱歌，颜回在野外择菜。子路与子贡一起对颜回说："夫子在鲁国被逐，隐居于卫国，在宋国树下习礼时，被人砍倒树想暗算他，在陈、蔡被困，杀夫子的人没有罪，凌辱他的不被禁止，他仍然抚琴唱歌，击鼓跳舞，从未停止他的歌声，君子就是这样无所谓羞耻吗？"颜回无话回答，进入室内把这些话告诉了孔子。孔子不高兴地把琴推开，叹着气说："仲由和端木赐是小人啊。叫他们进来，我有话告诉他们。"子路与子贡进入室内。子贡说："像现在这种情况可以说是穷困了。"孔子说："这是什么话？君子通达于道才叫通达，穷困于道才叫穷困。我现在固守仁义之道，因而遭受乱世带来的祸患，这本来就会这样，怎么叫穷困呢？所以自我反省而不要在道义上有什么内疚，面对危难而不丧失自己的品德。严寒到了，霜雪降临了，我就知道松柏的茂盛。从前齐桓公遭公孙无知之乱出奔到莒而萌生了称霸之心，晋文公遭丽姬之谗路过曹而萌生了复国称霸之心，越王勾践与吴战败退栖会稽，萌生了雪耻报仇之心。在陈、蔡遇到的困境，大概对于我是一种幸运吧！"孔子高亢地重又拿着琴来弹奏，子路也高兴地手拿盾牌跳舞。子贡说："我不知您的圣德如天那样高、地那样厚。"古代得道的人，穷困时也高兴，通达时也高兴。所以高兴不是因为穷或达，而是知道了道，那么穷也好达也好都是一样的，犹如寒暑风雨的交替出现一样。所以许由隐居颍水之北照样快乐，共伯在共首山自得其乐。

遇　合[①]

【题解】

本篇是《孝行览》的第七篇，文章阐明既要遇明主，又要与

时机相合，才能成就功业与事业，文中的孔子，正因不合时机，仅仅当个司寇而已，强调了遇有待于合的重要性。

【原文】

75·1 七曰：

凡遇，合也。时不合，必待合而后行。故比翼之鸟死乎木②，比目之鱼死乎海③。孔子周流海内④，再干世主⑤，如齐至卫⑥，所见八十余君，委质为弟子者三千人⑦，达徒七十人⑧，七十人者，万乘之主得一人用可为师⑨，不为无人，以此游仅至于鲁司寇⑩，此天子之所以时绝也，诸侯之所以大乱也。乱则愚者之多幸也⑪，幸则必不胜其任矣。任久不胜，则幸反为祸。其幸大者，其祸亦大，非祸独及己也。故君子不处幸，不为苟，必审诸己然后任，任然后动。

【注释】

①遇合：遇，言遇其主；合则言合于时机。

②比翼鸟：鸟名。传说此鸟不比不飞，故老死于木。

③比目鱼：传说此鱼不比不行，故老死于海中。

④周流：即周游。

⑤再干世主：即更干世主，历干世主。干：求取。此指谋求官职。

⑥如：到。

⑦委质：古代卑幼去见尊长，不敢行宾主授受之礼，故把礼物放在地上然后退出。此指送上礼物，拜人为师。质：古代初见尊长时所送的礼物。

⑧达徒：通达显达的学生。

⑨万乘：拥有万辆兵车。用以指天子。

⑩司寇：古代掌刑法的官。

⑪幸：侥幸。

【译文】

第七是：

凡遇明主，必因时机相合。时机不合，一定要等待时机合了然后才能行动。所以比翼鸟老死于树上，比目鱼老死于海中。孔子周游天下，历求世主，自齐到卫，所见八十余君，送礼物来拜孔子为师的弟子有三千人，通达之徒有七十人，这七十个人，天子只要得到一个，就可以拜他为师，不能说是没有人才吧，用这样的条件去周游各国，也只当个司寇之官，这正是周天子所以灭绝，诸侯国大乱的原因。国家一乱，那么愚昧的人就被侥幸任用，受重用而不一定能胜任。长久不能胜任，则侥幸反而要成为祸乱。越侥幸祸就越大，祸乱不只是涉及自己。所以君主不存侥幸心理，不做苟且之事，一定要先审察自己的能力然后才任职，任职后才行动。

【原文】

75·2　凡能听说者，必达乎论议者也。世主之能识论议者寡，所遇恶得不苟？凡能听音者，必达于五声。人之能知五声者寡，所善恶得不苟？客有以吹籁见越王者①，羽角宫徵商不谬，越王不善②，为野音而反善之③。说之道亦有如此者也。

【注释】

①籁：古代的一种管乐器。

②不善：不喜欢，认为不好。

③野音：鄙俗之音。

【译文】

凡能听人议论的，一定是通晓议论的。但世上君主中能识别议论的人少，所以怎么能不苟且求合呢？凡能听音乐的，一定是通晓五声的。但人中能知道五声的少，所以怎么能不苟且求合呢？宾客中有一个凭借吹籁谒见越王的人，羽、角、宫、徵、商五声吹得不错，可越王就是不喜欢，当吹到鄙俗的音乐时越王反而很喜欢。议论，也有这种情况。

【原文】

75·3 人有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①。衣器之物，可外藏之②，以备不生。"其父母以为然，于是令其女常外藏。姑妐知之③，曰："为我妇而有外心，不可畜④。"因出之。妇之父母，以谓为己谋者以为忠⑤，终身善之⑥，亦不知所以然矣。宗庙之灭，天下之失，亦由此矣。故曰遇合也无常。说，适然也⑦。若人之于色也，无不知说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执乎黄帝⑧，黄帝曰："厉女德而弗忘⑨，与女正而弗衰⑩，虽恶奚伤？"若人之于滋味，无不说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昌蒲菹⑪，孔子闻而服之⑫，缩颈而食之⑬，三年然后胜之⑭。人有大臭者⑮，其亲戚兄弟妻妾知识无能与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说其臭者，昼夜随之而弗能去。说亦有若此者。

【注释】

①生：指生孩子。

②外藏：藏财物于外。古时妇女出嫁后不生子，要被逐回娘家，故先藏财物于外。

③姑妐：丈夫的父母。姑：丈夫的母亲。妐（zhōng 宗）：丈夫的父亲。

④畜：留客。

⑤以："以之"的省文。　谓：告诉。　以为：认为。

⑥善之：与之友善。

⑦适然：偶然。

⑧嫫母：古代丑女，相传黄帝认为她有德行，娶之为妻。执：服，服事。

⑨厉：磨砺。

⑩正：通"政"。女政：谓宫中的政令。

⑪菹：腌菜。

⑫而服：依孙蜀丞先生说，当为衍文。

⑬缩頞：犹蹙额。不愉快、不舒服的样子。頞（è 遏）：鼻梁。此指皱着眉头。

⑭胜之：能吃昌蒲菹。

⑮大臭：即狐臭。

【译文】

有一个要嫁给别人为妻的人。有人告诉她的父母说："嫁去以后不一定生孩子。衣服器具等物品，可以拿到外边藏起来，以防备不生孩子被休逐时得用。"她的父母认为是对的，于是叫女儿经常藏物于外。她公婆知道后说："做我家的媳妇而有外心，不可留着她。"因此休掉她。她的父母认为这个人对他们很忠诚，一辈子与他友好相处，还不知道他们的女儿被休回家的真正原因。宗庙的毁灭，天下的丧失，也是由于这种情况造成的。所以说遇与合是不固定的。相互喜悦是偶然的。像人们对于女色一样，没有人不知道喜欢美貌的，但真正美貌的又未必能遇上。所以嫫母反能服侍黄帝，黄帝说："磨砺女德而不忘，交付宫中政务而不荒疏，虽然丑又有什么关系呢？"像人们对于滋味那样，没有不喜欢甘甜香脆的，而甘甜香脆的东西未必人人接受。周文王就喜欢吃腌昌蒲根，孔子听说后，皱着眉头吃它，三年后才吃习惯。有一个患

有狐臭的人，他的父母兄弟妻妾知交相识的人不能和他相处在一起，他自己也感到苦闷而跑到海上去生活。谁知海上的人喜欢这种狐臭味，昼夜跟从他不离去。喜欢到了这样的地步。

【原文】

75·4　陈有恶人焉，曰敦洽雠糜[①]，雄颡广颜[②]，色如浃赪[③]，垂眼临鼻[④]，长肘而盭[⑤]。陈侯见而甚说之[⑥]，外使治其国，内使制其身。楚合诸侯，陈侯病不能往，使敦洽雠糜往谢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见之[⑦]。客有进状有恶其名言有恶状[⑧]，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⑨]，曰："陈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⑩]；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兴师伐陈，三月然后丧。恶足以骇人，言足以丧国，而友之足于陈侯而无上也[⑪]，至于亡而友不衰。夫不宜遇而遇者则必废[⑫]，宜遇而不遇者，此国之所以乱，世之所以衰也。天下之民，其苦愁劳务从此生。凡举人之本[⑬]，太上以志[⑭]，其次以事，其次以功。三者弗能，国必残亡，群孽大至[⑮]，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十犹尚幸。贤圣之后，反而孽民，是以贼其身[⑯]，岂能独哉[⑰]？

【注释】

①敦洽雠糜：陈本："敦犹言敦厚。洽：合也。雠，仇也。糜，靡通，无也。'敦洽雠糜'，犹言敦厚和合与人无仇也。以此为名，正见此人貌虽丑恶，而名则善。此陈侯之所以一见而甚悦之也。"

②雄颡广颜：陈本："雄颡者，额充满威势之状。……广颜者，眉目之间宽广也。"

③色如浃赪：陈本："肤色如流赤也。"赪（chēng 称）：红。浃赪：深赤色。

④垂眼临鼻：陈本："状恶之极。"

⑤长肘而盭：陈本："肘长且曲也。"盭（lì 戾）：屈曲，扭曲。

⑥说：通悦。

⑦怪：异。陈本："异者不同于众也，楚王以其名不同于众，故先见之，可见其名必是善，使楚王见其名而慕之也。"

⑧客有进状有恶其名言有恶状：此句费解。谭戒甫曰："此第一'有'字疑'其'字之误，本当在最终'状'字之上，而今本倒误耳。当读云：'客进，状有恶其名，言有恶其状'。盖谓状又恶于其名，言又恶于其状也。"有：又。

⑨合：会。

⑩知：通"智"，明智。

⑪"而友之足于陈侯而无上也"二句：高诱注："友爱敦洽犨糜无有出上者也。楚怒而伐之，以至于灭，而爱之不衰废也。"

⑫废：坏乱。

⑬举：用。

⑭太上：最上。

⑮孽：病，害。

⑯贼：残害。

⑰岂能独哉：陈为楚所灭，以残其身，并病其民，故曰"岂能独哉"。

【译文】

陈国有个丑人，叫敦洽犨糜，额头显现威势，眉目之间宽广，肤色深红，眼下垂临近鼻子，手肘长而弯曲，状貌特别凶恶。陈侯看到了非常喜欢他，在宫外让他治理国家，在宫内让他服侍自己。楚国盟会诸侯，陈侯生病不能前去，派他去道歉。楚王觉得他的名字奇怪而首先接见了他。他进去后，他的形状比他的名字丑，他的语言比他的形状丑，楚王很生气，于是会合诸侯告诉他们说："陈侯不知此人不可出使，却派他出使，说明陈侯没有智慧；知他不能出使而派他出使，那是侮慢我；既侮慢我，又不明智，不可不攻打陈国。"于是兴兵讨伐陈国，三个月之后灭掉了陈国。丑足以惊骇别人，语言足以使国家丧亡，而友善敦洽犨糜到没有谁

能超过他，楚怒而伐陈，以至于国家快灭亡了，友善仍不衰废。不应该遇合的却遇合了，这就必定坏乱，应该遇合的而又不遇合，这是国家之所以混乱和世道衰落的原因。天下的人民，他们的愁苦劳碌就由此产生。凡用人之本，最上是看其志向，其次是看其做事的能力，再次才看他的功劳。这三样都不行，国家必定灭亡，各种祸害就会一齐到来，自身也必然遭受祸殃，能活到七十岁九十岁就是大幸了。陈国是圣贤的后代，反而给人民带来祸害，还因此而危害其身，并害其民，哪能仅仅是殃及自身呢？

必　己[①]

【题解】

本篇是《孝行览》最后一篇。这一组文章，《孝行》讲孝是治天下之本；《本味》是用味比喻如何治国的思想；《首时》阐述办一切事在于时机；《义赏》讲按义行赏才能役使臣民；《长攻》则说明耐心、长期攻治其事的重要；《慎人》讲人事的重要；《遇合》讲不仅要遇其主，而且还要合于时机；此篇讲一切依靠自己的重要。可见八篇中的后六篇是从不同角度阐述为尽人事而待时的重要性，有一定影响。

【原文】

76·1　八曰：

外物不可必，故龙逄诛，比干戮，箕子狂[②]，恶来死，桀、纣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乎江，苌弘死、藏其血三年而为碧[③]。亲莫不欲其子之孝，

而孝未必爱，故孝己疑[④]，曾子悲[⑤]。

【注释】

①必己：一作《本知》、《不遇》。必己，必定要依靠自己。

②箕子：商纣王之叔。官至太师，受封于箕（今山东太谷东北），有较高的政治才能和文化知识。纣杀比干后，他惧而佯狂为奴，被纣囚禁。周武王灭商诛纣，把他释放，并以国事咨之。

③苌弘：周敬王时为大夫。《搜神记》载周灵王时他被杀后，蜀人藏其血，三年乃化而为碧。

④孝己：殷王高宗之子。遭后母之难，忧苦而死。

⑤曾子：即曾参。他是有名的孝子，但常遭父母打，所以伤悲。

【译文】

第八是：

外物不可以依仗，所以关龙逄被诛，比干被杀戮，箕子佯狂，恶来被杀，桀、纣灭亡。君主没有不希望臣忠的，但忠却未必受信任，所以伍子胥尸体被投入江中，苌弘被杀，他的血三年后化为碧玉。父母没有不希望子女尽孝的，但子女尽孝的却未必受到父母的喜爱，所以孝己被怀疑，曾子因遭父母鞭打而伤悲。

【原文】

76·2　庄子行于山中[①]，见木甚美，长大，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弗取，问其故，曰："无所可用[②]。"庄子曰："此以不材得终其天年矣。"出于山，及邑，舍故人之家[③]。故人喜，具酒肉，令竖子为杀雁飨之[④]。竖子请曰："其一雁能鸣，一雁不能鸣，请奚杀[⑤]？"主人之公曰[⑥]："杀其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天年，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以

处[7]？”庄子笑曰：“周将处于材、不材之间。材、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8]。若夫道德则不然[9]：无讶无訾[10]，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11]；一上一下[12]，以禾为量[13]，而浮游乎万物之祖[14]，物物而不物于物[15]，则胡可得而累？此神农、黄帝之所法[16]。若夫万物之情、人伦之传则不然[17]：成则毁，大则衰，廉则剉[18]，尊则亏[19]，直则骫[20]，合则离，爱则隳[21]，多智则谋[22]，不肖则欺[23]，胡可得而必？”

【注释】

①庄子：即庄周（约前369～前280年），战国时思想家，宋蒙（安徽蒙城）人。做过漆园吏，他继承和发扬了老聃、杨朱学说，把“贵生”、“为我”引向“达生”、“忘我”，归结为天然的“道”、“我”合一，成为道家学派的始祖。《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

②无所可用：没有什么用处。原话见《庄子·山木》，文字上有出入。

③舍：止。　故人：老朋友。

④竖子：童仆。　雁：鹅。　飨：以酒食待人。

⑤奚杀：杀何，杀哪一只。

⑥公：父。

⑦处：对待。

⑧累：忧患。

⑨若夫：至于。

⑩讶：惊异。　訾（zǐ仔）：说人坏话。

⑪专为：偏专某一方面。

⑫上、下：喻指伸缩、进退。

⑬禾：《庄子·山木》作“和”，顺。　量：度量、准则。

⑭祖：始。

⑮物物而不物于物：第一、三个物字作动词用。物物：役使外物。不物于物：不受外物役使。

⑯法：效法，取法。

⑰人伦之传：人伦相传之道。

⑱廉：利，有棱角。　剉：缺伤。

⑲尊：高。

⑳骪（wěi 委）：曲。

㉑隳（huī 灰）：废。

㉒谋：被人谋算。

㉓欺：被人欺诈。

【译文】

庄子行走在山中，看见一棵树长得很美，很高大，枝叶茂盛，伐木的人停止在树旁却不伐取它，问他是什么缘故，回答说："没有什么用处。"庄子说："这棵树因它不成材而得以终其天年。"从山里出来，到了城邑，留宿在老朋友家。老朋友很高兴，具备酒肉，叫童仆去杀鹅来招待他。童仆请示道："有一只鹅能叫，一只不能叫，杀哪一只？"主人的父亲说："杀那只不能叫的。"第二天，弟子向庄子问道："昨天山里的树木因不材得以终其天年，主人的鹅因为不材而被杀，先生将如何对待？"庄子笑道："我将处于成材与不成材之间。成材与不成材之间，好像是、但又好像不是，所以不能免去牵累。至于道德就不是这样：没有惊骇，没有非议，时而龙时而蛇，变幻莫测，随着时机而 变化，不肯偏专一边；时上时下，时进时退，以和顺为其标准，浮游于万物的初始，役使外物而不受外物所役使，那又怎么可能受牵累呢？这就是黄帝、神农所效法的原则。至于万物之情、人伦相传之道就不是这样：成功了就会毁坏，强大了就会衰微，锋利有棱角就会缺损，高了就会损伤，直了就会弯曲，聚合就会分离，受到宠爱就会废弃，智慧多反而有人来谋算，不贤就会受人欺诈，怎么可以依仗呢？"

【原文】

76·3 牛缺居上地大儒也[①]，下之邯郸[②]，遇盗于耦沙之中[③]。盗求其橐中之载则与之[④]，求其车马则与之，求其衣被则与之。牛缺出而去[⑤]。盗相谓曰："此天下之显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诉我于万乘之主[⑥]，万乘之主必以国诛我[⑦]，我必不生，不若相与追而杀之，以灭其迹。"于是相与趋之，行三十里，及而杀之[⑧]。此以知故也[⑨]。孟贲过于河[⑩]，先其五[⑪]，船人怒，而以楫虓其头[⑫]，顾不知其孟贲也[⑬]。中河，孟贲瞋目而视船人[⑭]，发植[⑮]，目裂[⑯]，鬓指[⑰]，舟中之人尽扬播入于河[⑱]。使船人知其孟贲，弗敢直视，涉无先者[⑲]，又况于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知与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调近之[⑳]。犹未可必，盖有不辨和调者，则和调有不免也。宋桓司马有宝珠[㉑]，抵罪出亡。王使人问珠之所在[㉒]，曰"投之池中"，于是竭池而求之，无得，鱼死焉。此言祸福之相及也[㉓]。纣为不善于商，而祸充天地，和调何益？

【注释】

①牛缺：秦国人。 居：住。 上地：地名。

②下：走。 之：到。 邯郸：地名。

③耦沙：地名。

④橐（tuō 脱）：口袋。 载：装着的东西。

⑤出：当为"步"字。

⑥诉：诉说。

⑦以国：用一国之力量。

⑧及：赶上。

⑨此以知故也：这是因为强盗知道牛缺是贤人的缘故。

⑩孟贲：古时勇士。

⑪先其五：高诱注："超越次第也。"五：同伍，行伍。

⑫楫（jí 及）：船浆。　虓（xiāo 嚣）：通敲。

⑬顾：只。

⑭瞋（chēn 称）目：睁大眼睛，瞪着眼睛。

⑮植：竖立。

⑯目裂：眼眶破裂。形容愤怒到极点。

⑰鬓指：头发直竖，形容愤怒到极点。

⑱扬播：犹摇动。

⑲涉无先者：渡河没有敢先于孟贲的。

⑳近之：近于可依仗。

㉑桓司马：即桓魋（tuí 推）。《左传》哀公十一年："太叔疾臣向魋纳美珠焉，与之城钼。宋公求珠，魋不与，由是得罪。"此处记与原文有出入，可能是作者附会之言。

㉒王：指宋景公。春秋时宋未称王，此与史实不符。

㉓此言祸福之相及也：陈本："此八字当系注语之羼入正文者。下文'和调何益'系总结鱼死、纣祸二事，中间不当插此一句。"

【译文】

牛缺是居住在上地的大儒者，他往邯郸去，在耦沙之中遇到盗贼。盗贼要他口袋装的东西，就给了他们，要他车马，也给了他们，要他的衣服被子，还是给了他们。牛缺步行离去。盗贼互相说道："这是天下显达的人，现今侮辱他到这种地步，他此去一定把事情向天子诉说，天子一定会用一个国家的力量来诛伐我们，我们必不能活，不如一起追上去把他杀掉，以灭掉他的踪迹。"于是一同追赶，追了三十里，追上并杀了他。这是因为盗贼知道牛缺是贤人的缘故啊。孟贲渡河，抢先其他人上了船，船工发怒，就用船浆敲他的头，而不知他是孟贲。到了河中，孟贲睁大眼睛看着船工，头发直竖，眼眶破裂，船工全都在孟贲的摇动中落进河中。假如船中人知道他是孟贲，连正眼都不敢看他，没人敢在他

之前上船，更何况于侮辱他呢？这是因为不知道他是勇士孟贲啊。知道与不知道，都不足以依靠，只有和调才接近于可依靠。和调尚且不一定能够依靠，何况还有不能分辨和调的人呢，那么和调也不免于祸患啊。宋人桓司马有一颗宝珠，他有罪逃亡在外。宋景公派人问他宝珠在什么地方，他说“已投入池塘之中”，于是把池塘弄干寻找宝珠，没有找到，鱼都死了。这讲的是祸与福是相互依存的。纣在商做不善的事，祸患充塞于天地之间，和调又有什么益处？

【原文】

76·4 张毅好恭①，门闾帷薄聚居众无不趋②，舆隶姻媾小童无不敬③，以定其身④，不终其寿，内热而死。单豹好术⑤，离俗弃尘，不食谷实，不衣芮温⑥，身处山林岩堀⑦，以全其生，不尽其年，而虎食之。孔子行道而息，马逸⑧，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马。子贡请往说之，毕辞，野人不听。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请往说之⑨，因谓野人曰：“子不耕于东海，吾不耕于西海也，吾马何得不食子之禾⑩？”其野人大说，相谓曰⑪：“说亦皆如此其辩也，独如向之人⑫！”解马而与之。说如此其无方也而犹行，外物岂可必哉？

【注释】

①张毅：鲁人。《庄子·达生》：“有张毅者，高门县（悬）薄（帘），无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 恭：恭敬。

②闾：里巷的大门。 门闾：此指有人居住之地。 帷薄：帐子，帘子，也代指人居住之地。 聚居众：居住着人众的地方。 趋：快步走，表示恭敬。

③舆隶：指赶车等仆人。　姻媾：指因婚姻关系而结的亲戚。

④定：平定，安定。

⑤单豹：鲁人。《庄子·达生》："鲁有单豹者，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

⑥芮（ruì 锐）：絮。不衣芮温：陈本："不衣细软温暖之衣。"

⑦堀：同"窟"，穴。

⑧逸：奔跑。

⑨鄙人：边远地区之人。"曰"字当衍。

⑩此处引文，许维遹曰："《选注》引作"孔子行于东海，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马。子贡说而请之，野人终不听。于是鄙人马圉乃复往说曰：'子耕东海至于西海，吾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悦，解马还之。"

⑪相谓曰：对他说。指对鄙人说。

⑫独如向之人：独，通孰、熟，犹何。　如：像。　向：刚才。句意：谁像刚才的人那样呢。

【译文】

张毅喜好对人恭敬，凡是经过门间、帐帘及人聚居处，无不快步走过，对待赶车的仆人、亲戚、小童，无不尊敬他们，以便使自身安定，这样的好人，不能享受天年，内热而死。单豹喜欢道术，远离尘俗，不吃五谷，不穿细软温暖的衣服，住在山林、岩窟之间，以保全其身，谁知不能尽享天年，被老虎吃掉。孔子在路上行走，休息时，马跑了，吃了乡下人的庄稼，乡下人留下他的马。子贡请求去劝说乡下人，讲完话，乡下人不听。有个刚跟从孔子来自边远地区的人请求去劝说，他对乡下人说："你不在东海耕种，我不在西海耕种，我的马怎么不吃你的禾苗呢？"乡下人非常高兴，对他说："你说话像这样善辩，哪像刚才那个人！"于是解马还他。向人解说像这样不讲方式还可以行得通，对外物怎么可以这样呢？

【原文】

76·5 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见敬①，爱人而不必见爱。敬爱人者，己也；见敬爱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己无不遇矣。

【注释】

①见：被。

【译文】

君子的行为，尊敬人而不一定被人尊敬，爱戴人而不一定被人喜爱。尊敬和爱戴人，在于自己；被人尊敬和爱戴，在于他人。君子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不一定去要求别人，严格要求自己没有不遇合的。

慎大览第三　权勋　下贤　报更　顺说　不广　贵因　察今

慎　　大[1]

【题解】

《慎大览》共八篇。《慎大》为首篇，主要阐述国君在处理国事时应特别谨慎。尤其在胜利、强大时更应保持谨慎。文章首先举汤与伊尹之盟取得胜利的事例来证明一个真理：多怨多患将给国家带来灭亡之灾，指出贤主应“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思丧”；再举周武王和赵襄子在胜利和强大时的谨慎心态及其举措，得出“善持胜者，以示强弱”的结论，不但有一定说服力，而且有一定意义。

【原文】

77·1　一曰：

贤主愈大愈惧，愈强愈恐。凡大者，小邻国也[2]；强

者，胜其敌也。胜其敌则多怨，小邻国则多患。多患多怨，国虽强大，恶得不惧，恶得不恐？故贤主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思丧。《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

【注释】

①慎大：对一切事，谨慎是最为重要的。尤其国家在强大时和胜利面前更应谨慎。

②小：轻视。把……看小。

【译文】

第一是：

贤主的国家越大越恐惧，越强大越担心。大凡国家大的，就轻视邻国；强大的，就战胜敌国。战胜敌国，就招致很多怨恨，轻视邻国就会招致更多的祸患。多怨恨多祸患，国家即使强大，怎么不恐惧呢？怎么不担心呢？所以贤主在平安时就想到危险，在通达时就想到穷困，在有所得时就想到有所失。《周书》上说："好像面临深渊一样，好像脚踩薄冰一样。"这说的就是要慎于处事啊。

【原文】

77·2 桀为无道，暴戾顽贪[①]，天下颤恐而患之[②]，言者不同，纷纷分分[③]，其情难得[④]。干辛任威[⑤]，凌轹诸侯[⑥]，以及兆民，贤良郁怨。杀彼龙逄，以服群凶[⑦]。众庶泯泯[⑧]，皆有远志，莫敢直言，其生若惊[⑨]。大臣同患，弗周而畔[⑩]。桀愈自贤，矜过善非[⑪]，主道重塞，国人大崩。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⑫]，恐其不信，汤由亲

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⑬，曰："桀迷惑于末嬉⑭，好彼琬、琰⑮，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⑯，民心积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⑰。"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⑱，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⑲，身体离散，为天下戮，不可正谏⑳，虽后悔之，将可奈何？汤立为天子，夏民大说，如得慈亲，朝不易位，农不去畴，商不变肆㉑，亲郼如夏㉒。此之谓至公，此之谓至安，此之谓至信。尽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㉓。

【注释】

①暴戾：残暴酷虐，粗暴乖戾。　顽贪：贪婪。

②颤恐：惊恐。　患：担忧，害怕。

③纷纷分分：陈本："谓言者各异，殽乱不一。"

④情：陈本："情读为诚，实也，犹今语'真实情况'。"

⑤干辛：桀之谀臣。　任：放纵。

⑥凌轹：欺压。

⑦凶：逆。陈本："此文谓桀杀龙逢以服逆其意者。"

⑧泯泯：纷乱的样子。

⑨惊：马惊骇。其生若惊：陈本："犹言其生若马骇而奔窜也。"

⑩周：合。　弗周而畔：陈本："犹言不与桀合而背畔也。"畔：通"叛"。

⑪善：作动词用，以……为善。矜过善非：自夸其过，以非为善。

⑫旷夏：大国夏。　旷：大。

⑬亳（bó 博）：商汤时的都城。具体地点各说不一。一般认为在今河南

省偃师县西。

⑭末嬉：一作妹嬉、妹喜、末喜，夏桀宠妃。相传桀伐有施氏，有施氏把她献给桀，很受桀宠爱。

⑮琬、琰：相传是桀的两个宠妾。

⑯疾：痛恨。

⑰若：你。　诗：陈本："诗者盖即四方之歌谣。"

⑱今昔：即昨夜。

⑲大沙：地名。即南巢，成汤发桀于南巢。

⑳正谏：直言劝谏。

㉑肆：商人聚集经商的地方。

㉒郼：汤为天子之前的封国。陈本："此文之主词为夏民，故云亲郼如夏。"

㉓祖：犹后世的太庙。　祖伊尹：范耕研曰："谓祀伊尹于太庙也。"世世享商：世世代代在商享受祭祀。　享：指受祭祀。

【译文】

夏桀做无道之事，残暴酷虐，贪婪成性，天下人都惊恐害怕，人们议论纷纷，得不到真实情况。干辛放纵地施行威虐，欺压诸侯和人民，贤良之人都很忧怨。夏桀杀死敢于劝谏的龙逢以压服反对他的人。人民百姓纷乱恐慌，都有远离之意，不敢讲真话，活着的像受惊的马那样到处奔窜。大臣担心害怕，不与夏桀合作而有背叛之心。夏桀更加自以为贤，自夸其过，以非为是，君主之道严重堵塞，国人分崩离析。汤于是很恐惧，担忧天下人民不得安宁，想要派伊尹到夏国去观察动静，担心夏桀不信，汤于是扬言要亲自杀掉伊尹。伊尹逃到夏国，过了三年，回到商汤都城亳说："夏桀迷惑于妹嬉，宠幸琬、琰两妾，一点不怜悯大众，大家都不堪忍受，上下痛恨，人心生怨，都说：'老天不保佑夏国，夏朝命运最终要完蛋'。"商汤对伊尹说："你告诉我的夏国情况完全像歌谣中说的那样。"汤于是与伊尹盟誓，表示灭夏的决心。伊尹再去夏朝观察动静，听命于妹嬉。妹嬉说："昨夜天子梦到西方有

一个太阳，东方有一个太阳，两个太阳相斗，西方太阳战胜了，东方太阳失败了。”伊尹将情况告诉商汤。商国大旱，但仍然发兵，以遵守与伊尹的盟约，特意命令军队从东方出国都，绕道西方前进。未交战桀就逃跑了，追逐到大沙才把他杀死，身首异处，为天下人所耻笑，不听劝谏，即使后悔，又将怎么样呢？汤做了天子，夏民非常高兴，就像得到慈父一样，夏朝朝廷的官位一律不更换，农民不离开田亩，商人不变更经商市场，人们亲近商朝如同亲近夏朝一样，这就叫最公正，这就叫最安定，这就叫最守信。完全实行与伊尹的盟誓，不怕国内有旱灾，取得成功，从此让伊尹世世代代在商享受祭祀。

【原文】

77·3　武王胜殷，入殷，未下轝[①]，命封黄帝之后于铸[②]，封帝尧之后于黎，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轝，命封夏后之后于杞，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武王乃恐惧，太息流涕，命周公旦进殷之遗老，而问殷之亡故，又问众之所说、民之所欲。殷之遗老对曰：“欲复盘庚之政[③]。”武王于是复盘庚之政；发巨桥之粟[④]，赋鹿台之钱[⑤]，以示民无私；出拘救罪，分财弃责[⑥]，以振穷困；封比干之墓[⑦]，靖箕子之宫[⑧]，表商容之闾[⑨]，士过者趋[⑩]，车过者下；三日之内，与谋之士封为诸侯，诸大夫赏以书社[⑪]，庶士施政去赋[⑫]；然后于济河[⑬]，西归报于庙[⑭]；乃税马于华山[⑮]，税牛于桃林[⑯]，马弗复乘，牛弗复服[⑰]；衅鼓旗甲兵，藏之府库，终身不复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户不闭，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⑱]。武王胜殷，得二虏而问焉，曰：“若国有妖乎？”一虏对曰：“吾国有妖。昼

见星而天雨血，此吾国之妖也。”一虏对曰：“此则妖也。虽然，非其大者也。吾国之妖，甚大者，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19]。此非贵虏也，贵其言也。故《易》曰：“诉诉履虎尾[20]，终吉。”

【注释】

①辇：同舆，车。

②铸：古国名。下黎、陈、杞同。

③盘庚：商朝国王。汤第九代孙，继祖甲立位，他继位之前国家多乱，又频遭自然灾害，国势衰落。他即位后，决计从奄（今山东曲阜）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在安定秩序的基础上，继续行汤之政，加强王权，为商朝后期发展打开局面。今《尚书·盘庚》篇，就是他迁殷前后的讲话记录。

④巨桥：纣粮仓名。

⑤赋：布施。　鹿台：纣钱库名。

⑥责：同债，债务。

⑦封：堆土使高大。

⑧靖：读为“旌”，表彰。　宫：室。

⑨表：标记。　商容：殷之贤人，传老子曾师之。被纣废黜。　闾：闾里。

⑩士：俞樾认为当为“徒”。陈本：“徒过者趋，车过者下”，谓由于武王之表彰，步行经过商容之里者疾走而过，乘车者则下车而行。

⑪书社：古制二十五家立社，把社内人名登录簿册，谓之书社。亦指按社登记入册的人口及其土地。

⑫施：孙锵鸣认为当读“弛”。　弛政：解除殷时苛政。　去赋：减轻赋税。

⑬济河：渡过黄河。

⑭西归：指回归到地理位置在西的丰、镐。　庙：指文王庙。

⑮税：释，放。　华山：五岳之一，在今陕西省华阴市南。

⑯桃林：古地区名。在今河南灵宝以西、陕西潼关以东地区。

⑰服：役使。

⑱至藏：高诱注："至德之藏。"即完美的品德。

⑲避席：古人席地而坐，离座起立，表示敬意，谓之避席。

⑳"诉诉"二句：高诱注"诉诉，惧也。居之以礼，行之以恭，恐惧戒慎，如履虎尾，终毕吉也。喻二虏见于武王，有履虎尾之危，以言所知，武王拜之，是终吉也。"

【译文】

周武王战胜了殷纣，进入殷都，还未下车，就命令封黄帝的后代到铸，封帝尧的后代到黎，封帝舜的后代到陈；下车后，命令封夏后氏的后代到杞，立汤的后代到宋以便承续桑林的祭祀。至此，武王仍然很恐惧，流泪长叹，于是命令周公旦领进殷朝的遗老，问他们殷灭亡的原因，又问大众喜欢什么，希望什么。殷的遗老回答说："希望恢复盘庚时的政治措施。"武王于是恢复盘庚的政治；散发巨桥仓库的粮食给群众，施舍鹿台钱库的钱币给人民，以表示自己的大公无私；释放在殷朝被拘禁和有罪的人，分发钱财，废除债务，以救济穷困的人；重修比干的坟墓，彰表箕子的宫室和商容的住处，要行人路过他们居处时恭敬疾趋，乘车的人要下车；三天之内，将参与伐殷的谋士封为诸侯，奖赏大夫们土地，减免庶士的赋税；然后渡过黄河，回到西都丰镐，向太庙报功；把马放在华山，牛放到桃林，马不再拉车，牛不再役使；又把战鼓、军械、铠甲、武器涂上牲血，藏入府库，以示终身不再使用。这就是周武王的品德。所以周朝明堂的外门不关闭，以向天下人民表示没有私藏。只有无私藏才能保持最好的品德。周武王战胜殷纣时，捉到两个俘虏，问他们："你们国家有妖异的事吗？"其中一个回答说："我们国家有妖异事。白天看到星星而且天下血雨，这就是我国的妖异事。"另一个俘虏回答说："这的确是妖异事。虽然如此，这不是大的妖异事。我国的妖异事，大得很，儿子不听父亲的，弟弟不听兄长的，君主的命令得不到贯彻

执行，这才是妖异中最大的事。”武王听后急忙离开座席，向他行再拜之礼。这不是尊敬俘虏，而是尊敬他的言辞。所以《易》上讲：“恐惧得像脚踩在虎尾上，最终还是大吉大利。”

【原文】

77.4 赵襄子攻翟①，胜老人、中人②，使使者来谒之③，襄子方食抟饭④，有忧色。左右曰：“一朝而两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忧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⑤，不过三日⑥；飘风暴雨⑦，日中不须臾。今赵氏之德行，无所于积，一朝而两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闻之曰：“赵氏其昌乎！”夫忧所以为昌也，而喜所以为亡也；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贤主以此持胜，故其福及后世。齐、荆、吴、越皆尝胜矣，而卒取亡，不达乎持胜也。唯有道之主能持胜。孔子之劲⑧，举国门之关⑨，而不肯以力闻；墨子为守攻⑩，公输盘服，而不肯以兵加。善持胜者，以术强弱⑪。

【注释】

①翟：古国名。陈本：“正文‘赵襄子’下，当据《晋语》补‘使新稚穆子’五字。”

②老人、中人：城邑名。老人：一作“左人”。

③谒：禀告。

④抟饭：捏成团的饭，即饭团。

⑤大：指涨水。

⑥三日：高诱注：“三日则消也。”

⑦飘风：旋风。这句本老子“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之义，用来说明强大之物也不能持久。

⑧劲：强劲有力。

⑨关：门闩。

⑩墨子为守攻事，详见《墨子·公输》。大致意思是：公输般为楚国造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去劝说，公输盘不听，后二人在堂上比试武力和技巧，公输盘九次攻城，墨子九次拒之；墨子九次攻城，九次成功。

⑪以术强弱：用技术使弱小的变成强大的。弱：使动用法。

【译文】

赵襄子派新稚穆子攻打翟国，攻下了老人、中人城，新稚穆子派使者来报告襄子，襄子正在吃饭团，听后有忧愁之色。左右人说："一早打下两个城邑，这是人们所喜欢的事，国君为什么有忧愁之色呢？"襄子说："江河水涨，不过三天便消退了；旋风暴雨不能持续整天，到中午不一会儿就会停止。现今赵氏的品德，还没有积累，一早攻下两个城邑，灭亡大概就该轮到我吧？"孔子听说后说："赵氏大概要昌盛了！"忧惧是之所以昌盛的原因，而高兴则是灭亡的缘故；胜利不困难，而保持胜利则是困难的。贤主用这个来保持胜利，所以他的福气就能传及后世。齐、楚、吴、越都曾经战胜过别国，而最后还是灭亡了，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保持胜利啊。只有有道的君主才能保持胜利。孔子强劲有力，可以举起国都城门的门闩，但他不肯以力气大而闻名天下；墨子能为攻守之备，连巧匠公输盘也折服，但墨子不肯以善于用兵而为天下知。善于保持胜利的人，凭借策略也能把弱小的变为强大的。

权 勋[1]

【题解】

本篇是《慎大览》的第二篇，中心在于阐述要获得大利，必须去掉小利，要想得到大忠，必定去掉小忠的观点。权勋者，权衡功之小大也。文章所举几个事例，都是不知“权勋”之理所致，从而提醒统治者应吸取历史的教训，取大利而去小利。

【原文】

78.1 二曰：

利不可两，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则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残也[2]；小忠，大忠之贼也[3]。圣人去小取大。

【注释】

①权勋：衡量功之大小轻重。 权：衡量。 勋：功。

②残：害。

③贼：亦害。

【译文】

第二是：

利益不可两得，忠诚不可兼有。不去掉小利则大利就得不到，不去掉小忠大忠也得不到。所以，小利是大利的祸害；小忠是大忠的祸害。圣人去小而取大。

【原文】

78.2　昔荆龚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1]，荆师败，龚王伤[2]。临战，司马子反渴而求饮[3]，竖阳谷操黍酒而进之[4]。子反叱曰[5]：“訾[6]！退！酒也。”竖阳谷对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却也[7]。”竖阳谷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饮之。子反之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绝于口，以醉。战既罢，龚王欲复战而谋，使召司马子反。子反辞以心疾。龚王驾而往视之，入幄中，闻酒臭而还，曰：“今日之战，不谷亲伤，所恃者司马也。而司马又若此，是忘荆国之社稷、而不恤吾众也。不谷无与复战矣。”于是罢师去之，斩司马子反以为戮[8]。故竖阳谷之进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适足以杀之[9]，故曰小忠，大忠之贼也。

【注释】

①荆龚王：即楚共王，名审，楚庄王子，前590年～前560年在位。　鄢陵：地名，在今河南鄢陵县。

②伤：指射中楚共王眼睛。详见《左传》成公十六年。

③司马子反：司马，官名。子反：楚公子，是此次战斗楚军一方的主帅。　饮：饮水。

④竖：童仆。　阳谷：人名。亦作谷阳。　操：拿。　黍酒：用黍酿造的酒。

⑤叱（chì 斥）：大声呵斥。

⑥訾（zǐ 紫）：同呰。呰，苛。苛，同呵。故此仍讲为呵斥声。

⑦却：《说苑》作“酒”。

⑧戮：陈尸示众。

⑨适：恰好。

【译文】

从前楚共王与晋厉公在鄢陵作战，楚军败，共王眼被射伤。临到作战时，司马子反口渴而求水饮，童仆阳谷拿黍酿制的酒送给他。子反呵斥道："唉呀！拿下去！这是酒。"童仆阳谷回答说："不是酒。"子反说："快拿下去，是酒。"童仆阳谷又说："不是酒。"子反接过来并喝了它。子反这个人非常好酒，如遇到香甜好酒，喝起来就不能停止，因而喝醉了。战斗已经结束，楚共王想要再战一次而商量对策，派人召司马子反。子反推辞心痛没有去。共王乘车去看望他，进入军幕，闻到酒臭的气味就返回了，说："今天的战斗，我自己受了伤，所依靠的就是司马子反。而他又醉成这个样子，是忘记了国家的安危而不体恤我的部队啊。我不再与晋国作战了。"于是收兵离去，斩了司马子反，并陈尸示众。本来，童仆之所以送给他黍酒，并不是要醉倒他，其心是忠于他的，恰好使他喝醉而被杀，所以说小忠是大忠的祸害。

【原文】

78·3　昔者晋献公使荀息假道于虞以伐虢[①]，荀息曰："请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②]，以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献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宝也；屈产之乘，寡人之骏也。若受吾币而不吾假道[③]，将奈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犹取之内府而藏之外府也[④]，犹取之内皂而著之外皂也[⑤]。君奚患焉？"献公许之。乃使荀息以屈产之乘为庭实[⑥]，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于虞而伐虢。虞公滥于宝与马而欲许之[⑦]。宫之奇谏曰[⑧]："不可许也。虞之与虢也，若车之有辅也[⑨]，车依辅，辅亦依车，虞、虢之势是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齿寒[⑩]。'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

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则虢朝亡而虞夕从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听，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还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牵马而报。献公喜曰：“璧则犹是也⑪，马齿亦薄长矣⑫。”故曰小利，大利之残也。

【注释】

①晋献公：晋武公子，前676～前651年在位。　荀息：晋国大夫。　假道：借道。此指军队借路经过。　虞：国名，姬姓，在今山西平陆。　虢：国名，也是姬姓，也在今山西平陆。从晋至虢国，一定要经过虞国。所以才假道于虞。事见《左传》僖公二年。

②垂棘之璧：垂棘，地名，产美璧，故用产地为璧名。　璧：圆形中间有孔的玉器。　屈产之乘：屈邑产的良马。　乘：四马叫乘。

③币：礼物，此指璧和马。

④内府：王室的仓库。　外府：外库。与王室的仓库称内府相对。此实把虞国看为自己的国土。

⑤皂：牛马的食槽。

⑥庭实：陈本：“谓陈设于庭中之物。”

⑦滥：贪。

⑧宫之奇：虞大夫。

⑨车：牙床骨。　辅：面颊。两者互相依靠。

⑩竭：亡。

⑪是：如此。

⑫马齿：马的牙齿随年龄而添换，故看马齿可知马的年龄。此指马的年龄。　薄：微。

【译文】

从前晋献公派荀息向虞国借路以攻打虢国，荀息说：“请用垂棘的璧玉和屈地的良马贿赂虞公，以便求他借道，一定可以得到允许。”献公说：“垂棘的璧玉，是我先君的宝贝；屈地的良马，是

我的骏马。假若虞国接受了礼物而不借道，怎么办?”荀息说：“不是这样，他假若不借道给我们，一定不接受我们送的礼物。假若接受了礼物而借道给我们，这就像把内府所藏的东西放到外府中去，也像把内厩中的马匹放到外厩中一样。您又有何忧虑呢?”献公允许了。于是派荀息用屈地的马送去充实虞国的宫庭，加送垂棘的璧玉，向虞公借路而攻打虢国。虞公贪于宝物和良马想要同意。宫之奇劝谏道：“不能同意啊。虞与虢国就像牙床和面颊一样，牙床依面颊的保护，面颊也依靠牙床，虞与虢的形势就是这样。古人曾言‘唇亡则齿寒’。虢国之所以不亡是依靠虞国，虞国之所以不亡也是依靠虢国。假若借道给晋，那么虢国早上灭亡，虞国晚上也就灭亡。怎么能借道给晋呢?”虞公不听。借给晋国道路。荀息伐虢，攻下了虢国。返回时又攻打虞国，又获胜了。荀息拿着璧玉，牵着良马向献公报功。献公高兴地说：“璧仍是原来那样，只是马的年龄稍长了一点。”所以说小利是大利的祸害。

【原文】

78·4　中山之国有厹繇者①。智伯欲攻之而无道也，为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②。厹繇之君将斩岸堙溪以迎钟③。赤章蔓枝谏曰④：“《诗》云：‘唯则定国⑤。’我胡则以得是于智伯?夫智伯之为人也贪而无信，必欲攻我而无道也，故为大钟，方车二轨以遗君。君因斩岸堙溪以迎钟，师必随之。”弗听。有顷，谏之，君曰：“大国为欢，而子逆之，不祥。子释之⑥。”赤章蔓枝曰：“为人臣不忠贞，罪也；忠贞不用，远身可也。”断毂而行⑦，至卫七日而厹繇亡。欲钟之心胜也，欲钟之心胜则安厹繇之说塞矣。凡听说，所胜不可不审也，故太上先胜。

【注释】

①厹繇（qiú yóu 求由）：春秋时国名，地点在晋国附近。在今山西省阳泉市。

②方车：并两车。 二轨：二车并行之轨。

③斩岸堙溪：陈本：“谓水厓之高者陵者截之使低、谿之深陷者填之使高，谿相平便于行车之意。” 斩：截。 堙：堵塞。

④赤章蔓枝：厹繇国之臣。

⑤引诗：乃逸诗。 则：法则。

⑥释：置。

⑦断毂（gǔ 骨）：高诱注：“山中道狭，故断车毂而行去。” 毂：车轴中心圆木，中间有孔，用来穿轴，轴长路狭不利于行车。

【译文】

中山国内有一个厹繇国。智伯想要攻打它而无路可通，就为厹繇国制造一个大钟，用两车并列把钟拉去送他。厹繇国国君将路面高处削平、谿谷深处填高来迎接智伯的车子。赤章蔓枝劝说道：“《诗》上说：‘只有法则才能使国家平安’。我们凭什么从智伯那里得到大钟？智伯这个人贪而没有信用，一定是想要攻打我国而没有道路，故铸造大钟，用两车并列拉来送您。您于是将路面高处削平、低处填高以便迎钟，这样，智伯的军队必然随之而来。”国君不听。过了一会儿，又劝谏，国君说：“大国要与你交好，你却违逆他，这样是不祥的。你不要讲了。”赤章蔓枝说：“为人臣的不忠贞，是罪过；忠贞而不被信用，远远走开是可以的。”于是砍断车轴的两端走了，到卫国七天，厹繇国就灭亡了。这是厹繇国君想得到钟的心太迫切了，想要得到钟的心太迫切，有关厹繇国安全的主张就听不进去。大凡听别人的话，对自己太过分的想法不可以不审慎啊，所以最主要的是要先战胜自己过强的欲望。

【原文】

78·5　昌国君将五国之兵以攻齐[①]。齐使触子将[②]，以迎天下之兵于济上[③]。齐王欲战，使人赴触子[④]，耻而訾之曰[⑤]："不战，必刬若类[⑥]，掘若垄[⑦]。"触子苦之，欲齐军之败。于是以天下兵战[⑧]，战合，击金而却之[⑨]，卒北[⑩]，天下兵乘之[⑪]，触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闻其声。达子又帅其余卒[⑫]，以军于秦周[⑬]，无以赏，使人请金于齐王。齐王怒曰："若残竖子之类[⑭]，恶能给若金[⑮]？"与燕人战，大败，达子死，齐王走莒[⑯]。燕人逐北入国[⑰]，相与争金于美唐甚多[⑱]。此贪于小利以失大利者也。

【注释】

①昌国君：战国时燕国名将乐毅。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人，长于兵术。燕昭王下诏求贤，他为魏使燕，被留为亚卿。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合众伐齐，他为上将军，大破齐军于济西。后因功封于昌国（今山东淄博东南），号昌国君。

②触子：齐国将领。他书亦作蜀子、向子。

③济：水名。

④赴：告。

⑤耻：羞辱。　訾（zǐ 紫）：非难。

⑥刬：消灭。　若：你。　类：同类，此指家族。

⑦垄：坟墓。

⑧以：与，和。　天下兵：指五国军队。

⑨击金：古代作战时击鼓进军，击金则是收兵的信号。　金：金属制的乐器。　却：退。

⑩卒北：最后失败。　北：败北。

⑪乘：追击。

⑫达子：齐人。

⑬军：屯，驻扎。　秦周：齐地名。
⑭若：你们。　残：残余。　竖子：小子。
⑮恶：何，安。
⑯莒：齐邑名。
⑰国：指齐国国都。
⑱美唐：高诱注："金藏所在。"
⑲小利：此指金钱。　大利：此指国家。

【译文】

昌国君乐毅率领五国之兵攻齐。齐派触子为将，在济水边迎击五国之兵。齐王想要开战，派人告诉触子，羞辱并责怪他说："不开战，一定消灭你的家族，掘发你家的祖坟。"触子非常痛苦，想让齐军失败。于是与五国兵作战，刚一交战，触子命令鸣金收兵，最后败北，五国兵乘胜追击齐军，触子因而乘着一辆战车离开了，不知他的去向，听不到他的声音。达子又统帅着剩余的士卒，驻扎在秦周，没有东西奖赏士卒，派人向齐王请求金钱。齐王怒骂道："你们这些残存下来的家伙，怎么能给金钱呢？"齐军与燕军交战，被打得大败，达子战死，齐王逃奔到莒。燕军追逐败北的齐军进入齐国国都，士兵竞相争夺藏在美唐的齐国金钱。这就是贪于小利而失去大利啊。

下　贤①

【题解】

本篇为《慎大览》的第三篇，主要论述君主应礼贤下士。为什么呢？因为有道之士能"以天为法，以德为行，以道为宗，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无穷"，可谓无所

不包，无微不至，像这样的人，贤主当然应以礼待之。基于此，文章列举了尧、周公、齐桓公、魏文侯礼贤下士的事例来申说其观点。

【原文】

79·1　三曰：

有道之士固骄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骄有道之士，日以相骄，奚时相得？若儒、墨之议与齐、荆之服矣[②]。贤主则不然，士虽骄之，而己愈礼之，士安得不归之？士所归，天下从之，帝[③]。帝也者，天下之适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贵为天子而不骄倨，富有天下而不骋夸，卑为布衣而不瘁摄[④]，贫无衣食而不忧慑，狠乎其诚自有也[⑤]，觉乎其不疑有以也[⑥]，桀乎其必不渝移也[⑦]，循乎其与阴阳化也，匆匆乎其心之坚固也[⑧]，空空乎其不为巧故也[⑨]，迷乎其志气之远也[⑩]，昏乎其深而不测也[⑪]，确乎其节之不庳也[⑫]，就就乎其不肯自是[⑬]，鹄乎其羞用智虑也[⑭]，假乎其轻俗诽誉也[⑮]，以天为法，以德为行，以道为宗，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⑯]，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无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莫知其门，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无外[⑰]，其小无内，此之谓至贵。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师，去其帝王之色，则近可得之矣[⑱]。

【注释】

①下贤：礼贤下士。

②儒、墨之议：儒墨相互间非议。　齐、荆之服：齐楚之间相互不服。

③帝：陈本认为是脱文所剩之字，他本则认为是衍文。

④瘁摄：忧伤屈服的样子。

⑤狠：陈本认为是恳的本字。句意是：自有其恳恳的诚意。

⑥有以：有用。

⑦桀：特出，高出。　渝：改变。

⑧匆匆：勿勿，犹勉勉，勤恳不懈的样子。

⑨空空：诚实的样子。　巧故：伪诈。

⑩迷：同弥，远。

⑪昏：幽深。　测：尽。

⑫确：刚。　庳：低下。

⑬就就：读“由与”，犹豫的样子。此有谨慎义。据前后句式，此句末当有“也”字。

⑭鹄：浩，大。

⑮假：易，轻。

⑯穷：陈本认为此“穷”字当在下句“无望”中“望”字的位置。“望”是误入字。

⑰“其大无外”三句：陈本：“谓道至大，至大，故无复有外，即今所谓无穷大。道亦至小，至小，故无复有内，即今所谓无穷小。‘此之谓至贵’，系总结上文，谓道如此，故是至贵。”

⑱近可得之：陈本：“谓近前即可得如此之士，不必远求也。”

【译文】

第三是：

有道的人本来就轻视君主，君主中不贤明的也轻视有道之人，天天相互轻视，何时才能相互了解？就像儒家与墨家那样相互非议，也像齐国与楚国那样相互不服。贤明的君主就不是这样，士人即使轻视他，他更加以礼待之，士人怎么不归附他呢？士人所归附的，天下人就会跟着他们归附。所谓帝，是指天下人都归附啊；所谓王，也是天下人都向往的。有道的人，尊贵为天子也不骄傲，富有天下也不放纵夸耀，卑下地身为平民也不忧伤屈服，贫

穷无衣食也不忧愁恐惧，自有其恳恳的诚意，内心省悟毫不怀疑而有定见，卓尔不群矢志不移，遵循着阴阳的变化，勤恳不懈能使心志更坚，诚实而不伪诈，志气更为远大，幽深而不可测，节操刚毅而不低下，谨慎而不自以为是，心地坦荡耻于用智谋，看轻世俗的诽谤赞誉，以天为法则，以德为品行，以道为根本，与万物变化而穷尽，精气充盈天地而永不衰竭，精神覆盖宇宙而无终极，没有人知道他的开始，没有人知道他的终结，没有人知道他的门径，没有人知道他的开端，没有人知道他的源头，他大得无所不包，他小得微乎其微，这就叫做最珍贵的了。士人有像这样的，五帝也不能和他交友，三王也不能以他为师，如果去掉帝王尊宠得意的神色，那就可以得到这样珍贵之士而不必远求了。

【原文】

79·2　尧不以帝见善绻[①]，北面而问焉[②]。尧，天子也；善绻，布衣也。何故礼之若此其甚也？善绻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骄也。尧论其德行达智而弗若，故北面而问焉，上之谓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礼贤？

【注释】

①善绻：亦作善卷，尧时有道之士。

②北面：面向北。古礼，臣拜君，卑幼拜尊长，皆面向北行礼，因而居臣下、晚辈之位曰北面。尧作为帝王北面见善绻，表示对士的尊敬。

【译文】

尧不以帝王的身份去见善绻，面北向他请教。尧，是天子；善绻是平民。为什么用这样尊贵之礼呢？因善绻是得道的人，对得道的人，是不可傲视的。尧认为自己的德行和智谋不如善绻，所以面北向他请教。这就叫最公正。不是最公正的人，有谁能用礼

待贤者呢？

【原文】

79·3 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于穷巷之中、瓮牖之下者七十人[1]。文王造之而未遂[2]，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

【注释】

①瓮牖（yǒu 有）：以破瓮为窗，借指贫穷人家。

②造：往，到。　遂：成功，通达。

【译文】

周公旦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他所朝见的人住在穷巷陋室之中的有七十来人。文王造访这些人而没有见到，武王这样做了也没有成功，周公旦辅佐少主而完成了，所以叫成王，不正是说明他亲自礼贤下士啊。

【原文】

79·4 齐桓公见小臣稷[1]，一日三至弗得见。从者曰："万乘之主，见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见，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骜禄爵者[2]，固轻其主；其主骜霸王者，亦轻其士。纵夫子骜禄爵，吾庸敢骜霸王乎[3]？"遂见之，不可止。世多举桓公之内行[4]，内行虽不修，霸亦可矣。诚行之此论而内行修，王犹少。

【注释】

①小臣稷：春秋时齐国隐士，姓小臣，名稷。

②骜：通“傲”，轻视。

③庸：岂。

④内行：此指私生活。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桓公被〈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内行不修当指此。

【译文】

齐桓公去见小臣稷，一天去三次都没有见到。跟从桓公的人说：“万乘的君主去见一个平民百姓，一天去三次都见不到，也就算了吧。”桓公说：“不能这样。士轻视俸禄官爵，本来就轻视君主，国君轻视霸王，也轻视那些士。虽然他轻视俸禄官爵，我哪里敢轻视霸王呢？”于是桓公仍去见小臣稷，不可劝阻。世人多指责桓公的私生活，他私生活虽然不好，但他的霸业则是可以的。果真照着上述讲的原则去办，而且生活检点，称王还有多呢。

【原文】

79·5　子产相郑[1]，往见壶丘子林[2]，与其弟子坐必以年[3]，是倚其相于门也[4]。夫相万乘之国而能遗之[5]，谋志论行，而以心与人相索，其唯子产乎？故相郑十八年，刑三人，杀二人，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之援也，锥刀之遗于道者莫之举也[6]。

【注释】

①子产：公孙侨（？～前522年），春秋时郑国正卿，字子产，一字子美。他执政时，对内主张惠民去奸，不毁乡校，开放议政风气；对外注意利用时机，积极开展小国外交，给郑国带来新气象。

②壶丘子林：郑国人，一说晋人，复姓壶丘，名子林。

③其：代指壶丘子林。　坐必以年：坐次必定按入门为弟子的先后排列。

④是：此。　倚：置。　相：指子产。此句是说：把子产置放靠近在门的地方。

⑤遗之：放下相的架子。

⑥锥刀：小刀，喻微小之物。　莫之举：没有人去拾取。　举：取。

【译文】

子产在郑国做国相，去见壶丘子林，他与壶丘子林的弟子按入门先后秩序而坐，这样，子产坐在靠门的地方。作为大国的国相而能放下相位架子，商谈人的志向，议论人的行为，又能将心比心，大概只有子产吧！所以他作郑国国相十八年，仅处罚了三个人，杀了两人，即使桃李树的果实垂挂在路边，路人也没有谁去攀摘，小刀丢在路上，也没有谁去拾取。

【原文】

79·6　魏文侯见段干木①，立倦而不敢息，反见翟黄②，踞于堂而与之言③。翟黄不说。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女欲官则相位，欲禄则上卿，即受吾实，又责吾礼④，无乃难乎⑤？"故贤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实者其礼之。礼士莫高乎节欲，欲节则令行矣，文侯可谓好礼士矣。好礼士故南胜荆于连堤⑥；东胜齐于长城⑦，虏齐侯，献诸天子，天子赏文侯以上卿。

【注释】

①魏文侯：魏斯，战国初魏国建立者，前445～前396年在位。晚年任李悝为相，任吴起、乐羊为将，又任西门豹为邺令，积极奖励耕战，使国家日益强盛。

②反：同返。　翟黄：魏文侯上卿。

③踞：蹲或坐。

④责：求。　礼：敬。

⑤无乃：恐怕。

⑥连堤：楚地名。

⑦长城：指齐境内的长城。

【译文】

魏文侯去见段干木，站立疲倦了也不敢休息，从段干木处返回来去见上卿翟黄，蹲在堂上与翟黄说话。翟黄很不高兴。文侯说："段干木这个人，给他官当他不肯，给他爵禄他不受。现在你想当官就给相位，你想爵禄就给上卿，你既然接受了我的爵禄又要求我礼敬你，恐怕很难吧？"所以贤明的君主对待人，不肯接受爵禄的就以礼待他。用礼待人没有比节制欲望更好的了，节制欲望，命令就能得以执行，文侯可以说是礼贤下士的人了。因他礼贤下士，所以能在南边的连堤打败楚；在东边的长城处战胜齐国，并俘虏了齐侯，将齐侯进献给天子，天子赏赐文侯为上卿的爵位。

报　更①

【题解】

本篇乃《慎大览》的第四篇，讲述与报偿有关之事，目的在劝说君主应礼贤下士，爱怜贤士，贤士才能在关键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为其排难解危。围绕这一中心，文章列举赵宣孟途救饿人、张仪为昭文君礼遇、孟尝君礼待淳于髡等事例，反复强调礼贤下士是立大功、安国保身的必由之路。

【原文】

80·1 四曰：

国虽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贤者，其车足以乘天下之贤者，其财足以礼天下之贤者，与天下之贤者为徒[②]，此文王之所以王也。今虽未能王，其以为安也，不亦易乎？此赵宣孟之所以免也[③]，周昭文君之所以显也[④]，孟尝君之所以却荆兵也。古之大立功名与安国免身者，其道无他，其必此之由也[⑤]。堪士不可以骄恣屈也[⑥]。

【注释】

①更：偿。报更即报偿。

②徒：党徒。 为徒：结为党徒，即在一起。

③赵宣孟：即赵盾，春秋时晋国正卿。赵衰子。前621年，衰死，他在晋国执政，节俭奉公，注意整饬政纪，大得民心。前607年，晋灵公企图杀他，他避难出走，未及越境，人民保护他，而灵公被杀。他回朝迎成公，继续执政。

④周昭文君：战国时东周国君。他之所以显是因他宾礼张仪，想要分国与张。张在秦受重用，故秦尊奉之，故说所以显。

⑤此：代指与贤者为徒。 由：经由。

⑥堪士：高士，贤能之士。

【译文】

第四是：

国家虽然小，它的粮食足以供养天下的贤士，它的车辆足以乘载天下的贤士，它的财物足以礼遇天下的贤士，与天下的贤士为伍，这就是周文王之所以称王的原因。现在即使不能称王，如用来安定国家，不也是很容易吗？这就是赵宣孟之所以免于被杀，周昭文君之所以显耀，孟尝君之所以退却楚兵的原因。古时立大

功名、安定国家和免去自身祸害的，没有其他途径，一定要经由与贤士为徒的办法。对贤能之士不能用骄横的态度来屈辱他们。

【原文】

80·2 昔赵宣孟将上之绛①，见骩桑之下②，有饿人卧不能起者，宣孟止车，为之下食③，蠲而餔之④，再咽而后能视。宣孟问之曰："女何为而饿若是？"对曰："臣宦于绛⑤，归而粮绝，羞行乞而憎自取⑥，故至于此。"宣孟与脯一朐⑦，拜受而弗敢食也。问其故，对曰："臣有老母，将以遗之。"宣孟曰："斯食之⑧，吾更与女。"乃复赐之脯二束与钱百，而遂去之。处二年，晋灵公欲杀宣孟，伏士于房中以待之，因发酒于宣孟⑨。宣孟知之，中饮而出。灵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杀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⑩："嘻，君轝！吾请为君反死⑪。"宣孟曰："而名为谁⑫？"反走对曰："何以名为！臣骩桑下之饿人也。"还斗而死。宣孟遂活。此《书》之所谓"德几无小"者也⑬。宣孟德一士犹活其身，而况德万人乎？故《诗》曰⑭："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济济多士⑮，文王以宁"。人主胡可以不务哀士⑯？士其难知，唯博之为可，博则无所遁矣。

【注释】

①上：从下往上。陈本："其所谓上下，似以河道之流向为准。" 之：到。绛：晋国国都故绛，在今山西冀城县东南。

②骩（wěi 伟）桑：枯死之桑。 骩：通萎、委，枯萎。

③下食：准备食物。

④蠲（juān 捐）：洁净，作动词用，使洁净。 餔：通哺，给人吃食物。

⑤宦于绛：在绛当奴仆。 宦：奴仆。

⑥自取：私取，即行窃。　憎自取：憎恨私取的行为。

⑦脯：干肉。　朐：屈曲的肉脯。

⑧斯：尽。有人认为是语助词，无义。亦通。

⑨发：送给，致。

⑩之面：当作“面之”（依孙锵鸣说）。面之，即背向他。也有作“到他面前”讲。

⑪反死：返回去与其他来追的伏兵拼死格斗。

⑫而：你。

⑬《书》：当是《逸周书》。　几：微。

⑭《诗》：原文见《诗·周南·兔罝》。

⑮“济济”二句：见《诗·大雅·文王》。

⑯哀：爱怜。

【译文】

从前赵宣孟将要去绛，路上看见一棵枯死的桑树下有一个饿得躺在地上不能起来的人，宣孟把车停下来，为那人准备食物，把食物弄干净了给他吃，他咽下两口后就能看见东西了。宣孟问他说：“你为什么饿到这种地步？”那人回答说：“我在绛地当奴仆，回来时粮食没有了，不好意思行乞而又憎恨窃取，所以饿到这个地步。”宣孟给他一块弯曲的干肉，那人恭敬地接受了而不敢吃。宣孟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我有老母，将拿回去给她吃。”宣孟说：“你把它全吃了，我另给你。”于是又送给他干肉两捆和一百枚钱，然后离开了他。过了两年，晋灵公想要杀宣孟，先伏勇士在正室两侧房中，以便等待赵宣孟的到来，并请宣孟来饮酒。宣孟知道晋灵公的阴谋，饮了一半就走了出去。灵公命令伏兵追杀宣孟。其中一个人追得很快，先追上宣孟，背向他说：“喂，您快上车！请允许我回去替您拼命格斗。”宣孟说：“你叫什么名字？”那人往回走着说：“问名字干什么！我就是枯桑下饿肚子的那人。”他返回去与兵士格斗而被杀。宣孟于是得以活命。这就是《书》上

所说的"德行再微小也不算小"的意思啊。宣孟对一个人施恩德尚且救活了自己，又何况施恩德于万人呢？所以《诗·周南·兔罝》中说："雄赳赳的武士，可以捍卫公侯的安全"，《诗·大雅·文王》中说："人才济济，文王因此而安宁。"作为君主，怎么可以不致力于爱怜贤士呢？贤士是很难了解的，只有广泛地寻求才行，广泛地寻求就不会失掉了。

【原文】

80·3 张仪①，魏氏余子也，将西游于秦，过东周。客有语之于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张仪，材士也，将西游于秦，愿君之礼貌之也。"昭文君见而谓之曰："闻客之秦。寡人之国小，不足以留客。虽游然岂必遇哉？客或不遇，请为寡人而一归也，国虽小，请与客共之。"张仪还走，北面再拜。张仪行，昭文君送而资之，至于秦，留有间，惠王说而相之②。张仪所德于天下者，无若昭文君。周，千乘也，重过万乘也，令秦惠王师之，逢泽之会③，魏王尝为御，韩王为右，名号至今不忘，此张仪之力也。

【注释】

①张仪（？～前310年）：战国时纵横家。魏国人，游说入秦，首创连横。惠王以为相，封武信君。

②惠王：嬴驷。战国时秦国国君，即秦惠文王。前331～前311年在位。任张仪为相，扩展秦国国土。说：同悦。

③逢泽之会：指秦在逢泽盟会诸侯事。陈本考证，此时商鞅在秦行新法，张仪尚未人秦。

【译文】

张仪是魏国大夫的庶子，将要向西去游说秦国，路过东周。宾客中有人告诉昭文君说："魏国人张仪，是有才干的人，将向西游说秦国，希望您以礼接待他。"昭文君接见张仪并对他说："听说您到秦国去。我的国家太小，不足以留住您。虽然您游说秦国，但怎能肯定成功呢？假如不成功，请看在我的面上再回来，我国虽小，请您与我共同管理它。"张仪回身快退几步，朝北恭敬地拜了又拜。张仪临行时，昭文君亲自送行并资助钱财，他到了秦国，住了一段时间，秦惠文王喜欢他，任命他为国相。张仪所施德于天下，没有像昭文君的。周，是仅有千辆兵车的小国，但张仪看重它过于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叫秦惠文王以昭文君为师，在逢泽盟会诸侯时，叫魏王为昭文君驾御，韩王做昭文君的车右，昭文君的名号至今没有被忘掉，这就是张仪的力量啊。

【原文】

80·4　孟尝君前在于薛[①]，荆人攻之。淳于髡为齐使于荆[②]，还反，过于薛。孟尝君令人礼貌而亲郊送之，谓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为忧，文无以复待矣[③]。"淳于髡曰："敬闻命矣。"至于齐，毕报[④]。王曰："何见于荆？"对曰："荆甚固[⑤]，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谓也？"对曰："薛不量其力，而为先王立清庙，荆固而攻薛，薛清庙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齐王知颜色[⑥]，曰："嘻！先君之庙在焉。"疾举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颠蹶之请[⑦]，坐拜之谒[⑧]，虽得则薄矣[⑨]。故善说者[⑩]，陈其势，言其方，见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岂用强力哉？强力则鄙矣。说之不听也，任不独在所说，亦在说者。

【注释】

①薛：孟尝君封地，故城在今山东滕县东南。

②淳于髡（kūn 坤）：战国时齐国大臣。齐威王时，任大夫，曾用隐语讽威王，使之亲理朝政，又与邹忌论政，支持其法治改革。威王曾命他联赵却楚，均取得成功。

③文：孟尝君，即田文，故用文自代。 待：侍奉。

④毕报：禀报完毕。

⑤固：侵凌贪婪。此指有攻薛的野心。

⑥齐王：此指齐闵王。 知颜色：变动颜色。知：有动和变义。

⑦颠蹶：颠沛倒仆。

⑧坐：陈本："此坐字乃共坐以相倾谈之意。"

⑨薄：轻，少。陈本："此文之意，盖谓孟尝君在狼狈之时，又以坐拜之间而请谒淳于髡，二人之交盖亦薄矣，然淳于髡欣然为孟尝君解患难，乃孟尝君礼贤以致之也。"

⑩"故善说者"以下各句：陈本："与上文义不相属。所论行说之道，与下文《顺说》篇之旨正洽。'故'字当衍，乃后人不知此为错简，见与上文不属，因妄加'故'字以图连缀。"

【译文】

孟尝君从前在薛的时候，楚人要攻打薛。淳于髡为齐国出使楚国，返回时经过薛。孟尝君派人以礼相待，并亲自到郊外送他，对他说："楚人攻薛，您不为我担忧，我就不能再侍奉您了。"淳于髡说："遵命了。"回到齐都，将使楚之事禀报完毕。齐王说："在楚看见什么？"淳于髡回答说："楚国太贪婪了，薛也不自量力。"齐王说："说的是什么意思？"淳于髡回答说："薛不估量自己的力量，给先王立了宗庙在薛，楚贪婪而要攻打薛，修在薛地的宗庙必然危险，所以说薛不自量力，而楚国也太贪婪了。"齐王听后变色说："哎呀！先王的宗庙在薛啊。"立即发兵救薛，因而薛得以保全。颠沛危急中的请求，坐相倾谈的拜见，二人交谊虽然很薄，

然而淳于髡欣然为孟尝君解除患难，却是孟尝君礼贤所致啊。所以善于劝说的人，陈说形势，讲他的主张，看到别人的危急，就像自己处于危难之中，哪里用得着强力呢？用强力劝说就太鄙陋了。劝说别人不听，责任不只是在所劝说的对象，也在劝说的本人啊。

顺　说[1]

【题解】

本篇是《慎大览》的第五篇，主要论述如何去劝说国君的办法，其法要求顺其势。而这个势，即听话者的心理要求。满足了这个心理要求，就会顺利达到劝说者预期的目的。文章列举惠盎、田赞、管仲的事例，说明“顺说”的必要性。

【原文】

81·1　五曰：

善说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为力；因其来而与来[2]，因其往而与往；不设形象，与生与长；而言之与响[3]；与盛与衰，以之所归[4]；力虽多，材虽劲，以制其命[5]。顺风而呼，声不加疾也[6]；际高而望[7]，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

【注释】

①顺说：顺势而说。即顺着听话人的心意而引导劝说之。

②与：助。陈本：“故士之巧者能因人之力以为己之力，因其来而助之来，因其往而助之往。”

③而：如。　响：声响，回声。

④以：使。　归：怀，思念。

⑤以：陈本：“‘以’当作‘不’。”又云：“说者力虽多，材虽强，不制被说者之意旨。”

⑥加：益，更。　疾：激扬。

⑦际：疑为“登”字。句为“登高而望”。

【译文】

第五是：

善于劝说的人像灵巧的人一样，能借别人的力量成为自己的力量；顺其来势加以引导，顺其去势加以推动；没露形象，与被劝说的人的意思一齐生一齐长；如语言和回响那样；与被劝说者的意思一齐盛一齐衰，使之思念不忘；力虽多，才虽强，不能控制被说者的意旨。顺风而呼，声音并没有加大，可从远处听得到；登高而望，目光并没有加亮，但可看得远；因为凭借了便利的条件。

【原文】

81·2　惠盎见宋康王①。康王蹀足謦欬②，疾言曰③：“寡人之所说者勇有力，而无为仁义者。客将何以教寡人？”惠盎对曰：“臣有道于此，使人虽勇，刺之不入；虽有力，击之弗中。大王独无意邪？”王曰：“善！此寡人所欲闻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击之不中，此犹辱也。臣有道于此，使人虽有勇弗敢刺，虽有力不敢击。大王独无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击，非无其志也。臣有道于此，使人本无其志也。大王独无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愿也。”惠盎曰：“夫无其志也，未有爱利之心也。臣有道于此，使

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欢然皆欲爱利之，此其贤于勇有力也，居四累之上④。大王独无意邪？”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惠盎对曰：“孔、墨是也。孔丘、墨翟，无地为君⑤，无官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⑥。今大王，万乘之主也，诚有其志，则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其贤于孔、墨也远矣。”宋王无以应。惠盎趋而出，宋王谓左右曰：“辨矣⑦。客之以说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犹可服，因矣。因则贫贱可以胜富贵矣，小弱可以制强大矣。

【注释】

①惠盎：战国时宋人。

②蹀（dié 迭）足：顿足。　謦欬（qǐng kài 顷忾）：轻轻咳嗽。

③疾言：大声。　疾：激扬，宏大。

④四累：陈本：“刺不入，击不中，一层；弗敢刺，弗敢击，二层；无其志，三层；欢然爱利，四层；即所谓四累。而四层中，欢然爱利，最好可贵，故欢然爱利之贤于勇有力而居于四层之最上者。”

⑤无地为君：指没有领土，但却能像君主那样被人尊敬。

⑥丈夫：指成年男子。　延颈：伸长脖子。　举踵：抬起脚跟。延颈举踵：形容亟切盼望的心情。

⑦辨：同辩。

【译文】

惠盎去见宋康王。康王顿足咳嗽，大声说：“我喜欢的是有勇有力的人而不喜欢行仁义的人。您将用什么来教导我？”惠盎回答说：“我有一种办法，使人虽然勇武，但刺不进去；虽然有力，但击之不中。您难道无意听听吗？”王说：“好！这是我所想要听说的。”惠盎说：“刺不进去，击而不中，但这样已受辱了。我还有

一种办法，使人虽然勇武却不敢刺，虽然有力却不敢击。您难道无意听听吗?”王说：“好！这是我所想要知道的。”惠盎说：“不敢刺、不敢击，不是没有刺和击的想法啊。我还有一个办法，使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法。您难道无意听听吗?”王说：“好！这是我所希望的。”惠盎说：“虽然没有刺和击的想法，但也还没有爱您使您有利的心。我还有一个办法，使天下成年男子和女子没有不欢快地爱您使您有利，这就胜过勇武有力了，这才是四种行为中最上的一种。您难道无意听听吗?”王说：“这是我所希望得到的。”惠盎回答说：“孔子、墨子就是能胜过勇武和有力的人。孔丘、墨翟，没有领土却能像君主那样被人尊敬，没有官位，却能像长官那样被尊敬，天下成年男子和女子没有不延颈举踵亟切祝愿他们平安顺利的。现在，您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君主，如果真有这样的志向，那么四境之内都会得其利益，您这样做又远远胜过孔子、墨子了。”宋王无法回答。惠盎快步走了出去，宋王对身边人说：“惠盎很善辩。他已经说服我了。”宋王是一个平庸的君主，可他的心还是可以说服的，这是惠盎能因势利导的结果。能因势利导，那么贫贱的可以使其胜过富贵的，弱小的可以使其控制强大的。

【原文】

81·3　田赞衣补衣而见荆王[①]。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恶也?”田赞对曰：“衣又有恶于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闻乎?”对曰：“甲恶于此。”王曰：“何谓也?”对曰：“冬日则寒，夏日则暑，衣无恶乎甲者。赞也贫，故衣恶也。今大王，万乘之主也，富贵无敌，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②]。意者为其义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颈，刳人之腹，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其名又甚不

荣。意者为其实邪？苟虑害人，人亦必虑害之；苟虑危人，人亦必虑危之。其实人则甚不安。之二者[3]，臣为大王无取焉。”荆王无以应。说虽未大行，田赞可谓能立其方矣。若夫偃息之义[4]，则未之识也。

【注释】

①田赞：齐人。　补衣：破旧衣服。　荆王：即楚王。

②弗得：不取，不赞成。

③之：此。

④偃息：即偃兵息民。

【译文】

田赞穿着破旧的衣服去拜见楚王。楚王说：“您的衣服怎么这样破旧呢？”田赞回答说：“衣服还有比我穿的这个更差的。”楚王说：“可以让我听听吗？”田赞回答说：“铠甲就比这个更差。”楚王说：“怎么讲？”田赞回答说：“冬天冷，夏天热，衣服没有比铠甲更差的。我贫穷，所以衣服破旧。如今您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富贵无比，而您却喜欢拿铠甲给人民穿，我是不赞成的。抑或是为了仁义吧？铠甲的事，就是战争的事，砍断人的脖子，剖开人的肚腹，毁掉人的城池，杀害人的父母，那名声又更加不光彩。抑或是为了实利么？如果思虑去害人，人也必然想着害你；如果思虑给人危难，人也必然想着给你危难。其实那人就更不安宁。这两种情况，我认为您是不赞成的。”楚王无话回答。田赞的劝说虽没有大大地施行，但他可以说是树立自己的主张了。至于偃兵息民的意义，我还没有见识过。

【原文】

81 • 4　管子得于鲁[1]，鲁束缚而槛之[2]，使役人载而

送之齐，其讴歌而引[3]。管子恐鲁之止而杀己也[4]，欲速至齐，因谓役人曰："我为汝唱，汝为我和。"其所唱适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谓能因矣。役人得其所欲，己亦得其所欲。以此术也，是用万乘之国[5]，其霸犹少，桓公则难与往也[6]。

【注释】

①管子得于鲁：事见《不苟论·赞能》。

②槛之：关押他。 槛：指关人的囚笼，此作动词用。

③其：陈本："'其'当为'具'形近之讹。"具：同俱，皆。 引：拉。

④止：留下。

⑤是：指示代词，代指上述的办法，即"此术"。

⑥与：从。 与往：相从。陈本："此文盖谓桓公得管仲本可以成王，然桓公不能与管仲配合前进，故仅至于霸而已。"

【译文】

管仲被鲁国捉住，鲁人将他捆绑关在囚笼里，派差役用车载着他送回齐国，差役都唱着歌拉车。管仲担心鲁国把他留下来并杀掉他，希望尽快回到齐国，于是对差役说："我为你们唱歌，你们为我应和。"管仲所唱的歌其节拍适宜快走，差役又不感到疲倦，因而走路走得很快，管仲可以说是能顺势的人。差役得到了他们所希望的，即借唱歌而不疲倦地前进，管仲也达到了尽快回齐的目的。这是因为用了这个办法，如果将这个办法用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不仅可以成就霸业，可惜桓公难与管仲配合前进。

不　　广[1]

【题解】

本篇是《慎大览》的第六篇，文章阐述在事业上不可废弃人的努力。在这个努力过程中，又要善于利用外界条件。接着举管、鲍、宁越、咎犯的处事为例，申述谋事在人的道理。

【原文】

82·1　六曰：

智者之举事必因时。时不可必成[2]，其人事则不广，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若舟之与车。

【注释】

①不广：即不旷。旷：荒废。陈本："不广者，不废人事之意。"

②成：成熟。

【译文】

第六是：

聪明的人做事一定要依靠时机。时机不一定成熟，但人事的努力却不可废弃，成熟也可，不成熟也可。用那些所能的来补救那些不能的，像舟与车载人那样。

【原文】

82·2　北方有兽，名曰蹶[1]，鼠前而兔后，趋则跲[2]，走则颠[3]，常为蛩蛩距虚取甘草以与之[4]。蹶有患害也，蛩

蛩距虚必负而走。此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

【注释】

①蹶：兽名。他书有作“蟨”的。

②跲（jiá 夹）：绊倒。

③颠：跌倒。

④为：替。　蛩蛩距虚：一种兽名。传说此兽前脚高，善走而不善求食。但它常与蹶配合，蹶给它草吃，蹶有难则由它载负逃跑。

【译文】

北方有一种兽，名叫蹶，前腿像老鼠腿那样短，后腿像兔子腿那样长，走快了就要绊倒，跑就要跌倒，它常常取甘甜的草给蛩蛩距虚吃，它一碰上危难，蛩蛩距虚必定背着它逃跑。这就是用所能的来补救所不能的事例。

【原文】

82·3　鲍叔、管仲、召忽[1]，三人相善，欲相与定齐国，以公子纠为必立[2]。召忽曰：“吾三人者于齐国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则不成。且小白则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公子纠也。”管仲曰：“不可。夫国人恶公子纠之母，以及公子纠；公子小白无母，而国人怜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齐国必此二公子也。”故令鲍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纠所。公子纠外物则固难必[3]。虽然，管子之虑近之矣。若是而犹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则尽之矣。

【注释】

①召忽：与鲍叔、管仲仕于齐。遭齐之乱，召忽与管仲傅公子纠奔鲁，后公子纠被杀，召忽殉难。

②公子纠：春秋时齐襄公弟。襄公诛杀不当，诸弟恐祸及，纠奔鲁，小白奔莒。及齐人杀无知，高国阴召小白回齐，鲁亦发兵送纠回齐。小白先至齐，已立，遗书给鲁，鲁人于是杀公子纠。

③固难必：原本就很难，而不一定就能实现。此指公子纠在外，不一定能成为齐国君主。

【译文】

鲍叔、管仲、召忽三人相交好，想一同使齐国安定，认为公子纠必定会立为君主。召忽说："我们三人对于齐国，好比鼎有三足，去掉一个就不成。而且公子小白一定不会立为君主，不如三人一同辅佐公子纠。"管仲说："不行。国人讨厌公子纠的母亲，因而牵连到公子纠；公子小白失去了母亲，国人同情他。谁立为君主还未可知，不如叫一人侍奉公子小白。拥有齐国的必定是这两个公子。"所以叫鲍叔做公子小白的老师，管仲、召忽居住在公子纠处辅佐他。公子纠在外边，不一定就成为齐国君主。即使如此，管仲的考虑还是差不多的。像这样安排尚且不周全，那就是天意了，人为的努力已经做到了。

【原文】

82·4　齐攻廪丘[①]。赵使孔青将死士而救之[②]，与齐人战，大败之。齐将死[③]。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以为二京[④]。宁越谓孔青曰[⑤]："惜矣，不如归尸以内攻之[⑥]。越闻之，古善战者，莎随贲服[⑦]，却舍延尸[⑧]，车甲尽于战，府库尽于葬。此之谓内攻之。"孔青曰："敌齐不尸则如何[⑨]？"宁越曰："战而不胜，其罪一。与人出而不与人入，其罪二。与

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是之谓重攻之。”宁越可谓知用文武矣。用武则以力胜，用文则以德胜。文武尽胜，何敌之不服？

【注释】

①廪丘：古地名。原为齐地，后为赵地。故址在今河南范县一带。

②孔青：赵国将领。　将：率领。　死士：拼死战斗之士。今称“敢死队”。

③齐将：陈本：“此役之齐将为田布。”齐将死，当指田布死于是役。

④京：京观。古时伐不敬，收其死尸聚土埋为高丘称京观。

⑤宁越：赵之中牟人，曾为周威公师。

⑥内攻：从内部攻击他。

⑦莎随：指相持不进不退。　赍服：即匍匐。陈本：“古之善战者，使敌人不能屈伸，即既不能退，又不能进，皆匍匐地上。既不能进退而匍匐地上，自必等待消灭，故下文‘却舍延尸’是也。”

⑧却舍：后退三十里。舍：三十里为一舍。　延尸：即纳尸。陈本：“‘却舍延尸’犹言善战者使其敌退让屋舍以纳尸。盖谓齐人得所归之尸如此之多，无处可纳，必退让屋舍以纳之。纳尸又必葬之，故下文曰‘府库尽于葬’也。”

⑨敌齐：敌人齐军。　不尸：不收尸。尸作动词用。

【译文】

齐攻打廪丘。赵国派遣孔青率领敢死队去救援，与齐军交战，大败齐军。齐将田布战死。赵得齐战车二千辆，得齐死尸三万堆成两堆高丘。宁越对孔青说：“这样做太可惜了，不如将死尸归还齐以便从齐国内部来攻击他。我听说，古代善于作战的，使敌军既不能进又不能退，只能匍匐在地上以等待死亡，当敌军死亡后，又归尸使敌军让出房舍接纳尸体，这样，车甲在战斗中用尽，府库钱财因葬死尸而耗尽。这就叫内攻。”孔青说：“敌国不收尸怎

么办?”宁越说:“战而不胜,是一条罪状。与部队同出而不收回死尸,是第二条罪状。给了他们尸体,而他们又不收回,是第三条罪状。人民因这三条罪怨恨统治者,统治者再不能驱使人民,人民也不会再侍奉统治者。这就叫做双重地攻击他。”宁越可以说是知道利用文武两种办法了。用武则以力来取胜,用文则以德行来取胜。文和武都能取胜,还有什么敌人不能折服。

【原文】

82·5　晋文公欲合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义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带之难[1],出居于郑。君奚不纳之,以定大义?且以树誉。”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继文之业[2],定武之功,辟土安疆。于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补周室之阙,勤天子之难,成教垂名,于此乎在矣。君其勿疑。”文公听之,遂与草中之戎、骊土之翟[3],定天子于成周。于是天子赐之南阳之地[4],遂霸诸侯。举事义且利[5],以立大功。文公可谓智矣。此咎犯之谋也。出亡十七年,反国四年而霸,其听皆如咎犯者邪!

【注释】

①天子:指周襄王。　叔带之难:周襄王的异母弟叔带在周作乱,召集戎人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周襄王因此出奔郑。《左传》僖公十一年记有此事。陈本:“叔带召周附近居于伊水、雒水之间之戎以伐京师逐周襄王,而晋文公则召晋附近居于析城、王屋之间之戎以定天子于成周也。”成周即今之洛阳。晋文公纳襄王于成周,见《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②文:此似应指周文王之业。下句“武之功”,应指周武王之功业。

③草中、骊土:均是古地名。　戎、翟: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名。

④南阳：在太行山南黄河北面，山南水北为阳，故称南阳。

⑤举：用。

【译文】

晋文公想要会合诸侯。咎犯说："不行。天下人还不知道您的道义。"文公说："怎么办呢？"咎犯说："周天子躲避叔带的灾难，出奔在郑国。您为什么不接待他，以此确立大义呢？而且可以树立声誉。"文公说："我能做得到吗？"咎犯说："此事如果做成，就等于继承了周文王的大业，确定了武王的功绩，开辟了土地，安定了边疆。这些都在此举了。事如果做不成，弥补了周王室的过失，救助了周天子的灾难，成就教化，名垂青史，也在此举，您不要怀疑。"文公听从了咎犯的主张，于是与草中的戎人和骊土的翟人，一起接待周天子并在成周安定下来，周天子将南阳之地赏赐给文公，文公于是称霸诸侯。做事既合道义又有利，建立了大功业。文公可说是很明智的。这是咎犯的计谋。文公出亡在外十七年，回国后四年就称霸，他听从采纳的都是像咎犯一类人的主张呀。

【原文】

82·6　管子、鲍叔佐齐桓公举事，齐之东鄙人有常致苦者①。管子死，竖刁、易牙用②，国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为齐国良工，泽及子孙。知大礼，知大礼虽不知国可也。

【注释】

①致苦：转述人民的苦状。此段意义不明，不仅与本文无关，而且句与句之间文义也不通。

②易牙：春秋时齐桓公的嬖臣。一作狄牙。即雍巫。擅长调味。管仲临

死前，曾对桓公说此人“杀子适君”，不能用。桓公不听，重用之，致使齐国内乱，桓公也断食而死。 用：用事，即掌权。

【译文】

管仲、鲍叔辅佐齐桓公，处理国事，齐国东边较远地区的人常常反映人民困苦的情况。管仲死，竖刁、易牙掌权，国人常常反映不困苦的情况，不知道反映人民困苦的情况，最后竟成了齐国的好官吏，恩泽又施及子孙。知道大礼，知道大礼即使不懂国事也是可以的。

贵　　因[1]

【题解】

本篇是《慎大览》的第七篇，讲述凭借外力，因应时势，顺应人心习俗的重要性。文章列举夏、商、周三代在事业成功上的明显事例，反复强调“贵因”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得出“因则功，专则拙”的结论，要统治者引起重视。

【原文】

83·1　七曰：

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禹通三江、五湖，决伊阙[2]，沟回陆[3]，注之东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汤、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4]，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远途也，竫立安坐而至

者[⑤]，因其械也。

【注释】

①贵因：陈本："贵因者，贵于因时因势而行事也。"因：顺应。

②伊阙：地名。在今河南洛阳市南。即春秋周阙塞。因两山相对如阙门，伊水流经其间，故名。

③沟：通。 回陆：地名。陈本认为即圃陆，亦即大陆，为古大薮泽。参见62·7注④。

④如：往。 立：即立车。指乘者皆倚立于车上。

⑤竫：静之本字。

【译文】

第七是：

夏、商、周三代最宝贵的莫过于因势利导了，因势利导就会天下无敌。禹疏通三江、五湖，开凿伊阙山，沟通大陆泽，使水流入东海，是因他顺应水流的力量。舜第一次迁徙建成了小邑，第二次迁徙建成了都城，第三次迁徙建成了国家，因而尧将帝位禅让给他，是顺应了民心。汤、武凭借着千乘的地位征服了万乘的夏、商，是顺应人民的欲望。到秦国去，站着就可到，是凭借着车；到越国去，坐着就可到，是凭借着船。到秦、越去，其路途是很远的，能安静地站着或平安地坐着到达，是因为他们凭借了器械的缘故。

【原文】

83·2 武王使人候殷[①]，反报岐周曰[②]："殷其乱矣[③]。"武王曰："其乱焉至[④]？"对曰："谗慝胜良[⑤]。"武王曰："尚未也。"又复往，反报曰："其乱加矣。"武王曰："焉至？"对曰："贤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

反报曰："其乱甚矣。"武王曰："焉至？"对曰："百姓不敢诽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⑥。太公对曰："谗慝胜良，命曰戮⑦；贤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诽怨，命曰刑胜。其乱至矣，不可以驾矣⑧。"故选车三百，虎贲三千⑨，朝要甲子之期⑩，而纣为禽，则武王固知其无与为敌也。因其所用，何敌之有矣？

【注释】

①候：刺探。

②岐周：岐山下的周代旧邑。地址在今陕西省岐山县境，周建国于此，故称岐周。

③其：殆，大概。

④焉至：何至。即至何。

⑤谗慝：邪恶。　良：君子。

⑥遽：立刻。　太公：指太公望。

⑦戮：暴。

⑧驾：增加。

⑨虎贲：勇士。

⑩朝：早朝。　要：约。　甲子之期：甲子那一天。陈本："'朝要甲子之期'，犹言甲子之朝践甲子之约。"武王伐纣，于甲子日会师牧野。

【译文】

周武王派人到殷刺探情况，那人返回岐周报告说："殷大概要出现混乱了。"武王说："混乱到什么程度？"回答说："邪恶的人超过了君子。"武王说："还不是时候。"那人再前去打听，回来报告说："混乱又加剧了。"武王说："到什么程度了？"回答说："贤明之人已离开殷出走了。"武王说："还不是时候。"那人又去，返回来报告说："混乱已相当厉害了。"武王说："到什么程度了？"回

答说："老百姓已经不敢讲诽谤怨恨的话了。"武王说："好！"立刻将此情况告诉姜太公。太公回答说："邪恶压倒君子，叫做暴乱；贤明之士出走，叫做崩坏；百姓不敢诽谤怨恨，叫做刑法太凶狠了。它的混乱已经到了极点，无以复加了。"所以精选了兵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与诸侯约好于甲子日早朝会师牧野攻打殷纣，纣失败被擒拿，武王本来就知道纣无力抵抗。武王因势利导，哪来的敌手？

【原文】

83·3 武王至鲔水①。殷使胶鬲候周师②，武王见之。胶鬲曰："西伯将何之？无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③，将之殷也。"胶鬲曰："朅至④？"武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报矣。"胶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⑤。军师皆谏曰："卒病⑥，请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胶鬲以甲子之期报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胶鬲不信也。胶鬲不信也，其主必杀之。吾疾行以救胶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陈矣⑦。至殷，因战，大克之。此武王之义也。人为人之所欲⑧，己为人之所恶⑨，先陈何益？适令武王不耕而获⑩。

【注释】

①鲔（wěi 委）水：水名。在今河南省巩县北。

②胶鬲：人名。遭纣之乱，隐遁为商。文王于鱼盐贩中得之，举以为纣臣。

③不子欺：不欺你。

④朅：通曷，何。曷至：何日至殷。

⑤辍：停止。

⑥病：疲困。
⑦陈：同阵，布好战阵。
⑧人：第一个“人”指武王。
⑨己：指纣。
⑩适：恰好，正好。　不耕而获：不用种地而有收获。此喻不战而胜。

【译文】

武王伐纣行军至鲔水。殷派胶鬲前来刺探周师，武王接见了胶鬲。胶鬲说：“西伯将要到哪儿去？不要欺骗我。”武王说：“不欺骗你，将要去伐殷。”胶鬲说：“哪一天到殷？”武王说：“将在甲子日那一天到殷郊，您这就么去禀报吧。”胶鬲走了。天下雨，白天黑夜不停地下，武王军队仍快速前进不止。军师都劝谏说：“士卒疲困，请让他们休息休息。”武王说：“我已叫胶鬲把甲子那一天到达殷的事报告他的君主。如果甲子日不到，这就是让胶鬲讲话没信用。他没有信用，他的君主必然杀掉他。我之所以要快步行军正是为了救胶鬲。”武王果然在甲子那一天到达殷郊。殷已先布好战阵。周师到殷郊，于是交战，大胜殷军。这就是武王讲义的例证。武王做的是别人所希望的，纣做的是别人所讨厌的，事先布好战阵又有何益？恰好让武王不战而胜。

【原文】

83·4　武王入殷，闻殷有长者。武王往见之，而问殷之所以亡。殷长者对曰：“王欲知之，则请以日中为期①。”武王与周公旦明日早要期②，则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旦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③，有以其恶告王④，不忍为也。若夫期而不当⑤，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注释】

①日中：中午。

②要期：邀约定的日期。

③取不能其主：采取不能为其主的态度。

④有：又。

⑤若夫：至于。

【译文】

武王到了殷都，听说殷有个德高望重的人。武王去见他，并问他殷之所以灭亡的原因。这人回答说："您如果要想知道，那就请约到明日中午再谈。"武王与周公第二天按邀约的时日提早去了，却没有见到。武王觉得奇怪。周公说："我已知道了。这是君子，采取不为其主谋事的态度，现在又要将自己君主的坏事告诉您，他不想这样做啊。至于约了相见日期而不如期赴约，说话不讲信用，这就是殷纣之所以灭亡的原因，他已经用这种不赴约的办法把殷灭亡的原因告诉您了。"

【原文】

83·5　夫审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时，因也。推历者，视月行而知晦朔①，因也。禹之裸国②，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③，因也。孔子道弥子瑕见釐夫人④，因也。汤、武遭乱世，临苦民，扬其义，成其功，因也。故因则功，专则拙⑤。因者无敌。国虽大，民虽众，何益？

【注释】

①晦：夏历每月的最后一天。　朔：夏历每月的第一天。

②裸国：不穿衣服的部族。

③锦衣：应为衣锦。

④道：由。　弥子瑕：卫灵公之幸臣。　釐夫人：指卫灵公夫人南子。
⑤专则拙：偏专固执就会失败。　拙：屈。穷屈。

【译文】

观察天象的人，观察众星运行的情况就可知四季的变化，是因为凭借外物。推算历法的人，观看月亮的运行情况就可知初一和十五，也是凭借外物。大禹到了不穿衣服的国家，裸身进去而出来再穿衣服，是顺应那里的民俗。主张节俭的墨子去见楚王，穿着华丽的衣服吹着笙乐，是顺应楚好奢华的心意。孔子通过弥子瑕去见能影响卫灵公决策的釐夫人南子，是借此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汤、武遭逢乱世，面对着贫苦的人民，发扬道义，成就了功业，是因为顺应了时势。所以，顺应时势，就能成功，独断专行就会失败。能顺应时势，就无敌于天下。国家即使再大，人民即使众多，不顺应时势，又有什么益处呢？

察　　今①

【题解】

本篇是《慎大览》的最末一篇，主要讲因时顺势变法的思想。所谓察今，即审察当今的时势情况。情况变化，法令也应随之变化。只有如此才能使事业成功。文章列举“循表夜涉”、“刻舟求剑”、“其父善游”三个事例来说明“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的道理，有一定的辨证思想。

【原文】

84·1　八曰：

上胡不法先王之法[②]，非不贤也[③]，为其不可得而法[④]。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⑤]，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得而法？虽人弗损益，犹若不可得而法[⑥]。东、夏之命[⑦]，古今之法，言异而典殊[⑧]，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于此。其所为欲同[⑨]，其所为欲异[⑩]。口 吻之命不愉[⑪]，若舟车衣冠滋味声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诽。天下之学者多辩，言利辞倒，不求其实，务以相毁，以胜为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虽可得，犹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⑫]。法虽今而至[⑬]，犹若不可法。故择先王之成法[⑭]，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⑮]，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⑯]，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⑰]，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⑱]；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脟肉[⑲]，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⑳]。

【注释】

①察今：审察当今的时势情况。

②第一个“法”字作动词用，取法，效法；第二个“法”字作名词用，指法令制度。

③贤：此作完善讲。

④为：因为。　不可得：不可能。

⑤经：由。　上世：即古代。

⑥犹若：还是。

⑦东：东夷。泛指东方的少数民族。　夏：华夏。指中原地区。　命：即

名。因名由人命之而得，或事物本身所自命，故名由命而得。

⑧言：言辞。　典：法典。

⑨所为：所做的。　欲同：希望相同。全句是说：他们做事和欲望是相同的。

⑩其所为欲异：他们所做的事和欲望与中原相异。

⑪唇：同吻。口吻：口音。　愉：同渝，改变。

⑫时不与法俱至：陈本："犹言古之时不与其法俱流徙至今。"

⑬法虽今而至：陈本："犹言古之法虽已流徙至今。"

⑭择：一作"释"，弃。

⑮己：此指那些制定法令制度的人。

⑯益：毕沅认为"益"字衍。

⑰审：察看。　阴：阴影。此指日和月照下的影子。

⑱阴阳：此指寒暑。

⑲脟（luán 脔）：同脔，一块肉。

⑳镬（huò 货）：无足的鼎。

【译文】

第八是：

君主为什么不效法先王的法令制度呢？并非先王的法令制度不好，是因为不可能效法。先王的法令制度，经过前代流传下来，人或者增益它，或者减少它，怎么可以效法？即使人们不增益减少，仍然不可以效法。东方少数民族与华夏各民族对事物的名称，古代和现代的法令制度，言辞不同而法典也不同，所以古时的名称大多不合今天的叫法，现在的法令制度大多不合古代的法令制度。不同风俗的人民，与此情况相似。他们所做的事和欲望是相同的，但他们所做的事和欲望却与中原的不同。各地的方言口音是不改变的，像船、车、衣、帽、口味、声、色不同一样，人们认为自己的对，反过来互相非难。天下有学识的人大多善辩，巧言利辞，不求实际，只求相互诋毁，以压倒对方为能事。先王的

法令制度，怎么可能效法？即使可以得到，仍然不可以效法。大凡先王的法令制度，都合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可是，时代是不能与其法令制度流传下来的。古时的法令制度虽然流传至今，仍然不可效法。所以扬弃先王的旧法，而效法他们用来制定法令制度的依据。先王制定法令的依据是什么呢？先王用以制定法令的依据是人。而自己也是人啊，所以明察自己就可以知道别人，明察现在就可以知道古代，古和今是一样的，人和我是相同的。明白事理的人，他们可贵之处在于由近的推知远的，由现在的推知古代的，以所见的，推知所未见的。所以察看堂屋下的阴影，就可知道日月的运行以及寒暑的变化；看到瓶中水结成冰，就知天下已经寒冷、鱼鳖等水族已经潜藏了；尝一块肉，就知道一锅肉的味道、知道锅中调味的情况。

【原文】

84·2 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①]。澭水暴益[②]，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③]，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④]。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⑤]，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⑥]，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为治，岂不悲哉？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⑦]。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若此论则无过务矣。

【注释】

①表：以木为标记。 澭（yōng 雍）水：水名。大致是黄河的支流，具

体无考。

②暴：突然。　益：增加，即涨水。

③循：顺着。　涉：徒步过河。

④而：如。　坏：崩塌。　都舍：都市里的房舍。

⑤向：从前。　可导：可以引导，即顺着木表可以渡过去。

⑥亏：差异。

⑦殇（shāng 伤）子：未成年而死的人。

【译文】

楚人要攻击宋国，派人事先在澭水中用木设置标记。澭水突然暴涨，楚人不知，仍顺着标记而在黑夜渡河，被水淹死的有一千多人，军队惊恐如都市房舍崩塌。以前用木作标记时是可以引导人渡河的，现今水位已改变上涨了许多，楚人仍然顺着先前的标记渡河，这就是失败的原因。现在的君主，效法先王的法令制度，有点类似这个情况。现在的时代与先王的法令制度是不相适应的，还说“这就是先王的法令制度”，而且效法它，用它来治理国家，难道不悲哀吗？所以，治理国家没有法制就混乱，；固守成法不变就谬误，谬误和混乱是不可以安定国家的。社会改变了，时代发展了，变法是应该的。这就像良医一样，病是千变万化的，药也应随之千变万化。病变了而药不变，从前长寿的人，现在也要变为短命的人。所以，凡做事必须遵循法令而作，变法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若像这样就不会有失误的事了。

【原文】

84·3　夫不敢议法者，众庶也；以死守者[①]，有司也；因时变法者，贤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故曰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②]；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③]。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

里也[④]。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⑤]：“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为其国与此同[⑥]。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⑦]。荆国之为政，有似于此。

【注释】

①守：“守”字下当有“法”字（依毕沅说）。

②镆铘（yé 耶）：亦写作“莫邪”。传说春秋时吴王阖庐使干将铸剑，铁汁不下，其妻莫邪自投炉中，铁汁乃出，铸成二剑。雄剑名干将，雌剑名莫邪。

③骥骜（áo 敖）：骏马名。

④千里：指千里马。

⑤遽：即刻。　契（qì 气）：刻。

⑥为：治。

⑦任物：对待事情，处理事情。

【译文】

不敢议论法令的，是百姓；死守成法的，是官吏；随着时代而变法的，是贤主。因此天下有七十一圣贤君主，他们的法令都不相同，并非故意要相反，是时势不同的缘故。所以，良剑希望能砍断东西，不在于要莫邪之名；良马希望能日行千里，不在于要骥骜之名。成就功名的人，就是先王的千里马。楚国有一个乘船过江的人，他的剑从船上掉到了河中，他立即在船上刻上记号说：“这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船停止后，他从所刻记号处下水去寻求剑。他不知船已前行了，而剑并没有前行，寻求失落的

剑像这样，不是糊涂吗？用旧的法令来治理国家与寻剑人一样。时代已变化了，而法令不变化，用这种办法来治理国家，难道不是很难吗？有一个过江的人，看见有人正要把一个婴儿投入江中。婴儿啼哭，人们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这小孩的父亲擅长游泳。"他的父亲虽然擅长游泳，他的儿子难道能立即擅长游泳吗？用这种方法去处理事物必然谬误。楚国处理政事，与此相似。

先识览第四　观世　知接　悔过　乐成　察微　去宥　正名

先　识

【题解】

先识即预言，亦即比别人早知道某事的发展趋势。文章列举夏太史令终古“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出亡之周”、晋太史屠黍“归周”等一系列事例说明：有道者由于忠言不被采纳，从而预见到国家必然灭亡而最先离去，目的在于从反面论证君主求贤、知贤、任贤的重要。

【原文】

85·1　一曰：

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从于城①，城从于民②，民从于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岂必足行其地、人说其民哉③？得

其要而已矣。

【注释】

①地从于城：高诱注：“城不下，地不迁。”陈本：“迁，谓易主。”意即土地归谁要依从于城市归谁，城市不被攻下，则地不会易其主。

②城从于民：意即城市归谁要依从于人民归谁。

③“夫地得”句：陈本：“人说其民”，义不可通。‘人’疑‘户’字之讹。《韩非子·难势》云：‘尧、舜户说而人辩之，不能治三家’，正可释此文，而以‘户说’连文可证。或曰：‘人’为‘口’误，口与足对文。”是，宜从。户说：一家一户去劝说。　足行其地：指亲自到那里去巡视。

【译文】

第一是：

凡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有道德的人必定会事先离去，古往今来都是一样的。土地归谁要依从于城市归谁，城市归谁要依从于人民归谁，人民归谁要依从于贤者归谁。所以，贤明的君主得到贤者的拥护，人民就会拥护他，人民拥护了，城市就得到了，城市得到了，土地就得到了。由此可见，得到土地哪里必定要君主亲自到那里去巡视，一家一户去劝说那里的人民呢？只要得到最关紧要的就足够了。

【原文】

85·2　夏太史令终古①，出其图法②，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③。汤喜而告诸侯曰：“夏王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功臣，轻其贤良，弃义听谗，众庶咸怨，守法之臣，自归于商。”

【注释】

①夏：即夏后氏。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相传为夏后氏部落领袖禹的儿子启所建立的奴隶制国家。　太史令：官名。西周、春秋时叫太史。秦汉以后叫太史令，掌天时星历。　终古：人名。陈本认为“夏太史令终古”下，当补“见桀惑乱”四字。是，宜从。

②图法：法令、法典。

③如：去。　商：部落名。始祖名契，居于商（今河南商丘南），传到汤共14代。

【译文】

夏朝的太史令终古，看到夏王昏乱，就拿出法典，抱着哭泣。夏桀不但不听，越发昏乱，而且越发残暴厉害，太史令终古于是逃出投奔到商。商汤高兴地告诉诸侯说：“夏王无道，残害百姓，使父兄穷困，使功臣受辱，轻慢贤良的人，抛弃礼义，听信谗言，众人都怨恨他，掌管法令的臣子终古，已自愿投归我商。”

【原文】

85·3　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①，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说，以告诸侯曰：“商王大乱，沉于酒德②，辟远箕子，爰近姑与息③，妲己为政④，赏罚无方，不用法式，杀三不辜⑤，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国⑥。”

【注释】

①殷：商王盘庚从庵（今山东曲阜）迁到殷（今河南安阳西南），因而商也称为殷。　内史：官名。西周时始置，或称作册内史、作命内史，掌管著作简册，管命诸侯卿大夫及爵禄的废置。　向挚：人名。

②酒德：指酒后的行为表现。此指酒后昏乱，以酗酒为事。

③爰：乃。　姑：妇女。　息：小儿。此指男宠。

④妲己：商纣王宠妃。己姓，名妲。纣伐有苏氏时收留她，并受到宠爱。商亡，自缢而死。

⑤杀三不辜：高诱注："剖比干之心，折材士之股，刳（kū 枯）孕妇而观其胞。"　辜：罪。不辜：没有罪的人。

⑥周国：高诱注："周国在丰、镐也。"意即周的国都在丰和镐。周国，实指周的国都。

【译文】

殷内史向挚看到纣王愈来愈淫乱迷惑，就用车载着殷朝法典逃奔到周。武王非常高兴，把这件事告诉诸侯说："商王淫乱到了极点，沉湎于酒色，远远地避开箕子，却亲近妇女和受宠的小人，让宠妃妲己参与政事，赏罚无原则，不根据法则行事，残杀了三个无罪的人，人民很不服，掌管法令的臣子，已逃出来到我国国都。"

【原文】

85·4　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①]，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周威公见而问焉[②]，曰："天下之国孰先亡？"对曰："晋先亡。"威公问其故。对曰："臣比在晋也[③]，不敢直言。示晋公以天妖[④]，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当[⑤]，曰：'是何能为[⑥]？'又示以人事多不义[⑦]，百姓皆郁怨，曰：'是何能伤？'又示以邻国不服，贤良不举[⑧]，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⑨]，故臣曰："晋先亡也。"居三年[⑩]，晋果亡[⑪]。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曰："孰次之？"对曰："中山次之[⑫]。"威公问其故。对曰："天生民而令有别。有别，人之义也，所异于禽兽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

切倚[13]，固无休息，康乐[14]，歌谣好悲。其主不知恶。此亡国之风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对。威公固问焉，对曰：“君次之。”威公乃惧。求国之长者，得义莳、田邑而礼之[15]，得史驎、赵骈以为谏臣[16]，去苛令三十九物[17]，以告屠黍。对曰：“其尚终君之身乎[18]！”曰[19]：“臣闻之：国之兴也，天遗之贤人与极言之士[20]；国之亡也，天遗之乱人与善谀之士。”威公薨，肂[21]，九月不得葬，周乃分为二[22]。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

【注释】

①晋：周分封的诸侯国。姬姓。 屠黍：高诱注：“屠黍，晋出公之太史也。”陈本认为应是晋幽公时之太史，因屠黍与出公不同时。依陈说。

②周威公：战国时小国西周的国君。 焉：代词。

③比：近来。

④天妖：天所显示的灾异现象。妖指反常、怪异的现象。

⑤不当：不合正常的规律。“以”字，陈本引孙蜀丞《吕氏春秋举正》认为“以”字无义。下句“又示以人事多不义”与此文法正同，可证无“以”字。是，宜从。

⑥是何能为：这有什么危害呢。

⑦义：陈本：“义，宜也。”此处“义”字，以适宜讲或作道义讲均通。

⑧贤良不举：陈本：“举、与通。”“与，从也。”“贤良不举”与“邻国不服”相对为文。“服”字之主语为“邻国”，则“举”字主语亦为“贤良”。有讲“举”为“举用”，那样主语要换为晋公，与此文法不合。

⑨是不知所以亡也：陈本引刘师培《左盦集》：“吕氏原本，当作‘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也’，与《说苑·权谋篇》同。今本脱‘存所以’三字。”是，宜从。

⑩居三年：指屠黍在周三年。

⑪晋果亡：指晋幽公之遇乱而亡，魏文侯平晋乱，乃复立幽公子止继位。

⑫中山：指魏文侯所灭之中山国。

⑬切倚：高诱注："切，磨；倚，近也。"意即相依相偎。

⑭康乐：毕沅《吕氏春秋校正》、许本《吕氏春秋集释》、陈本《吕氏春秋校释》均认为"康乐"上应有"淫昏"二字，许本引《水经·滱水注》亦有"淫昏"二字。是，宜补。昏，乱。

⑮义莳、田邑：都是当时的贤者。

⑯史驎、赵骈：都是当时正直的人。

⑰物：事。

⑱其尚：陈本："尚犹庶几也，详《经传释词》。"庶几，愿望之词，译为"也许可以"、"大概可以"。

⑲曰：陈本："依上文例，此当作'威公问其故，对曰'，今本脱六字耳。"是，宜从。

⑳极言：尽言。

㉑殚（sì 四）：暂殡。《释名·释丧制》："假葬于道侧曰殚。"高诱注："下棺置地中。"即把棺暂时埋在地中等以后再正式安葬。

㉒周乃分为二：周威公死后，小国西周分裂为西周、东周两个更小的诸侯国。

【译文】

晋国太史屠黍看到晋国混乱，晋幽公骄横而没有德义，于是拿着晋国的法典逃到周国。周威公接见了他并问他道："天下的诸侯国，哪一个先灭亡？"屠黍回答说："晋国先灭亡。"周威公问是什么原因。屠黍回答说："我近来在晋国，已不敢直言劝谏了。只能以天所显示的灾异现象和日月星辰的运行多反常不合规律来向晋公示意，晋公却说：'这有什么危害呢？'我又用人事的处理多不适宜向他示意，老百姓都积郁着怨恨，他说：'这有什么伤害呢？'我又用邻国不归服，贤能之士不服从来示意他，他说：'这有什么妨害呢？'像这样，他是不知道国家之所以灭亡的原因，所以我说晋国先亡。"过了三年，晋国果然灭亡了。周威公又接见屠黍并问

他道："哪一个诸侯国在晋国后灭亡呢？"屠黍回答道："中山国跟在晋国之后灭亡。"周威公问是什么原因。屠黍回答说："老天生下人来就让男女有别。有别，这是人的大义，也是人不同于禽兽麋鹿的地方，君臣、上下之间的关系就是靠这才得以确立的。中山国的习俗，是以日为夜，以夜继日，男男女女互相依偎，没有止息之时，以淫乱为安乐，喜好悲哀之音。国君不知厌恶。这是国家灭亡的风俗啊。所以我说中山国随后灭亡。"屠黍在周居住两年后，中山国果然灭亡了，周威公又接见屠黍并问他道："哪一个诸侯国在中山国后灭亡呢？"屠黍不回答。周威公坚持问他。他回答说："您接着在中山国之后灭亡。"周威公惧怕了。他四处访求德高望重的，得到义莳、田邑，以礼对待他们；又得到史辚、赵骈，并任用他俩为谏臣，还除去苛刻的法令三十九条，将这些措施告诉了屠黍。屠黍说："这也许可以使你一生平安吧！"周威公问是什么原因，屠黍回答说："我听说：国家将要兴盛的时候，老天会给他降下圣贤的人和敢于直言劝谏的人；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老天会给他降下乱臣和善于阿谀的人。"周威公死后，暂时埋在地中，九个月了还不能正式安葬，周国最后分裂为西周和东周两个小国。所以，有道德的人讲的话，不可不重视啊。

【原文】

85·5　周鼎著饕餮[①]，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②]。为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③]，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辞，乘舆而去；又之齐，齐王欲留之仕[④]，又辞而去。人问其故。曰："之二国者皆将亡[⑤]。所学有五尽[⑥]。何谓五尽？曰：莫之必则信尽矣[⑦]，莫之誉则名尽矣，莫之爱则亲尽矣，行者无粮、居者无食则财尽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则功尽矣。国有此五者，无幸必亡[⑧]。中

山、齐皆当此[9]。”若使中山之王与齐王，闻五尽而更之[10]，则必不亡矣。其患不闻[11]，虽闻之又不信。然则人主之务，在乎善听而已矣。夫五割而与赵[12]，悉起而距军乎济上[13]，未有益也。是弃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14]。

【注释】

①周鼎：周朝传国的九鼎。也泛指周时钟鼎彝器。　饕餮（tāo tiè 滔帖）：古代传说中一种贪吃的恶兽。

②更：偿。陈本：“报更，报偿也，此鼎之所以著饕餮有首无身者，盖象征残害人者，其报偿立见，正如饕餮食人，尚未及咽，而其身已残亡，然则此鼎乃寓告诫之意。”

③白圭：魏人。　之：往。

④齐王：指齐湣王（？～前284年）。

⑤之：此。

⑥所学：所闻。即所听到的。

⑦“莫之必”三句：陈本：“‘莫之必则信尽矣’，谓言行反复无常，使人不信，故曰‘信尽矣’。下文‘莫之誉则名尽矣，莫之爱则亲尽矣’，谓不行赏誉则无荣名，故曰‘名尽矣’；不爱人则人不亲，故曰‘亲尽矣’。”　必：信赖。《汉书·韩信传》：“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然得脱，背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颜师古注：“必，谓必信之。”

⑧无幸必亡：意即其国必亡，无可幸免。

⑨当此：当这五尽。即合于这五尽的情况。

⑩更：改，革。

⑪患：祸患。

⑫五割而与赵：指中山国五次割地与赵，赵最后还是灭亡了。

⑬“悉起”句：陈本：“‘悉起而距军乎济上’当作‘悉起军而距燕乎济上’，今本‘军’字倒而在下，又脱‘燕’字，遂不可通。”意即齐湣王率领全部军队在济水上抗拒燕军，还是失败了。

⑭存、亡：陈本：“言闻五尽而更之则存，循五尽而行之则亡。今中山王与齐湣王闻五尽而不更，是弃其所以存，循五尽而行之，是造其所以亡也。”

【译文】

周鼎上铸有一种贪吃的恶兽饕餮的花纹，有头无身，正在吃人而没有吞下去，祸害已危及其身，用以说明恶有恶报。做不善的事情也是这样。白圭到了中山国，中山国王想要留他，他坚决辞谢了，乘坐着车舆离去；他又到齐国，齐湣王想留下他来当官，他又辞谢了离去。有人问他这是什么原因。他说："这两个国家都将灭亡。我听说有五尽。什么叫五尽呢？就是：言行反复无常，没有人信任他，信义就丧尽了，不实行赏誉，没有人赞誉他，名誉就丧尽了，不爱别人，没有人亲近他，亲人就丧尽了，行路的人没有干粮、居家的人没有吃的，财产就丧尽了，不能任用别人而又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功业就丧尽了。一个国家有了这五尽，必定要灭亡，那是不可幸免的。中山国和齐国都具有这五尽。"假若让中山王与齐王，听到五尽的危害并改正自己的行为，就必定不会灭亡。他们的祸患在于没有听到这五尽的说法，即使听到了又不相信。君主的要务，在于善于听取意见罢了。中山国五次割地与赵国，齐湣王率领全部军队在济水上抗拒燕军，都没有什么益处。这是他们抛弃了使国家赖以生存的东西，而创造了使国家灭亡的条件。

观　世

【题解】

本篇是《先识览》的第二篇，讲述如何观察当世治乱之缘由，与《先识》篇一样，在于阐述君主求贤的必要。国君要真正得到贤士，必须了解他们，礼遇他们，重用他们，只有这样，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原文】

86•1　二曰：

天下虽有有道之士，国犹少①。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圣人②，继踵也③。士与圣人之所自来，若此其难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虽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则与无贤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乱世之所以长也。故王者不四④，霸者不六⑤，亡国相望⑥，囚主相及。得士则无此之患。此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今无存者矣，虽存皆尝亡矣。贤主知其若此也，故日慎一日，以终其世⑦。譬之若登山，登山者，处已高矣，左右视，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贤者之所与处，有似于此。身已贤矣，行已高矣，左右视，尚尽贤于己。故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与处，累我者也；与我齐者，吾不与处，无益我者也。"惟贤者必与贤于己者处。贤者之可得与处也，礼之也。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今周室既灭，天子既废⑧。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刬⑨，不得休息，而佞进⑩，今之世当之矣⑪。故欲求有道之士，则于江河之上，山谷之中，僻远幽闲之所，若此则幸于得之矣。太公钓于滋泉，遭纣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纣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与不知也⑫。诸众齐民⑬，不待知而使，不待礼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礼必知，然后其智能可尽也。

【注释】

①国犹少：在一国之中是很少的。

②累世：一代接一代。此作“几代”讲。

③继踵：前后相接。有时“比肩继踵”连用。

④王者不四：称王的君主没有四个，即只有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

⑤霸者不六：称霸的君主没有六个，即只有五霸。

⑥相望：互相看得见。形容接连不断。

⑦终其世：终一人之身为世。

⑧天子：旧本作“天下”，依毕沅《吕氏春秋校正》。

⑨刬：铲的异体字。铲除，削平。

⑩ 而侫进：俞樾《诸子平议》、陈本认为三字为衍文。是，宜从。

⑪今之世：指衰周时。　当之：与之相同。

⑫知之与不知也：陈本认为“之”为衍文。是，宜从。

⑬齐民：指平民。

【译文】

第二是：

天下虽有有道的人，在一国之中是很少的。如在方圆一千里之内有一个，那就可算肩挨着肩，相当多了；几代才出现一个圣人，那也算前后相接，相当多了。有道的人与圣人的出现，竟这样的困难，而国家的治理又要依靠他们，所以治世怎么能到来呢？即使有幸而出现圣人贤人，未必被人知道，不知道就与没有一样。这就是治世少而乱世多的原因。所以称王的君主没有四个，只有三王，称霸的君主没有六个，只有五霸，被灭亡的国家接连不断，被囚禁的君主一个接着一个。得到有道的人就没有这样的祸患了。这就是为什么周朝分封四百多个诸侯，归服的八百多个国家，今天不复存在的原因，即使存在也曾经灭亡过。贤明的君主知道情况是这样，所以一天比一天谨慎，以保一生平安。比如登山，登山的人已登得很高了，向左右一看，还有更高的山在他之上呢。圣贤与世人相处，类似这样。自身已经是贤人了，行为已经很高尚

了，向左右一看，还有贤于自己的人。所以周公说："不如我的，我不与他相处，他会牵累我；与我相同的，我不与他相处，他对我是无益的。"只有贤人才与贤于自己的人相处。与贤人相处是可以做到的，那就是以礼对待他们。君主贤明，社会就得到治理，贤人就在上位；君主不贤明，社会就混乱，贤人就在下位。现在周王室已经灭亡，周天子已经废除。混乱没有比无天子更严重的了，没有天子强大的就战胜弱小的，人多的就欺凌人少的，用兵器互相残杀，不能够止息，当今的社会正与此相同。所以要想访求有道的人，就应到江河之上、山谷之中、到边远幽静的处所，像这样就可能得到他们。姜太公垂钓于滋泉，是因为遭逢纣王的乱世，所以周文王得到了他。周文王是拥有千辆兵车的诸侯，商纣王是天子，天子失去了太公，周文王却得到了他，这是知与不知所造成的。平民百姓，不需要了解他们便可以役使，不需要用礼来对待便可以命令他们；至于有道的人，必须以礼来对待他们，必须知晓他们，然后他们的智慧才能才可以全部贡献出来。

【原文】

86 • 2　晏子之晋，见反裘负刍息于途者[①]，以为君子也，使人问焉，曰："曷为而至此？"对曰："齐人累之[②]，名为越石父。"晏子曰："譆！"遽解左骖以赎之，载而与归。至舍，弗辞而入。越石父怒，请绝。晏子使人应之曰："婴未尝得交也，今免子于患，吾于子犹未邪也[③]？"越石父曰："吾闻君子屈乎不己知者，而伸乎己知者，吾是以请绝也。"晏子乃出见之曰："向也见客之容而已，今也见客之志。婴闻察实者不留声[④]，观行者不讥辞[⑤]。婴可以辞而无弃乎[⑥]？"越石父曰："夫子礼之，敢不敬从。"晏子遂以为客。俗人有功则德，德则骄；今晏子功免人于阨矣[⑦]，

而反屈下之，其去俗亦远矣。此令功之道也[⑧]。

【注释】

①反裘：反穿皮衣。古人穿皮衣，以毛为表。负刍者为保护皮毛，反毛为里、皮为表，故曰反裘。 刍（chú 除）：喂牲畜的草。

②累：作“奴仆”讲。

③吾于子犹未邪也：陈本：此句当作“吾于子犹未可也。”是，宜从。

④实：功实。 留：留意，察。

⑤观行者不讥辞：陈本：“犹言观人之行者不察其人之辞辩。” 讥：察。辞：辞辩。

⑥婴可以辞而无弃乎：陈本：“谓可以责让婴之无礼而无弃婴也。” 辞：责让。

⑦今晏子功免人于阨矣：陈本引孙蜀丞先生《吕氏春秋举正》：“《晏子》、《新序》并作‘有功’，疑今本脱‘有’字。”是，宜从。断句为“今晏子有功，免人于阨矣。”

⑧令：善。

【译文】

晏子去晋国，看见一个反穿皮衣挑草的人在路途中休息，认为是君子，派人去问他说：“你为什么到这里？”他回答道：“我是齐人的奴仆，名叫越石父。”晏子说：“哦！”立刻解下自己车驾左边的马把他赎出来，同坐一辆车回去。到了住处，晏子没有向越石父告辞便进屋去了。越石父很生气，请求与晏子断绝交情。晏子派人回答他说：“晏婴不曾与你交朋友，现在把你从祸患中解救出来，对于你还不够意思吗？”越石父说：“我听说君子屈辱于不知道自己的人，对于了解自己的人，则应挺直身子做人，所以我请求与他断交。”晏子于是出来接见他说：“刚才只是看到你的容貌，现在看到了你的志向。我听说观察别人实际功劳的人不留意别人的名声，观察别人行为的人不留意别人的辞辩。我可以接受

你的指责而你不抛弃我吗?”越石父说:“您用礼来待我,我岂敢不恭敬服从。”晏子于是以越石父为上宾。世俗之人有功于人就认为有德,有了恩德就骄傲;现在晏子有解救别人危难之功,反而对他谦恭有加。他离世俗之人的行为也算很远了。这就是善于处理功劳的方法啊。

【原文】

86·3　子列子穷①,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于郑子阳者②,曰:“列御寇③,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④?”郑子阳令官遗之粟数十秉⑤。子列子出见使者,再拜而辞。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⑥,曰:“闻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乐。今妻子有饥色矣,君过而遗先生食⑦,先生又弗受也,岂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⑧,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难,杀子阳。受人之养,而不死其难则不义,死其难则死无道也⑨。死无道,逆也。子列子除不义、去逆也,岂不远哉!且方有饥寒之患矣,而犹不苟取,先见其化也。先见其化而已动,远乎性命之情也⑩。

【注释】

①子列子:即列御寇,相传为先秦早期道家人物。子:冠于“列子”之前,表示对列子的尊称。

②郑子阳:郑相。

③列御寇:旧本“列御寇”上有“子”字,从毕沅《吕氏春秋校正》删。

④无乃:犹得无,俗言岂不是,反诘词。

⑤秉:古量名。十六斛。《仪礼·聘礼》:“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薮,十薮

曰秉。”

⑥望：怨恨。　拊心：抚胸，拍胸。

⑦过：探望。

⑧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句不通。毕沅《吕氏春秋校正》：“‘有’下‘罪’字衍。有与又同。《庄子》作‘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列子》同。”　且：将。

⑨死无道：为无道而死。

⑩远乎性命之情：毕沅曰：“‘远’疑‘达’字之误。”是，宜从。

【译文】

子列子很穷困，脸上有饥饿的气色。有个宾客把这个情况告诉郑相子阳，说：“列御寇是个有道德的人，在你的国家居住却很穷困，你岂不是不好士吗？”子阳派一个官吏给列子送去几百斛粮食。子列子出来接见了来使，恭敬地拜了又拜，然后谢绝了。来使走后，子列子回到室内，妻子怨恨地拍着胸说：“我听说作为有道之人的妻室儿女，都很安闲快乐。现在妻室儿女有饥饿的气色，郑子阳派人来探望你，给你送来了粮食，你又不接受，这岂不是命中注定要受穷困吗？”子列子笑着告诉她：“郑子阳不是自己了解我，他是因为别人的话而送我粮食，到他治我罪时，又将是因为别人的话，这就是我不接受的原因。”后来，人民果然作难，杀死了子阳。接受人家的供养，而不在他受难时去拼死，就是不义，为他遭难而拼死，又是为无道而死。为无道而死就是叛逆。子列子免除不义、避开了叛逆，难道不是看得很远吗！正当他在饥寒交迫的时候，尚且不敢苟取，这是他事先已预见事物的发展变化。事先预见到事物的发展变化，而且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正是通晓性命之情啊。

知　　接①

【题解】

本篇是《先识览》的第三篇，讲述人的智慧如何才能达远知来，与《先识》、《观世》两篇同一旨趣。文章论述了国君不可能事事先知，智力不可能超过一切人，所以国君应举贤用能，采纳忠言，不能患“自以为智”的毛病，否则“国无以存矣，主无以安矣”。

【原文】

87·1　三曰：

人之目以照见之也，以瞑则与不见，同，其所以为照、所以为瞑异②。瞑士未尝照③，故未尝见，瞑者目无由接也。无由接而言见，谎④。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⑤，其所能接、所不能接异。智者其所能接远也⑥，愚者其所能接近也⑦。所能接近而告之以远化⑧，奚由相得⑨？无由相得，说者虽工，不能喻矣⑩。戎人见暴布者而问之曰⑪：“何以为之莽莽也⑫？”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⑬，可以为之莽莽也？”故亡国非无智士也，非无贤者也，其主无由接故也。无由接之患，自以为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为智，悖。若此则国无以存矣，主无以安矣。智无以接而自知弗智，则不闻亡国，不闻危君。

【注释】

①知接：即智接。知：同智。接：达到。

②人之目以照见之也，以瞑则与不见，同，其所以为照、所以为瞑异：陈本："此文当作'人之目以照见之也，以瞑则不见，其所以接见、所以接不见同，其所以为照、所以为瞑异'，与下文'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其所以接、所不能接异'，文法一例。脱去'其所以接见、所以接不见'十字，'以瞑则不见同'不成句，后人因增'与'字以顺读耳。"是，宜从。照：通昭，明。 瞑：闭目。 同：同一目。指看得见或看不见，眼睛都是相同的。

③瞑士未尝照：陈本引沈祖绵曰："'瞑士'费解，'士'疑'者'字之误，言闭目不视的人未尝明察也。下文'瞑者目无由接'可证当作'瞑者'。"是，宜从。

④谎（huǎng 谎）：同谎，说谎话。

⑤同：同一智。即所用以接者为明智或所用以接者为不智，其智都是相同的。

⑥接远：高诱注："智者达于明，见未明之前，故曰接远。"意即看得远，能预见未来的变化。

⑦接近：高诱注："愚者蔽于明，祸至而不知，故曰接近。"意即看不远，不能预见未来。

⑧化：变化。即以后发展的结果，必然如此的一种势态。远化：为时还很远的一种变化势态。

⑨相得：本指互相投合，此言互相了解。

⑩喻：晓。

⑪戎：古族名。 暴布：晒布。暴（pù 瀑）：晒。

⑫莽莽：长而大的样子。

⑬孰：何。 壤壤：纷乱错杂的样子。

【译文】

第三是：

人的眼睛因明亮才能看见东西，闭着就看不见了，看得见或

看不见，眼睛都是相同的，但看外物时或明亮或看不见就不同了。闭着眼睛的人不明亮，所以不曾看见，闭着眼睛的人无法接于外物，说能看见，那是说谎。人的智力也是这样，智力能达到智或达不到智，都是用智，这是相同的，但接于外物时，或智或不智就不同了。智力好的人考虑得远，智力差的人考虑得近。只能考虑范围近的而告诉他长远的变化势态，他怎么能了解呢？无法了解，说的人即使能言善辩，他也不能知道。戎人看到晒布的人就问道："是什么东西织得如此长大呢？"晒布的人指麻给他看。他发怒说："难道这纷乱错杂的麻，可以织出这样长大的东西吗？"所以，灭亡的国家不是没有聪明之士，不是没有贤能的人，而是君主无法了解他们。无法了解他们所带来的祸患，是自以为聪明，所以，就不可能了解他们，智力达不到了解贤能之士而自以为聪明，必然迷惑糊涂。像这样，国家就无法保存，君主也无法安宁。智力不能达到，而自己又知道这一点，那就不会听到亡国、危君的事了。

【原文】

87·2　管仲有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将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齐鄙人有谚曰：'居者无载[①]，行者无埋[②]。'今臣将有远行[③]，胡可以问？"桓公曰："愿仲父之无让也。"管仲对曰："愿君之远易牙、竖刀、常之巫、卫公子启方[④]。"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⑤]，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将何有于君？"公又曰："竖刀自宫以近寡人[⑥]，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将何有于君？"公又曰："常之巫审于死生，能去苛病[⑦]，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⑧]。君不

任其命[⑨]，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将以此无不为也。”公又曰：“卫公子启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归哭，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将何有于君？”公曰：“诺。”管仲死，尽逐之，食不甘，宫不治[⑩]，苛病起，朝不肃[⑪]。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过乎？孰谓仲父尽之乎[⑫]？”于是皆复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从中出曰：“公将以某日薨。”易牙、竖刀、常之巫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矫以公令。有一妇人逾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妇人曰：“吾无所得。”公又曰：“我欲饮。”妇人曰：“吾无所得。”公曰：“何故？”对曰：“常之巫从中出曰：‘公将以某日薨。’易牙、竖刀、常之巫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故无所得。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下卫[⑬]。”公慨焉叹涕出曰：“嗟乎！圣人之所见，岂不远哉？若死者有知，我将何面目以见仲父乎？”蒙衣袂而绝乎寿宫[⑭]。虫流出于户，上盖以杨门之扇[⑮]，三月不葬[⑯]。此不卒听管仲之言也。桓公非轻难而恶管仲也，无由接见也[⑰]。无由接，固却其忠言[⑱]，而爱其所尊贵也[⑲]。

【注释】

①载：车载。车载则出。居与载为相对的行为。

②埋：埋藏。

③远行：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此指死，是一种委婉的说法。

④竖刀：刀一作刁、貂，齐桓公宠幸的近臣。 常之巫：一作堂巫。启方：一作开方，卫国公子，在齐国做官，也是齐桓公幸臣。

⑤慊（qiè 怯）：满足，快意。

⑥宫：割生殖器为阉人。

⑦苛病：古时指鬼降给人的一种疾病。

⑧失：高诱注："精神失其守，魍魉鬼物乘以下人，故曰失。"

⑨任：任凭，听凭。

⑩宫：即后宫。

⑪肃：整肃，整饬。

⑫尽：谓其言完全可用。

⑬下卫：降卫。

⑭袂：袖。　绝：气绝身亡。　寿宫：宫中寝室。

⑮杨门：门的名称。

⑯三月不葬：陈本："《左传》僖公十七年（前643）冬十月乙亥，齐桓公卒，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殡，十八年秋八月葬。《史记·齐世家》与《左传》同。则此'三月不葬'当作'三月不殡，九月不葬'，中间脱去'殡九月不'四字耳。"是，宜从。殡：殓而未葬。殓：给尸体穿衣下棺。

⑰无由接见：毕沅曰："疑'见'字衍。"是，宜从。

⑱固：通"故"。　却：拒绝。

⑲所尊贵：指所重用的易牙等人。

【译文】

管仲生了病。桓公去看望他，说："你的病很重了，你将有什么话教导我？"管仲说："齐国乡鄙之人有句谚语说：'居家的人用不着行路时车载的东西，行路的人用不着居家时埋藏的东西。'现在我将要永远地走了，哪里还值得你问呢？"桓公说："希望你不要推让了。"管仲回答说："希望你疏远易牙、竖刀、常之巫、卫公子启方。"桓公说："易牙烹煮了儿子用以满足我，难道还可以怀疑吗？"管仲回答道："人之常情，并不是不爱自己的儿子，对其子尚且那么残忍，又会对你好到哪儿去呢？"桓公又说："竖刀自己阉割了自己来侍奉我，难道还可以怀疑吗？"管仲回答道："人之常情，并不是不爱自己的身子，对其身那样残忍，又会对你好到哪儿去呢？"桓公又说："常之巫很熟悉生死之事，能除去鬼

神降给人们的疾病，难道还可以怀疑吗？”管仲回答说：“生和死是命中注定的，鬼神降给的疾病，那是人精神失守而造成的。你不听任天命、守护精神，而依靠常之巫，他将因此而无所不为。”桓公又说：“卫公子启方事奉我已有十五年了，他父亲死了也不回去哭丧，难道还可怀疑吗？”管仲回答道：“人之常情，并不是不爱自己的父亲，他对父亲那样残忍，又会对你好到哪儿去呢？”桓公说：“好。”管仲死，将易牙等人全部驱除出去，此后，桓公吃不香甜，后宫得不到治理，鬼病缠身，朝政不能整肃。过了三年，桓公说：“仲父讲的话不也太过份了吗？谁认为他的话全部可信呢？”于是重又召回易牙等人。第二年，桓公生病，常之巫从宫内出来说：“桓公将在某日死。”易牙、竖刀、常之巫一起作乱，堵塞宫门，修筑高墙，不许人通行，假称这是桓公的命令。有一个妇人翻墙进入宫中，到了桓公的住所。桓公对她说：“我想吃东西。”妇人说：“我无法得到吃的。”桓公又说：“我想喝水。”妇人说：“我无法得到喝的。”桓公说：“这是什么缘故？”妇人回答说：“常之巫从宫中出去说：‘桓公将在某日死。’易牙、竖刀、常之巫一起作乱，堵塞宫门，修筑高墙，不许人通行，所以无法得到这些东西。卫公子启方带着四十社的人口和土地簿册投降了卫国。”桓公感叹地流着眼泪说：“唉！圣人的预见，难道不很远吗？假若死了的人有知觉，我将有何面目去见仲父呢？”于是用衣袖蒙着头在寝室内气绝而亡。死后尸虫爬出户外，尸体上盖着杨门的门扇，三个月过去了，还没有殡殓，九个月过去了还没有安葬。原因是桓公不能始终听信管仲的话啊。桓公并不是轻视灾难而讨厌管仲，而是智力达不到啊。智力达不到，所以拒绝了忠臣的话，而偏爱自己所看重的人。

悔　　过[1]

【题解】

本篇是《先识览》的第四篇，着重讲述“智有所不至”所带来的后果。所举蹇叔谏秦穆公事，就是明显的例证。正因秦穆公智有所不至，才不能接受蹇叔的劝告，以至全军覆没，三帅被俘。穆公虽智有所不至，但他能悔过自新，故最终成就霸业。

【原文】

88·1　四曰：

穴深寻则人之臂必不能极矣[2]，是何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说者虽辩，为道虽精，不能见矣。故箕子穷于商，范蠡流乎江。

【注释】

①悔过：悔过自新。

②寻：古代长度单位，八尺为一寻。　极：至。

【译文】

第四是：

洞穴深八尺，人的手臂是不能探到底的，这是为什么呢？是手的长度达不到。智慧也有达不到的地方。智慧达不到，说的人即使善辩，说的道理精深入微，也不能使他人接受。所以箕子被商纣囚禁，范蠡助越取胜后要离越去浮游五湖。

【原文】

88·2　昔秦缪公兴师以袭郑，蹇叔谏曰[1]："不可。臣闻之，袭国邑，以车不过百里，以人不过三十里，皆以其气之趦与力之盛[2]，至，是以犯敌能灭，去之能速。今行数千里，又绝诸侯之地以袭国[3]，臣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图之。"缪公不听也。蹇叔送师于门外而哭曰："师乎！见其出而不见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与视，与师偕行。蹇叔谓其子曰："晋若遏师必于殽[4]。女死不于南方之岸，必于北方之岸，为吾尸女之易[5]。"缪公闻之，使人让蹇叔曰："寡人兴师，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师也。"蹇叔对曰："臣不敢哭师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与师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则臣必死矣，是故哭。"师行过周[6]，王孙满要门而窥之[7]，曰："呜呼！是师必有疵[8]。若无疵，吾不复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国也[9]。过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10]，左右皆下[11]，以为天子礼。令袀服回建[12]，左不轼[13]，而右之超乘者五百乘[14]，力则多矣，然而寡礼，安得无疵？"师过周而东。郑贾人弦高、奚施将西市于周[15]，道遇秦师，曰："嘻！师所从来者远矣，此必袭郑。"遽使奚施归告，乃矫郑伯之命以劳之[16]，曰："寡君固闻大国之将至久矣。大国不至，寡君与士卒窃为大国忧，日无所与焉[17]，惟恐士卒罢弊与糗粮匮乏[18]。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劳以璧[19]，膳以十二牛。"秦三帅对曰："寡君之无使也，使其三臣丙也、术也、视也于东边候晉之道[20]，过是，以迷惑陷入大国之地。"不敢固辞，再拜稽首受之。三帅乃惧而谋曰："我行数千里、数绝诸侯之地以袭人，未至而人

已先知之矣，此其备必已盛矣。”还师去之。当是时也，晋文公适薨，未葬。先轸言于襄公[21]，曰：“秦师不可不击也，臣请击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见秦师利而因击之，无乃非为人子之道欤？”先轸曰：“不吊吾丧，不忧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击，可大强。臣请击之。”襄公不得已而许之。先轸遏秦师于殽而击之，大败之，获其三帅以归。缪公闻之，素服庙临[22]，以说于众曰：“天不为秦国，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谏，以至于此患。”此缪公非欲败于殽也，智不至也。智不至则不信。言之不信，师之不反也从此生，故不至之为害大矣。

【注释】

①蹇叔：春秋秦缪公时任上大夫。

②趫（qiáo 乔）：壮盛。

③绝：度过，跨越，穿过。陈本引《淮南子》认为“绝”上夺“数”字。下文亦作“数绝诸侯之地以袭人”可证。是，宜从。

④殽（xiáo 淆）：山名。也作崤。在今河南省洛宁县北。山分东西二崤，中有谷道，坂坡峻陡，是当时晋国的要道关塞。

⑤为：将。　尸：作动词用，收尸。　为吾尸女：我将为你们收尸。　易：容易。

⑥周：指西周的王城。故址在今河南洛阳市。

⑦王孙满：周共王的玄孙，后为周大夫。　要：陈本：“要即《孟子·万章》‘将要而杀之’的要，遮也。要门即遮门，亦即闭门之意。”　窥：从小孔、缝隙或隐僻处察看。

⑧疵：本指缺点或过失，此引申为失败。

⑨建国：所封的诸侯国。

⑩橐（tuó 驼）：一种口袋。此作动词用。　橐甲：把铠甲装在口袋里。　束兵：把兵器捆起来。

⑪左右：将帅和车右。《左传》成公十六年："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杜预注："左，将帅。右，车右。"车右，古时车乘位于仆者右边的武士。一般将在左，驭者居中，有力之人在右。

⑫袀（jūn 均）：服装一色。　回建：高诱注："回建者，兵车回乘也。"

⑬轼：车前扶手横木，古人立乘，扶轼表示敬意。

⑭超乘：既下车而随即又跳上车，显得秦军举动轻狂放肆。乘：兵车。

⑮弦高、奚施：均郑国商人。

⑯郑伯：即郑国国君。

⑰与：同豫。《尔雅·释诂》："豫，乐也。"

⑱罢弊：同"疲敝"。　糗（qiǔ 求上声）：炒熟的米、麦等谷物。　糗粮：即干粮。

⑲使人：人字衍。

⑳丙：白乙丙。　秫：同术，指西乞术。　视：孟明视。　候：视察。　晋：晋国

㉑先轸（？～前627 年）：春秋时晋国正卿。因采邑在原（今河南济源西北），又称原轸。为晋文公重用大臣。在城濮（今山东鄄城临濮集）与楚军接战，采用诱敌深入之战术，大败楚军。晋文公死后，又在崤山大败秦军。后与狄人交战，陷阵而死。　襄公：晋国君主，文公之子，名欢，前627～前621年在位。

㉒临：哭吊。　庙临：到祖庙中去哭告。

【译文】

从前秦缪公兴兵偷袭郑国，蹇叔劝谏说："不行。我听说，偷袭他国城邑，用战车不能超过一百里，用步兵不能超过三十里，都是凭借士气旺盛和战斗力强大时达到目的地，因此，要进攻敌人，就能把他消灭，要撤退，也能迅速离开。现在要行军几千里，又要多次穿过诸侯国之地而去偷袭郑国，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可行的。请你慎重考虑。"秦缪公不听。蹇叔送部队到城门外哭着说："将士们啊！我看着你们出征却看不到你们回来啊。"蹇叔有申和视两个儿子参加这次出征。蹇叔对儿子说："晋国假如阻击你们，必定

在崤那个地方。你们牺牲时，不在南边的山谷，就在北边的山谷，我将易于为你们收尸。”缪公听说后，派人责备蹇叔说：“我兴兵，是胜是败，其结果还不知道，现在你哭着来送出征部队，这是为我出征部队哭丧啊。”蹇叔回答说：“我不敢为部队哭丧啊。我老了，两个儿子都随部队出征，等到他们返回来时，不是他们战死，就是我不同意这次偷袭而被处死，因此才哭。”秦军行军经过西周王城，周大夫王孙满关着门从门缝中窥看，说：“唉呀！这支部队必定失败。假若不失败，我不敢再议论兵家之道了。秦国不像其他国家，他是周王室所封建的诸侯国。如今部队经过周天子的王城，本应该把铠甲装在口袋里，把兵器捆起来，车左右武士都要下车，以此向天子致礼。可现在穿着统一的服装回到曾封他的周国来，左边的将士不扶着车轼表示敬意，右边的骖乘下车后又立即跳上战车的有五百辆，力气倒是很大，然而缺少礼貌，哪能不败?”秦军经过周城向东前进。郑国商人弦高、奚施将要西行到周去做生意，路途上遇到秦国部队，弦高说：“唉呀！这支部队是从很远地方来的，这一定是去偷袭郑国。”立刻叫奚施返回去报告情况，自己却假托郑伯的命令来慰劳秦师，说：“我国君主本来早就听说贵国军队要来。贵国军队不到，我国君主和士兵私下为你们担忧，每天都不快乐，惟恐士卒疲惫缺乏粮食。为什么这么久才来呢?特派我用璧玉来慰劳，并用十二头牛作为膳食。”秦师三帅回答说：“我国君主没有适合的人可派遣，特派我们三人白乙丙、西乞术、孟明视到东边来视察晋国的道路，走过了头，来到这里，因而误入贵国之地。”但又不敢不收慰劳品，于是拜了又拜接受了。三帅很惧怕，商议说：“我们行军几千里，多次越过诸侯国之地来偷袭人家，还没有到达偷袭地，人家早已知道了，他们的戒备必定充分。”于是回师离开郑国。正在这个时候，晋文公死了，还没有安葬。先轸对襄公说：“秦军不可以不袭击啊，请允许我去袭击它。”襄公说：“先君死，尸体还在堂上，看到秦国有弱点，于我

有利就趁机袭击它，这恐怕不是当儿子的应有的道德吧？”先轸说：“不哀悼我君之丧，不同情我们的哀痛，是背弃我君而欺侮您年幼啊。像这样去袭击它，可以大大增强我们的国力。请您允许我去袭击它。”襄公不得已答应了。先轸遏止秦军于崤山，从而袭击它，大败秦师，俘获了秦军三个主帅而回。秦缪公听到失败的消息，穿着白色素服到宗庙去哭告祖先，并将此事告诉众人说：“老天不帮助我们秦国，使我不采纳蹇叔的劝谏，以至于遭到如此的祸患。”这不是缪公想要在崤山打败仗，而是他的智慧达不到了解蹇叔的话。智慧达不到就不相信。蹇叔的话他不相信，也就导致秦师不能返回，所以智慧达不到的危害是太大了。

乐　　成①

【题解】

本篇是《先识览》的第五篇，讲述共同享受成功的快乐。但文中宣扬“民不可与虑化举始，而可以乐成功”的观点，过分夸大君主、贤臣的作用，轻视人民的作用，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原文】

89·1　五曰：

大智不形②，大器晚成③，大音希声④。

【注释】

①乐成：共同享受成功的快乐。

②形：表现。

③大器晚成：谓贵重的器物需要长时间才能完成。常比喻有才之人成就

往往较晚。

④大音希声：《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王弼注："听之不闻名曰希，不可得闻之音也。"意即最大最美的声音乃是无声之音。

【译文】

第五是：

有大智慧的人是不表现出来的，有大才干的人成就往往较晚，最大最美的声音乃是无声的声音。

【原文】

89·2　禹之决江水也，民聚瓦砾。事已成，功已立，为万世利。禹之所见者远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与虑化举始，而可以乐成功。

【译文】

大禹疏通江水时，人民聚集瓦石对疏导工作加以阻挡。治水事成，功业已就，为万世带来利益。禹的目光很远大，而人民都不知道，所以，不能与人民商讨发展变化的必然势态，只能与他们共享成功的快乐。

【原文】

89·3　孔子始用于鲁。鲁人鹥诵之曰[①]："麛裘而韠[②]，投之无戾[③]；韠而麛裘，投之无邮[④]。"用三年[⑤]，男子行乎涂右，女子行乎涂左，财物之遗者，民莫之举。大智之用，固难逾也。子产始治郑，使田有封洫[⑥]，都鄙有服[⑦]。民相与诵之曰："我有田畴，而子产赋之。我有衣冠，而子产贮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后三年，民又诵之

曰："我有田畴，而子产殖之。我有子弟，而子产诲之。子产若死，其使谁嗣之?"使郑简、鲁哀当民之诽訿也而弗遂用[8]，则国必无功矣，子产、孔子必无能矣。非徒不能也，虽罪施，于民可也。今世皆称简公、哀公为贤，称子产、孔子为能，此二君者，达乎任人也。

【注释】

①鷖（yì 艺）：陈本："鷖"即"翳"之异文。翳，密，即今语"秘密"。孔子为鲁司寇摄相事，威震国内，故民不敢公开诵之而秘密诵之。

②麛（mí 迷）：同麑，小鹿。 韠（bì 毕）：古代作朝服的蔽膝。此句说，孔子穿着鹿皮衣服而戴着蔽膝。

③投：投弃，抛弃。 之：指孔子。 戾：罪。

④邮：通尤，罪过。

⑤用三年：《史记·孔子世家》："鲁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三月，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

⑥封：田界。 洫（xù 恤）：田间水道。 封洫：区分田界的水沟。

⑦都鄙有服：古时都市为贵族所居，四鄙为平民所聚，贵族黼黻，平民穿布衣，故都和鄙的人服色不同。 有服：各有各的服色。

⑧郑简：即郑简公，名嘉，春秋时郑国国君，前565～前530年在位。鲁哀：即鲁哀公，名蒋，春秋时鲁国国君。前494～468年在位。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应仕于鲁定公时，"哀"应是"定"之误。 訿（zǐ 紫）：同呰，毁谤非议。

【译文】

孔子在鲁国开始被任用时，鲁人私下歌唱道："孔子穿着鹿皮衣戴着蔽膝，抛弃他没有罪戾；孔子戴着蔽膝，穿着鹿皮衣，抛弃他没有罪过。"任用三年后，男人行走时一律靠右，女人行走时一律靠左，财物遗失了，也没有人拾取。大智慧的作用，本来就难以知晓啊。子产开始治理郑国时，让田地有界沟，都市和四鄙

人民的穿着不同，人民相互一起歌唱道："我有田地，子产要来收税。我有衣帽，子产要来收藏。有谁要杀子产，我们将帮助他。"三年过后，人民又歌唱道："我有田地，子产让它繁殖五谷。我有子弟，子产谆谆教诲。子产假若死了，让谁来继承他呢？"假如郑简公、鲁定公在人民毁谤非议孔子和子产时而不任用他们，那么，国家必然没有成就，孔子和子产也无法施展才能。不但不能，即使治他们的罪，人民也会赞同的。现在世人都称赞郑简公和鲁定公是贤君明主，称赞孔子和子产有才能，这两个君主，的确通晓任用人才的道理。

【原文】

89·4　舟车之始见也，三世然后安之[①]。夫开善岂易哉[②]？故听无事治[③]。事治之立也，人主贤也。魏攻中山[④]，乐羊将[⑤]，已得中山，还反报文侯，有贵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书曰[⑥]："群臣宾客所献书者[⑦]，操以进之。"主书举两箧以进[⑧]。令将军视之，书尽难攻中山之事也。将军还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举，非臣之力，君之功也。"当此时也，论士殆之日几矣[⑨]，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箧哉？一寸而亡矣[⑩]。文侯贤主也，而犹若此，又况于中主邪？中主之患，不能勿为[⑪]，而不可与莫为。凡举无易之事，气志视听动作无非是者[⑫]，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为哉？皆壹于为，则无败事矣。此汤、武之所以大立功于夏、商，而句践之所以能报其仇也。以小弱皆壹于为而犹若此，又况于以强大乎？

【注释】

①三世：三代。 安：习惯。

②开善：开始做善事。

③听无事治：听信人民的毁谤非议，不重用贤人，什么事也治不成。

④魏：战国时七雄之一。开国君主魏文侯。魏攻中山，事在魏文侯十七年（前429）。 中山：古国名。

⑤乐羊：战国初魏将。一作乐阳，魏文侯时，由翟璜推荐为将，曾带兵越赵而攻中山。

⑥主书：官名，主管文书。

⑦献书：进上的条陈、意见之类。

⑧箧（qiè 怯）：小箱子，此指书箱。

⑨论士：议论之士，指责难攻打中山而上书的那些臣子。

⑩亡：陈本："亡"作"已"。即一寸而已矣。

⑪不能勿为：即一定要为。此对君主而言。不可与莫为：即一定要与之同为。此对臣下而言。二句说，作为中主，他是一定要行事的，而臣子又不能不参与这个中主的行事，中主的行事又不一定对，故作为臣子，困难就特别大。

⑫无非是：没有不是的。

【译文】

舟船、车舆开始出现的时候，人们不习惯，过了三代才习惯。开始做善事难道容易吗？所以听信毁谤之言，什么也做不成。功业的建立，要靠贤明的国君。魏国攻打中山，乐羊为将。打下中山后，乐羊返回禀报魏文侯，有矜夸功劳的神色。魏文侯看到后，命令管文书的官说："群臣宾客进献的书信陈条，拿来给他看。"文书抬了两箱书信陈条来。魏文侯让乐将军看那些书信陈条。书信陈条中全是责难攻打中山的。乐将军看后恭敬地快步退下来，向北拜了又拜道："攻打中山之事，不是我的力量，是国君的功劳啊。"在当时，论者对战事的危害一天比一天严重，不去攻打中山，哪里用得着两箱责难的书信陈条呢？有极短小的一封书信就够了。魏

文侯是贤明的君主，攻打中山，犹有那么多臣子责难非议，又何况是一般的中主呢？中主的祸患，在于不能不做事，人臣又不能不与他同做，可见困难就更大更多。凡是要办一件不容易办成的事，从思想意志到视听行为，没有不认为是正确的，这样，群臣有谁敢说不是而加以怀疑呢？全都一致去做，就不会有失败之事。这就是商、汤之所以能消灭夏桀、周武王之所以能消灭商纣的原因，也是越王勾践能消灭吴王夫差报仇雪耻的原因。凭借小国弱国的地位，只要全国统一，尚且能取得胜利，又何况是凭借强大的力量呢？

【原文】

89·5　魏襄王与群臣饮[①]，酒酣，王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兴而对曰[②]："群臣或贤或不肖，贤者得志则可，不肖者得志则不可。"王曰："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③]。"史起对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④]，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门豹弗知用[⑤]，是其愚也；知而不言，是不忠也。愚与不忠，不可效也。"魏王无以应之。明日，召史起而问焉，曰："漳水犹可以灌邺田乎？"史起对曰："可。"王曰："子何不为寡人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为也。"王曰："子诚能为寡人为之，寡人尽听子矣。"史起敬诺，言之于王曰："臣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虽死藉，愿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诺。"使之为邺令。史起因往为之。邺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⑥]，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⑦]，生之稻粱。"使民知

可与不可，则无所用矣[8]。贤主忠臣，不能导愚教陋，则名不冠后、实不及世矣[9]。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于主也。魏襄王可谓能决善矣。诚能决善，众虽喧哗而弗为变。功之难立也，其必由哅哅之邪[10]。国之残亡，亦犹此也。故哅哅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哅哅也止善，贤主以之哅哅也立功。

【注释】

①魏襄王：名嗣，战国时魏国国君。前318～前296年在位。

②史起：魏襄王的臣子。 兴：起。

③西门豹：战国初政治家、朴素的无神论者。魏文侯时为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令，领导人民引漳河水，修成十二条水渠，以灌溉邺田。

④行：古时行井田制，行经田野以确定井田的大小分界。行田：就是分配土地给人民。

⑤“漳水在其旁”几句：历史上对西门豹是否引漳水灌田各说不一。《史记·河渠书》、《史记·滑稽列传》、《后汉书·安帝纪》、《水经·浊漳水注》等书均说他引漳水溉田。

⑥时：通“是”，此。

⑦终古：自古以来。 斥卤：盐碱地。

⑧无所用：陈本认为下脱一“智”字。

⑨冠后：超出后人。 实：利。

⑩哅哅（xiōng 匈）：喧闹声。

【译文】

魏襄王与群臣饮酒，在酒兴正浓时，他举杯为群臣祝酒，祝群臣都能得志。史超站起来回答道：“群臣有的贤能，有的不肖，贤能的得志则可以，不肖的得志则不可以。”魏王说：“都能像西门豹那样就好了。”史超又说：“魏国分配给人民耕种的田地以百亩为单位，邺地偏偏要给二百亩，说明那里的田地不好。但漳水

在邺地之旁，而西门豹不知利用，这是很愚笨的；知道这种情况而不向国君讲明，这是不忠啊。又愚笨又不忠，不值得群臣效法学习。”魏王无话回答。第二天，魏王召史超来问，说：“漳水还可灌溉邺田吗？”史超回答说：“可以。”魏王说：“你何不替我去做这件事呢？”史超说：“我担心你不能做啊。”魏王说：“你真能为我做这件事，我全都听从你的安排。”史超恭敬地答应了，并告诉魏王说：“我去做这件事，人民必然非常怨恨我。严重时可能弄死我，轻则欺侮我。我即使死了或受到欺侮，希望你能派其他人去完成这件事。”魏王说：“可以。”派史超为邺令。史超于是去任邺令并着手引漳水灌田。邺民果然怨恨他，想要欺侮他。他不敢出来，只得避开邺民。这时，魏王派其他人继续完成这件事。邺旁的漳水已能流到田里，邺民大得其利，大家一起歌唱道：“邺有贤令，就是史公，疏导漳水，灌溉邺田，自古以来，地皆盐碱，如今却生出了稻与粱。”假如让人民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那就不会任用有智慧的人了。贤明的君主和忠贞的大臣，如果不能教导愚陋的人民，他们的名声就不能超过后人，利也不会有益于当世。史超不是不知道事物发展的必然变化，他主张兴修水利，引漳河水灌田，将会受到人民的怨恨，但他仍要去做，原因是他忠于君主，魏襄王可以说是能判明好与坏的。正因能判明好与坏，民众即使喧哗吵闹也不改变其既定目标。功业之所以难于建立，必定是由于民众吵吵闹闹。国家的败亡，也由于这样。所以在民众吵吵闹闹中，不可不好好研究。中等资质的国君因为民众的吵吵闹闹而停止做好事，贤明的君主却因为民众的吵吵闹闹而建立功业。

察 微

【题解】

本篇为《先识览》的第六篇，讲述观察微小之事，可预见未来，与《观世》中“先见其化”为同一论题。文章指出：“治乱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则大物不过矣。”围绕这一观点，从正反两方面举实例加以论证。所举事例，都是说明小事发展为大事，从而应知从小事观远化的道理。

【原文】

90·1 六曰：

使治乱存亡若高山之与深溪，若白垩之与黑漆①，则无所用智，虽愚犹可矣。且治乱存亡则不然，如可知、如可不知，如可见、如可不见。故智士贤者相与积心愁虑以求之②，犹尚有管叔、蔡叔之事与东夷八国不听之谋③。故治乱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则大物不过矣。

【注释】

①白垩（è 饿）：白土。

②愁：王引之：“‘愁’读为‘揫’，聚也。‘积心’‘愁虑’其义一也。”之：代治乱存亡的征兆。

③管叔：即姬鲜，周成王弟。一称关叔，名鲜。周灭商后，受封于管（今河南郑州）。武王死，成王年幼，由周公姬旦摄政，他和蔡叔等人不满，造谣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纣子武庚也乘机与之勾结，共同叛周。周公东征三年，乱才平息，管叔与武庚同被杀害。 蔡叔：即姬度，周武王弟。受封于

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他反对周公摄政，同管叔等一起，联合纣子武庚发动叛乱。乱平后，遭放逐。　东夷：古代对我国中原以东各族的统称，大概在黄河下游一带。

【译文】

第六是：

假使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存亡像高山与深沟，像白土和黑漆那样分明，那就用不着有智慧的人了，即使愚笨的也可以知道。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存亡却不是这样，好像可以知，又好像不可以知，好像可以看得见，又好像不可以看见。所以智慧贤达的人相处在一起去探求其中的征兆，即使这样，尚有管叔、蔡叔的叛乱和东夷八国不听从王命的阴谋。所以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存亡，在其开始之时像鸟兽在秋天长出的细毛一样纤小细微。能明察秋毫，那大事就不会有失误。

【原文】

90 • 2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①，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②。

【注释】

①臣妾：奴隶。男曰臣，女曰妾。

②观化远：高诱注："见其始，知其终，故曰观远化也。"意即能观察到事物发展变化的必然态势。

【译文】

鲁国的法令规定，鲁国人在诸侯国当奴隶、有能赎出他们的，可以到公家府库中支取金钱。子贡在诸侯国那儿赎出鲁人，回来后推让不愿到府库中取钱。孔子说："端木赐不对啊。从今以后，鲁国人不会再赎人了。支取府库金钱并不损害自己的品行，不支取府库金钱则不再有人赎人了。"子路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其人用牛来谢他，他收下了。孔子说："子路这样做是对的，从今以后，鲁国人必定会拯救那些落水的人。"孔子能从细微的事看到事物发展变化的必然态势。

【原文】

90·3 楚之边邑曰卑梁①，其处女与吴之边邑处女桑于境上②，戏而伤卑梁之处女。卑梁人操其伤子以让吴人③，吴人应之不恭，怒杀而去之。吴人往报之，尽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吴人焉敢攻吾邑？"举兵反攻之，老弱尽杀之矣。吴王夷昧闻之怒④，使人举兵侵楚之边邑，克夷而后去之。吴、楚以此大隆⑤。吴公子光又率师与楚人战于鸡父⑥，大败楚人，获其帅潘子臣、小惟子、陈夏啮⑦，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归⑧，实为鸡父之战。凡持国，太上知始，其次知终，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国必危，身必穷。《孝经》曰⑨："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

【注释】

①卑梁：楚边地。

②桑：作动词用，采桑。

③操：带着。　子：指受伤的姑娘。　以：同而。　让：责让，责备。

④夷昧：史书作余昧。春秋时吴国国君。前530～前527年在位。

⑤隆：借为哄（hòng 哄），相斗。大隆即大斗。

⑥鸡父：古地名。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南。

⑦潘子臣、小惟子：均楚大夫。　陈夏啮：陈大夫。因鸡父之战陈佐楚，故为吴所俘。毕沅《吕氏春秋校正》："鸡父之战，获陈夏啮在鲁昭二十三年（前519）；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在定六年（前504）；此说合一。"

⑧得荆平王之夫人以归：《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楚太子建之母在郹（jú 局，今河南新蔡县），召吴人而启之。冬十月甲申，吴太子诸樊入郹，取楚夫人与其宝器以归。"

⑨孝经：儒家经典之一。十八章。作者各说不一。主要论述封建孝道，宣传宗法思想。引文见《孝经·诸侯章》。《孝经》晚出于《吕氏春秋》，引文应是误入者。

【译文】

楚国有个边境城邑叫卑梁，该地的姑娘与吴国边境城邑的姑娘共同在边境上采桑，戏玩时，吴国姑娘伤了卑梁姑娘。卑梁人带着受伤的姑娘去责备吴国人，吴国人应答时不恭敬，楚人一怒之下把他杀死就离开了。吴国人回去禀报了这件事，于是，吴国人又来把那个楚国人的全家杀死了。卑梁地方官大怒，说："吴国人怎么竟敢攻击我卑梁！"因而起兵攻打吴国人，连老弱全都杀光。吴王夷昧听到后大怒，派人起兵侵袭楚国边境城邑，把楚邑夷为平地然后就离开了。吴国和楚国因此大斗，吴公子光亲自率领部队在鸡父与楚大战，大败楚人，俘获其统帅潘子臣、小惟子和陈夏啮，回过头来又攻打楚都郢，带着楚平王的夫人回国，这实际上就是鸡父之战。凡要守住国家，上策是洞察事情的开端，其次是预见事情的结局，再次是知晓事情发展中的变化。三者做不到，国必危险，自身必受困。《孝经》上说："高而不倾危，所以能长

期守住尊贵；满而不外溢，所以能长期守住富贵。富贵不离其身，然后才能保住国家，使人民和谐。”楚国却不能做到。

【原文】

90·4　郑公子归生率师伐宋[①]。宋华元率师应之大棘[②]，羊斟御[③]。明日将战，华元杀羊飨士，羊斟不与焉[④]。明日战，怒谓华元曰："昨日之事，子为制[⑤]；今日之事，我为制。"遂驱入于郑师。宋师败绩，华元虏。夫弩机差以米则不发[⑥]。战，大机也。飨士而忘其御也，将以此败而为虏，岂不宜哉？故凡战必悉熟遍备[⑦]，知彼知己，然后可也。

【注释】

①郑公子归生率师伐宋：事在鲁宣公二年（前607）。归生，字子家。

②华元：春秋时宋国大夫，前后执政40年，历事文公、共公、平公三君。归生伐宋时，华元为宋师统军元帅。　应：高诱注："应，击也。"　大棘（jí 吉）：宋国地名。故址在今河南柘城西北。

③羊斟：宋人。给华元驾车的人。

④不与：不参与。即不在被飨之中。

⑤制：控制，掌握。

⑥弩机：装置在弩的木臂后部的机械，控制发射用，青铜制成。　米：指一颗米那么短的长度。

⑦遍备：意即事事都不能疏忽大意。

【译文】

郑公子归生率领部队攻打宋国。宋军统帅华元率部在大棘迎战郑师，羊斟给华元驾车。第二天临战前，华元杀羊犒劳士卒，羊斟不在其中。次日战斗时，羊斟生气地对华元说："昨天杀羊犒劳

士卒，取决于你；今天驾车则取决于我。”于是故意将华元乘坐的战车开入郑师。宋师因此败绩，华元也为郑师俘虏。机弩上的弩牙误差一颗米的长度就不能发射。作战，像一个大的机弩。犒劳士卒而忘了驾车人，将帅因此失败并成为俘虏，难道不是应该的吗？所以，大凡作战，必定要全部熟悉各个环节，知己知彼，然后才可以作战。

【原文】

90·5　鲁季氏与郈氏斗鸡[1]。郈氏介其鸡[2]，季氏为之金距[3]。季氏之鸡不胜。季平子怒，因归郈氏之宫而益其宅[4]。郈昭伯怒，伤之于昭公[5]，曰：“禘于襄公之庙也[6]，舞者二人而已[7]，其余尽舞于季氏。季氏之舞道[8]，无上久矣[9]，弗诛必危社稷。”公怒不审[10]，乃使郈昭伯将师徒以攻季氏[11]，遂入其宫。仲孙氏、叔孙氏相与谋曰[12]：“无季氏，则吾族也死亡无日矣[13]。”遂起甲以往[14]，陷西北隅以入之[15]，三家为一，郈昭伯不胜而死。昭公惧，遂出奔齐，卒于干侯[16]。鲁昭听伤而不辩其义[17]，惧以鲁国不胜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与季氏同患也[18]，是不达乎人心也[19]。不达乎人心，位虽尊，何益于安也[20]？以鲁国恐不胜一季氏[21]，况于三季[22]？同恶固相助。权物若此其过也[23]。非独仲、叔氏也，鲁国皆恐。鲁国皆恐，则是与一国为敌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犹远[24]。

【注释】

①季氏：即季孙氏。此指季羊子。鲁国正卿，为鲁国最有权势的贵族。郈（hòu 后）氏：即郈昭伯，又称郈孙，鲁国大夫。

②介：甲。作动词用，意即给他的鸡套上一件薄的皮甲，以利于斗鸡。另

说：介同芥，捣芥子为粉末，涂其鸡翼，可迷惑对方鸡的眼睛。

③为之金距：替鸡套上金属爪，以利斗鸡。距：此指鸡爪。

④归：当作“侵”（依孙蜀丞说）。 益其宅：扩大自己的住宅。

⑤伤：中伤，诋毁。

⑥禘（dì帝）：祭祀。 襄公：鲁昭公之父。前572～前542年在位。

⑦二人：应为“二八”（依毕沅说）。古代舞制：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 佾（yì易）：古代乐舞的行列，八人为一佾。鲁国为诸侯，应为六佾舞，但仅有二佾。有四佾被季氏占有。季氏为大夫，应为四佾，但竟为八佾。故《论语·八佾》说：“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⑧舞道：舞的规矩原则。

⑨无上：目无君上。

⑩不审：不详细考虑。

⑪使：派遣。

⑫仲孙氏、叔孙氏：鲁国贵族，与季氏同族。

⑬无日：没有多少时日了。

⑭起：发。 甲：甲士。 起甲：即发兵。 以：同而。

⑮入之：进入季平子家。

⑯干侯：晋国城市，在今河北成安县东南。

⑰辩：同辨，分辨。

⑱同患：同患难，所谓患难与共。

⑲达：通达，了解。

⑳也：陈本：“也”读为“邪”。邪同耶。

㉑以：凭借。

㉒三季：指上文提到的季孙氏、仲孙氏、叔孙氏。

㉓权：权衡。 其：指鲁昭公。 过：过失。

㉔其：代鲁昭公。 犹：还算。 远：从地域来说，死在晋国干侯，当然很远了；从时间来说，到晋地干侯才死，时间也是很长。

【译文】

鲁国季氏与郈氏斗鸡。郈氏把他的鸡套上一层皮甲，季氏替

他的鸡套上金属爪。结果，季氏的鸡斗败了。季平子很生气，于是侵占郈氏的宫宅来扩充自己的住宅。郈昭伯也很生气，在鲁昭公面前诋毁季孙氏，说："鲁襄公庙祭时，乐舞仅有二佾而已，其余四佾全都到季氏家去跳舞去了。季氏家乐舞的规矩不合大夫之舞制，目无君上已经很久了，不讨伐他，必然危害国家。"昭公大怒，不加详察就派郈昭伯率领部队攻打季氏，攻入季氏的庭院。仲孙氏、叔孙氏一起商量道："没有了季氏，我们家族离死亡也就没有多少时日了。"于是就发兵去救，攻陷西北角而进入季氏庭院，三家合而为一，郈昭伯不能取胜，而被杀死。昭公惧怕，就出奔到齐国，死在晋国的干侯。鲁昭公听信郈氏对季氏的诋毁，不明辨其正确与否，他担心凭借鲁国不能战胜季氏，却不知仲孙氏、叔孙氏也害怕，因而采取与季孙氏患难与共的立场。这说明鲁昭公不了解人心。不了解人心，地位即使很尊贵，对安全又有什么益处呢？凭借鲁国还担心不能战胜一个季氏，又何况要对付三个季氏呢？三个季氏都讨厌鲁昭公，当然就会互相救助。鲁昭公衡量事物像这样错误，不仅仅仲孙氏、叔孙氏，整个鲁国都恐惧。全鲁国都恐惧，那就是与整个国家为敌了，鲁昭公与全国为敌，能死到晋国的干侯，还算死得很远的了。

去宥①

【题解】

本篇是《先识览》的第七篇，主要论述人应去掉主观偏见，才能正确认识事物。文章列举一系列例证来阐明中心论点。

【原文】

91·1 七曰：

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②]。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③]。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④]。"王因藏怒以待之。谢子至，说王，王弗听。谢子不说，遂辞而行。凡听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虽奋于取少主[⑤]，何损？所言不善，虽不奋于取少主，何益？不以善为之悫[⑥]，而徒以取少主为之悖，惠王失所以为听矣[⑦]。用志若是，见客虽劳，耳目虽弊，犹不得所谓也[⑧]。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⑨]．此史定所以得饰鬼以人，罪杀不辜，群臣扰乱，国几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与智皆衰邪！

【注释】

①去宥：去掉人的局限，去掉人认识事物的蔽碍。《去宥》与《有始览》的第三篇《去尤》意旨相同。尤、宥均通囿，局限。

②墨者：墨家学派的人。墨家为战国时重要学派。创始于墨子。其初期，以墨子所主张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节葬、节用、非乐、非命等为中心，在学术思想上与儒家展开一系列的斗争。 谢子：谢，姓。子：古时对男子的通称。

③唐姑果：墨家学派人物。《说苑》作"唐姑"。《淮南子》作"唐姑梁"。

④奋：勇。即今之尽力、竭力。 取：取悦。 少主：指惠文王的太子。

⑤虽奋于取少主："于"下脱"说以"二字。下句同。

⑥为之悫（què 确）：认为他忠厚。 为：通谓。

⑦所以为听：为听的目的。

⑧所谓：指客人言谈的主旨。

⑨史定：秦惠王时的史官。

【译文】

第七是：

东方的墨家学者谢子将要西去见秦惠王。惠王问秦的墨家学者唐姑果。唐姑果担心惠王亲近谢子超过自己，回答说："谢子是东方有辩才的人，他为人很阴险，并将尽力游说以取得太子的喜悦。"惠王听后心怀愤怒等待谢子的到来。谢子来了，劝说惠王，惠王不听从。谢子不高兴，于是告辞离去。大凡听人讲话，目的在于听取好的意见。如果所说的是好意见，即使他尽力取悦于太子，又有什么损害呢？如果他的意见不好，即使他不尽力取悦于太子，又有什么益处呢？不因为他的意见好而认为他忠诚，仅仅因为他取悦于太子就认为他悖逆，惠王已丧失了听取意见的目的啊。像这样动用心思，接见客人即使很劳累，耳目即使很疲惫，还是领会不到客人讲话的主旨。这就是史定之所以能施行坏事的原因，这也是史定之所以能以人饰鬼、滥杀无辜、群臣骚乱和国家近于危亡的原因。一个人身体越衰弱而智慧越旺盛。现在秦惠王已到了老年，怎么身体和智慧都衰竭了呢！

【原文】

91·2　荆威王学书于沈尹华①，昭厘恶之②。威王好制③。有中谢佐制者④，为昭厘谓威王曰："国人皆曰：王乃沈尹华之弟子也。"王不悦，因疏沈尹华。中谢，细人也⑤，一言而令威王不闻先王之术⑥，文学之士不得进⑦，令昭厘得行其私。故细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数怒人主⑧，以为奸人除路⑨；奸路已除而恶壅却⑩，岂不难哉？夫激矢则远⑪，激水则旱⑫，激主则悖⑬，悖则无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⑭。

【注释】

①荆威王：即楚威王，战国时楚国国君，名熊商。前339～前329年在位。书：指古代的文献典籍。 沈尹华：威王之臣。

②昭厘（xī 西）：威王之臣。 之：此代指沈尹华或代指威王向沈尹华学书这件事。

③制：法制。

④中谢：官名。亦作中射。古代王侯的侍御近臣。 佐制：帮助制定法制。

⑤细人：小人。地位卑下的人。

⑥术：治理国家的方法、道理。

⑦文学之士：精通古代文献典籍的人。

⑧数怒：多次使人对某一事或某一人发怒。怒：使动词。

⑨以为：以"之"为。 奸人：坏人。 除路：扫除仕宦路途中的障碍。

⑩奸路：奸人仕宦之路。 恶：讨厌。 壅：阻塞。 却：退却。 壅却：指贤人仕进之途被阻塞。

⑪激矢：疾飞的箭。

⑫激水则旱：湍急的水流。旱：当作"悍"。陈本："水激则白浪滔天，排山倒海，凶暴万状，故曰激则悍。"

⑬激主：刺激使发怒。

⑭其：副词。可译为大概、可能。 度：法度，准则。 先有度：先有一个准则。

【译文】

荆威王向沈尹华学习典籍文献，昭厘对此很讨厌。威王喜好法制。有个中谢官，是帮助制定法制的人，替昭厘讲话，他告诉威王说："国人都说：大王是沈尹华的弟子。"威王不高兴，因而疏远了沈尹华。中谢官，是地位卑贱的人，讲了一句话就让威王听不到先王治理国家的道理，精通古代典籍文献的人不得进用，让昭厘得以施行自己的阴谋。所以说，小人的话，不可以不详加考

察。而且多次使君主对某一人或某一事发怒，用此来替奸臣扫清仕进之路；奸臣仕进之路已经扫除却又讨厌贤人仕进之路被阻塞，这难道不困难吗？疾飞的箭射得很远，湍急的流水很凶暴，刺激君主使其对某一人或某一事发怒就是悖逆，悖逆就没有正人君子来辅佐了。不可激怒的人，大概只有事先具有准则的人。

【原文】

91·3　邻父有与人邻者[①]，有枯梧树。其邻之父言梧树之不善也，邻人遽伐之。邻父因请而以为薪。其人不说曰："邻者若此其险也，岂可为之邻哉？"此有所宥也。夫请以为薪与弗请，此不可以疑枯梧树之善与不善也。齐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见人操金，攫而夺之[②]。吏搏而束缚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对吏曰："殊不见人[③]，徒见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昼为昏，以白为黑，以尧为桀，宥之为败亦大矣。亡国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别宥然后知[④]，别宥则能全其天矣[⑤]。

【注释】

①邻父：陈本认为此二字当衍。是。

②攫（jué 决）：本指鸟用爪疾取，引申为夺取。

③殊：极，很。此译为根本。

④别宥：区别蔽碍。

⑤天：高诱注："天，身也。"

【译文】

有个与别人为邻的人，家有一棵枯了的梧桐树。与他为邻的

老者说这棵梧桐树不好，这人立刻将树砍了。与他为邻的老者请他把砍下的梧桐树给他当柴烧。他不高兴地说："邻居像这样阴险，怎么可与他为邻呢？"这是有所蔽碍啊。请求用梧桐树作柴薪或是不请求作为柴薪，这不能因此怀疑枯了的梧桐树之好与不好啊。齐国有个人想要得到金子，清早起来，披上衣服，戴上帽子，到了卖金的人那里，看见卖金人手里拿着金，用手夺了过来。官吏捕捉他并用绳索捆住他，问道："人都在那里，你抢夺别人手上的金子，为什么呢？"齐人回答道："根本没有看到那些人，只看到金子罢了。"这是蔽碍到极点了。人有所蔽碍，本来就把昼当作夜，把白当作黑，认为唐尧是夏桀，蔽碍带来的失败也实在是太大了。亡国之君，大概都很蔽碍吧？所以，一个人一定要区别清楚蔽碍，然后才能知晓，区别清楚蔽碍，就能保全自身的平安。

正　　名①

【题解】

本篇是《先识览》的最末一篇，辨正名称、名分。名和实的问题，是春秋到战国时期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重大问题之一。孔子在《论语·子路》中也提出了正名的主张。但本文所言正名，与孔子所言似有所异。孔子正名的标准是以周礼为尺度；本文则以实为原则，故本书在《审分览》一文中提出"按其实而审其名"的主张。

【原文】

92·1　八曰：

名正则治，名丧则乱。使名丧者，淫说也[2]。说淫则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故君子之说也，足以言贤者之实、不肖者之充而已矣，足以喻治之所悖、乱之所由起而已矣，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获以生而已矣。

【注释】

①名：与“形”、“实”相对，指名称或名分。

②淫说：邪说，即夸大不实的言论。

【译文】

第八是：

名分正，国家就得到治理，名分丧失，国家就要混乱。使名分丧失的，是那些夸大不实的言论。夸大不实的言论会认可那些不该认可的，肯定那些不该肯定的，赞成那些不该赞成的，非难那些不该非难的。所以君子的言论，只要足以说明贤人之所以贤明、不肖者之所以不肖的事实就行了，足以说明治理之所以兴盛、混乱之所以害国的起因就行了，足以知晓事物的真情、人之所以能获得生存的原因就行了。

【原文】

92·2　凡乱者，刑名不当也[1]。人主虽不肖，犹若用贤，犹若听善，犹若为可者。其患在乎所谓贤、从不肖也，所为善、而从邪辟[2]，所谓可、从悖逆也，是刑名异充而声实异谓也。夫贤不肖、善邪辟、可悖逆[3]，国不乱、身不危奚待也？齐湣王是以知说士[4]，而不知所谓士也。故尹文问其故[5]，而王无以应。此公玉丹之所以见信而卓齿之所以见任也[6]。任卓齿而信公玉丹，岂非以自仇邪[7]？

【注释】

①刑：通形。指形体，即实。　形名不当：即名实不合。

②所为善：依上下文，当作“所谓善”。　而从邪辟：依上下文，当作“从邪辟也”。　邪辟：即邪僻，偏邪不正。

③贤不肖：认为不肖的为贤。　贤、善、可：均作意动词用。

④是以：陈本认为此二字当在“齐湣王”三字上。是，宜从。

⑤尹文：战国时齐国思想家。据传，他曾与齐湣王论士。《汉书·艺文志》把他列入名家。今传《尹文子》上下篇，疑是伪托。　问其故：高诱注：“问所以为士的原故。”

⑥公玉丹：齐湣王的谀臣。　卓齿：齐湣王曾用他为相。后齐湣王无道，被卓齿杀掉。

⑦以自仇：以［之］自仇，即以公玉丹和卓齿为自己的仇人。　邪：同耶。高诱注：“其毙由在此二人。非欲以自毙也，然二人卒毙之。湣王无道，齿杀之而擢其筋，悬之东庙终日，以自毙者也。”　仇：树立仇敌。

【译文】

大凡混乱，都因形名不合而引起。国君即使不贤，他仍然任用贤人，仍然听取善言，仍然做可行的事。其毛病在于所谓贤人，实际上是不贤的人，所谓善言，实际上是偏邪不正的话，所谓可行的事，实际上是悖逆不可的事，这就是形和名实质上的不同，也是名和实所指的内容不同啊。认为不贤的为贤，认为不善的为善，认为悖逆的为可行，国家不混乱、国君不受困，怎么可能呢？因此，齐湣王知道应喜欢士，而不知道什么叫士。所以尹文问他什么叫士，而他却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便是公玉丹之所以被信任而卓齿之所以被重用的原因。重用卓齿、信任公玉丹，难道不是给自己树立仇人吗？

【原文】

92·3　尹文见齐王。齐王谓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君文曰："愿闻何谓士？"王未有以应。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齐王曰："此真所谓士已[①]。"尹文曰："王得若人[②]，肯以为臣乎？"王曰："所愿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于庙朝中[③]，深见侮而不斗，王将以为臣乎？"王曰："否。大夫见侮而不斗[④]，则是辱也。辱则寡人弗以为臣矣。"尹文曰："虽见侮而不斗，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⑤]，是未失其所以为士一矣。未失其所以为士一，而王以为臣，失其所以为士一，而王不以为臣，则向之所谓士者乃士乎？"王无以应。尹文曰："今有人于此，将治其国，民有非则非之，民无非则非之，民有罪则罚之，民无罪则罚之，而恶民之难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窃观下吏之治齐也[⑥]，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则民虽不治，寡人弗怨也。意者未至然乎[⑦]。"尹文曰："言之不敢无说。请言其说。王之令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见侮而不敢斗者，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见侮而不敢斗，是辱也'。夫谓之辱者，非此之谓也，以为臣不以为臣者罪之也[⑧]，此无罪而王罚之也。"齐王无以应。论皆若此，故国残身危，走而之谷[⑨]，如卫。齐湣王，周室之孟侯也[⑩]。太公之所老也[⑪]。桓公尝以此霸矣，管仲之辩名实审也[⑫]。

【注释】

①已：副词，用在陈述句末，表示肯定、终结的语气。

②若：代词，译为“这样”。

③庙朝：本指宗庙和朝廷。宗庙为供祖先的地方；朝廷为君臣谋政事的地方。此似指在大众面前。

④大夫：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作“夫士”。

⑤“未失其四行者”七句：谭戒甫据《公孙龙子·迹府篇》改正为：“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为士矣。未失其所以为士，而王一以为臣，一不以为臣，则向之所谓士者乃非士乎？”

⑥下吏：职位卑下的官吏，此既可指齐王手下的一般官吏，也可委婉地指齐湣王。

⑦意者：或者。　然：这样。

⑧“以为臣”句：认为他是臣而又不以臣来对待他，即处罚他。

⑨谷：地名，齐邑。

⑩孟侯：诸侯之长。孟：长。

⑪老：指老死之地。

⑫审：详细缜密。

【译文】

尹文见齐王。齐王对尹文说：“我很喜欢士。”尹文说：“很愿意知道什么叫做士。”齐王无话回答。尹文说：“现在有人在此，事奉双亲很孝，事奉国君很忠，交朋友很讲信用，居住乡里很敬爱长上，有这四种德行的人，可以叫士吧？”齐王回答说：“这真是所谓的士了。”尹文说：“王如果得到这样的人，肯用他为大臣吗？”齐王回答说：“这是我很愿意的，但不可能得到啊。”尹文说：“假使这人在大庭广众之中，深受侮辱而不争斗，王仍将任用他为大臣吗？”齐王说：“不。士被侮辱而不争斗，就是一种耻辱。甘受侮辱的人，我不能用他为大臣。”尹文说：“虽然受侮辱而不争斗，并未丧失所具有的四种品德啊。未丧失所具有的品德是未失其所以为士的条件。未失其所以为士的条件，而王一用为大臣，一不用为大臣，那么，刚才您所说的士还是士吗？”齐王无话回答。尹

文说："现在有人在这里，将要治理他的国家，人民有错就责备他们，人民没有错也责备他们，人民有罪就处罚他们，人民没有罪也处罚他们，而埋怨人民难于治理，这样做可以吗？"齐王说："不可。"尹文说："我私下观察下级官吏在治理齐国时，正像这样。"齐王说："假如我来治理国家真像这样，人民即使不能治理，我也不会怨恨他们。或者不至于到你说的地步吧。"尹文说："我既然这样说，就不敢没有理由。请允许我分析其中的道理。您的命令说：'杀人的处死，伤人的受刑。'有畏惧您的命令的，深深被侮辱而不敢争斗，这是顺从您的命令，而您却说：'被侮辱而不争斗的是甘心受侮辱。'所说的侮辱，不是指的这种情况，本应该用他为大臣而没有用他为大臣，等于是处罚他，这就是没有罪而处罚了他。"齐王无话回答。齐王的立论都像这样，所以国家残破，自己身危，逃到谷邑，又逃到卫国。齐湣王，是周王室封的诸侯长，齐国，又是姜太公养老的地方。齐桓公曾凭借齐国而称霸诸侯，这是由于管仲能详细而缜密地辨别名和实啊。

审分览第五　君守　任数　勿躬　知度　慎势　不二　执一

审　　分[1]

【题解】

本篇主要讲述审察君臣上下名分的重要。文章指出“凡人主必审分，然后治可以至”，“故至治之务，在于正名”。接着又阐明“按其实而审其名”以及“听其言而察其类”的具体方法。

本览八篇，论述的都是君道方面之事。

【原文】

93·1　一曰：

凡人主必审分，然后治可以至，奸伪邪辟之涂可以息，恶气苛疾无自至[2]。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今以众地者[3]，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4]。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则臣有所匿其邪矣[5]，主

无所避其累矣。

【注释】

①审分：审察君臣的职分。分：名分，职分。

②苛疾：恶疾，重病。自：从。

③地：作动词用，耕地。

④无所匿迟：陈本："当作'无所匿其力也。'"是。

⑤邪：私。

【译文】

第一是：

大凡君主，一定要审察君臣的职分，然后国家的治理才能实现，奸诈虚伪邪僻的行为才可能制止，坏的风气恶疾才无从到来。治身与治国是一个道理。现在用许多人来共耕一块地，大家一起劳作，速度就慢，这是因为人们有办法隐匿自己的力量；如果是分地各自耕作，速度就快，这是因为人们没有必要隐匿自己的力量。君主也有土地，如果臣子与君主一同耕地，那么臣子就有办法隐匿他的私力，而君主则无法逃避其负累。

【原文】

93·2　凡为善难，任善易①。奚以知之？人与骥俱走，则人不胜骥矣；居于车上而任骥，则骥不胜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②，则是与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车，无去车，则众善皆尽力竭能矣，谄谀诐贼巧佞之人无所窜其奸矣③，坚穷廉直忠敦之士毕竟劝骋骛矣④。人主之车，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则四极可有⑤。不知乘物而自怙恃⑥，夺其智能⑦，多其教诏⑧，而好自以⑨；

若此则百官恫扰[10]，少长相越[11]，万邪并起，权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国之风也。

【注释】

①“凡为善难”二句：陈本：“犹言为善人之事难，任用善人易。”

②人主好治人官之事：陈本：“犹言人主好治他人职分之事。”官：犹职。

③谀（yú 于）：奉承。 诐（bì 币）：偏颇，邪僻。 佞：用花言巧语谀媚人。 窜：藏匿。

④坚穷：坚强诚实。 劝：勉励。 骋骛：奔跑。

⑤四极：四方边远之地。

⑥怙（hù 户）恃：依靠，凭恃。

⑦夺：当为奋（依陈昌齐说）。奋：矜夸。

⑧教诏：教育的命令。

⑨自以：自用。

⑩恫：恐惧。 扰：骚动。

⑪越：超越本分。

【译文】

大凡做善事就难，任用善人就易。凭什么知道呢？比如人与千里马一齐跑，那人不能胜过千里马；如果人乘坐在车上而驾驭千里马，那千里马就胜不过人。国君喜欢处理官吏职分内的事，就好像人与千里马一齐跑一样，一定在许多方面都赶不上。国君也有他所乘坐的车，不要离开车子，那么，众多的善人都会尽心竭力了，那些阿谀奉承、邪僻巧佞之人就无法隐藏其奸了，坚强诚实、廉洁正直、忠厚淳朴的人就都争着奔走效劳。国君的车子，是用来载物的。审察了解车载物的道理，那么四方边远之地就可以拥有。不知道车载物这个道理而自以为是，矜夸自己的智能，颁发许多教育命令，完全按自己的意图行事，像这样，各级官吏就会恐惧骚动，少长尊卑的秩序就会打乱，各种邪恶之事就一起出

现，权威分散转移，不能够善始善终，不可以施行教化，这就是促使国家灭亡的风气啊。

【原文】

93·3　王良之所以使马者①，约审之以控其辔②，而四马莫敢不尽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辔。其辔何如？正名审分，是治之辔已③。故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放悖④。夫名多不当其实、而事多不当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审名分也。不审名分，是恶壅而愈塞也⑤。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于人主。尧、舜之臣不独义⑥，汤、禹之臣不独忠，得其数也⑦；桀、纣之臣不独鄙，幽、厉之臣不独辟⑧，失其理也。

【注释】

①王良：春秋时晋国善驭马的人，一名王于期、王子期、王子于期。

②约：简要。　控：控制。　辔：马缰绳。

③已：句末语气词，无义。

④放：方。方：逆。　悖：悖逆。　放悖：即悖逆。

⑤壅：壅塞。

⑥不独义：不都仁义。

⑦数：术，方法。

⑧辟：邪僻。

【译文】

王良驭马的办法是，明察驾马的要领，抓住马缰绳，因而四马没有不用尽力气的。有道术的君主，他驾驭臣子的办法也有“缰绳”。这“缰绳”是什么呢？辨正名称审察职分，就是治理臣子的“缰绳”。所以按照实际来审察名分，以求得真实情况；听到

言辞后要审察他的类别，不让他悖逆乱来。名称有许多不符合实际、而事情也有许多不切实用的，所以国君不可以不审定名分。不审定名分，就是讨厌壅塞反而更加堵塞。壅塞的责任，不在臣子，而在君主。尧、舜的臣子不全都仁义，汤、禹的臣子不全都忠诚，他们能称王天下，是因为掌握了驾驭臣子的方法；桀、纣的臣子不全都鄙陋，周幽王、周厉王的臣子不全都邪僻，他们国亡身丧，是因为驾驭臣子不得法啊。

【原文】

93·4 今有人于此，求牛则名马[①]，求马则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诽怨矣，牛马必扰乱矣。百官，众有司也；万物，群牛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职，而数用刑罚，乱莫大焉。夫说以智通，而实以过悗[②]；誉以高贤，而充以卑下；赞以洁白，而随以污德[③]；任以公法，而处以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罢怯[④]；此五者，皆以牛为马，以马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则人主忧劳勤苦，而官职烦乱悖逆矣。国之亡也，名之伤也，从此生矣。白之顾益黑[⑤]、求之愈不得者，其此义邪！故至治之务，在于正名。名正则人主不忧劳矣。不忧劳则不伤其耳目之主[⑥]。问而不诏[⑦]，知而不为[⑧]，和而不矜[⑨]，成而不处[⑩]。止者不行[⑪]，行者不止，因形而任之[⑫]，不制于物，无肯为使，清静以公，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观乎无穷，誉流乎无止，此之谓定性于大湫[⑬]，命之曰无有[⑭]。故得道忘人[⑮]，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知德忘知[⑯]，乃大德知也，夫其非德也；至知不几[⑰]，静乃明几也，夫其不明也；大明不小事[⑱]，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莫人不

能[19]，全乃备能也，夫其不全也。是故于全乎去能，于假乎去事，于知乎去几，所知者妙矣[20]。若此则能顺其天，意气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万物而不宰[21]，泽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姓[22]，虽不备五者[23]，其好之者是也。

【注释】

①名：作动词用。称名。

②过：俞樾曰："此当以作'遇'者为是。遇和愚古通用。"　悗：迷惑。

③污德：卑污的品德。

④堙：塞，充塞。　罢：通疲。　罢怯：即疲怯。

⑤顾：反。

⑥主：高诱注："犹性也。"

⑦诏：告。　问而不诏：陈本："谓人主者遇事则问臣下之意见而不告以己见。"

⑧知而不为：陈本："谓君虽知之而不自为之。"

⑨和而不矜：陈本："宣布己见之时亦不夸己见之长。"　和：宣，布。矜：夸。

⑩成而不处：成功而不居功。处：居。

⑪"止者不行"二句：高诱注："止者不行，谓土也。行者不止，谓水也。"

⑫形：通刑，法规。　因形而任之：即因法而任之。

⑬性：命。　大湫：大窦。

⑭无有：无形。道无形，无形，即得道。

⑮"得道忘人"二句：高诱注："得道，澹然无所思虑，故忘人也。而人慕之，此乃所以大得人也。"

⑯"知德忘知"二句：高诱注："自知有德，忘人知之，而人仰之，此乃所以大得知也。"

⑰"至知不几"二句：言非常有智慧的人不察外物即可明白清楚。几，察（依于省吾说）。

⑱“大明不小事”二句：陈本：“谓大明不治事，整齐万物使之成长乃为治事。” 不小事：不做小事。 假：大。使万物皆长大即是做事。

⑲“莫人不能”二句：陈本：“谓清静之人，不忧劳而全其德，全其德则能备矣。”又说：“莫人即清静之人。”

⑳妙：微妙。

㉑宰：主宰。

㉒姓：陈本：“犹言莫知其泽所以来者为何姓。”

㉓五者：陈本：“五者，道、德、全乎去能、假乎去事、知乎去几也。”

【译文】

假如有这样一个人，求牛称呼马，求马却称呼牛，他所要求的必定不能得到；于是就发怒使用威权，主管的官吏必然要责备怨恨他，牛马一定被扰乱了。百官，如同众多的主管官员一样；万物，如同众多的牛马一样。不辨正他们的名称，不区分他们的职分，而频繁使用刑罚，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称赞一个人智慧通达，而实际上愚笨昏惑；赞誉一个人贤德，而实际上却很卑下；称赞一个人高洁纯正，而实际上却低下卑污；任命他执掌公法，而处事却贪赃枉法；用他是因其勇敢，而实际上却疲乏胆怯；这五种情况，都是以牛为马，以马为牛，名分不正啊。所以名分不正，君主就忧愁辛劳，而百官则混乱悖逆。国家的灭亡、名声之受损害，从此就产生了，想要白，反而更黑了，所追求的更加得不到，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所以要使国家大治，关键在于辨正名分。名分正了，君主就用不着忧愁辛劳了。不忧愁辛劳，就不会损伤其耳目的天性。君主询问臣下而不必下指示，虽然知道而不必亲自去做，宣布意见，而又不夸耀自己，成功了又不居功自傲。静止的土地不使它运动，运动的流水不让它停止，依照法则来任用他们，不为外物制约，不被外物役使，清静而公正，精神传播到上下四方，功德照耀到四海之外，思想无穷无尽，声誉流传不止，这就叫把性命寄托在深幽之处，命名为无形，即得道。所以得道之

人，澹然无虑，忘掉别人，别人反而仰慕他，这就大得人心，这难道不是道么？知道自己有德行，不在乎别人知道他，别人反而仰慕他，这就大为人所知，这难道不是有德么？有大智的人不察外物，清静反而明察清楚，这难道不是明白吗？非常明智的人不做小事，有了大事才去做，这难道不是伟大吗？清静的人，不忧劳而能保全其品德，保全其品德，这难道不是完美吗？因此，要保全天性就要去掉才能，要做大事就要去掉杂务，要发挥大的智慧，就要去除察验，这样，所知道的就微妙了。像这样就能顺应天性，意气就可以在寂寞的宇宙中遨游，形体就可以在自然的境界中安然自处。包容万物却不主宰它，恩泽遍及天下而不知道这恩泽从何而来，即使不具备上述五项，也可以说是喜好这些的了。

君　守[1]

【题解】

本篇是《审分览》的第二篇，主要讲国君应守之道。文章认为君主应当清静无为，不任具体职，不做具体事，应当“中欲不出”，“外欲不入”，“智乎深藏”，为此，作者批判了“博闻”、“强识”之士和“坚白”、“无厚”之说，宣扬老子无为的思想。

【原文】

94·1　二曰：

得道者必静。静者无知，知乃无知[2]，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谓之扃[3]，外欲不入谓之闭。既扃而又闭：天之用密[4]，有准不以平[5]，有绳不以正；天之大静[6]，既静

而又宁，可以为天下正[7]。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实莫得窥乎。《鸿范》曰[8]："惟天阴骘下民[9]。"阴之者，所以发之也。故曰不出于户而知天下，不窥于牖而知天道。其出弥远者，其知弥少，故博闻之人、强识之士阙矣，事耳目、深思虑之务败矣，坚白之察、无厚之辩外矣[10]。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为者，所以为之也。此之谓以阳召阳[11]，以阴召阴。东海之极，水至而反；夏热之下，化而为寒。故曰天无形[12]，而万物以成；至精无象[13]，而万物以化；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此乃谓不教之教，无言以诏。故有以知君之狂也[14]，以其言之当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无当为当，以无得为得者也。当与得不在于君，而在于臣。故善为君者无识[15]，其次无事。有识则有不惫矣，有事则有不恢矣[16]。不备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从来也。今之为车者[17]，数官然后成。夫国岂特为车哉？众智众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车也。

【注释】

①君守：君应守之道。

②乃：若，像。

③中欲：内心的欲望。 扃（jiōng 泂）：从外面关闭门。杨树达："外闭则内者不能出，故中欲不出谓之扃。闭则为内闭。"

④天：天性。 用：施行。 密：精密。

⑤准：水准仪，取平时用。陈本："天之施行甚精密，故不以准平，不以绳正。"绳：绳墨。

⑥大：很。

⑦正：主。

⑧鸿范：《尚书》中篇目。

⑨阴：同荫，庇护。　骘（zhì 至）：升，举。

⑩坚白：战国时名家公孙龙的“离坚白”，认为“坚”和“白”是脱离“石”而独立存在的实体，夸大了事物之间的差别性又抹杀了其统一性。后期墨家则主张坚和白两种属性是结合在一起的，不能分割。　无厚：也是战国时常出现的争论命题。邓析子有《无厚篇》。已佚。

⑪“以阳召阳”二句：刘咸炘认为当作“以阳召阴，以阴召阳”。

⑫曰：曰乃“昊”字之误（依俞樾说）。昊：广漠无垠。

⑬象：陶鸿庆认为“象”本作“为”。

⑭有以：有办法。　狂：乱。

⑮无识：不担当具体官职。

⑯有事则有不恢：陈本：“犹言有事则有出于意料之外者。”恢：大，备。

⑰“今之为车者”二句：现今制造车子的，要经过许多主管人员，然后才能制成。古代车子的各部，分别由不同部门去做，所以说要经过数官。

【译文】

第二是：

得道的人必定虚静。虚静的人什么也不知道，知道却像不知道一样，这样的人就可以与他讲有关君道的问题了。所以说，内心的欲望不表现出来叫做封锁，外面的欲望不进入内心叫做关闭。既关闭又封锁：天性的施行很周密，所以有准仪而不用准仪来测平，有绳墨却不用绳墨来纠正；天性非常虚静，既虚静而又安宁，就可以为天下之主。身体是用来装载心的，心又是用来装载智慧的，智慧深深地隐藏着，而实情就无法窥见了。《尚书·鸿范》上说：“只有上天庇护人民，并使人民繁衍生息。”庇护人民，是为了让人民繁衍生息。所以说，不出门就能知天下事，不从窗口往外看就能知天道的规律。那些出去越远的，他们知道的就越少，所以见识广博、记忆力强的人其智慧就会受到损伤，勤于视听、深思熟虑的人其智慧也会受到伤害，考察坚白之论、辨析无厚之说，

他们的智慧就被抛弃了。不出门，正是为了达到出门的目的；不做事，正是为了达到做事的目的。这就叫做用阳气召来阴气，用阴气召来阳气。东海的尽头，水流到那儿就会返回；暑热之后，天气就会变寒冷。所以广漠的天空是无形的，而万物则靠了它而生成；最精妙的东西没有作为，可万物就靠它化育；很圣明的人虽然不做事，而所有的官吏都能各尽其能。这就叫做不进行教化的教化，是不说话的诏示。所以有办法知道国君的狂妄，是因为他说的话得当；有办法知道国君的惑乱，是因为他说的话得体。所谓国君，是以不求得当为得当，以不求得体为得体。得当与得体不在于君主，而在于臣子。所以善于为君主的并不需要担当具体的官职，其次是不做具体的事情。有了官职就会有不完备的情况，做具体的事情就会不周全而出现意料之外的事。不完备不周全，这就是官吏之所以产生怀疑，而邪僻之所以产生的原因。现在制造车子的，要经过许多主管人员，然后才能造成。治理国家岂只是制造车子吗？国家是靠众人的智慧和能力来维持的，不可以用一件事情一种方法使它安定下来。

【原文】

94·2　夫一能应万、无方而出之务者，唯有道者能之[①]。鲁鄙人遗宋元王闭[②]，元王号令于国，有巧者皆来解闭。人莫之能解。儿说之弟子请往解之[③]，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问之鲁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为而知其不可解也[④]，是巧于我。"故如儿说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⑤]。郑大师文终日鼓瑟而兴[⑥]，再拜其瑟前曰："我效于子[⑦]，效于不穷也。"故若大师文者，以其兽者先之，所以中之也。故思虑自心伤也[⑧]，

智差自亡也[⑨]，奋能自殃[⑩]，其有处自狂也[⑪]。故至神逍遥倏忽而不见其容，至圣变习移俗而莫知其所从，离世别群而无不同[⑫]，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⑬]，此则奸邪之情得而险诐谗慝谄谀巧佞之人无由入[⑭]。凡奸邪险诐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为。人主好以己为，则守职者舍职而阿主之为矣。阿主之为，有过则主无以责之，则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动者静，宜静者动也；尊之为卑，卑之为尊，从此生矣。此国之所以衰而敌之所以攻之者也。

【注释】

①一能应万、无方而出之务者，唯有道者能之：陈本："谓以一术能应万事、无识无事而能持国者，唯有道者能之。"陈又认为：一，指术。无方，即无上文"无识"。"务"当是"持"之误。

②鄙人：即边远地方的人。　宋元王：即宋元公佐，前531～前517年在位。　闭：连环结，指套在一起的两个绳结。

③儿说：宋人，善辩者。

④不为：不做这个结。

⑤以"不解"解之：结本来不能解，用不能解来解了这个结。

⑥大师：古代乐官之长。大读为太。　文：大师之名。

⑦"我效于子"五句：陈本："此文谓大师文效力于瑟，效至不穷，是守之不懈，大师文能先以守为志，故能中乎瑟之道。"效：效力。　兽：守。

⑧心：当为衍文（依陈昌齐说）。

⑨差：巧诈。　智差自亡：犹言智巧自亡。

⑩奋：矜。

⑪有处：有职位。

⑫同：和。

⑬孤寡：君主之谦称。

⑭此句参见93·2注③。

【译文】

以一术能应万事、不做具体事务而能保持国家安定的，只有有道的人才能做到。鲁国边远地区的人送给宋元王一个连环结，元王在国内传下号令，凡具有灵巧工艺的人都来解这个连环结。没有谁能解开它。儿说的弟子请求前去解结，只能解开其中一个，不能解另一个，并且说："不是能够解开的结我不能解开，那个结本来就不可解。"向鲁国边远地区的人询问原因。他说："是的，本来就不可以解。我做的连环结，知道不可以解开。现在不是他打的结而知道不可以解，这就比我灵巧啊。"所以像儿说的弟子这样的人，他是用"不能解"来解了这个死结。郑国乐师文弹了一天瑟，对瑟拜了又拜说："我效力于琴瑟，永无休止地效力。"所以，像乐师文这样的人，以其能先守为志向，所以能合于琴瑟之道。所以深思熟虑就会伤害自己的心，智巧的人会自取灭亡，矜夸也将自找祸殃，担当职位就能使自己颠狂。所以神妙至极就能逍遥自得，转瞬即逝，人们当然看不见他的容貌，圣明至极就能移风易俗，却没有人知道它之所以这样，离群索居，却没有什么不和谐，统治人民称孤道寡而没有什么障碍，这样，奸邪的实情就能得到，而险恶邪僻、谄谗奉承、花言巧语的人就无从进入。凡奸邪险恶、阿谀奉承的人都是有所依凭的。依凭什么呢？凭借君主的作为。君主喜欢亲自做事，那么担任职务的人就会抛弃职守去迎合君主的作为。迎合君主的作为，有了过错则君主无法责备他，这样，君主就会一天天受侵害，而臣子则一天天得志。这样，该运动的静止了，该静止的运动了；尊贵的变成卑下的，卑下的变成尊贵的，就由此产生了。这就是国家所以衰弱而敌人所以进攻的原因。

【原文】

94·3 奚仲作车①，苍颉作书②，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③，夏鲧作城④，此六人者所作当矣，然而非

主道者[5]，故曰作者忧，因者平[6]。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强，此之谓全人。

【注释】

①奚仲：姓任，夏时车的创造者，受封于薛（今山东滕县西南），为薛国始祖。

②苍颉：一作仓颉。传说中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发明者。

③昆吾：夏商之间的部落名。己姓。善于制造陶器。

④鲧：一作鲧（gǔn 滚），传说中禹的父亲，姒姓，原居于崇，号崇伯，尧派他治洪水，后被舜杀死。传说他作城，待考。

⑤非主道：不是为君主之道，即不是君主所应亲身去做的。上文所举各例均非君主所应做之事。

⑥因：因袭。　平：平静，安静。

【译文】

奚仲制造车子，苍颉发明文字，后稷发明耕种，皋陶制定刑法，昆吾制造陶器，鲧建筑城池，这六个人所创造的都很精当，但不是一个国君所应做的事，所以创作者忧劳，因袭者清闲，只有了解为君之道，才能了解性命之真情，所以驾驭天下而不感到费力，这样才叫作完人。

任　　数[1]

【题解】

本篇是《审分览》的第三篇，讲述驾驭臣子的方法，指出“因者，君道也；为者，臣道也”。即顺应自然，依靠臣子，无为

而治。不要事事躬亲代之，君臣不分，造成混乱局面，致使灾祸出现。所举例证，说明耳目心三者的局限，从而讲明“去听”、“去视”、“去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原文】

95·1 三曰：

凡官者，以治为任[2]，以乱为罪。今乱而无责，则乱愈长矣[3]。人主以好暴示能[4]，以好唱自奋[5]，人臣以不争持位[6]，以听从取容[7]，是君代有司为有司也[8]，是臣得后随以进其业。君臣不定[9]，耳虽闻不可以听，目虽见不可以视，心虽知不可以举[10]，势使之也。凡耳之闻也藉于静[11]，目之见也藉于昭[12]，心之知也藉于理。君臣易操[13]，则上之三官者废矣[14]。亡国之主，其耳非不可以闻也，其目非不可以见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扰乱，上下不分别，虽闻曷闻，虽见曷见，虽知曷知，驰骋而因耳矣[15]，此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则不知，不知则不信。无骨者不可令知冰[16]。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则灾无由至矣。

【注释】

①任数：任术为治。 数：术。此指驾驭臣下的权术、方法。

②任：任用。

③长：大。

④暴：显露。

⑤唱：同倡，倡导。 奋：矜夸。

⑥争：同诤，谏。

⑦以听从取容：用阿意曲从取容。

⑧“君代有司为有司”二句：陈本：“谓君代有司为有司之事，则臣得此

而进其职位。”　后随：即随后。　业：同职。

⑨君臣不定：君臣的职责不确定。

⑩举：举荐。

⑪藉：借，凭借。　静：陈本：“好唱则不静，不静故不闻。”

⑫昭：明亮。

⑬易操：交换职守。　操：职守。

⑭三官：上言的耳、目、心三个器官。

⑮驰骋：陈本：“言行无所拘束之意。”　因：君术。陈本认为有脱字，语意不明。　耳：语尾助词。

⑯无骨：指无骨之虫，此虫春生秋死，故言不知冰。亡国之君正如此虫，比喻不知治国之事。

【译文】

第三是：

凡是当官的，治理得好就任用，治理不好就加罪。现在政事混乱却不加责备，那么混乱就愈加严重。君主用喜好来显示才能，用喜好倡导来矜夸，臣子用不劝谏来保持自己的官位，用阿意曲从来求取容纳，这是君主代替群臣做事，这样，群臣就得以进其职位。君臣的职责不确定，耳朵即使能听也不能听清，眼睛即使能看也不能看明，内心即使知其可用也不能推举，这是情势使它这样的。耳朵之所以能听见是借助于安静，眼睛之所以能看见是借助于明亮，心之所以能知道是借助于义理。君主与臣子交换职守，那么上述的眼、耳、心三种功能就废弃了。亡国的君主，他的耳朵不是不可以听到，他的眼睛不是不可以看见，他的心不是不可以知道，君臣的职分混乱，上下尊卑没有分别，即使能听到，又能听到什么？即使能看到，又能看到什么？即使能知，又能知道什么？言行无所拘束靠顺应自然的本领罢了，这是愚笨人所达不到的。达不到就不知，不知就不信。无骨之虫，春生秋死，当然不知道冰雪。拥有国土的君主，能明察这些话，那么灾害就无

法到来。

【原文】

95·2 且夫耳目知巧，固不足恃，惟修其数、行其理为可。韩昭厘侯视所以祠庙之牲①，其豕小，昭厘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来也②，昭厘侯曰："是非向者之豕邪？"官无以对。命吏罪之。从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③。"申不害闻之④，曰："何以知其聋？以其耳之聪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当也。故曰去听无以闻则聪⑤，去视无以见则明，去智无以知则公。去三者不任则治⑥，三者任则乱。"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识甚阙，其所以闻见甚浅。以浅阙博居天下、安殊俗、治万民⑦，其说固不行。十里之间而耳不能闻，帷墙之外而目不能见，三亩之宫而心不能知。其以东至开梧、南抚多颢、西服寿靡、北怀儋耳⑧，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乱安危存亡，其道固无二也。故至智弃智⑨，至仁忘仁，至德不德。无言无思，静以待时，时至而应，心暇者胜。凡应之理，清净公素⑩，而正始卒；焉此治纪⑪，无唱有和，无先有随。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因冬为寒，因夏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则得之矣。

【注释】

①韩昭厘侯：即韩昭侯，前362～前333年在位。即位不久任申不害为相，

修术道行，循名求实，使国势安定，诸侯不敢来侵。以：用。

②是：这。

③以其耳：凭借它的耳朵。　因：依凭。

④申不害：战国时思想家。郑国京（今河南荥阳东）人，治黄老刑名之学。他本为郑之贱臣，韩灭郑后，事韩昭侯，任相15年。他主张君主要经常考核臣下，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国治富强。

⑤去听无以闻则聪：去掉听觉无法听，听觉就听清楚了。这句同下两句表现了道家“绝圣去智”、“无为而治”的主张。

⑥任：用。

⑦博：通。　居：陈本认为当衍。　安殊俗：使不同习俗的地区安定。

⑧开梧：古代传说中东极之国。　多颗(yīng 婴)：古代传说中南极之国。寿靡：古代传说中西极之国。　儋耳：古代传说中北极之国。

⑨至智弃智：最大的聪明是抛弃聪明。

⑩公素：公正质朴。

⑪焉此：于此。焉：于。　纪：纲纪，法纪。

【译文】

再说耳朵、眼睛、智术、技巧，本来就不足以依靠，只有讲究方法、照其义理行事才可以依靠。韩昭侯视察用来祭祀宗庙的牺牲，那个猪很小，昭侯命令官吏更换一头大一点的猪来。官吏仍将那头猪送来，昭厘侯说：“这不是刚才那头猪吗？”官吏无法回答。昭厘侯命令官吏治他的罪。韩昭侯的随从人员说：“君王怎么知道仍是刚才那头猪呢？”昭侯说：“我是凭借猪的耳朵识别出来的。”申不害听说这件事后，说：“怎么知道一个人耳聋呢？根据他的听觉好。怎么知道他的眼睛瞎呢？根据他的眼睛好。怎么知道他颠狂呢？根据他说话妥当。所以说，废弃听觉不去听，就是听觉好，废弃视觉不去看就是视觉好，废弃心智不去了解就是公正了。丢掉这三种东西不使用就能治理好，使用了这三种东西国家就要大乱。”用这些例证来说明耳朵、眼睛、心智是不足以依

靠的。耳朵、眼睛、心智，他们所能了解知道的很贫乏，他们所能听到的也很肤浅。凭着肤浅的知识要想通行天下，使不同习俗地区的人民安定，使万民得到治理，这种主张一定行不通。十里远的范围，耳朵就听不到，帐幕墙壁的外面眼睛就看不见，三亩大的宫室中的情况，心就不知道。凭着这些，如果扩大到极东的开梧，极南的多哓，极西的寿靡，极北的儋耳，又怎么办呢？所以作为一国之君，不可以不明察这些言论啊。治乱、安危、存亡，本来就没有别的道理。所以最大的聪明是抛弃聪明，最大的仁义是忘掉仁义，最大的德行是抛掉德行。不言语，不思虑，清静地等待时机，时机一到，立刻反应，内心闲暇的人就能胜利。凡时机到了立刻反应的道理，应是清静无为，公正朴质，使事物自始至终都端正；这样来整饬纲纪，虽然没有人倡导，但却有人应和，没有人带头，却有人跟随。古代称王的人，他们所做的事很少，依凭的却很多。善于利用依凭，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方法；做事的，是臣子的准则。亲自做事就会忙乱，善用依凭就会清静。顺应冬天的寒冷，顺应夏天的暑热，国君还有什么事可做呢？所以说，当君主的原则就是无知无为，却胜过有知有为，这就得到当国君的方法了。

【原文】

95·3　有司请事于齐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请。公曰"告仲父"，若是三[①]。习者曰[②]："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易哉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之后，曷为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犹大易，又况于得道术乎？

【注释】

①若是三：当为“若是者三”。脱“者”字。

②习者：近臣。

【译文】

主管官吏向齐桓公请示事情。桓公说：“把这事告诉仲父。”官吏又请示事情。桓公说：“去告诉仲父。”如此者三次。桓公的近臣说：“第一次让去找仲父，第二次仍让去找仲父，当君主真容易啊！”桓公说：“我没有得到管仲时很难，得到管仲后，还有什么不容易呢？”齐桓公得到管仲，事情就非常容易了，又何况是得到道术呢？

【原文】

95·4　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①，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爨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②。选间③，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佯为不见之。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而后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室入甑中④，弃食不祥，回攫而饭之。”孔子叹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难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难也⑤。

【注释】

①藜羹：用藜菜作的羹。泛指粗劣的食物。斟：毕沅认为当为“哞”之讹。哞，以米和羹。

②攫（jué 决）：用手抓取。　甑（zèng 赠）：古代做饭的一种瓦器。

③选间：一会儿。

④煤室：陈本：“室”当系“实”之假字。“实有颗粒结合成球之义。”

⑤孔子之：此三字依陶鸿庆说当衍。

【译文】

孔子困在陈、蔡之间，只能吃没有米粒的野菜汤，七天没有尝到粮食，白天也只得睡觉。颜回去讨米，讨到米后烧火做饭，饭快熟时，孔子看见颜回抓取锅中饭来吃。一会儿，饭熟，颜回谒见孔子并且献上饭食。孔子假装没有看见颜回抓饭吃。孔子站起说："今天我梦见先君，饭食弄洁净了才去祭祀。"颜回回答说："不行，刚才煤粒落入锅中，扔掉那带煤粒的饭食是不吉利的。我抓取来吃了。"孔子叹息说："所相信的是眼睛，而眼睛看到的仍不可相信；所依靠的是心，而心仍不可依靠。学生们要记住，了解人是不容易的。"所以，了解事情并不难，知道凭什么去了解人就难了。

勿躬[1]

【题解】

本篇为《审分览》的第四篇，阐述君主不应代为人臣之事。文章劝说君主不要自蔽，要"养其神，修其德而化"，达到百官俱治、百姓亲服、名号彰明的境地。最后一段举桓公如何信任管仲发挥主子的才能智慧，从而取得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业绩，来说明君主不要仗恃自己的能、勇、力、诚、信，要充分发挥百官的作用，这样才叫懂得道。

【原文】

96·1 四曰：

人之意苟善，虽不知可以为长。故李子曰[2]："非狗则不得免[3]，兔化而狗，则不为兔。"人君而好为人官，有似于此。其臣蔽之，人时禁之，君自蔽则莫之敢禁。夫自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祓篲日用而不藏于箧[4]，故用则衰，动则暗，作则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

【注释】

①勿躬：君主不要亲自为人臣之事。

②李子：即李悝（kuī 亏），战国初期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魏人，前406年起，任魏文侯相，主持变法改革。

③"非狗则不得兔"五句：陈本："此以狗喻人主，兔喻奸邪之臣。犹非狗则不能得兔；然人君为人官，则是君与臣同、臣与君同，即臣化为君，犹之兔化为狗；臣既皆化为君，则不为臣，犹之兔化为狗则不为兔矣。兔皆化为狗则无兔，如是，则狗何所求兔而猎之，犹之臣化为君，朝廷无人臣，则君又何奸邪之臣可求乎？"

④祓篲（fú huì 扶会）：扫帚。　箧（qiè 怯）：箱子一类的东西。

【译文】

第四是：

人的心意如果好，即使不知道什么也可以当君长。所以李悝说："不是狗就抓不到兔，如果兔变得和狗一样，就没有兔子可捕了。"君主喜欢做臣子的事，与此相似。他的臣子蒙蔽他，别人有时还可以制止，如果君主自己蒙蔽自己，那就没有人敢来制止了。君主亲自为人臣之事，这是蒙蔽最严重的了。扫帚天天要用，没有必要把它藏在箱子里，所以君主用心去思虑就会意志衰竭，代做臣子的事，未必做得妥当，因而会昏昧，如果代替臣子奔走那些劳役之事，那么心力就会疲倦。衰竭、昏昧、疲倦三种情况，都不是做君主的准则。

【原文】

96·2 大桡作甲子[①]，黔如作虏首[②]，容成作历[③]，羲和作占日[④]，尚仪作占月[⑤]，后益作占岁[⑥]，胡曹作衣[⑦]，夷羿作弓[⑧]，祝融作市[⑨]，仪狄作酒[⑩]，高元作室[⑪]，虞姁作舟[⑫]，伯益作井[⑬]，赤冀作臼[⑭]，乘雅作驾[⑮]，寒哀作御[⑯]，王冰作服牛[⑰]，史皇作图[⑱]，巫彭作医[⑲]，巫咸作筮[⑳]，此二十官者，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也。圣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尽其巧、毕其能，圣王在上故也。圣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养其神、修其德而化矣，岂必劳形愁弊耳目哉[㉑]？是故圣王之德，融乎若月之始出[㉒]，极烛六合而无所穷屈；昭乎若日之光，变化万物而无所不行。神合乎太一[㉓]，生无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见其形。今日南面[㉔]，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㉕]，黔首毕乐其志、安育其性、而莫为不成。故善为君者，矜服性命之情[㉖]，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亲矣，名号已章矣。

【注释】

①大桡：参见18·1注②。 甲子：甲指天干的首位；子指地支的首位。古人以天干和地支递次相配，如甲子、乙丑、丙寅等，统称甲子。从甲子起至癸亥止，共六十，故又称为六十甲子。古人用以纪日或纪年。

②黔如：传说古代创作历法闰年的人。 虏首：即蔀首（依毕沅说）。陈本引《周髀算经》云："阴阳之数，日月之数：十九岁为一章；四章为一蔀；二十蔀为一遂，遂千五百二十岁；三遂为一首，首四千五百六十岁；七首为一极，极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岁，生数皆终，万物复始。"即"蔀首"之义，这是古人置闰的法则。

③容成：传说中黄帝的臣子，历法的创造者。

④羲和：相传为黄帝时专司占日者。　占日：观察日的运行，作为制订历法的根据。

⑤尚仪：传说中古时占月者。一作常仪，后写为嫦娥。　占月：观察月的运行，作为制订历法的根据。

⑥后益：传说中古时占岁者。　占岁：观察岁月（即木星）的运行以推算制历。

⑦胡曹：传说中古代衣服的创造者。

⑧夷羿：夏朝东夷族首领，有穷氏（今山东德州北）部落长。一作后羿。传说他是弓的制造者，神话中他曾射落九个太阳。

⑨市：市肆，犹今之商场。

⑩仪狄：传说中夏禹时制酒者。

⑪高元：传说中房屋的创造者。

⑫虞姁：传说中船的创造者。

⑬伯益：舜时东夷部落的首领，为嬴姓各族的祖先。相传伯益助禹治水有功，禹欲让位于益，益避居箕山之北。

⑭赤冀：古代传说中臼的发明者。臼：舂米用。

⑮乘雅：古代传说中用马驾车的发明者。

⑯寒哀：古代传说中驾车技术的发明者。

⑰王冰：人名。“冰”当作“宾”，古代传说中用牛拉车的发明者。

⑱史皇：古代传说中图画物象的发明者。

⑲巫彭：古代传说中的神医名。

⑳巫咸：古代传说中用筮占卜的创造者，又是个星相家，后世有假托他所测定的恒星图。

㉑愁：读为：“揫”。参见90·1注②。“愁”下当脱“虑”字。

㉒“融乎”二句：陈本：“谓若月始出之融和，遍照六合而无所穷屈。”极：遍。烛：照耀。

㉓太一：亦作太乙。即道家所称之“道”。古指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

㉔南面：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故帝王诸侯见群臣，或卿大夫见僚属，皆面南而坐，因用以指居帝王或诸侯、卿大夫之位。

㉕反其情：恢复自己的本性。

㉖矜：敬，谨。　服：顺从。

【译文】

大桡创造六十甲子，黔如创造蔀首计历法，容成创造历法，羲和创造计日法，尚仪创造计月法，后益创造计年法，胡曹创制衣服，夷羿创造弓，祝融创造市肆，仪狄制造酒，高元建造屋室，虞姁创造船，伯益创造井，赤冀创造臼，乘雅创造马拉车，寒哀创造驾车的技术，王冰创造牛拉车，史皇创造绘图，巫彭创造医术，巫咸创造占卜术，这二十位官员，是圣人用来治理天下的依靠。圣贤的君王不能亲自做二十位官员做的事，然而，却能让二十位官员全部献出其技巧和才能，这是因圣贤的君王居上位的缘故。圣贤的君王所以不能，正是他所以能的地方，他所以不知，正是他所以知的地方。修养自己的精神，修养自己的品德，自然就能化育万物。哪里一定要自己劳神费力，把耳朵眼睛搞得很疲劳呢？所以圣贤君王的品德，像月亮刚出来那样融和，遍照天地四方而没有穷尽；明亮得像太阳那样光芒四射，化育万物没有做不到的事。精神与道相合，生命不受损伤，心意不可阻挡；精气与鬼神相通，深微玄妙，没有谁能看见他的形体。现今南面为君治国，一切邪恶之事都会得到匡正，天下人都会恢复自己的本性，平民百姓都满心欢悦，安心培育自己的善性，所以做什么事都能成功。善于当君主的，恭敬地顺从性命的真情，各级官吏都治理了，百姓就会亲附，美名就会彰明。

【原文】

96·3　管子复于桓公[1]，曰："垦田大邑[2]，辟土艺粟[3]，尽地力之利，臣不若宁速[4]，请置以为大田。登降辞让，进退闲习，臣不若隰朋[5]，请置以为大行。蚤人晏出[6]，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7]，不重贵富，臣不若东

郭牙[8]，请置以为大谏臣[9]。平原广城[10]，车不结轨[11]，士不旋踵，鼓之，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若王子城父[12]，请置以为大司马[13]。决狱折中[14]，不杀不辜，不诬无罪，臣不若弦章[15]，请置以为大理[16]。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则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于管子。十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17]，皆夷吾与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己之不能，而以尽五子之能，况于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则幽诡愚险之言无不职矣[18]，百官有司之事毕力竭智矣[19]。五帝三皇之君民也[20]，下固不过毕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无恃其能、勇、力、诚、信，则近之矣。凡君也者，处平静、任德化以听其要，若此则形性弥嬴，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职，而莫敢愉綖[22]；人事其事，以充其名。名实相保，之谓知道。

【注释】

①复：禀告。

②大：扩大。

③艺：种植。

④宁速：亦作宁戚，又作宁武。春秋时齐国大夫。原为卫国人。他怀才不遇，隐于商贾，宿齐东门外。桓公外出，他正在喂牛，叩角而歌。桓公闻而异之，谋于管仲。管仲根据他的特长，向桓公推荐他为大田（农官），主管农事生产。

⑤隰（xí 席）朋：春秋时齐国大夫。齐桓公时，受管仲推荐为大行，主办外事，明礼待宾。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

⑥蚤：通早。

⑦辟：通避。

⑧东郭牙：齐桓公时忠直敢谏之臣。

⑨大谏臣：谏官。

⑩城：当为域（依毕沅说）。

⑪“车不结轨”二句：陈本：“车不回走，故轨迹不交结。士不后退，故足踵不回旋。”

⑫王子城父：《韩非子》作“公子成父”。当为齐桓公大臣。

⑬大司马：官名，掌攻战征伐。

⑭折中：调节使适中。

⑮弦章：齐桓公大臣。

⑯大理：官名。掌治狱。

⑰匡：匡正，挽救。

⑱“幽诡”二句：陈本：“此文当作‘则幽诡愚险之言不入于朝，有职者无不职矣’，‘幽诡愚险之言’即‘无用之言’，‘有职者无不职’即‘有职者安其职’。今两本中脱去‘不入朝有职者’七字，义遂不可通矣。”

⑲之事：二字当衍（依陈本说）。

⑳君民：统治人民。

㉑形性弥羸：陈本：“犹言形性愈收敛耳。”羸，有收敛之意。

㉒愉：当为“偷”。　绖：通延，延缓。

【译文】

管仲向桓公禀告说：“开垦田地，扩大城邑，开辟土地，种植谷物，充分利用地力，我不如宁戚，请安置他为大田农官。熟悉升降、辞让、进退等礼仪，我不如隰朋，请安置他为大行外事官。早入朝，晚退朝，敢于触犯君颜，忠心谏诤，不躲避死亡，不看重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安置他为谏议大臣。在广阔的平原上作战，勇往直前，车不回走相乱，士不后退，击鼓进军，三军的士兵都视死如归，我不如公子成父，请安置他为大司马。判断狱案，折中恰当，不杀无辜，不诬无罪，我不如弦章，请安置他为大理之职。您如果想要治国强兵，那么有这五人就足够了；您想要成就霸王之业，那么有我在这里。”桓公说：“好。”命令五人都

担任那些职务，接受管仲的命令。十年过去了，齐桓公多次盟会诸侯，使天下完全得到匡正，这些都是管仲与五人的才能啊。管子，是臣子，不担任自己不能胜任的官职，而让五人竭尽才能，何况是君主呢？君主如果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就可以治理人民了，那么，阴毒、诡诈、愚顽、险恶的言论就不能传进朝廷，有职务的人都能安于职守，各种官吏能够竭尽全力和智慧去完成自己的事。五帝、三皇治理人民时，在下面的臣子本来不过尽心竭力罢了。治理人民能懂得不要仗恃自己的才能、武勇、有力、诚实、忠信，那就接近于君道了。凡是当国君的，应该处于平静之中，用道德去教育人民，使他接受根本的东西，像这样，形体性情愈加收敛，耳朵眼睛更加明亮；各种官吏更加慎于职守，没有人敢苟且懈怠；各人做好各人应做之事，以切合自己的名份。名份与实际相符合，这就叫做懂得道。

知　　度[①]

【题解】

本篇是《审分览》的第五篇，讲述人主用术之道。文章指出，有道的君主应该“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督名审实，官使自司，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实”，就能够“事省而国治”。当然，君主必须依靠贤人，知人善任才能取得国治的效果。

【原文】

97·1　五曰：

明君者，非遍见万物也，明于人主之所执也[②]。有术

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3]，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国治也。明于人主之所执，故权专而奸止。奸止则说者不来，而情谕矣[4]；情者不饰，而事实见矣[5]。此谓之至治。

【注释】

①知度：言人主用术之道，与《任数》、《勿躬》等篇旨趣相同。

②执：指执掌的东西。

③一：一概，一一。

④谕：晓谕。

⑤见：同现。

【译文】

第五是：

圣明的君主，不是普遍明察万事万物，而是要明白君主应该掌握的东西。有道术的君主，不是一切都要自己去做，而是要知道治理百官的根本。知道治理百官的根本，所以事情少而国治民安。明白君主应该掌握的东西，所以权力专一集中，奸邪止息。奸邪止息，那么游说的就不来，而真情也能了解；真情不加掩饰，而事实就显现了。这就叫做最好的治理。

【原文】

97·2　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虚辞，不好淫学流说[1]，贤不肖各反其质[2]。行其情，不雕其素[3]；蒙厚纯朴[4]，以事其上。若此则工拙愚智勇惧可得以故易官[5]，易官则各当其任矣。故有职者安其职，不听其议；无职者责其实，以验其辞。此二者审，则无用之言不入于朝矣。君服性命

之情，去爱恶之心，用虚无为本，以听有用之言谓之朝⑥。凡朝也者，相与召理义也，相与植法则也⑦。上服性命之情，则理义之士至矣，法则之用植矣，枉辟邪挠之人退矣⑧，贪得伪诈之曹远矣⑨。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⑩；除奸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治性命。故子华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⑪，正性是喜⑫。群众不周⑬，而务成一能。尽能既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农之所以长，而尧、舜之所以章也。"

【注释】

①淫学：不合正道的学术。　流说：没有根据的话。

②反：返回。　质：正。

③雕：雕饰。　素：质朴。

④蒙厚：敦厚。　纯朴：陈本："纯朴为丝木之本真，故以为质素之义。"

⑤易官：变易官职。

⑥朝：听朝。

⑦植：树立，确立。

⑧枉辟（pì 僻）：邪僻。　邪挠：邪曲。挠：曲。

⑨曹：辈。

⑩存：在。

⑪一事：陈本："子华子以全生为上，故一事指全生，正应上文'知性命'。厚，重也。全生为上，全生即尊生，尊者厚重之意；全生系一事，故不博，是即所谓'厚而不博'也。"

⑫正性是喜：即喜正性。是：指示代词，复指前置宾语正性。陈本："'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故曰'正性是喜'。"

⑬周：合。

【译文】

治理得最完美的社会，他的人民不喜好说空话假话，不喜好不合正道的学术，不喜好没有根据的话，贤德的与不贤德的各自显现其本来的面目。照真情行事，不雕饰其本性；敦厚纯朴，用此来事奉自己的君主。像这样，灵巧的与笨拙的、愚蠢的与智慧的、勇敢的与怯懦的，能够按法典来调整他们的官职。官职调整了，各官就能担任其职。所以有官职的安心各自的职务，君主不必听从他们的议论；没有职位的，要求他们做实事，以此来检验他们的言辞。这两种情况都审明了，无用的话就不会传进朝廷。君主遵照本性行事，去掉爱憎之心，以虚无为根本，来听取有用的话，这就叫听朝。凡是听朝，都是君臣相互招致义理，一同确立法则。君主顺从本性行事，那么讲求理义的人就会到来，法令制度确定了，邪僻不正的人就退避了，贪得无厌、诈伪之辈就远离了。所以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除奸；除奸的关键，在于治理官员；治理官员的关键，在于研习道术；研习道术的关键，在于懂得天性。所以子华子说："君主应厚重而不求广博，谨慎地守住全生之本，以端正生性为愉悦，不附和众人，而务必学会这种驾驭臣子的能力。学会了这种能力，四方就会平定。只有那些符合天道的人，不求与天道相合却能与天道相合。这就是神农之所以兴盛和尧舜名声彰著的原因。

【原文】

97·3 人主自智而愚人①，自巧而拙人，若此则愚拙者请矣②，巧智者诏矣③，诏多则请者愈多矣，请者愈多，且无不请也。主虽巧智，未无不知也。以未无不知，应无不请，其道固穷。为人主而数穷于其下，将何以君人乎？穷而不知其穷，其患又将反以自多④，是之谓重塞之主⑤，

无存国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为[6]，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言[7]，不夺之事[8]，督名审实，官使自司[9]，以不知为道[10]，以奈何为实。尧曰“若何而为及日月之所烛[11]”？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阳、奇怪之所际[12]”？

【注释】

①自智：认为自己有智慧。　愚人：认为别人愚笨。

②请：请示。

③诏：告，教。

④反：更。　自多：自高自大。

⑤重塞：双重阻塞。

⑥因而不为：因臣下之能而用，自己不必代为。

⑦不伐之言：不以言矜伐。

⑧不夺之事：不抢夺臣子之事来做。

⑨官使自司：陈本：“犹言使官自司其事。”

⑩“以不知为道”二句：高诱注：“道尚不知，不知乃知也。以不知为贵，因循长养，不戾自然之性，故为不可奈何为实也。”实：也可作宝。

⑪及：赶上。　烛：照。

⑫青北：当为“青丘”。传说中东方的国名。　九阳：传说中南方的山名。　奇怪：当为“奇肱”，传说中西方的国名。

【译文】

君主认为自己有智慧而别人愚笨，自己灵巧而别人笨拙，像这样，那些愚笨的人就要来请示，灵巧智慧的人就得发布指示，指示越多，请示者就越多，而且没有一样事不来请示的。君主即使灵巧智慧，也不可能无所不知。凭着不能无所不知来应付无所不请，办法必定会穷困。作为君主而又多次被臣下弄得技穷，又如何承担君主的责任呢？技穷却不知危险反而自高自大，这就叫受

到双重堵塞的君主。这样，就无法保全国家了。所以说，那些有道的君主，因臣下之能而不去代臣下做事，要求臣子做事有成效，但不发布指示，去掉臆想，去掉猜度，清静地等待时机，不说大话矜夸，不抢夺臣子之事来做，审察名份和实际，使官吏自行其事，自司其职，以不求知为根本，以无可奈何为法宝。尧说："怎样才能赶上日月那样普照人间呢？"舜说："怎样才能使四方边远之地归服呢？"禹说："怎样才能治服青丘国、教化九阳山地区人民和奇肱国呢？"

【原文】

97·4　赵襄子之时，以任登为中牟令①，上计②，言于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胆、胥己③，请见之。"襄子见而以为中大夫。相国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④？为中大夫若此其见也，非晋国之故⑤。"襄子曰："吾举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举，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⑥。"遂不复问，而以为中大夫。襄子何为任人，则贤者毕力。

【注释】

①任登：赵襄子之臣。　中牟：古县名。在今河南省汤阴县。

②上计：战国、秦、汉时地方官于年终将境内户口、赋税、盗贼、狱讼等项编造计簿，遣吏逐级上报，奏呈朝廷，借资考绩，谓之上计。

③胆、胥己：均赵襄子之臣。

④耳、目：作动词用。耳闻目见。

⑤故：故法，即原有的法规。

⑥已：止。

【译文】

赵襄子当政时，任用任登为中牟令，他在上呈全年的计簿时，

向赵襄子说："中牟有两个名士，叫胆和胥己，请您召见他们。"襄子召见他们，并任用他们为中大夫。相国说："我料想您只是耳闻而没有看到他们的为人如何吧？任用为中大夫就像这样容易，不是晋国原有的法规。"襄子说："我提拔任登时，已经耳闻目睹了。任登所举荐的，我还要耳闻目睹，要这样，用耳听、用眼观察人就始终没完没了。"于是就不再询问，任命他们为中大夫。襄子除了任用人还需做什么呢，故贤者都会竭尽全力工作。

【原文】

97·5　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与不知者议之也。绝江者托于船①，致远者托于骥，霸王者托于贤。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骥也。释父兄与子弟②，非疏之也；任庖人钓者与仇人仆虏③，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犹大匠之为宫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数矣④。故小臣、吕尚听⑤，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听，而天下知齐、秦之霸也；岂特骥远哉⑥？

【注释】

①绝：横渡。

②释：舍弃，不用。

③庖人：指伊尹。他曾为庖厨之臣。　钓者：指吕尚。他曾钓于渭水。仇人：指管仲。他曾射中齐桓公，中钩。　仆虏：指百里奚。他曾被俘虏过。

④訾（zī资）：度量。

⑤小臣：指伊尹。他曾被汤任为小臣之官。

⑥岂特骥远哉：陈本："当作'岂特船骥之绝江致远哉'，否则文义不足。'"特：只。

【译文】

国君的弊病，必定是任用了人而不能让他们做事，任用了他们却又与不知他们的人一起议论他们。横渡长江的人靠船，到远方去的人靠良马，成就霸王之业的人靠贤人。伊尹、吕尚、管仲、百里奚，这些人就是成就霸业的船和良马。不用父兄和子弟，不是疏远他们；任用庖人、钓者和仇人、仆虏，不是偏爱他们；保持社稷建立功名的原则，不能不这样做啊。如同卓越的大匠建筑宫室一样，估量宫室的大小就知道需用多少木材，度量工程的尺寸就知道需要多少人工了。所以小臣伊尹、吕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殷、周将要成就王业了；管仲、百里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齐、秦将要成就霸业了；他们岂只是横渡长江的船和到远方去的良马吗？

【原文】

97·6　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国者亦有人。桀用羊辛①，纣用恶来，宋用唐鞅②，齐用苏秦③，而天下知其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舜、禹犹若困，而况俗主乎？

【注释】

①羊辛：亦作“干辛”。参见9·2注⑧。

②唐鞅：旧本作“驮唐”，误。参见9·2注㉒。

③苏秦：战国时纵横家。字季子，东周洛阳（今属河南）人。他入燕游说，受到燕昭王亲信，奉命入秦搞反间活动。曾发动韩、赵、魏、齐、燕五国合纵，迫使秦国废帝请服，退还部分侵地。赵封他为武安君。后秦相魏冉约齐伐赵，他献策齐王，认为伐赵不如伐宋，离间齐、秦关系。后乐毅率六国军队攻齐，其反间活动暴露，被车裂而死。

【译文】

成就王霸之业的当然有人，亡国的也有人。桀重用羊辛，纣重用恶来，宋重用唐鞅，齐重用苏秦，而天下人就知道这些国家将要灭亡了。不得贤人而想要建立功业，就好像在夏至这一天却想让夜长，射鱼对着天却想射中一样，舜、禹这样的贤君尚且感到困难，又何况是一般平庸的君主呢？

慎　　势①

【题解】

本篇为《审分览》的第六篇，讲述如何利用权势和地位，重点阐述早期法家慎到重势的思想。文章指出"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奸止"，"王也者，势无敌也"，否则，权势丧失，危国祸身，齐简公被臣子贼杀即是最典型的例子。

【原文】

98·1　六曰：

失之乎数，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势，求之乎国，危。吞舟之鱼，陆处则不胜蝼蚁。权钧则不能相使，势等则不能相并，治乱齐则不能相正，故小大、轻重、少多、治乱不可不察，此祸福之门也。

【注释】

①慎势：慎重其权势。即如何重视和利用权利地位。

【译文】

第六是：

失去了驾驭臣下的办法，却要求臣下信任，得到的只能是怀疑。失去了权势，要求国家治理得好，其结果是危险的。能吞舟船的大鱼，一旦上到陆地，就胜不过蝼蚁。权力均等就不能相互役使，权势相同就不能相互兼并，治和乱相同就不能相互纠正，所以对小大、轻重、少多、治乱等情况，不能不审察明白，这是祸福的关键。

【原文】

98·2 凡冠带之国①，舟车之所通，不用象译狄鞮②，方三千里③。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④，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⑤。天下之地，方千里以为国，所以极治任也⑥。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众封建⑦，非以私贤也⑧，所以便势全威⑨，所以博义⑩。义博利则无敌⑪。无敌者安。故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神农十七世有天下⑫，与天下同之也。

【注释】

①冠带之国：指文明开化的国家。 冠带：帽子和腰间带子，本指制服，引申为文明之称。

②象：古代通译南方民族语言的官。 译：古代通译北方民族语言的官。狄鞮（tí 题）：古代通译西方民族语言的官。

③方：方圆。

④立国：指建立王畿。王畿称邦畿、国畿。此指王城附近方圆千里的地域。

⑤庙：指宗庙，祖庙。

⑥极：极限，顶点。 任：职事，职能。

⑦众封建：众多分封的诸侯国。

⑧私：偏私。

⑨所以便势全威：所以便势，所以权威。

⑩博义：推广道义。

⑪义博利则无敌：陈本："当作'义博、全威、势便则无敌。'"

⑫神农十七世有天下：一世等于三十年。十七世有天下是一种传说，也有作七十世的。

【译文】

凡文明开化的国家，车船所能通往的地方，不用象、译、狄鞮等官员来翻译语言，面积方圆有三千里。古代的帝王，选择天下的中央来建立王畿，选择王畿的中央来修建宫室，选择宫室的中央来立宗庙。天下的土地，用方圆千里来建立王畿，是为了极尽治理的职任。王畿不是不可以建大，但大反不如小好，多反不如少好。多分封诸侯国，并非私爱贤人，是为了便于控制形势，为了保全权威，为了推广道义。道义推广了，权威保全了，形势控制了，就可以无敌于天下。天下无敌则国家才能安全。所以观察了解上古之世，那些分封诸侯国多的福分就长久，名声就卓著。神农统治天下能传十七代，是因他与天下人民共享的缘故啊。

【原文】

98·3　王者之封建也，弥近弥大，弥远弥小，海上有十里之诸侯①。以大使小，以重使轻，以众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②。故曰：以滕、费则劳③，以邹、鲁则逸④，以宋、郑则犹倍日而驰也⑤，以齐、楚则举而加纲旃而已矣⑥。所用弥大，所欲弥易。

【注释】

①海上：四海的边远处。

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陈本："窃疑此文当作'此王者之所以家，而国之所以完也。'"

③滕：小国。故城在今山东滕县西南。 费：小国。故城在今山东鱼台县西南。

④邹：即邾国，又名邾娄。故城在今山东邹县东南。 鲁：鲁国。故城在今山东曲阜。

⑤宋、郑：比邹和鲁更大一点的国家。 倍日而驰：两天的路一天跑完。言其快。

⑥齐、楚：比宋、郑更大的国家。 加纲旃：即加纲于旃。 纲：纲纪。旃：之，指代小国。大国加纲纪于小国当然容易。

【译文】

称王的人分封诸侯国，越近的越大，越远的越小，四海边远的地方有方圆十里的诸侯国。以大的诸侯国役使小的诸侯国，以权势重的诸侯国役使权势轻的诸侯国，以人口多的诸侯国役使人口少的诸侯国，这就是称王的人能够以家为国，而国家又能够保全的原因。所以说：用滕、费这样的小国役使别国就费力，用邹、鲁这样的大国役使别国就省力，以宋、郑更大的国家役使别国就像一天跑两天路那样快而易，以齐、楚更大的国家役使别国，只须用纲纪来约束就行了。所用的诸侯国越大，要达到目的就越容易。

【原文】

98·4　汤其无郼①，武其无岐②，贤虽十全，不能成功。汤、武之贤，而犹藉知乎势③，又况不及汤、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灭，以重使轻从，以轻使重凶。自此观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槃盂，铭

篆著乎壶鉴[4]，其势不厌尊[5]，其实不厌多。多实尊势，贤士制之，以愚乱世，王犹尚少[6]。天下之民，穷矣苦矣。民之穷苦弥甚，王者之弥易。凡王也者，穷苦之救也。水用舟，陆用车，涂用輴[7]，沙用鸠[8]，山用樏[9]，因其势也。者令行[10]。

【注释】

①其：犹若。　郼（yī 衣）：是汤为天子前的封国。

②岐：即岐山。一称岐国，是武王为天子前的封国。

③槃盂：古代用铜做成的盛水器。当时把功绩刻在槃盂上。

④铭篆：铸刻在器物上的文字。　壶：装酒的器皿。古壶形有方有圆，多有铭刻。　鉴：镜子。

⑤厌：满足。

⑥尚：陈本认为当衍。

⑦涂：指泥泞的道路。　輴（chūn 春）：古代用于泥泞路上的交通工具。

⑧鸠：古代用于沙路的交通工具。

⑨樏（lèi 累）：古代用于登山的工具。

⑩者令行：毕沅曰："似当云'因其势者其令行'。"

【译文】

汤若没有郼，武若没有岐，贤明得即使十全十美，也不能成功。汤、武这样贤明，尚需借助于权势，又何况不及汤、武的君主呢？所以用大国蓄养小国就吉祥，以小国蓄养大国就招致灭亡，用权重的国家役使权轻的国家就顺从，以权轻的国家役使权重的国家就凶险。由此看来，要想稳定一世，使百姓安居乐业，使功名刻在槃盂上，表功德的文字铸刻在壶鉴上，这样的人，对权势从不满足，对国土的要求从不满足。国土多，权势重，贤德的人辅助他，有了这些，如遇上乱世，成就王业的仍然少。天下人民，

很穷很苦。人民穷苦越深重，称王的人就越容易达到目的。凡是称王的，都是把人民从穷苦中解救出来。水行用船，陆行用车，泥路用辅，沙路用鸠，登山用樏，这些都是顺应不同的形势。顺应不同形势的人命令就能施行。

【原文】

98·5 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奸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万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尝识及此①，虽尧、舜不能。诸侯不欲臣于人，而不得已，其势不便，则奚以易臣②？权轻重，审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势也。王也者，势也；王也者，势无敌也。势有敌则王者废矣。有知小之愈于大、少之贤于多者，则知无敌矣。知无敌则似类嫌疑之道远矣③。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荚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争，争生乱。是故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无等则朝庭乱，妻妾不分则家室乱，荚孽无别则宗族乱。慎子曰④："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⑤。由未定，尧且屈力⑥，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也。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⑦。"

【注释】

①尝识及此：毕沅认为当是"尝试反此"。尝试：如果，假如。反此：与此相反。

②奚以易臣：何以改变臣属的地位。

③疑：读为拟，相比拟，相仿效。

④慎子：即慎到。战国时思想家。赵国人。齐湣王时，曾讲学于稷下，为

法家代表人物，主张势治。与田骈齐名。

⑤由未定：由于兔子的归属未定。

⑥屈：竭，尽。屈力：即用尽气力。

⑦定分：陈本："谓定其名分、职分等。"

【译文】

地位尊贵的，他的教化就会使人接受，威权树立的，国内的奸邪就能制止，这就是治理人的原则。所以用拥有万乘的天子去命令拥有千乘的诸侯国就容易，用拥有千乘的诸侯国命令大夫家就容易，用大夫之家去命令一个人就容易。假如与此相反，即使是尧、舜也做不到。诸侯不想向人称臣，不得已向人称臣，那是因其形势处于不利，那么，如何改变臣属的地位呢？权衡轻重，审视大小，多立诸侯国，用此来使自己权势处于有利地位。所谓称王，是因为他有权势；所谓称王，是他的权势无人抗衡。如果权势有人抗衡，那称王的人就被废黜了。知道小可以超过大、少可以胜过多，就知道怎样才能抗衡了。知道怎样才能无人与之抗衡，那些似是而非、怀疑不定的东西就远远不存在了。所以先王立法，立天子不让诸侯仿效，立诸侯不让大夫仿效，立嫡长子不让庶子仿效。相仿效就产生争斗，相争斗就产生祸乱。所以诸侯失去爵位天下就大乱，大夫不分等级朝廷就大乱，妻妾没有分别家庭就大乱，嫡庶没有区别宗族就大乱。慎子说："现在有一只兔子在跑，一百个人在追逐它。不是一只兔子能满足一百个人去分，而是兔子的归属还没有定。归属未定，尧尚且尽力去追，又何况普通众人呢？如果整个市场堆放着兔子，行路的人看都不看。并不是不想得到兔子，而是兔子的归属已经确定了。归属已确定，即使是地位卑下的人也不去争。所以治天下及国家，在于确定其名分罢了。"

【原文】

98.6　庄王围宋九月[①]，康王围宋五月[②]，声王围宋十月[③]。楚三围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④]，奚时止矣？凡功之立也，贤不肖强弱治乱异也。

【注释】

①庄王：春秋时楚庄王，又称荆庄王。即芈旅。旅，一作吕、侣。前613～前591年在位。即位后，申张王权，重用孙叔敖改革内政，兴修水利，加强战备。前597年，在邲（今河南荥阳东北）大败晋军，迫使郑、宋等国归附，成为代晋而起的霸主。

②康王：即楚康王。楚庄王孙，楚共王审的儿子，名招。前559～前545年在位。康王围宋事，史书不载。

③声王：即楚声王。楚惠王熊章之孙，简王之子，在春秋后。声王围宋事，史书不载。

④以宋攻楚：楚当作宋。即以同宋国一样的国家来攻打宋国，当然不能亡它。

【译文】

楚庄王围宋九个月，楚康王围宋五个月，楚声王围宋十个月。楚国三次围攻宋国而不能把宋亡掉，宋国并不是不能亡掉，而是以同宋国一样的国家来攻打宋国，何时才能结束呢？凡功业的建立，都是贤与不肖、强与弱、治和乱不相同啊。

【原文】

98.7　齐简公有臣曰诸御鞅[①]，谏于简公曰："陈成常与宰予[②]，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则危上矣[③]。愿君之去一人也。"简公曰："非而细人所能识也[④]。"居无几何，陈成常果攻宰予于庭，即简公于庙[⑤]。

简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数，无其势，虽悔无听鞅也与无悔同，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⑥。周鼎著象⑦，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

【注释】

①齐简公：春秋时齐悼公阳生之子，名壬，前484～前481年在位。　诸御鞅：齐简公臣。

②陈成常：即陈成子，一作田成子、田常、陈恒。春秋时齐国正卿。参见55·4注③。

③唯：独。　固：固执，坚持。

④细人：小人，浅陋之人。识：了解，知道。

⑤即：陈本："'即'为'贼'之借字。"贼，贼杀。庙：此指朝堂。

⑥"恃可恃"句：陈本："数与势为可恃以御下者，今去其数与势，是无所恃，故曰不恃。恃不恃，谓恃无所恃。"即依靠不可依靠的。

⑦著象：指刻在鼎上的人、物的图象。　象：物象。

【译文】

齐简公有个大臣叫诸御鞅，他向简公劝谏说："陈成常与宰予，他们二人彼此极为憎恨，我担心他俩会相互攻击。相互攻击只图巩固自己就会危及君上。希望您去掉其中一个。"齐简公说："不是你这样浅陋的人所能知道的。"过了不久，陈成常果然攻击宰予于庭，贼杀简公于庙堂上。简公在被杀前长叹说："我不能采用诸御鞅的主张，以至遭受这样的祸患。"丧失了驾驭臣下的办法，没有权势，即使后悔没有听取诸御鞅的话，与不后悔一样，这是不知道依靠可以依靠的，而依靠不可以依靠的。周鼎铸刻着物象，是为了让事理通达。事理通达，是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啊。

不　二①

【题解】

本篇是《审分览》的第七篇，讲述行动统一，法令一致的重要。文章指出："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所以国君不得二其说而必须同一法，这实际上为秦的统一事业提供了理论依据。

【原文】

99·1　七曰：

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贵柔②，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③，子列子贵虚④，陈骈贵齐⑤。阳生贵己⑥，孙膑贵势⑦，王廖贵先⑧，儿良贵后⑨。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⑩。有金鼓所以一耳也⑪；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无术之智⑫，不教之能，而恃强速贯习⑬，不足以成也。

【注释】

①不二：即要求统一。

②贵柔：老子曾提出"以柔克刚"的主张。

③清：指关尹的贵清思想，具体不详。

④虚：静。

⑤陈骈：即田骈。参见20·6注⑤。　齐：均。

⑥阳生：即杨朱。战国时思想家。魏国人，又称阳子、阳子居。活动于鲁、宋一带，见过老子。主张“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提倡“不拔一毛而利天下”的主张。

⑦孙膑：战国时军事家。孙武后裔。因受庞涓暗害，被处膑刑（去膝盖骨），故称膑。齐威王时，由田忌推荐，为齐军师。在马陵之战中，用计谋迫庞涓自杀，制服强魏，名显天下。所著《孙膑兵法》失传已久，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

⑧王廖：战国时军事家。他善将兵。战前要仔细谋划。故云“贵先”。

⑨儿（ní泥）良：战国时期军事家。他善将兵。战后要仔细谋划，故云“贵后”。

⑩旧本无“此十人者……也”11字，依毕沅补。

⑪金鼓：古代军队中用来指挥作战的。鸣金收兵；击鼓进军。　一：作动词用，统一。

⑫“无术之智”二句：陈本：“‘无术之智’指君主。”“‘不教之能’指人臣言。”

⑬贯习：即习惯。

【译文】

第七是：

听众人的议论来治理国家，国家很快就会危亡。怎么知道是这样呢？老耽崇尚柔，孔子崇尚仁，墨翟崇尚廉，关尹崇尚清，子列子崇尚虚，陈骈崇尚齐，阳生崇尚己，孙膑崇尚势，王廖崇尚先，儿良崇尚后。这十个人，都是天下豪杰之士。军中设置金鼓是为了统一行动；统一法令是为了统一思想；使智者不得巧诈，使愚者不得笨拙，这样，众多愚笨的和智慧的都能统一；勇敢的不得抢先，惧怕的不得落后，是为了统一人们的力量。所以，统一就治理得好，不统一治理就混乱；统一就平安，不统一就危险。能使众多不同的事物齐同，愚笨的、智慧的，都能竭力尽能，好像

从一个洞口出来一样，这大概只有圣人能做到吧！君主掌握驾驭臣下的办法而听任耳目智巧，要想国家强大，功业速成，是不可能的；人臣不遵守法令而表露自己的才能，要想习惯于守法，也是不可能的。

执　一①

【题解】

本篇为《审分览》的最末一篇，讲述君主应该执守根本，所谓执一术以应万事。文章指出："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作者通过楚王与詹何的对话，将治国、治家、治身、治天下的关系概括为"异位同本"。这些都体现了古代法家对治国等问题的观点。

【原文】

100·1　八曰：

天地阴阳不革，而成万物不同。目不失其明，而见白黑之殊；耳不失其听②，而闻清浊之声。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③。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④。一则治，两则乱。今御骊马者⑤，使四人，人操一策⑥，则不可以出于门闾者，不一也。

【注释】

①执一：执守根本。一：道，法术。执守一术以应万事。

②听：当作“聪”(依陈昌齐说)。
③正：主。
④抟：聚，今所说的“团结”。
⑤骊马：骈马，两马。古代以四骈驾一车。
⑥策：马鞭。

【译文】

第八是：

天地阴阳没有改变，生成万物各不相同。眼睛不丧失视力，就能看见黑白不一样；耳朵不丧失听力，就能听出清浊不同的声音。称王的执守一个根本，就可为万物的主宰。军队必须有将帅，目的是为了统一行动；国家必须有君主，目的是为了统一全国的行动；天下必须有天子，目的也是为了统一天下的行动；天子一定要执守一个根本，目的是为了团结人民。统一就治理得好，不统一治理得就乱。现今驾御四匹马，让四个人各拿一根马鞭，那就连闾门都出不去，这是因为四人行动不统一啊。

【原文】

100 • 2　楚王问为国于詹子①。詹子对曰：“何闻为身，不闻为国。”詹子岂以国可无为哉？以为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此四者，异位同本。故圣人之事，广之则极宇宙、穷日月，约之则无出乎身者也。慈亲不能传于子，忠臣不能入于君②，唯有其材者为近之。

【注释】

①楚王：陈本认为当指顷襄王。怀王子，名横。前298～前262年在位。

为：治理。 詹子：名何，当时隐者。

②人：纳。

【译文】

楚王向詹何询问治理国家的方法。詹何回答说："我听说过治身的方法，没有听说过治国的方法。"詹何难道认为国家可以不治理吗？他认为治国之本在于治身，身治而家治，家治而国治，国治而天下治。所以说，用治身的方法来治家，用治家的方法来治国，用治国的方法来治天下。这四种情况，所处位置不同，其根本是相同的。所以圣人所做的事，推广开来就可达到宇宙、穷尽日月所照之处，简约地说就没有能离开自身的。慈父慈母不能够把它传给儿子，忠臣的意见不一定能被君主听进去，只有那种有才能的人接近这种情况。

【原文】

100·3 田骈以道术说齐。齐王应之曰："寡人所有者齐国也，愿闻齐国之政。"田骈对曰："臣之言，无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无材而可以得材。愿王之自取齐国之政也。骈犹浅言之也，博言之①，岂独齐国之政哉？变化应来而皆有章②，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彭祖以寿③，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农以鸿。"

【注释】

①博：推广。

②应来，应变化而来。

③彭祖：姓篯，名铿。陆终氏第三子。帝颛顼之孙。自尧时举用，历夏至殷末，八百余岁。常食桂芝，善导引行气，封于彭城，故称彭祖。

【译文】

田骈用道术来游说齐王。齐王回答他说："我拥有的是齐国，愿意听听有关治理齐国的政事。"田骈回答说："我讲的话，没有政事却可以推知政事。比如像林木，本身虽不是木材，却可以从它那儿得到木材。希望您自己选取治理齐国政事的道理。我从浅显的地方来说，推广而言，难道只是治理齐国的政事吗？应变化而来的都是有其法则的，根据本性来使用万物没有不适当的，彭祖因此而长寿，三代因此而昌盛，五帝因此而昭著，神农因此而伟大。"

【原文】

100·4　吴起谓商文曰[1]："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谓也？"吴起曰："治四境之内，成驯教[2]，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质为臣[3]，其主安重；今日释玺辞官，其主安轻；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马成列，马与人敌，人在马前，援桴一鼓[4]，使三军之士，乐死若生，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吴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则在吾上，命也夫事君[5]！"商文曰："善。子问我，我亦问子。世变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6]，属之子乎？属之我乎？"吴起默然不对，少选曰："与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于子之上已。"吴起见其所以长，而不见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贤，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胜于西河[7]，而困于王错[8]，倾造大难[9]，身不得死焉[10]。夫吴胜于齐[11]，而不胜于越[12]；齐胜于宋[13]，而不胜于燕[14]；故凡能全国完身者[15]，其唯知长短赢绌之化邪[16]。

【注释】

①商文：魏臣。

②驯教：驯化、教化。

③置质：与委质同。向君主献礼，表示献身。

④援：拿。 桴（fú 胡）：鼓槌。 鼓：击鼓、进军。

⑤命也夫事君：即“事君命也夫”的倒文。

⑥黔首不定：此句下当补“当此之时”四字（依毕沅说）。

⑦胜于西河：吴起曾为魏文侯夺取西河（今陕西合阳一带）地，任西河郡守，甚有声名。

⑧困于王错：武侯时，吴起受旧势力王错的排挤，出奔楚国。

⑨倾：通顷，不久。 大难：指吴起奔楚后，楚悼王任他为宛（今河南南阳）守，不久升任令尹。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他避入王宫，被乱箭射死。

⑩不得死：不得善终。

⑪吴胜于齐：指吴王夫差在艾陵打败齐国。

⑫不胜于越：指吴王夫差被越王勾践打败。

⑬齐胜于宋：指齐湣王灭宋。

⑭不胜于燕：指齐湣王被乐毅率六国兵打败。

⑮全国：保全国家。 完身：使自身安全。

⑯赢绌：盈缩。赢，通“盈”。

【译文】

吴起对商文说：“侍奉君主真是靠命运吧！”商文说：“什么意思？”吴起说：“治理整个国家，完成教化，改变习俗，使君臣之间有道义，父子之间有次序，你与我谁强？”商文说：“我不如你。”吴起说：“假如有一天献身君主为臣子，君主的地位就尊贵；假如有一天交出印玺辞官，君主的地位就轻微；你与我谁强？”商文说：“我不如你。”吴起说：“将士战马摆成行阵，马与人相配合，人在马前，拿起鼓槌擂响，使三军将士乐于死如乐于于生，你与我谁强？”商文说：“我不如你。”吴起说：“这三样，你都不如我，而

地位则在我之上，侍奉君主真是靠命运啊！”商文说：“好。你问我，我也问问你。世道变化，君主年少，群臣相疑，百姓不安，在这种时候，政权是托付给你呢，还是托付给我？”吴起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吴起说：“托付与你。”商文说：“这就是我地位之所以在你之上的原因。”吴起看到自己的长处，却看不到自己的短处；知道自己的优点，却不知道自己的不足。所以他能在西河打胜仗，却被王错弄得处境困难不久就身临大祸，自身不得善终。吴国战胜了齐国，却不能战胜越国；齐王战胜了宋国，却不能战胜燕国；所以，凡是能保全国家和自身安全的，大概只有知道长短、盈缩变化的人吧。

审应览第六　重言　精谕　离谓　淫辞　不屈　应言　具备

审　　应[1]

【题解】

本篇是《审应览》的第一篇，主要讲述如何审察自己的应对举止，尤其是国君，更应“出声应容，不可不审”。文章从正反两方面举例说明了这一中心思想。

【原文】

101·1　一曰：

人主出声应容[2]，不可不审。凡主有识，言不欲先。人唱我和，人先我随。以其出为之人[3]，以其言为之名，取其实以责其名[4]，则说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执其要矣[5]。

【注释】

①审应：审察自己的应对举止。

②出声：说话。　应容：脸上做出反应。

③以其出为之人：用他讲的话来看他的内心活动。出与入对。

④责：求。

⑤执：掌握。　要：根本。

【译文】

第一是：

人主的说话和仪容，不可不审慎。凡有见识的君主，讲话不想先开口。别人先唱，我跟着应和，别人先走，我紧跟着。用他的讲话来审视他的内心，用他的语言来审视他的名分，用他的实绩来审视他的名声，这样，游说者就不敢胡说八道，而国君就能掌握根本了。

【原文】

101·2　孔思请行①。鲁君曰："天下主亦犹寡人也，将焉之?"孔思对曰："盖闻君子犹鸟也，骇则举。"鲁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违不肖②，过不肖③，而自以为能论天下之主乎?"凡鸟之举也，去骇从不骇。去骇从不骇，未可知也。去骇从骇，则鸟曷为举矣?孔思之对鲁君也亦过矣。

【注释】

①孔思：孔伋，字子思，伯鱼之子，孔子之孙。

②违：离开。

③过：往。

【译文】

孔思请求离开鲁国。鲁君说:“天下君主也像我一样,你将到哪里去呢?”孔思回答说:“我听说君子像小鸟一样,受到惊吓就飞走了。”鲁君说:“君主的不贤到处都是一样的,离开了不贤的,去到另一个不贤的君主那儿,你认为这样就能评论天下的君主吗?”大凡鸟儿的飞走,离开了惊吓的地方,去那不惊吓的地方。离开惊吓的地方,去那不惊吓的地方,其实并不知道是惊吓或是不惊吓。如果离开了惊吓的地方到仍然惊吓的地方去,那么鸟儿又何必飞走呢?孔思对君主的回答,也是错误的。

【原文】

101·3 魏惠王使人谓韩昭侯曰:“夫郑乃韩氏亡之也①,愿君之封其后也,此所谓存亡继绝之义②,君若封之则大名③。”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④:“臣请往对之。”公子食我至于魏,见魏王曰:“大国命弊邑封郑之后⑤,弊邑不敢当也。弊邑为大国所患,昔出公之后声氏为晋公⑥,拘于铜鞮⑦,大国弗怜也,而使弊邑存亡继绝,弊邑不敢当也。”魏王惭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请勿复言。”是举不义以行不义也⑧。魏王虽无以应,韩之为不义愈益厚也。公子食我之辩,适足以饰非遂过。

【注释】

①郑乃韩氏亡之也:郑国被韩哀侯灭亡,昭侯是哀侯之孙,所以韩适合于分封郑国的后代。

②存亡继绝:使被灭亡的国家得以保存,使被灭绝的国家得以继续。

③大名:使名声增大。

④公子食我:人名,韩昭侯大夫。

⑤大国：古指大的诸侯国。此是对别国的尊称。　弊邑：对别国谦称自己的国家。　弊：通“敝”。

⑥出公：晋出公。前474～前452年在位。为智伯及韩、赵、魏所攻，出奔齐，死于途中。　声氏：陈本：“合《吕氏》此文观之，是必秦嬴之声氏为晋公，魏文侯以兵攻秦嬴，拘声氏于铜鞮，而别立幽公子止为晋君，是为烈公。据此，则废声氏拘于铜鞮之罪在魏文侯，故公子食我言及此事而魏惠王惭。”

⑦铜鞮：地名。在今山西省沁县南。

⑧举不义以行不义：陈本：“公子食我举魏文侯不义之事，以为韩行不义之藉口。”

【译文】

魏惠王派人对韩昭侯说：“郑国是韩国灭亡的，希望您封郑国君主的后代，这就叫做使被灭亡的国家得以保存，使被灭绝的国家得以延续，您如果封了郑国君主的后代就会增大您的名气。”韩昭侯对此事很担忧。公子食我说：“我请求前去回答他。”公子食我到了魏国，拜见魏王说：“贵国要我国封郑国君主的后代，我国不敢当。我国被贵国看为祸患，从前晋出公的后代声氏当晋国君主，后被囚禁在铜鞮，贵国不怜悯他的后代，却让我国来保存已被灭亡的国家、延续被灭绝国家的后代，我国是不敢当的。”魏惠王听后很惭愧，说：“本来就不是我的意思，请客人不要再说了。”这是举魏文侯不义之事来为韩国行不义之事进行辩护，恰好足以饰其非而成其过。

【原文】

101·4　魏昭王问于田诎曰[①]：“寡人之在东宫之时，闻先生之议曰：‘为圣易。’有诸乎？”田诎对曰：“臣之所举也。”昭王曰：“然则先生圣于？”田诎对曰：“未有功而

知其圣也，是尧之知舜也；待其功而后知其舜也[2]，是市人之知圣也。今诎未有功，而王问诎曰：'若圣乎，'敢问王亦其尧邪？”昭王无以应。田诎之对，昭王固非曰“我知圣也”耳，问曰“先生其圣乎”，已因以知圣对昭王，昭王有非其有[3]，田诎不察[4]。

【注释】

①魏昭王：襄侯之子。前295～前277年在位。　田诎：昭王大臣。

②“待其功”二句中，“舜”和“圣”二字位置当互易。

③有非其有：享有不该享有的名誉。此指田诎的话，使昭王享有不该有的声誉。

④不察：指没有知道昭王的本意，回答时偷换概念。

【译文】

魏昭王问田诎说：“我在东宫时，听你议论说：'当圣贤很容易。'有这回事吗？”田诎回答说：“那的确是我提出来的。”昭王说：“那么，您是圣贤吗？”田诎回答说：“没有功劳就知道他是圣贤的，这就是尧对舜的了解，等待有功后才知道他是圣贤的，这就是一般人对舜的了解。现在我还没有功，而君主问我：'你像圣人吗？'我大胆问君王，你也是尧吗？”昭王无话回答。田诎回答昭王时，昭王本来就没有说“我知道谁是圣贤”，而是问“您是圣贤吗”，田诎自己就用了解圣贤的话回答昭王，使昭王享有他本来不具有的名誉，这说明田诎并不觉察 自己答非所问。

【原文】

101·5　赵惠王谓公孙龙曰[1]：“寡人事偃兵十余年矣而不成[2]，兵不可偃乎？”公孙龙对曰：“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兼爱天下，不可以虚名为也，必有其实。

今蔺、离石入秦[3]，而王缟素布总[4]；东攻齐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布总，齐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爱之心也[5]。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于此，无礼慢易而求敬[6]，阿党不公而求令[7]，烦号数变而求静，暴戾贪得而求定，虽黄帝犹若困[8]。

【注释】

①赵惠王：赵武灵王子。他书作赵惠文王，前298～前266年在位。

②事：治。　偃：止。　偃兵：停止战争。

③蔺、离石：二县名，本为赵地，后被秦国占有。

④缟素：白色丧服。　布总：古代丧服，用麻布束发。总：束发。

⑤所：此，这。

⑥慢易：轻慢。

⑦阿党：阿私，偏私。　令：善，美。

⑧陈本认为此句下脱“而况俗主乎”一句。是，宜从。

【译文】

赵惠王对公孙龙说：“我致力于消除战争十多年了，并未成功，战争不可停止吗？”公孙龙回答说：“消除战争，这是兼爱天下的心意。兼爱天下，不可以仅用虚名来实现，要有其实际。现今蔺、离石二地被秦攻占，您就穿上丧服；向东攻打齐国占领城池，您却加餐设酒庆贺。秦得地而您穿丧服，齐亡地而您用酒庆贺，这不是兼爱的心啊。这就是您消除战争不能成功的原因。”假如有一个人在这里，既无礼又轻慢而希望别人尊敬他，偏私不公却希望求得美名，号令烦难而且屡屡变更，却希望得到安静，残暴贪婪却希望得到安定，即使是黄帝也感到困难。

【原文】

101·6 卫嗣君欲重税以聚粟①，民弗安，以告薄疑曰②："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将以为民也。其自藏之与在于上奚择③？"薄疑曰："不然。其在于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于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听必反诸己，审则令无不听矣。国久则固④，固则难亡，今虞、夏、殷、周无存者，皆不知反诸己也。

【注释】

①卫嗣君：蒯聩后八世平侯之子，秦贬其号为君，前324年立。

②薄疑：卫嗣君的宠臣。

③择：区别。

④国久则固：陈本认为"久"字无义，当系"反"，形近而讹。"国反则固"，犹言为国者能反诸己则国巩固。

【译文】

卫嗣君想要用重税的办法来聚集粮食，人民很不安，他将此事告诉薄疑说："人民很愚昧啊。我聚集粮食，是为人民着想。他们自己保存粮食与保存在官府有何区别呢？"薄疑说："不对。粮食藏在人民那儿，国君不知，不如保存在官府；粮食在官府而人民不知，不如保存在人民那儿。"凡听到什么意见，一定要反躬自问，能明察，则命令没有不听从的。国家也像人一样，如能反躬自问，就能巩固，国家巩固就难以灭亡，现在虞、夏、商、周没有存在的，原因都是不知道反躬自问啊。

【原文】

101·7 公子沓相周①，申向说之而战②。公子沓訾之曰③："申子说我而战，为吾相也夫？"申向曰："向则不肖。

虽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见老者而使之战，请问孰病哉？”公子沓无以应。战者，不习也；使人战者，严驵也[4]。意者恭节而人犹战，任不在贵者矣[5]。故人虽时有自失者，犹无以易恭节。自失不足以难，以严驵则可。

【注释】

①公子沓：人名。周相。

②申向：人名。周人。

③訾：非议诽谤。

④严驵：严厉骄横。驵：骄。

⑤意者：或者。

【译文】

公子沓为周相，申向劝说他时战栗不止。公子沓责备他说：“先生您劝说我而战栗不止，因为我是国相吗？”申向说：“我不贤。即使这样，您二十岁为相，会见老人而使老年人战栗，请问，这是谁的过错呢？”公子沓无话回答。战栗的人，是不习惯看见尊者；使人战栗的人是因为严厉骄横。或者恭敬有礼节地对待人，别人见他仍然战栗，责任就不在尊贵一方了。所以，人虽然有时有过失，仍不能改变恭敬有礼节对待人的态度。人有了过失不足以责难，用严厉骄横的态度对待人才应该责难。

重　言[1]

【题解】

本篇是《审应览》的第二篇，论述国君说话应当慎重，不要

轻易讲话，否则会留下不好的后果。文章所举例证，有与讲话慎重有关，如殷高宗、周成王事是；也有与“重言”无关的，如桓公与管仲谋伐莒就与下文《精谕》关系更密。

【原文】

102·1　二曰：

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2]，天子也，即位谅闇[3]，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惧，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类也[4]，兹故不言[5]。”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无遗者。

【注释】

①重言：不轻易发言。

②高宗：即武丁，商朝国王，盘庚之弟小乙之子，在位五十九年。由于少年时长于民间，生活困苦，所以能知稼穑之艰难。即位后，发奋图强，扩充军力，起用傅说等人，不断巩固政权，扩大其政治影响。死后，被祀为高宗。

③谅闇：也作亮阴、梁闇、凉阴。有二说：一说为天子、诸侯居丧；另说为居丧之所。

④类：善。

⑤兹：此。

【译文】

第二是：

君主说话，不可不慎重。高宗，是殷天子，即位后居丧，三年不说一句话。卿大夫很害怕，感到忧虑。高宗于是说道：“凭我一人匡正四方，我担心讲话不对，因此不说话。”古代的天子，他们重视自己的言谈到这种地步，所以说的话不会有失误。

【原文】

102·2　成王与唐叔虞燕居①，援梧叶以为珪②，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也③。"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④，士称之。"于是遂封叔虞于晋。周公旦可谓善说矣，一称而令成王益重言，明爱弟之义，有辅王室之固。

【注释】

①成王：周成王。　唐叔虞：成王弟，封于唐，故称唐叔虞。　燕居：退朝而居，闲居。

②珪：也作"圭"，古玉片，诸侯用作守邑的信符。

③余一人：即我一人。

④工：乐工。

【译文】

周成王与唐叔虞闲居时，拿梧桐叶作玉珪，交给唐叔虞说："我用这个封您。"叔虞很高兴将此事告诉周公。周公将此事请示成王说："您真的封叔虞吗？"成王说："我个人与叔虞开玩笑罢了。"周公回答说："我听说，天子是不开玩笑的。天子讲的话，史官就记录下来，乐工就诵唱，士人就称颂。"成王于是封叔虞在晋。周公旦可 以说是善于劝说的了，一开口说话就让成王更加重视讲话，阐明了爱弟的道义，又对王室的巩固起了辅佐的作用。

【原文】

102·3　荆庄王立三年①，不听而好谌②。成公贾入谏③。王曰："不谷禁谏者④，今子谏，何故？"对曰："臣

非敢谏也，愿与君王讔也。”王曰：“胡不设不谷矣[5]。”对曰：“有鸟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动不飞不鸣，是何鸟也？”王射之曰[6]：“有鸟止于南方阜，其三年不动，将以定志意也；其不飞，将以长羽翼也；其不鸣，将以览民则也。是鸟虽无飞，飞将冲天；虽无鸣，鸣则骇人。贾出矣，不谷知之矣。”明日朝，所进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说，荆国之众相贺也。故《诗》曰[7]“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处也，必有与也”，其庄王之谓邪？成公贾之讔也，贤于太宰嚭之说也。太宰嚭之说，听乎夫差，而吴国为墟；成公贾之讔，喻乎荆王，而荆国以霸。

【注释】

①荆庄王：即楚庄王。

②听：听朝处事。　讔：即隐语。

③成公贾：楚庄王之臣。

④不谷：参见55·2注④。

⑤胡不设不谷矣：陈本：“此文有误，疑当作‘胡不设讔言于不谷矣。’”设：施，行。此指讲隐语。

⑥射：猜度。

⑦引诗见《诗·邶风·旄丘》。原文前二句刚好是引诗后二句。　处：居。安居。　有与：同有以，有因。

【译文】

荆庄王即位三年，不听朝处事而好隐语。成公贾入朝劝谏。王说：“我禁止劝谏的人，现今你来劝谏，为什么？”成公贾回答说：“我不敢来劝谏，愿意与君王在一起讲隐语。”庄王说：“为什么不对我讲讲隐语呢。””成公贾说：“有一只鸟停止在南方的土山上，它三年不动、不飞、不鸣，这是什么鸟呢？”庄王猜测说：“有鸟

停止在南方的土山上，它三年不动，将借此来安定意志；它不飞，将借此来生长羽翼；它不鸣，将借此来观察人民的准则。这个鸟虽然不飞，一旦飞将冲上云天；它虽然不鸣，一鸣就会惊人。你出去吧，我知道了。”第二天朝会，提拔了五人，罢免了十人。群臣非常高兴，楚国民众相互庆贺。所以《诗·邶风·旄丘》中说“为什么这么久呢，必定有原因；为什么居处此地呢？必定有缘故”，讲的就是庄王吧？成公贾讲的隐语，胜过太宰嚭的言说。太宰嚭的言说，吴王夫差听了，吴国灭亡成为废墟；成公贾的隐语，荆庄王听了，而荆国从此成为霸主。

【原文】

102·4　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①]，谋未发而闻于国，桓公怪之曰：“与仲父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其故何也？”管仲曰：“国必有圣人也[②]。”桓公曰：“譆！日之役者，有执蹠痛而上视者[③]，意者其是邪[④]？”及令复役，无得相代。少顷，东郭牙至[⑤]。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宾者延之而上[⑥]，分级而立[⑦]。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对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对曰：“臣闻君子善谋，小人善意[⑧]。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显然喜乐者[⑨]，钟鼓之色也；湫然清静者[⑩]，衰绖之色也[⑪]；艴然充盈[⑫]，手足矜者[⑬]，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⑭]，所言者‘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臣窃以虑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闻以声也，今不闻其声，而以其容与臂，是东郭牙不以耳听而闻也。桓

公、管仲虽善匿，弗能隐矣。故圣人听于无声，视于无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15]。

【注释】

①莒（jǔ 举）：西周时分封的诸侯国，故址在今山东莒县一带。

②圣人：此指能预见将发事件的人。

③蹠𤸫：陈本："盖即以足蹈之臿，实即今'脚铲'之类。"

④意者：或者。

⑤东郭牙：人名。荆庄王大臣。

⑥宾者：即傧相，接引宾客和赞礼之人。　延：引，领。

⑦分级而立：分别站立在左右台阶上。　级：台阶。

⑧意：猜度。

⑨显然：欢乐的样子。

⑩湫然：清静的样子。

⑪衰（cuī 吹）：古代丧服，用粗麻布做成。　绖（dié 迭）：古代丧服所用的麻带。扎在头上的称首绖，缠在腰间的称腰绖。

⑫艴（bó 博）然：恼怒的样子。

⑬矜：王念孙说："矜犹奋也。言手足奋动也。"

⑭呿（qù 去）：张口的样子。　唫（jìn 禁）：闭口。

⑮詹何：战国时人。一日坐，弟子侍，有牛鸣于门外。可知其牛之色。田子方：战国时魏人。魏文侯以为师。是当时的仁人之士。　老耽：即老子。耽：今作"聃"。

【译文】

齐桓公与管仲谋划攻打莒国，计划未公布而国人就知道了，齐桓公对此很感奇怪说："与仲父谋划攻打莒国，谋划未公布而国人就知道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说："国内必定有了不起的聪明人。"桓公说："嘿！那天服役的人，有一个拿着脚铲而向上张望的，或者就是他吧？"于是下令那天服役的人再来，不许相互代

替。不一会儿，东郭牙来到。管仲说："必定是这人。"于是派礼宾官员引领他上来按宾主的等级分别站在台阶上。管仲说："你是传言攻打莒国的人吧？"东郭牙说："是的。"管仲说："我没有说要攻打莒国，你为什么说要攻打莒国？"东郭牙回答说："我听说，君子善于谋划，小人善于猜度。我私下猜一猜罢了。"管仲说："我不说要攻打莒国，你凭什么猜度呢？"东郭牙说："我听说君子有三种神色：欢乐高兴，是欣赏钟鼓音乐的神色；清冷安静，是居丧时的神色；脸面上充满着恼怒，手足大动，是用兵打仗的神色。那一天我看您在台上怒气冲冲，手足大动，这就是用兵打仗的神色。您的口张开了而没有闭上，所说的当是'莒'字；您抬臂而指，所指的方向是莒国。我私下考虑，诸侯中有不服的，只有莒国。所以我说要攻打莒国。"凡是耳朵能听到的，是因为有声音，现在没有听到声音，就能从神色颜容手臂来猜测别人说话的意图，这是东郭牙不用耳朵听就能听到别人的话。齐桓公、管仲虽然善于保守机密，还是不能保守住。所以聪明人在无声中听到声音，在无形中看到有形的物体，詹何、田子方、老聃就是这样的人啊。

精　　谕[1]

【题解】

本篇是《审应览》的第三篇，论述至精的谕意是不用语言来表达的。文章所举例证，说明"圣人相谕不待言"，主张"至言去言，至为无为"，指出人的内心想法可以通过容颜神情等表现出来。

【原文】

103·1 三曰：

圣人相谕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2]。海上之人有好蜻者[3]，每居海上，从蜻游，蜻之至者，百数而不止，前后左右尽蜻也，终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闻蜻皆从女居，取而来，吾将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无至者矣。

【注释】

①精谕：指至精的谕意是不用言语来表示的。

②有先言言者也：谭戒甫认为当作"有先言谕者也"。即上句的"相谕不待言"。是。

③蜻：一作蜻蜓；一作青鸟。

【译文】

第三是：

圣人相互晓谕是不须言语的，有先于言语表达的东西。海上有个人喜好蜻蜓，每当他留居在海上，与蜻蜓一起戏游，蜻蜓飞来的以数百计不止，他的前后左右都是蜻蜓，整天玩赏它们也不离去。他的父亲告诉他说："听说蜻蜓都跟从你，带它们来，我也将与它们一起玩玩。"第二天到了海上，蜻蜓一个也没有飞来。

【原文】

103·2 胜书说周公旦曰[1]："廷小人众，徐言则不闻，疾言则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胜书曰："有事于此，而精言之而明[2]，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胜书能以不言说，而周公旦能以不言听，此之谓不言之听。不言之谋，不闻

之事，殷虽恶周，不能疵矣[3]。口喈不言[4]，以精相告，纣虽多心，弗能知矣。目视于无形，耳听于无声，商闻虽众，弗能窥矣。同恶同好，志皆有欲，虽为天子，弗能离矣。

【注释】

①胜书：人名。与周公同时。

②精言：微妙之言。

③疵：小毛病。

④喈：同吻。

【译文】

胜书劝说周公旦说："廷堂小人又多，轻声说话您听不到，大声说话别人又知道，是轻声说呢或是大声说？"周公旦说："轻声说。"胜书说："如今有一件事，如果说得微妙就说不清楚，不说就不能完成，是微妙地说呢或是不说呢？"周公旦说："不说。"所以胜书能够凭着不说劝说周公，而周公旦能够凭着对方的不说而听懂他的意思，这就叫做不用别人说话就能听。没有说出来的计谋，没有听说过的事，殷商虽然讨厌周，也挑不出毛病。口不讲话，用神情告诉对方，纣虽然多疑，也不知道周的计谋。眼睛看到的都是无形的，耳朵听到的都是无声的，殷商来打听消息的人虽多，也不能窥见周的机密。听者与说者好恶相同，志气欲望都一样，即使是天子，也不能背离。

【原文】

103·3　孔子见温伯雪子[1]，不言而出。子贡曰："夫子之欲见温伯雪子好矣[2]，今也见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3]，不可以容声矣[4]。"故未见其人而知其志，见其人而心与志皆见，天符同也[5]。

圣人之相知，岂待言哉？

【注释】

①温伯雪子：当时的贤者。

②好矣：毕沅认为当作“久矣”。

③目击：眼睛看。

④不可以容声：不可再讲话了。 容声：使用语言，说话。

⑤天符：天道。

【译文】

孔子去见温伯雪子，没有讲话就出来了。子贡说：“您想见温伯雪子很久了，现在见他了而不讲话，这是什么缘故呢？”孔子说：“像他那样的人，眼睛一看就知道他是有道的人，用不着再讲话了。”所以，没有见到那人就知道他是有道的人，看到那人以后，他的内心与志向都看清了，因为与天道是相符的。圣人相互了解，哪还须讲话呢？

【原文】

103·4 白公问于孔子曰[①]：“人可与微言乎？”孔子不应。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②]？”孔子曰：“没人能取之[③]。”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渑之合者[④]，易牙尝而知之[⑤]。”白公曰：“然则人不可与微言乎？”孔子曰：“胡为不可？唯知言之谓者为可耳[⑥]。”白公弗得也。知谓则不以言矣[⑦]。言者，谓之属也。求鱼者濡[⑧]，争兽者趋[⑨]，非乐之也。故至言去言，至为无为。浅智者之所争则末矣[⑩]。此白公之所以死于法室[⑪]。

【注释】

①白公：楚平王之孙，太子建之子胜。太子建为费无极陷害，出奔郑，后被郑人杀死。胜与庶父令尹子西、司马子期伐郑，报父之仇，许而未行。晋人伐郑，子西、子期率师救郑，因而胜想杀掉子西与子期。问微言讲的就是此事。　微言：阴谋密事。

②若以石投水：比喻微言像把石头投入水中一样，是没有人知道的。奚若：若何，怎么样。

③没人：潜入水中的人。

④淄、渑：齐国境内两条水名。都在今山东省。相传二水味各不同，混合后则难以辨别。

⑤易牙：齐桓公近臣，善辨滋味。

⑥谓：意。　知言之谓，即听其言而知其意。

⑦言：陶鸿庆认为"言"字当叠。

⑧求：当作"争"。濡沾湿。

⑨争：当作"逐"。"争鱼者濡"几句：陈本："争鱼、逐兽者，非乐于濡、趋也，欲得鱼与兽也。故欲得鱼与兽为主体，濡与趋为其属。若欲鱼欲兽即得之，则可免于濡与趋矣。言者谓之属，若谓既明，则可免于言，故下文曰'至言去言'。"

⑩末：微末之事。陈本："无为是本，有为是末；谓是本，属是末。白公之所争者是属，是有为，故是浅智者之所争也。"

⑪法室：各说不一，有说是刑室，有说是浴室。大意是，白公杀子西、子期占有荆国后，叶公子高率兵攻白公，白公出奔，被杀于法室。

【译文】

白公向孔子问道："可以跟人秘密地讲话吗？"孔子不答。白公说："讲秘密话如果采取像投石于水那样不为人知，怎么样？"孔子说："会潜水的人能取得，故能知你的秘密。"白公说："如果像水投入水中那样，怎么样？"孔子说："即使将淄、渑的二水汇合，易牙也能品味出是哪一条水的味道。"白公说："照您这样说，人就不可能有秘密的话了吗？"孔子说："为什么不可以呢？只有知

道讲话人思想的人才可以罢了。”白公不知道别人说话的意思。如果知道别人的意思，那就不用语言来表达了。语言，是从属于意思的。争鱼的人要沾湿衣服，追逐野兽的人要快步奔跑，并不是他们乐于沾湿衣服和快步奔跑。所以说，最高境界的语言是抛弃语言，最高境界的作为是抛弃作为，即无所作为。心智短浅的人所追求的不过是细枝末节。这就是白公之所以被杀在法室的原因。

【原文】

103·5　齐桓公合诸侯，卫人后至。公朝而与管仲谋伐卫，退朝而入，卫姬望见君[1]，下堂再拜，请卫君之罪。公曰：“吾与卫无故[2]，子曷为请？”对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气强，有伐国之志也；见妾而有动色，伐卫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进之。管仲曰：“君舍卫乎？”公曰：“仲父安识之[3]？”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见臣而有惭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内，寡人知终不为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声，夫人乃以行步气志，桓公虽不言，若暗夜而烛燎也。

【注释】

①卫姬：齐桓公夫人。因娶于卫，故称卫姬。

②故：事。

③识：知道。

【译文】

齐桓公盟会诸侯，卫人后到。桓公上朝时与管仲谋划伐卫之事，退朝以后进入内室，卫姬看到桓公，下堂来再拜，为卫君请

罪。桓公说："我与卫君没有结怨，你为什么要代他请罪？"卫姬回答说："我看您进来时，趾高气扬，有攻伐的意思；您见到我改变了脸色，必定是攻伐卫国。"第二天上朝，向管仲作揖请他进来。管仲说："您放弃攻打卫国的计划吗？"桓公说："您怎么知道？"管仲说："您上朝时作揖很谦恭，讲话很慢，见到我很有愧色，我因此知道。"桓公说："好，您治理宫外之事，夫人治理宫内之事，我知道自己始终不会被诸侯耻笑了。"桓公用不说话的意图来掩盖自己，现在管子是通过容貌声音，夫人却是凭借行步及志气来判断，桓公即使不讲话，他的内心想法仍像夜晚烛照那样明亮。

【原文】

103·6　晋襄公使人于周曰①："弊邑寡君寝疾②，卜以守龟曰③：'三涂为祟④。'弊邑寡君使下臣愿藉途而祈福焉。"天子许之。朝，礼使者事毕，客出。苌弘谓刘康公曰⑤："夫祈福于三涂，而受礼于天子，此柔嘉之事也⑥，而客武色，殆有他事，愿公备之也。"刘康公乃儆戎车卒士以待之⑦。晋果使祭事先，因令杨子将卒十二万而随之⑧，涉于棘津⑨，袭聊阮、梁、蛮氏⑩，灭三国焉。此形名不相当，圣人之所察也，苌弘则审矣。故言不足以断小事⑪，唯知言之谓者可为⑫。

【注释】

①晋襄公：晋文公之子，前627～前621年在位。

②弊邑：参见101·3注⑤。　寡君：在别国对自己君主的谦称。　寝疾：卧病。

③守龟：占卜用的龟甲。

④三涂：山名。　三涂为祟：指三涂山的山神作怪。

⑤苌弘：参见76·1注③。 刘康公：周定王母弟，食邑于刘，故称。

⑥柔嘉：柔和而嘉美。

⑦儆：警惕。 戎车：兵车、战车。

⑧杨子：晋国将领。

⑨棘津：此当指孟津。古黄河津渡名。在今河南孟津东北、孟县西南。相传周武王在此盟会诸侯，故又称盟津。

⑩聊阮、梁、蛮氏：都是当时少数民族。

⑪小事："小"字当衍。

⑫可为：当为"为可"。

【译文】

晋襄公派人到周朝去说："我国君主最近卧病不起，用龟甲占卜说：'三涂山之神作祟'。我国君主派我来，希望借道去三涂山祈福。"周天子答应了他的请求。上朝时，按礼接待使者事毕后，客人就出去了。苌弘对刘康公说："祈福于三涂山之神，在天子处受礼遇，这是柔和美好的事，而出使的来客有勇武之色，大概有其他事，希望您有所防备。"刘康公于是非常警惕地加派战车以待敌。晋国果然把祭祀求福的队伍放在前面，趁机命令杨子率领十二万兵士随后，渡过孟津后，袭击了聊阮、梁、蛮氏等三国并将其灭亡。这就是实际与名称不相符合，这种情况是圣人所能明察的，苌弘对此就弄清楚了。所以，光凭言语是不足以判断事情的，只有知道别人讲话的真意才可以。

离　谓[1]

【题解】

本篇是《审应览》的第四篇，阐述言语与思想相违背而带来

的危害。文章指出言语是表达思想的，而流言泛滥、随意毁誉、贤不肖不分，会给国家带来混乱，只有“以言观意”，“得其意则会其言”才是正确的办法。

【原文】

104·1　四曰：

言者，以谕意也。言意相离，凶也。乱国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顾其实，务以相毁，务以相誉，毁誉成党，众口熏天②，贤不肖不分，以此治国，贤主犹惑之也，又况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为惑，故惑惑之中有晓焉③，冥冥之中有昭焉④。亡国之主，不自以为惑，故与桀、纣、幽、厉皆也⑤。然有亡者国⑥，无二道矣。

【注释】

①离谓：谓即意。离谓犹言与意相离。

②熏天：形容气势极盛。　熏：侵染。

③惑惑：即迷惑。陈本：“此文谓惑者之患，在于不自知其惑，于甚惑之中又以为晓，甚冥之中又以为昭，致一往而不返，以至于亡。”

④冥冥：昏暗。　昭：明。

⑤皆：通偕，偕同。

⑥者：通诸，之。

【译文】

第四是：

说话，是用以表达意思的。说话与意思相分离，就凶危了。乱国的习俗，是流言很多，且不顾事实，拼命用语言相互诋毁，或用语言相互恭维，诋毁的和恭维的各自结成朋党，众口喧嚣，气势冲天，贤的与不肖的混杂不分，这样来治理国家，贤明的君主

尚且迷惑，又何况是不肖的君主呢？迷惑人的祸患是，自己不感到迷惑，所以在迷惑中自认为清醒，在昏昧中自认为明白。亡国的君主，不认为自己迷惑，所以桀、纣、幽、厉是相同的。这样，灭亡了的国家，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

【原文】

104·2　郑国多相县以书者①。子产令无县书②，邓析致之③。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④，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是可不可无辨也⑤。可不可无辨，而以赏罚，其罚愈疾⑥，其乱愈疾，此为国之禁也⑦。故辨而不当理则伪⑧，知而不当理则诈⑨，诈伪之民，先王之所诛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⑩。

【译文】

①县以书：陈本："县书者，以书相对抗也，即今所谓'答辩'。"县：抗。

②子产：即公孙侨。春秋时郑国正卿，字子产，一字子美，郑贵族子国之子。他执政后，发布法律条文，保护公私合法利益，不毁乡校，开放议政风气；对外展开外交，给郑国带来新风尚。

③邓析：春秋末思想家，"形名之学"的倡始者。曾运用古代力学原理，制成汲水用的桔槔；又教人学习辩讼，懂得"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提倡以"揭贴"方式议政；又曾拟订一些刑律科条，刻于竹简，名为"竹刑"，以补郑国刑书之不足，由此遭执政者杀害。　致：陈本："致、缀古今字，犹文饰也。致书，谓文饰法律。"

④倚：陈本："倚书者，谓曲解法律条文，即所谓'谲辞乱法'也。是县书、致书、倚书皆足以歪曲法律本义，故曰可不可无辨也。"

⑤辨：辨别。

⑥疾：猛烈。

⑦为：治理。

⑧辨：同辩。　伪：巧。
⑨知：通智。
⑩宗：根本。

【译文】

郑国有许多人相互以书信辩答。子产下令不许用书信辩答，邓析就文饰法律。子产下令不许文饰法律，邓析就曲解法律。法令无穷无尽，邓析应付的办法也无穷无尽。这样，可以的与不可以的就无法辨别了。可以的与不可以的无法辨别，却用来施加赏罚，那么赏罚越厉害，其混乱就越严重，这是治理国家的禁忌。所以，辩而不合理就是巧伪，智而不合理就是狡诈，巧伪狡诈的人，是先王所要诛罚的。事理，是判断是非的根本啊。

【原文】

104·3　洧水甚大[①]，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②]。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夫伤忠臣者，有似于此也。夫无功不得民，则以其无功不得民伤之；有功得民，则又以其有功得民伤之。人主之无度者[③]，无以知此，岂不悲哉？比干、苌弘以此死，箕子、商容以此穷，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从此生矣。

【注释】

①洧（wěi 伟）水：古水名。即今双洎河。源出今河南省登封县阳城山。
②死：尸，尸体。

③度：法度，准则。

【译文】

洧水很大，郑国有个富人溺水淹死。有人得到富人的尸体。富人家属请允许拿钱来赎回尸体，得尸体的人要许多金子，富人家属将此事告诉邓析。邓析说："你放心。那得到尸体的人绝对没有卖处。"得尸体的人担忧死者家属不来赎尸，将此事告诉邓析。邓析又回答他说："你放心。那死者家属绝对没有别的买处。"那些诋毁忠臣的人，与此相似。忠臣没有功劳得不到民心，中伤者就用他没有功劳得不到民心来中伤他；有功劳得民心，又用他有功劳得民心来中伤他。国君没有原则的，无法知道这种情况，难道不可悲吗？比干、苌弘正是因此而惨死，箕子、商容因此而受到猜疑，周公、召公因此而受怀疑，范蠡、伍子胥因此或泛舟五湖，或流尸于江，生死、存亡、安危都从这里产生了。

【原文】

104·4　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①]，大狱一衣，小狱襦裤[②]。民之献衣襦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喧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③]，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国，而莫之诛邓析之类[④]，此所以欲治而愈乱也。

【注释】

①狱者：狱讼的人。

②襦：短衣。

③戮：杀戮。

④莫之诛：即“莫诛之”。

【译文】

子产治理郑国，邓析务必刁难他，与有官司的人约定，打大的官司要送一套长袍，打小的官司要送一套短衣裤，人民送衣送裤来学打官司的，数也数不清。把错的讲为对，把对的讲为错，对错没有标准，可以与不可以的标准天天在变。希望狱讼胜的，就让他取胜，希望人获罪的，就让他获罪，郑国因此大乱，人民一片哗然。子产很担忧，于是杀掉邓析，这样，民心才服，是非才定，法律才能施行。现在的人，大多都希望治理国家，但又不诛杀像邓析一类的人，这正是希望大治而更加混乱的原因。

【原文】

104·5　齐有事人者，所事有难而弗死也，遇故人于涂。故人曰：“固不死乎[①]？”对曰：“然。凡事人以为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见人乎？”对曰：“子以死为顾可以见人乎[②]？”是者数传[③]。不死于其君长，大不义也，其辞犹不可服，辞之不足以断事也明矣。夫辞者，意之表也。鉴其表而弃其意，悖[④]。故古之人，得其意则舍其言矣。听言者以言观意也。听言而意不可知，其与桥言无择[⑤]。

【注释】

①固：果真，坚持。

②顾：反而。

③是：这，此。　数传：多次传述。

④悖：悖谬，糊涂。

⑤桥言：乖戾之言。 桥：通矫。 择：区别。

【译文】

齐国有一个服侍人的人，所服侍的主人遇难了他却不去殉死，在路上遇到了熟人。熟人说："你坚持不殉死吗？"这个人回答说："是的。凡是服侍人的人是为了谋利。殉死不利，所以不殉死。"熟人说："您还可以见人吗？"回答说："您认为殉死后反而可以见人吗？"这样的话他多次传述。不为自己的国君和上司殉死，是很不义的，他的言辞更不可叫人信服，可见言辞不能判断事情的是非是很明确的。言辞，是表达意思的。欣赏言辞这种外表而抛弃其实意，这是惑乱。所以古人明白实意后就抛弃了言辞。听别人讲话，要通过言辞来观察讲话的实意。听了别人的话而不明白他的意思，这样的话与乖戾的话是没有区别的。

【原文】

104·6 齐人有淳于髡者，以从说魏王①。魏王辩之②，约车十乘③，将使之荆。辞而行，有以横说魏王，魏王乃止其行。失从之意，又失横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辩不若无辩。周鼎著倕而龁其指④，先王有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⑤。

【注释】

①从：通纵，即合纵。指联合六国抗秦的政策。 魏王：即魏惠王。
②辩之：以之为辩。即认为他讲的话很好。
③约车：套车。
④倕：相传为尧时巧匠。 龁：咬。
⑤见：通现，显现。

【译文】

齐国有一个叫淳于髡的人，用合纵劝说魏惠王。魏王认为他说得很好，套了十辆车，将派他出使荆国。当他告辞起行时，又用连横来劝说魏惠王，魏王于是就停止了这次出行。既让合纵的主张落实，又让连横的主张落实。这样，他才能多不如才能少，他有辩才不如没有辩才。周鼎上铸刻着巧匠倕的图像却让他咬断自己的手指。先王以此来表明太大的智巧是不可取的。

淫　　辞[①]

【题解】

本篇是《审应览》的第五篇，主旨在反对诡辩淫辞。言辞是表达思想的，如果言辞与思想背离，在上的又不了解实情，在下的说与做不一致，这样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不幸。文章正是围绕着这一点来列举事例的。

【原文】

105·1　五曰：

非辞无以相期[②]，从辞则乱[③]。乱辞之中又有辞焉[④]，心之谓也。言不欺心，则近之矣。凡言者，以谕心也。言心相离，而上无以参之[⑤]，则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诡[⑥]，不祥莫大焉。

【注释】

①淫辞：即前篇所说的“矫言”，即浮佚欺诈之言。

②相期：相沟通。期：会。

③从：通纵，放纵，恣意。陈本："从辞者，恣意而言之谓，即淫辞也。恣意而言，则言与心相离，故曰从辞则乱。"

④乱：此字当衍（依陈昌齐说）。

⑤参：考察。

⑥诡：背离。

【译文】

第五是：

没有言辞不能相沟通，恣意而言就会混乱。言辞之中又有言辞，这指的就是思想。言辞与思想相违背，在上的就无法考察，在下的就讲得多做得少，做与说又不一致。言与行相背离，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不吉祥的了。

【原文】

105·2　空雄之遇[①]，秦、赵相与约约曰[②]："自今以来，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居无几何，秦兴兵攻魏，赵欲救之。秦王不说[③]，使人让赵王曰[④]："约曰'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赵因欲救之，此非约也。"赵王以告平原君[⑤]。平原君以告公孙龙[⑥]。公孙龙曰："亦可以发使而让秦王曰：'赵欲救之，今秦王独不助赵，此非约也。'"

【注释】

①空雄：地名。

②约：二约字当衍其一。

③秦王：即秦昭王。

④让：责备。　赵王：即赵惠文王。

⑤平原君：即赵胜。战国时赵国宗室大臣。赵惠文王弟，任赵相，礼贤下士，门下宾客至数千人。惠文王死，复相赵孝成王，封于东武城（今河北故城西南），为战国“四君”之一。长平战后，秦军围困邯郸（今属河北），长达三年之久，他尽散家财，发动士兵坚守，并向魏告急，又亲到楚国求援，魏、楚兵至，围解。

【译文】

在空雄盟会时，秦、赵相与订盟约说：“从今以后，秦想做的事，赵帮助他；赵想做的事，秦帮助他。”不久，秦起兵攻魏，赵想要救魏。秦王不高兴，派人责备赵王说：“盟约上说：‘秦想做的事，赵帮助他；赵想做的事，秦帮助他’。现秦想要攻打魏，而赵却要救魏，这不合我们订的盟约。”赵王将此事告诉平原君。平原君将此事告诉公孙龙。公孙龙说：“也可以派使臣责备秦王说：‘赵想救魏，现秦王独不帮助赵，这不合我们订的盟约啊。’”

【原文】

105·3　孔穿、公孙龙相与论于平原君所①，深而辩，至于藏三牙②，公孙龙言藏之三牙甚辩，孔穿不应，少选③，辞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谓孔穿曰：“昔者公孙龙之言甚辩。”孔穿曰：“然。几能令藏三牙矣。虽然难。愿得有问于君，谓藏三牙甚难而实非也，谓藏两牙甚易而实是也，不知君将从易而是者乎？将从难而非者乎？”平原君不应。明日，谓公孙龙曰：“公无与孔穿辩。”

【注释】

①孔穿：战国时有名的辩士。

②藏三牙：应为“臧三耳”。臧通牂，即羊。　三耳：谓两耳之外别有一耳，主听。为先秦名家诡辩论题之一。可参考《公孙龙子·坚白论》。

③少选：一会儿。

【译文】

孔穿与公孙龙在平原君处相互辩论，精深而雄辩，谈到羊三耳的命题，公孙龙谈羊有三耳而且非常雄辩，孔穿不回答，过了一会儿，就告辞离开了。第二天，孔穿来朝见，平原君对孔穿说："昨天公孙龙的言论非常雄辩。"孔穿说："是的。几乎能让羊真的有三只耳了。即使这样却难以使人信服。请让我问您，认为羊有三只耳很难而且实际上不是三只耳，认为羊有两只耳很容易而且符合实际，不知您将赞成容易而正确的说法呢，还是将赞同困难而错误的说法呢？"平原君不回答。第二天，平原君对公孙龙说："您不要与孔穿辩论了。"

【原文】

105·4 荆柱国庄伯令其父"视日"①，日"在天"②；"视其奚如③"？曰"正圆"；"视其时"，日"当今④"。令谒者"驾⑤"，曰"无马"。令涓人"取冠⑥"，"进上"。问"马齿⑦"，圉人曰"齿十二与牙三十⑧"。

【注释】

①荆柱国：战国时楚国的官职名。也称上柱国。在当时，凡立覆军斩将之功者，封上柱国。位极尊宠。 庄伯：人名。 父：即巫字。 日：应为"曰"。

②日：应为"曰"。

③奚如：如何。

④日：应为"曰"。

⑤谒者：掌通报之官。

⑥涓人：古代宫中担任洒扫清洁的人。"取冠"与"进上"之间夺"曰"

字。

⑦马齿：马齿随年增长，故用以了解马的年龄。

⑧圉人：养马放牧之官。

此段陈本认为："皆讥庄伯辞义不明，致生误会。"庄伯令巫视时日之吉凶，巫误以为令己视太阳，故答"在天"；庄伯知其误会，改说"视其奚如"，即视时日的吉凶，巫仍不明其意，误以为令他视时日之形状，故以"正圆"回答；庄伯知巫仍未明问意，改说"视其时"，仍是视时日的吉凶，巫仍不明其意，误以为视时辰之早晚，故答"当今"。本令谒者转告御者备驾，因只讲了个"驾"字，谒者误以为叫他备驾，而他乃通报官，不管马，故答"无马"。庄伯令涓人"取冠"，取，治。冠，与干同音。即叫涓人将湿处治之使干，涓人误以为索取帽子，故答"进上"（言帽已戴在你头上）。庄伯本叫视马齿，以知马之长幼，圉人误以为问马齿之多少，故以"齿十二与牙三十"对。

【译文】

荆柱国庄伯让他的巫"看看时日是吉是凶"，巫说"在天上"；问他"看看时日的吉凶如何"？巫说"太阳正圆"；再说"是看时日的吉凶"，巫说"正是现在"。庄伯命令谒者去传令"驾车"，回答说："我不管马"。庄伯叫负责清洁的涓人"把湿衣服弄干"，回答说"戴在你头上"。问"马的年龄"，圉人却说"马齿十二个，加上牙共三十个"。

【原文】

105 • 5　人有任臣不亡者①，臣亡，庄伯决之，任者无罪。

【注释】

①任：担保。　臣：奴隶。　亡：逃亡。

【译文】

有个担保奴隶不逃亡的人，奴隶逃亡了，庄伯判决这事，担保的人却没有罪。

【原文】

105·6 宋有澄子者①，亡缁衣②，求之涂③，见妇人衣缁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缁衣。"妇人曰："公虽亡缁衣，此实吾所自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与我衣。昔吾所亡者，纺缁也④。今子之衣，禅缁也⑤，以禅缁当纺缁，子岂不得哉⑥？"

【注释】

①澄子：人名。

②亡：丢失。　缁衣：黑色衣服。

③涂：通途。

④纺：纺帛，用纺丝的方法织成的丝织品。

⑤禅：单衣。　禅缁：单面的黑衣服。

⑥得：得到便宜。

【译文】

宋国有一个叫澄子的，丢失了一件黑色衣服，到路途上去寻找，看见一个妇人穿着黑色衣服，抓住她就不放，想要脱掉她的衣服，说："今天我丢了件黑色衣服。"妇人说："你虽然丢了件黑色衣服，可这件衣确实是我自己做的。"澄子说："你不如快一点把你的衣服脱给我。我过去所丢失的衣服，是纺丝的黑色衣服。如今你的衣服，是单面的黑色衣服。用黑色单衣抵偿纺丝的黑色衣服，你难道不是得到便宜了吗？"

【原文】

105·7 宋王谓其相唐鞅曰[①]："寡人所杀戮者众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对曰："王之所罪，尽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为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无辨其善与不善而时罪之[②]，若此则群臣畏矣。"居无几何，宋君杀唐鞅。唐鞅之对也，不若无对。

【注释】

①宋王：指宋康王。

②时：时常，即经常。

【译文】

宋康王对国相唐鞅说："我杀戮的人很多了，而群臣更加不畏惧，这是什么缘故呢?"唐鞅回答说："你所加罪的人，全是不好的人。只加罪于坏人，好人所以不畏惧。国君想让群臣畏惧你，不如不区分好与坏，经常加罪给他们，像这样，群臣就畏惧了。"过不了多久，宋王杀掉了唐鞅。唐鞅的回答，还不如不回答。

【原文】

105·8　惠子为魏惠王为法[①]。为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之。献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②]。翟翦曰："善也。"惠王曰："可行邪?"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对曰："今举大木者，前呼舆謣[③]，后亦应之，此其于举大木者善矣，岂无郑、卫之音哉[④]?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国亦木之大者也[⑤]?"

【注释】

①惠子：即惠施，战国时名辩思想家，宋人，曾任魏惠王相，同魏惠王朝见齐威王，使齐魏互尊为王，共制战争。后离楚去宋。 为法：制定法律。

②翟翦：魏国人。魏文侯上卿翟黄之后。

③舆謣（yū 迂）：举重物时呼的号子声。

④郑、卫之音：春秋战国时期郑卫两国的民间音乐。

⑤国亦木之大者：陈本："郑、卫之音较之呼'舆謣'为悦耳，但抬大木者不歌郑、卫之音而必呼'舆謣'者，不是世间无郑、卫之音（即不是世间无比'舆謣'更悦耳的歌曲），乃郑、卫之音不适于举大木者相呼应劝力也。"

【译文】

惠子为魏惠王制定法律。法律已制定完成，用来给人民看，人民都认为法律制定得好。将它献给惠王，惠王也认为制定得好，用来给翟翦看。翟翦说："好。"惠王说："可以执行吗？"翟翦说："不行。"惠王说："好却不可行，为什么？"翟翦回答说："现今抬大木的人，前边的呼着'舆謣'的号子声，后边的就应和，这种号子声对于举大木的人是适宜的，难道没有郑、卫那样悦耳的音乐吗？然而那样悦耳的音乐是不适宜于抬大木的。治理国家也像抬大木一样，需要有适宜他的法令啊。"

不　屈①

【题解】

本篇是《审应览》的第六篇，论述利口辩辞的危害。言辞用以表达事理、阐明道义，那就会带来幸福；如果用来文过饰非、捉弄别人，那就会带来祸害。文章列举惠子的话如何振振有词，不

可驳倒，而实际则使国家受辱、君主困危。像他这样的人，真是“贼天下莫大焉”。

【原文】

106 • 1　六曰：

察士以为得道则未也[2]。虽然，其应物也，辞难穷矣。辞虽穷，其为祸福犹未可知。察而以达理明义，则察为福矣；察而以饰非惑愚[3]，则察为祸矣。古者之贵善御也[4]，以逐暴禁邪也。

【注释】

①不屈：利口辩辞，不屈于理。

②察士：明察之士，即名辩家。

③惑愚：捉弄愚笨的人。

④贵善御：此处疑有脱文。陈本：“此文之意似谓：古者之贵善御者，以其日至千里也，若旬日而至，则无为贵善御矣；所以贵察士者，以其逐暴禁邪，若察而以饰非惑愚，则无为贵察士矣。”

【译文】

第六是：

明察的士人自认为得到了道术，那倒未必。即使这样，可他们在应对事物时，言辞是难以穷尽的。言辞即使穷尽了，所带来的到底是祸是福还不得而知。明察用来通达事理、阐明道义，那么明察就是福；明察用来文过饰非、捉弄愚笨的人，那就是祸。古时重视善驾的人，是因可以日行千里，如果十来天才至千里，就没有重视善驾的人了；所以重视明察之士人，是为了驱逐残暴，禁止邪恶，如果用明察来文过饰非、捉弄愚人，那就没有人重视明察之士了。

【原文】

106·2 魏惠王谓惠子曰①："上世之有国②，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③。"惠子辞。王又固请曰④："寡人莫有之国于此者也⑤，而传之贤者，民之贪争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则施不可而听矣⑥。王固万乘之主也，以国与人犹尚可⑦。今施，布衣也，可以有万乘之国而辞之，此其止贪争之心愈甚也。"惠王谓惠子曰："古之有国者，必贤者也。"夫受而贤者舜也，是欲惠子之为舜也；夫辞而贤者许由也，是惠子欲为许由也；传而贤者尧也，是惠王欲为尧也。尧、舜、许由之作，非独传舜而由辞也⑧，他行称此。今无其他，而欲为尧、舜、许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鄄⑨，齐威王几弗受，惠子易衣变冠，乘舆而走，几不出乎魏境。凡自行不可以幸，为必诚。

【注释】

①惠子：即惠施。

②国："国"字下当补"者"字。

③传：授，给与。

④固：坚决。

⑤之国：这国。之：犹"是"。

⑥而：通以。

⑦犹尚可：陶鸿庆认为此三字下当补"止贪争之心"五字。

⑧非独传舜而由辞也：陈本："乃'非独尧传舜而舜受之，尧传许由而许由辞之'之简省语。此文之意，盖谓尧、舜、许由之所为，非独尧能以天下传人、舜能受尧之天下、许由能辞天下而已，他们亦当能与此所为相称，然

后可谓之圣贤也。”

⑨惠王布冠而拘于鄄（juàn 倦）：指魏惠王穿上国之丧服自拘于鄄，请求归服齐国。　布冠：丧国之服。　鄄：魏地。今属山东省。

【译文】

魏惠王对惠子说：“上古时代拥有国家的，一定是贤德的人。如今我确实不如您，愿将国家传给您。”惠子辞谢了。惠王又坚决请求道：“如果我在此没有这个国家，将他传给贤德的人，人们贪婪争夺之心就会停止。希望您因此而听从我的请求。”惠子说：“像您说的，那我就不敢听从了。您本来是拥有万辆兵车大国的君主，把国家传给贤德之人尚且可以制止人们贪婪争夺之心。而今我是个平民，可以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而推辞掉，这样更能制止人们贪婪之心。”惠王对惠子说：“古代拥有国家的，一定是贤德的人。”接受别人的国家而自己贤德的是舜，这就是希望惠子成为舜那样的人；不接受王位而又贤德的是许由，这就是惠子希望成为许由一样的人；传国给别人而自己贤德的是尧，这就是惠王希望成为尧一样的人。尧、舜、许由的行为，不仅仅是尧能以天下传给舜、舜能接受尧的天下、许由能辞掉天下而已，他们其他的行为也与此相称。如今没有其他的行为，而希望成为尧、舜、许由那样的人，所以惠王要穿着丧国之服把自己拘禁在鄄地请求归服齐国，齐威王几乎不敢接受，惠子改穿了衣服改戴了帽子，乘车而逃，几乎逃不出魏国。大凡自己的行为不可以凭侥幸之心行动，行为一定要诚实。

【原文】

106·3　匡章谓惠子于魏王之前曰[①]：“蝗螟[②]，农夫得而杀之，奚故？为其害稼也。今公行[③]，多者数百乘，步者数百人；少者数十乘，步者数十人。此无耕而食者，其

害稼亦甚矣。”惠王曰：“惠子施也[4]，难以辞与公相应[5]。虽然，请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筑乎城上[6]，或负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睎望[7]。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使工女化而为丝，不能治丝；使大匠化而为木，不能治木；使圣人化而为农夫，不能治农夫。施而治农夫者也[8]’，公何事比施于螣螟乎[9]？”惠子之治魏为本[10]，其治不治。当惠王之时，五十战而二十败，所杀者不可胜数，大将、爱子有禽者也[11]。大术之愚，为天下笑，得举其讳[12]，乃请令周太史更著其名[13]。围邯郸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罢潞[14]，国家空虚，天下之兵四至。众庶诽谤，诸侯不誉，谢于翟翦而更听其谋[15]，社稷乃存。名宝散出，土地四削，魏国从此衰矣。仲父，大名也；让国，大实也。说以不听、不信[16]。听而若此，不可谓工矣。不工而治，贼天下莫大焉，幸而独听于魏也。以贼天下为实，以治之为名，匡章之非，不亦可乎？

【注释】

①魏王：即魏惠王。

②蝗螟：蝗与螟。两种吃植物心与叶的害虫。

③今公行：当为“今惠公行”。

④惠子施：即惠施。此在“子”字后加名，表敬意。

⑤相应：相回答。

⑥筑：捣土的杵。

⑦表掇：仪度。　睎：望。　睎望：远望。

⑧而：乃。

⑨螣（tè 特）：吃苗叶的害虫。

⑩治魏：陈本认为此二字下当补“以大术”三字。

⑪禽：通擒。有关大将、爱子被擒事，可参看《史记·六国表》、《史记·魏世家》等文。

⑫讳：隐讳之事，此指过错。

⑬太史：史官。 更著其名：魏惠王曾尊惠子为仲父。此则更改其仲父之名。

⑭罢潞：疲惫。 潞：通路、露，疲劳瘦弱。

⑮谢：谢罪，道歉。

⑯说以不听、不信：用不可听、不可信的话来劝说魏惠王。

【译文】

匡章在魏王面前议论惠子说："蝗螟，农夫捉住就杀死它，为什么？因为它伤害庄稼。现在您一出行，多时跟随着几百辆车，几百个步行的人；少时也有数十辆车，几十个步行的。这些全是不耕种而白吃的人，他们伤害庄稼是很厉害的。"惠王说："惠施这个人啊，很难用言辞与您讲清，虽然这样，请让我讲讲他的志向。惠子曾说过：'现在筑城的，有的拿着大杵在城上夯土，有的背负着畚箕在城下来往运土，有的拿着标尺察看工程的质量。像惠施我就是拿着标尺察看质量的人。让善于织丝的女子变为丝，就不能织丝了；让巧匠变为大木，就不能整治木材了；让圣人变为农夫，就不能管理农夫了，我惠施就是管理农夫的人。'您为什么要将惠施比着蝗螟呢？"惠子治理魏国，以大术为其根本，可他治理得不好。魏惠王时，作战五十次有二十次被打败，被杀的人数也数不清，大将、爱子有被俘虏的。这种治国大术的愚惑，为天下耻笑，天下人都能举说他的过错，惠王才请周太史更改尊称他为仲父的名称。惠王围困邯郸三年而不能下，士民疲惫，国家空虚，天下 四面八方的兵来救邯郸。众人责难他，诸侯不再称誉他，这时，惠王才向翟翦谢罪，并采用翟翦的谋略，国家才保存下来。但名贵的宝物失散在外，土地被周围邻国割去，魏国从此就衰落了。仲父，是显赫的名号；把国家让给别人是高尚的行动。惠子用不

可听、不可信的言辞来劝说惠王。惠王如此听从他的意见，不能叫做善听。不善于听取意见而去治国，对天下的危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幸好惠子的话只在魏国被采纳听从。以危害天下为能事，以治理国家为借口，匡章非难惠子的行为，不也是应该的吗？

【原文】

106·4 白圭新与惠子相见也，惠子说之以强[①]，白圭无以应。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妇者[②]，妇至，宜安矜烟视媚行[③]。竖子操蕉火而巨[④]，新妇曰：'蕉火大巨。'入于门，门中有敛陷[⑤]，新妇曰：'塞之，将伤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⑥]，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说我有大甚者。"惠子闻之曰："不然。《诗》曰[⑦]：'恺悌君子[⑧]，民之父母。'恺者，大也；悌者，长也。君子之德，长且大者，则为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岂待久哉？何事比我于新妇乎？《诗》岂曰'恺悌新妇'哉？"诽污因污[⑨]，诽辟因辟，是诽者与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说我有大甚者"，惠子闻而诽之，因自以为为之父母，其非有甚于白圭亦有大甚者[⑩]。

【注释】

①强：即利口辩辞。

②取：通娶。

③安矜：安详矜持，有不卑不亢之态。 烟视：微视。因人在烟中，目不能张，故只能微视。 媚行：徐行。

④竖子：童仆。 蕉火：即爝火，束苇烧火以除不祥。 巨：大。

⑤敛陷：各家说法不一。当指土坑之类的凹陷地。

⑥之：于。 家氏：即家室。

⑦诗曰：引诗见《诗经·大雅·泂酌》。

⑧恺悌：和乐平易。

⑨“诽污因污”二句：陈本：“此系倒句，顺读之则为‘因污诽污，因辟诽辟’，犹言因己有污而诽人之污，因己有邪辟，而诽人之邪僻，故曰诽者与所非者同也。”　诽：责难。　辟：邪僻。

⑩有：又。句意是：惠子之非难白圭，又甚于白圭之非惠子。

【译文】

白圭刚与惠子相见，惠子就用利口辩辞来劝说他，白圭无话回答。惠子出去。白圭告诉人说：“有人刚娶媳妇，媳妇到时，应该安详庄重、微视徐行。这时童仆拿着蕉火除不祥，但火太大了，新媳妇说：‘蕉火太大了。’走进门，里面有一个土坑，新媳妇说：‘用土填起来，否则，将伤人的脚。’这不是对家室不利，而是她的言行太过份了。现在惠子才遇到我，他劝说我的话也太过份了。”惠子听说后说：“不对。《诗》上说：‘和乐平易的君子，如同人民的父母。’恺是大的意思；悌是长的意思。君子的品德，高尚而盛大，就可以做民的父母。父母教育子女，难道要等待很久吗？为什么要把我比做新媳妇呢？《诗》难道说‘和乐平易的新媳妇’吗？因自己污秽就责难别人污秽，因自己邪僻就责难别人邪僻，这就是责难的人与被责难都是一样的了。”白圭说：“惠子才遇到我，他劝说我的话太过份了。”惠子听说后责难他，又自认为可以成为他的父母，这样，惠子之非难白圭甚于白圭之非难惠子。

应　言①

【题解】

本篇是《审应览》的第七篇，讲述应对时须注意之点。一是要抓住要害和实质，二是要抓住对方言行中的矛盾进行有力的辩驳，使对方理屈词穷。所举事例基本上围绕着这一中心展开。

【原文】

107·1　七曰：

白圭谓魏王曰②："市丘之鼎以烹鸡③，多洎之则淡而不可食④，少洎之则焦而不熟⑤，然而视之蝺焉美无所可用⑥。惠子之言，有似于此。"惠子闻之曰："不然。使三军饥而居鼎旁，适为之甑⑦，则莫宜之此鼎矣。"白圭闻之曰："无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甑邪？"白圭之论自悖，其少魏王太甚⑧。以惠子之言蝺焉美无所可用，是魏王以言无所可用者为仲父也，是以言无所用者为美也。

【注释】

①应言：应对的言辞。

②魏王：即魏惠王。

③市丘：魏地名。所产大鼎极为有名。

④洎：肉汁。　淡：汁多无味。

⑤"少洎"句：汁少，下易焦而上不熟。

⑥蝺（qǔ 曲）：形容外表美好。

⑦甑：古代蒸食用的炊具。

⑧少：轻视，看不起。

【译文】

第七是：

白圭对魏惠王说："用市丘的鼎来煮鸡，汁多了淡而不可吃，汁少了又下焦而上不熟，但这个鼎看起来极为漂亮，可惜没有什么用处。惠子的话，有一点类似这个鼎。"惠子听后说："不对。如果让饥饿的三军站在这个鼎的旁边，恰好找到了煮饭用的甑，那就没有比这个鼎更适合的了。"白圭听到后说："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或者要白白地为它再增加一个甑吗？"白圭的议论自然乖谬，而他轻视魏惠王也太过份了。从白圭说惠子外表美而不可用来看，是说魏惠王把无可用的人尊为仲父，把不实用的言论当作美言。

【原文】

107·2　公孙龙说燕昭王以偃兵①。昭王曰："甚善。寡人愿与客计之。"公孙龙曰："窃意大王之弗为也。"王曰："何故？"公孙龙曰："日者大王欲破齐②，诸天下之士，其欲破齐者，大王尽养之；知齐之险阻要塞君臣之际者③，大王尽养之；虽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犹若弗养④；其卒果破齐以为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尽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为也。"王无以应。

【注释】

①偃兵：息兵。

②日者：往日。

③际：交际。

④犹若：还是。 弗养：陶鸿庆："'弗养'当作'养之'。……作'弗养'则语气不合。"是，今从。

【译文】

公孙龙劝说燕昭王息兵。昭王说："很好。我愿意跟客人们商量这件事。"公孙龙说："我私下估计大王您是不会息兵的。"昭王说："为什么？"公孙龙说："从前，大王您想要打败齐国，天下众多人士中，凡是想打败齐国的，大王全都收养他们；凡知道齐国地形险阻、要隘关塞及君臣之间关系的人，大王也全都收养他们；即使知道齐国情况而不想攻打齐国的人，大王您还是收养他们；最后果然打败了齐国，并以此来评论功劳，如今大王说：'我非常赞成息兵。'可是诸侯各国的人士在燕国的，全是善于用兵的人，我因此知道大王是不会息兵的。"昭王无话回答。

【原文】

107·3　司马喜难墨者师于中山王前以非攻①，曰："先王之所术非攻乎②？"墨者师曰："然。"曰："今王兴兵而攻燕，先生将非王乎？"墨者师对曰："然则相国是攻之乎③？"司马喜曰："然。"墨者师曰："今赵兴兵而攻中山，相国将是之乎？"司马喜无以应。

【注释】

①司马喜：喜一作憙，中山国相。 墨者师：墨家名师。 中山王：即中山武公。前414年立。 非攻：墨家学派的主张，即反对不义的战争。

②所术：所主张的内容。

③是：赞成。意动用法。以为是。

【译文】

司马喜在中山王面前刁难墨家学派名师有关“非攻”的主张，说：“您所主张的内容就是非攻吗？”名师说：“是的。”司马喜说：“假如中山王起兵攻伐燕国，您将非难中山王吗？”名师回答说：“既然这样，相国您赞成攻打燕国吗？”司马喜说：“是的。”名师说：“假如是赵兴兵攻打中山国，国相您将赞成吗？”司马喜无话回答。

【原文】

107·4　路说谓周颇曰：“公不爱赵，天下必从。”周颇曰：“固欲天下之从也。天下从则秦利也。”路说应之曰：“然则公欲秦之利夫？”周颇曰：“欲之。”路说曰：“公欲之，则胡不为从矣？”

【译文】

路说对周颇说：“您不爱赵，天下人一定会跟从您。”周颇说：“本来就希望天下人跟从我。天下人都跟从我则有利于秦。”路说回答说：“既然这样，您希望秦国有利吗？”周颇说：“希望这样。”路说说：“您既然希望这样，为什么不让天下人跟从您呢？”

【原文】

107·5　魏令孟卬割绛、䂙、安邑之地以与秦王①。王喜，令起贾为孟卬求司徒于魏王②。魏王不说，应起贾曰：“卬，寡人之臣也。寡人宁以臧为司徒③，无用卬。愿大王之更以他人诏之也。”起贾出，遇孟卬于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贾曰：“公甚贱于公之主。公之主曰‘宁用臧为司徒，无用公’。孟卬入见，谓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

求以女为司徒[4]。”孟卬曰：“王应之谓何？”王曰：“宁以臧，无用卬也。”孟卬太息曰：“宜矣王之制于秦也[5]。王何疑秦之善臣也[6]？以绛、窌、安邑令负牛书与秦[7]，犹乃善牛也。卬虽不肖，独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将军为臣先曰‘视卬如身’，是重臣也。令二轻臣也[8]，令臣责[9]，卬虽贤固能乎？”居三日，魏王乃听起贾[10]。凡人主之与其大官也，为有益也。今割国之锱锤矣[11]，而因得大官，且何地以给之？大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卬令秦得其所欲，秦亦令孟卬得其所欲，责以偿矣[12]，尚有何责？魏虽强犹不能责无责[13]，又况于弱？魏王之令乎孟卬为司徒以弃其责则拙也[14]。

【注释】

①孟卬：人名。一作孟卯、芒卯。　绛：战国时魏地，在今山西省新绛县。　窌：当为汾。也属魏。　安邑：战国初魏国国都，后徙大梁。故址在今山西省夏县西北。　秦王：指秦昭王。前306～前251年在位。据《史记·六国表》秦昭王二十一年（即魏昭王十年）“魏纳安邑及河内”与秦。

②起贾：人名，秦王大臣。　为：替。　司徒：官名。掌管国家土地和人民之官。　魏王：魏昭王。前295～前277年在位。

③臧：奴隶。

④女：通汝。

⑤宜矣王之制于秦也：乃“王之制于秦也宜矣”的倒文。

⑥善：意动词。以之为善。

⑦负牛书：即牛负书。书：此指地图。古代割地给人，要将该地地图献给人。

⑧令二：当为“今王”二字。

⑨责：责问，责求。

⑩魏王乃听起贾：魏王听起贾言，用卬为司徒。

⑪锱锤：喻极小。此指一部分。锱锤皆古代重量单位。　锱：六铢为一锱。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为一铢。八铢为一锤。

⑫责：通债。

⑬责无责：前一个“责”，作动词用，责求；后一个“责”通“债”。

⑭乎：同于。

【译文】

魏王派孟卬割绛、窌、安邑之地给秦王。秦王很高兴，命令起贾在魏王面前替孟卬求司徒的官职。魏王不高兴，回答起贾说：“卬，是我的大臣。我宁可用奴仆为司徒，也不用卬。希望大王通知我改换其他人选。”起贾出来时，碰到孟卬在朝廷上，孟卬说：“您的事情办得怎么样？”起贾说：“您太受您的君主轻视了。您的国君说：‘宁可用奴仆为司徒，也不用您。’”孟卬入朝见魏王，对魏王说：“秦国来的使臣讲什么？”魏王说：“他向我请求让您任司徒之职。”孟卬说：“国王如何回答？”王说：“宁可用奴仆，不用孟卬。”孟卬叹息说：“您受秦国控制是应该的了。您为什么要怀疑秦善待我呢？把绛、窌、安邑三个地方的地图让牛背负着送给秦国，秦国尚且好好对待送地图的牛。我虽然不好，连牛也不如吗？而且君王命令三位将军先去秦国为我致意说：‘看待孟卬如同看待我一样’，这是重视我啊。如今国王轻视我，今后命令我去秦国责求秦国答应的事，即使我贤德，还能做到吗？”过了三天，魏王听从了贾起的意见，任命孟卬为司徒。凡是人主给臣子大的官职，为的是有益于国家。如今割让国家少量的土地，因而得到大的官职，今后哪有那么多土地让他割让呢？大官，是人臣所希望的。孟卬让秦国得到了他所想要的土地，秦国也让孟卬得到他所想要的官职，债已偿完了，还有什么可责求的呢？魏即使强大尚且不能向不欠债务的秦国求取债务，又何况是弱国呢？魏王让孟卬为司徒，并因此失去了向秦国求取债务的地位，这就很笨拙了。

【原文】

107·6　秦王立帝①，宜阳令许绾诞魏王②，魏王将入秦。魏敬谓王曰③："以河内孰与梁重④？"王曰："梁重。"又曰："梁孰与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内，则王将与之乎？"王曰："弗与也。"魏敬曰："河内，三论之下也⑤。身，三论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听，索其上而王听之，臣窃不取也。"王曰："甚然。"乃辍行⑥。秦虽大胜于长平⑦，三年然后决，士民倦，粮食⑧。当此时也，两周全⑨，其北存⑩。魏举陶削卫⑪，地方六百，有之势是⑫，而入大蚤⑬，奚待于魏敬之说也？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将可以入而不入⑭，入与不入之时，不可不熟论也⑮。

【注释】

①秦王立帝：秦昭王立为西帝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宜阳：战国时魏地，后为秦所有。　许绾：秦臣。　诞：欺诈。　魏王：即魏昭王。

③魏敬：魏臣。

④河内：魏国境内黄河以北地区。　孰：谁。　梁：大梁，魏国国都。故址在今河南开封市西北。

⑤三论：指河内与梁及身三样对比孰轻孰重事。

⑥辍：停止。

⑦秦大胜于长平：见《史记·白起传》："秦昭王四十七年，白起败赵长平军，坑其卒四十万；四十八年，秦许赵割地以和；四十九年正月罢兵。"四十七年至四十九年，历时三年，故有"三年然后决"之句。

⑧粮食：下脱一字。当为粮食缺乏之意。

⑨两周全：即东、西周仍未亡。东、西周在名义上仍是天子，天子即是帝，今秦王虽称帝，魏王自可朝东、西周而不必朝秦。

⑩其北存：魏国大梁以北地区仍未丧失。

⑪陶：齐地。　举：攻举。此句言魏有能力攻下陶地和分割卫国。

⑫有之势是：当为“有之是势”。是：此。

⑬大蚤：太早。

⑭有：又。

⑮熟论：仔细考虑。

【译文】

秦王立为西帝，秦国宜阳令许绾骗魏王，魏王打算到秦国去。魏敬对魏王说：“用河内与大梁比，哪一个重要？”魏王说：“大梁重要。”魏敬又说：“大梁与身相比，哪一个重要？”魏王说：“身重要。”魏敬又说：“如果秦求取河内，国王您将给他吗？”魏王说：“不给。”魏敬说：“河内，在三论中，它是最不值钱的。身是三论中最重要的。秦索求其下等的河内，您不答应，索求上等的身，而您却同意了，我私下认为这是不可取的。”魏王说：“讲得很好。”于是取消了秦国之行。秦虽大胜赵于长平，三年后才最后决定胜负，因而他的士民疲倦，粮食匮乏。正在那个时候，东西周还存在，魏国大梁以北地区也还存在。魏攻下了齐国的陶地，分割了卫国，土地方圆尚有六百，有这样的形势，还这样过早去朝拜秦国，又何必要等魏敬劝说后才停止呢？不可去时却要去，其祸患又与将来可以去而不去是一样的，所以去与不去的时机，是不可不详细考虑的。

具　备①

【题解】

本篇是《审应览》的最末一篇，讲述建功立业应具备必要的条件，即使是圣人，如商汤、周武王、伊尹、姜太公等人，当他们条件不具备时也只能处于困境而待时；条件一旦具备则可以发挥其最大的作用；在讲述条件时，文章强调了心诚是促成条件成熟之根本，故提出“凡说与治之务莫若诚”的主张。

【原文】

108·1　八曰：

今有羿、逢蒙、繁弱于此②，而无弦，则必不能中也。中非独弦也，而弦为弓中之具也③。夫立功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贤虽过汤、武，则劳而无功矣。汤尝约于郼薄矣④，武王尝穷于毕裎矣⑤，伊尹尝居于庖厨矣，太公尝隐于钓鱼矣，贤非衰也，智非愚也，皆无其具也。故凡立功名，虽贤必有其具然后可成。

【注释】

①具备：即具备必要的条件。

②羿（yì 艺）：也称后羿、夷羿。　繁弱：古良弓名。

③弓：此字当为衍文。

④约：穷困。　郼：即殷。　薄：通亳。殷时都城，故址在今河南商丘县北。

⑤毕裎：亦作毕程，文王初都毕程，迁于丰，后又卒于毕程。

【译文】

假如有后羿、逢蒙这样善射的人和繁弱这样的良弓，却没有弦，那一定不能射中。要射中不仅仅依靠弦，但弦是射中的条件。立功名也有条件，不得条件，即使是汤、武这样的贤人，也是劳而无功的。汤曾经在殷、亳受困，武王曾经在毕程困穷，伊尹曾经身为庖厨，姜太公曾经隐居钓鱼，他们的贤德并没有衰微，智慧并没有变愚笨，都是因为没有具备条件。所以，凡是要建立功名，即使是贤德的人也必须具备条件然后才能成功。

【原文】

108·2 宓子贱治亶父[①]，恐鲁君之听谗人，而令己不得行其术也。将辞而行，请近吏二人于鲁君[②]，与之俱至于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贱令吏二人书。吏方将书，宓子贱从旁时掣摇其肘[③]。吏书之不善，则宓子贱为之怒。吏甚患之，辞而请归。宓子贱曰："子之书甚不善，子勉归矣[④]。"二吏归报于君，曰："宓子不可为书。"君曰："何故？"吏对曰："宓子使臣书，而时掣摇臣之肘，书恶而有甚怒[⑤]，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辞而去也。"鲁君太息而叹曰："宓子以此谏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乱子[⑥]，而令宓子不得行其术，必数有之矣[⑦]。微二人[⑧]，寡人几过。"遂发所爱，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来，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于亶父者，子决为之矣。五岁而言其要。"宓子敬诺，乃得行其术于亶父。三年，巫马旗短褐衣弊裘[⑨]，而往观化于亶父，见夜渔者，得则舍之。巫马旗问焉，曰："渔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对曰：

“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鱼也。所舍者小鱼也。”巫马旗归，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阍行，若有严刑于旁。敢问宓子何以至于此？”孔子曰：“丘尝与之言曰：‘诚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术于亶父也。”夫宓子之得行此术也，鲁君后得之也。鲁君后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备也。先有其备，岂遽必哉[10]？此鲁君之贤也。三月婴儿，轩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钺在后，弗知恶也，慈母之爱谕焉，诚也。故诚有诚乃合于情[11]，精有精乃通于天。乃通于天，水木石之性，皆可动也，又况于有血气者乎？故凡说与治之务莫若诚。听言哀者，不若见其哭也；听言怒者，不若见其斗也。说与治不诚，其动人心不神[12]。

【注释】

①宓子贱：孔子弟子宓不齐。　亶父：即单父。春秋时鲁邑。

②近吏：接近国君的人。

③掣：从旁牵制。

④勉：赶快。

⑤有：又。

⑥乱子：当为“乱宓子”。

⑦数：多次。

⑧微：没有。

⑨巫马旗：亦作巫马期，字子期。　衣：穿。　弊：通敝。

⑩岂遽：难道。

⑪有：又。

⑫不神：不感动。

【译文】

宓子贱治理亶父，担心鲁君听信谗言，而使自己无法施行自

己的主张。将告辞鲁君上路时，向鲁君请求派两个身边的近臣与他一起去。到了亶父，当地的官吏都来朝见，宓子贱让那两个官吏书写。官吏刚要书写，宓子贱从旁不时摇扯他们的胳膊。吏书写得不好，宓子贱对此而发怒。官吏很厌恨，告辞请求返回朝廷。宓子贱说："您们书写得不好，您们赶快回去吧。"二吏回朝廷向鲁君禀报说："不能替宓子贱书写。"鲁君说："为什么？"官吏回答说："宓子贱让我书写，又不时摇扯我们的胳膊，书写不好却又发怒，旁边的官吏都笑他，这便是我们告辞离开的原因。"鲁君长叹说："宓子贱用这种办法来劝谏我的错误。我扰乱宓子贱，让他无法施行他的主张，一定有很多次。没有你们二人，我几乎要犯错误。"于是派遣他喜欢的人，让他们去亶父，告诉宓子贱说："从今以后，亶父不归我所有，归您所有。凡有利于亶父的事，您决定去办。五年以后向我报告您治政的大要。"宓子贱恭恭敬敬地答应了。这样才得以在亶父推行他的政治主张。过了三年，巫马旗穿着短粗布衣和破旧皮衣，到亶父去观看宓子贱的教化，看到渔人夜晚捕鱼时，捕到又放回水里。巫马旗问他道："捕鱼是为了得到鱼。如今您捕到后又放掉了，为什么？"渔人回答说："宓子贱不希望我们捕捉小鱼。所放掉的，正是小鱼啊。"巫马旗回去后，向孔子禀告说："宓子贱的德政已到极点了。让人民暗夜里做事，好像有严刑在他们身旁那样。大胆问老师，宓子贱用什么办法达到这样的地步呢？"孔子说："我曾经与宓子贱讲过：'在此真诚就能在彼执行'。宓子贱一定是用这种办法在亶父施行。"宓子贱得以施行这一主张，是因为鲁君后来领悟到了这一点。鲁君之所以能领悟到这一点，是因为宓子贱事先有了准备。事先有了准备，难道就能让君主领悟到吗？这正好是鲁君的贤明啊。三个月的婴儿，官车官帽摆在前面，他也不知道羡慕，斧钺之类的兵器在后边，他也不知道厌恶，对慈母的爱心却能领会，这是心诚啊。所以诚而又诚才合乎真情，精而又精才能与天性相通。能与天性相通，水、

木、石的本性，都可以改变，又何况是有血气的人呢？所以，凡是劝说别人与治理政事，没有比心诚更重要的了。听别人说的话很悲哀，不如看到他在哭泣；听别人说的话很愤怒，不如看到他在搏斗。劝说与治理政事不心诚，其感动人心也不深。

离俗览第七　高义　上德　用民　适威　为谷　贵信　举难

离　俗[1]

【题解】

本篇是《离俗览》的首篇，论述以理义为本以及超离世俗的高尚行为。所举六例，全是超离于世俗的，所以是世人不理解不愿为的。文中既有可参考的部分，又有消极的东西。

【原文】

109·1　一曰：

世之所不足者，理义也；所有余者，妄苟也[2]。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故布衣人臣之行，洁白清廉中绳，愈穷愈荣。虽死，天下愈高之[3]，所不足也[4]。然而以理义斫削[5]，神农、黄帝，犹有可非，微独舜、汤[6]。飞兔、

要褭[⑦]，古之骏马也，材犹 有短[⑧]。故以绳墨取木[⑨]，则宫室不成矣。

【注释】

①离俗：超离世俗的高尚行为。

②妄苟：妄作苟为，指违背理义的行为。

③高：作动词用，崇敬。

④所不足也："所"字前当脱"贵"字。

⑤斫（zhuó 浊）：用斧砍。 削：用刀削去物体的表面。此用斫削作衡量讲。

⑥微独：不仅。

⑦飞兔：古骏马名。 要褭（niǎo 鸟）：亦作褭骠、骠褭。古骏马名。

⑧材犹有短：喻力气尚有所不足。

⑨"以绳墨取木"二句：陈本："此谓木之合乎绳墨者然后取以为材，则可以为材者少矣，故宫室不成也。"

【译文】

第一是：

世间所不足的东西，是理义；所有余的，是胡作非为。人之常情，是看重所不足的，轻视所有余的。所以百姓与臣子的品行是洁白清廉又合乎法度，越穷越荣耀。虽然死了，天下人更加崇敬他，这是崇敬所不足的理义啊。然而，用理义的标准来衡量，神农、黄帝，尚有可以非难的地方，不仅仅舜、汤而已。飞兔、要褭是古代的骏马，但力气尚且有所不足。所以，如果木材要完全合乎绳墨才取以为材，那是极少的，真那样，宫室就建不成了。

【原文】

109·2 舜让其友石户之农[①]。石户之农曰："棬棬乎

后之为人也[2]，葆力之士也[3]。”以舜之德为未至也，于是乎夫负妻妻携子以入于海[4]，去之终身不反。舜又让其友北人无择[5]。北人无择曰：“异哉后之为人也，居于畎亩之中[6]，而游入于尧之门。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7]，我羞之。”而自投于苍领之渊[8]。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9]。卞随辞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卞随曰：“吾不知也。”汤又因务光而谋[10]。务光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务光曰：“吾不知也。”汤曰：“伊尹何如？”务光曰：“强力忍询[11]，吾不知其他也。”汤遂与伊尹谋夏伐桀，克之，以让卞随。卞随辞曰：“后之伐桀也，谋乎我，必以我为贼也[12]。胜桀而让我，必以我为贪也。吾生乎乱世，而无道之人再来询我[13]，吾不忍数闻也。”乃自投于颍水而死。汤又让于务光曰：“智者谋之，武者遂之[14]，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15]？请相吾子[16]。”务光辞曰：“废上，非义也。杀民，非仁也。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吾闻之：‘非其义，不受其利；无道之世，不践其土’，况于尊我乎？吾不忍久见也。”乃负石而沉于募水[17]。故如石户之农、北人无择、卞随、务光者，其视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其视富贵也，苟可得已，则必不之赖[18]；高节厉行，独乐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漫于利，不牵于埶[19]，而羞居浊世；惟此四士者之节[20]。若夫舜、汤，则苞裹覆容[21]，缘不得已而动，因时而为，以爱利为本，以万民为义。譬之若钓者，鱼有小大，饵有宜适，羽有动静[22]。

【注释】

①石户：地名。

②棬棬：《庄子·让王》作捲捲。勤苦用力的样子。 后：君。此指舜。

③葆力：勤苦任力。

④入于海：指居住在海上。

⑤北人无择：人名。姓北人，名无择。

⑥甽亩：田间。此指乡间。甽：通畎。

⑦漫：污。

⑧苍领：古代传说中的大泽名。

⑨因：就。 卞随：传说中的高士。汤以天下让他，他自投水而死。

⑩务光：一作牟光、瞀光。传说中的隐士。汤克桀后，欲把天下让给务光。光负石自沉蓼水。已而自匿，后四百余年复见。

⑪询：同诟，耻辱。

⑫贼：残忍。

⑬无道之人：指汤。汤伐桀，卞随认为不道。

⑭遂：成。

⑮位之：即天子位。位：作动词用。

⑯相：辅佐。

⑰募水：一作卢水。古水名。

⑱不之赖：即不赖它。赖：通利。

⑲埶：同势。

⑳惟此：当作“此惟”。此：陈本：“‘此’字指‘视天下若六合之外’云云言。谓‘视天下若六合之外’乃四节者之节。”

㉑苞裹覆容：即包容之意。

㉒羽：钓鱼的浮漂。

【译文】

舜把天子位让给自己的朋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说：“您的为人，真是勤苦用力，是个恃力逞强的人啊。”认为舜的德行还没有完备，于是携带子同到海上居住，终身不再返回。舜又将天子位

让给朋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说："您的为人，实在很奇特，本居住在乡间，而要走尧之门。不仅仅这样，又想用您耻辱的行为来沾污我，我对此很感羞耻。"于是自己跳进苍领的深渊。汤将要攻伐夏桀时，与卞随商量。卞随推辞说："不关我的事。"汤说："谁可以？"卞随说："我不知道。"汤又与务光商量。务光说："不关我的事。"汤说："谁可以？"务光说："我不知道。"汤说："伊尹怎么样？"务光说："他做事能力强，且能忍辱负重，其他我就不知了。"汤就与伊尹商量攻伐夏桀，战胜夏桀后，汤将帝位让给卞随。卞随推辞说："您攻伐夏桀，找我商量，一定认为我很残忍。战胜桀后，想将帝位让给我，一定认为我很贪婪。我生在这样的乱世，您这种没有德行的人，两次来羞辱我，我不忍心多次听到这样的话。"于是自投颍水而死。汤又将帝位让给务光说："用智慧来谋划，用武力来实现，有仁德的人来领导，这是自古以来的规律。您为什么不即帝位呢？而且请允许我来辅佐您。"务光推辞道："废弃帝上，是不道义的。杀害人民，是不仁义的。您冒不仁道的责难，却让我坐享其利，对我来说，是不廉洁的。我听说'不合理义，就不受其利，不合道义的社会，就不应踏上他的土地'，何况是尊奉我呢？我不忍长久看到这种情况。"于是背着石头沉没于募水。所以，像石户之农、北人无择、卞随、务光四人，他们把天下看为天外之物；这是一般人所看不清的；他们对于富贵，即使可以苟且得到，也不把它当作有利的事；他们节操高尚，德行坚贞，独自为自己的道义而快乐，因而外物不能危害他们；他们不为利益所污，不为权势所牵，又耻于活在混浊的社会里，这就是把天下看为天外之物的人的节操啊。至于舜、汤，则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因为迫不得已而采取行动，因应时势而有所作为，把利和爱作为根本，把万民看为义的准则。比如钓鱼的人，鱼有小有大，钓饵也与之相适应，浮漂也有动有静。

【原文】

109·3　齐、晋相与战，平阿之余子亡戟得矛[①]，却而去[②]，不自快，谓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归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为不可以归？"去行，心犹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无孙[③]，当其马前曰[④]："今者战，亡戟得矛，可以归乎？"叔无孙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岂亢责也哉[⑤]？"平阿之余子曰："嘻！还反战[⑥]，趋尚及之。"遂战而死。叔无孙曰："吾闻之：君子济人于患[⑦]，必离其难[⑧]。"疾驱而从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将众，亦必不北矣[⑨]；令此处人主之旁，亦必死义矣。今死矣而无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无平阿余子与叔无孙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务求。

【注释】

①平阿：齐邑名。　余子：古军制。每户一人为正卒，其余为羡卒，称余子。

②却：退却。

③高唐：齐邑名。　孤：古代官名。　叔无孙：人名，当是高唐行政官。

④当：阻挡。此有"站在"义。

⑤亢：抵。

⑥反：通返。

⑦济：度人，引人。

⑧离：通罹，遭遇。

⑨北：败北，败逃。

【译文】

齐、晋两国相互作战，平阿地的余子丢掉了戟而得到了矛，离

开战场返回时，内心不快，对过路的人说："我丢掉戟而得到了矛，可以回去吗？"过路的人说："戟也是兵器，矛也是兵器，丢失兵器又得到兵器，为什么不可以回去呢？"于是又往回走，但心里还是不快，后又遇到高唐的守官叔无孙，他挡住叔无孙的马说："今天作战时，丢失戟得到了矛，可以回去吗？"叔无孙说："矛不是戟啊，戟不是矛啊，丢失戟而得到矛，怎么能抵消你的责任呢？"平阿的余子说："嘿！返回去再战，快跑还来得及。"于是战死在战场上。叔无孙说："我听人说：君子把人引入患难，自己也一定要与之共患难。"急速驱马去追赶他，也战死而没有返回。假如让他们率领众人，也不一定会战败逃跑；如果让他们在君王的身边，也必然会为道义而死。现在他们死了却没有什么大的功劳，是因为他们职位小的缘故。职位小是不会考虑大事的。现在怎么知道天下没有平阿余子和叔无孙那样的人呢？所以，国君想要得到廉洁正直之士，不可不努力去寻求啊。

【原文】

109·4　齐庄公之时[①]，有士曰宾卑聚[②]，梦有壮子，白缟之冠[③]，丹绩之袀[④]，东布之衣[⑤]，新素履[⑥]，墨剑室[⑦]，从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⑧]，徒梦也。终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无所挫辱。今夜辱，吾将索其形，期得之则可，不得将死之。"每朝与其友俱立乎衢[⑨]，三日不得，却而自殁[⑩]。谓此当务则未也。虽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⑪]！

【注释】

①齐庄公：春秋齐灵公之子，名光。前553～前548年在位。

②宾卑聚：人名。

③缟：细白的生绢。

④丹绩：红麻线。 袧（xún 旬）：缨，帽带。

⑤东布：应为“柬布”，指白色的熟绢。

⑥素：白色生绢。

⑦墨：黑色。 室：剑鞘。

⑧惕然：畏惧的样子。 寤：睡醒。

⑨衢：四通八达的大道。

⑩却：退。 歿：此指自杀。

⑪加：超过。

【译文】

齐庄公时，有个叫宾卑聚的人，梦到一个强壮的人，头戴白色生绢的帽子，系着红色的缨绳，身穿白色熟绢的衣服，脚穿白色生绢的新鞋，腰佩黑色剑鞘的宝剑，上来斥责他，用唾沫吐他的脸，惊惧而醒，只是一场梦。他终夜坐着很不高兴。第二天召来他的朋友，对他说：“我年轻好勇，年六十了还没有受到挫折和耻辱。今夜在梦中受辱，我将寻找那人的行踪，如果找到还可以，找不到就将为此而死去。”每天早上与其朋友一同站立在大街上，过了三天仍没有找到，回去后就自杀了。认为这是应当努力的，那也未必是。虽然如此，他的心志并没有受到耻辱，还有可以超过这样的吗！

高　义①

【题解】

本篇是《离俗览》的第二篇，主要论述义的重要。文章指出君子“动必缘义，行必诚义”的行动准则，接着列举孔子、墨子

坚守无功不受赏的准则，以及子囊、石渚为国为君而甘愿自罚的行为。这些都符合封建时代对人要求“义”的原则。

【原文】

110•1　二曰：

君子之自行也，动必缘义，行必诚义，俗虽谓之穷，通也；行不诚义，动不缘义，俗虽谓之通，穷也；然则君子之穷通，有异乎俗者也。故当功以受赏，当罪以受罚。赏不当，虽与之必辞；罚诚当，虽赦之不外。度之于国必利，长久长久之于主必宜，内反于心不惭然后动。

【注释】

①高义：高其行义。

【译文】

第一是：

君子独自行动时，举动一定要遵循道义，行为一定要忠诚于道义，世俗即使认为这是行不通的，君子则认为行得通；行为不忠诚于义，举动不遵循于义，世俗即使认为这是行得通的，君子也认为行不通；既然这样，君子的穷与通的观念，与世俗是不同的。所以，当有功劳时就接受奖赏，当有罪过时就接受处罚。奖赏不当，即使给你也一定推辞；处罚的确对，即使赦免你，也不应远避。用这种观点来衡量事情，一定于国有利，并长久地有利于君主，内心反省感觉不惭愧了然后再行动。

【原文】

110•2　孔子见齐景公①，景公致廪丘以为养②，孔子

辞不受，入谓弟子曰[3]："吾闻君子当功以受禄。今说景公[4]，景公未之行而赐之廪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驾[5]，辞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鲁司寇，万乘难与比行[6]，三王之佐不显焉[7]，取舍不苟也夫！

【注释】

①齐景公：即姜杵臼。春秋时齐国国君，庄公异母弟。前547～前490年在位。即位后，用庆封、崔杼为左右相，朝政昏乱，奢侈无度，后用晏婴为正卿，稍有好转，但民心离散，晏婴以为"季世"。

②致：给予。　廪丘：齐邑名。在今山东省郓城县北。　以为养：把它作为孔子的食邑。

③入：当作"出"。

④说：游说，劝说。

⑤趣：促，快。

⑥比：并。

⑦不显：不比孔子显。

【译文】

孔子谒见齐景公，景公封给他廪丘作为他的食邑，孔子辞谢不受，出来告诉弟子说："我听说，君子当有功时而接受禄位。如今我劝说景公，他并未施行就赐给廪丘作为我的食邑，他非常不了解我。"叫弟子快驾车，告辞景公就走了。孔子是一个平民百姓，在鲁国官职为司寇，大国的君主难与他相比，三位帝王的辅佐大臣不比他显要，这是因为他取和舍都不苟且啊。

【原文】

110·3　子墨子游公上过于越[1]。公上过语墨子之义，越王说之[2]，谓公上过曰："子之师苟肯至越，请以故

吴之地，阴江之浦，书社三百[3]，以封夫子。”公上过往复于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观越王也，能听吾言、用吾道乎?”公上过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虽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听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4]，未敢求仕。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虽全越以与我，吾无所用之。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国，是以义翟也[5]，义翟何必越，虽于中国亦可[6]。”凡人不可不熟论。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狱，亲戚相忍；今可得其国，恐亏其义而辞之，可谓能守行矣；其与秦之野人相去亦远矣。

【注释】

①游：使……游。　公上过：墨子弟子。一作公尚过。

②说：同“悦”，高兴。

③书社：参见77·3注⑪。

④宾萌：即客民，指外来的依附农民。

⑤翟：通狄，易。

⑥中国：中原各国。

【译文】

子墨子让公上过去劝说越国。公上过讲墨家的主张，越王很高兴，对公上过说：“您的老师如果肯到越国来，请允许我用原来吴国的土地，阴江沿岸三百社的土地和人民封给他。”公上过回来禀告子墨子。子墨子说：“您观察越王，他能听我的话、采用我的主张吗?”公上过说：“恐怕不能吧。”墨子说：“不仅越王不知道我的意思，即使是你也不知道我的意思。假如越王听我的话、采用我的主张，我量体裁衣，量腹吃饭，与外来的乡民一样，不敢

求取官职。越王不听我的话、不采用我的主张，即使将整个越国给我，我也用不着它。越王不听我的话、不采用我的主张，而接受他的国家，这是用义理来做交易，用义理做交易，又何必局限于越国，即使在中原各国也是可以的。”凡为人，不可不详细考察。秦国乡野的人，因为小利的原因，兄弟之间相互诉讼，亲戚之间相互残杀；现在我可以得到越王的国土，可担心有损道义而辞掉它，可以说是能遵守行为操守了；他与秦国乡野之人相比，相差是很远的了。

【原文】

110·4　荆人与吴人将战，荆师寡，吴师众，荆将军子囊曰[①]：“我与吴人战，必败。败王师，辱王名，亏壤土，忠臣不忍为也。”不复于王而遁。至于郊，使人复于王曰：“臣请死。”王曰：“将军之遁也，以其为利也。今诚利，将军何死？”子囊曰：“遁者无罪，则后世之为王将者，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则荆国终为天下挠[②]。”遂伏剑而死。王曰：“请成将军之义。”乃为之桐棺三寸[③]，加斧锧其上[④]。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数至也。郼、岐之广也[⑤]，万国之顺也，从此生矣。荆之为四十二世矣[⑥]，尝有干谿、白公之乱矣[⑦]，尝有郑襄、州侯之避矣[⑧]，而今犹为万乘之大国，其时有臣如子囊与[⑨]？子囊之节，非独厉一世之人臣也[⑩]。

【注释】

①子囊：春秋楚庄王之子。共王时为令尹。与晋争郑。共王卒，吴闻楚丧来侵，康王使子囊伐吴，以吴为不能而弗儆，吴人要击之。子囊败还。将卒，遗言谓子庚必城郢。左氏谓子囊忠，君死不忘增其名；将死不忘卫社稷。

②挠：挫败，战败。

③桐棺：桐木做的棺材。因其质地朴素，故表示薄葬。　三寸：棺材尺寸，在古代是很讲究的，照《礼记》记载，上大夫棺八寸，下大夫、士，棺六寸。用三寸棺，表受刑而死。

④加斧锧其上：这是用来表示他的死，是受刑罚而死。　斧：古代杀人时用的刑具。　锧：古行刑之具，为腰斩时所用的砧板。

⑤邾、岐：参见98·4注①和②。

⑥为：此字下当脱"国"字。

⑦干谿之乱：高诱注："灵王作干谿之台，百姓愁怨，公子弃疾弑之而立，是为平王。"　白公之乱：参见103·4注①。

⑧郑襄：当作"郑袖"，为楚怀王幸姬。　州侯：楚襄王宠臣。　避：王念孙认为当读辟，谓淫辟。

⑨与：同欤。

⑩厉：磨砺，勉励。

【译文】

荆人与吴人将要作战，荆师少，吴师众，荆将军子囊说："我国与吴国作战，一定失败。君王的军队失败，将羞辱君王名声，使国家土地丧失，作为忠臣是不忍这样的。"于是不向君王禀告就逃跑了。到了城郊，派人向君王禀告说："臣请求被处死。"王说："您之所以逃跑，认为那样做是有利啊。现在确实有利，您为什么还要去死呢？"子囊说："逃跑的人如没有罪，那今后为君王将领的人，都可借作战不利之名仿效我而逃跑。像这样，那么荆国最终要为天下的诸侯所挫败。"于是用剑自刎而死。荆王说："让我成全将军的大义。"于是就替他做了一个三寸的桐木棺材，并加上斧、锧的刑具于其上以表示惩处。君主的弊病是，保存了国家而不知道之所以保存的原因，亡了国却不知道之所以亡国的原因，这就是存和亡多次出现的原因。邾、岐得以扩大，各诸侯国的归顺，从此就出现了。荆国作为一个国家，已传四十二代了，曾经有过

干谿、白公之乱，又曾有过郑襄、州侯帮助楚王行淫辟之事，如今仍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这大概就是不时有像子囊那样的臣子吧？子囊的气节，不只是勉励一代的大臣啊。

【原文】

110 • 5　荆昭王之时[①]，有士焉，曰石渚[②]。其为人也，公直无私，王使为政廷[③]。有杀人者，石渚追之，则其父也。还车而返，立于廷曰："杀人者，仆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废国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义也。"于是乎伏斧锧，请死于王。王曰："追而不及，岂必伏罪哉？子复事矣[④]。"石渚辞曰："不私其亲，不可谓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谓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废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锧，殁头乎王廷[⑤]。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为人臣也，可谓忠且孝矣。

【注释】

①荆昭王：即楚昭王。参见71 • 2 注⑦。

②石渚：他书作石奢。楚国人。

③政廷：官名。陈本认为当作"廷理"，乃楚国执法之官。

④事：职事，职务。

⑤殁头：刎颈。殁：通刎。

【译文】

荆昭王时，有一个叫石渚的士。他为人公正无私，昭王命他为执法官。有一个杀人的人，石渚去追赶他，却原来是他的父亲。他调转车回来，站在朝廷上说："杀人的人，是我的父亲。拿我父

亲来施行刑法，我不忍心；阿私有罪的人，废弃国家法律，是不可以的。自己执法有过失而受惩罚，这才是为臣应有的道义。”于是伏在斧锧上，请国王处死。昭王说：“你追赶罪犯没有追上，哪里一定要受惩罚呢？您重新担任你的职务吧。”石渚辞谢说：“不偏私其亲人，不可以叫孝子。事奉君主而违犯法律，不可以叫忠臣。君王您命令赦免我，是君上的恩惠。不敢废弃法律，是为臣的品行。”他不让去掉斧锧刑具，在王廷上自刎而死。根据公正的法律，犯法一定要被处死，父亲触犯了刑法，而不忍执法，君王赦免了他又不肯接受，石渚作为臣子，可以说是既忠又孝的人了。

上　　德[①]

【题解】

本篇是《离俗览》的第三篇，论述德行、道义的重要，认为这是治理天下和国家的根本，“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文章列举三苗因受德的感化而归服、被瞻行义而免除晋国之祸、墨家学者为义而殉死等，都强调了道义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过严刑厚赏的作用。

【原文】

111·1　三曰：

为天下及国[②]，莫加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③]，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以德以义，则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能[④]；太华之高[⑤]，会稽之险[⑥]，不能障矣；阖庐之教，孙、吴之兵[⑦]，不能当矣。

故古之王者，德回乎天地[8]，澹乎四海[9]，东西南北，极日月之所烛[10]，天覆地载，受恶不臧[11]，虚素以公[12]，小民皆之[13]，其之敌而不知其所以然[14]，此之谓顺天；教变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15]，此之谓顺情。故古之人，身隐而功著，形息而名彰[16]，说通而化奋[17]，利行乎天下而民不识[18]，岂必以严罚厚赏哉？严罚厚赏，此衰世之政也。

【注释】

①上德：即崇尚道德。上通尚。

②为：治理。

③劝：勉力向善。陈本："此文谓不赏而民勉为善。"

④亢：通抗，抵挡。

⑤太华：即西岳华山。

⑥会稽：即会稽山。今山在浙江省中部。

⑦孙、吴：孙武与吴起。孙武：即孙子。春秋末军事家。齐国人。据说他流寓吴，以谙兵法见吴王阖庐，受任为将。后与伍子胥谋伐楚，五战五胜，攻郢都（今湖北江陵），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名显诸侯。所著《十三篇》为我国最早的兵法。《汉书·艺文志》记《孙子兵法》八十二篇。曹操编《孙子》时，削繁取精，还原为《十三篇》。　吴起：参见9·3注⑨。

⑧回：转。陈本："'德回乎天地'犹言德运转于天地之间耳。"

⑨澹：通赡。

⑩烛：照耀。

⑪臧：通藏。陈本："'爱恶不臧'犹言不怀藏爱恶之心。"

⑫虚素：虚静淡泊。　公：公正无私。

⑬皆：偕。之：往。

⑭之：衍文。陈本："此文盖谓左之王者有德于民，民皆勇于赴敌而不知其所以勇之故。"

⑮教：此字前当补"其"字。

⑯形息：指死。

⑰化奋：感化人心极强。

⑱识：通“知”。

【译文】

第三是：

治理天下及国家，莫过于用德，莫过于用义。用德用义，不用奖赏，人民就会努力向善，不用处罚，邪恶就被制止，这就是神农、黄帝的政治。用德用义，那么四海的广大，长江、黄河的流水，不能与之抗衡；太华山之高，会稽山之险，不能阻挡；阖庐的教化，孙武、吴起的军队不能抵挡。所以古代称王的，他们的德行遍及天地之间，充满于四海之内，东西南北，直达太阳和月亮照耀的地方，像天一样覆盖万物，像地一样承载万物，喜爱、憎恶之心毫不隐藏，虚静淡泊，公正无私，人民都勇于赴敌而不知为什么要这样的原因，这就叫顺天；其教化能改变人民的面貌和习俗，却不知道为什么要接受这种改变的原因，这就叫顺应人情。所以古代有德有义的人，自身隐匿而功效更显著，人死了而名声更显赫，学说精通，感化人心最强，给天下人带来利益而人民并不知道，哪里一定要用严刑厚赏呢？严刑厚赏，这是衰微时代的政治。

【原文】

111·2　三苗不服①，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闻之曰：“通乎德之情，则孟门、太行不为险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邮传命②。”周明堂③，金在其后④，有以见先德后武也⑤。舜其犹此乎？其藏武通于周矣⑥。

【注释】

①三苗：古国名。在今江、淮、荆州一带。

②疾：疾速。 邮：传递文书的驿站。

③明堂：参见1·1注㉑。

④金在其后：陈本："周代政策，先德后兵。"此既指明堂设置的金属乐器，又指金属器具。依五行说，金主杀气，所以用"金"作为"武"的象征。

⑤见：通现。显示，表现。

⑥臧：通藏。 藏武：即不用武。 通：达到。

【译文】

三苗不归服，禹请求攻打它。舜说："用德政就可以了。"施行德政三年，三苗归服了。孔子听到后说："通晓了德政的实情，那么孟门、太行山都不算险阻了。所以说，德政的迅速，快过于用驿车传递命令。"周代的朝堂，把金属乐器和金属器物摆放在后边，这是用来表示先用德政再用武力。舜大概就像这样吧？他不轻易用武力的精神已通达于周代了。

【原文】

111·3 晋献公为丽姬远太子[1]。太子申生居曲沃[2]，公子重耳居蒲[3]，公子夷吾居屈[4]。丽姬谓太子曰："往昔君梦见姜氏[5]。"太子祠而膳于公[6]，丽姬易之[7]。公将尝膳，姬曰："所由远[8]，请使人尝之。"尝人人死[9]，食狗狗死[10]，故诛太子。太子不肯自释[11]，曰："君非丽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剑死。公子夷吾自屈奔梁[12]。公子重耳自蒲奔翟[13]。去翟过卫，卫文公无礼焉[14]。过五鹿如齐[15]，齐桓公死。去齐之曹[16]，曹共公视其骈胁[17]，使袒而捕池鱼[18]。去曹过宋，宋襄公加礼焉[19]。之郑，郑文公不敬[20]，被瞻谏曰[21]："臣闻贤主不穷穷[22]。今晋公子之从者，皆贤者也。君不礼

也，不如杀之。”郑君不听。去郑之荆，荆成王慢焉[23]。去荆之秦，秦缪公入之[24]。晋既定[25]，兴师攻郑，求被瞻。被瞻谓郑君曰：“不若以臣与之。”郑君曰：“此孤之过也。”被瞻曰：“杀臣以免国，臣愿之。”被瞻入晋军，文公将烹之。被瞻据镬而呼曰[26]：“三军之士皆听瞻也，自今以来[27]，无有忠于其君，忠于其君者将烹。”文公谢焉[28]，罢师，归之于郑。且被瞻忠于其君、而君免于晋患也，行义于郑、而见说于文公也[29]，故义之为利博矣。

【注释】

①丽姬：亦作骊姬。春秋时骊戎（今山西晋城西南）之女，晋献公的爱妃。献公攻克骊戎时得到，生奚齐，欲立为太子，所以陷害太子申生，逼太子申生自杀，并尽逐群公子。献公死，奚齐继位。后为晋卿里克所杀，骊姬也被杀。

②申生：即姬申生。晋献公太子，以孝行见称。丽姬得献公专宠，欲立奚齐，诬申生放毒胙（古代祭祀时上供的酒肉）内，被迫自杀。　曲沃：古邑名。在今山西闻喜县东北。晋的别都，又称下国、新城，简称沃。

③重耳：即晋文公。参见9·2注⑬。　蒲：古邑名。在今山西隰县西北。

④夷吾：即晋惠公。献公之子。参见40·2注⑪。　屈：古邑名。在今山西吉县东北。

⑤姜氏：即姜妻。太子申生的生母，其时已死。

⑥祠：作动词用，祭祀。　膳：胙。

⑦易之：将有毒的食物换掉太子申生送来的胙。

⑧所由远：胙是从曲沃祭姜氏后送来，所以说诈是从远处送来的。　由：从。

⑨尝人：让人尝。尝：作动词用。

⑩食狗：让狗吃。食：作动词用。

⑪释：解释。

⑫梁：春秋时国名。嬴姓。

⑬翟：即狄，中国古代北方的部族名。

⑭卫文公：即姬辟疆。春秋时卫国国君。后改名毁。前659～前635年在位。初因避内乱，出奔于齐。狄攻灭卫，齐桓公发兵来救，筑楚丘城（今河南滑县东），以遗民五千人立为卫君。 不礼焉：不以礼节接待他们。事见《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⑮五鹿：古邑名，属卫。在今河南濮阳县东北。 如：往，到。

⑯去：离开。 曹：春秋时国名。

⑰曹共公：名襄，昭公子。前652～前618年在位。 骈胁：胁下肋骨并连在一起，是一种畸形病状。

⑱使袒而捕池鱼：让他脱了衣服到池里捕鱼，以便看他肋骨是如何连在一起的。

⑲宋襄公：桓公子，名兹父。好言仁义。前650～前637年在位。以庶兄目夷为相。继齐桓公为诸侯盟主。与楚争霸，战于泓，被伤而卒。 加：施加。《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及宋，宋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

⑳郑文公：厉公子，名式。前672～前628年在位。

㉑被瞻：《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作"叔詹"。郑国执政大夫，有贤名。参见67·3注⑧。

㉒不穷穷：不永远穷困。第一个"穷"字，终的意思。第二个"穷"字，困窘的意思。

㉓荆成王：即楚成王。文王子，名熊恽。前671～前626年在位，能布德施惠，结好于诸侯。 慢：怠慢，不敬。

㉔秦缪公：亦作"秦穆公"。参见18·1注⑩。 入之：指将重耳送入晋国为君。

㉕晋既定：指晋国重耳回国即位以后，国家安定。

㉖镬（huò贺）：无足之鼎，形似大锅。

㉗自今以来：从今以后。

㉘谢：道歉。

㉙说：同悦。

【译文】

晋献公为了丽姬欢心而疏远了太子申生。太子申生居住在曲

沃，公子重耳居住在蒲，公子夷吾居住在屈。丽姬对太子说："前几天夜里君主梦见了你生母姜氏。"太子听后就祭祀姜氏，并把祭祀的供品献给晋献公，丽姬将有毒的食物调换了太子进献的食物。献公将要吃时，丽姬说："食物是在曲沃祭祀姜氏后送来的，路途很远，请让人先尝尝。"让人尝，人死了，让狗吃，狗死了，因此诛杀太子申生。太子不肯为自己解释申辩，说："国君没有丽姬，睡不安，吃不香。"于是用剑自杀。公子夷吾从屈地奔逃到梁。公子重耳从蒲地奔逃至翟。离开翟国经过卫国，卫文公对重耳不以礼相待。经过五鹿到齐国，这时齐桓公死了。离开齐国到曹国，曹共公想看看重耳紧连的肋骨，就让他脱了衣服到池中捕鱼。重耳离开曹国经过宋国，宋襄公以礼相待，赠马二十乘。到了郑国，郑文公不尊敬重耳，被瞻劝谏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是不会永久受穷困的。现在晋公子重耳的随从，都是贤明的。国君不用礼来接待他，不如杀了以去后患。"郑君不听。重耳又离开郑国到楚国，楚成王对他很傲慢。离开楚国到了秦国，秦缪公派人帮他回到晋国。重耳回国即位局势安定后，兴兵攻打郑国，索要被瞻。被瞻对郑君说："不如把我交与他们。"郑君说："这是我的过失啊。"被瞻说："杀了我能使国家免于灾难，我是愿意去死的。"被瞻到了晋国军队里，晋文公要煮死他。被瞻抓住大鼎叫喊道："三军的兵士都听我说，从今以后，不要再忠于自己的君主了，忠于自己的君主将被煮死。"晋文公向他道歉，并撤回了攻打郑国的晋军，又将被瞻送回郑国，被瞻忠于自己的国君，从而使国君免除了晋国的祸患，他在郑国按义行事，因而得到了文公的喜欢，所以，义带来的利益是太多太大了。

【原文】

111·4　墨者巨子孟胜[①]，善荆之阳城君[②]。阳城君令守于国[③]，毁璜以为符[④]，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⑤]，群

臣攻吴起[⑥]，兵于丧所[⑦]，阳城君与焉[⑧]，荆罪之[⑨]。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⑩]："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⑪]。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⑫]。"还殁头前于[⑬]。孟胜因使二人传巨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于田襄子[⑭]，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巨子于我矣，当听。"遂反死之[⑮]。墨者以为不听巨子不察[⑯]。严罚厚赏，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严罚厚赏，此上世之若客也[⑰]。

【注释】

①巨子：先秦墨家称墨学之大师。巨子之职是由前任巨子认可并传给的。孟胜：人名。

②阳城君：人名。

③国：指阳城君的食邑。

④璜：玉器名。状如半璧。古代朝聘、祭祀、丧葬时所用的礼器。　符：即符节。古代符信之一种。以金玉竹木等制成，上刻文字，分为两半，使用时以两半相合为验。

⑤荆王：即楚王。陈本：此指楚悼王。　薨：古代王侯等死称薨。

⑥吴起：参见9·3注⑮。

⑦兵于丧所：在停丧的地方动用了武器。王死，旧贵族用箭射吴起，吴

起伏于王尸而死。

⑧与：参与。

⑨荆罪之：楚国要治这些起兵人的罪。

⑩徐弱：人名，孟胜的学生。

⑪属：托付。　田襄子：人名。

⑫除路：清除道路。

⑬还：转过身去。　殁头：刎颈自杀。　前于：当作“于前”。

⑭三人：当是“二人”。　以：已。

⑮遂反死之：陈本认为此句前当有“不听”二字。是。

⑯不察：不知。

⑰若客：义不通。陈本认为当是“若害”之误。是。

【译文】

墨家学派的巨子孟胜，与楚国的阳城君友善。阳城君让他守卫自己的食邑，剖开玉璜作为符信，与他约定说：“相合以后才听从命令。”楚悼王死了，大臣们攻打吴起，在停丧的地方动用了兵器，阳城君参与了这件事，楚国要治这些人的罪。阳城君逃走了，楚国要没收他的食邑。孟胜说：“我接受了他的食邑，与他有符信相约。现在不见他的符信，而自己的力量又不能禁止这事，不能为此而死，是不可以的。”孟胜的弟子徐弱劝谏孟胜说：“如果你的死对阳城君是有利的，你去死是可以的。如果你的死对阳城君是无益的，你去死，会使墨家在世上断绝，你不可以死。”孟胜说：“不是这样。我与阳城君的关系，不是老师就是朋友，不是朋友就是臣子。如果不死，从今以后，寻求严师一定不会在墨家学派中寻求，寻求贤友一定不会在墨家学派中寻求，寻求良臣一定不会在墨家学派中寻求。我的死，正是为了实行墨家的道义而让墨家的事业得以继续。我将把我巨子的职位托付给宋国的田襄子。田襄子是一个贤良的人，哪里用得着担心墨家学派在世上断绝呢？”徐弱说：“像您说的那样，那么我请求先死以便扫清道路。”于是

转过身去自杀在孟胜之前。孟胜于是派两个人将巨子的职位传给田襄子。孟胜死后，他的弟子为他殉死的有一百八十人。那两个把孟胜的命令传达给田襄子的人，想返回楚国为孟胜殉死，田襄子劝止说："孟胜已将巨子之职位传给了我，你们应当听从我的话。"二人不听，于是返回楚国为孟胜殉死了。墨家认为不听从巨子的话就是不知道墨家的义。严刑厚赏，还不能达到这样服从命令的地步。现在社会上谈到治理国家，多用严刑厚赏，而这是古时认为有害的啊。

用　　民①

【题解】

本篇是《离俗览》的第四篇，论述使用人民的方法。文章提出使用人民的办法是"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把义看为使民的根本，而赏罚与义相比，则是枝节的东西。尤其论述了使民要辩证使用威严的主张，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

【原文】

112·1　四曰：

凡用民，太上以义②，其次以赏罚。其义则不足死③，赏罚则不足去就④，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无有。民无常用也，无常不用也，唯得其道为可。

【注释】

①用民：利用人民。

②太上：最上。
③则：若，如果。
④去就：去恶就善。

【译文】

第四是：

凡是使用人民，最好是用义，其次是用赏罚。用义如果不足以使人民效死，用赏罚如果不足以使人民去恶从善，像这样而能使用人民的，从古到今都没有过。人民并不常常被使用，也不常常不被使用，只有掌握正确的方法，才可以使用人民。

【原文】

112 · 2 阖庐之用兵也不过三万，吴起之用兵也不过五万。万乘之国，其为三万五万尚多。今外之则不可以拒敌，内之则不可以守国，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国虽大，势虽便，卒无众①，何益？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为用也。用民之论，不可不熟。

【注释】

①无：疑误，似作“虽”字或作“弥”字。

【译文】

阖庐用兵，不超过三万人，吴起用兵，不超过五万人。用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用兵三万、五万还多。现在对外不能抗拒敌人，对内不可以保住国家，他的人民并非不可以使用，而是不知使用的方法。不知使用的方法，国家虽大，形势虽然有利，士卒虽多，又有什么益处呢？古代很多拥有天下的又重新丢掉了，因

为他们的人民不为他们使用啊。使用人民的理论，不可不详加了解。

【原文】

112·3 剑不徒断[1]，车不自行，或使之也[2]。夫种麦而得麦，种稷而得稷[3]，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种，不审其种，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

【注释】

①徒：凭空。 断：砍断物件。

②或：有人。

③稷：一种农用作物。即粟。

【译文】

剑不会凭空砍断物件，车不会自己行走，是有人在使用他们。种麦得麦，种稷得稷，人不认为奇怪。使用人民也有播种的问题，不审察其种，而要求人民为他所用，没有比这更糊涂的了。

【原文】

112·4 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今无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赏罚不充也[1]。汤、武因夏、商之民也[2]，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齐、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无所不用。用民有纪有纲[3]，壹引其纪，万目皆起，壹引其纲，万目皆张。为民纪纲者何也？欲也恶也。何欲何恶？欲荣利，恶辱害。辱害所以为罚充也，荣利所以为赏实也。赏罚皆有充实，则民无不用矣。

【注释】

①充：实。

②因：依靠。

③纪、纲：即纲纪，法度。

【译文】

在禹那个时代，天下有上万的诸侯国，到了汤时还有三千多个诸侯国，现在没有存在的了，都因不能使用他们的人民啊。人民不为他们所用，是赏罚不合实际啊。汤、武依靠了夏、商的人民，知道使用人民的方法。管仲、商鞅也依靠了齐、秦的人民，知道使用人民的方法。人民为其所用是有缘故的，知道其缘故，人民没有不为其所用的。使用人民是有纲有纪的，一举起纪，万目都随之举起，一举起纲，万目都张开。使用人民的纲纪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和厌恶。希望什么、厌恶什么？希望光荣和利益，厌恶耻辱和灾害。耻辱、灾害使处罚得以实施，光荣、利益使奖赏得以实施。赏罚都有其内在的实质，那么，人民没有不为其所使用的。

【原文】

112·5　阖庐试其民于五湖[①]，剑皆加于肩，地流血几不可止；句践试其民于寝宫[②]，民争入水火，死者千余矣，遽击金而却之[③]；赏罚有充也。莫邪不为勇者兴惧者变[④]，勇者以工，惧者以拙，能与不能也[⑤]。

【注释】

①试：试验，演习，检验。

②寝宫：帝王的宫室。

③遽：立刻。　击金：古代击金收兵，击鼓进军。　却：退却。

④兴：当作“与”。

⑤能：能用。

【译文】

阖庐在五湖检验他的人民，剑都刺到了肩头，地上流的血几乎不能制止；勾践在寝宫检验他的人民，人民都争着赴汤蹈火，死的人有一千多，这时，立刻鸣金收兵，人民才退却；这都是因赏罚充实啊。莫邪剑不因勇敢者和怯懦者而改变它的锋利，勇敢的人使用莫邪剑就更加灵巧，怯懦的人使用莫邪剑则显得笨拙，这是能使用与不能使用的区别。

【原文】

112·6　夙沙之民①，自攻其君，而归神农。密须之民②，自缚其主，而与文王③。汤、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国虽小，卒虽少，功名犹可立。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④。三代之道无二，以信为管⑤。

【注释】

①夙沙：古代部族名。因其君无道，故下句言自攻之。

②密须：古代部族名。

③与：归附。

④不可察：似应作“不可不察。”　本：陈本：“用民以义为本，赏罚为末。”

⑤管：准则。

【译文】

夙沙的人民，自己攻杀自己的君主来归顺神农。密须的人民，自己捆缚自己的君主来归顺周文王。汤、武不仅能使用自己的人民，而且还能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人民。能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人民，国家虽小，士卒虽少，功名仍然是可以建立的。古时有许多由平民安定一世的人，都是因为能使用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人民。使用不属于自己所有的这种想法，是不能不考察清楚的关键。在使用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人民这一点上，夏、商、周没有别的途径，都是把信义作为准则。

【原文】

112·7　宋人有取道者①，其马不进，倒而投之鸂水②。又复取道，其马不进，又倒而投之鸂水。如此者三。虽造父之所以威马，不过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无益于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于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亡国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譬之若盐之于味，凡盐之用，有所托也，不适则败托而不可食③。威亦然，必有所托，然后可行。恶乎托？托于爱利。爱利之心谕，威乃可行。威太甚则爱利之心息，爱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绝也。君，利势也，次官也④。处次官，执利势，不可而不察于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见此论邪⑤。

【注释】

①取道：即趣道，赶路。取：同趣，促。

②倒："刭"之误，杀。　鸂（xī 西）水：水名。

③败托：当为"败所托"。

④次官：官的等级编次。

⑤其：表委婉的语首助词。

【译文】

宋国有一个赶路的人，他的马不肯前进，他将马杀了投入溪水之中。又重新换马赶路，其马不进，又将马杀了投入溪水之中。像这样反复了多次。即使是造父这样善于驾御的人要树立自己对马的威严，也不过如此。不了解造父御马的方法，而仅仅仿效他的威严，对驾御是无益的。国君不贤的，与此相似。他们不了解当国君的方法，而仅仅增添威严。威严愈多，人民愈不为其所用。亡国的君主，大多施加威严来使用自己的人民。所以威严不可没有，但不能专门依仗它。如同盐对于味道一样，大凡盐的使用，都应有所依凭，如果盐使用不适宜，就败坏了味而不可再吃。用威严也是这样，一定要有所依凭，然后才可以施行。依凭什么呢？依凭爱和利。爱和利的心被人知道了，威严才可以施行。威严太过头了，那么爱和利之心就会隐灭，爱和利之心一旦隐灭，而仅仅厉行威严，自身会遭到祸殃，这正是殷、夏之所以灭绝的原因。君主，有利有势，能决定官的等级秩序。处理官员的等级秩序，执掌利和势，不可不考察这些情况。不用禁止的办法而达到禁止的目的，只有深深懂得这个理论的人才能做到。

适　　威①

【题解】

本篇是《离俗览》的第五篇，论述君主施威应当适度。文章

举周厉王与人为仇，最终被流放到彘，且祸及子孙为例，说明能关心人民，布衣平民会成为天子，不关心人民，本是天子也会国危身亡。这种思想在当时是民本思想的反映。接着又举李悝论吴国的灭亡和颜阖论东野稷御术之必败为例，来阐明君主施威应当适度，否则上下相仇，国必大乱。

【原文】

113·1　五曰：

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马，轻任新节[2]，欲走不得[3]，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可得，苟得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其谁能当之？《周书》曰[4]：“民善之则畜也[5]，不善则雠也。”有雠而众，不若无有。厉王，天子也，有雠而众，故流于彘[6]，祸及子孙，微召公虎而绝无后嗣[7]。今世之人主，多欲众之[8]，而不知善，此多其雠也。不善则不有。有必缘其心爱之谓也，有其形不可谓有之。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不得息[9]，由此生矣。有无之论，不可不熟。汤、武通于此论，故功名立。

【注释】

①适威：即君主施威应适度。

②任：载。　新节：金其源曰：“新节者新策，言以初生弱枝为策，勿忍用劲策重击良马也。”

③走：陈本：“走谓旁出。”即今之乱走。

④《周书》：古逸书。

⑤畜：养。

⑥彘（zhì 志）：古地名。在今山西霍县。

⑦微：无。　召公虎：即召穆公，名虎。据《史记·周本纪》，厉王放逐后，太子靖藏在召公虎家，国人包围召公虎家，召公只得用己子代作太子，太子靖才免于难。厉王死后，召公立靖为宣王。

⑧众之：使百姓众多。众：作动词用。

⑨息：安。指不得安其位。

【译文】

第五是：

先王使用自己的人民，像驾驭良马一样，轻轻地装载，用新竹为鞭，不让马往旁道上奔跑，所以能达千里。善于使用人民的君主也是这样。人民日夜祈求被使用却不能够做到，如果能够为君主使用，他们为君主奔跑，就像积水从千万丈深的溪水中冲决出来，有谁能够阻挡呢？《周书》上说：“人民，善待他们，他们就能奉养君主，不善待他们，他们就与君主为仇。”有很多仇人般的民众，不如没有的好。周厉王，是天子啊，有许多仇人，所以被流放到彘，祸害延及子孙，如果没有召公虎，就断绝了后嗣。现在的君主，大多希望自己的人民很多，而又不知很好地对待他们，这是增加自己的仇人啊。不善待自己的人民，不如没有的好。有了人民，一定要顺从他们的心，这才叫爱，仅在形式上拥有人民，不能叫做有了人民。舜本是平民百姓而占有了天下。桀，是天子，而不能安居其位，都是由于不能拥有人民而造成的。能否拥有人民的道理，不可不详加审察。汤、武通晓这个道理，所以功成名就。

【原文】

113·2　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故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①，抑之以方则方②，抑之以圜则圜；若五种之于地

也，必应其类，而蕃息于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身已终矣，而后世化之如神，其人事审也。

【注释】

①玺：印。　涂：指印泥。古代文书囊笥外加绳捆扎，在绳结处以胶泥加封，以防泄密和失窃。

②抑：按压。

【译文】

古代当君主的，用仁和义来治理人民，用爱和利来安定人民，用忠和信来引导人民，务必要消除他们的灾害，想着为人民造福。所以人民对于君上，像把印按压在封泥上一样，用方形的印按压就留下方形的印痕，用圆形的印按压就留下圆形的印痕；像五谷种在地下一样，收获时一定与种子为同类，而且繁殖以至于上百倍；这就是五帝、三王无敌于天下的原因。他们身虽然死了，而后世承受他们的教化仍如神灵驱使一般，这是因为他们对人对事都详加审察啊。

【原文】

113·3　魏武侯之居中山也①，问于李克曰②："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对曰："骤战而骤胜③。"武侯曰："骤战而骤胜，国家之福也。其独以亡，何故？"对曰："骤战则民罢④，骤胜则主骄。以骄主使罢民，然而国不亡者，天下少矣。骄则恣⑤，恣则极物⑥；罢则怨，怨则极虑⑦。上下俱极，吴之亡犹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殁于干隧也⑧。"东野稷以御见庄公⑨，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庄公曰："善。"以为造父不过也，使之钩百而少及焉⑩。颜阖入见。

庄公曰："子遇东野稷乎？"对曰："然。臣遇之。其马必败。"庄公曰："将何败？"少顷，东野之马败而至。庄公召颜阖而问之曰："子何以知其败也？"颜阖对曰："夫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造父之御，无以过焉。乡臣遇之，犹求其马，臣是以知其败也。"故乱国之使其民，不论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烦为教而过不识[11]，数为令而非不从，巨为危而罪不敢[12]，重为任而罚不胜。民进则欲其赏，退则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则以为继矣[13]。以为继知，则上又从而罪之，是以罪召罪，上下之相雠也，由是起矣。故礼烦则不庄，业烦则无功，令苛则不听，禁多则不行。桀、纣之禁，不可胜数，故民因而身为戮[14]，极也，不能用威适[15]。子阳极也好严[16]，有过而折弓者[17]，恐必死，遂应猘狗而弑子阳，极也。周鼎有窃[18]，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

【注释】

①魏武侯：魏文侯子，名击，与韩、赵三分晋地，灭其后。前395～前370年在位。魏文侯灭中山国后，封击为中山君，所以说他居中山。

②李克：战国初期政治家，子夏的学生。

③骤：多次。

④罢：通疲。

⑤恣：放纵，放肆。

⑥极：尽。

⑦极虑：用尽思虑。即用尽巧诈之心思。

⑧自殁：自刎。　干隧：吴地，在今江苏省苏州市西北。

⑨东野稷：复姓东野，名稷，战国时人。　御：驾车。　见：同现，显示。　庄公：指卫庄公。庄公名扬。卫武公子。前757～前735年在位。

⑩使之钩百而少及焉：陈本："'及'当从《庄子·达生》作'反'，形近之讹。'钩百'即'奏百'亦即'走百''趋百'，系古人恒言，义为趋走百里。"又曰："'少'为'少顷'之省。'使之钩百而少反焉'，谓使之趋走百里而少顷即返耳。"

⑪过不识：责难人们不懂。 过：责。 识：知。

⑫罪不敢：处罚那些不敢赴危险的人。

⑬为：同伪。下句"为"同。

⑭民因而身为戮：陈本："此文谓桀、纣之禁多，民因其禁而反之，桀、纣遂身为戮。"

⑮不能用威适：陈昌齐认为此五字当衍，乃注文窜入正文者。

⑯子阳：郑相。参见71·4注①。 极也：二字当衍（依陈昌齐说）。

⑰"有过而折弓者"三句：参见71·4注②。

⑱周鼎：参见85·5注①。 有：当是"著"字之误。 窃：鼎上铸刻的一种形状。陈本："此鼎盖欲著为物极必反之象，以诫人君治国勿极其刑政。""然物极必反不可象，因著为窃之图形。窃形曲状甚长，上下皆曲，是窃之重要特征为曲。"

【译文】

魏武侯居住在中山的时候，向李克问道："吴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李克回答道："是因为屡战屡胜。"武侯说："屡战屡胜，是国家的福气。它偏偏因此而亡，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屡战则人民疲惫，屡胜则君主骄傲。用骄傲的君主役使疲惫的人民，这样而国家不灭亡的，天下少得很。骄傲就放纵，放纵就会穷尽物欲；疲惫就产生怨恨，怨恨就会用尽巧诈之心。上和下都达到极点，吴国的灭亡还算晚了，这就是吴王夫差所以自刎于干隧的原因。"东野稷在卫庄公面前表演他的驾车技艺，进退都合乎规则，左右旋转都合乎规矩。庄公说："好。"认为造父也不能超过他，令他赶百里地，一会儿就返回来了。颜阖进来谒见庄公。庄公说："您遇到东野稷了吗?"颜阖回答道："是的。我遇到了他。他的马

必然累坏。”庄公说：“怎么会累坏呢？”不一会儿，东野稷把马累坏后回来了。庄公召颜阖来问他：“您怎么知道他的马会累坏呢？”颜阖回答说：“进退都合乎规矩，左右旋转都合乎规则，即使是造父的御技，也无法超过他。刚才我遇见他，他还严厉要求他的马，我因此知道他的马会累坏。”所以，乱国的君主使用他的人民，不了解人民的本性，不反求人的常情，频繁地制订教令，对人民不了解而加以责难，频繁地发布命令，对人民不能听从而加以非难，设置巨大的危险，对人民不敢冒险而上加以罪罚，分配繁重的任务，对人民不能胜任而加以处罚。人民前进就希望得到奖赏，人民后退就害怕受到处罚。当知道自己的能力不够，于是就继之以虚伪。做虚伪的事，君主知道了，就要治他的罪，这是用罪招致罪，君主和人民相互仇恨，就由此产生了。所以礼节烦琐就不庄重，事务繁杂就不会成功，法令苛刻人民就不听从，禁令太多就不能执行。桀、纣的禁令，不可以胜数，所以人民因而反叛，桀、纣也因此而被杀，这是因为桀、纣过分达到极点的缘故。郑子阳喜好严酷，有个人犯了过失弄断了弓，担心会被杀死，于是就趁追赶疯狗的机会而杀了子阳，这也是因为子阳过分到了极点的缘故。周鼎上铸刻了“窃”的图形，形状弯曲且很长，上下都弯着，用此来表现物极必反的害处。

为　欲①

【题解】

本篇是《离俗览》的第六篇，阐述如何利用人民的欲望来达到治国的目的。故文章指出：“使民无欲，上虽贤犹不能用。”因此，欲望的有无，是君主役使人民的基本条件。但如何去役使人

民呢？文章又说，君主应懂得役民之道，即顺其天性而已。最后还举晋文公伐原事例为证，说明君主遵守信义的重要。

【原文】

114·1　六曰：

使民无欲，上虽贤犹不能用。夫无欲者，其视为天子也与为舆隶同②，其视有天下也与无立锥之地同，其视为彭祖也与为殇子同③。天子至贵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寿也，诚无欲则是三者不足以劝④。舆隶至贱也，无立锥之地至贫也，殇子至夭也，诚无欲则是三者不足以禁。会有一欲⑤，则北至大夏⑥，南至北户⑦，西至三危⑧，东至扶木⑨，不敢乱矣；犯白刃，冒流矢，趣水火⑩，不敢却也；晨寤兴⑪，务耕疾庸⑫，槫为烦辱⑬，不敢休矣。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⑭；无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虽多，而上无以令之，人虽得其欲，人犹不可用也⑮。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审矣。

【注释】

①为欲：如何利用欲望。

②舆隶：奴仆。

③彭祖：参见100·3注③。　殇子：未成年而死者，即短命的人。

④诚：如果。　劝：勉励。

⑤会：巧逢。

⑥大夏：参见25·5注②。

⑦北户：古国名。也指北方边远地区。

⑧三危：古代西部边远地区的山名。

⑨扶木：东方古国名。

⑩趣：同趋，赴。

⑪寤兴：睡醒而起。

⑫庸：同佣。受雇为人耕田。

⑬椇：古耕字。 辱：同耨。 烦辱：繁杂劳动。

⑭得：依据上句句式，“得”字上夺一“可”字，当补。

⑮可：依前几句句式，“可”下夺“得”字，当补。

【译文】

假使人民没有欲望，君主即使贤明，还是不能役使他们。没有欲望的人，他们把当天子和做奴仆视为相同，他们把拥有天下和无立锥之地看为相同，他们把长寿的彭祖和短命的人看为相同。当天子是最尊贵的，拥有天下是最富有的，彭祖是最长寿的，如果没有欲望，那么这三样都不足以勉励他们了。当奴仆是最贱的，无立锥之地是最贫的，夭亡是最短命的，如果没有欲望，那么这三样都不足以禁止他们。正好有一种欲望，那么北到大夏，南到北户，西到三危，东到扶木，都不敢胡作非为了；迎着闪亮的刀刃，冒着飞来的乱箭，赴汤蹈火，人们也不敢退却了；早晨醒来就起床，勤于耕作，受人雇用，耕作非常繁杂，人们也不敢休息。所以人们欲望多的，可以得到役使的地方就多；人们欲望少的，可以得到役使的地方就少；没有欲望的，不可得到役使啊。人们欲望即使很多，而君主没有正确的方法役使他们，人们即使满足了自己的欲望，还是不可以役使。让人们满足欲望的途径，不可以不详加审察啊。

【原文】

114·2 善为上者，能令人得欲无穷，故人之可得用亦无穷也。蛮夷反舌殊俗异习之国，其衣服冠带，宫室居处，舟车器械，声色滋味皆异，其为欲使一也①。三王不

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顺其天也；桀、纣不能离，不能离而国亡者，逆其天也。逆而不知其逆也，湛于俗也[2]。久湛而不去则若性。性异非性[3]，不可不熟。不闻道者，何以去非性哉？无以去非性，则欲未尝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则夭，以治国则亡。故古之圣王，审顺其天而以行欲，则民无不令矣，功无不立矣。圣王执一[4]，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谓也。

【注释】

①使：当衍。

②湛：通淫。

③性异非性：本性与非本性不同。

④执一：执掌一个根本。

【译文】

善于当君主的，能够让人们不断地满足欲望，所以人们可以无止境地役使他们。蛮夷的语言、风俗、习惯都与华夏相异，他们的衣服、帽子、衣带、宫室住处、车船、器物、声音、颜色、饮食滋味也与华夏不同，而他们的欲望则与华夏是一样的。三王不能改变这种情况，不能改变又能成就功业，是因为顺应了人们的天性；桀、纣不能背离这种情况，不能背离而国家遭到灭亡，是因为背逆了人们的天性。背逆了天性而不知道，这是因为过分沉溺于习俗之中。长久地沉溺于习俗中而不能自拔，那么就变成一种习性了。本性与非本性是不同的，这是不可以不认真弄清楚的。不知道让人们去满足欲望的人，用什么来去掉非本性的东西呢？没有办法去掉本性的，那么欲望就不正当了。欲望不正当，用来治身就会夭折，用来治国就会灭亡。所以古代圣明的君王，审察顺应人们的天性，以满足他们的欲望，那么，人们就没有不听从命

令的了。功业就没有不建立的了，圣明的君王抓住根本，四夷都来归附，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原文】

114·3 执一者至贵也。至贵者无敌。圣王托于无敌，故民命敌焉[①]。群狗相与居，皆静无争，投以炙鸡[②]，则相与争矣，或折其骨，或绝其筋，争术存也[③]。争术存因争，不争之术存因不争。取争之术而相与争[④]，万国无一。

【注释】

①敌：陈本："'敌'读为'适'，归往也。"

②炙鸡：烧烤的鸡。炙：烤。

③争术：引起争夺的手段或条件。

④取争之术而相与争：义不通。疑"相"字前夺"不"字（依李宝淦说）。

【译文】

能抓住根本的人是最尊贵的。最尊贵的人没有对手。圣明的君王托身于没有对手的境地，所以人民都把命运交给他。一群狗呆在一起，都安静而不争斗，如果投出烧烤的鸡，那么就相与争夺起来了，有的被咬折了骨，有的被咬断了筋，这是因为存在着争夺的条件。争夺的条件存在因而相互争夺，不相争的条件没有了就不相争了。争夺的条件存在而不相互争夺，天下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事。

【原文】

114·4 凡治国令其民争行义也[①]，乱国令其民争为

不义也；强国令其民争乐用也，弱国令其民争竞不用也。夫争行义乐用与争为不义竞不用，此其为祸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载。晋文公伐原[②]，与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③]。谋士言曰："原将下矣。"师吏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得原失宝，吾不为也。"遂去之。明年复伐之，与士期必得原然后反，原人闻之乃下。卫人闻之[④]，以文公之信为至矣，乃归文公。故曰："攻原得卫"者，此之谓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诚信以得之，归之者非独卫也。文公可谓知求欲矣。

【注释】

①治国：此指治理得好的国家。下句"乱国"，指治理不好的国家。

②晋文公：参见9·2注⑬。　原：古国名。晋亡原后，晋文公才将原划归为晋邑。

③去之：离开晋国。

④卫：陈本考证，当作"温"，是。下两句"卫"也当作"温"。

【译文】

凡是治理得好的国家，都让人民争着行道义的事，治理混乱的国家，都让人民争着为不道义的事；强大的国家都让人民争着乐于为君主所使用，弱小的国家都让人民争着不为君主所使用。争行道义，争着为君主所用与争着为不义的事，争着不为君主所用，这样带来的祸和福，天不能覆盖得住，地也承载不起。晋文公攻打原国，与士兵约期为七天，七天过去了，原国仍未攻下，文公就命令退兵。谋士说道："原国将要攻下了。"军官们也请求等待一下。文公说："信用，是国家的珍宝。攻下原国失去珍宝，我不

做这样的事。”于是命令部队离开原国。第二年又攻打原国，与士约期为攻下原国后才能回国，原国人听说后就投降了。温国人听说后，认为文公的信用已到了极点，于是就归附文公。所以说“攻原而得到温”，讲的就是这个。文公并不是不想得到原，用不信的手段而得到原，还不如没有得到好，靠诚信得到，归附晋国的又哪里仅仅是温国呢?文公可以说是懂得实现自己欲望的人了。

贵　　信[1]

【题解】

本篇是《离俗览》的第七篇，论述君主必须讲信誉。能信，则人亲而百事满，能信，则天地之物毕为用，能信而又信，则可通于天矣。诚信，正是齐桓公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重要原因，所以用“贵信”名篇，强调了“信”的重要地位。

【原文】

115·1　七曰：

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故《周书》曰：“允哉允哉[2]？”以言非信则百事不满也[3]，故信之为功大矣。信立则虚言可以赏矣[4]。虚言可以赏，则六合之内皆为己府矣[5]。信之所及，尽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己之有也。己有之，则天地之物毕为用矣。人主有见此论者[6]，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论者，可以为王者佐矣。

【注释】

①贵信：注重诚信，以诚信为贵。

②允：信实，诚信。

③满：成。

④赏：欣赏，鉴别。

⑤六合：天地四方，整个宇宙的巨大空间。　府：府库。

⑥见：知道。

【译文】

第七是：

大凡君主一定要讲诚信。诚信再诚信，谁人不来亲附你呢？所以《周书》上讲："诚信啊诚信啊！"说的就是言而无信，什么事也做不成，所以诚信的功效大得很。诚信树立了，那么虚假的话就可以鉴别了。虚假的话可以鉴别，那么，天地宇宙之内都成为自己的府库。诚信所达到的地方，就都控制住了，控制住了却不加以利用，仍然为他人所有；控制住了又能加以利用，那才为自己所有。为自己所有，那么，天地万物都尽为自己所用。君主中有知道此种道理的，称王天下不久就能实现；臣子中有知道此种道理的，就可以成为君王的辅佐。

【原文】

115·2　天行不信[①]，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风[②]，风不信，其华不盛，华不盛则果实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则长遂不精[③]；秋之德雨，雨不信，其谷不坚，谷不坚则五种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刚，地不刚则冻闭不开[④]。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

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5]，丹漆染色不贞[6]。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袭于身[7]，乃通于天。以此治人，则膏雨甘露降矣[8]，寒暑四时当矣。

【注释】

①天行：天的运行。

②春之德风：春天的属性是风。　德：事物的属性。

③遂：成。

④不开：即不坼。坼：分裂，开裂。陈本："冬冻甚则地刚，地刚则开坼，若冻不甚则地不开坼。"

⑤苦：不精细，即粗劣。　伪：作假。

⑥丹：红颜料。　漆：黑颜料。　贞：纯正。

⑦重袭：重叠。

⑧膏雨：肥沃大地的雨水。　甘露：甜美的露水。

【译文】

天运行不遵循规律，就不能形成岁时；地运行不遵循规律，草木就不会生长。春天的属性是风，如果风不按时吹来，花就不能盛开，花不能盛开，果实就不能生长；夏天的属性是热，如果暑热不按时到来，土地就不肥沃，土地不肥沃，植物的生长就不好；秋天的属性是雨，如果雨水不按时降下，谷物就不坚实饱满，谷物不坚实饱满，五谷就不能成熟；冬天的属性是寒冷，如果寒冷不按时到来，土地就冻得不坚固，土地冻得不坚固，就不能开坼。天地如此之大，四时这样的变化，还不能以不遵循规律而生长万物，又何况是人事呢？君臣之间互不诚信，那么百姓就会批评指责，国家就不得安宁；当官不诚信，那么年轻的就不敬畏年长的，

富贵的与贫贱的相互看不起；赏罚不诚信，那么人民就会轻易地触犯法律，不可以役使；交朋友不诚信，那么相互间就会离散怨恨，不能相互亲近；各种工匠不诚信，那么制造的器械就粗劣虚假，红色黑色等颜料就不纯正。可以跟它一块开始，可以跟它一块终结，可以跟它一块尊贵显达，可以跟它一块卑微穷困的，大概只有诚信吧！诚信而又诚信，反复加在自身，就会与天意相通。靠这个来治人，那么肥沃大地的雨水和甜美的露水就会降下来，寒暑四季就会得当了。

【原文】

115·3　齐桓公伐鲁，鲁人不敢轻战，去鲁国五十里而封之①，鲁请比关内侯以听②，桓公许之。曹翙谓鲁庄公曰③："君宁死而又死乎？其宁生而又生乎④？"庄公曰："何谓也？"曹翙曰："听臣之言，国必广大，身必安乐，是生而又生也。不听臣之言，国必灭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庄公曰："请从。"于是明日将盟，庄公与曹翙皆怀剑至于坛上⑤。庄公左搏桓公，右抽剑以自承⑥，曰："鲁国去境数百里⑦，今去境五十里，亦无生矣。钧其死也，戮于君前。"管仲、鲍叔进，曹翙按剑当两陛之间曰："且二君将改图⑧，毋或进者。"庄公曰："封于汶则可⑨，不则请死。"管仲曰："以地卫君，非以君卫地，君其许之。"乃遂封于汶南，与之盟。归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⑩，君不知，不可谓智；临难而不能勿听，不可谓勇；许之而不予，不可谓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虽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见信于天下，君犹得也。"庄公，仇也；曹翙，贼也。信

于仇贼，又况于非仇贼者乎？夫九合之而合[11]，壹匡之而听[12]，从此生矣。管仲可谓能因物矣。以辱为荣，以穷为通，虽失乎前，可谓后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注释】

①去：距离。　鲁国：指鲁国国都。

②鲁请比关内侯以听：鲁国请求比于附庸之国君来听从齐国。　比：比照。　关内侯：是列国的建制，其地位与附庸一样。

③曹翙（huì 会）：《左传》作曹刿（guì 贵），《公羊传》、《战国策》、《史记》作曹沫。前684年，齐侵鲁，他主动求见鲁庄公，要求从庄公出战。后两军战于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他作庄公陪乘，指挥战事。待齐军三鼓，士气衰竭，他始下令反击，获全胜。后两国会盟。他身怀利刃，劫持齐桓公。求还侵鲁之地。已盟，才释放齐桓公。　鲁庄公：桓公子。名同。前693～前662年在位。

④宁……宁：表选择的助动词。

⑤坛：土坛，古代祭祀天地、帝王、远祖或举行朝会、盟誓及拜将的场所，多用土石等建成。

⑥自承：自己承受剑的（刺杀）。

⑦“鲁国去境数百里”二句：指鲁国国都本来距离边境有数百里，如今鲁国国都离边境只有五十里，实指齐国侵占了鲁国，占去大片土地。

⑧改图：改变意图，即另作商量。

⑨汶：水名。即今大汶河。

⑩特：仅，只是。

⑪九合：指齐桓公多次盟会诸侯。

⑫壹匡：指齐桓公一匡天下。即使天下得到匡正。　听：听从。

【译文】

齐桓公攻打鲁国，鲁人不敢轻率作战，离鲁国国都五十里而封土为界，鲁国请求比于附庸的国君来听从齐国。齐桓公答应了。

曹翙对鲁庄公说："您是愿意死得更惨呢？还是活得更好呢？"庄公说："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曹翙说："听从我的意见，国土一定扩大，自身一定安乐，这就是活得更好。不听从我的意见，国家一定灭亡，自身一定危险并受到耻辱，这就是死得更惨。"庄公说："愿意听从你的意见。"于是在第二天将盟会时，庄公和曹翙都身怀利剑来到盟坛上。庄公左手抓住桓公，右手抽出宝剑指向自己，说："鲁国国都本来距离边境有几百里，如今被齐国侵削，只距离五十里了，也无法生存了。国土被侵削不能生存与跟你拼命同样是死，让我死在你面前。"管仲、鲍叔牙要上去，曹翙手按着宝剑挡在两边台阶之间说："现在两位君主将另作商量，谁都不许上去。"庄公说："如果在汶水封土为界就可以，否则，就请求一死。"管仲对桓公说："用土地来保卫君主，不是用君主来保卫土地，答应他吧。"于是就在汶水之南封土为界，与鲁国订立了盟约。齐桓公归国后不想给鲁国这么多土地。管仲说："不可。人家只是要劫持您并非要与您订立盟约，可是您不知道，这不能叫做有智慧；面对危难却不能不听任人家胁迫，这不能叫做勇敢；答应别人的东西而不给予，这不能叫做诚信。不智不勇又不诚信，有了这三种行为的人，不可以建立功名。给予他，虽然失去了土地，却也取得了信誉。用四百里的土地显现诚信于天下，您还是有所得的。"庄公，是仇人，曹翙，是敌人。能取信于仇人和敌人，又何况于不是仇人和敌人呢？齐桓公多次盟会诸侯而能成功，匡正天下而天下能听从，正是取信天下而获得。管仲可以说是能因势利导了，他能把耻辱变成光荣，把穷困变成通达，虽在前边有所失，可在后边又有所得了。事物本来也不可十全十美啊。

举　　难①

【题解】

本篇是《离俗览》的最后一篇，论述举人最难。文章开门见山指出“以全举人固难，物之情也”。接着通过实际例子，阐明了举人难的道理，强调了君主在选择人上应责人宽，责己严，用人一技之长，这样才能建立功业。

【原文】

116·1　八曰：

以全举人固难，物之情也。人伤尧以不慈之名②，舜以卑父之号，禹以贪位之意，汤、武以放弑之谋，五伯以侵夺之事。由此观之，物岂可全哉？故君子责人则以人③，自责则以义。责人以人则易足，易足则得人；自责以义则难为非，难为非则行饰④；故任天地而有余。不肖者则不然，责人则以义，自责则以人。责人以义则难瞻⑤，难瞻则失亲；自责以人则易为，易为则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国取亡焉，此桀、纣、幽、厉之行也。尺之木必有节目⑥，寸之玉必有瑕瓋⑦。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故择物而贵取一也。

【注释】

①举难：举人最难，尤其是以全举人更难。

②人伤尧以不慈之名：即“人以不慈之名伤尧”。伤：毁。

③以人：用一般人的标准。

④饰：整饬。饰同饬。

⑤难瞻：当作“难赡”。即难以满足。　瞻：当为赡。

⑥节目：树木枝干交接处坚硬而纹理纠结不顺部分。

⑦瑕適（zhè 这）：玉上的小斑点。

【译文】

第八是：

用十全十美的标准来举荐人本来就难，这是事物的实情。有人用不慈的名声来诋毁尧，用不孝顺父亲的名声来诋毁舜，用贪图帝位来诋毁禹，用放逐、杀害君主的阴谋来诋毁汤、武，用侵夺别国来诋毁五霸。由此看来，事物怎么能十全十美呢？所以君子要求别人按一般的标准，要求自己则按义的标准。用一般标准要求人就容易满足，容易满足就得到人心；用义来要求自己就难以为非作歹，难以为非作歹，行为就严正；所以他们担任顶天立地的重任还游刃有余。不贤德的人就不是这样了。要求别人用义作标准，要求自己则用一般标准。用义要求别人就难以得到满足，难以得到满足就连亲人也会失去；用一般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就容易做到，容易做到那么行为就苟且；所以天下如此之大他们却不能容身，自己招致危险，国家招致灭亡，这就是夏桀商纣周幽王和周厉王的所作所为。一尺长的树木一定有节疤，一寸长的玉石一定有瑕疵。先王知道事物是不能十全十美的，所以选择事物时只注重选取其一面之长。

【原文】

116 • 2　季孙氏劫公家[①]。孔子欲谕术则见外[②]，于是受养而便说[③]，鲁国以訾[④]。孔子曰：“龙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浊[⑤]，鱼食乎浊而游乎浊。今丘上不及龙，

下不若鱼，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岂得中绳哉[6]？救溺者濡[7]，追逃者趋[8]。

【注释】

①劫公家：把持公室政权。

②谕术：晓谕道术。 见外：疏远之意。

③受养而便说：受其养则不被疏远，以便于劝说。便说：便于劝说。

④訾：毁谤非议。

⑤螭（chī 吃）：古代传说中的无角龙。

⑥中绳：符合规则。

⑦濡：沾湿。

⑧趋：奔跑。

【译文】

季孙氏把持公室政权。孔子想要向他讲明道理，但这样就会被疏远，于是孔子去接受他的给养以便于劝说，鲁国人因此诋毁非难孔子。孔子说：“龙在清水里吃食而在清水里游动，螭在清水里吃食而在浊水里游动，鱼在浊水里吃食而在浊水里游动。现在我比上不及龙，比下不如鱼，我大概如同螭吧。”那些想建立功业的人，哪里能够符合规则呢？援救溺水的人自己也要沾湿衣服，追赶逃跑的人自己也要奔跑。

【原文】

116·3 魏文侯弟曰季成[1]，友曰翟璜[2]。文侯欲相之而未能决，以问李克[3]。李克对曰：“君欲置相，则问乐腾与王孙苟端孰贤[4]？”文侯曰：“善。”以王孙苟端为不肖，翟璜进之[5]；以乐腾为贤，季成进之；故相季成。凡听于主，言人不可不慎。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犹不能

知，何由知乐腾与王孙苟端哉？疏贱者知，亲习者不知，理无自然[⑥]。自然而断相过[⑦]，李克之对文侯也亦过。虽皆过，譬之若金之与木，金虽柔犹坚于木。

【注释】

①季成：魏文侯弟。

②翟璜：79·6注②作"翟黄"。

③李克：参见113·3注②。

④乐腾、王孙苟端：魏文侯大臣。

⑤进：举荐。

⑥理无自然：道理从来不是这样的。　无自：从无。

⑦自然而断相过：衍"自"字。言无理而又要断其孰可为相则是错的。

【译文】

魏文侯的弟弟叫季成，朋友叫翟璜。文侯想让其中一人为相，但不能决断，就询问李克。李克回答说："您想任命相，就看看乐腾与王孙苟端哪一个贤德吧？"文侯说："很好。"认为王孙苟端不贤，而他是翟璜推荐的；认为乐腾贤德，他是季成推荐的；所以就以季成为相。凡是言论被君主听从的，谈论别人不可不慎重。季成，是弟弟，翟璜，是朋友，尚且不能了解他们，又怎么能了解乐腾与王孙苟端呢？对疏远低贱的人很了解，对亲近熟悉的人反而不了解，从没有这样的道理。没有道理却要以此决断谁可为相，当然是错的。李克回答魏文侯的话也是错的。虽然都是错的，像金与木一样，金虽然柔软仍然比木坚硬。

【原文】

116·4　孟尝君问于白圭曰："魏文侯名过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对曰："文侯师子夏[①]，友田子

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过桓公也。卜相曰‘成与璜孰可[②]’？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相也者，百官之长也。择者欲其博也。今择而不去二人[③]，与用其雠亦远矣[④]。且师友也者[⑤]，公可也；戚爱也者[⑥]，私安也[⑦]。以私胜公，衰国之政也。然而名号显荣者，三士羽之也[⑧]。”

【注释】

①子夏：即卜商。春秋末晋国人。字子夏，孔子得意门人，以文学见称。魏文侯以师事之。李悝、吴起等皆出其名下。

②卜：选择。

③去：出，超出。

④与用其雠：指齐桓公用仇人管仲事。分别参见4·3注①和注②。雠：同仇。

⑤师友：指子夏和田子方。上文有“文侯师子夏，友田子方”句。

⑥戚爱：指弟弟与宠爱的人。具体指文侯弟季成和翟璜。

⑦私安：即私利。

⑧三士：指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羽同翼，辅佐。　之：代文侯。

【译文】

孟尝君问白圭：“魏文侯名声胜过齐桓公，而功业却赶不上五霸，这是为什么呢？”白圭回答说：“文侯以子夏为师，以田子方为友，尊敬段干木，这就是文侯名声胜过齐桓公的原因。选择相的时候说‘季成与翟璜谁可以’？这就是功业之所以赶不上五霸的原因。相是百官之长。选择面要广。现在选择范围不超出二人，与齐桓公任用仇人管仲为相相比差得太远了。而且以子夏、田子方为相，是为了公利；用季成、翟璜为相，是为了私利。把私利放在公利之上，这是衰亡国家的政治。而他的名声却显赫荣耀，这是因为有三位贤士的辅佐啊。”

【原文】

116 • 5　宁戚欲干齐桓公①，穷困无以自进，于是为商旅将任车以至齐②，暮宿于郭门之外③。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辟任车④，爝火甚盛⑤，从者甚众。宁戚饭牛居车下⑥，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之歌者非常人也⑦。"命后车载之⑧。桓公反⑨，至，从者以请。桓公赐之衣冠，将见之。宁戚见，说桓公以治境内。明日复见，说桓公以为天下。桓公大说，将任之。群臣争之曰⑩："客，卫人也。卫之去齐不远，君不若使人问之，而固贤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问之，患其有小恶，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听必有以矣⑪。今听而不复问，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难全，权而用其长者。当举也，桓公得之矣。

【注释】

①干：谋求。

②任车：载物之车。　任：载。

③郭：外城。

④辟：通避。辟任车：让载车避开。

⑤爝火：小火把。

⑥饭牛：喂牛。　饭：作动词用。

⑦之：这。

⑧后车：副车，即侍从之车。

⑨反：通返。

⑩争：同诤。劝谏。

⑪以：因。

【译文】

宁戚想向齐桓公谋求官职，但处境穷困没有办法使自己得到举荐，于是替商人赶着装载货物的车到了齐国，傍晚住在城郭之外。桓公到郊外迎接客人，夜晚开城门，让装载货的车子避开，小火把很明亮，随从人员很多，宁戚蹲在牛车下喂牛，望着齐桓公而悲哀，敲击着牛角大声歌唱。桓公听到后，按着自己车夫的手说："奇怪！这个唱歌的人不是平常之人。"叫副车载上他。桓公返回，到朝廷后，跟从的人请示桓公如何安排宁戚。桓公赐给他衣服帽子，准备接见他。宁戚见到桓公，游说桓公如何治理国内。第二天又谒见桓公，游说桓公如何治理天下。桓公非常高兴，准备任用他。群臣劝谏道："这个客人是卫国人。卫国离齐国不远，您不如派人去询问他的情况，如果确实是贤明的人，再任用他也不为晚。"桓公说："不能这样。去询问他的情况，担心他有小毛病，因为他有小毛病而忽视了他的大优点，这是国君失掉天下之士的原因。"凡听取别人的主张，必定是有根据的。现在听从了他的主张而不再去询问他的为人如何，是因为他的主张合乎听者的要求啊。而且一个人很难十全十美，权衡以后用其一技之长即可。举荐宁戚是恰当的，桓公掌握了这个原则。

恃君览第八　长利　知分　召类　达郁　行论　骄恣　观表

恃　　君[1]

【题解】

本篇是《恃君览》的首篇，阐述君道的产生及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文章从单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力量单薄，不能抵御外来侵袭和威胁，提出群居的必要性及合理性。有了群居生活，当然就要有为头的君主，这就是君主产生的原因。群居足以抵御外界侵袭，所以有利于天下。正是群居及君道的建立，人类才能够真正主宰万物，使万物为其所用。但“置君非以阿君也”，更不许以天下为己利。其辩证关系跃然纸上。

【原文】

117·1　一曰：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扞寒暑[2]，

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③，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④，然且犹裁万物⑤，制禽兽，服狡虫⑥，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于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利出其群，而人备可完矣⑦。

【注释】

①恃君：字面上指依靠君主，实际上讲君道产生的原因及其合理性。范耕研曰："本篇言立君之义，故篇名'恃君'"。

②扞：同捍，抵御。

③辟：同避。 从利辟害：即趋利避害。 从：逐。

④却：退。

⑤裁：主宰。

⑥狡虫：凶害之虫。

⑦备：防备。陈本："谓君道既立，人为的防备上述各种患害的措施可称完备矣。"

【译文】

第一是：

凡人所具有的本能，爪牙不足以保卫自己，肌肤不足以抵御寒暑，筋骨不足以趋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击退和禁止强悍之物，然而人还是能主宰万物，控制禽兽，降服凶害之毒虫，寒暑燥湿不能为害，这不仅仅是人们先有准备，还因人们群居在一起。群众聚集在一起，对互相之间都有利。利益能从群众中产生，君道就建立了。所以，君道一旦建立，利益就会从群众中产生出来，这样，人们防备的措施就完善了。

【原文】

117·2 昔太古尝无君矣①，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

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2]，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3]，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此无君之患。故君臣之义，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来，天下亡国多矣，而君道不废者，天下之利也[4]。故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5]，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6]。

【注释】

①太古：远古之时。　尝：曾经。

②亲戚：此指父母。

③畜积：即蓄积。

④天下之利：当作“天下利之”。

⑤行：奉行。

⑥利而物利章：物与“勿”通。章：陈本认为与“旃”通，作“焉”讲。又说：“‘利而物利章’即利而勿利焉。”

【译文】

从前，远古之时曾经没有君主，那时的人民群居生活，知母不知其父，没有父母、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没有上下、长幼的准则，没有进退揖让的礼节，没有衣服、鞋、带、宫室、积蓄这些方便人的东西，没有器械、车船、城郭、险阻的设备，这就是没有君主的害处。所以，君臣之间的原则，不可不明察。从上古以来，天下灭亡的国家很多了，而君主的原则不被废弃，是因为对天下有利啊。所以，只废弃那不按君主原则行事的人，而拥立那些奉行君主原则的人。君主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为人民谋利而自己不取私利。

【原文】

117·3 非滨之东[1]，夷、秽之乡[2]，大解、陵鱼、其、鹿野、摇山、扬岛、大人之居[3]，多无君；扬、汉之南[4]，百越之际[5]，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6]，缚娄、阳禺、欢兜之国[7]，多无君；氐、羌、呼唐、离水之西[8]，僰人、野人、篇笮之川[9]，舟人、送龙、突人之乡[10]，多无君；雁门之北[11]，鹰隼、所鸷、须窥之国[12]，饕餮、穷奇之地[13]，叔逆之所[14]，儋耳之居[15]，多无君；此四方之无君者也。其民麋鹿禽兽，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以尽其类[16]。圣人深见此患也，故为天下长虑，莫如置天子也；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17]。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德衰世乱，然后天子利天下[18]，国君利国，官长利官，此国所以递兴递废也[19]，乱难之所以时作也。故忠臣廉士，内之则谏其君之过也，外之则死人臣之义也。

【注释】

①非滨：陈本："'非'疑当作'渭'，音近而误（非、渭同隶脂部）。非滨：即渭滨。渭滨以东谓之东夷。"

②夷：东方少数民族。 秽：夷国名。

③"大解"等七地：都是东方部族名。

④扬：扬州。 汉：汉水。

⑤百越：古族名。越为秦汉前居住在长江中下游的少数民族，部落众多，故又有百越、百粤之称。

⑥"敝凯诸"等三地：均部族名。

⑦"缚娄"等三国：均少数民族国名。

⑧氐、羌：我国古代西北方部族名。 呼唐、离水：地名和水名。

⑨僰：古部族名，居住在川南及滇东一带。　野人：乡野未开化的人。篇笮：水名。

⑩舟人、送龙、突人：皆古部族名。

⑪雁门：雁门山。在山西省代县西北。

⑫“鹰隼”三国：皆古国名。

⑬饕餮、穷奇：古部族名。

⑭叔逆：古部族名。

⑮儋耳：参见95·2注⑧。

⑯尽其类：灭绝自己的同类。

⑰阿：私。

⑱利天下：以天下为己利。利：意动用法。

⑲国：此字下脱“之”字。

【译文】

渭滨的东边，夷人居住的秽国，大解、陵鱼、其、鹿野、摇山、扬岛、大人之居，大多没有君主；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欢兜之国，大多没有君主；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大多没有君主；雁门之北，鹰隼、所鸷、须窥之国，饕餮、穷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大多没有君主；这四方没有君主的部族或国家，他们的人民有如麋鹿禽兽，年青的役使年老的，年老的畏惧强壮的，有力的人被认为是贤德之人，残暴傲慢的人受到尊敬，日夜相互残杀，没有停息之时，以此来灭绝自己的同类。圣人深深懂得这样带来的祸患，所以替天下做长远的考虑，没有比设置天子更好的了；替一个国家做长远的考虑，没有比设置君主更好的了。设置君主不是为了君主谋取私利，设置天子不是为了天子谋取私利，设置官长不是为了官长谋取私利。道德衰微、社会混乱，然后天子以天下来谋私利，国君以国家来谋取私利，官长以官职来谋取私利，这就是国家交替兴衰的原因，这

正是混乱和苦难不时发生的原因。所以忠贞之臣、廉洁之士，对内要敢于劝谏君主的过失，对外要能为了人臣的大义而死。

【原文】

117·4 豫让欲杀赵襄子①，灭须去眉②，自刑以变其容③，为乞人而往乞于其妻之所。其妻曰："状貌无似吾夫者，其音何类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变其音④。其友谓之曰："子之所道甚难而无功⑤。谓子有志则然矣，谓子智则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襄子必近子⑥，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让笑而应之曰："是先知报后知也⑦，为故君贼新君矣⑧，大乱君臣之义者无此⑨，失吾所为为之矣⑩。凡吾所为为此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非从易也。"

【注释】

①豫让、赵襄子：参见37·5注⑨。此节文字陈本认为当是《不侵》篇文字，错简于此。

②灭：去掉。《战国策·赵策》在此句前尚有"漆身为厉"四字。

③自刑：自己用刑具毁坏自己的面容。

④吞炭：《赵策》在此二字下尚有"为哑"二字。

⑤所道：所选择的道路。豫让几次谋刺均失败。

⑥近：亲近，宠爱。

⑦先知：指先了解他的智氏。 后知：如赵襄子亲近他、宠爱他，又成了后于智氏了解他的人。

⑧故君：指智氏。 新君：指赵襄子。 贼：杀害。

⑨无此：即无如此。没有像这样的。

⑩失吾所为为之：失去我所以要这样的目的。

【译文】

豫让想刺杀赵襄子，就剃掉胡须和眉毛，自己毁伤改变容貌，装扮成乞丐到自己妻子住所那儿去乞讨。他的妻子说："从相貌看，没有像我丈夫的地方，你的声音为何这样像我丈夫的声音呢？"豫让又吞炭使嗓声嘶哑以改变原来的嗓音。他的朋友对他说："您选择刺杀赵襄子的途径太难而且没有功效。说您有志向那是对的，说您有智慧那就不对了。凭您的才能去请求侍奉赵襄子，赵襄子定会亲近您，您有机会接近他从而达到您所希望的目的，这样很容易而且必定成功。"豫让笑着回答说："照您的计划，是要我为先知遇我的智氏去报复后知遇我的襄子，是为了过去的主人去杀害新的主人，使君臣之间准则受到破坏的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那就丧失了我之所以要刺杀襄子的目的。我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阐明君臣之间的大义，不是为了求得容易。"

【原文】

117·5　柱厉叔事莒敖公[①]，自以为不知，而去居于海上，夏日则食菱芡[②]，冬日则食橡栗[③]。莒敖公有难，柱厉叔辞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与不知无异别也。"柱厉叔曰："不然。自以为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将死之以丑后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④]，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厉人主之节也[⑤]。"行激节厉，忠臣幸于得察。忠臣察则君道固矣。"

【注释】

①柱厉叔：人名。春秋时仕莒敖公。　莒敖公：春秋时莒国国君。

②菱芡：两种植物名。菱即菱角。芡即鸡头，生于水面，种子称芡实，可

食。

③橡栗：橡树的果实。

④丑：羞愧。

⑤厉：磨砺。

【译文】

柱厉叔侍奉莒敖公，自己认为不被敖公知遇，便离开敖公到海边居住，夏天就吃菱角芡实，冬天就吃橡树果实。莒敖公遇难，柱厉叔告辞其友而去为敖公殉死。他的朋友说："您自己认为不被知遇所以离去，现在又要去为他殉死，这样，被知遇与不被知遇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柱厉叔说："不是这样。自己认为不被知遇所以离去。现在敖公死了而不去为他殉死，这就表明他果真知我是个不忠不义的臣子。我将为他而死，以此来羞辱后世那些不知遇大臣的君主，用来激励君主的品行，磨砺君主的节操。品行受到激励，节操得到磨砺，忠臣就有幸被君主了解，忠臣被了解，为君之道就巩固了。"

长　利[1]

【题解】

本篇是《恃君览》的第二篇，论述天下长远利益的重要。文章列举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用以禁后之乱，周公建都于鲁，以免子孙利用山林之险而长期干无道之事，戎夷解衣救活弟子，用死来表现自己的道义等事例，阐明"天下之士也者，虑天下之长利，而固处之以身若也"的主张。

【原文】

118·1　二曰：

天下之士也者[2]，虑天下之长利，而固处之以身若也：利虽倍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安虽长久，而以私其子孙，弗行也。自此观之，陈无宇之可丑亦重矣[3]，其与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4]，形虽同[5]，取舍之殊，岂不远哉？

【注释】

①长利：即长远的利益。

②“天下之士也者”九句：陈本：“所谓天下之士者，计虑天下之长利，而以身处之固如此也，利虽倍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安虽长久，而以私其子孙，弗行也。”　若：犹言“如此”。如此，即指“利虽倍于今”云云。

③陈无宇：齐国大夫，陈须无之子桓子，为人贪。　丑：谓其贪。

④伯成子高：尧治天下时曾为诸侯；舜立则辞诸侯而耕。　戎夷：齐之仁人。

⑤形：形体。

【译文】

第二是：

天下的士人，考虑天下的长远利益，自己也必定要以身作则：即使对眼前有加倍的利益，但对以后不利，就不做；即使长治久安，但却是为自己的子孙谋利也不去做。由此看来，陈无宇也太贪婪了，他与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等人相比，外表虽同，取舍标准的不同，难道不是很远吗？

【原文】

118·2　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

授禹，伯成子高辞诸侯而耕[①]。禹往见之，则耕在野。禹趋就下风而问曰[②]：“尧理天下，吾子立为诸侯，今至于我而辞之，故何也[③]？”伯成子高曰：“当尧之时，未赏而民劝，未罚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说，愉愉其如赤子[④]。今赏罚甚数，而民争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后世之乱自此始。夫子盍行乎[⑤]，无虑吾农事[⑥]。”协而耰[⑦]，遂不顾。夫为诸侯，名显荣，实佚乐，继嗣皆得其泽，伯成子高不待问而知之，然而辞为诸侯者，以禁后世之乱也。

【注释】

①辞：此字下当有“为”字。

②趋就：快步走向。　下风：风所吹向的那一方。比喻处于下位、卑位。

③故何也：“故”上当补“其”字。

④愉愉：和悦的样子。

⑤盍：何不。　行：去。

⑥虑：此作乱讲。

⑦协：和悦。耰（yōu 忧）：播种后用土覆盖种子。

【译文】

尧治理天下时，伯成子高被立为诸侯。尧把天下传授给舜，舜又传授给禹，这时，伯成子高辞去诸侯之职，自己去耕种。禹去见他，他正在田野耕种。禹快步走到下风谦卑地问道：“尧治理天下时，您被立为诸侯，现在传位给我，您却不干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伯成子高说：“尧时，没有奖赏而人民却能向善，没有处罚人民却有所畏惧，人民不知道怨恨，不知道喜悦，和颜悦色像刚生下来的小孩。现在，赏罚非常频繁，而人民争夺利益互相不服，道德从此衰微了，谋私利从此兴起了，后世的混乱也从此开始了。您为什么不走开呢？请不要耽搁我的农活。”讲完，和悦地

用农具覆盖种子，不再回头看禹。作为诸侯，可使名声显耀光荣，得到生活安逸快乐的实惠，继承人都可享受其恩泽，这些，伯成子高不打听也是知道的，然而，他却辞掉诸侯之位，用此来禁止以后的混乱啊。

【原文】

118 • 3　辛宽见鲁缪公曰[①]："臣而今而后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②]。昔者太公望封于营丘[③]，之渚海阻山高险固之地也[④]，是故地日广，子孙弥隆。吾先君周公封于鲁，无山林谿谷之险，诸侯四面以达，是故地日削，子孙弥杀[⑤]。"辛宽出，南宫括入见[⑥]。公曰"今者宽也非周公"，其辞若是也。南宫括对曰："宽少者，弗识也。君独不闻成王之定成周之说乎[⑦]？其辞曰：'惟余一人[⑧]，营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见也，有不善易得而诛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贤者岂欲其子孙之阻山林之险以长为无道哉？小人哉宽也！今使燕爵为鸿鹄凤皇虑[⑨]，则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间隙，屋之翳蔚也[⑩]；与一举则有千里之志，德不盛、义不大则不至其郊[⑪]。愚庳之民，其为贤者虑，亦犹此也。固妄诽訾[⑫]，岂不悲哉？"

【注释】

①辛宽：战国时鲁缪公臣。　鲁缪公：也作鲁穆公，鲁悼公孙，名显，在位三十三年卒。

②第一个"知"作知道讲；第二个"知"字同"智"。　封：陈本认为是"建国"之意。建国：即建都城。

③营丘：古邑名，齐国国都，在今山东省临淄北。

④之：同此。 渚：水边。

⑤杀：衰杀，减，少。

⑥南宫括：春秋时鲁国人，字子容，也称南容。

⑦成周：古邑名，在今河南省洛阳东北。周成王时，为防止殷顽民作乱，修建成周，迁殷顽民于此。

⑧余一人：古代帝王自称。

⑨爵：通雀。燕雀喻志小之人。鸿鹄、凤凰喻志向远大之人。

⑩翳蔚：遮盖。

⑪不至其郊：此句文义未完，其下当有脱文。

⑫固：固执。 诽訾：诽谤。

【译文】

辛宽见鲁缪公时说："我从今以后知道我们先君周公在建立都城问题上不如太公望聪明。从前，太公望建都城于营丘，那里是海阻山高险固的地方，所以地域一天天广大，子孙越来越兴旺。先君周公建都在鲁城，那里没有山林溪谷之险要，诸侯从四面都可通达，所以地域一天天削弱，子孙越来越少。"辛宽出去后，南宫括进来见缪公。缪公说"刚才辛宽责备周公"。他的话是如此如此说的。南宫括回答说："辛宽是年轻无知的人，不懂得道理。您难道没有听说成王修建成周时说过的话吗？他这样说：'只有我，营建了成周，并居住在成周。只有我，有好的地方容易被人发现，有不好的地方容易受到责备。'所以说做好事的人得天下，做坏事的人失天下，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贤德的人难道希望自己的子孙凭借山林之险阻来长期做那无道的事吗？辛宽是个小人！如果叫燕雀为鸿鹄、凤凰谋虑，那一定不会得当。燕雀所谋求的，是瓦缝之间、屋檐之下的荫庇罢了；与一举飞就有千里的志向哪能相比呢？如果没有盛大的品德，没有宏大的道义，那就连郊外也飞不到。愚昧卑下的人，他们要为贤德的人谋利，也像这样。固执狂妄，诽谤诋毁，难道不可悲吗？"

【原文】

118·4　戎夷违齐如鲁①，天大寒而后门②，与弟子一人宿于郭外，寒愈甚，谓其弟子曰："子与我衣，我活也；我与子衣，子活也。我国士也。为天下惜死③；子不肖人也，不足爱也。子与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恶能与国士之衣哉？"戎夷太息叹曰："嗟乎！道其不济夫。"解衣与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谓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则未之识；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达乎分仁爱之心识也④，故能以必死见其义。

【注释】

①违：离开。　如：往。

②后门：即后于门。关门了才到达。

③惜：爱惜。　惜死：舍不得死。

④达乎分仁爱之心识也：依孙锵鸣说，当作"达乎生死之分，仁爱之心诚也"。识：当作"诚"。

【译文】

戎夷离开齐国到鲁国去，天气太寒冷，他与弟子在关城门后才到达，与一个弟子露宿于城外，天更加寒冷了，他对弟子说："你与我衣，我就能活；我给你衣，你就能活。我是国家景仰的士人。为了天下舍不得去死；你是不贤德的人，不值得爱惜生命。你把你的衣服给我。"弟子说："不贤德的人，又怎么能做贤德人的事把衣服给您这个国家景仰的士人呢？"戎夷长叹一声说："哎！我的主张不管用了。"于是脱下衣服给弟子，半夜就死了，弟子终于活了。说戎夷的才能一定能安定社会，那也无法知道；至于他希望利人的心，则是无以复加的。通晓生和死的区别，仁爱的心又

诚恳，所以能用死的行为来表现他的道义。

知　　分[①]

【题解】

本篇是《恃君览》的第三篇，论述明辨生死之分、据义行事的必要。文章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达士者，达乎死生之分。达乎死生之分，则利害存亡弗能惑矣。"全文即围绕此点展开：次非的舍身刺蛟，大禹渡江遇龙而神色不变，晏子与崔杼订盟而不变其义，白圭与夏后启对义的对话，都强调为了义，利和害是不能左右达士的。

【原文】

119·1　三曰：

达士者，达乎死生之分。达乎死生之分，则利害存亡弗能惑矣。故晏子与崔杼盟而不变其义[②]；延陵季子[③]，吴人愿以为王而不肯；孙叔敖三为令尹而不喜[④]，三去令尹而不忧；皆有所达也。有所达则物弗能惑。

【注释】

①知分：即达乎生死之分。高诱注："君子死义，不求苟生，不义而生弗为也，故曰达乎生死之分。"

②崔杼：春秋齐大夫。棠公死，他前去吊问，见棠姜美，取之。庄公与棠姜通，他遂杀庄公，立景公而相之。后被杀。

③延陵季子：春秋时吴国公族。吴王诸樊之弟，即公子札，受封延陵（今江苏常州）、州来（今安徽凤台），史称延陵季子或州来季子。他贤明博学，

多次推让王位。曾北游列国，观乐于鲁，论盛衰之势，颇中时要。

④令尹：春秋战国时楚国执政官名，相当于宰相。

【译文】

第三是：

通达事理的士子，通晓生死之义。通晓生死之义，那么，利害存亡就不能使他迷惑。所以晏子与崔杼盟誓而能够不改变自己遵守的道义，延陵季子，吴国人愿意让他当王他却不肯；孙叔敖三次为令尹并不显得高兴，三次被免去令尹也不见他忧愁；这些人都是因为通达生死之分。能通达生死之分，那么外物就不能使他迷惑了。

【原文】

119·2　荆有次非者①，得宝剑于干遂②，还反涉江，至于中流，有两蛟夹绕其船。次非谓舟人曰："子尝见两蛟绕船能两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见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宝剑曰③："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④。弃剑以全己，余奚爱焉！"于是赴江刺蛟，杀之而复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闻之，仕之执圭⑤。孔子闻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弃剑者，其次非之谓乎？"

【注释】

①次非：人名，也作"兹非"、"兹飞"、"佽非"、"佽飞"。

②干遂：吴国地名，在今江苏省苏州市西北。

③攘臂：捋起衣袖，伸出胳膊。形容激奋的样子。　祛（qū 区）衣：撩起衣服。

④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陈本认为当衍"江中之"三字。宜从。腐肉朽骨：次非自指。

⑤执圭：先秦楚国爵位名。圭以区分爵位等级，使执圭而朝，故名。

【译文】

楚国有个叫次非的人，在干遂得到了一把宝剑，回来时渡长江，船到中流，有两只蛟龙从两边绕着船只。次非对船工说：“您曾经看到过有两条蛟龙绕着船只而蛟龙和船上的人都能活命的事吗?”船工说：“没有见过。”次非捋起衣袖，露出胳膊，拔出宝剑说：“我大不了成为这江中的腐肉朽骨罢了。两蛟绕船欲得剑，如果我弃剑江中，当可保全自己，但我又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呢?”于是跳到江里刺杀蛟龙，将两蛟杀死后又上了船，从而保全了船中所有人的生命。楚王听到此事后，授给他执圭的爵位。孔子听到这件事，说：“好啊！不因自己将成为江中的腐肉朽骨而丢弃宝剑的，说的大概就是次非吧?”

【原文】

119·3 禹南省①，方济乎江，黄龙负舟。舟中之人，五色无主②。禹仰视天而叹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养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忧于龙焉?”龙俯耳低尾而逝。则禹达乎死生之分、利害之经也。凡人物者，阴阳之化也。阴阳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嗛废伏③，有盛盈坌息④；人亦有困穷屈匮⑤，有充实达遂⑥；此皆天之容、物理也⑦，而不得不然之数也。古圣人不以感私伤神，俞然而以待耳⑧。

【注释】

①南省：到南方去巡视。

②五色：神色。 五色无主：即神色不定。形容仓皇失措。

③嗛：通“歉”，不足，亏缺。
④坌：通“坌”，聚积。　息：繁殖，生息。
⑤屈：竭尽。　匮：匮乏，不足。
⑥达：通。　遂：成。
⑦物理：当作“物之理”，脱“之”字。
⑧俞然：安然。　俞：安。

【译文】

大禹到南方巡视，正渡江时，见黄龙负载着船。船中人大惊失色。大禹仰天叹息道：“我是受天命统治人民的，竭尽个人之力以养育人民。生，是人的本性；死，是人的命运。我又何必担忧龙呢?”龙俯耳垂尾而去。看来，禹是通晓死生之义、利害之道的。大凡人和物，都是阴阳化育而成的。阴阳，是由天创造的。天本来就有衰微、不足、废弃、隐伏，也有兴盛、盈余、聚积、生息；人也有困顿、贫穷、耗竭、匮乏，也有充足、富实、通达、成功；这些都是自然现象和万物的原则，是不能不这样的。古代圣人不因自己的私念而伤害神情，只是安然地等待罢了。

【原文】

119·4　晏子与崔杼盟，其辞曰：“不与崔氏而与公孙氏者受其不祥[①]。”晏子俯而饮血[②]，仰而呼天曰：“不与公孙氏而与崔氏者受此不祥。”崔杼不说[③]，直兵造胸[④]，句兵钩颈[⑤]，谓晏子曰：“子变子言，则齐国吾与子共之；子不变子言，则今是已。”晏子曰：“崔子！子独不为夫《诗》乎？《诗》曰[⑥]：‘莫莫葛藟[⑦]，延于条枚[⑧]，凯弟君子[⑨]，求福不回[⑩]。’婴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⑪]。”崔杼曰：“此贤者，不可杀也。”罢兵而去。晏子授绥而乘[⑫]，其仆将驰，晏子无良其仆之手曰[⑬]：“安之！毋失节[⑭]。疾不必

生，徐不必死。鹿生于山而命悬于厨[15]。今婴之命，有所悬矣。”晏子可谓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举错者不得与焉[16]。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国士知其若此也，故以义为之决而安处之[17]。

【注释】

①与：亲附。　公孙氏：指齐群公子之子。实指齐公室。

②饮血：即歃（shà 杀）血。古代盟会中的一种仪式。盟约宣读后，参加者用口微吸所杀牲之血，以示诚意。

③说：同悦。

④直兵：矛一类直刺的兵器。　造：到。

⑤句兵：戟一类弯曲的兵器。

⑥《诗》曰：见《诗·大雅·旱麓》。

⑦莫莫：繁茂的样子。　葛藟：藤本植物。

⑧条枚：枝曰条，干曰枚。

⑨凯弟：亦作“岂弟”，通“恺悌”，和易近人。

⑩回：违。　不回：不违先祖之道。

⑪惟：当作“推”，指将矛推进刺杀。

⑫授：援。　绥：上车时可拉扶着上车的绳子。

⑬无良：陈本认为当作“抚顺”，即抚慰。

⑭节：节度，礼仪。

⑮悬：系。

⑯举错：同“举措”。即举止。　与：参与。

⑰处：居。

【译文】

晏子与崔杼盟誓，崔杼的誓辞说：“不亲附我崔氏而亲附齐国公室的要遭受祸殃。”晏子俯身饮血，仰头呼天说：“不亲附齐国公室而亲附崔氏的要遭受祸殃。”崔杼不高兴，用矛抵着他的胸，

用钩勾住他的颈，对晏子说：“您改变您的誓言，那么，齐国由我与您共有；您不改变您的誓言，那今天就杀死您。”晏子说：“姓崔的！您难道没有学过《诗》吗？《诗》上说：‘繁茂的葛腓，藤蔓攀上树干上，和易近人的君子，不违祖德求幸福。’我怎么能够违背祖德求幸福呢？您将矛推进吧。”崔杼说：“您是贤德的人，不可杀掉啊。”于是放下兵器离开了。崔杼走后，晏子拉着车绳上了车，他的车夫要快马奔驰，晏子抚摸着车夫的手说：“安稳点！不要失了礼仪。快了不一定生，慢一点也不一定死。鹿生在山野之中而生命掌握在厨师手里。现在我的命，也掌握在他人手中。”晏子可以说是知命的了。命运这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而确实又是这样，靠智巧要聪明的人是不可能知道的。所以命运这个东西，靠近它未必得到，离开它也不一定失掉。国家景仰的士人知道命运是如此，所以按照义的准则来决断，并安然地对待它。

【原文】

119 • 5　白圭问于邹公子夏后启曰[①]：“践绳之节[②]，四上之志[③]，三晋之事[④]，此天下之豪英。以处于晋[⑤]，而迭闻晋事[⑥]。未尝闻践绳之节、四上之志，愿得而闻之。”夏后启曰：“鄙人也，焉足以问？”白圭曰：“愿公子之毋让也。”夏后启曰：“以为可为，故为之；为之，天下弗能禁矣。以为不可为，故释之；释之，天下弗能使矣。”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启曰：“生不足以使之，则利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则害曷足以禁之矣？”白圭无以应。夏后启辞而出。凡使贤不肖异[⑦]：使不肖以赏罚，使贤以义。故贤主之使其下也必义，审赏罚，然后贤不肖尽为用矣。

【注释】

①邹公子夏后启：夏后启是邹公子之名。

②践绳：遵守绳墨，即遵守一定的准则。 节：节操。

③四上：义不明。高诱注为“君上”，因卿、大夫、士与君，四者中君为上故。陈本则注为代、秦、郑、卫四国。俞樾则认为当作“匹士”，即普通平民士子。

④三晋之事：指战国初韩、赵、卫三家分晋事。

⑤处：居住。

⑥迭：多次。

⑦使贤不肖异：役使贤者和不肖者，其方法不应相同。

【译文】

白圭问邹公子夏后启：“遵守准则节操的人，君主的志向，三家分晋的事情，都是天下最杰出的。因居住在晋，就常常听到有关晋的事。如今在你们邹国，没有听说有遵守准则的人，君主的志向，希望知道。”夏后启说：“我是鄙陋的人，哪里值得问呢？”白圭说：“希望您不要推辞。”夏后启说：“以为可以做，所以就去做；做了，天下谁都不能禁止他。认为不可以做，所以就不做；不做，天下谁也不能使他去做。”白圭说：“用利益也不能驱使他吗？用权威也不能禁止他吗？”夏后启说：“连生存都不能驱使他，那么，用利益怎么能驱使他呢？死亡都不能禁止他，那么，祸害又怎么能禁止他呢？”白圭无话回答。夏后启辞别走了。大凡役使贤者与不贤者的方法是不同的：役使不贤者用赏和罚，役使贤者则用道义。所以贤明的君主役使他的下属臣民一定用道义，审慎地用赏和罚，然后贤和不贤的人都能为自己使用。

召　类①

【题解】

本篇是《恃君览》的第四篇，论述“类同相召”。重点放在国家的内乱与外患的密切联系上。文章举例阐明“国乱非独乱，有必召寇。独乱未必亡也，召寇则无以存矣”之理，为此，要任用贤能之士，据义行事。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修之于庙堂之上，而折冲乎千里之外”的效果。

【原文】

120·1　四曰：

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②。故鼓宫而宫应，鼓角而角动；以龙致雨，以形逐影。祸福之所自来，众人以为命，焉不知其所由③。故国乱非独乱，有必召寇④。独乱未必亡也，召寇则无以存矣。

【注释】

①召类：类同相召。召：招致。

②比：并。

③焉不知其所由：依王念孙说，当为“焉知其所”。即怎么知道它的原因。

④有：又。

【译文】

第四是：

物类相同则相互招引，气味相同则相互投合，声音相同则相

互应和。所以，敲击大宫则小宫就应和，敲击大角则小角就共鸣；用龙就能招致雨，用形体就能追逐到身影。祸福的到来，众人都认为是天命，哪里知道它来的原因。所以国家混乱不仅仅国内混乱，又一定招致外敌入侵。仅国内混乱不一定灭亡，招致外寇入侵则国家就无法保存了。

【原文】

120·2　凡兵之用也，用于利，用于义。攻乱则服，服则攻者利；攻乱则义，义则攻者荣。荣且利，中主犹且为之，有况于贤主乎[①]？故割地宝器，戈剑卑辞屈服[②]，不足以止攻，唯治为足[③]。治则为利者不攻矣，为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为利则固为名也。名实不得，国虽强大，则无为攻矣。

【注释】

①有：又。

②戈剑：当为衍文。

③足：足以制止外敌入侵。

【译文】

凡用兵器作战，要用在有利的地方，用在道义上。攻击混乱的国家就能克服，克服了，对攻者有利；攻击混乱的国家就符合道义，符合道义，那么，攻者就荣耀。既荣耀又有利，中等智力的君主尚且要做，又何况是贤明的君主呢？所以割让土地，献出宝器，言辞卑躬地向人屈服，都不足以制止外敌的进攻，只有国家治理了，才足以制止进攻。国家治理了，那么图利的国家不敢来进攻，图名的国家也不敢来攻伐。大凡人们进行攻伐，不是为了利益就是为了名声。名声不得，实利不得，国家即使强大，也

不会发动进攻的。

【原文】

120·3　兵所自来者久矣①：尧战于丹水之浦②，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骜、有扈③，以行其教；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乱则用，治则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乱而弗讨，害民莫长焉。此治乱之化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爱之征也，武者恶之表也。爱恶循义，文武有常，圣人之元也④。譬之若寒暑之序，时至而事生之。圣人不能为时⑤，而能以事适时。事适于时者其功大。

【注释】

①兵：此代指战争。

②丹水：传说中的水名。　浦：水边。

③曹魏、屈骜、有扈：都是当时的部族名。

④元：根本。

⑤为时：创造时令。

【译文】

战争的由来已经很久了：尧在丹水之滨作战，以便降服南蛮；舜击退苗民，以便改变他们的习俗；禹攻伐曹魏、屈骜、有扈，以便施行他的教化；三王以前，本来都用过兵。对发生混乱的国家就用兵，对治理得好的国家就不用兵。攻击治理得好的国家，没有比这更不祥的了；不讨伐治理混乱的国家，没有比这更危害人民的了。这就是随治乱的不同情况而发生的变化，用文或用武就从此产生了。用文是仁爱的象征，用武是厌恶的表现。仁爱、厌恶都要遵循义，用文用武都有常规，这是圣人的根本。好比寒暑

变化的次序那样，时令到了就做与时令相应的事。圣人不能违背时令而另外造一个不同的时令，但他能使做的事适合时令。所做事情适应时令的，其功就大。

【原文】

120·4 士尹池为荆使于宋[1]，司城子罕之觞之[2]。南家之墙，犨于前而不直[3]；西家之潦[4]，径其宫而不止[5]。士尹池问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为鞔者也[6]。吾将徙之。其父曰：'吾恃为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国之求鞔者不知吾处也。吾将不食。愿相国之忧吾不食也。'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宫庳，潦之经吾宫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归荆，荆王适兴兵而攻宋，士尹池谏于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贤，其相仁。贤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国攻之，其无功而为天下笑乎！"故释宋而攻郑。孔子闻之曰："夫修之于庙堂之上，而折冲乎千里之外者[7]，其司城子罕之谓乎？"宋在三大万乘之间[8]。子罕之时，无所相侵，边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终其身[9]，其唯仁且节与？故仁节之为功大矣。故明堂茅茨蒿柱[10]，土阶三等，以见节俭。

【注释】

①士尹池：一作工尹池。姓工尹，名池。楚人。

②司城：即司空。官名。参见49·3注②。 子罕：参见49·3注②。 觞：以酒敬人。

③犨：陈本认为是"雠"之本字。匹敌的意思，作"当"讲。 直：正见。 于前而不直："犹言当于子罕堂前而目不能见正面之远方。"

④潦：地上积水。

⑤径：同经。

⑥鞔（mán 蛮）：鞋面，指鞋帮。

⑦折冲：使敌人的战车后撤。即制敌取胜。　冲：冲车。战车的一种。

⑧三大万乘之间：宋南有楚，北有晋，东有齐，故曰三大万乘之间。

⑨平公：前575～前532年在位。　元公：前531～前517年在位。景公：前516～前451年在位。都是宋国国君。

⑩故：当作“周”（依蒋维乔说）。　茅茨：用茅草覆盖屋顶。　蒿柱：即周代的蒿宫。《大戴礼记·明堂》：“周时德泽洽和，蒿茂大，以为宫柱，名蒿宫也，此天子之路寝也。”

【译文】

士尹池为楚国出使到宋国，司城子罕宴请他。子罕南边邻居的墙，挡住了子罕堂前而不能看正面的远方；西边邻居的积水，从子罕住处流过却不加制止。士尹池问子罕这是什么原因。子罕说：“南边邻居是工人，做鞋帮的。我准备让他搬迁。他的父亲说：‘我依靠做鞋为生已经三代了。现在搬迁，宋国买鞋的人就不知我的住处了。这样，我将不能养家。希望相国怜悯我。’为了这个缘故，我叫他不要搬家。西边邻居地基高，我的住处低，地上积水经过我的住处方便，所以没有禁止。”士尹池回到楚国，楚王要兴兵攻宋，士尹池劝说楚王道：“宋国不可以攻伐。他的国君贤明，国相仁慈。贤明的人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仁慈的人能任用人。楚国攻伐他，不仅没有功劳反而被天下耻笑！”所以楚国放弃攻宋而攻郑。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在朝廷上修养自己的品德，就可以击退敌军于千里之外，讲的就是司城子罕吧？”宋国夹在三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之间。在子罕当政时，没有外敌的侵犯，边境四面都受到益处，子罕辅佐平公、元公、景公一直到终身，这大概正是因为他既仁慈又节俭吧？所以仁慈节俭的功劳是很大的。周朝处理政事的明堂是用茅草盖的屋顶，用蒿杆做的屋柱，土台只有三级，用此来表示他的节俭。

【原文】

120·5 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默往睹之①，期以一月，六月而后反。赵简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谋利而得害，犹弗察也？今蘧伯玉为相②，史鳅佐焉③，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易》曰④：'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赵简子按兵而不动。凡谋者，疑也⑤。疑则从义断事，从义断事则谋不亏，谋不亏则名实从之。贤主之举也，岂必旗偾将毙而乃知胜败哉⑥？察其理而得失荣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贵，无若贤也。

【注释】

①史默：63·3注③作"史墨"。

②蘧伯玉：春秋末卫国大夫，名瑗。他为人勤于改过，能进能退，与时无忤。吴公子季札去卫观光，赞许他为君子。孔子也佩服他，过卫时曾住他家。

③史鳅：即史鱼。名鳅，字子鱼。春秋末卫国史官。以正直著称。孔子说他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总是无偏无党，仿佛箭杆一样直。临死时，还嘱家人不要"治丧正室"，以此劝戒卫灵公进贤（指蘧伯玉）去佞（指弥子瑕）。后人称为"尸谏"。

④《易》：引文见《周易·涣》。

⑤谋者，疑也：有疑惑然后谋。

⑥偾（fèn 愤）：仆倒。

【译文】

赵简子将要袭击卫国，派史默去了解卫国的情况，约定一个月为期，过了六个月史默才回来。赵简子说："为什么这么久呢？"

史默说："您袭击卫国是为了谋取利益而可能遭受祸害，这个情况您不了解吧？现在蘧伯玉是卫相，史鳅辅佐他，孔子是他的客人，子贡在卫君前受差遣，都很受信任。《周易》说：'涣其群，元吉。'涣是贤德的意思；群是众多的意思；元是吉利开始的意思；涣其群元吉是说他的辅佐多是贤德的人。"赵简子听后按兵不动。凡是谋划，都是因为有疑惑。有疑惑就要按义的原则来决断事情，从义的原则来决断事情，那么谋划就不会失当，谋划不失当，那么名声和实利都会随之而来。贤明的君主办事，哪里一定要等旗倒了、武将死了才知战争的胜败呢？明察事理，得失、荣辱就确定了。所以夏、商、周三代所崇敬的，没有什么比得上贤德。

达　郁[①]

【题解】

本篇是《恃君览》的第五篇，论述国君应当重视贤臣的道理。文章以人为喻，说明身体各部分都应通畅才能不生病痛，进而以水、以树、以草为喻，万物无不如此。推而论之，国家也如此，"主德不通，民欲不达"就是国家之"郁"。要排除这个"郁"，只有重用豪杰之士与忠臣才能奏效，因为只有他们"敢直言而决郁塞"。

【原文】

121·1　五曰：

凡人三百六十节[②]，九窍五藏六府[③]。肌肤欲其比也[④]，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气欲其

行也，若此则病无所居而恶无由生矣[5]。病之留、恶之生也，精气郁也。故水郁则为污，树郁则为蠹[6]，草郁则为蒉[7]。国亦有郁。主德不通，民欲不达，此国之郁也。国郁处久，则百恶并起，而万灾丛至矣[8]。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圣王之贵豪士与忠臣也，为其敢直言而决郁塞也[9]。

【注释】

①达郁：使郁通达。郁：此指国之郁。

②三百六十节：参见2·4注⑦。

③六府：指胃、胆、三焦、膀胱、大肠、小肠。

④比：密。

⑤居：留。　恶：恶疾。

⑥蠹（dù杜）：蛀蚀树木的虫子。

⑦蒉：同“殨”。烂。

⑧丛：并。

⑨决：排除壅塞。

【译文】

第五是：

凡人都有三百六十个骨节，有九窍、五脏、六腑。肌肤应该让它细腻，血脉应该让它通畅，筋骨应该让它强固，心志应该让它平和，精气应该让它运行，像这样，疾病就无法滞留而恶疾就无从产生。疾病的滞留、恶病的产生，都是因精气郁结。所以，水郁结不通就会变污浊，树郁结不通就会生蠹虫，草郁结不通就会腐烂。国家也有郁结不通的情况。君主的道德不通达，人民的愿望不通达，这就是国家的郁结。国家郁结时间越久，那么各种毛病都会一起产生，而所有灾害就会一同到来。上下相互残害，也

由此而产生。所以圣明的君主尊重豪杰之士与忠诚的大臣，这是因为他们敢于直言劝谏来排除郁结和阻塞。

【原文】

121·2 周厉王虐民，国人皆谤。召公以告曰[①]：“民不堪命矣。”王使卫巫监谤者，得则杀之。国莫敢言[②]，道路以目[③]。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④]。”召公曰：“是障之也[⑤]，非弭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败人必多。夫民犹是也。是故治川者决之使导，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听政，使公卿列士正谏[⑥]，好学博闻献诗，矇箴师诵[⑦]，庶人传语[⑧]，近臣尽规，亲戚补察，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下无遗善，上无过举。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过[⑨]，恐为社稷忧。”王弗听也。三年，国人流王于彘。此郁之败也。郁者，不阳也[⑩]。周鼎著鼠[⑪]，令马履之[⑫]，为其不阳也。不阳者，亡国之俗也。

【注释】

①召公：即召穆公，也称召公虎。为周厉王卿士。召，一作邵。

②国：当作“国人”。指都城内之人。

③道路以目：人民相遇道路，相互只用眼睛看而已。即今所谓“敢怒而不敢言”。

④弭（mǐ 米）谤：消除谤言。

⑤障：防水堤。此作堵讲。即人民说话之口被堵住。

⑥列士：古代一般官员称士。天子以上士称列士，以别于诸侯之士。

⑦矇：有眸子而看不见的盲人称矇。 箴：箴言，一种寓有劝戒意义的文辞，与后世格言相近。 师：乐师。 诵：指不配合乐曲的诵读。

⑧庶人传语：庶人即平民。平民没有机会见到国王，因而他们把对政治的意见间接传给国君。

⑨遂：实现。此有促成意。

⑩不阳：没有表露出来，郁结闭塞。

⑪著鼠：刻着鼠。鼠夜行，故言不阳。

⑫马：属阳。之：代不阳的鼠。

【译文】

周厉王残害人民，国人都指责他，召公将此事禀告说："人民不能忍受你的政令了！"国王派卫国的巫者监视指责国王的人，抓到以后就杀掉他。都城内的人不敢讲话，彼此在路上遇见也只能用眼睛看看而已。国王很高兴，将此情况告诉召公说："我能够消除谤言了。"召公说："是堵住人民的指责，不是消除指责啊。堵塞人民的嘴，其危害比堵住河流的水还严重；河水被堵塞，一旦决口，伤害的人一定很多。人民也是这样。因此，治理水的人应该排除堵塞，让它疏通，治理人民的人应该开导他们，让他们畅所欲言。因此，天子听政时，让公卿列士直言劝谏，让好学博闻的人献上讽谏的诗歌，让乐师进上箴言，让乐师吟诵讽谏的诗，让人民把意见传达上来，让接近国王的人尽规谏之责，把话全都讲出来，让同宗大臣弥补天下的过失，然后由国王斟酌去取，并加以实行。因此，下边没有遗漏的善言，上边没有错误的举动。现在您堵塞人民的嘴，而促成国王的过失，恐怕要成为国家的忧患。"周厉王不听。三年过后，国人把厉王放逐到彘那个地方。周鼎上刻着属阴的老鼠，让属阳的马来踩它，这是因为它不属阳而属阴。不属阳，就是亡国的特征。

【原文】

121·3　管仲觞桓公，日暮矣，桓公乐之而征烛。管仲曰："臣卜其昼，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说，曰："仲父年老矣，寡人与仲父为乐将几之？请夜之。"管仲曰：

"君过矣。夫厚于味者薄于德，沈于乐者反于忧；壮而怠则失时，老而解则无名[①]。臣乃今将为君勉之，若何其沈于酒也？"管仲可谓能立行矣。凡行之堕也于乐，今乐而益饬[②]；行之坏也于贵[③]，今主欲留而不许。伸志行理，贵乐弗为变，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

【注释】

①解：同懈，即怠。

②饬：正。

③坏：指没有品德。　贵：尊贵。

【译文】

管仲宴请齐桓公，天已经黑了，桓公非常高兴，要人拿烛来。管仲说："您白天来我处喝酒，我占过卜，晚上继续在此喝酒，我没有占卜。您可以走了。"桓公不高兴，说："仲父您年纪老了，我与您一起饮酒作乐还能有多少时间呢？请以夜继之。"管仲说："您错了。看重美味的人德行就微薄，沉溺于享乐的人反倒要忧伤；壮年懈怠就会失去时机，老年懈怠就不会有功名。我从现在开始将劝勉您，怎么可以沉溺于饮酒之中呢？"管仲可以说能树立品行了。凡是行为堕落都在于过分享乐，现在虽在宴乐，态度却更严正；品行的败坏在于过分尊贵，现在君主希望留下来饮酒而管仲不同意。申明自己的意志，行为合乎事理，不因尊贵和享乐而改变自己侍奉君主的原则，这就是齐桓公之所以称霸的原因。

【原文】

121 • 4　列精子高听行乎齐湣王[①]，善衣东布衣[②]，白缟冠[③]，颡推之履[④]，特会朝雨袪步堂下[⑤]，谓其侍者曰：

“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丽[6]。”列精子高因步而窥于井，粲然恶丈夫之状也[7]，喟然叹曰：“侍者为吾听行于齐王也，夫何阿哉？又况于所听行乎万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无所镜[8]，其残亡无日矣。孰当可而镜[9]？其唯士乎！人皆知说镜之明己也，而恶士之明己也。镜之明己也功细，士之明己也功大。得其细，失其大，不知类耳。”

【注释】

①列精子高：战国时的贤人。　听行：语言行动都听从列精子高，犹今之言听计从。

②东：陈本：“东”当作“柬”，同练。

③白缟冠：用白色缟做的帽子。　缟：绢。　白缟：未染色的绢。

④颡推之履：陈本：“盖高头鞋。”

⑤特：特意，故意。　会朝：指黎明。　袪步：撩起衣服走路。

⑥姣：容貌美丽，体态健美。

⑦粲然：明显的样子。

⑧镜：作动词用，照。

⑨当可而镜：即可当镜。

【译文】

齐湣王对列精子高的话言听计从，列精子高喜欢穿熟绢做的衣服，戴着白色绢做的帽子，穿着高头鞋子，故意在黎明撩起衣服在朝堂下走来走去，他对侍者说：“我的样子怎么样？”侍者说：“您既漂亮又美丽。”列精子高于是走到井边照着自己，分明是一个丑陋的男子形象，他慨叹着说：“侍者因为齐湣王对我言听计从，故说我美，这难道不是曲意迎合我吗？又何况对于对我言听计从的拥有万辆兵车的齐湣王，人们对他的曲意迎合当更严重了，可他却无法照见自己的缺点，这样下去，国家残破、自身灭亡的日

子就不会很久了。谁可以当镜子来照见自身的缺点呢？大概只有贤士吧！人人都喜欢用镜子来照自己的形象，而讨厌贤士指明自己的缺点。镜子照明自己的形象功劳是细小的，贤士指明自己的缺点功劳是很大的。只得到功劳小的镜子，却失去功劳大的贤士，可谓不知类比啊。”

【原文】

121·5　赵简子曰："厥也爱我①，铎也不爱我②。厥之谏我也，必于无人之所；铎之谏我也，喜质我于人中③，必使我丑。”尹铎对曰："厥也爱君之丑也，而不爱君之过也；铎也爱君之过也，而不爱君之丑也。臣尝闻相人于师④，敦颜而土色者忍丑⑤。不质君于人中，恐君之不变也。”此简子之贤也。人主贤则人臣之言刻⑥。简子不贤，铎也卒不居赵地，有况乎在简子之侧哉⑦？

【注释】

①厥：人名，即赵厥，赵简子家臣。

②铎：人名，即尹铎，赵简子家臣。

③质：正。

④相人：旧时传说观察一个人的相貌就可以知其人的贵贱安危。

⑤敦颜：颜色敦厚。　土色：黄色。　忍：忍受。

⑥刻：刻薄尖酸。

⑦有：又。

【译文】

赵简子说："赵厥爱我，尹铎不爱我。赵厥劝谏我，一定在没有外人的地方；尹铎劝谏我，喜欢当着外人的面，一定让我出丑。”尹铎回答说："赵厥顾惜您的出丑，而不顾惜您的过失；我顾惜您

的过失，而不顾惜您的出丑。我曾经从老师处听到过如何观察人的相貌，相貌敦厚颜色黄的人能够忍受住出丑。不在众人面前讲您的缺点，担心您不改啊。”这就是赵简子贤明之处。人主贤明，那么，人臣劝谏之言也就尖刻，如果赵简子不贤明，尹铎最终也不会居住在赵地，更何况生活在赵简子的身边呢？

行　论[1]

【题解】

本篇是《恃君览》的第六篇，论述人之行事，中心在论述君主之行事，又着重论述君主处逆境时之行事。文章认为君主负“执民之命”的重任，不能在“势不便，时不利”时贸然行事，为了求存和求得发展壮大，必要时可“事仇以求存”。围绕此中心，列举禹、文王、燕王事仇敌事以明之。

【原文】

122·1　六曰：

人主之行与布衣异，势不便，时不利，事仇以求存。执民之命[2]，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为故[3]。故布衣行此，指于国，不容乡曲[4]。

【注释】

①行论：论人之行事。

②执：执掌。陈本认为此句前当有“人主”二字。是。

③故：事。

④乡曲：乡间。

【译文】

第六是：

君主的行为与百姓不同，形势不好，时机不利，可以侍奉仇敌而求得生存。君主执掌着人民的命运，执掌着人民的命运是很重的责任，不能图一时的痛快恣意行事。所以，如果百姓也这样做，在国内就要受指责，在乡里不能容身。

【原文】

122·2　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①。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②。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③，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④。舜于是殛之于羽山⑤，副之以吴刀⑥。禹不敢怨⑦，而反事之，官为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黎黑，步不相过⑧，窍气不通，以中帝心。

【注释】

①三公：三公是周以后的官，此系传闻。

②失论：丧失原则。　论：理。

③比：并。

④仿佯：同彷徉，指游荡不定。

⑤殛：诛杀。　羽山：山名。在今山东郯城东北。

⑥副：剖。　吴刀：吴地出产之刀。传说极锋利。

⑦传说鲧是他父亲。他父被舜杀，他反而去侍奉舜。

⑧步不相过：言疲倦得走路时一只脚不能超过另一只脚。

【译文】

尧将天下让给舜。鲧当诸侯，他向尧发怒说："符合天道的人就当帝王，符合地道的人就成为三公。现在我符合地道，为什么不让我当三公。"认为尧丧失了原则。他希望得到三公之位。没有得到，愤怒有甚于猛兽，还想以此为借口制造混乱。猛兽的角比排起来，可以作为城墙；猛兽的尾巴举起来，可以作为旗号。舜召见鲧，他也不来，在野外游荡来给舜制造祸患。舜于是将他杀死在羽山，用锋利的吴刀肢解了他。他的儿子禹不敢怨恨，反而去侍奉舜，担任司空之职，疏导洪水，长期在外，脸成黑色，走路艰难，劳累得七窍不通，从而很得舜帝的欢心。

【原文】

122·3　昔者纣为无道，杀梅伯而醢之①，杀鬼侯而脯之，以礼诸侯于庙。文王流涕而咨之。纣恐其畔②，欲杀文王而灭周。文王曰："父虽无道，子敢不事父乎？君虽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纣乃赦之。天下闻之，以文王为畏上而哀下也。《诗》曰③："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④，聿怀多福⑤。"

【注释】

①"杀梅伯"三句：高诱注："肉酱为醢。肉熟为脯。梅伯、鬼侯皆纣之诸侯也。梅伯说鬼侯之女美，令纣取之，纣听妲己之谮，曰以为不好，故醢梅伯、脯鬼侯，以其脯燕诸侯于庙中。"　醢，音hǎi。　梅伯、鬼侯：均纣时诸侯。　脯：肉干。　礼：作动词用。

②畔：通"叛"。

③《诗》：引文见《诗·大雅·大明》。

④昭：明彰。

⑤聿：语首助词，无义。

【译文】

从前纣王暴虐无道，杀死梅伯把他做成肉酱，杀死鬼侯把他做成肉干，在宗庙里用来宴请诸侯。文王流着泪为此叹息。纣王担心他叛乱，想杀死文王消灭周国。文王说："父亲即使无道，儿子敢不侍奉父亲吗？君王即使无道，臣子敢不侍奉君王吗？君主怎么可以背叛呢？"纣王于是赦免了文王。天下人听到这件事后，认为文王畏惧在上的人而哀怜在下的人。《诗·大雅·大明》中说："只有这个文王，做事小心翼翼，心地光明地侍奉上帝，从而获得大福大利。"

【原文】

122·4　齐攻宋，燕王使张魁将燕兵以从焉[①]，齐王杀之[②]。燕王闻之，泣数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兴事而齐杀我使[③]，请令举兵以攻齐也[④]。"使受命矣。凡繇进见[⑤]，争之曰："贤主故愿为臣。今王非贤主也，愿辞不为臣。"昭王曰："是何也？"对曰："松下乱[⑥]，先君以不安、弃群臣也[⑦]。王苦痛之而事齐者，力不足也。今魁死而王攻齐，是视魁而贤于先君。"王曰："诺。""请王止兵。"王曰："然则若何？"凡繇对曰："请王缟素辟舍于郊[⑧]，遣使于齐，客而谢焉[⑨]，曰：'此尽寡人之罪也。大王贤主也，岂尽杀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独死，此弊邑之择人不谨也。愿得变更请罪。'"使者行至齐。齐王方大饮，左右官实[⑩]，御者甚众，因令使者进报。使者报言燕王之甚恐惧而请罪也，毕，又复之，以矜左右官实[⑪]。因乃发小使以反令燕王复舍[⑫]。此济上之所以败[⑬]，齐国以虚也。七

十城，微田单固几不反[14]。湣王以大齐骄而残，田单以即墨城而立功。诗曰[15]："将欲毁之，必重累之[16]；将欲踣之[17]，必高举之"，其此之谓乎？累矣而不毁，举矣而不踣，其唯有道者乎！

【注释】

①燕王：燕昭王。　张魁：人名。　以：同"而"。

②齐王：陈本认为指齐湣王。

③兴事：兴起战争，指发兵。

④请令：当作"请今"。今：即，立刻。

⑤凡繇：燕昭王臣。

⑥松下乱：即松下之乱。齐伐燕，燕王子哙（昭王父亲）与齐战于松下，被齐俘获。

⑦不安：指燕王子哙被俘事。　弃群臣：委婉说国王被俘。

⑧缟素：丧国之服，白色。　辟舍：离开自己的宫室。

⑨客：用客人的身份。　谢：谢罪。

⑩官实：官属。

⑪矜：矜夸。

⑫小使：地位低的使者。

⑬济：济水。燕王后派乐毅伐齐，大败齐于济水边，克七十余城。

⑭七十城，微田单固几不反：倒装句，应为"微田单固几不反七十城"。燕昭王卒，子惠王立。惠王为太子时与乐毅有矛盾，即位后，即用骑劫代乐毅为将。齐田单趁机以即墨击败燕军，骑劫死，燕兵引归，齐悉复得其故城。微：没有。

⑮诗：当是逸诗诗句。

⑯累：堆积。

⑰踣：使仆倒。

【译文】

齐国攻打宋国，燕昭王派张魁率领部队去帮助宋国，齐王却杀死了张魁。燕昭王听到这个消息后，眼泪一行行流下来，召集有司告诉他们说："我起兵助宋，齐国却杀死了我的使臣，请即刻起兵而攻齐。"官员接受了命令。凡繇进来见燕王，劝谏燕王说："从前认为您是贤明的君主，所以愿意为您的臣子。现在看来，国王不是贤明的君主，愿意告辞不再当臣子了。"昭王说："这是为了什么呢?"凡繇回答说："松下之难，我们的先君不得安宁而被俘。您对此事非常痛苦而您却去侍奉齐国，这是因为力量不足啊。现在张魁被杀而您却要攻打齐国，这是把张魁看得比先君还重。"昭王说："好。"凡繇说："请您停止出兵。"燕王说："然而该怎么办呢?"凡繇回答说："请您穿上白色丧服离开宫室住到郊外，派遣使臣去齐，以客人的身份谢罪，说：'这全是我一人的罪。大王您是贤德的君主，哪能全部杀掉诸侯的使者呢?而燕国的使臣独独被杀，是我选择人不慎重啊。希望能让我改派使臣来请罪。'"使臣到了齐国。齐王正在大宴群臣，左右官员，侍从很多，于是命令燕国使者进来禀报。使者说燕王非常恐惧并特来请罪，讲完了，齐王叫他重复一遍，以向左右官员夸耀。于是就派一个位低的使臣去让燕王返回宫室居住。这就是后来齐国在济水边被打败的原因，齐国因而变得虚弱。齐国没有田单，被燕攻克的七十座城池几乎不能收复。齐湣王凭借强大的齐国却因骄傲而使国家残败，田单凭借着一座即墨城却建立了功劳。《诗》上说："想要毁掉它，一定要先把它堆叠起来；想要打倒他，一定要把它高高举起。"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堆叠起来却不能被毁坏，高举起来却不被打倒，大概只有有道之人才能做到吧！

【原文】

122·5　楚庄王使文无畏于齐[1]，过于宋，不先假道。

还反，华元言于宋昭公曰[②]：“往不假道，来不假道，是以宋为野鄙也[③]。楚之会田也[④]，故鞭君之仆于孟诸[⑤]。请诛之。”乃杀文无畏于扬梁之堤[⑥]。庄王方削袂[⑦]，闻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诸庭，剑及诸门[⑧]，车及之蒲疏之市[⑨]，遂舍于郊，兴师围宋九月。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执牺[⑩]，委服告病，曰：“大国若宥图之，唯命是听。”庄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乃为却四十里，而舍于庐门之阖[⑪]，所以为成而归也。凡事之本在人主，人主之患，在先事而简人[⑫]，简人则事穷矣。今人臣死而不当，亲帅士民以讨其故[⑬]，可谓不简人矣。宋公服以病告而还师[⑭]，可谓不穷矣。夫舍诸侯于汉阳而饮至者[⑮]，以其义进退邪？强不足以成此也。

【注释】

①文无畏：楚国大夫。

②华元：宋大夫。　宋昭公：宋成公王臣之子杵臼。前619～前611 年在位。

③野鄙：边野之地。

④会田：会猎。田：同畋，田猎。

⑤故：有意，故意。　孟诸：古泽名。

⑥扬梁：地名。近水，故有堤防。

⑦方：正。　削袂：陈本：“谓两手套人衣袖之中，正形容庄王消闲自得之状。”削：陈本：“削之本义为刀室，所以套刀者，引申其义则以物套人某物之中谓削。”　袂：衣袖。

⑧门：寝门。

⑨蒲疏：街市名。

⑩肉袒：脱去衣服，露出臂膀，表示谢罪。

⑪庐门：宋城门名。　阖：门扇。

⑫简：简慢。

⑬帅：同率，统帅。　故：疑作“敌”。

⑭服：上夺“委”字。

⑮舍：当作“合”。　饮至者：陈本：“饮于庙以告成功之意。”

【译文】

楚庄王派文无畏出使齐国，经过宋国，没有事先向宋借道。等楚使返回来时，华元向宋召公说：“去时不先向我国借道，回来也不借道，这是把我们宋国看为他们楚国的边鄙之地了。从前，楚国与您会猎时，在孟诸有意地鞭打您的仆人。请允许把他杀掉。”于是在扬梁堤上将文无畏杀了。楚庄王正自得地将手揣在袖子里，听到这件事后说：“哼！”就甩开袖子站起来往外跑，奉鞋的人追到庭院中才帮他穿上鞋，拿剑的追到寝门才帮他佩上剑，驾车的追到蒲疏街市上才赶上他，于是就住在郊外。起兵包围宋国九个月。宋人粮尽，相互易子而食，劈开骨头来烧火做饭。宋召公脱去衣服，露出臂膀拿着牺牲，到楚军营地屈服地诉说苦状，说：“贵国如果赦免我的罪过，我将唯命是听。”楚庄王说：“宋公的话非常诚恳。”于是将部队后退四十里，驻扎在庐门那里，两国媾和后就返回去了。大凡事情的根本在于人主，人主的毛病，在于重事而轻人，轻人那就使事情陷于困境。如今臣子死得冤枉，国王亲自率领士民讨伐其敌，可以说不轻人了。宋公屈服诉说苦状后，楚庄公就退军了，可以说不再处于困境了。他在汉水北边召集诸侯盟会，大概是根据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前进或后退吧？光靠强大是不足以达到这一步的。

骄　恣①

【题解】

本篇是《恃君览》的第七篇，阐述君主应该防止骄傲恣肆。文章指出“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这样就招致祸害，反之，如“欲无壅塞，必礼士；欲位无危，必得众；欲无召祸，必完备”，这，正是君道的根本。接着举周厉王、魏武侯、齐宣王、赵简子的事为例，来作进一步的论述。

【原文】

123·1　七曰：

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②，自智则专独，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壅塞③。欲无壅塞必礼士，欲位无危必得众，欲无召祸必完备。三者人君之大经也④。

【注释】

①骄恣：骄傲恣肆。

②简：简慢。傲慢。

③壅塞：指听言之路闭塞。

④经：道，常道，准则。

【译文】

第七是：

亡国的君主，必然骄傲自得，必然自以为聪明，必然轻视外

物。骄傲自得就会简慢贤士，自以为聪明就会专断独行，轻视外物就会没有准备。没有准备就召来祸害，专断独行，地位就会危险，简慢贤士，视听就会闭塞。想要不闭塞，一定要礼贤下士，想要巩固地位，一定要得到众人辅佐，想要不召来祸害，一定要准备充分。这三者是为君的最大原则。

【原文】

123·2　晋厉公侈淫，好听谗人，欲尽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胥童谓厉公曰①："必先杀三郤②。族大多怨，去大族不逼③。"公曰："诺。"乃使长鱼矫杀郤犨、郤锜、郤至于朝而陈其尸④。于是厉公游于匠丽氏⑤，栾书、中行偃劫而幽之⑥，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杀之⑦。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知害人之不当而反自及也⑧。是何也？智短也。智短则不知化，不知化者举自危⑨。

【注释】

①胥童：晋大夫。厉公用为卿。

②三郤（xì 细）：即郤犨、郤锜、郤至。郤氏是晋国的大族。

③不逼：不威逼晋国公室。

④长鱼矫：晋厉公的外嬖（宠幸的大夫）。长鱼为复姓，名矫。　陈其尸：陈其尸示众。

⑤匠丽氏：晋大夫。晋厉公的外嬖。

⑥栾书、中行偃：参见34·2注⑰。　幽：囚。

⑦三月而杀之：栾书、中行偃幽厉公在鲁成公十七年十二月，当年闰十二月，次年正月栾书、中行偃派程滑杀死厉公。所以说"三月而杀之"。

⑧自及：祸延及自身。

⑨举：举动，行动。

【译文】

晋厉公骄奢淫逸，喜欢听信谗人的话，想把原用大臣全部去掉而任身边左右人员。胥童对厉公说："一定要杀掉三个姓郤的。他们家族大，对公室有许多怨恨，去掉他们就不会威逼公室了。"厉公说："好。"于是派长鱼矫去杀掉郤犨、郤锜、郤至，并将三人死尸陈于朝廷示众。接着厉公到匠丽氏处游玩，栾书、中行偃劫持并幽禁了厉公，诸侯没有人援救他，百姓也没有人哀怜他，幽禁三个月后就将厉公杀掉了。人主的弊病，只知道自己能危害别人，而不知道所害的人如不该害反而要危及自身的安全。这是为什么呢？是智谋短浅啊。智谋短浅就不知道事物的变化，不知道事物的变化，一举一动都会危及自己。

【原文】

123·3　魏武侯谋事而当，攘臂疾言于庭曰①："大夫之虑莫如寡人矣！"立有间，再三言。李悝趋进曰："昔者楚庄王谋事而当，有大功，退朝而有忧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忧色，敢问其说？'王曰：'仲虺有言，不谷说之②。曰③："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今以不谷之不肖也，群臣之谋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曰④，此霸王之所忧也，而君独伐之⑤，其可乎⑥？"武侯曰："善。"人主之患也，不在于自少⑦，而在于自多。自多则辞受⑧，辞受则原竭⑨。李悝可谓能谏其君矣，壹称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⑩。

【注释】

①疾言：大声说话。

②不谷：不善，古代王侯自称的谦词。

③曰：此处加“‘’”符号中话是李悝转述仲虺之言。

④曰：此“曰”字以下仍是李悝语。为此，加一“曰”字，以便转接。

⑤伐：矜伐，矜夸。

⑥其：这。

⑦少：作动词用，轻视。自少，自己轻视自己。

⑧辞受：拒绝接受。高诱注：“当受言而不受。”辞：拒绝。

⑨原：同源，水源。　原竭：指进言之路进一步堵塞。

⑩壹称：一席话。

【译文】

魏武侯谋划事总是很得当，他曾在朝廷中捋起袖子，伸出胳膊大声说：“大夫们的考虑没有人赶得上我！”站了一会儿，再三重复这句话。李悝快步上前说：“从前楚庄王谋划事很得当，有大功，但退朝时却有忧色。身边左右的人说：‘您有大功，退朝后却有忧色，请问这是为什么？’王说：‘仲虺有句话，我很喜欢。他说：“诸侯的品德，能为自己选取老师的就会称王，能为自己选取朋友的就会保存自身，所选取的人不如自己就会遭到灭亡。”’现在凭着我这样的品德，群臣的谋划又不如我，我大概要灭亡了吧？”武侯说：“好。”人主的弊病，不在于自己轻视自己，而在于过分地看重自己。过分地看重自己就拒绝接受意见。拒绝接受意见就把进言之路堵死了。李悝可以说是能善于劝谏其君的了，一席话就让魏武侯更加明白当君主的准则。

【原文】

123·4　齐宣王为大室，大益百亩①，堂上三百户②。以齐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③。群臣莫敢谏王④。春居问于宣王曰⑤：“荆王释先王之礼乐而乐为轻⑥，敢问荆国为有主乎⑦？”王曰：“为无主。”“贤臣以千数而莫敢谏，敢

问荆国为有臣乎？”王曰：“为无臣。”“今王为大室，其大益百亩，堂上三百户。以齐国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群臣莫敢谏，敢问王为有臣乎？”王曰：“为无臣。”春居曰：“臣请辟矣[8]。”趋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9]！何谏寡人之晚也？寡人请今止之。”遽召掌书曰：“书之：寡人不肖，而好为大室，春子止寡人。”箴谏不可不熟。莫敢谏若[10]，非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与人同，其所以入之与人异[11]。宣王微春居，几为天下笑矣。由是论之，失国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无春居。故忠臣之谏者，亦从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

【注释】

①益：同溢，满出。此作“超过”讲。

②户：门。

③具：备办，修建。

④王：当作“者”。

⑤春居：齐宣王臣。

⑥释：放弃。　为轻：为［之］轻。因此而轻浮。

⑦主：此专指贤明之君主。

⑧辟：同避，躲避。

⑨反：同返。

⑩若：当是“者”字之误。

⑪所以入之：指用来劝谏的方法。

【译文】

齐宣王修建大宫室，规模大到超过百亩，堂上设置了三百个门。凭着齐国这样的大国，修建了三年都没有完成。群臣中没有敢于劝谏的。春居向齐宣王说：“楚王放弃了先王的礼乐，而音乐

从此变得轻浮了，请问，楚国算是有贤明的君主吗?”王说:“没有贤明的君主。”春居说:“贤臣有一千多个而不敢劝谏，请问，楚国算是有贤臣吗?”王说:“没有贤臣。”春居说:“现在您修建大宫室，其规模之大超过百亩，堂上有三百座门。凭着齐国之大，修了三年都没有完成。群臣中没有敢劝谏的，请问，您算有贤臣吗?”王说:“没有贤臣。”春居说:“臣请求让我离开。”讲完，快步走出。王说:“春子!春子回来!为什么劝谏我这样晚呢?我立刻停止修建。”立刻召主管书写记事的官员，对他们说:“写下来:我不贤明，而喜好修建大宫室，春子阻止了我。”劝谏不可不慎重考虑。不敢劝谏的人，并不是不想劝谏。春居想要做的与别人相同，但他所采用劝谏的方法却与别人不同。齐宣王没有春居，几乎被天下耻笑。由此看来，失掉国家的君主，大多与齐宣王一样，然而他们的祸患在于没有像春居这样的人。所以，忠臣敢于劝谏的，也应顺势加以劝谏，不可以不慎重，这就是得失的根本啊。

【原文】

123·5　赵简子沈鸾徼于河①，曰:“吾尝好声色矣，而鸾徼致之。吾尝好宫室台榭矣，而鸾徼为之。吾尝好良马善御矣，而鸾徼来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鸾徼未尝进一人也，是长吾过而绌善也②。”故若简子者，能后以理督责于其臣矣③。以理督责于其臣，则人主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非；可与为直，而不可与为枉；此三代之盛教。

【注释】

①沈:同沉。　鸾徼:赵简子臣。

②绌善:当着“绌吾善”。绌:损。

③后:陈本认为此字当衍。是。

【译文】

赵简子把鸾徼沉到黄河里，说："我曾经爱好音乐女色，鸾徼就送来。我曾经爱好宫室台榭，鸾徼就去修建。我曾经爱好良马和好的驭手，鸾徼就送来。如今我爱好贤士六年了，而鸾徼未曾举进过一个人，这是助长我的错误而损害我的长处啊。"所以，像简子这样的人，才是能够用原则来督责自己臣子的人。用原则来督责自己的臣子，那么人主就可以与他一起为善，而不可以与他一起为非；可以与他一起做正直的事，而不可以与他一起做邪僻的事；这就是夏、商、周三代的美好教化。

观　　表[①]

【题解】

本篇是《恃君览》的末篇，论述君主应该通过观察人和事物的征兆来了解人和事物的本质。文章指出："凡论人心，观事传，不可不熟，不可不深。"然后举郈成子的善于观右宰谷臣、吴起的善于了解未来，尤其是那些相马大师，都能通过一点而了解马的全貌，推而论之，人事、国事，又何曾不如此！

【原文】

124·1　八曰：

凡论人心，观事传[②]，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为高矣，而日月星辰云气雨露未尝休矣[③]；地为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鳞未尝息也。凡居于天地之间、六合之内者，其务为相安利也，夫为相害危者，不可胜数。人事皆然。

事随心，心随欲。欲无度者，其心无度；心无度者，则其所为不可知矣。人之心隐匿难见，渊深难测，故圣人于事志焉[4]。圣人之所以过人以先知，先知必审征表[5]，无征表而欲先知[6]，尧、舜与众人同等。征虽易，表虽难，圣人则不可以飘矣[7]，众人则无道至焉[8]。无道至则以为神，以为幸。非神非幸[9]，其数不得不然。郈成子、吴起近之矣。

【注释】

①观表：观察事物的表征而了解其实质。

②传：迹，指已行之事。

③休：止。

④于事志焉：陈本认为“志”上脱“观”字。应为“于事观志焉”。是。

⑤征：陈本：“所谓征者，谓物体特异之处，即今所谓‘特征’。” 表：陈本：“所谓表者，谓意向之表现。”

⑥无征表：据上句，当作“无审征表”，脱“审”字。

⑦飘：陈本：“余疑飘为要之同音假字。要，遮也。谓表虽难察，然圣人明察秋毫，不可以遮蔽也。”

⑧道：术，由。 众人则无道至焉：陈本：“此言众人无人至于先知也。”

⑨“非神非幸”二句：陈本：“谓圣人之先知，既非神奇，亦非幸致，乃其事之天数不得不如此。”又说：“所谓天数者，指事物变化之自然规律。”

【译文】

第八是：

凡是衡量人心，观察事物，不可不精细，不可不深入。天是很高的，而日月星辰云气雨露未曾停止过；地是很大的，而水泉草木飞禽走兽未曾消失过。凡是居住在天地之间、六合之内的，他们都致力于相生相利，可他们之间相互危害的却数也数不清。人和事情都是这样。事情随着心而定，心随着欲望而定。欲望没有

限度，他的心也没有限度；心没有限度，那么他的所作所为就不可知。一个人的心隐藏着难以窥见，就像渊太深而无法测量一样，所以圣人 通过具体事来观察人的志向。圣人之所以超过常人的原因在于他先知先觉，要先知先觉，必须审察事物的征兆和表象，如果没有审察到事物的征兆和表象而又想要先知先觉，即使像尧、舜这样的圣人也与众人一样办不到。征兆虽然容易看到，表象却很难知晓，但对圣人而言，也是不可以蒙蔽的，众人则无人达到先知先觉的地步。达不到先知先觉的地步，就以圣人的先知先觉为神奇为幸致。但圣人能先知先觉，既非神奇，也非幸致，乃是事物变化的自然规律不得不如此。郈成子、吴起就接近于先知先觉。

【原文】

124·2　郈成子为鲁聘于晋①，过卫，右宰谷臣止而觞之②，陈乐而不乐③，酒酣而送之以璧，顾反④，过而弗辞，其仆曰："向者右宰谷臣之觞吾子也甚欢，今侯渫过而弗辞⑤？"郈成子曰："夫止而觞我，与我欢也；陈乐而不乐，告我忧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观之，卫其有乱乎？"倍卫三十里⑥，闻宁喜之难作⑦，右宰谷臣死之。还车而临⑧，三举而归⑨。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异之⑩，分禄而食之，其子长而反其璧。孔子闻之曰："夫智可以微谋、仁可以托财者，其郈成子之谓乎！"郈成子之观右宰谷臣也，深矣妙矣，不观其事而观其志，可谓能观人矣。

【注释】

①聘：出使，指诸侯国之间互派使臣相互问好。

②右宰谷臣：卫大夫。　觞之：以酒招待他。

③乐：前一个“乐”指乐器；后一个“乐”指快乐。

④顾反：返回。

⑤侯：何。　渫：重过。

⑥倍：通“背”，离开。

⑦宁喜之难：指《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公孙免余攻杀宁喜及右宰谷臣事。

⑧临：哭悼死者。

⑨三举：举哀三次。

⑩异：亦作“居”。

【译文】

郈成子为鲁国去问候晋国。经过卫国时，右宰谷臣请他停留并用酒食款待他，摆出乐器演奏，但乐曲并不欢快，酒喝到痛快之时，以璧玉送成子，成子返回时，经过卫国，但不去辞别，其仆从说：“先前右宰谷臣请您宴饮时感情很欢洽，如今重过卫地，为何不去告辞呢?”郈成子说：“他留我并宴请我，是希望与我欢乐；摆设乐器演奏乐曲并不快乐，是告诉我他有忧愁之事；饮酒到痛快时以璧玉送我，是寄存在我处啊。如从这事来看，卫国大概将有灾难吧?”离开卫国三十里后，就听到宁喜之难作，右宰谷臣被杀。成子调转车子返回去哭悼，哭了三次然后才回国。到鲁国后，派人去卫国迎接右宰谷臣的妻子和孩子到鲁国，把自己住宅分隔开来，让给她们母子住，并分出自己的俸禄来养活他们，谷臣的儿子长大后，成子把原收下的璧玉归还他。孔子听到此事后说：“论智慧可以通过隐微的方式与他谋划，论仁德可以把财产托付给他，这大概指的就是郈成子吧!”郈成子观察右宰谷臣，可以说很深入精妙了，不仅仅观察其事而是通过其事来观察其思想，可以说是能观察人的了。

【原文】

124·3　吴起治西河之外[①]，王错谮之于魏武侯，武

侯使人召之。吴起至于岸门，止车而休，望西河，泣数行而下。其仆谓之曰："窃观公之志，视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吴起雪泣而应之，曰："子弗识也。君诚知我，而使我毕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也不久矣，魏国从此削矣。"吴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毕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吴起之所以先见而泣也。

【注释】

①"吴起治西河之外"一段："参见55·5节各条注释。雪泣：揩拭眼泪。

【译文】

吴起治理西河郡，王错向魏武侯诬陷他，武侯召他回来。吴起到了岸门，停车休息，望着西河，眼泪一行行落下来。他的仆人对他说："我私下观察您的志向，您把抛掉天下像抛掉鞋子一样。如今离开西河而哭泣，为什么呢？"吴起拭掉眼泪回答说："你不知道。国君如果真的了解，让我能够施展全部才能，秦国是一定可以灭亡的，凭着西河这片地方也能称王称霸。现在君王听信谗言，不了解我，西河被秦侵占用不了多久时间了，魏国将从此被削弱。"结果吴起离开魏国到了楚国，而西河最终被秦侵占，魏一天天削弱，秦国一天天强大。这就是吴起事先看到这种情况而哭泣的原因。

【原文】

124·4 古之善相马者：寒风是相口齿①，麻朝相颊，子女厉相目，卫忌相髭，许鄙相朊②，投伐褐相胸胁，管青相膹肳③，陈悲相股脚④，秦牙相前，赞君相后。凡此十

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见马之一征也，而知节之高卑⑤，足之滑易⑥，材之坚脆，能之长短。非独相马然也，人亦有征，事与国皆有征。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非意之也⑦，盖有自云也⑧。绿图幡薄⑨，从此生矣。

【注释】

①寒风是：即韩风氏。下文的麻朝、子女厉、卫忌、许鄙、投伐褐、管青、陈悲、秦牙、赞君等人，全是古代善相马的人。

②𦚢（kāo 尻）：臀部。

③䐈：当为“唇”。　肳：同“吻”。

④股：脚。大腿和小腿。

⑤节：骨节。

⑥滑易：跑得快，马力足。

⑦意：猜想，意度。

⑧有自：有其原因。　云：语气词。

⑨绿图幡薄：各家说法不一。　绿图：可能指“河图”。黄河出现河图，是一种吉祥的征兆。　幡薄：丹书符箓之类。

【译文】

古代善于相马的人：寒风是审看马的口齿，麻朝审看马的面颊，子女厉审看马的眼睛，卫忌审看马的须髭，许鄙审看马的臀部，投伐褐审看马的胸胁。管青审看马的嘴唇，陈悲审看马的大腿和小腿，秦牙审看马的前部，赞君审看马的后部。这十人，都是天下善相马的人，他们相马的方法不同，他们审看马的一处特征，就知道马骨节的高低，腿脚的快慢，体质的强弱，才能的高下。不仅仅审看马是这样，审看人也是这样，事情与国家都有征兆的，圣人上可知千年，下可知千年，不是猜测的，而是有原因的。绿图幡薄这些征兆，就从此产生了。

开春论第一　察贤　期贤　审为　爱类　贵卒

开　　春[1]

【题解】

本篇是《开春论》的首篇，标题采用首二字为名，与内容无关。此文实际在讲述“善说者”可以给人带来幸福，免除祸患，而要做到“善说”，则应“言尽理”。这个理，具体讲的是节用爱人、明德慎罚等礼义仁德等方面的理。

【原文】

125·1　一曰：

开春始雷则蛰虫动矣[2]，时雨降则草木育矣，饮食居处适则九窍百节千脉皆通利矣。王者厚其德，积众善，而凤凰圣人皆来至矣。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3]。周厉之难，天子旷绝[4]，而天下皆来谓矣[5]。以

此言物之相应也[⑥]，故曰行也成也[⑦]。善说者亦然，言尽理而得失利害定矣，岂为一人言哉？

【注释】

①开春：当指仲春，即夏历二月。

②动：苏醒。

③海内皆以来为稽矣：俞樾认为“以”“为”二字当衍。

④旷绝：空缺，断绝。

⑤谓：勤。即“勤王”之“勤”。勤：助。

⑥以此言：杨树达认为“此”字当衍。

⑦行也成也：陈本：“疑当作‘行以成也’。谓物之所以相应，乃行为善恶使之然也。”

【译文】

第一是：

开春一开始打雷，藏在泥土中的虫豸就苏醒活动了，应时的雨降下来，草木就滋生了，饮食居处适度，九窍、百节、千脉就通畅了。君王应加厚自己的品德，积累众多的善行，凤凰和圣人都会来到他身边。共伯修养他的品行，喜好贤士仁人，而海内都来归附。周厉王之难，天子废缺，天下诸侯都来帮助王室。用此来说明事物之间是应和的，所以说任何行为都有相应的结果。善于劝说的人也是这样，把理说透而天下得失利害就确定了，哪里是为一个人而说呢？

【原文】

125·2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①]。天大雨雪，至于牛目[②]，群臣多谏于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费又恐不给。请弛期更日。”太子曰：“为人子者，

以民劳与官费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义也。子勿复言。”群臣皆莫敢谏，而以告犀首[3]。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是其唯惠公乎[4]？请告惠公。”惠公曰：“诺。”驾而见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历葬于涡山之尾[5]，栾水啮其墓[6]，见棺之前和[7]。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见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栾水见之[8]。’于是出而为之张朝[9]，百姓皆见之，三日而后更葬，此文王之义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难以行，太子为及日之故，得无嫌于欲亟葬乎[10]？愿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抚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11]。因弛期而更为日，此文王之义也。若此而不为，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择葬日。”惠子不徒行说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说文王之义[12]。说文王之义以示天下，岂小功也哉！

【注释】

①有日：有一定的日期，即日子快来到。

②至于牛目：《魏策》于此句下尚有“且为栈道而葬”一句。

③犀首：即魏人公孙衍。战国纵横家。阴晋（今陕西华阴东）人，一称犀首。早年赴秦游说，任大良造。返魏后，魏王任为将，提倡五国合纵抗秦。后代张仪为相。

④惠公：即惠王相惠施。公是对人的尊称。

⑤涡山：一作“楚山”。 尾：指山脚。

⑥栾水：渗漏入地下的水流。 啮：本指用口咬，此指水浸渍。

⑦见：同现，显现。 和：棺材两头的木板。

⑧见：此作“出”讲。

⑨出：挖出来。 张朝：即设朝，谓布置朝见之所。

⑩得无：莫不是。　亟：急。

⑪雨：从上文看，此字当衍。

⑫有：同又。

【译文】

魏惠王死了，安葬日期快到了。这时天下大雪，雪深得几乎埋住牛的眼睛，准备修栈道来安葬。群臣多向太子劝谏说："雪下得太大。像这样要举行安葬，人民必定非常困苦，国家的费用也恐怕不足。请延缓葬期更改时日。"太子说："当儿子的，因为人民劳苦和国家不足的原因，而不举行先王的葬礼，是不义的。你们不用再说了。"群臣都不敢再劝谏，就把此事告诉犀首。犀首说："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去劝说，大概只有惠公能劝说吧？请你们去告诉惠公。"惠公说："从前王季历葬在涡山的山脚，栾水浸渍王季历的坟墓，将棺材的两头木板显露出来，文王说：'啊！先君一定是想要一见群臣百姓吧！所以才让漏水浸渍使之显露出来。'于是将棺材挖出来并为之布置朝见的地方，举行朝会，百姓都见到了王季历的坟墓，过了三天才更改安葬的地点，这是文王的义啊。现在安葬的日期已快到，而下着大雪，雪差不多埋住了牛的眼睛，难以行走，太子您为了赶上安葬日期而坚持要按期安葬，恐怕有想快点安葬了事之嫌吧？希望太子您能变易安葬日期。先王一定想要稍作停留以便安抚国家和人民，所以才使雪下得这样大。根据这一情况，延缓葬期而改变日期，这样做正是文王的义啊。像这样而不改变日期，大概是以效法文王为羞耻了。"太子说："很好。敬请延缓葬期，重新选择安葬的吉日。"惠王不仅使自己的主张得以实施，又让魏太子由暂时不安葬其先君而喜好文王的义。喜欢文王的义并以之宣示天下，难道是小功劳吗？

【原文】

125·3 韩氏城新城[1]，期十五日而成。段乔为司空[2]。有一县后二日，段乔执其吏而囚之[3]。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4]：“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愿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诺。”乃见段乔，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赏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无有罪戮者，未尝有也。”封人子高出，段乔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缚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高为之言也，而匿己之为而为也；段乔听而行之也，匿己之行而行也。说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谓善说矣。

【注释】

①城新城：修筑新城。高诱注：“韩氏本都弘农宜阳，其后都颍川阳翟。”

②段乔：战国时韩国大臣。 司空：掌管土木等工程的官。

③执：此指逮捕。

④封人：管理疆界的官。 子高：当时的贤者。

【译文】

韩国修筑新城，限期十五天完成。段乔担任司空之职。有一个县晚了两天完成，段乔就逮捕了这个县的主管官吏并把他囚禁起来。被囚禁官员的儿子跑去告诉封人子高说：“只有您能救活我父亲，愿委托给先生。”封人子高说：“好。”就去拜见段乔，自己攀缘着登上城墙。封人子高左右张望着说：“这个城很美啊！是一大功劳。您一定有丰厚的奖赏。从古至今，功劳像这样大，而又没有人遭受罪戮的，还未曾有过。”封人子高出来后，段乔派人于当夜释放了那个被逮捕囚禁的官吏。所以说，封人子高劝说别人，隐藏了自己的所为而为之；段乔听了后却去施行，也隐藏了自己

的行为而施行。劝说别人的做法如此精妙。封人子高可以说是善于劝说的了。

【原文】

125 • 4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栾盈[①]，栾盈有罪于晋，晋诛羊舌虎，叔向为之奴而朡[②]。祈奚曰[③]："吾闻小人得位，不争不祥[④]；君子在忧，不救不祥。"乃往见范宣子而说也[⑤]，曰："闻善为国者，赏不过而刑不慢[⑥]。赏过则惧及淫人[⑦]，刑慢则惧及君子。与其不幸而过[⑧]，宁过而赏淫人，毋过而刑君子。故尧之刑也，殛鲧于虞而用禹[⑨]；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不避烦辱，犹不能免。今祈奚论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学岂可以已哉？类多若此。

【注释】

①叔向：即羊舌肸（xī 希），一作叔向，春秋时晋国大夫，因封邑在杨（今山西洪洞东南），又称杨肸。为太子彪傅。平公即位，任太傅，参与国政。在用人方面，提倡尊贤举能，为孔子所赏识。　羊舌虎：叔向异母弟，晋大夫。　栾盈：晋大夫。

②为之奴：按当时法律，父兄犯罪，子弟要连坐。　朡：用刑具系脚。

③祈奚：高梁伯子祈黄羊。春秋时晋国大夫。

④争：同诤，谏。

⑤范宣子：即士匄（gài 丐）。春秋时晋国正卿。他曾自任中军之佐，攻灭贵族栾氏，安定公室，掌握国政。他继承祖武子、父文子"宣法"精神，把赵宣子试行的"常法"著为《刑书》。他死后，赵鞅把《刑书》铸在铁鼎上公布。

⑥慢：怠慢。

⑦淫：邪僻。

⑧与其：如果。

⑨殛：杀。此节文字，可参见122·2一节中原文。

【译文】

叔向的弟弟羊舌虎与栾盈友善，栾盈在晋犯了罪，晋诛杀了羊舌虎，叔向也为此事受牵连没入官府为奴，并受到刑具的束缚。祈奚说："我听说小人得到官位时，不诤谏是不祥的；君子处在忧患时，不援救是不祥的。"于是就去拜见范宣子，劝他说："我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行赏不过度，施刑不轻忽。行赏过度则恐赏了邪僻之人，施刑轻忽则担心施刑到君子。如果不幸而过分，宁可行赏过度而赏赐了邪僻之人，也不要施刑过度而施刑到君子。所以尧时用刑，诛杀了鲧，而在虞舜时任用了鲧的儿子禹。周时用刑，杀戮了管叔和蔡叔，却任用了他们的兄弟周公为相，这都是用刑不轻忽啊。"于是范宣子就命令官吏放出了叔向。要解救别人的祸患，冒着危险和困苦，不逃避麻烦和羞辱，即使这样，有时仍不能免除别人的祸患。现在祈奚论说先王的德政，而叔向得到免罪。由此看来，学习怎么可以废止呢？很多事情多是这样。

察　　贤①

【题解】

本篇是《开春论》的第二篇，论述人主察贤之重要。人主贤则贤人至，然圣贤虽至，人主不能辨别，则与无贤同，故明确主张应礼贤下士，任贤举能，以便实现"弹琴"、"委衣"而治的理想政治。

【原文】

126·1　二曰：

今有良医于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万也 。故贤者之致功名也[2]，必乎良医，而君人者不知疾求[3]，岂不过哉？今夫塞者[4]，勇力、时日、卜筮、祷祠无事焉[5]，善者必胜。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贤。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国治身逸。天下之贤主，岂必苦形愁虑哉？执其要而已矣。雪霜雨露时[6]，则万物育矣，人民修矣[7]，疾病妖厉去矣[8]。故曰尧之容若委衣裘[9]，以言少事也。

【注释】

①察贤：发现、辨别贤人。

②致：使……到来 。

③君人：为人之君，即国君。

④塞：通簺，古代的一种棋戏，亦用以赌博。

⑤无事：无用。

⑥时：及时，按时。

⑦修：善，好。

⑧厉：灾害，祸害。

⑨容：仪表。　若：乃。　委衣裘：下垂着衣裘。委：垂。陈本："谓之时，天下无事，尧之仪表，乃委曲其衣裘，消闲自得。古者衣长，有事则振衣而起，无事则委曲衣裘而坐。"

【译文】

第二是：

假如有一个良医，给十个人治病治好了九人，找他治病的人必定成千上万。所以，贤德之人要使功名到来，必定要像良医治

好病人那样，可是国君却不知道赶快寻求，这难道不是过错吗？如今下棋的人，用不着勇力、时机、占卜、祭祷，技巧好的人一定胜利。建立功名也是这样，关键在得到贤人。魏文侯师事卜子夏，与田子方交朋友，礼遇段干木，所以国家得到治理，自身也安逸自得。天下贤明的君主，哪里一定要劳神费力呢？执掌治国的要领便行了。雪霜雨露合于时节，那么万物就生长了，人民就舒适了，疾病妖异祸害之事就除去了。所以人们谈论尧的仪表时，就说他穿着宽大下垂的衣裘，这是说他很少有政务啊。

【原文】

126·2 宓子贱治单父①，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以星出②，以星入③，日夜不居④，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巫马期问其故于宓子。宓子曰："我之谓任人，子之谓任力。任力者故劳，任人者故逸。"宓子则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气，而百官以治义矣⑤，任其数而已矣⑥。巫马期则不然，弊生事精⑦，劳手足，烦教诏，虽治犹未至也。

【注释】

①单父：春秋时鲁国地名。

②巫马期：亦作巫马旗。参见108·2注⑨。 星出：天尚未明、星未落之时而出。

③星入：星已升起之后才归。

④居：休息，居息。

⑤而百官以治义矣：陈本："疑当作'而百官以治，人民以义矣。''人民以义'与'百官以治'相对为文。"百官：各个办事机关。以：同已。

⑥数：术，方法。

⑦弊：损害。 生：同性，天性。 事：同使。

【译文】

宓子贱治理单父，弹弹琴，身不下堂而单父就治理得很好了。巫马期星星未落即出，星星已出才归，日夜不得休息，亲自处理各种政事，而单父也治理得很好。巫马期问宓子贱这是什么缘故。宓子贱说："我的做法叫作使用人才，你的做法叫作使用力气，使用力所以劳苦，使用人所以安逸。"宓子贱算得上君子了，让四肢安逸耳目保全，心气和平，而百官治理得好，人民行为已合于道义，这是使用正确方法罢了。巫马期就不是这样，他损害天性，耗费精气，手足劳累，教令烦琐，即使得到治理，仍没有达到最好的治理。

期　贤

【题解】

本篇是《开春论》的第三篇，论述期待贤人而用之。文章以明火照蝉为喻，指出君主应德行圣明，才能使贤士归附。有了贤士，就像卫之有十贤和魏之有段干木那样，可以阻止赵对卫国的侵略和秦对魏国的攻伐，从而显示了贤士对国家安全所起的作用。

【原文】

127·1　三曰：

今夫爚蝉者①，务在乎明其火，振其树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树，何益？明火不独在乎火，在于暗。当今之时世暗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归之也，若蝉

之走明火也。凡国不徒安，名不徒显，必得贤士。

【注释】

①爚（yuè 跃）：照。

【译文】

第三是：

如今用火来照蝉的人，务必把火烧得明亮，并摇动树枝罢了。火不明亮，即使摇动树枝，又有什么益处呢？明亮的火又不仅仅在于火的本身，还在于黑暗的映衬。现在的世界太黑暗了，君主中有能够表明自己德行的人，天下的贤士都会归附他，就像蝉奔向火那样。凡国家，不会无缘无故地安定，名声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显赫，一定要靠得到贤能之人来辅佐才行。

【原文】

127·2　赵简子昼居①，喟然太息曰："异哉！吾欲伐卫十年矣，而卫不伐②。"侍者曰："以赵之大，而伐卫之细③，君若不欲则可也。君若欲之，请令伐之④。"简子曰："不如而言也⑤。卫有士十人于吾所。吾乃且伐之⑥，十人者其言不义也⑦，而我伐之，是我为不义也。"故简子之时，卫以十人者按赵之兵⑧，殁简子之身⑨。卫可谓知用人矣，游十士而国家得安⑩。简子可谓好从谏矣，听十士而无侵小夺弱之名。

【注释】

①居：闲坐。

②不伐：不被伐。

③细：小。
④令：疑为“今”之误。今：立即。
⑤而：你。
⑥乃且：将要。
⑦其言：言其。
⑧按：止。
⑨殁：终。
⑩游十士：以十士游。

【译文】

赵简子白天闲坐，慨然长叹说：“奇怪啊！我想攻伐卫国十年了，而卫不被攻伐。”侍从说：“凭着赵国的强大，要攻伐小小的卫国，您如果不想攻伐就算了。您如果仍想攻伐卫国，请立即攻伐它。”赵简子说：“不像你说的那样。卫国有十个士人在我这里。我将要攻伐卫时，这十人就说这是不合道义的，我真的攻伐卫国，就是我不合道义了。”所以赵简子之时，卫国用十个士人就止住了赵国的军队，一直到赵简子去世。卫国可以说是知道用人了。让十个士人出游赵国，就使国家得到安全。简子可以说是喜好听从劝谏了，听了十个士人的劝说，从而免除了欺凌小国、强夺弱国的名声。

【原文】

127 • 3　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之[①]，其仆曰：“君胡为轼？”曰：“此非段干木之闾欤？段干木盖贤者也，吾安敢不轼？且吾闻段干木未尝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骄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其仆曰：“然则君何不相之？”于是君请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则君乃致禄百万，而时往馆之[②]。于是国人

皆喜，相与诵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3]；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无几何，秦兴兵欲攻魏，司马唐谏秦君曰[4]："段干木贤者也，而魏礼之，天下莫不闻，无乃不可加兵乎[5]！"秦君以为然，乃按兵辍不敢攻之[6]。魏文侯可谓善用兵矣。尝闻君子之用兵，莫见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谓也。野人之用兵也，鼓声则似雷，号呼则动地，尘气充天，流矢如雨，扶伤舆死[7]，履肠涉血，无罪之民其死者量于泽矣[8]，而国之存亡、主之死生犹不可知也，其离仁义亦远矣。

【注释】

①闾：里巷的门，此指里巷。　轼：古代设在车箱前供立乘者凭扶的横木。此作动词用。

②馆：陈本："'馆'之本字为官，《说文》：'官，吏事君'。此文'时往馆之'，谓时往事之。"

③段干木之敬：即"敬段干木"。之：宾语前置的标志。下句用法同。敬：尊。

④司马唐：战国时秦国大夫。

⑤无乃：恐怕，大概。

⑥辍：陈本："辍当读辄"。　辄，遂。　敢：各家认为当衍。是。

⑦舆：抬。　死：乃"尸"之误。

⑧量：满。

【译文】

魏文侯从段干木住的里巷经过时，手扶车轼表示尊敬，他的驾车人说："您为什么要扶轼致敬呢?"文侯说："这不是段干木的住处吗？段干木是贤德的人，我怎能不扶轼致敬呢。而且我听说段干木不愿意用他的操守来换取我的君位，我怎么敢骄傲无礼呢？

段干木在德行上显耀，我在地位上显耀；段干木在道义上富有，我则在钱财上富有。”他的仆人说：“既然这样，您为什么不用他为国相呢?”于是魏文侯就请段干木做国相，段干木不肯接受。文侯就给他俸禄百万，且时时去他住处侍奉他。于是国人都欢喜，共同吟诵道：“我们国君喜好廉正，尊敬段干木；我们国君喜好忠诚，尊崇段干木。”过了没多久，秦国起兵想要攻魏，司马唐劝谏秦君说：“段干木是贤德的人，而魏君礼遇他，天下没有不知道的，恐怕不可以加兵攻打吧!”秦君认为是这样，乃止兵不攻魏。魏文侯可以说是善于用兵的人了。我曾听说君子在用兵时，没有人看得到他用兵的形迹，而其功劳已建成了，讲的就是魏文侯这种情况。鄙陋的乡野人用兵时，击鼓声像雷鸣，呼号如地动，烟尘满天，飞箭如雨，扶救伤员，抬运死尸，踩着肠肚，足涉流血，无罪的人民死去的尸横遍野，而国家的存亡、君主的死生仍然不可知道，这种做法离仁义也太远了。

审　　为[①]

【题解】

本篇是《开春论》的第四篇，阐述一个人的行为，应弄清其目的以及如何通过手段来实现这个目的。手段应该为目的服务，不能颠倒其位置。以生命的外物而言，生命是主要的，一切均应为保生服务，否则，将伤害自己，文章列举太王亶父、韩明侯以及中山公子牟之事，论证了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

【原文】

128・1　四曰：

身者所为也[2]，天下者所以为也[3]，审所以为而轻重得矣[4]。今有人于此，断首以易冠，杀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是何也？冠所以饰首也，衣所以饰身也，杀所饰、要所以饰，则不知所为矣。世之走利，有似于此。危身伤生、刈颈断头以徇利[5]，则亦不知所为也。

【注释】

①审为：审察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如何去做。为什么做是目的；如何做是手段。审：有熟悉、了解之意。

②所为：所服务的对象。身所为：身是所要服务的对象。简言之，即为身服务是所为的目的。

③所以为：所用来为的。即用以达目的的凭借或手段。 天下者所以为：即天下是用以为身这一客体服务的。天下成了为的凭借或手段。

④审所以为：审察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如何做。即目的明确，手段清楚。轻，此指“所以为”的天下；重，此指“所为”的身。 得：得当，知晓。

⑤徇：通殉，为某一目的而死。

【译文】

第四是：

自身的生命是所为的目的，天下是用来服务于生命的手段，了解了目的和手段，而谁轻谁重就知道了。假如有这样一个人，砍断头来换帽子，残杀身躯来换衣服，世人一定说他糊涂。这是为什么呢？帽子是用来打扮头部的，衣服是用来打扮身躯的，残杀所要打扮的头和身躯而去要用来打扮的帽子和衣服，就不知道自己所做的目的了。世人趋于利与此相似。危害自己的身躯，砍掉自己的头来逐利，也是不知道自己所为的目的啊。

【原文】

128·2　太王亶父居邠[1]，狄人攻之[2]，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3]，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亶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处而杀其子，吾不忍为也。皆勉处矣[4]，为吾臣与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以养害所养[5]。"杖策而去，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太王亶父可谓能尊生矣。能尊生，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禄，则必重失之[6]。生之所自来者久矣，而轻失之，岂不惑哉？

【注释】

①太王亶父（dǎn fǔ 胆府）：即古公亶父。周文王的祖父。即周太王。周部族自公刘起，迁居至豳（今陕西旬邑西），开垦耕地，发展农牧生产，至商末，为周围戎狄侵扰，不得安全。太王率领族人沿渭水而下，卜居岐山南的周原，规划土地，营建城郭居邑，设置官吏，奠定了东进灭商的基础。　邠（bīn 兵）：亦写作豳。

②狄人：即猃狁，今之匈奴。

③不肯：不肯受。

④勉处：勉强住。处：居处。

⑤所以养：指土地。所养：指人民。

⑥重失：把失去俸禄看得很重。即舍不得失去爵禄。

【译文】

太王亶父居住在邠地，北方狄人来攻打他，太王亶父用皮毛布帛献给他们，他们不肯接受，用珠玉献给他们，他们不肯接受，狄人所需求的东西是土地。太王亶父说："与别人的哥哥一起居住却使他的弟弟被杀，与别人的父亲一起居住却使他的儿子被杀，我不忍心这样啊！大家都勉强住下去吧，当我的臣民与当狄人的臣

民有什么不同呢？而且我听说，不应该用养育人民的土地来危害所要养育的人民。”于是他拄着杖离开了邠那个地方，可人民却成群结队地跟着他，于是就在岐山下建成了国家。太王亶父可以说是能重生命的了。能重人的生命，即使富贵也不因供养而伤害身体，即使贫贱也不因为利益而拖累自己的体形。现在接受了先人的爵位俸禄，就一定把失去爵位俸禄看得很重，舍不得失掉。生命的由来已经很久了，却把失去生命看得很轻，难道不是糊涂吗？

【原文】

128·3　韩、魏相与争侵地。子华子见昭厘侯，昭厘侯有忧色。子华子曰：“今使天下书铭于君之前①，书之曰：‘左手攫之则右手废②，右手攫之则左手废，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将攫之乎？亡其不与③？”昭厘侯曰：“寡人不攫也。”子华子曰：“甚善。自是观之，两臂重于天下也，身又重于两臂。韩之轻于天下远，今之所争者，其轻于韩又远，君固愁身伤生以忧之臧不得也④？”昭厘侯曰：“善。教寡人者众矣，未尝得闻此言也。”子华子可谓知轻重矣。知轻重，故论不过。

【注释】

①铭：铭刻于器物上用以记功、记事或自警的文字。

②废：此指砍掉右手。

③亡其：选择连词，还。　不：同否。

④固：通顾，反而。　臧：陈本认为当同赃。凡侵夺来的财物皆叫臧。之臧：当作“臧之”。

【译文】

韩国与魏国相互争夺侵占来的土地。子华子拜见韩昭侯，韩昭侯面有忧色。子华子说："假如使天下人在您面前书刻铭于器物上，其辞曰：'左手抓取就砍掉右手，右手抓取就砍掉左手，但是抓取了就能占有天下。'您是抓取呢还是不抓取？"韩昭侯说："我不抓取。"子华子说："非常好。由此看来，两只手臂比天下重要，身体又比两只手臂重要。韩国比天下轻得多了，现在韩、魏所争夺的土地，又比韩国轻得多了。您反而劳神伤身为争夺不到这块土地而忧愁吗？"韩昭侯说："好。教诲我的人很多，但从未听到过你讲的这些话。"子华子可以说是知晓轻重的了。知晓谁轻谁重，所以议论就不犯错误。

【原文】

128·4　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①："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②，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犹不能自胜也③。"詹子曰："不能自胜则纵之，神无恶乎④。不能自胜而强不纵者，此之谓重伤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⑥。"

【注释】

①中山公子牟：即魏公子牟。封于中山，故称中山公子牟。　詹子：即詹何。

②"身在江海之上"二句：此二句是说隐居于江海上的人，心却时时刻刻想着朝廷的爵禄。魏阙（què 确）：古代宫门上巍然高出的楼观，用以代指朝廷。

③自胜：自我克制其情欲。

④神：精神。　恶：害。

⑤重伤：双重的伤害。

⑥寿类：长寿。

【译文】

中山公子牟对詹何说："隐居于江河湖海之上，心却时刻想着朝廷的爵禄，怎么办?"詹何说："重视生命。重视生命就会轻视利。"中山公子牟说："虽然知道这个道理，仍不能克制其情欲。"詹何说："不能克制情欲就放纵它，这样，精神就不会受到伤害，不能克制又强迫自己不放纵，这是双重的伤害。双重伤害的人不会长寿的。"

爱　　类[①]

【题解】

本篇是《开春论》的第五篇，阐述仁爱同类，就是要爱人，以人民的利益为其根本。"当世之急，忧民之利，除民之害"。文章列举神农亲耕、墨子非攻、大禹治水、惠施主张王齐王而让人民长寿，都说明了"利民"的重要性，尤其强调了一切要"适时"的观点。

【原文】

129·1　五曰：

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故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②]，无不行也[③]。《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④]，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

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绩，所以见致民利也[5]。贤人之不远海内之路，而时往来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为务故也。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王也者，非必坚甲利兵选卒练士也，非必隳人之城郭、杀人之士民也[6]。上世之王者众矣，而事皆不同。其当世之急、忧民之利、除民之害同。

【注释】

①爱类：仁爱自己的同类。

②便：行。

③行：为。

④当年：壮年。

⑤见：显现。　致民利：给予人民利益。

⑥隳（huī 灰）：毁坏。

【译文】

第五是：

对其他物类仁爱，不对人仁爱，不能算是仁；对其他物类不仁爱，只对人仁爱，仍然算是仁。所谓仁就是对自己的同类仁爱。所以仁爱的人对于人民，只要可以使他们得利，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神农之教》上说：“男子如有到了壮年不耕种的，那么天下就会有人遭受饥饿；女子如有到了壮年不缉麻的，那么天下就有人遭受寒冷。”所以神农亲自耕种，他的妻子亲自缉麻，以此来表示给人民带来利益。贤人不嫌海内路途遥远，而时常往来于王公朝廷，并非以此谋求私利，而是为人民谋利的缘故啊。君主中如有能为人民谋利的，那么，天下就归顺他了。所谓称王天下，并不是一定要用坚利的兵器，挑选精兵猛士，并不是一定要毁坏别人的城郭、杀戮别人的臣民啊。上古时候称王的人很多，而他

们的事迹都不相同。但他们在承担社会的急难、关心人民的利益、消除人民的祸害上是相同的。

【原文】

129·2 公输般为高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①]，闻大王将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义犹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义，则曷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输般，天下之巧工也，已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请令公输般试攻之，臣请试守之。"于是公输般设攻宋之械，墨子设守宋之备。公输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辍不攻宋。"墨子能以术御荆、免宋之难者，此之谓也。

【注释】

①鄙人：鄙野之人，即偏远之人。

【译文】

公输般制造了高高的云梯，想用它来攻打宋国。墨子听说这事后，从鲁国出发赶去，撕了衣裳包了脚，日夜兼行不停，经十天十夜而到了楚国的都城郢，他拜见楚王说："我是北方边远地方的人，听说大王将要攻宋，确有这事吗？"楚王说："是的。"墨子说："是一定要得到宋国才攻打呢？还是得不到宋国而且又落得一个不正义的名声也仍然要攻打呢？"楚王说："一定得不到宋国，而且又不合正义，那又为什么要攻打呢？"墨子说："很好。我认为宋是一定得不到的。"楚王说："公输般是天下的巧匠，他已为我

制造攻宋的器械了。”墨子说：“请您让公输般来试攻宋，请求让我来守宋。”于是公输般设攻宋的器械，墨子设置守宋的设备。公输般多次进攻，墨子多次打退他，最终不能攻下，所以楚兵不再攻打宋国。墨子能用技术来抵御楚国而免除宋国的危难，说的就是这件事。

【原文】

129 · 3　圣王通士不出于利民者无有[①]。昔上古龙门未开[②]，吕梁未发[③]，河出孟门[④]，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⑤]，尽皆灭之[⑥]，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⑦]，为彭蠡之障[⑧]，干东土[⑨]，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勤劳为民，无苦乎禹者矣。

【注释】

①通士：通达之人。

②龙门：山名。在今山西河津县，位于黄河河道，传说是禹凿龙门以通河水的龙门。

③吕梁：山名。在今陕西韩城县。也位于黄河河道，相传禹曾开凿吕梁以通河水。

④出：经。

⑤沃衍：肥沃而平坦。　阜：高山。

⑥灭：淹没。

⑦决：打开缺口，疏导水流。

⑧彭蠡：即今江西的鄱阳湖。　障：堤防。

⑨干东土：使东方土干，即使洪水消退。干：用作动词。

【译文】

圣明的君王和通达之士，一切行为不是出于为人民谋利的人

是没有的。上古时，龙门山未开凿，吕梁山还没有开发，黄河之水流经孟门山，大水泛滥横流，无论是丘陵、沃野、平原、高山，全都淹没了，这就叫鸿水。禹于是疏通黄河，打开缺口，疏导江水，修筑彭蠡湖的堤防，使东方洪水消退，所救活的国家有一千八百多个，这就是禹的功劳啊。为民辛勤操劳，没有比禹更艰苦的了。

【原文】

129·4 匡章谓惠子曰[①]："公之学去尊，今又王齐王，何其到也[②]？"惠子曰："今有人于此，欲必击其爱子之头，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与？""施取代之。子头所重也，石所轻也。击其所轻以免其所重，岂不可哉？"匡章曰："齐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击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齐王而寿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爱子头也，何为不为？"民寒则欲火，暑则欲冰，燥则欲湿，湿则欲燥。寒暑燥湿相反，其于利民一也。利民岂一道哉？当其时而已矣。

【注释】

①匡章与惠子事：参见68·3注⑩。

②到：通"倒"。相反。

【译文】

匡章对惠子说："您的学说是废弃尊位，如今又尊奉齐王为王，为什么言行相反呢？"惠子说："假如有这样一个人在此，想要击打他所爱的儿子的头，石头又可以代替他爱子的头。"匡章说：

“您是用那石头来代替爱子的头呢，还是不用呢？”惠子说：“我取石头代替爱子的头。儿子的头是重要的，石头是不重要的。击打不重要的石头而免得击打重要的人头，难道不可以吗？”匡章说：“齐王之所以用兵不休、攻战不止的原因是什么呢？”惠子说：“因为功绩大可以称王，功绩次一点也可称霸。现在可以用尊奉齐王为王的办法使他罢兵，让百姓得以长寿，免除人民的死难，这也是用石头来代替爱子的头啊，为什么不干呢？”人民寒冷了就希望得到火，炎热了就希望得到冰，干燥了就希望潮湿，潮湿了就希望干燥。寒冷、炎热、干燥、潮湿是彼此相反的，但它们有利于人民则是同样的，为人民谋利哪里仅有一个办法呢？只不过要适时罢了。

贵　卒[①]

【题解】

本篇是《开春论》的末篇，阐述凡事以敏捷为贵，尤其在战争中更要如此，有点类似今天所说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法，强调出兵神速的重要。

【原文】

130·1　六曰：

力贵突[②]，智贵卒。得之同则速为上，胜之同则湿为下[③]。所为贵骥者，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④]，与驽骀同[⑤]。所为贵镞矢者，为其应声而至，终日而至，则与无至同。

【注释】

①贵卒：言用兵之道以仓猝、敏捷为贵。卒同猝。仓猝，迅疾。

②突：突然，与卒同，迅疾。

③湿：迟滞，即持久。

④取：同趣，趋向。

⑤驽骀：均为劣马。

【译文】

第六是：

用力贵在迅疾，用智贵在敏捷。同样获得一物，速度快的为上，同样战胜对手，时间拖得久的为下。人们之所以看重骐骥的原因，是因为它能日行千里，如果十日才到，与劣马就相同了。之所以以利箭为贵，是因为利箭可以应声而至，如果整整一天才能达到，那就跟没有达到是相同的。

【原文】

130·2 吴起谓荆王曰①："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余，臣不得而为也。"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②，皆甚苦之。荆王死，贵人皆来，尸在堂上，贵人相与射吴起。吴起号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群臣乱王。"吴起死矣。且荆国之法，丽兵于王尸者③，尽加重罪，逮三族④。吴起之智，可谓捷矣。

【注释】

①荆王：此指楚悼王，名熊疑，前401～前381年在位。

②往实广虚：去充实宽广荒芜之地。

③丽：附着。

④逮：连及。

【译文】

吴起对楚王说："楚国多余的是土地，不足的是人民。现在您用所不足的人民去作战以便增加本来就多余的土地，我是不能治理好国家的。"于是楚王命令显贵们去充实宽广荒芜之地，大家都很苦。楚王一死，迁去的显贵们都回来了，楚王尸体还停放在堂上，显贵们一齐射杀吴起。吴起呼叫着说："你们看看我是如何用兵的。"讲完，拔下众人射来的箭跑到堂上，伏在楚王尸体上，并把箭也插在尸体上，大声说道："群臣们作乱射王尸。"吴起被射死了。根据楚国的法令，将兵器挨着王尸的全都要加以重罪，且要连及三族。吴起的智慧，可说是敏捷的了。

【原文】

130・3　齐襄公即位①，憎公孙无知②，收其禄。无知不说，杀襄公。公子纠走鲁，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国杀无知③，未有君，公子纠与公子小白皆归，俱至，争先入公家④。管仲扜弓射公子小白⑤，中钩。鲍叔御，公子小白僵⑥。管子以为小白死，告公子纠曰："安之⑦。公子小白已死矣。"鲍叔因疾驱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为君。鲍叔之智应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镞矢也。

【注释】

①齐襄公：春秋齐国君主，齐僖公禄父之子，名诸儿，前697～前686年在位。

②公孙无知：僖公之弟夷仲年之子，实是齐襄公的从弟。

③国杀无知：应为"国人杀无知"。夺"人"字。

④公家：指朝廷。

⑤扜（gān 杆）：张，挽。
⑥僵：仰卧。此指公子小白假装被射死而仰卧下去。
⑦安：安适从容地前进，不必争着"入公家"了。

【译文】

齐襄公即位，厌恶公孙无知，收回了他的禄位。无知不高兴，杀了襄公。公子纠逃到鲁国，公子小白逃到莒。不久国人杀掉了无知，这时齐国没有君主，公子纠与公子小白都回国，到了国内，争先入主朝廷。管仲拉满弓射公子小白，射中衣带钩。鲍叔牙驾着车，叫公子小白假装被射中仰面倒下去。管仲认为小白已被射死，告诉公子纠说："安安心心慢慢走吧。公子小白已被射死了。"鲍叔从而加快前进速度，最先进入朝廷，所以公子小白得以当上国君。鲍叔牙的智慧，在于应付射来的箭并让公子小白装死仰倒，他的智慧像利箭一样快啊。

【原文】

130·4　周武君使人刺伶悝于东周[①]，伶悝僵，令其子速哭曰："以谁刺我父也[②]？"刺者闻，以为死也。周以为不信[③]，因厚罪之[④]。

【注释】

①周武君：战国时西周君主。　伶悝：东周的臣子。
②以：此。
③信：诚信。
④厚：重。

【译文】

周武君派人到东周刺杀伶悝，伶悝装死仰面倒下，并叫自己

的儿子赶快哭，说："这是谁刺杀了我的父亲啊？"刺杀伶悝的人听到后，认为伶悝死了。事后周武君认为派去刺杀的人不诚实，讲假话，从而重重地治了他的罪。

【原文】

130 • 5　赵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鸩[1]，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也，几至将所而后死。

【注释】

①吾丘鸩：人名，姓吾丘，名鸩。当为中山国大力士。

【译文】

赵氏攻打中山。中山人力量最大的叫吾丘鸩，穿着铁甲，拿着铁杖而战，打击什么，什么就被打碎，冲向哪里，哪里就被冲陷，敌车冲来就把车投出去，敌人冲来就把人投出去，几乎打到赵军主帅所在处，最后被杀死。

慎行论第二　无义　疑似　壹行　求人　察传

慎　　行[1]

【题解】

本篇是《慎行论》的首篇，强调言行应以“义”为准则，不应一味追求私利。守义者为君子，逐利者为小人。文章提出“君子计行虑义，小人计行其利”，接着举费无忌和庆封事例来加以说明。

【原文】

131·1　一曰：

行不可不孰[2]。不孰，如赴深溪，虽悔无及。君子计行虑义[3]，小人计行其利、乃不利[4]。有知不利之利者[5]，则可与言理矣。

【注释】

①慎行：慎重对待自己的行为。

②孰：同熟，熟思，熟虑。

③虑：度。

④其：通“期”，求。

⑤不利之利：不谋私利所带来的好处。第一个“利”字作动词用，即谋利。

【译文】

第一是：

行动不可不仔细考虑。不仔细考虑，有如奔赴深谷，即使后悔也来不及。君子计划行动时考虑道义，小人计划行动时期求利益，结果反而不利。有人知道不谋求私利而实际可以得到利益，那么就可与他谈论道义了。

【原文】

131·2　荆平王有臣曰费无忌[①]，害太子建[②]，欲去之。王为建娶妻于秦而美，无忌劝王夺[③]。王已夺之，而疏太子。无忌说王曰：“晋之霸也，近于诸夏[④]，而荆僻也，故不能与争。不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焉[⑤]，以求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说，使太子居于城父。居一年，乃恶之曰[⑥]：“建与连尹将以方城外反[⑦]。”王曰：“已为我子矣[⑧]，又尚奚求？”对曰：“以妻事怨。且自以为犹宋也，齐、晋又辅之，将以害荆，其事已集矣。”王信之，使执连尹。太子建出奔。左尹郄宛[⑨]，国人说之。无忌又欲杀之，谓令尹子常曰[⑩]：“郄宛欲饮令尹酒。”又谓郄宛曰：“令尹欲饮酒于子之家。”郄宛曰：“我贱人也[⑪]，不足以辱

令尹[12]。令尹必来辱，我且何以给待之？”无忌曰：“令尹好甲兵，子出而置之门，令尹至，必观之，已[13]，因以为酬[14]。”及飨日[15]，惟门左右而置甲兵焉[16]。无忌因谓令尹曰：“吾几祸令尹。郄宛将杀令尹，甲在门矣。”令尹使人视之，信，遂攻郄宛，杀之。国人大怨，动作者莫不非令尹[17]。沈尹戌谓令尹曰[18]：“夫无忌，荆之谗人也，亡夫太子建[19]，杀连尹奢，屏王之耳目[20]，今令尹又用之，杀众不辜，以兴大谤，患几及令尹。”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良图。”乃杀费无忌，尽灭其族，以说其国。动而不论其义[21]，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己也，以灭其族，费无忌之谓乎！

【注释】

①荆平王：即楚平王，春秋时楚国国君，前528～前516年在位。　费无忌：《左传》昭公十九年作“费无极”。为太子少师。

②太子建：即王子建，又称子木，楚平王太子。　害：忌妒。

③劝王夺：《左传》昭公十九年作“劝王取之”。

④诸夏：华夏各国。

⑤大城：扩大城池。　城父：楚北部边邑。

⑥恶之：诋毁太子。

⑦连尹：楚官名，此指伍奢，亦称连尹奢，伍子胥之父，楚大夫。　方城：山名。为楚北部要塞。　外：此用城父与方城比，城父在方城之外。

⑧子：此专指太子。

⑨左尹：楚官名，位在令尹之下。　郄宛：楚大夫，字子恶。

⑩令尹：楚官名，为楚国百官之长。　子常：令尹子囊之孙，名囊瓦。

⑪贱人，此为郄宛之谦词。

⑫辱：屈辱。此是表尊敬的委婉语。意即令尹来我家饮酒，是屈辱了他的身份。

⑬已：指观后。

⑭因以为酬：毕沅曰："古者燕饮，于酬之时皆有物，以致劝侑之意，故曰'因以为酬。'"

⑮飨：以酒食招待人。

⑯惟：通帷，此作动词用，指陈设帷幕。

⑰动作者：疑为"进胙者"。胙：祭庙的肉。　非：指责。

⑱沈尹戍：楚庄王的曾孙。

⑲亡夫："夫"衍。亡太子建：即使太子建奔亡。

⑳屏：闭塞。

㉑论：察知。

【译文】

楚平王有一个叫费无忌的臣子，忌恨太子建，想要除掉他。平王替太子建在秦国娶了个妻子，长得很美，费无忌劝平王自己娶她。平王娶为妻后，疏远太子。无忌又劝说平王道："晋国称霸，是因为靠近华夏诸国，而楚国地域偏远，所以不能与晋国争。不如扩大城父把太子建安置在那里，以谋求北方各国的尊奉，君王自己收取南方各国，这样就能得到天下了。"平王很高兴，让太子建到城父居住。过了一年，费无忌又诋毁太子说："太子建与连尹伍奢将要凭借方城以外作乱。"平王说："已经做了我的太子，又谋求什么呢？"费无忌回答道："因为您娶了他的妻子而怨恨您。而且他自认为就像宋国这样的独立小国，又有齐、晋国的辅佐，他将用此来危害楚国，事情已经快要成功了。"平王相信了无忌的话，派人逮捕了伍奢。太子建出逃在外。左尹郄宛，国人很爱戴他。费无忌又想杀掉他，对令尹子常说："郄宛想请您饮酒。"又对郄宛说："令尹想到你家饮酒。"郄宛说："我是个卑贱的人，不值得令尹屈辱身份来我家饮酒。令尹一定要屈辱身份来饮酒，我将拿什么来招待他呢？"费无忌说："令尹喜好铠甲兵器，您把这些拿出来放置在门口，令尹到了，一定会观赏它们，观赏完后，您就趁势拿这些东西酬谢他。"到了宴饮那天，郄宛把门口左右两边遮上

帷幕，把铠甲兵器放在那里。费无忌于是又对令尹说："我几乎害了您。郄宛想杀您，已经把兵器藏在门口了。"令尹派人去察看，真是这样，于是就派兵攻打郄宛，把他杀掉。国人非常痛恨令尹，就连那些进胙的官员都指责令尹。沈尹戌对令尹说："费无忌是楚国的谗谀小人，他逼太子建逃亡在外，又杀了伍奢，闭塞平王的耳目，如今您又重用他，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因而产生了极大的不满，祸患将连累到您身上。"令尹子常说："这是我的罪啊，怎敢不好好谋划对付呢?"于是杀掉了费无忌，将他的宗族全部杀掉，以此来取悦于国人。行动而不讲道义，只知害别人，而不知道别人也会害自己，致使宗族被诛灭，讲的就是费无忌一类的人啊！

【原文】

131·3 崔杼与庆封谋杀齐庄公①，庄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庆封又欲杀崔杼而代之相，于是㧊崔杼之子②，令子争后③。崔杼之子相与私哄，崔杼往见庆封而告之。庆封谓崔杼曰："且留，吾将兴甲以杀之。"因令卢满嫳兴甲以诛之④，尽杀崔杼之妻子及枝属，烧其室屋，报崔杼曰："吾已诛之矣。"崔杼归无归，因而自绞也。庆封相景公，景公苦之。庆封出猎，景公与陈无宇、公孙灶、公孙虿诛封⑤。庆封以其属斗，不胜，走如鲁。齐人以为让⑥，又去鲁而如吴，王予之朱方⑦。荆灵王闻之⑧，率诸侯以攻吴，围朱方，拔之，得庆封，负之斧质⑨，以徇于诸侯军⑩，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齐庆封⑪，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⑫。"乃杀之。黄帝之贵而死，尧、舜之贤而死，孟贲之勇而死，人固皆死。若庆封者，可谓重死矣⑬。身为僇⑭，支属不可以见⑮，行忮之故也⑯。凡乱人

之动也，其始相助，后必相恶。为义者则不然，始而相与，久而相信，卒而相亲，后世以为法程⑰。

【注释】

①庆封：齐大夫。

②掾（zhuó 浊）：挑拨。

③后：后嗣，继承人。

④卢满嫳：齐大夫。

⑤陈无宇、公孙灶、公孙虿（chài 瘥）：三人均为齐大夫。陈无宇：参见118·1注③。灶、虿二人为齐国宗室。

⑥以为让：即以之为让。齐国以这件事责备鲁国。让：责备。

⑦朱方：春秋时吴国城邑，在今江苏镇江市丹徒镇南。

⑧荆灵王：即楚灵王。春秋时楚国国君，前540～前529年在位。

⑨负：背负。此为使动用法。 斧质：亦作父锧。斧子与铁锧，古代刑具之一种，行刑时，置人于锧上，用斧砍之。

⑩徇：巡行示众。

⑪毋：同无。 或：语中助词，无义。 如：像。

⑫大夫：指崔杼。因崔杼之死，实是庆封用计逼他自杀的。一说“亡”同“盟”，即与崔结盟。

⑬重死：陈本：“庆封身死，乃人所同者，是一死；身为僇（戮），支属不可以见而死，是重死。”

⑭僇：通戮。杀戮。

⑮支属：与“枝属”通。 见：当为“完”字之误。

⑯忮（zhì 支）：嫉恨。因嫉恨而为非作歹。

⑰法程：效法的准则。

【译文】

崔杼与庆封合谋杀了齐庄公，庄公死后，二人另立景公为国君，用崔杼为相。庆封又想杀掉崔杼而自己为相，于是挑拨崔杼的儿子，让他们相互争夺继承人的资格。崔杼之子相互私斗，崔

杼去见庆封并告诉儿子争斗之事。庆封对崔杼说："您暂且留在我处，我立刻派兵把他们杀掉。"于是命令卢满嫳带兵前去讨伐他们，将崔杼的妻子、儿子以及宗族亲属全部杀掉，并烧了他家房屋，回来报告崔杼说："我已将他们诛杀了。"崔杼回去，已无家可归，于是自缢而死。庆封做了齐景公的相，景公深以为苦。庆封外出打猎，齐景公与陈无宇、公孙灶、公孙虿讨伐庆封。庆封带领他的家丁与景公战斗，不能取胜，逃跑到鲁。齐国就此事责备鲁国。庆封又离开鲁国而去吴国，吴王将朱方封赐给他。楚灵王听说此事后，率领诸侯进攻吴国，包围朱方，攻克朱方后，俘获庆封，让他背负着斧质在诸侯军中巡示，并让他呼喊道："不要像齐国的庆封那样，杀了自己的君主，而且欺凌新主，逼死大夫崔杼。"然后才杀了他。黄帝那样尊贵最后也要死，尧、舜那样贤明最后也要死，孟贲那样勇猛最后还是死，人本来就要死的。像庆封这样，受凌辱然后才被杀死，可以说是双重的死，自身被杀戮，宗族亲属也不能保全，这是为非作歹的缘故啊。大凡邪恶的人为人处事，在开始时相互帮助，而到后来又相互憎恶。为了正义的人就不是这样，开始时相互帮助，时间越久越相互信任，发展到最后更加亲近，后代以他们作为效法的准则。

无　义①

【题解】

本篇为《慎行论》的第二篇，专批判那些不讲信义行为的小人，从而证明"趋利固不可必"。文章列举公孙鞅、郑平、续经、公孙竭的背信弃义行为虽一时得逞，但终为人们所不齿，累及子孙，可见行为不可不慎，正与《慎行论》主旨相同。

【原文】

132 • 1　二曰：

先王之于论也极之矣，故义者百事之始也，万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不及则不知，不知趋利[2]。趋利固不可必也[3]，公孙鞅、郑平、续经、公孙竭是已[4]。以义动则无旷事矣[5]。人臣与人臣谋为奸，犹或与之[6]。又况乎人主与其臣谋为义，其孰不与者？非独其臣也，天下皆且与之。

【注释】

①无义：不讲信义。

②不知趋利：夺“则”字，应为“不知则趋利”。

③必：一定相信，一定依靠。

④公孙鞅：参见55 • 6 注③。　郑平：魏人，为秦臣。　续经：赵人。公孙竭：也是秦臣。

⑤旷：废。

⑥与：赞同。

【译文】

第二是：

先王对于事理论述得非常透彻，所以，义是百事的开始，是一切利益的根本，这是才智中等的人所认识不到的。认识不到就不明事理，不明事理就追逐私利。追逐私利本来就不一定靠得住，公孙鞅、郑平、续经、公孙竭等人就是这样。以道义行动就不会坏事。臣子与臣子谋划做坏事，尚且有人赞同。又何况是人主与他的臣子谋划做符合道义的事，有谁不赞同呢？不仅仅是他的臣子赞同，天下的人都会赞同的。

【原文】

132·2　公孙鞅之于秦，非父兄也①，非有故也②，以能用也③，欲堙之责④，非攻无以，于是为秦将而攻魏⑤。魏使公子卬将而当之⑤。公孙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谓公子卬曰："凡所为游而欲贵者，以公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将，魏令公子当之，岂且忍相与战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请亦言之主，而皆罢军。"于是将归矣，使人谓公子曰："归未有时相见，愿与公子坐而相去别也。"公子曰："诺。"魏吏争之曰："不可。"公子不听，遂相与坐。公孙鞅因伏卒与车骑以取公子卬。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孙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孙鞅以其私属与母归魏⑥。襄疵不受⑦，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吾无道知君⑧。"故士自行不可不审也。

【注释】

①父兄：此指同宗族。

②故：旧。公孙鞅为魏人，于秦为客。

③以：因为。　能：才能。

④堙：塞。　堙责：即塞责。高诱注："鞅欲报塞相秦之责，非攻伐无以塞责。"

⑤魏公子卬：战国时魏人，魏惠王时为将。　当：抵御。

⑥以：用，率领。　私属：家属，家丁。

⑦襄疵：魏人。曾为邺令。邺与秦接壤，是秦入魏的必经之地。鞅在秦惠王即位后，惧惠王而欲返魏，被襄疵拒绝，不得已又回秦，被秦惠王车裂而死。

⑧无道：无途。即今无办法。

【译文】

公孙鞅对于秦王来说，既不是秦王宗族，又不是故友旧交，只因他有才能而被重用，因此希望对秦尽职，不采取攻伐的政策就不能表现其才，于是为秦带兵去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卬带兵来抵御秦兵。公孙鞅居住在魏时，本来就与公子卬友善，于是派人对公子卬说："我之所以出游而希望显贵，却是因为公子的缘故。现在秦命令我率兵，魏国命令你带兵来抵御秦兵，难道我们忍心交战吗？请您对您的君主讲明，我也对秦君讲明，双方都罢兵休战。"于是双方将要回师时，公孙鞅又派人对公子卬说："回去后很难有相见之时，愿与公子聚一聚再离别。"公子说："可以。"魏国军吏劝谏说："不能去聚会。"公子卬不听，于是两人相聚叙旧。公孙鞅乘机埋伏士卒与车骑俘虏了公子卬。秦孝公死后，惠王即位，因为这件事而怀疑公孙鞅的品行，想要加罪于公孙鞅。公孙鞅率领其家众与母亲返回魏国。魏国郧令襄疵不接纳，说："因为您对公子卬背信弃义，我无法了解您。"所以，士人对自己的行为不可不审慎啊。

【原文】

132·3　郑平于秦王臣也[1]，其于应侯交也[2]，欺交反主[3]，为利故也。方其为秦将也，天下所贵之无不以者[4]，重也。重以得之，轻必失之。去秦将，入赵、魏，天下所贱之无不以也，所可羞无不以也。行方可贱可羞，而无秦将之重，不穷奚待？

【注释】

①郑平：即郑安平。　秦王：此指秦昭王。

②应侯：即范雎。据《史记·范雎列传》载，魏相魏齐派舍人鞭打范雎，

睢装死，被席卷着放厕所中。睢对看守他的人说，如您能救我出去，我一定酬谢您。守门人救出范睢后，郑安平带着范睢逃出并隐藏起来，改名为张禄。郑又将他推荐给秦昭王派来的使者，范睢入秦后为秦相，封范睢于应，号曰应侯。范睢荐郑安平为秦将。故上句说“秦王臣也”。

③欺交反主：郑安平为秦将后，范睢曾派他将兵击赵，被包围，带兵二万人降赵，故说“欺交反主”。

④以：为，做。

【译文】

郑平对于秦王来说是臣子，对于应侯范睢来说是知交，他欺骗朋友，背叛君主，是因为追求私利的缘故。当他为秦将时，天下人认为所尊贵的事没有一件不能做，这是因为他位尊权重。靠位尊权重而得到的东西，一旦丧失其权势，就必然要失去一切。郑平离开秦将之位，进入赵、魏后，天下人认为所轻贱的事没有一件不能做，天下人认为所羞辱的事没有一件不能做。他做的正是可贱可耻之事，却没有秦将的位尊权重，不穷困潦倒还等什么？

【原文】

132·4　赵急求李欬[1]，李言续经与之俱如卫，抵公孙与[2]，公孙与见而与入，续经因告卫吏使捕之，续经以仕赵五大夫[3]。人莫与同朝，子孙不可以交友。

【注释】

①求：搜求。　李欬（kài 忾）：人名。事不详。

②抵：干谒，归依。　公孙与：人名。事不详。

③五大夫：爵位名。

【译文】

赵国紧急搜捕李欬，李欬劝说续经与他一道去卫，到卫后投

靠公孙与，公孙与会见他们并答应接纳他们，这时续经乘机向卫国官吏告发了李欸，让他们逮捕了李欸，续经因此事在赵国做了五大夫。但没有人愿意跟他同朝做官，连他的子孙也交不到朋友。

【原文】

132·5　公孙竭与阴君之事①，而反告之樗里相国②，以仕秦五大夫③，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④，又况乎无此其功而有行乎⑤？

【注释】

①与：参与。　阴君：当是人名。事不详。　阴君之事：待查。从上下文看，当是不利于秦国的事。

②樗里相国：即樗里疾，战国时秦惠王异母弟，秦武王、秦昭王时为相。《史记》有传。

③以：凭此事，指告发“阴君之事”。

④三都：高诱注：“三都，赵、卫、魏也。”

⑤无此其功而有行：当作“无此功而有其行”。“其”字移在“有”字下。陈本：“当释为无告密之功而有背信弃义之行。”

【译文】

公孙竭参与了阴君之事，事后又反过来向秦相樗里疾告发。凭这在秦做了五大夫，功劳不可谓不大。然而却不允许他进入赵、卫、魏三国国都，又何况那些没有告密的功劳而只有背信弃义的行为的人呢？

疑　　似[1]

【题解】

本篇是《慎行论》的第三篇，论说相似之物使人迷惑，因迷惑而不明真象，这样会造成国破身亡的结局。为此，对于相似之物要认真辨察，要能真正辨察其物，又需依靠了解情况的人才行。即使尧、舜、禹这样的圣人一同出行，入泽则问牧童，入水则问渔夫，因牧童、渔夫了解情况。

【原文】

133·1　三曰：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2]。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剑者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3]；贤主之所患，患人之博闻辩言而似通者[4]。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圣人之所加虑也。故墨子见歧道而哭之[5]。

【注释】

①疑似：疑也是似，指相似之物。

②似也：似下当有“者”字。

③吴干：即吴人干将。相传春秋时吴国有干将、莫邪夫妇善铸剑，为吴王阖闾铸阴阳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干将藏阳剑献阴剑。

④辩言：能说会道。　通：通达事理。

⑤墨子见歧道而哭之：文意有误。《淮南子·说林训》：“杨子见歧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见练丝而哭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据此，陈

昌齐曰："此墨子下当是脱'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杨子'十六字。"是，宜从。

【译文】

第三是：

令人深感迷惑的，一定是事物中那些相似的东西。玉匠所忧虑的，是像玉一样的石头；相剑的人所忧虑的，是像吴国干将一样的宝剑；贤明的君主所忧虑的，是那些见识广博，能说会道而像是通达事理的人。亡国的君主像是聪明，亡国的臣子像是忠诚。相似的事物，是愚昧的人最感迷惑的，也是圣人应加以认真考虑的。所以墨子看见洁白的练丝而哭泣，因为它可以染成黄的，也可以染成黑的，杨子见歧路而哭泣，因为它可以通向南，也可通向北。

【原文】

133·2　周宅丰镐近戎人[①]，与诸侯约，为高葆祷于王路[②]，置鼓其上，远近相闻。即戎寇至[③]，传鼓相告，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当至[④]，幽王击鼓[⑤]，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说[⑥]，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数击鼓，诸侯之兵数至而无寇。至于后戎寇真至，幽王击鼓，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于丽山之下[⑦]，为天下笑。此夫以无寇失真寇者也。贤者有小恶以致大恶[⑧]。褒姒之败，乃令幽王好小说以致大灭[⑨]。故形骸相离，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⑩]，而平王所以东徙也，秦襄、晋文之所以劳王劳而赐地也[⑪]。

【注释】

①宅：居。此指建都，因先建而后才可居。　丰：周文王时的国都。镐：周武王时的国都。

②葆祷：同堡垆，土台。　王路：即大路。

③即：同若。

④当：他本作“尝”。

⑤幽王：即周幽王。

⑥褒姒：周时褒国女子，姒姓。周幽王伐褒，褒侯进褒姒，为幽王所宠幸。　说：同悦。

⑦丽山：即今陕西临潼县的骊山。

⑧贤者有小恶以致大恶：此句下当有脱字。

⑨小说：即小悦，意为无足轻重。

⑩所用：即所以。

⑪秦襄：即秦襄公。秦庄王之子。周幽王为犬戎所败，周平王东迁，襄公带兵救周有功，受周故地丰镐，列为诸侯。前777～前766年在位。　晋文：即晋文侯，穆侯子。也在平王东迁中有功。前780～前746年在位。　劳王劳：后一个“劳”字当衍。　劳王：勤劳于王事，因东迁中有功，故赐地。

【译文】

周建都接近戎人，和诸侯约定，修建高的土台在大路上，台上设置大鼓，使远近都能听到鼓声。如果戎兵来侵，就由近而远地击鼓传告，各诸侯的兵都来救周天子，戎兵曾经来侵，幽王击鼓，诸侯听到鼓声，都带着军队如约而至，褒姒非常喜欢，很高兴周幽王击鼓让诸侯来。幽王想要看到褒姒的笑容，因而多次击鼓，诸侯的军队多次来但并没有敌患。后来戎兵真的来侵，幽王击鼓，诸侯的军队不再到来。幽王于是被杀死在骊山下，被天下人耻笑。这是因没有敌寇而多次击鼓，从而耽误了真的有敌寇入侵这样的大事。贤明的人有了小缺点尚且会招致大祸害，又何况不肖的人呢？褒姒败坏国事，是让幽王喜好无足轻重的欢乐而导

致了国灭身亡。所以幽王身首分离，三公九卿逃出，这就是褒姒所以身死而平王东迁洛阳的原因，也是秦襄公、晋文侯所以勤劳王事有功而被赐封的原因。

【原文】

133.3　梁北有黎丘部[1]，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侄昆弟之状[2]。邑丈人有之市而醉归者[3]，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状，扶而道苦之[4]。丈人归，酒醒而诮其子[5]，曰："吾为汝父也，岂谓不慈哉[6]？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触地曰[7]："孽矣[8]！无此事也。昔也往责于东邑人可问也[9]。"其父信之，曰："嘻！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尝闻之矣。"明日端复饮于市[10]，欲遇而刺杀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剑而刺之。丈人智惑于似其子者，而杀于真子。夫惑于似士者而失于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于其人也[11]。舜为御，尧为左，禹为右，入于泽而问牧童，入于水而问渔师，奚故也？其知之审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识之，知之审也。

【注释】

①梁北有黎丘部：《文选·思玄赋》注引作"梁国之北，地名黎丘，有奇鬼焉。"　部：《后汉书·张衡传》引"部"作"乡"。

②喜：当作"善"。　子侄：当作"子姓"，谓众子孙。　昆弟：兄弟。

③丈人：对老者的敬称。

④苦之：苦苦地折磨他。

⑤诮：责备。

⑥谓：为。

⑦触地：叩头。

⑧孽：怪。

⑨责：同债。

⑩端：专门，故意。

⑪其人：指适当的人，即了解真实情况的人。

【译文】

梁国北部有个黎丘乡，有一个奇鬼，善于模仿人的子孙兄弟的模样。乡中有一个老人到市上去，喝醉了酒往回走，黎丘的奇鬼模仿他儿子的样子，扶着他，在回家的路上苦苦地折磨他。老人回家后，酒醒后责备他的儿子，说："我是你父亲，难道不仁慈吗？我醉了，你在路上折磨我，为什么？"他儿子哭泣着叩头说："怪啦！没有这事。昨天我去东乡向人讨债去了，可以问别人。"他父亲相信了他的话，说："哼！这一定是那个奇鬼，我原来就听说过。"第二天又特意到市上去饮酒，希望遇到那个奇鬼并把奇鬼杀掉。第二天天刚亮就到市上去了，而且又醉了，他自己的儿子担心他父亲不能返回来，于是去市上迎接他父亲。老者望着自己的儿子，拔剑就刺。老人的思想被像他儿子的鬼迷惑，从而杀死了自己的儿子。那些被像是贤士的人所迷惑的人，失去了真正的贤士，这就像黎丘老人的思想啊。对于令人疑惑的相似的现象，不可以不审察清楚。要审察清楚，就一定要有适当的了解情况的人。即使舜做驾车者，尧做主人，禹做车右，进入沼泽地也要问牧童，到了水边也要问渔夫，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了解得清楚。别人的儿子有像自己儿子的，他们的母亲能识别，这是因为作母亲的对自己的儿子了解得很清楚。

壹　行[1]

【题解】

本篇是《慎行论》的第四篇，论述言行诚信专一对国家对个人的重要。文章集中批评了那些言行不专一、不诚信带来的危害。仍与《慎行》主旨相同。

【原文】

134.1　四曰：

先王所恶，无恶于不可知[2]，不可知则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际败矣[3]。十际皆败，乱莫大焉。凡人伦以十际为安者也，释十际则与麋鹿虎狼无以异，多勇者则为制耳矣。不可知则知无安君、无乐亲矣[4]，无荣兄、无亲友、无尊夫矣。

【注释】

①壹行：即专一其行，指言行诚信专一。

②无恶于不可知：没有比不可知更令人厌恶的。　不可知：指言行无信、变化无常。

③际：界限。　败：坏。

④不可知则知：后一个"知"字为衍文。

【译文】

第四是：

先王所厌恶的，莫过于言行不专一。言行不专一，那么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间的界限就被破坏。十者的界限都受到破坏，混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这十者的界限保持安定的，舍弃了这十种界限，那就与麋鹿虎狼没有区别了，勇武有力的人就会制服别人。言行不专一，就没有人安定国君，没有人取悦于父母了，没有人尊重兄长、没有人亲近朋友、没有人尊敬丈夫了。

【原文】

134·2　强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强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与其利。非强大则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则不足以禁也，其利不利则不足以劝也[①]，故贤主必使其威利无敌，故以禁则必止，以劝则必为。威利敌，而忧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无敌，而以行不知者亡[②]。小弱而不可知[③]，则强大疑之矣。人之情不能爱其所疑，小弱而大不爱则无以存。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废，强大行之危，小弱行之灭。

【注释】

①劝：劝勉。陈本：劝是“勉进其业之意”。

②以行不知者：当作“以行不可知者”。

③而不可知：“而”字下当补“行”字。

【译文】

国家强大的不一定称王天下，但称王天下一定要国家强大。称王天下的人所借以成功的是什么呢？借他的威势和给人以利益。国家不强大，那么他的威势就不是真正的威势，他给人的利益就不

是真正的利益。他的威势不是真正的威势，那就不能禁止别人为恶，他给人的利益不是真正的利益，那就不能劝人们为善。所以贤明的君主一定要使他的威势和给人的利益是无可匹敌的，所以他禁止别人为恶，就一定能够禁止，他劝勉别人为善，就一定能够为善。威势和利益相匹敌，能为百姓忧虑辛劳、言行专一的人就会称王天下；威势和利益无可匹敌，但言行不专一的反而要灭亡。国家弱小而言行又不专一，那么强大的国家就要猜疑它。人的常情，不能爱自己猜疑的人，国家弱小而大国又不喜爱，那就没有办法生存了。所以言行让人不可察知的做法，称王天下的人实行它就会衰落，强大的国家实行它就会危险，弱小的国家实行它就会灭亡。

【原文】

134·3　今行者见大树，必解衣县冠倚剑而寝其下[①]。大树非人之情亲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陵上巨木，人以为期，易知故也。又况于士乎？士义可知故也[②]，则期为必矣。又况强大之国？强大之国诚可知，则其王不难矣。

【注释】

①县：同“悬”。

②故也：当为衍文。

【译文】

如果行路的人看到大树，一定会脱下衣服、挂上帽子、把佩剑靠在树边，躺在树下休息。大树并不是人们的亲朋好友，而人们对它却如此放心，是因为它可信赖。土山上的大树，人们用它来做约会之处，是因为容易看到它的缘故。又何况士人呢？士人

的道义诚信专一，那么就会受到人们的期待，那是必然的了。又何况是强大的国家呢？强大的国家诚信专一，那么他称王天下是不会有困难的。

【原文】

134 · 4　人之所乘船者，为其能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贤君子者，为其能行义而不能行邪辟也。

【译文】

人们之所以乘船，是因为船能浮在水面而不下沉；世间之所以以君子为贤，是因为他们能实行道义而不做邪恶的事。

【原文】

134 · 5　孔子卜，得贲①。孔子曰："不吉②。"子贡曰："夫贲亦好矣，何谓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③，黑而黑，夫贲又何好乎？"故贤者所恶于物，无恶于无处④。

【注释】

①贲：卦名。

②不吉：不吉利。因贲卦是装饰的意思，其色不纯，可见此处"不吉"是指不纯粹不专一。

③"白而白"几句：陈本："斑既非本质之正白，亦非本质之正黑，乃白黑相间而成文章，美则美矣，然本质为此文章所掩饰，其本质之美恶终不可知矣，故孔子以为'不吉'。"　而：犹则。

④处：处所。　无处：陈本："无处则不可知，故贤者所恶也。"

【译文】

孔子占卜，得到贲卦。孔子说："不吉利。"子贡说："贲卦也

好嘛，怎么说不吉利呢?”孔子说：“白就应该白，黑就应该黑。贲卦又怎么算好呢?”所以，贤者所厌恶的事物，莫过于那些不单纯的东西。

【原文】

134·6　夫天下之所以恶，莫恶于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盗不与期，贼不与谋。盗贼大奸也，而犹所得匹偶[①]，又况于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轻劝而助之[②]，必之士可知[③]。

【注释】

①所得：当为“得所”。

②轻：疾。　劝：勉。陈本：“轻劝而助之，犹言疾勉而助之耳。”

③之：此。

【译文】

天下所厌恶的，莫过于言行不专一。言行不专一，强盗不与他相约为伴，窃贼也不与他为谋。盗贼是最奸恶的人，尚且要找适合的伙伴，何况是想要成就大功业的人呢?想要成就大功业，要让天下人都争着来帮助自己，一定要这些士人做到言行专一才行。

求　　人[①]

【题解】

本篇是《慎行论》的第五篇，阐述贤主求贤的态度。文章开门见山指出：“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为了寻求贤人，君

主应不辞辛劳，降低身份到四面八方去访寻。国家一旦有了贤人，犹如郑国因有子产而免去一场战争那样，会免除国家的灾难。

【原文】

135·1 五曰：

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圣。观于《春秋》[2]，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先王之索贤人无不以也[3]，极卑极贱，极远极劳。虞用宫之奇、吴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国者，虽至于今存可也，则是国可寿也。有能益人之寿者，则人莫不愿之。今寿国有道，而君人者而不求，过矣。

【注释】

①求人：求找贤人。

②《春秋》：编年体史书名。相传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所记起于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叙事极简，用字寓褒贬。

③以：用，做。

【译文】

第五是：

要使身安定，国家安宁，天下得到治理，一定要依靠贤人。古代治理天下的，有七十一个圣王。从《春秋》来看，从鲁隐公至鲁哀公有十二世，在这二百多年中，有得到君位的，有失去君位的，其道理是一样的。得到贤人，国家没有不安定的，名声没有不荣耀的；失去贤人国家没有不危险的，名声没有不受辱的。先

王为了寻求贤人，无所不做，为了寻求贤人，他们对贤人可以极其谦卑，可以举用极为卑贱的人，可以到极远的地方去，可以付出极大的辛劳。假如虞国采用了宫之奇的意见，吴国采用了伍子胥的意见，这两个国家即使保存到现在也是可能的，这样看来，国家的命数是可延长的。如果有人能延长人的寿命，那么人们没有不愿意的。现在有人能使国运延长，而国君却不去求找，这就错了。

【原文】

135·2　尧传天下于舜，礼之诸侯①，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请北面朝之，至卑也。伊尹，庖厨之臣也；傅说，殷之胥靡也②。皆上相天子，至贱也③。禹东至榑木之地④，日出、九津、青羌之野⑤，攒树之所⑥，㨉天之山⑦，鸟谷、青丘之乡⑧，黑齿之国⑨；南至交趾、孙朴、续樠之国⑩，丹粟、漆树、沸水、漂漂、九阳之山⑪，羽人、裸民之处⑫，不死之乡⑬；西至三危之国，巫山之下，饮露、吸气之民⑭，积金之山⑮，共肱、一臂、三面之乡⑯；北至人正之国⑰，夏海之穷⑱，衡山之上⑲，犬戎之国⑳，夸父之野㉑，禺强之所㉒，积水、积石之山㉓。不有懈堕㉔，忧其黔首，颜色黎黑，窍藏不通，步不相过㉕，以求贤人，欲尽地利，至劳也。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㉖，故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

【注释】

①礼之诸侯：礼之于诸侯，即在诸侯面前礼待他。

② 胥靡：刑徒之人，受刑而罚作劳役的罪人。

③至贱也：陈本认为此三字当在“皆上相天子”之上。是。

④榑木：即扶木。

⑤日出：陈本："日出，当即日下"。　九津、青羌：均地名。

⑥攒（cuán 氽阳平）树：树木丛生。　攒：聚集。

⑦播（mín 明）：抚、摸。　播天：即摩天，形容高。

⑧鸟谷、青丘：均东方的地名。

⑨黑齿之国：东方国名，其人齿黑，因曰黑齿之国。

⑩交趾：南方国名，在今广东、广西一带。　孙朴、续樠：南方二国名。

⑪丹粟、漆树、沸水、漂漂、九阳：均南方之地或山。

⑫羽人、裸民：传说中南方之国，羽人长着翅膀，裸民不穿衣服。

⑬不死之乡：即传说中的不死国。其人长生不老。

⑭饮露、吸气之民：以清虚之道养生的仙人。此指他们居住之地。

⑮积金之山：高诱注："西方刚气所在，故曰积金之山。"

⑯共肱、一臂、三面：均传说中的西方国名。

⑰人正：传说中北方的国名。

⑱夏：大。　夏海：即大海。传说中的北海。　尽：尽头。

⑲衡山：传说中北方的山。

⑳犬戎：传说中北方国名。

㉑夸父：传说中的勇士，曾与太阳竞走。

㉒禺强：北海之神。

㉓积水、积石：北方两山名。

㉔堕：同"惰"。

㉕步不相过：后足不能超过前足，形容走路做事疲惫。

㉖陶：即皋陶。　化益：即伯益。均参见9·2注③。　直窥、横革、之交：均人名。禹有功之臣。

【译文】

尧把天下传给舜，在诸侯面前礼敬他，把两个女儿嫁给他，让自己的十个儿子为他的臣属，自己要求以臣子的身份北面朝拜他，这就把自己降到最卑贱的地位了。伊尹，是在厨房中服役的奴隶；傅说，是殷商的刑徒。他们二人的地位都极卑贱，却做了天子之

相。禹到东方扶木之地，到东方日出之下的九津和青羌等地，到树木丛生的地方，到耸入云天的高山处，到鸟谷、青丘等地以及黑齿之国；向南又到交趾、孙朴、续横等国，到丹粟、漆树、沸水、漂漂、九阳等山，到羽人、裸民等国，到不死国；向西到三危国，到巫山下，到饮露、吸气的仙境，到积金山，到共肱、一臂、三面等国；向北到人正国，到大海的尽头，到衡山之上，到犬戎国，到夸父逐日之野，到禺强的处所，到积水、积石山。一点不懈怠，忧虑着百姓，面色黎黑，周身不适，步履艰难，去寻求贤人，想要充分发挥土地的效益，这是非常劳累的事了。结果得到了皋陶、伯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来辅佐他，所以功绩刻在金石上，书写在盘盂上，以流传后世。

【原文】

135·3 昔者尧朝许由于沛泽之中①，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②，不亦劳乎？夫子为天子③，而天下已治矣，请属天下于夫子。"许由辞曰："为天下之不治与？而既已治矣。自为与？啁噍巢于林④，不过一枝；偃鼠饮于河，不过满腹。归已君乎⑤！恶用天下？"遂之箕山之下，颍水之阳⑥，耕而食，终身无经天下之色⑦。故贤主之于贤者也，物莫之妨；戚爱习故⑧，不以害之；故贤者聚焉。贤者所聚，天地不坏，鬼神不害，人事不谋，此五常之本事也⑨。

【注释】

①沛泽：水草丰茂的大泽。

②焦火：即炬火。"息"下，陈本据《庄子·逍遥游》本，认为脱二十字，原文当作："十日出矣，而焦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

③夫子：此指许由。

④啁噍（zhōu jiāo 周焦）：鸟名，即鷦鷯。

⑤已：语气词，无义。

⑥颍水：源出河南登封县西南。　阳：水北为阳。

⑦经：治。

⑧戚：亲属。　爱：爱幸之人。　习：近习，指身边的人。　故：故旧。

⑨五常：各家解释不同。有金木水火土之说，有仁义礼智信之说。此似指旧时五种伦常道德。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译文】

从前，尧到大泽中拜见许由，说："十个太阳都出来，火把还没有熄灭，对于光亮不也是太多余了吗？应时的雨水已经降落了，却还要灌溉，对于泽润，不也是太过分了吗？您来做天子，天下一定会得到治理，请让我把天下托付给您。"许由推辞说："为了天下没有得到治理吗？而天下已得到治理了。为了我自己吗？你知道，啁噍在树林中筑巢，不过仅占一枝；偃鼠在河中饮水，不过只喝饱肚皮。您回去吧！我哪里用得着天下？"于是去箕山脚下，颍水的北面，自耕而食，终生没有想要治理天下的表示。所以贤明的君主任用贤德的人，不因外物而使他受到妨害；不因是亲属、爱幸、近习、故旧而妨害他；所以贤德的人就会聚集到这里来。贤德的人聚在一起，天地不会降灾，鬼神不会为害，人们用不着去谋划，这就是五种伦常道德的根本啊。

【原文】

135·4　皋子众疑取国[①]，召南宫虔、孔伯产而众口止[②]。

【注释】

①皋子众：当时贤德之人。　疑取国：被人怀疑要获取国家。

②南宫虔、孔伯产：两个贤者之名。事不详。

【译文】

皋子众被怀疑要窃取国家，于是召来南宫虔、孔伯产两位贤人，那些诽谤之言才停止。

【原文】

135·5　晋人欲攻郑，令叔向聘焉①，视其有人与无人。子产为之诗曰②："子惠思我，褰裳涉洧③；子不我思，岂无他士④？"叔向归曰："郑有人，子产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诗有异心⑤，不可攻也。"晋人乃辍攻郑。孔子曰："《诗》云：'无竞惟人⑥。'子产一称而郑国免。"

【注释】

①叔向：晋大夫。　聘：诸侯之间互派使者问候。

②为：此当作"赋诵"讲。所引诗句见《毛诗·郑风·褰裳》。

③褰：揭起。　洧（wěi 伟）：水名。源出河南登封县，即今河南双洎河。

④士：此指未婚男子。

⑤其诗有异心：指子产诵诗内容虽是讲的男女爱情，但借以喻晋国和郑国的关系。意即晋对郑不好，郑可以与接近自己的其他国家结盟。

⑥无：语气词，无义。　竞：强。

【译文】

晋国想进攻郑国，派叔向到郑国去聘问，借机看郑国有没有贤人。子产对叔向诵诗说："如果你爱我思恋着我，请你提起衣裳涉过洧河；如果你不再爱着我，难道就没有其他的人？"叔向回国

后对晋君说："郑国有贤人，子产在那儿，不能进攻。秦、楚离郑国又近，从子产诵诗内容看，已流露出二心，不可进攻。"晋国于是停止进攻郑国。孔子说："《诗》上说：'国家强大完全在于有贤人。'子产只是诵一首诗而免掉郑国遭受进攻的灾害。"

察　　传[①]

【题解】

本篇是《慎行论》的最后一篇，论述要慎重审察传言，因为"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所以"闻言必熟论"，"是非之经，不可不分"。那么如何才能弄清楚传言的是非呢？文章提出"验之以理"，"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才能真正了解实情。

【原文】

136•1　六曰：

夫得言不可以不察[②]，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玃[③]，玃似母猴[④]，母猴似人，人之于狗则远矣。此愚者之所以大过也。闻而审则为福矣[⑤]，闻而不审，不若无闻矣。齐桓公闻管子于鲍叔，楚庄闻孙叔敖于沈尹筮，审之也，故国霸诸侯也[⑥]。吴王闻越王勾践于太宰嚭，智伯闻赵襄子于张武，不审也，故国亡身死也。

【注释】

①察传：对传言进行审察，以定其是非。

②得言：陈本："犹言得人传闻之言。"

③玃（jué 觉）：似猕猴而形体较大的一种兽。

④母猴：猕猴或沐猴称母猴。

⑤而：如果。　审：审察。

⑥国：此字下疑夺“治”字。

【译文】

第六是：

听到传闻，不可以不审察清楚，经过多次转述，白的会讲为黑，黑的会讲为白。所以狗像玃，玃像母猴，母猴像人，可是人与狗就相差得太远了。这正是愚蠢的人犯大错的原因。听到传闻如果能够加以审察那就会得到好处，听到传闻如果不加以审察，不如不听到的好。齐桓公从鲍叔牙那里听到管仲，楚庄王从沈尹筮那里听到孙叔敖，经过审察，所以使自己的国家得到治理，并称霸诸侯。吴王夫差从太宰嚭那里听说越王勾践，智伯从张武那里听说赵襄子，没有经过审察，所以使国亡身死。

【原文】

136·2　凡闻言必熟论[①]，其于人必验之以理[②]。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③]，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④]，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⑤]，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⑥]，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⑦]，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⑧]。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⑨]，常一人居外[⑩]。及其家穿井[⑪]，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闻而传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国人道之，闻之于宋君，宋君令人问之于丁氏，

丁氏对曰："得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无闻也。

【注释】

①熟论：了解辨别。

②验：检验。 理：道理。

③乐正：乐官之长。 夔：人名。善音律。

④传教：传布教化。古人认为音乐与传布教化有密切关系。

⑤重黎：相传为尧时掌时令的官。 草莽：草野，指民间。

⑥通：调和。 八风：八方之风。

⑦节：关键。

⑧乐之本也："乐"上夺一"和"字。和：调。

⑨溉汲：即打水，抽水。

⑩居外：治外。即专在外负责打水。

⑪穿井：打穿一口井。即挖了一口井。

【译文】

凡听到传闻一定要了解辨别，涉及到人的传闻一定要用常理来验证。鲁哀公问孔子道："乐正夔只有一只脚，是真的吗？"孔子说："从前舜想要用音乐把教化传布到天下，于是让重黎在民间举荐夔，进奉给君主，舜任用他为乐正。于是夔定正六律，和谐五声，以调和八风，因而天下完全归服。重黎又想找寻更多像夔这样的人，舜说：'音乐是天地之精气，是政治得失的关键，所以只有圣人才能使音乐和谐。和谐是音乐的根本。夔能调和音乐，用以安定天下。像夔这样的人有一个就足够了。'所以说夔一足，并不是夔只有一只脚啊。"宋国有一个姓丁的人家，家中没有井，因而要外出打水，经常有一个专门负责打水的人在外。等到他家挖了一口井，告诉人说："我挖井得到一个人。"有听到这话的人传言说："丁家挖井挖得一个人。"国人谈论这件事，宋君也听到了，

于是派人去问丁氏，丁氏回答："我是说得到一个人使唤，不是从井中挖到一个人。"寻求能人像这样，不如不听到的好。

【原文】

136·3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①]："晋师三豕涉河[②]。"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③]。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④]，不可不分，此圣人之所慎也。然则何以慎？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

【注释】

①史记：记载历史的书。

②三豕：三只猪。

③己亥：干支纪日。

④经：界限。

【译文】

子夏往晋国去，经过卫国，听到有人读史书说："晋国军队有三豕渡过黄河。"子夏说："是三豕，而是己亥。'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到了晋国一问这件事，回答说："晋师于己亥那天渡过了黄河。"言辞有很多似乎是错误的，而其实是正确的，很多似乎是正确的，而其实是错误的。正确与错误的界限，不可以不明白，这是连圣人也要慎重对待的。那么怎样才算是慎重呢？就是要顺着外物之情理和人事的情理来考察所听到的传闻，那才叫得到真实情况。

贵直论第三　直谏　知化　过理　壅塞　原乱

贵　　直[1]

【题解】

本篇是《贵直论》的首篇，论述直言劝谏的重要。作为国君，能否尊重直谏之士，采纳他们的意见，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文章举狐援与齐湣王、行人烛过与赵简子的事例反复论证这一观点。

【原文】

137·1　一曰：

贤主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为其直言也。言直则枉者见矣[2]。人主之患，欲闻枉而恶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贱其所欲而贵其所恶也[3]，所欲奚自来？

【注释】

①贵直：以直言劝谏为贵。

②枉：邪曲。　见（xiàn 现）：显露。

③所欲：指“闻枉”。　所恶：指“恶直言”。

【译文】

第一是：

贤明的君主所推崇的莫过于士人。之所以推崇士人，是因为他们能直言劝谏。直言不讳，则邪曲的就显露出来了。君主的毛病，是想听到邪曲的而又讨厌直言劝谏，这是堵塞其源头而又想得到水，水从何处来呢？这是轻视自己所要得到的而推崇自己所讨厌的，想要得到的又从何而来呢？

【原文】

137·2　能意见齐宣王①。宣王曰：“寡人闻子好直，有之乎？”对曰：“意恶能直？意闻好直之士，家不处乱国，身不见污君。身今得见王，而家宅乎齐，意恶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将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②，长而行之，王胡不能与野士乎③，将以彰其所好邪④？”王乃舍之。能意者⑤，使谨乎论于主之侧，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岂少哉？此贤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恶也。

【注释】

①能意：齐人，姓能，名意。

②好事：此指喜好直言劝谏之事。陶鸿庆改“事”为“争”，正好说明喜好什么。争：同诤。直言规劝。

③与：赞。

④彰：明。

⑤“能意者”三句：陈本：“上文所说，能意系与宣王顶嘴，是不慎其论于主之侧，全系意气用事，故此文之作者加以批评曰：‘能意若不以意气用事，慎彼之论于主之侧，则亦不阿媚其主也。’”

【译文】

能意拜见齐宣王。宣王说：“我听说你好直言劝谏，有这回事吗？”能意回答说：“我哪能直言劝谏？我听说，喜好直言劝谏的人，家不处在混乱的国家，自己不见污浊的君主。我现在得以拜见您，而家又住在齐国，我哪能直言劝谏？”齐宣王发怒说：“真是一个鄙野之士！”准备治他的罪。能意说：“我年少时即喜好直言劝谏，长大后就实行它，君王怎么不能赞许我这个鄙野之士，用来表明他们的爱好呢？”齐宣王于是赦免了他。像能意这样的人，假如不意气用事，能谨慎地议事于君主之侧，那么，也不会阿媚其主的。不阿媚君主，难道君主所得到的会少吗？这正是贤明君主所追求的，而不肖君主所讨厌的。

【原文】

137·3 狐援说齐湣王曰[①]：“殷之鼎陈于周之廷，其社盖于周之屏[②]，其干戚之音[③]，在人之游[④]。亡国之音，不得至于庙；亡国之社，不得见于天；亡国之器陈于廷，所以为戒。王必勉之。其无使齐之大吕陈之廷[⑤]，无使太公之社盖之屏[⑥]，无使齐音，充人之游。”齐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国三日，其辞曰：“先出也，衣絺纻[⑦]；后出也，满囹圄。吾今见民之洋洋然东走而不知所处。”齐王问吏曰：“哭国之法若何？”吏曰：“斫[⑧]。”王曰：“行法。”吏陈斧质于东闾[⑨]，不欲杀之，而欲去之。狐援闻而蹶往过之[⑩]。吏曰：“哭国之法斫。先生之老欤昏欤？”狐援曰：“曷为

昏哉？”于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来，鲋入而鲵居[11]，使人之朝为草而国为墟[12]。殷有比干，吴有子胥，齐有狐援。已不用若言[13]，又斫之东闾。每斫者以吾参夫二子者乎[14]！”狐援非乐斫也，国已乱矣，上已悖矣，哀社稷与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论也[15]，将以救败也，固嫌于危[16]。此触子之所以去之也，达子之所以死之也。

【注释】

①狐援：战国时齐臣。

②屏：障。高注：“言周存殷社而屋其上，屏之以为戒也。”

③干戚之音：武舞的音乐。干戚是古代的两种兵器，即盾与斧。也为武舞时所执的舞具。

④游：乐。

⑤大吕：齐之钟律。　陈：列。

⑥太公：即田常之孙田和，始代吕氏为齐侯，田氏宗之，号为太公。

⑦絺（chī 痴）：细葛布。　纻（zhù 住）：苎麻，也指用苎麻织成的粗布。衣絺纻：穿上细布或粗布之衣，即可温饱。

⑧斫（zhuó 着）：斩、砍。

⑨东闾：齐国都东门。

⑩蹶：跌倒。此指走路时跌跌撞撞的样子。

⑪鲋：小鱼。　鲋入：像小鱼一样进来。　鲵：大鱼。　鲵居：像大鱼一样居在齐国，用以喻不义之人，吞食小国。陈本认为此是隐语，并引《史记·田齐世家》：“‘齐湣王四十年，燕将乐毅入临淄，齐湣王奔卫。楚使淖齿将兵救齐，因相齐湣王，淖齿遂杀湣王，而与燕共分齐之侵地卤器’。淖齿自楚入齐，故曰有人自南方来。淖齿以救齐为名而入齐，卒相湣王而杀湣王，是如小鲋之入齐而如贼鲵之居于齐，故曰鲋入而鲵居。淖齿系依附楚国之势而入齐，入齐则居傲于齐，故是鲋入而鲵居。淖齿杀齐湣王而与燕共分齐之侵地卤器，故下文曰‘使人之朝为草而国为墟。’”

⑫为草：变为草莽。　墟：丘墟，废墟。

⑬若：其。

⑭每：当。

⑮平论：议论。

⑯固：固然，必然。　嫌：近。　危：言语惊人，危言耸听。

【译文】

狐援劝说齐湣王说："殷商之鼎放置在周的朝廷上，它的神社被盖上了周的庐棚，它的干戚武舞的音乐被用在人们的游乐中。亡国的音乐不准进入宗庙；亡国的神社不准见到天日；亡国的乐器不准陈放在朝廷，这些是用它们来警戒后人的。您一定要自我勉励啊。不要让齐王的大吕放置在别国的朝廷，不要让太公建起的神社盖上庐棚，不要让齐国的音乐充斥在别人的游乐之中。"齐湣王不接受狐援的劝告。狐援离开朝廷后为国家前途哭了三天，边哭边说道："先离开齐国的，尚可穿粗布或细布的衣服求得温饱，后离开齐国的，将遭难被关满监狱。我即将看到齐民百姓仓皇向东边逃走而不知到哪里去安居。"齐王问狱官："国家无事而为国哭丧的，依法应治何罪？"狱吏回答说："当斩。"齐王说："依法执行。"狱吏把斧质陈放在东门上，不愿将他杀戮，而希望他跑掉。狐援听到这个消息，反而跌跌撞撞去见狱官。狱官说："国家无事而为国哭丧的当斩首。您还不跑掉反到这里来，是老糊涂了还是头脑昏了？"狐援说："怎么是发昏呢？"于是进一步说道："有人从南方来，来时像鲋鱼那样谦恭，来到以后却像鲵鱼那样凶残，使别人的朝廷变为草莽而国家变为废墟。殷商有个比干，吴国有个伍子胥，齐国有个狐援。已经不采纳我的话，又要在东门杀掉我。这是要把我与比干、伍子胥并列的第三个人吧！"狐援并不是乐意遭斩，国家已经混乱了，君上太糊涂了，他哀怜国家和人民，所以讲了这样的话。他讲的这些话并不只是议论啊，是想用以挽救国家的失败啊，所以讲的话才近于危言耸听。这正是触子要离开

国家而出走的原因，也是达子所以战败为国而死的原因。

【原文】

137·4　赵简子攻卫附郭[①]，自将兵。及战，且远立，又居于犀蔽屏橹之下[②]，鼓之而士不起，简子投桴而叹曰[③]："呜呼！士之速弊一若此乎[④]？"行人烛过免胄横戈而进曰[⑤]："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简子艴然作色曰[⑥]："寡人之无使，而身自将是众也，子亲谓寡人之无能，有说则可，无说则死。"对曰："昔吾先君献公即位五年，兼国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秦人袭我，逊去绛七十[⑦]，用此士也。文公即位二年，底之以勇[⑧]，故三年而士尽果敢；城濮之战，五败荆人；围卫取曹，拔石社[⑨]；定天子之位[⑩]，成尊名于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耳[⑪]，士何弊之有？"简子乃去犀蔽屏橹而立于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毕乘之。简子曰："与吾得革车千乘也[⑫]，不如闻行人烛过之一言。"行人烛过可谓能谏其君矣，战斗之上[⑬]，枹鼓方用，赏不加厚，罚不加重，一言而士皆乐为其上死。

【注释】

①附：逼近。

②犀蔽屏橹：陈本："当作'犀蔽犀橹'。"屏为犀形近之讹。即用犀牛皮挡住车厢以作屏障，并躲在犀牛皮做的盾牌后面。

③桴：鼓槌。

④弊：恶，坏。

⑤行人触过：晋大臣。　免胄：摘下头盔。

⑥艴（fú 弗）然：大怒的样子。　作色：因发怒脸上变色。

⑦逊：逃遁。 去：离，距离。 绛：地名。即晋国国都新绛，在今山西曲沃县西南。

⑧底：同砥。砥砺。

⑨石社：地名。当是曹地。

⑩定天子之位：天子，指周襄王。据《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襄王避子带之乱，出居于郑，晋文公纳之。

⑪耳：原本作“取”，据李本改正。

⑫与：与其。 革车：兵车。 千乘：千辆兵车。

⑬上：此作“时”讲。

【译文】

赵简子进攻卫国，逼近外城，亲自统率军队。到了交战时，却站得很远很远，又躲在犀革做成的屏障和盾牌后面，他击鼓进军，士卒却不动，他丢掉手中鼓槌叹息说：“唉！士卒们变坏竟快到这样的地步！”这时，行人烛过摘掉头盔，横拿戈矛上前说：“也因为您无能啊，士卒有什么不好呢？”简子大怒变色道：“我无他人可派，自己亲率士卒，您却说我无能，你说得出理由便罢，说不出理由，就处死。”行人烛过回答道：“从前先君晋献公即位五年，就兼并了十九个国家，用的也是这些士卒。晋惠公即位二年，纵情声色，残暴傲慢，喜好美女，秦人袭击我国，晋军逃遁离都城绛只有七十里的地方，用的还是这些士卒。晋文公即位二年，用武勇来砥砺士卒，所以三年过后，士卒全都果敢善战；城濮之战，五次打败楚军；围攻卫国，攻取曹国，攻克石社；安定周天子的王位，使自己的名声显赫于天下；用的仍是这些士卒。也是因您无能罢了，士卒有什么不好呢？”简子于是离开犀革做的屏障和盾牌保护之地，站立到箭矢可以射得到的地方，一击鼓进军，士卒就全部登上了敌城。简子说：“与其我得到兵车一千辆，还不如听到行人烛过的一席话。”行人烛过可以说是能劝谏国君的人，在战斗之时，击鼓进军之际，奖赏没有增加，处罚没有加重，一席话

而士卒都乐于为君主效死。

直谏[①]

【题解】

本篇是《贵直论》的第二篇，论述君主如何对待直言劝谏的大臣。文章指出，贤臣都是不谋私利、敢于犯上的人。由于他们的尽情言说，如君主能采纳施行，国将存而主将安，否则，“虽存必亡，虽安必危”。齐桓公称霸和楚文王兼国三十九，是最好的例证。

【原文】

138·1 二曰：

言极则怒，怒则说者危，非贤者孰肯犯危？而非贤者也，将以要利矣。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无贤者。无贤则不闻极言[②]，不闻极言则奸人比周、百邪悉起[③]，若此则无以存矣。凡国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虽存必亡，虽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论也。

【注释】

①直谏：直言劝谏。

②无贤：当作“无贤者”。

③比周：结党营私。 悉：全。

【译文】

第二是：

直言无隐讳，君主就会发怒，一发怒，直言的人就会危险，不是贤德的大臣有谁肯冒险呢？不是贤德的人，就将凭着进言谋求私利了。谋求私利的人，冒险有什么益处？所以不贤明的君主身边是没有贤人的。没有贤人就听不到无隐讳的直言，听不到无隐讳的直言，那么小人就会结党营私，各种邪说都会兴起，像这样，国家就无法生存了。大凡国家的生存，君主的平安，一定是有原因的。不知道这个原因，即使目前生存也必定会灭亡，即使眼前平安也必定要危险，所以其原因不可不详论。

【原文】

138·2 齐桓公、管仲、鲍叔、宁戚相与饮酒酣，桓公谓鲍叔曰："何不起为寿？"鲍叔奉杯而进曰："使公毋忘出奔在于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缚而在于鲁也，使宁戚毋忘其饭牛而居于车下。"桓公避席再拜曰①："寡人与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则齐国之社稷幸于不殆矣。"当此时也，桓公可与言极言矣。可与言极言，故可与为霸。

【注释】

①避席：离开坐席。这是古人饮酒时表示恭敬。

【译文】

齐桓公、管仲、鲍叔、宁戚在一起饮酒，饮到尽兴时，桓公对鲍叔说："何不起身敬酒祝寿？"鲍叔捧起酒杯上前敬酒说："希望您不要忘记了出奔在莒的情景，希望管仲不要忘记了囚缚在鲁国的情景，希望宁戚不要忘记了在车下喂牛的情景。"桓公离席对鲍叔恭敬地再拜说："我与你们都不忘鲍叔刚才讲的话，那么齐国的江山就能有幸不危险了。"在这个时候，桓公是可以尽情进言的

了。因为可以尽情进言，所以可以称霸诸侯。

【原文】

138·3　荆文王得茹黄之狗①，宛路之矰②，以畋于云梦③，三月不反；得丹之姬④，淫，期年不听朝。葆申曰⑤："先王卜以臣为葆，吉。今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矰，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王之罪当笞。"王曰："不谷免衣襁褓而齿于诸侯⑥，愿请变更而无笞。"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废也。王不受笞，是废先王之令也。臣宁抵罪于王，毋抵罪于先王。"王曰："敬诺。"引席，王伏。葆申束细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谓"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⑦。申曰："臣闻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变，痛之何益？"葆申趣出⑧，自流于渊，请死罪。文王曰："此不谷之过也。葆申何罪？"王乃变更，召葆申，杀茹黄之狗，析宛路之矰⑨，放丹之姬。后荆国，兼国三十九。令荆国广大至于此者，葆申之力也，极言之功也。

【注释】

①茹黄：古良犬名。亦泛指良犬 。陈本将"茹"解为地名。

②宛路：竹名。亦作"箘簬"。是作箭的好材料。　矰（zēng 曾）：一种带丝绳的短箭。

③畋：打猎。　云梦：古楚地泽名。

④丹：地名。　姬：美女。

⑤葆申：官太保名申的人。

⑥齿：并列。

⑦遂致之：于是王将受笞打一事置之脑后。　致：通置。

⑧趣：同促，疾行，快步走。

⑨析：此同折。

【译文】

楚文王得到茹黄这样的名狗和箘簬做成的箭，用它们到云梦大泽去打猎，三个月不返回；又得到丹地的美女，纵情女色，一周年不上朝处事。葆申说："先王占卜用我作太保，卦象吉利。现在国王您得到茹黄这样的良狗和箘簬做的箭，打猎三个月不回；又得到丹地的美女，纵情女色，一年不上朝处事。国王的罪应受鞭刑。"国王说："我从离开襁褓就列位于诸侯，希望请变更一下刑法，不要用鞭刑吧。"葆申说："我承受先王的法令，不敢废弃啊。王若不受鞭刑，是废弃先王的法令。我宁肯抵偿应负的罪责，不能有罪于先王啊。"王说："遵命。"于是拉过席子，文王就伏在席上。葆申捆来了五十根细荆条，跪着放在文王的背上，像这样反复了两次，对国王说："请您起来吧。"王说："真挨鞭打与假挨鞭打其名声是一样的。"于是就把鞭刑一事置之脑后。葆申说："我听说，君子认为受鞭刑是一种羞耻，会改过自新，小人则要受皮肉之苦才能改过自新。受羞辱了还不改变，痛打他又有何用呢？"葆申疾行离开，自流放到深渊之上，并请文王治自己死罪。文王说："这是我的过错，葆申有什么罪呢？"文王于是变更行为，召回葆申，杀掉茹黄这样的名狗，折断箘簬做的箭，放走了丹地的美女。后来楚国成功地兼并了三十九个国家。使楚国扩大到了这样大的国土，这是葆申的力量，是他尽情直言的功效。

知　化①

【题解】

本篇是《贵直论》的第三篇，主旨在于阐述国君应以“知化”为贵，“危困之道，身死国亡，在于不先知化也。”吴王夫差之所以弄到身死国亡的结局，正是不知化所致。

【原文】

139·1　三曰：

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论②，以虽知之与勿知同③。凡智之贵也，贵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则不然。化未至则不知，化已至，虽知之与勿知一贯也④。事有可以过者，有不可以过者。而身死国亡，则胡可以过？此贤主之所重，惑主之所轻也。所轻，国恶得不危？身恶得不困？危困之道，身死国亡，在于不先知化也。吴王夫差是也。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谏而不听，故吴为丘墟，祸及阖庐⑤。

【注释】

①知化：预知事物变化的发展趋势。

②论：知。　不论：即不知其言之是否如一。

③以：作“此”讲。　知之：指知道“事人以死”那种言论。

④一贯：一样。贯：刘文典认为是“实”字之误。

⑤阖庐：吴王夫差之父，因夫差国破身死，阖庐再不能享受祭祀，故曰

"祸及阖庐"。

【译文】

第三是：

以勇力侍奉人的人，将为主人而死，这样的勇士还没有死而谈论今后如何如何死，别人是不了解的，虽然了解了他的言论而终不了解今后的结果，了解与不了解是一样的。大凡智慧的可贵，贵在可以预知事物发展的变化趋势。君主中那些糊涂的就不是这样。发展变化的趋势还没有明显就不能预知，这种变化趋势一旦来到，什么也来不及了，这时虽然知道了，其实与不知道是一样的。事情有些是可以有失误的，有些则不允许有失误。比如涉及到身死国亡的事，怎么可以有失误呢？这是贤明的君主所重视的，是糊涂的君主所轻视的。轻视，国家哪能不危险？自身哪能不困厄？行于危险和困厄的道上，当然会身死国亡，这正是不能预知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啊。吴王夫差正是这样。伍子胥并不是不能预知这个发展变化的趋势，但他的劝谏，吴王夫差不采纳，所以吴国变成了废墟，殃及先君阖庐。

【原文】

139·2　吴王夫差将伐齐，子胥曰："不可。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得使。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①]，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夫吴、越之势不两立。越之于吴也，譬若心腹之疾也，虽无作，其伤深而在内也。夫齐之于吴也，疥癣之病也，不苦其已也[②]，且其无伤也。今释越而伐齐，譬之犹惧虎而刺猏[③]，虽胜之，其后患未央[④]。"太宰嚭曰："不可。君王

之令所以不行于上国者[5]，齐、晋也。君王若伐齐而胜之，徙其兵以临晋，晋必听命矣，是君王一举而服两国也，君王之令必行于上国。”夫差以为然，不听子胥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谋。子胥曰：“天将亡吴矣，则使君王战而胜。天将不亡吴矣，则使君王战而不胜。”夫差不听。子胥两祛高蹶而出于廷[6]，曰：“嗟乎！吴朝必生荆棘矣。”夫差兴师伐齐，战于艾陵[7]，大败齐师，反而诛子胥。子胥将死曰：“与[8]！吾安得一目以视越人之入吴也？”乃自杀。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抉其目[9]，著之东门[10]，曰：“女胡视越人之入我也？”居数年，越报吴，残其国，绝其世，灭其社稷，夷其宗庙，夫差身为擒。夫差将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见子胥于地下？”乃为幎以冒面死[11]。夫患未至，则不可告也；患既至，虽知之无及矣。故夫差之知惭于子胥也，不若勿知。

【注释】

①通：陶鸿庆说当为“道”之误。　属（zhǔ 煮）：连缀。

②已：治愈。

③豜（jiān 肩）：兽三岁曰豜。

④央：尽。

⑤上国：指中原地区各国。

⑥祛（qū 区）：举，此指提起衣服。　高蹶：高蹈。　两祛高蹶而出于廷：陈本：“犹言两手举衣，大踏步而出于庭。”

⑦艾陵：春秋齐地。艾陵之战，详见《左传》哀公十一年。

⑧与：陈本：“‘与’借为吁，一字为句，叹词。”

⑨抉（jué 决）：挖。

⑩著：附。此是挂。

⑪为：陈本："'为'字不可通，当是'爰'之讹。"爰，同援。 幎：幔也。古时室内有幔，夫差羞于见子胥，拿幔帐覆盖脸面。 冒：覆盖。

【译文】

吴王夫差将要攻伐齐国，伍子胥说："不行。齐国与吴国，风俗习惯不同，言语不相通，我战胜齐国，得其地不能居住，得其人民不能役使。吴与越国，是土地相连结的邻国，田地交错，风俗习惯相同，言语相通，我得到越地可以居住，得到那里的人民可以役使。越国对于我国也是这样。吴国与越国从情势上看是不能并存的。越国对于吴国，有如心腹之患，即使现在没有发作，但它造成的伤害深重而且在体内。齐国与吴国仅如疥癣一样的小毛病，不愁其治不好，而且治不好也没有什么伤害。现在放弃攻打越国的计划而举兵攻齐，有如担心刺杀猛虎而去刺杀三岁的野兽那样，即使战胜了齐国，其后患是永无穷尽的。"太宰嚭说："不行。国君的命令之所以能在中原各国推行，正是有齐和晋的缘故。君主如果攻打齐国，并战胜了它，然后移兵以攻打晋国，晋国必然俯首听命，这样，君王一举可征服两个国家，从此，君王的命令就可在中原各国推行了。"吴王夫差认为太宰嚭讲得对，不听从伍子胥的劝告，采用了太宰嚭的计谋。伍子胥说："老天如果将要灭亡吴国，那么就让君王战胜齐国。老天如果不想让吴国灭亡，那就让君王打败仗。"吴王夫差仍不听从。伍子胥两手举起衣服，大踏步地走出朝廷，说："唉！吴国的朝廷一定要灭亡而生荆棘了。"吴王夫差兴兵伐齐，在艾陵与齐兵交战，大败齐师，回师后就杀了伍子胥。伍子胥在将要被杀时说："唉！我怎么再来看越军侵入吴国呢？"于是就自杀了。夫差把他的尸体投入江中冲走，把他的眼睛挖出来，将尸体悬挂在吴国国都的东门，说："你怎么看到越军侵入我吴国？"过了几年，越人报复吴国，攻破了吴国国都，灭绝了吴国的世系，毁灭了吴国的社稷，削平了吴国的宗庙，夫差

本人也被擒拿。夫差将死时说："如果死去的人仍有知的话，我有什么面目在地下见到他呢？"于是用幔帐蒙着面而死。祸患没有到来时，就无法对他说；祸患到来时，即使知道了也来不及了。所以说，夫差临死时才知道有愧于伍子胥，这时知道还不如不知道呢。

过　理[1]

【题解】

本篇是《贵直论》的第四篇，论述古今亡国之君的教训。文章开宗明义说道："亡国之主一贯"，虽天时不同，所做之事不同，但其亡国的原因是一样的。即为了追求快乐而做不合理义之事，殷纣王、晋灵王、齐湣王、宋康王的事例都是"乐不适"造成的。

【原文】

140·1　四曰：

亡国之主一贯[2]，天时虽异，其事虽殊，所以亡同者，乐不适也。乐不适则不可以存。糟丘酒池[3]，肉圃为格[4]，雕柱而桔诸侯[5]，不适也。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环[6]，截涉者胫而视其髓[7]，杀梅伯而遗文王其醢[8]，不适也。文王貌受以告诸侯[9]。作为琁室[10]，筑为顷宫[11]，剖孕妇而观其化[12]，杀比干而视其心，不适也。孔子闻之曰："其窍通则比干不死矣[13]。"夏、商之所以亡也。

【注释】

①过理：失于理义。

②一贯：一样。

③糟丘：积糟成丘。极言酿酒之多，沉湎之甚。 糟：古指未漉清的带滓的酒。后指酒渣。 酒池：以酒为池。极言其奢侈。

④肉圃：以肉为园圃。 格：铜架，烤肉用。此指炮格，亦作炮烙。参见42·3注⑤。相传是殷纣王所用的一种酷刑。

⑤雕柱：雕铸铜柱。此也是殷纣王所用的一种酷刑。柱空，下烧火使之红，然后让诸侯往上爬。 桔：许维遹认为当是“梏”字之误，通酷。

⑥刑：杀。 鬼侯：参见122·3注①。鬼侯之女为殷纣王之妾。 环：玉圈。

⑦截：割截。 胫：小腿。以其涉水能寒而视其骨髓。

⑧醢（hǎi海）：肉酱。梅伯说鬼侯女美，纣王听妲己之谮，以为不好，故杀梅伯。

⑨貌：表面，形式。

⑩作为：即作，建造。 琁：美玉。

⑪顷宫：高大巍峨的宫殿。 顷：通倾。因高大而似倾倒的样子。

⑫化：育。指胎儿在腹中的变化。

⑬其：指殷纣王。 窍：心窍。

【译文】

第四是：

亡国的君主都是一样的，天时虽然各不相同，他们的行事虽然各不相同，而他们灭亡的原因却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快乐而不合理义。追求快乐而不合理义，就不可能生存。殷纣王设置糟丘、酒池、肉圃、炮烙，雕铸铜柱而让诸侯受酷刑之苦，都是为了追求快乐而不合理义的表现。纣王杀了鬼侯之女后，还要摘取她佩戴的玉环，截断涉水人的小腿而观察其骨髓，杀掉梅伯而将其做成肉酱送给周文王吃，也是为了追求快乐而不合理义。周文王表面上接受，而将其实际情况告诉各诸侯。殷纣王建造琁室，修筑

高大的宫殿，解剖孕妇腹部观其胎儿的发育情况，杀掉比干看心何以与众不同，仍是为了追求快乐而不合理义。孔子听到殷纣这些暴行后说："殷纣心窍如果通达，那么比干就不会被杀了。"这正是夏、商之所以灭亡的原因。

【原文】

140·2　晋灵公无道①，从上弹人而观其避丸也；使宰人臑熊蹯不熟②，杀之，命妇人载而过朝以示威，不适也。赵盾骤谏而不听③，公恶之，乃使沮麛④。沮麛见之，不忍贼，曰："不忘恭敬⑤，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一于此不若死⑥。"乃触廷槐而死⑦。

【注释】

①晋灵公：晋文公之孙，晋襄公之子，名夷皋，残暴无道，被臣下所杀。

②宰人：厨师。　臑（ér 而）：通"胹"，煮熟。　蹯：野兽的足掌。

③骤：屡次。

④沮麛（jū mǐ 居弭）：人名。晋灵公的武士。此句陈本据《左传》补为："乃使沮麛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　贼：杀。

⑤恭：恭顺。　敬：谨慎。

⑥一于此：陈本："'一'上当有'有'字，否则文义不足。"

⑦廷：通庭。

【译文】

晋灵公无道，从高处用弹弓射人而观看被弹的人怎样躲避弹丸；让厨师煮熊掌，熊掌没有煮熟，他把厨师杀了，命令妇人用车拉死尸从朝廷中经过，用以显示他的淫威，是为追求快乐而不合理义。赵盾多次劝谏也不听，晋灵公厌恶他，于是派遣沮麛去杀他。沮麛早晨去，看见卧室门已经打开，穿着朝服准备上朝，因

时间还早，坐在那里假寐，沮麛看到这种情景，不忍心杀他，说："时时刻刻不忘恭谨，这是百姓的救主啊。杀百姓的救主是不忠的，抛弃了国君的命令是对国君不守信，两者中有一条，还不如死了的好。"于是就在庭院中槐树上撞死了。

【原文】

齐湣王亡居卫[①]，谓公王丹曰[②]："我何如主也[③]？"王丹对曰："王贤主也。臣闻古人有辞天下而无恨色者[④]，臣闻其声[⑤]，于王而见其实。王名称东帝[⑥]，实辨天下。去国居卫，容貌充满[⑦]，颜色发扬[⑧]，无重国之意[⑨]。"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国居卫也，带益三副矣[⑩]。"

【注释】

①齐湣王奔卫事：参见137·3注⑪。

②公王丹：即公玉丹。

③何如：怎么样。

④辞：离别，此有抛弃义。　恨：遗憾。

⑤声：名。

⑥称东帝：《史记·田齐世家》谓齐湣王称东帝，秦昭王称西帝，故此说"王名称东帝，实辨天下。"辨：分。

⑦充满：充盈，指肌肉丰满。

⑧发扬：焕发。

⑨重国：看重国家。

⑩副：陈本："《说文》'副，判也'，'判'字从刀从半，会意，谓以刀分一物为两半，引申则为分一物为若干份。"又说："此文'带益三副'犹言带增三份。"

【译文】

齐湣王逃亡寓居卫国，对公玉丹说："我是怎样的君主呢？"玉

丹回答说："君王是贤明的君主。我听说古时有人抛弃天下也没有遗憾之色，我只是耳闻其名，今天在您身上看到其实了。您名义上称为东帝，实际上是分治天下。离开齐国居住在卫国，容貌丰盈，颜色焕发，没有看重国家的意思。"湣王说："很对！您真了解我。我自从离开齐国居住在卫国，衣带已经增加三分之一了。"

【原文】

140・4　宋王筑为蘖帝[①]，鸱夷血，高悬之，射著甲胄，从下，血坠流地。左右皆贺曰："王之贤过汤、武矣。汤、武胜人，今王胜天，贤不可以加矣[②]。"宋王大说，饮酒。室中有呼万岁者，堂上尽应，堂上已应，堂下尽应，门外庭中闻之，莫敢不应，不适也。

【注释】

①宋王：指宋康王。"宋王筑为蘖帝"六句：陈本："此文当云'宋王为蘖帝，鸱夷盛血，著甲胄，高悬之，从下射，血坠流地'，谓宋王以木蘖为帝，以鸱夷盛血附其上，并著之以甲胄，于是高悬之，而从下射之，血坠流地。今本错乱，不可读。'鸱夷'系名词，义为革囊。"革囊，皮口袋。　蘖：草木砍伐后长出的新芽。此似指砍的木桩。

②加：超过。

【译文】

宋康王用木桩当作天帝，用皮口袋装着血附在上面，给它穿上铠甲和头盔，高高地悬挂着，然后站在地面射它，射中后，皮袋中血流下来，淌了一地。左右的人都祝贺说："君王的贤明超过了商汤和周武王。商汤、周武王只能胜人，现在您则射中了天帝，战胜了天，贤明得无法超过了。"宋康王非常高兴，于是设宴饮酒。室中有人呼喊万岁，堂上的人全都响应呼喊万岁，堂上一应和，堂

下全部应和，门外和庭院中听到后，没有谁敢不应和，这是不合理义的。

壅　塞[①]

【题解】

本篇是《贵直论》的第五篇，论述国君听言纳谏的重要性。如不听直士之言，则将造成思想的闭塞不通，最后导致国家的破灭和自身的灭亡。文中所举戎王、宋王、齐王、宣王四例，正是不听直言失败的例证。

【原文】

141·1　五曰：

亡国之主，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则过无道闻，而善无自至矣。无自至则壅。

【注释】

①壅塞：指思想闭塞不通。

【译文】

第五是：

亡国的君主，不可以直言劝谏。不可以直言劝谏，那过失就无法听到，而贤善的人就无从来到。贤善的人无从来到，君主的思想就会壅塞不通。

【原文】

141·2　秦缪公时，戎强大，秦缪公遗之女乐二八与良宰焉①。戎王大喜，以其故，数饮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扜弓而射之②。秦寇果至，戎王醉而卧于樽下，卒生缚而擒之。未擒则不可知，已擒则又不知。虽善说者犹若此，何哉？

【注释】

①女乐（yuè 岳）：歌舞伎。　二八：即十六人。古代歌舞分为两列，每列八人。参见90·5注⑦。　宰：厨师。

②扜（yú 于）：挽。

【译文】

秦缪公时，戎人势力强大，秦缪公就送给他们女乐十六人和技术高明的厨师。戎王非常高兴，因为这个缘故，常常饮酒作乐，白天黑夜从不休息，戎王身边亲近的人有提到秦兵将会来到的，戎王就挽弓射杀他。秦兵果然来了，戎王还醉卧在酒杯旁边，最终被秦兵生擒捆起来。戎王未被擒之前不可能知道将会被擒，已被擒住，他又醉了，仍不知道已经被擒。即使是善于劝谏的人，对这样的君主，又有什么办法呢？

【原文】

141·3　齐攻宋①，宋王使人候齐寇之所至②。使者还，曰："齐寇近矣，国人恐矣。"左右皆谓宋王曰："此所谓肉自至虫者也③。以宋之强，齐兵之弱，恶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诎杀之④。又使人往视齐寇，使者报如前，宋王又怒诎杀之。如此者三。其后又使人往视：齐寇近矣，

国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5]："国危甚矣，若将安适[6]？"其弟曰："为王视齐寇，不意其近，而国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乡之先视齐寇者[7]，皆以寇之近也报而死。今也报其情，死；不报其情，又恐死；将若何？"其兄曰："如报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8]，先夫亡者亡。"于是报于王曰："殊不知齐寇之所在[9]。国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乡之死者宜矣。"王多赐之金。寇至，王自投车上驰而走[10]，此人得以富于他国。夫登山而视牛若羊，视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11]，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视之势过也[12]，而因怒于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赏罚，此戴氏之所以绝也[13]。

【注释】

①齐攻宋：指齐湣王攻灭宋国事。见《史记·六国表》、《史记·田齐世家》。事发生在齐湣王三十六年（前286年），宋康王偃出亡，死于温。

②宋王：即宋康王。　候：伺望，侦察。

③肉自至虫：陈本："至、致同。致犹招致也。'肉自至虫'，盖喻弱齐攻强宋，用乃自招祸害，犹肉自招至虫害也。"

④诎：通屈，枉。

⑤曰：主语是"其兄"。

⑥若：你。　安：何。　适：往。

⑦乡：同向，从前，先前。

⑧有：又。　且：将。　夫：指示代词，那。　死：指国破后被杀死的那些人。

⑨殊：极，非常。

⑩投：奔向。

⑪性：犹形体。

⑫所自视之势：所从视的地势。　自：介词，从，由。　过：失。

⑬戴氏：指宋国。宋本子氏，后因戴氏篡宋，故战国时之宋为戴氏之宋，非前子氏之宋。

【译文】

齐国攻打宋国，宋康王派人去侦察齐军到了什么地方。侦察人员回来说："齐兵已逼近了，国人已很恐慌了。"康王左右亲信大臣对康王说："这就是所说的肉自招致虫害啊。凭宋国的强大，齐国的弱小，怎么可能这样呢？"宋王因而大怒，把侦察人员枉杀了。又派人去视察齐兵情况，侦察人员禀报与前一个禀报的内容相同，宋康王大怒而枉杀了侦察人员。像这样接连发生了几次。这以后，宋王又派人去视察情况：发现齐兵已逼近了，国人已经很恐慌了。这个侦察人员遇到了他的哥哥。他哥哥说："国家危险到这个地步，你将要到哪儿去呢？"他弟弟说："替国王视察齐兵情况，没有想到已经这么近了，而国人已经如此恐慌。现在我又担心像先前那些侦察齐兵的人，他们都因为禀报齐兵逼近而被杀。现在，如果禀报了实情，要处死；不禀报实情，又担心犯欺君之罪被处死；将怎么办呢？"他哥哥说："如果禀报实情，又将比那些因国破而死的国人先死，比那些因国破而亡的人先亡。"于是这人向宋王禀报说："根本不知道齐兵在哪里。国人非常安定。"宋王很高兴。左右亲信大臣都说："可见先前被杀的人是活该的。"宋王就赏赐这个侦察的人许多钱财。齐兵一到，宋王自己奔到车上，飞快地逃跑，而这个得赏的人得以移居到其他国家，生活非常富裕。登上高山往下看，觉得牛与羊一样，羊像小猪一样。牛的形体实际上不像羊，羊的形体不像小猪，之所以觉得牛像羊，羊像小猪，那是因所站的地势不对啊，如果因此认为牛羊太小了而发怒，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最大的狂夫。在狂乱的情况下进行赏罚，这就是戴氏的宋国灭亡的原因。

【原文】

141·4 齐王欲以淳于髡傅太子[①]，髡辞曰：“臣不肖，不足以当此大任也，王不若择国之长者使之。”齐王曰：“子无辞也。寡人岂责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②]？寡人固生而有之也[③]。子为寡人令太子如尧乎？其如舜也[④]？”凡说之行也[⑤]，道不智听智[⑥]，从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贤过于尧、舜，彼且胡可以开说哉？说必不入。不闻存君。

【注释】

①齐王：指齐威王。

②责：要求。

③固：本来。 生而有知：生下来就具有良好的品德。指天生的。

④其：表选择的连词。译为“还是”。

⑤说：议论或主张。 行：实行。

⑥道：由。 不智：即没有智慧，愚笨。

【译文】

齐威王想用淳于髡做太子的老师，淳于髡推辞说：“我不好，不能够承担如此重任，国君不如选择国内那些德高望重的人并委任他们。”齐王说：“你不要推辞了。我哪能要求你让太子一定像我一样呢？我的品德本来就是天生的。你为我教太子像尧呢？还是像舜呢？”凡是议论或主张得以实行，都是因为君主认为自己不智而去听有智慧的意见，认为自己不对而去接受正确的意见。现在齐王自认为贤德超过了尧、舜，别人怎么可以对他陈说意见呢？即使有人劝谏，也必定听不进去的。像这样的君主还没有听说能存在下去的。

【原文】

141·5　齐宣王好射，说人之谓己能用强弓也①。其尝所用不过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试引之，中关而止②，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情，所用不过三石，而终身自以为用九石，岂不悲哉？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胜众，数也③。故乱国之主，患存乎用三石为九石也④。

【注释】

①说：同悦。　谓己：说己，称赞自己。

②中：半。　关：满张弓为关。中关：即弓弦只拉一半便停止了。

③数：定数，常理。

④存：当作"在"。　为：认为。

【译文】

齐宣王爱好射箭，喜欢别人夸自己能用强弓。他曾经用过的弓力量不过三石，拿给左右侍从看，左右都来试着拉弓，拉到一半便停止了，都说："这弓不下九石，不是君王，有谁能用这样的弓？"宣王的实际情况，所用的弓不过三石，而一辈子却自以为用的是九石，这难道不可悲吗？不是正直之士，有谁能做到不奉承君主呢？世上的直士太少，寡不敌众，这是必然的定数。所以造成国家混乱的君主，他们的毛病就在于用的弓实际只有三石却自认为是九石啊。

原　乱[1]

【题解】

本篇是《贵直论》的最末一篇，论说祸乱的根源。国家发生祸乱后，往往要发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所谓“乱必有弟”、“乱未尝一”，犹今之“祸不单行”。文章举晋国从丽姬之乱开始，经受了二十年的祸害，为君者不可不慎。

【原文】

142·1　六曰：

乱必有弟[2]，大乱五[3]，小乱三，讱乱三，故诗曰[4]“毋过乱门”，所以远之也。虑福未及，虑祸之[5]，所以完之也[6]。武王以武得之，以文持之[7]，倒戈弛弓[8]，示天下不用兵，所以守之也。

【注释】

①原乱：推究祸乱的根源。

②弟：次序。即事物的发展过程。

③“大乱五”三句：陈本：“献公听骊姬，近梁五、优施，杀太子生申为起乱之因，于是发展为大乱五、小乱三，最后经讨乱三而乱始平息。大乱五者：里克杀奚齐一也，杀公子卓二也，惠公与秦人战于韩原、晋师大败三也，惠公被俘，囚于灵台四也，秦奉晋公子重耳攻怀公、杀之高梁五也。小乱三者：奚齐、公子卓、怀公三君死是也。讨乱三者：晋文公败荆人于城濮一也，定襄王二也，释宋出谷戌三也。”　讱：毕沅认为是“讨”字之误。

④诗：逸诗。

⑤之：前脱一“过”字。

⑥皃：当作“完”字。完：全。言全其身。

⑦文：此指文教，即礼乐教化。

⑧倒戈：倒置戈矛。 弛：同弛。把弓弦放松。倒戈弛弓：即偃干戈，以示天下不再用武了。

【译文】

第六是：

祸乱的发生一定有其发展的顺序，大的祸乱发生五次，小的祸乱发生三次，再经过讨伐祸乱三次，祸乱才会平息，所以诗上说“不要从祸乱的门前走过”，这是远离祸乱的方法。对于幸福，宁可考虑不足，对于祸乱，宁可考虑多一点，这是用以保全自身的方法。周武王用武力夺得了天下，用文教来治理天下，把戈矛弓箭搁置起来，用以向天下表示不再用兵，这是保有天下的方法。

【原文】

142·2 晋献公立骊姬以为夫人，以奚齐为太子，里克率国人以攻杀之[1]。荀息立其弟公子卓[2]，已葬[3]，里克又率国人攻杀之。于是晋无君。公子夷吾重赂秦以地而求入[4]，秦缪公率师以纳之，晋人立以为君，是为惠公。惠公既定于晋[5]，背秦德而不予地。秦缪公率师攻晋，晋惠公逆之[6]，与秦人战于韩原[7]。晋师大败，秦获惠公以归，囚之于灵台[8]。十月，乃与晋成[9]，归惠公而质太子圉。太子圉逃归也。惠公死，圉立为君，是为怀公。秦缪公怒其逃归也，起奉公子重耳以攻怀公[10]，杀之于高梁[11]，而立重耳，是为文公。文公施舍[12]，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13]，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用民以时，败荆人于

城濮，定襄王⑭，释宋⑮，出谷戍⑯，外内皆服，而后晋乱止。故献公听骊姬，近梁五、优施⑰，杀太子申生，而大难随之者五⑱，三君死⑲，一君虏⑳，大臣卿士之死者以百数，离咎二十年㉑。自上世以来，乱未尝一。而乱人之患也，皆曰一而已㉒，此事虑不同情也㉓。事虑不同情者，心异也。故凡作乱之人，祸希不及身㉔。

【注释】

①里克：晋大夫。 之：代奚齐。详见《左传》僖公九年。

②荀息：晋大夫，奚齐的老师，晋献公临终时曾托孤于他。 公子卓：晋献公之子，为骊姬妹妹生。

③已葬：指晋献公已安葬。里克杀奚齐在献公未葬之前，杀公子卓在已葬之后。

④赂秦以地：参见《左传》僖公十五年。

⑤惠公：春秋晋献公第三子，名夷吾，前650～前637年在位。 定：安定。

⑥逆：迎。

⑦韩原：晋地。

⑧灵台：高台名。

⑨成：媾和。

⑩起：举，扶植。 奉：帮助。

⑪高梁：晋地。在今山西省临汾县东北。

⑫施舍：广施恩德于百姓。

⑬淫慝：邪恶。

⑭定襄王：安定周襄王的王位。参见137·4注⑩。

⑮释宋：当作"释宋围"。夺"围"字。事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⑯出谷戍：撤出戍守在谷地的楚国驻军。谷地在今山东省东阿县。

⑰梁五、优施：均为晋献公的嬖幸之臣。

⑱大难五：指下三君死、一君虏及惠公入晋为君后杀其大夫里克、郑丕

等事。

⑲三君死：毕沅认为当指奚齐、卓子、怀公死事。

⑳一君虏：指惠公为秦所虏，囚于灵台事。

㉑离：通“罹”，遭。

㉒已：止。

㉓同情：同一情况，即一样。

㉔希：同稀，少。

【译文】

晋献公立骊姬为夫人，以奚齐为太子。献公一死，里克就率领国人杀了奚齐。荀息立奚齐的弟弟公子卓为君，安葬献公后，里克又率领国人杀了公子卓。于是，晋国没有国君。公子夷吾拿土地作重礼贿赂秦国，借秦国力量帮助他回国为君，秦缪公率领军队把夷吾送入晋国，晋人立夷吾为君，这就是晋惠公。惠公在晋国安定后，背弃了秦国而不予秦地。秦缪公率师攻打晋国，晋惠公迎战，与秦师战于韩原。晋师大败，秦军俘获惠公而归，囚惠公于灵台。十月，秦才与晋媾和，归还惠公而以太子圉为人质。后来太子圉逃回晋国。惠公死后，太子圉立为君，这就是晋怀公。秦缪公恼怒公子圉逃回晋国，就扶植公子重耳，帮助重耳进攻怀公，杀怀公于高梁，立重耳为君，这就是文公。文公施布恩德，举用被废除的旧臣，起用沉滞不得升迁的人，救济贫乏的人，赈济遭受灾害祸患的人，严禁邪恶的事发生，减少赋税，宽赦有罪的人，节省各项开支费用，遵守时令役使百姓，于是在城濮打败了楚军，安定周襄王的天子位，为宋国解围，使戍守在谷地的楚军撤出，因此，国外国内都很敬服，以后，晋国祸乱才停止。所以，献公听信骊姬，亲近梁五、优施，杀害太子申生，随之而来的大灾难有五起，三个君主被杀，一个君主被俘，大臣卿士死于祸乱的数以百计，使晋国遭受灾祸二十年。从上古以来，祸乱从不会只发生一次就会停息的，而作乱的人带来的祸乱，都说只经过一次就会

停止，这种想法和实际是不一样的。想法和实际不一样，是思想不合实际所造成的。所以凡是作乱的人，灾害很少不累及他自身的。

不苟论第四　赞论　自知　当赏　博志　贵当

不　苟[1]

【题解】

本篇是《不苟论》的首篇，论述臣下应持有的操守。提出“必中理然后动，必当义然后举”。为此，就应坚守本职，不越职行事。文中五人御于前不为君上系袜带、蹇叔不提不义之策、公孙枝因越职而受罚、赵衰不冒有他人荣誉，分别从“中理”和“当义”两方面阐明了问题。

【原文】

143·1　一曰：

贤者之事也，虽贵不苟为，虽听不自阿，必中理然后动，必当义然后举，此忠臣之行也。贤主之所说，而不肖主虽不肖其说[2]，非恶其声也。人主虽不肖，其说忠臣之

声与贤主同，行其实则与贤主有异。异，故其功名祸福亦异。异，故子胥见说于阖闾而恶乎夫差，比干生而恶于商、死而见说乎周[3]。

【注释】

①不苟：笃行理义，不苟且、不随意而行。

②肖其：二字当衍。 说：同悦。

③死而见说乎周：比干死后，周武王曾封比干之墓，表彰他的忠诚。

【译文】

第一是：

贤德的人做事，即使地位尊贵也不苟且行事，即使被君主采纳其意见，也不阿谀奉承，一定要合于理然后才行动，一定要合于义然后才去做，这是忠臣的操行。这是贤明君主所喜欢的，不肖君主即使不喜欢，也并不厌恶忠臣这一名声。君主即使不好，他喜欢忠臣这一名声与贤明君主是一样的，只是做起来与贤明君主有区别罢了。有区别，所以功名、祸福也有区别。有区别，所以伍子胥被吴王阖闾所喜欢而为吴王夫差所厌恶，比干活着时被殷纣所厌恶，死后却被周朝称赞。

【原文】

143·2　武王至殷郊，系堕[1]。五人御于前，莫肯之为[2]，曰："吾所以事君者非系也。"武王左释白羽[3]，右释黄钺[4]，勉而自为系[5]。孔子闻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为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胜细民者，天下有不胜千乘者。

【注释】

①系堕：二字上当有“袜”字。　系：带子。《韩非子》：“文王伐崇，至凤黄虚，袜系解。”“武王”作“文王”。

②之为：为之，即替他系上袜带。

③白羽：用白色羽毛装饰的旗帜。

④黄钺：用金黄色装饰的大斧。白羽、黄钺均古代的仪仗。

⑤勉：努力。

【译文】

武王率军伐纣，到殷商郊外，袜带掉了下来。当时有五个辅佐大臣在身边，但没有谁肯去替他系上袜带，说：“我们辅佐国君并不是来帮他系袜带的。”武王左手放下白羽旗，右手放下黄钺斧，自己费力地把带子系上。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这五个人之所以成为君王的辅佐，原因就在这里，这也是不肖君主所不安的。”所以天子有时不能战胜小民，拥有天下者有时不能战胜只有千辆兵车的诸侯国。

【原文】

143·3　秦缪公见戎由余[①]，说而欲留之，由余不肯。缪公以告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内史廖[②]。”内史廖对曰：“戎人不达于五音与五味[③]，君不若遗之。”缪公以女乐二八人与良宰遗之[④]，戎王喜，迷惑大乱，饮酒昼夜不休。由余骤谏而不听[⑤]，因怒而归缪公也。蹇叔非不能为内史廖之所为也，其义不行也[⑥]。缪公能令人臣时立其正义[⑦]，故雪殽之耻[⑧]，而西至河雍也[⑨]。

【注释】

①由余：春秋时秦国大夫。一作繇余。先世为晋人，流亡入戎。他为戎

王使者到秦，受到秦缪公礼待，与之同吃同坐，并问伐戎之情。

②以告：以［之］告。 内史：官名。 廖：陈本："即王廖"。

③达：通晓。

④宰：厨师。 遗：送。 人：此字当衍。

⑤骤：数次。

⑥其义不行：指以女乐二列与良宰遗戎，使之迷乱，于义不合。

⑦时：有时。

⑧雪：除。 殽之耻：参见88·2一节。

⑨河雍：指古雍州，包括今陕西、甘肃、青海的一部分地区。

【译文】

秦缪公见到戎国的由余，喜欢他而想要留下他，由余不答应。缪公将此事告诉蹇叔。蹇叔说："您可以把此事告诉廖内史。"廖内史听后回答说："戎人不通晓五音和五味，您不如赠送一些给戎王。"缪公用歌舞伎两列十六人和高级厨师送给戎王，戎王非常高兴，神魂颠倒，白天晚上饮酒不停。由余多次劝谏，戎王不听，因而愤怒离开戎王去归附缪公。蹇叔不是不知道廖内史那些计谋，而是认为那样做是不合于义的行为。缪公能让大臣时时想到应树立的正义感，所以终于洗刷了殽之战所受的耻辱，把国土向西扩展到河雍一带。

【原文】

143·4 秦缪公相百里奚，晋使叔虎、齐使东郭蹇如秦[①]，公孙枝请见之[②]。公曰："请见客，子之事欤？"对曰："非也。""相国使子乎？"对曰："不也。"公曰："然则子事非子之事也[③]。秦国僻陋戎夷[④]，事服其任[⑤]，人事其事，犹惧为诸侯笑。今子为非子之事，退，将论而罪[⑥]。"公孙枝出，自敷于百里氏[⑦]。百里奚请之。公曰："此所闻于相

国欤。枝无罪奚请？有罪奚请焉？”百里奚归，辞公孙枝。公孙枝徙⑧，自敷于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⑨，此古人之所以为法也。今缪公乡之矣⑩，其霸西戎，岂不宜哉？

【注释】

①叔虎：即下文郤子虎，晋大夫郤芮之父。姓郤，名豹，字叔虎。　东郭蹇：姓东郭，名蹇。齐大夫。

②公孙枝：秦大夫子桑。

③事：第一个作动词用，做。第二个作名词用，事情。

④僻陋戎夷：指处于戎夷所居的僻陋之地。

⑤事：事事，每一件事。　服：任用。　其任：适用担任的人。即凡事由担任那一事的人去执行。

⑥论：判别善恶以进行赏罚。　而：你。

⑦敷：陈。　自敷：即自陈说其状。

⑧徙：迁。此指离开百里奚处。

⑨定分官：陈本：当作“定分治官”。即确定职分管理官吏。

⑩乡：同向。向往。此有喜好之意。

【译文】

秦缪公任命百里奚为相，晋国派遣叔虎、齐国派遣东郭蹇到秦国，公孙枝请求会见他们。缪公说：“请求会见客人，是你的份内之事吗？”回答说：“不是。”“是相国百里奚派你去的吗？”回答说：“不是。”缪公说：“既然这样，你做的事不是你份内的事。秦国处于地处边远的戎夷所居的僻陋之地，凡事应由担任那一职务的人去执行，每一个从事他们所担任的事，这样，仍担心为诸侯国所耻笑。现在你做的不是你应做的事，退下去，我将评判你的罪过。”公孙枝出来向百里奚陈说其情况。百里奚请求缪公赦公孙枝的罪。缪公回答说：“这事你也听到了吗？公孙枝如果没有罪又

有什么要请求的？如果有了罪请求又有什么用？”百里奚回来后，谢绝了公孙枝的请求。公孙枝离开百里奚处，自己向街市上的人陈说原委。百里奚命令官吏对公孙枝论罪行罚。确定职分管理官吏，这是古人实行法治的方法。现在缪公向往它，他称霸西戎，难道不应该吗？

【原文】

143·5 晋文公将伐邺，赵衰言所以胜邺之术①，文公用之，果胜。还，将行赏。衰曰：“君将赏其本乎？赏其末乎？赏其末则骑乘者存②，赏其本则臣闻之郤子虎。”文公召郤子虎曰：“衰言所以胜邺，邺既胜，将赏之，曰：‘盖闻之于子虎，请赏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难。臣言之者也。”公曰：“子无辞。”郤子虎不敢固辞，乃受矣。凡行赏欲其博也，博则多助。今虎非亲言者也，而赏犹及之，此疏远者之所以尽能竭智者也。晋文公亡久矣，归而因大乱之余③，犹能以霸，其由此欤？

【注释】

①赵衰：春秋时晋大夫，赵盾之父。 邺：春秋时卫地，在今河北省临漳县。

②骑乘者：乘车打仗的将士。 存：在。

③因：承袭。

【译文】

晋文公将要伐邺，赵衰提出了能战胜邺的办法，文公采用了他的意见，果然大胜。返回后，将要进行赏赐。赵衰说：“您是要赏赐根本呢？还是赏赐末节呢？赏赐末节，那么乘车打仗的将士

就该受赏，赏赐根本，那我的意见是从郤子虎那儿听来的。”文公召郤子虎来说：“赵衰提出了战胜郢的办法，现在已战胜郢，将要进行赏赐，他说：‘他的意见是从你那里听来的，请求奖赏你。’”子虎说：“提建议容易，实行起来很难。我只是讲讲罢了。”文公说：“你不要推辞。”郤子虎不敢坚决推辞，才接受了赏赐。凡是奖赏希望范围越大越好，范围大，那就有更多的人来帮助。如今郤子虎并不是亲自向文公提建议的人，而奖赏仍有他，这就是使疏远的人能尽力为君的原因。晋文公逃亡在外很久了，归国后承袭的是那大乱以后的局面，但仍能成就霸业，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赞　　能[①]

【题解】

本篇是《不苟论》的第二篇，阐述向君主举荐人才的重要，有了人才，可使国君称霸诸侯，扩展疆土，故文章指出“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功无大乎进贤”，确为高论。管仲之相齐，孙叔敖之相楚，正是由于鲍叔牙和沈尹茎举荐人才，才使齐桓公和楚庄王称霸诸侯。

【原文】

144・1　二曰：

贤者善人以人[②]，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财。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③]；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舜得皋陶而舜受之[④]，汤得伊尹而有夏民，文

王得吕望而服殷商。夫得圣人，岂有里数哉[5]？

【注释】

①赞能：即举任贤能。 赞：进。

②善人以人：与人亲善友好，是根据这个人的仁德。 德：亲善。 以人：根据这个人的仁德。 人：通“仁”。

③欧冶：春秋时善铸剑的冶工。

④陈本：“此文当作‘舜得皋陶而尧受之，禹得伯益而舜受之。’中间脱去八字，遂不可通。” 受：通“授”。

⑤里数：地域的距离。

【译文】

第二是：

贤明的人与人亲善是根据这个人的仁德，中等人与人亲善是根据这个人能成事业，不肖的人与人亲善是根据这个人的财富。得到十匹良马，不如得一个善相马的伯乐；得到十把利剑，不如得到善于铸剑的欧冶；得到土地千里，不如得到一个圣人。舜得到皋陶，尧就把天下禅让给他，禹得到伯益，舜就把天下禅让给他，汤得到伊尹就拥有了夏代的百姓，文王得到吕望而最后征服了殷商。得到圣人，所能得到的土地哪能以里数来计算呢？

【原文】

144·2 管子束缚在鲁。桓公欲相鲍叔。鲍叔曰：“吾君欲霸王，则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贼也，射我者也。不可。”鲍叔曰：“夷吾为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臣之，则彼亦将为君射人。”桓公不听，强相鲍叔。固辞让而相[1]，桓公果听之。于是乎使人告鲁曰：“管夷吾，寡人之仇也，愿得之而亲加手焉[2]。”

鲁君许诺[3]，乃使吏鞹其拳[4]，胶其目[5]，盛之以鸱夷[6]，置之车中。至齐境，桓公使人以朝车迎之[7]，祓以爟火[8]，衅以牺猳焉[9]，生与之如国，命有司除庙筵几而荐之[10]，曰："自孤之闻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聪，孤弗敢专，敢以告于先君。"因顾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还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齐国，举事有功，桓公必先赏鲍叔，曰："使齐国得管子者，鲍叔也。"桓公可谓知行赏矣。凡行赏欲其本也，本则过无由生矣。

【注释】

①固：坚决。　而相：从上下文意，此二字当衍。

②愿得之：应作"愿生得之"。夺"生"字。

③鲁君：指鲁庄公。鲁桓公子，名同，前693～前662年在位。

④鞹（kuò 扩）：同鞟，去了毛的兽皮。此是用皮革来捆住管仲手。

⑤胶其目：用胶粘住管仲的眼睛。

⑥鸱夷：大皮口袋。

⑦朝车：重臣朝见君主所用的车。

⑧祓：参见70·4注①。　爟火：参见70·4注②。

⑨衅以牺猳：参见70·4注③。

⑩除：扫除。　筵：竹席。　几：设于座侧供凭倚的矮桌。　荐：举荐，此作进献，犹今"请进来"。

【译文】

管仲在鲁国被囚。齐桓公想要以鲍叔为相。鲍叔说："您如果想成就王霸之业，那么管仲在鲁国，我不及他。"桓公说："管仲，是我的仇人，他用箭射我。不行。"鲍叔说："管仲是为他的君主射人。您如果得到他做大臣，那么，他也将为您而射别人的。"桓公不采纳，硬要鲍叔为相。他坚决拒绝，桓公最后采纳了他的意

见。于是派人到鲁国告诉鲁君说："管仲，是我的仇人，希望得到他，并亲自把他杀死。"鲁庄公答应了，于是派官吏用皮条捆住管仲的手，用胶粘住他的眼睛，然后装在大的皮口袋中，放在车中。送到齐国国境，桓公叫人用高级朝车迎接管仲，点起火把祛除不祥，杀了公猪举行血祭，让他活着回到国都，命令主管官吏扫除宗庙，设置几筵，奉献给祖先，说："自从我听了管仲的话，眼睛更明亮了，耳朵更聪明了，我用他为相，但不敢自专独行，冒昧地将此事告诉先君。"从而回头命令管仲说："管仲你要辅佐我。"管仲惶恐地向后急退几步，向桓公再拜叩头，接受命令后才走出来。管仲治理齐国，凡办事有功绩，桓公一定要先赏赐鲍叔，说："让齐国得到管仲的，是鲍叔。"桓公可以说是懂得如何赏赐的了。凡实行赏赐应该赏赐根本，赏赐了根本，那么过失就无从发生了。

【原文】

144·3　孙叔敖、沈尹茎相与友。叔敖游于郢三年，声问不知[①]，修行不闻[②]。沈尹茎谓孙叔敖曰："说义以听[③]，方术信行[④]，能令人主上至于王，下至于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⑤]，说义调均[⑥]，以适主心，子不若我也。子何以不归耕乎？吾将为子游。"沈尹茎游于郢五年，荆王欲以为令尹，沈尹茎辞曰："期思之鄙人有孙叔敖者[⑦]，圣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于是使人以王舆迎叔敖以为令尹，十二年而庄王霸，此沈尹茎之力也。功无大乎进贤。

【注释】

①问：闻。

②修行：好的品德。

③义：道理。此指主张、意见等。

④方、术：指方术、法术。　信：确实。

⑤耦：同偶。　接：合。　耦世接俗：即迎合世俗。

⑥调均：调和。即将两种意见调和。

⑦期思：地名。春秋时属楚国。在今河南固始县西北。　鄙人：乡野之人。

【译文】

孙叔敖和沈尹茎彼此友好。叔敖在楚国郢都出游了三年，声名不为人所知，品德不为人所闻。沈尹茎对孙叔敖说："陈说主张能让君主听从，所持法术确实能够推行，能使君主上可以称王，下可以称霸，我不及你。迎合世俗，将两种不同意见调和，以顺应君主之心，你不及我。你为什么不回去耕田呢？我将留下为你游说。"沈尹茎在郢都游说了五年，楚庄王想任命他作令尹，沈尹茎推辞说："在期思的乡野有一个叫孙叔敖的人，是真正的圣人。君王一定要用他，我不及他。"楚庄王于是派人用自己所乘的王车去迎孙叔敖来担任令尹，十二年过后，楚庄王称霸诸侯，这是沈尹茎的力量啊。功劳莫大于向国君推荐贤德的人。

自　知①

【题解】

本文为《不苟论》的第三篇，主要讲自知过失的重要，尤其是国君，掌握一国之命运，自知与否，关系到国家存亡和自身的安危。欲自知"则必直士"。但直士在劝谏时又必须讲究方法，文章以任座与翟黄为例，说明同样是魏文侯，任座之话他就不听，而翟黄的话他则欣然接受，并立即改过，便是明显例证。

【原文】

145·1　三曰：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人主欲自知，则必直士。故天子立辅弼[2]，设师保[3]，所以举过也。夫人故不能自知[4]，人主犹其[5]。存亡安危，勿求于外，务在自知。

【注释】

①自知：知道自己的过失。

②辅弼：辅佐君主的人，多指宰相。　弼：辅佐。

③师保：古时任辅弼帝王和教导王室子弟的官，有师有保，统称“师保”。

④故：本来。

⑤犹其：当作“尤其”。

【译文】

第三是：

想要知道平直，就一定要有准绳；想要知道方圆，就一定要有规矩；国君想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就一定要有正直之士。所以天子设立辅弼，设置师保，是用来指出天子的过失。人本来就不能了解自己，人主尤其不能了解自己。存和亡，安和危，不用到外部去寻求，关键在于了解自己的过失。

【原文】

145·2　尧有欲谏之鼓[1]，舜有诽谤之木[2]，汤有司过之士[3]，武王有戒慎之鞀[4]，犹恐不能自知，今贤非尧、舜、汤、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由自知哉？

【注释】

①欲谏之鼓：供想进谏者敲击的鼓。

②诽谤之木：供批评者书写意见之木。　诽谤：此作批评指责讲。

③ 司过之士：王念孙改为“司直之士”。司直：官名。《诗·郑风·羔裘》：“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④戒慎之鞀（tiáo 条）：供想要告诫君王使之谨慎的人摇的鼓。　鞀：长柄的摇鼓。

【译文】

尧有供想要直谏的人敲击的鼓，舜有供书写批评意见的表木，汤有主管纠正过失的司直官，武王有供想要戒告君主的摇鼓，这样还担心不能知道自己的过失，现在的君主，不仅没有尧、舜、汤、武王贤明，而且采用了掩蔽过失的方法，又怎么能了解自己的过失呢？

【原文】

145·3　荆成、齐庄不自知而杀①，吴王、智伯不自知而亡②，宋、中山不自知而灭③，晋惠公、赵括不自知而虏④，钻荼、庞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⑤，败莫大于不自知。

【注释】

①荆成：即楚成王。成王不听令尹的劝告，立商臣为太子。后又想立王子职而废太子商臣，商臣以宫甲围成王，成王自缢而死。　齐庄：即齐庄王。齐庄公被崔杼所杀事，参见119·1注②。

②吴王：即吴王夫差。他被杀事，参见9·2注⑲。　智伯：即智伯瑶。他被杀事，参见9·2注⑳。

③宋：即宋康王。他被杀事，参见9·2注㉓。　中山：参见85·5一节。

④晋惠公：事参见142·2一节。　赵括：战国时赵国将领。马服君赵奢之子，人称马服子。他只知纸上谈兵，毫无实战经验。前260年，赵孝成王

中秦反间计，以廉怯战，命他代行指挥。他亲率赵军大举出击，冒险轻进，被秦将白起设伏包抄，切断运粮兵援。赵军溃败，又突围不成，被射死。全军四十万人降后被坑杀。但此处写他被俘，互有出入。

⑤钻荼、庞涓：均魏惠王将领。庞涓、太子申与齐战，败于马陵，大败，太子申被俘，庞涓被杀。(见《史记·魏世家》)。钻荼不见于他书。

【译文】

楚成王、齐庄公因为不了解自己而被杀，吴王夫差、智伯瑶因为不了解自己而灭亡，宋康王、中山王因为不了解自己而国灭，晋惠公、赵括因为不了解自己而成为俘虏，钻荼、庞涓、太子申因为不了解自己而被杀，失败没有比不了解自己更糟的了。

【原文】

145·4　范氏之亡也①，百姓有得钟者②，欲负而走，则钟大不可负，以椎毁之③，钟况然有音④，恐人闻之而夺己也，遽掩其耳⑤。恶人闻之可也，恶己自闻之悖矣。为人主而恶闻其过，非犹此也？恶人闻其过尚犹可⑥。

【注释】

①范氏：即范吉射，春秋晋卿范武子之后。陈本："《史记·晋世家》、《十二诸侯年表》：晋定公二十二年（前491年)，赵简子败范、中行，二子奔齐。出公十七年（前458)，智伯与赵、韩、魏共分范、中行地以为邑。

②钟：此字上当有"其"字。

③椎（chuí 垂)：木槌。

④况：撞钟的声音。

⑤遽：立即。

⑥恶人闻其过尚犹可：陈本："此下当脱'恶己自闻其过悖矣'句，与'恶人闻其过尚犹可'相对立。"

【译文】

范氏出亡的时候，有一个百姓得到了他的一口钟，想要背着这钟逃走，但钟太大无法背，就用木槌敲破钟，可一敲击，况然有声响，担心他人听到钟响来抢夺自己这口钟，立即把耳朵掩起来。不愿让人听到钟声是可以的，不愿自己听到钟声那就糊涂了。做国君的不愿听到自己的过失，不正像这样吗？不愿别人听到自己的过失倒还可以，不愿自己听到自己的过失，那就太糊涂了。

【原文】

145·5　魏文侯燕饮[①]，皆令诸大夫论己。或言君之智也[②]。至于任座[③]，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说，知于颜色[④]。任座趋而出。次及翟黄[⑤]，翟黄曰："君贤君也。臣闻其主贤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贤也。"文侯喜曰："可反欤？"翟黄对曰："奚为不可？臣闻忠臣毕其忠，而不敢远其死[⑥]。座殆尚在于门。"翟黄往视之，任座在于门，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阶而迎之，终座以为上客。文侯微翟黄，则几失忠臣矣。上顺乎主心以显贤者，其唯翟黄乎！

【注释】

①燕：通宴。

②或言君之智也：《御览》六百二十二作"或言君仁，或言君义，或言君智。"陈本："以文法言，'或'字系上文'诸大夫'之代名词，义为一部分大夫。既然一部分大夫言君之智，则其他部分之大夫必有不同之议论，可知《御览》所引合于此文文法组织。"

③任座：陈本："即公叔座。"参见55·6注①。

④知：表现。

⑤翟黄：参见79·6注②。

⑥远：离开。

【译文】

魏文侯宴饮，让大夫们全都来评论自己。有的说君主很仁爱，有的说君主很有道义，有的说君主很有智慧。轮到任座，任座说："您是不贤的君主。您拥有中山后，不用来封您的弟弟，而用来封了您的儿子，因此知道您是不贤的君主。"文侯听后很不高兴，表现在脸色上。任座快步走了出去。按次序轮到翟黄，翟黄说："您是个贤明的君主，我听说君主贤明的，他的大臣就敢直言劝谏，现在任座敢于直言劝谏，因此知道国君贤明。"文侯听后高兴地说："可以让任座返回来吗？"翟黄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呢？我听说忠臣竭尽忠心，不敢躲避其死罪。任座必定还在宫门口。"翟黄去看他，任座还在宫门口，翟黄用国君的命令召他进去。任座进来时，文侯走下台阶来迎接他，到任座死，一直是文侯的上宾。文侯如果没有翟黄，差点失掉忠臣了。对上能够顺应君主的心意来显扬贤德的人，大概只有翟黄吧！

当　　赏①

【题解】

本篇是《不苟论》的第四篇，阐述大臣如何通过赏罚爵禄来了解君主，君主则应坚持"先德后力"的赏罚原则，尤其指出赏罚不应以个人爱恶为标准，这更有其进步性，至今仍有其一定的

现实意义。

【原文】

146·1　四曰：

民无道知天，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当，则诸生有血气之类皆为得其处而安其产[②]。人臣亦无道知主，人臣以赏罚爵禄之所加知主。主之赏罚爵禄之所加者宜，则亲疏远近贤不肖皆尽其力而以为用矣。

【注释】

①当赏：即赏罚适当。

②皆为得其处：当删“为”字。处：所。安于产：即安于生。

【译文】

第四是：

人们没有途径了解上天，他们根据四季寒暑日月星辰的运行来了解上天。四季寒暑日月星辰的运行适当，那么各种有生命有血气的物类都得其所、安其生。人臣也没有途径了解君主，人臣根据君主的赏罚爵禄施行得当来了解君主。君主的赏罚爵禄施行适宜，那么无论亲疏远近或贤与不贤的人都会竭尽全力为君主所用。

【原文】

146·2　晋文公反国，赏从亡者，而陶狐不与[①]。左右曰：“君反国家，爵禄三出，而陶狐不与。敢问其说。”文公曰：“辅我以义、导我以礼者，吾以为上赏。教我以

善、强我以贤者，吾以为次赏。拂吾所欲、数举吾过者[②]，吾以为末赏。三者所以赏有功之臣也。若赏唐国之劳徒[③]，则陶狐将为首矣。”周内史兴闻之曰[④]：“晋公其霸乎！昔者圣王先德而后力，晋公其当之矣[⑤]。”

【注释】

①陶狐：他书亦作壶叔、陶叔狐。为随从晋文公出亡之贱臣。晋文公返国事，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不与：不参与，即不在其中。

②拂：违背。

③唐国：陈本：“‘唐国’疑为‘唐圃’形近之讹。”又说：“唐圃即场圃，为树艺之所。”参见18·4注⑤。　劳徒：辛劳的徒役。

④内史：官名。　兴：人名。他书亦作内史兴、内史叔兴。

⑤当：相合。

【译文】

晋文公回到晋国，赏赐跟随他出亡的人，而陶狐不在其中。左右大臣说：“国君回到晋国，三次用爵禄赏赐大臣，而陶狐不在其中。请问这样做的理由。”文公说：“用义来辅导我、用礼来引导我，我用最高的赏赐赏他。用善来教导我、努力使我成为一个贤明的人，我用次一点赏赐赏他。违背我的欲望、多次指出我的过失的人，我用末等赏赐赏他。这三种赏赐是用以奖赏那些有功的人。如果赏赐管理场圃的人员，那么陶狐将是第一个受赏的人。”周内史兴听到此事后说：“晋文公大概会称霸诸侯吧！从前的圣贤君主是先用德行教化人民然后才使用武力，晋文公的做法与此相合啊。”

【原文】

146·3　秦小主夫人用奄变[①]，群贤不说自匿[②]，百姓

郁怨非上③。公子连亡在魏④，闻之，欲入，因群臣与民从郑所之塞⑤。右主然守塞⑥，弗入⑦，曰："臣有义，不两主⑧。公子勉去矣⑨。"公子连去，入翟⑩，从焉氏塞⑪，菌改入之⑫。夫人闻之，大骇，令吏兴卒⑬，奉命曰："寇在边。"卒与吏其始发也，皆曰"往击寇"，中道因变曰："非击寇也，迎主君也⑭。"公子连因与卒俱来，至雍⑮，围夫人，夫人自杀。公子连立，是为献公，怨右主然而将重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赏之。监突争之曰⑯："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众，若此则人臣争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献公以为然，故复右主然之罪⑰，而赐菌改官大夫⑱，赐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献公可谓能用赏罚矣。凡赏非以爱之也，罚非以恶之也，用观归也⑲。所归善，虽恶之赏；所归不善，虽爱之罚；此先王之所以治乱安危也。

【注释】

①秦小主：当指秦惠公之子出子。惠公死，出子二岁即位，由其母执政，小主夫人正指出子母，她任用奄人，惑乱朝政，故曰"用奄变"。　奄变：宦者。

②群贤：众多贤人。　说：同悦。　匿：隐藏。

③郁怨：忧愁怨恨。　非上：指责君上。

④公子连：连为秦灵公子。出子的堂兄。出子立二年，庶长杀出子及其母，迎连于河西，立之，是为献公。前384～前362年在位。

⑤因：凭借。　从：就，走向。　郑所：地名。　塞：关塞，要塞。

⑥右主然：秦守塞之官吏。

⑦弗入：不许进入要塞。

⑧不两主：不侍奉两个君主。纳公子连即是两主了。

⑨勉去：勉力离开，即快点离开。

⑩翟：通狄。此指狄人所居之地。

⑪焉氏：地名。陈本："余疑即在今陕西富平县附近，地当桥山山脉之南麓，南距渭水四、五十里，古有驿道经此入秦，是入秦之要隘。公子连自郑所之塞不得入，即北渡渭水，半日行程即可到此，舍郑所之塞则此为入秦之捷径。焉氏塞在今关山附近至为可能。"

⑫菌改：人名。秦守焉氏塞官吏。

⑬兴卒：起兵。

⑭主君：此指公子连。

⑮雍：当时秦国国都。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南。

⑯监突：秦大夫。　争：同诤。规劝。

⑰复：免除。

⑱官大夫：秦国爵位名。

⑲用观归也：凭借观察到的情况来决定赏罚的结果。　用：同因，凭借。归：归宿，结果。

【译文】

秦小主出子之母任用奄人，众多贤德之人不高兴，隐匿不出，百姓忧愁怨恨，指责君上。公子连出亡在魏，听到国内这种情况后，想回国取代小主为君，他凭借群臣和人民的帮助走向郑所的要塞。守塞的官吏右主然不让他进入，说："我应该有为臣的道义，不能侍奉两个君主。您赶快离去吧。"公子连离开后，进入狄，想通过焉氏塞，守塞官吏菌改让他进入。出子之母听说后，非常惊骇，命令官吏起兵抗拒公子连，官兵接受命令说："敌寇在边境上。"士卒与官吏开始出发时，都说"前去打击敌寇"，到中途就发生哗变，说："不是打击敌寇，而是去迎接主君。"公子连从而与士卒一同回国来，到国都雍，包围出子之母，出子之母自杀身亡。公子连即位，是为秦献公，他怨恨右主然不让他入塞，准备重重地处罚他，又感激菌改而想要厚厚赏赐他。大夫监突劝谏说："不行。秦公子在外的很多，像这样赏罚不明，那么人臣争着放出亡的公子入塞，这样是不利于君主的。"献公认为很对，所以免除了右主

然之罪，而赐菌改以官大夫的爵位，又赐所有守塞的人二十石米。献公可以说是善用赏罚的人了。凡是赏赐，并不是因为爱他，罚也不是因为厌恶他，要凭借观察到的结果来施行赏罚。所做的结果好，即使厌恶他也要行赏；所做的结果不好，即使爱他也要处罚；这就是先王用来使乱世转为太平，使危局转为平安的办法。

博　志①

【题解】

本篇是《不苟论》的第五篇，论述凡事都应专心致志，排除干扰的因素，做到“精而熟之”，这样才能获得成功，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原文】

147·1　五曰：

先王有大务②，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恶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③。俗主则不然，有大务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无能成也。夫去害务与不能去害务，此贤不肖之所以分也④。使獐疾走⑤，马弗及至⑥，已而得者⑦，其时顾也⑧。骥一日千里，车轻也；以重载则不能数里，任重也⑨。贤者之举事也，不闻无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为之任也⑩。

【注释】

①博志：王念孙曰：“‘博’当为‘抟’，与专同。谓专一其志也。”

②大务：即大的事务。务：事。

③立：成。

④分：别。

⑤獐：即獐子，哺乳动物。

⑥及：赶上。

⑦已而：不一会儿。 得：获得。

⑧顾：回头看。回头是多疑所致。而回头看，速度放慢，故被捉。

⑨任：载。

⑩愚不肖为之任也：陈本："上文谓骥虽能一日千里，然载负过重则不能数里，功则小矣。此紧承上文，贤者喻骥，愚不肖喻重。谓贤者虽能举事有功，然愚不肖为贤者之累赘，则名不大立，利不及世，其功亦小矣。正是应上文'先王有大务，去其害之者'（愚不肖为害大务者）。"

【译文】

第五是：

先王有重大的事务，就要除去那些妨害他完成这重大事务的因素，所以他想要得到的就一定得到，他所厌恶的就一定除掉，这就是功名之所以能成就的原因。庸俗的君主就不是这样，有了大事却不能去掉那些妨害的因素，这就是不能成就功业的原因。能除去有害的因素与不能除去有害的因素，这正是贤者与不肖者所以不同的原因。假使獐子飞快地奔跑，马也追不上它，但不一会儿就可捕获它，原因是它时时回头张望。良马一日可行千里，因车上装载轻；装载重就不能走多远，因为载得太重了。贤明的人做事，没有听说不成功的，但名声不能显著、利益不能传给后世的原因，是因为愚昧不肖的人拖累啊。

【原文】

147・2 冬与夏不能两刑①，草与稼不能两成，新谷熟而陈谷亏，凡有角者无上齿②，果实繁者木必庳③，用智

褊者无遂功[4]，天之数也。故天子不处全[5]，不处极，不处盈。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先王知物之不可两大，故择务，当而处之[6]。

【注释】

①刑：同形，成。　不能两刑：即不能同时而至。

②有角者无上齿：陈本："反刍类动物有角一对，上颚多缺门齿及犬齿，如牛、羊、鹿均是。"又云："角是武器，齿亦是武器，有角者无上齿，是不两大也。"

③庳：低矮。陈本："果实，繁者枝必垂下也。"故低矮。

④褊：狭窄。　遂：成。

⑤处：处理，做。

⑥当：适宜。

【译文】

冬夏两季不能同时而至，野草与庄稼不能一起长大，新谷成熟了，陈粮就必然亏缺，凡是有角的动物就没有门齿及犬齿，果实繁多的树枝必定会垂下，思想偏狭的人做事不会成功，这些都是自然的法则。所以天子做事不会很完美，不会走极端，不会很圆满。太完美了就会有缺损，太极端了就会走向反面，太圆满了就会出现亏失。先王知道事物不可能两方面同时发展壮大，所以选择适合的事去做，凡适宜的就去做。

【原文】

147·3　孔、墨、宁越，皆布衣之士也，虑于天下，以为无若先王之术者，故日夜学之。有便于学者，无不为也；有不便于学者，无肯为也。盖闻孔丘、墨翟，昼日讽诵习业，夜亲见文王、周公旦而问焉[1]。用志如此其精也，

何事而不达？何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将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今有宝剑良马于此，玩之不厌，视之无倦。宝行良道[2]，一而弗复[3]，欲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难乎？

【注释】

①夜亲见：指梦中事。

②宝行：宝贵的行为。 良道：好的学说。

③一：做一次。 复：再。

【译文】

孔子、墨子、宁越，都是平民中的读书人，他们考虑到如何治理天下，认为治理天下没有比先王的方法更好的了，所以夜以继日地学习。有利于学习的，无不去做；不利于学习的，就不肯做。听说孔丘、墨翟，白天背诵学习，夜里做梦就梦到亲自拜见周文王、周公旦，并向他们二人提问。用心这样精深专一，什么事不能成功？为什么做不成呢？所以说精深而又熟虑，鬼神都将告诉他。不是鬼神告诉他，是精深熟虑所致。现在有宝剑良马在此，玩赏它不知厌倦，看着它不知疲倦。如果有宝贵的行为，有良好的学说，接触一下就不再过问了，这样想要自身平安，声名彰著，不也是很难吗？

【原文】

147·4 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岁则可以达矣。"宁越曰："请以十五岁。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十五岁而周威公师之。矢

之速也，而不过二里止也；步之迟也，而百舍不止也[①]。今以宁越之材而久不止，其为诸侯师，岂不宜哉？

【注释】

①舍：古时度量单位，三十里为一舍。

【译文】

宁越是中牟乡野之民，苦于耕稼的劳苦，对他的好友说："怎样才能免去这样的辛劳呢？"其友回答说："不如学习。学习三十年就可通达了。"宁越说："请用十五年的时间。别人休息了，我不敢去休息；别人卧睡了，我不敢卧睡。"学了十五年后，周威公就以他为师。箭的速度很快，但射程也不过二里远就停止了；行步很迟缓，可走了一百余里仍不停止。如今凭着宁越的才干，又长久不停地努力，他成为诸侯的老师，难道不应该吗？

【原文】

147·5　养由基、尹儒[①]，皆文艺之人也[②]。荆廷尝有神白猿，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请养由基射之。养由基矫弓操矢而往[③]，未之射而括中之矣[④]，发之则猿应矢而下，则养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尹儒学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梦受秋驾于其师[⑤]。明日往朝其师，望而谓之曰："吾非爱道也，恐子之未可与也。今日将教子以秋驾。"尹儒反走[⑥]，北面再拜曰："今昔臣梦受之。"先为其师言所梦，所梦固秋驾已。上二士者可谓能学矣，可谓无害之矣，此其所以观后世已[⑦]。

【注释】

①尹儒：一作尹需，善御。

②文艺：指高超的技艺。二人因技术高超，故称“文艺”。

③矫：举。

④未之射而括中之矣：陈本：“矢发则猿应矢而下，然矢未发之先而括已中之，是括先矢而中之，故曰有先中中之者。”括：箭末端扣弦处，此指箭。这里是指射者射前之意念和瞄准心态及把握，即所谓信心。

⑤秋驾：陈本认为是“飞车之术”。

⑥反走：即还走。

⑦观：显示。

【译文】

养由基、尹儒，都是具有高超技艺的人。楚国朝廷中曾有一只神奇的白猿，楚国善射的人没有谁能射中它，楚王请养由基射它。养由基举着弓拿着箭矢前往，还没有射而实际上就射中了，箭一发出那猿就应声落下，可见养由基具有在射中之前就能从精神上把它射中的技术。尹儒学习驾御学了三年还没有学到手，非常痛苦，夜里曾在梦中向老师学习了飞车驾驶的技艺。第二天去拜见老师，老师望着他对他说：“我从前不是爱惜这种技艺，是担心你不能接受。现今将教你学习飞车驾驶的技艺。”尹儒听后往后退几步，向北再拜说：“现在讲的这种技艺，昨夜我已在梦中学会了。”他向老师讲了自己的梦境，梦到的正是飞车驾驶这种技艺。上面二人可以说是能学习的了，可以说没有什么能妨害他们的学业了，这正是他们之所以扬名于后世的原因啊。

贵　当[①]

【题解】

本篇是《不苟论》的末篇，论述凡事都以当为贵。所谓“当”，就是“为之必由其道”。文章指出，“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特别是君主，更应该审己。只有那些“疾收士，日夜不懈”的君主，才能称霸天下。

【原文】

148 • 1　六曰：

名号大显，不可强求，必由其道。治物者不于物于人，治人者不于事于君[①]，治君者不于君于天子，治天子者不于天子于欲，治欲者不于欲于性。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窥赤肉而乌鹊聚，狸处堂而众鼠散[②]，衰绖陈而民知丧，竽瑟陈而民知乐，汤、武修其行而天下从，桀、纣慢其行而天下畔，岂待其言哉？君子审在己者而已矣。

【注释】

①治人者不于事于君：陈本：“当作‘治人者不于人于事，治理者不于事于君’两句，传抄者误于两‘不于’之间脱去八字耳。”

②狸：猫。

【译文】

第六是：

名声显赫，是不可强求的，必须遵循恰当的途径。整治器物，不在于器物本身而在于人，治理人民，不在于人民本身而在于事情，管理事情，不在于事情的本身而在于君主，制约君主，不在于君主本人而在于天子，制约天子，不在于天子本身而在于天子的欲望，制约人的欲望，不在于欲望本身而在于天性。天性是万物的根本，它不能增长，也不能减短，顺应它本来的天性而引导这种天性，这就是天地自然的定数。看到那鲜红的肉，乌鹊就会聚拢来，猫处在堂上，众多老鼠就会逃散，穿着丧服出来，人民就知道有丧事，竽瑟等乐器陈列出来，人民就知道有喜事，商汤、周武王修养自己的德行，天下人民就归从他们。夏桀、商纣行为轻忽，天下人民就背叛他们，这难道还需要说吗？君子只要详察自己就行了。

【原文】

148·2　荆有善相人者，所言无遗策[①]，闻于国，庄王见而问焉[②]。对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观人之友也。观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纯谨畏令[③]，如此者，其家必日益[④]，身必日荣，矣所谓吉人也[⑤]。观事君者也，其友皆诚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职日进，此所谓吉臣也。观人主也，其朝臣多贤，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争证谏[⑥]，如此者，国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谓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观人之友也。"庆王善之，于是疾收士[⑦]，日夜不懈，遂霸天下。故贤主之时见文艺之人也[⑧]，非特具之而已也[⑨]，所以就大务也[⑩]。夫事无大小，固相与通。田猎驰骋，弋射走狗[⑪]，贤者非不为也，为之而智日得焉，

不肖主为之而智日惑焉。《志》曰[12]："骄惑之事，不亡奚待？"

【注释】

①遗：高诱注："遗犹失也。"

②庄王：楚庄王。

③悌：顺从兄长。　纯：纯厚，忠厚。

④益：增益。

⑤矣：当为"此"。与下"此所谓吉臣也"、"此所谓吉主也"句法同。

⑥交：俱。　证：亦谏。

⑦疾：极力。

⑧文艺：参见147·5注②。

⑨非特：不仅仅是。　具之：具备它，即用他们来作样子。

⑩就大务：成就大事。

⑪弋：带着丝绳的箭。　走狗：使狗跑，以便去追捕猎物。

⑫志：古代的记载。

【译文】

楚国有个善于给人看相的人，看相时所讲的话不曾有过失误，闻名于全国，楚庄王召见他并向他请教。他回答说："我不是能给人看相，而是能观察人们的朋友。观察平民时，如果他的朋友都孝顺、敬爱兄长、忠厚严谨、敬畏王令，像这样的人，他一定日益富足，自身一定日益荣耀，这是所谓的吉祥之人。观察侍奉君主的，如果他的朋友都诚信可靠，又行善好施，像这样的臣子，侍奉君主就会日益长进，官职也会日益升迁，这是所谓的吉祥之臣。观察人主，如果他的臣子大多贤德，左右侍从大多忠诚，君主有了过失，大家都争相进谏，像这样的君主，国家会日益安定主上会日益尊贵，天下会日益归服，这是所谓的吉祥之主。我并非能给人看相，而是能观察人的朋友啊。"庄王认为他说得很好，于是

极力搜罗人才，日夜坚持不懈，于是称霸天下。所以贤明的君主时时召见各种有高超技艺的人，并不是拿他们来摆摆样子，而是要用他们来成就大事。事情不论大小，本来都是彼此相通的。打猎驰骋，射箭犬逐，贤明的君主并不是不可为，而是要通过这些活动来提高自己的智慧，使之日益聪明，不肖的君主通过这些活动反而一天天糊涂。《志》上说："做事骄慢糊涂，除了灭亡还能指望什么呢？"

【原文】

148·3 君有好猎者①，旷日持久而不得兽，入则愧其家室，出则愧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②，则狗恶也③。欲得良狗，则家贫无以④。于是还疾耕，疾耕则家富，家富则有以求良狗，狗良则数得兽矣，田猎之获常过人矣。非独猎也，百事也尽然。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⑤，古今无有。此贤者不肖之所以殊也。贤不肖之所欲与人同，尧、桀、幽、厉皆然，所以为之异。故贤主察之，以为不可，弗为；以为可，故为之。为之必由其道，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万也⑥。

【注释】

①君：当为"齐人"之误（依毕沅说）。

②惟：思考。

③恶：不好。

④无以：无以买狗。

⑤耕：此耕字紧承"百事也尽然"句来，应理解为事事都应先经过艰苦的劳动。

⑥相万：相差千万倍。

【译文】

齐国有个爱好打猎的人，耗费了许多时日也没有打到野兽，回到家愧对家中人，出外又愧对乡里的知交好友，寻思之所以打不到野兽的原因，认为是狗不好。想要得到一只良狗而家中贫穷无钱买狗。于是回家努力耕作，努力耕作的结果是家中富有了，家中富有了就可以去求购良狗，有了好狗就多次捕得野兽，打猎所获得的常常超过一般人。不仅仅是打猎这样，百事也都是这样。称霸诸侯的君主，不先经过艰苦的努力而想称霸，从古到今都没有。这就是贤德与不肖之所以不同的原因，贤明的君主与不肖的君主，他们的欲望与一般人相同，尧这样的圣人与夏桀、周幽王、周厉王这样的昏君都是这样，但他们所用以实现欲望的办法不同。所以贤明君主对事情审察后，认为不行，就不做；认为可行，就去做。做事一定经由适当的途径，这样外物就不会有什么能妨害他，这就是他们的功业能超过不肖君主成千上万倍的原因。

似顺论第五　别类　有度　分职　处方　慎小

似　　顺[1]

【题解】

本篇是《似顺论》的首篇，强调凡事要认识其本质。文章指出“事多似倒而顺，似顺而倒”，又说：“至长反短，至短反长，天之道也。”这些，都是要求人们不要受表面现象的蒙蔽，要正确地去分析，认清事物的本质，否则，将是最危险的。

【原文】

149．1　一曰：

事多似倒而顺，多似顺而倒。有知顺之为倒、倒之为顺者，则可与言化矣。至长反短[2]，至短反长，天之道也。

【注释】

①似顺：好像是顺，实则是倒。顺指合于事理。倒即逆，指违背事理。

②“至长反短”二句：高诱注：“夏至极长，过至极短，故曰至长反短，冬至极短，过至则长，故曰至短反长也。”

【译文】

第一是：

事物有很多看似违背事理而实际合于事理，看似合于事理而实际违背事理。有谁知道合于事理而实际是违背事理、违背事理而实际是合于事理，就可以与他谈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了。白昼到了最长的时候，就要转而变短，到了最短的时候，就要转而变长，这就是自然的规律。

【原文】

149．2　荆庄王欲伐陈，使人视之。使者曰：“陈不可伐也。”庄王曰：“何故？”对曰：“城郭高，沟洫深，蓄积多也。”宁国曰①：“陈可伐也。夫陈，小国也，而蓄积多，赋敛重也，则民怨上矣；城郭高，沟洫深，则民力罢矣。兴兵伐之，陈可取也。”庄王听之，遂取陈焉。

【注释】

①宁国：楚大臣。

【译文】

楚庄王想要攻伐陈国，派人去侦察陈国的情况。派去的人回来说：“陈不可以攻伐。”庄王说：“为什么？”回答说：“城墙很高，沟渠很深，蓄积很多。”宁国说：“陈国可以攻伐。陈，是一个小国，蓄积多，赋税必然重，那么，人民就会怨恨君上；城墙高，沟

渠深，那么民力必然疲惫。起兵攻伐他，陈国是可攻取的。”庄王听从了宁国的意见，于是攻取了陈国。

【原文】

149．3　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国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兴师诛田成子曰：“奚故杀君而取国？”田成子患之。完子请率士大夫以逆越师[①]，请必战，战请必败，败请必死。田成子曰：“夫必与越战可也。战必败，败必死，寡人疑焉。”完子曰：“君之有国也，百姓怨上，贤良又有死之，臣蒙耻。以完观之也，国已惧矣。今越人起师，臣与之战，战而败，贤良尽死，不死者不敢入于国。君与诸孤处于国[②]，以臣观之，国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而遣之。夫死败，人之所恶也，而反以为安，岂一道哉[③]？故人主之听者与士之学者，不可不博。

【注释】

①逆：迎。此指迎击，抗拒。

②孤：指战死者的后代。

③道：做事的办法。

【译文】

田成子之所以能够占有齐国直到今天，是因为他有一个叫完子的兄长，完子不仅仁爱，而且勇敢。越国起兵讨伐田成子说：“为什么要杀死齐简公而窃取国家？”田成子对此很忧虑。完子请求率士大夫去迎击越军，并且请求允许自己一定同越军交战，交战一定失败，失败后一定战死。田成子说：“一定要与越交战是可以的。交战一定要失败，失败后一定战死，我就疑惑不解。”完子

说："您拥有了齐国，百姓怨恨您，贤良之士又随我去战死了，不死的又蒙受了耻辱。在我看来，国家已经很忧惧了。现在越人兴兵伐我，我与他交战，战而败，贤良全都战死了，不死的人因羞耻也不敢回国来。您与那些死者的后代居于齐国，在我看来，国家必然安定。"完子出发时，田成子哭着为他送行。死和败，是人所厌恶的，完子反借此而使齐国安定，哪能只有一种方法呢？所以君主听取意见与士人学习道术，不可以不广博。

【原文】

149．4　尹铎为晋阳下①，有请于赵简子。简子曰："往而夷夫垒②。我将往，往而见垒，是见中行寅与范吉射也。"铎往而增之。简子上之晋阳，望见垒而怒曰："嘻！铎也欺我。"于是乃舍于郊③，将使人诛铎也。孙明进谏曰④："以臣私之⑤，铎可赏也。铎之言固曰⑥：'见乐则淫侈，见忧则诤治⑦，此人之道也。今君见垒念忧患，而况群臣与民乎？夫便国而利于主，虽兼于罪⑧，铎为之。夫顺令以取容者，众能之，而况铎欤？'君其图之⑨。"简子曰："微子之言⑩，寡人几过。"于是乃以免难之赏赏尹铎⑪。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⑫，其次不循理，必数更⑬，虽未至大贤，犹足以盖浊世矣⑭。简子当此。世主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⑮，好愎过而恶听谏⑯，以至于危。耻无大乎危者。

【注释】

①尹铎：赵简子家臣。　为：治。　晋阳：春秋晋邑，在今山西太原市，赵简子封地。陈本："当作'尹铎为晋阳，下之绛'，今脱'之绛'二字也。"又云："晋阳在今山西太原。此时晋都绛，在今山西曲沃。此时赵简子执晋国政柄，必是居绛无疑。晋阳在汾水上游，绛在汾水下游。尹铎治晋阳，有请

于赵简子，自是由晋阳沿汾水而下至绛，故曰‘下之绛’也。”

②夷：平。 夫：指示代词，那。 垒：军营的墙壁。中行寅与范吉射专晋君权，曾率军伐赵简子，围晋阳。这些营垒即中行氏与范氏的军营。参见9．2注⑰和⑱。

③舍：驻扎。

④孙明：赵简子家臣。

⑤私之：私下考虑这件事。

⑥固：本来。此是孙明用尹铎口吻讲话。陈本：“‘铎之言固曰’犹言尹铎之言必是如此说。”

⑦诤：争。

⑧兼：加倍于常。

⑨图：识。

⑩微：无。

⑪免难之赏：使君主免于患难的赏赐。

⑫太上：德行最高的君主。

⑬更：变。

⑭盖浊世：超过浊世专欲不变的人。

⑮矜：骄傲自负。 自用：自以为是，照自己意见行事。

⑯愎（bì闭）过：坚持错误。愎：固执。

【译文】

尹铎治理晋阳，去向赵简子请示事情。简子说：“你去把中行氏和范氏修筑的那些营垒拆平。我将到那里去，我去后如看到那些营垒，就等于看见了中行寅和范吉射这两个人。”尹铎去后反而把原有的营垒加高。简子到晋阳，看见营垒而发怒说：“嘻！尹铎竟敢骗我。”于是就驻扎在城郊，将要派人去诛杀尹铎。孙明进谏说：“据我私下考虑这件事，尹铎不仅不应受诛，还应奖赏他。尹铎的意思必是这样说：‘遇见快乐的事就淫逸放纵，看见忧患之事就会争相图治，这是人的常理。如今君主看到营垒就想起忧患，又何况群臣百姓呢？有利于国家君主之事，即使加倍获罪，我尹铎

也愿意去做。顺从命令而取悦君主，众人尚且能做得到，又何况我尹铎呢?'希望您好好考虑考虑。”简子说：“没有你的这番话，我几乎犯错误。”于是就按使君主免于患难的奖赏赏赐了尹铎。德行最高的君主，他的喜怒一定要遵循事理，德行次一等的君主，虽然有时喜怒不合事理，但一定要常常改正，这样的君主，即使没有达到大贤的境地，仍足以超过乱世那些专权的君主了。简子的做法与此相当。如今世上君主的弊病，在于把不知当作羞耻，而把刚愎自用当作荣耀，他们坚持错误又厌恶听到劝谏的意见，以至于陷入危险的境地。耻辱没有比陷于危险更大的了。

别　类[①]

【题解】

本篇是《似顺论》的第二篇，论述对事物应作具体分析，必须分别类居而寻求其所以这样的原因，尤其要明白事物是在发展变化的，这种变化取决于外加的条件，不能固执于某种事物显示的特性来类推一切。文章举莘与藟、万与堇、漆与水、锡与金的特性各不相同为例对论点加以说明。

【原文】

150. 1　二曰：

知不知上矣[②]。过者之患，不知而自以为知。物多类然而不然[③]，故亡国僇民无已[④]。夫草有莘有藟[⑤]，独食之则杀人，合而食之则益寿[⑥]；万堇不杀[⑦]。漆淖水淖[⑧]，合两淖则为蹇[⑨]，湿之则为乾；金柔锡柔[⑩]，合两柔则为刚，

燔之则为淖[11]。或湿而乾，或燔而淖，类固不必[12]，可推知也[13]？小方[14]，大方之类也；小马，大马之类也；小智，非大智之类也[15]。

【注释】

①别类：陈本："谓凡事必分别类居而寻求其所然，否则必致理论与事实相违戾。"

②上：好，高明。

③类：类似。

④僇：通"戮"，杀戮。 已：止。

⑤莘（xīn 辛）：药草名，即细草。 藟（lěi 垒）：药草名。

⑥合而食之则益寿：高诱注："合药而服，愈人病，故曰益人寿也。"

⑦万堇不杀：万，虫。《埤雅》："蜂，一名万。"毕沅曰："堇，乌头也，毒药，能杀人。"

⑧淖（nào 闹）：流体，稀泥浆状。

⑨蹇：强硬。高诱注："言水漆相得则强而坚也。"

⑩金柔锡柔：陈本："凡是合金，硬度显著增加，故曰'金柔锡柔'，合两金则为刚。"金：铜。

⑪燔（fán 凡）：烧。高诱注："火炽金流，故为淖也。"

⑫固：本来。 不必：不一定相同。

⑬可推知也：陈本认为"也"读为"邪"，脱"安"字，衍"知"字。应为"安可推也"。

⑭方：方形。陈本："'小方，大方之类也'，谓小方形即大方形之类也。"

⑮小智，非大智之类也：高诱注："大智知人所不知，见一隅则以三隅反，小智闻十裁（才）通其一，故不可以为类也。"

【译文】

第二是：

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就可以说是最高明的了。犯错误的人的

毛病，不知而自以为知。事物中大多好像是这样而其实不是这样，所以国家灭亡人民被杀戮的事不断发生。草药中有莘有藟，单独服用就会死亡，合起来服用就会医治疾病，使人长寿；蜂与乌头有毒，混合着吃反而可以解毒。漆是流体，水也是流体，将漆和水合在一起则变得强硬，如使漆潮湿反而变干；铜是柔韧的，锡也是柔韧的，但将两者合在一起，反而变硬，如用火来烧，又会变为流体。有的东西弄潮湿了反而干燥，有的焚烧后反而变成流体，本来就不一定是同一种物类，怎么可以推知呢？小方形与大方形是同类的；小马与大马是同类的；小聪明则不能与大聪明同类。

【原文】

150.2　鲁人有公孙绰者[①]，告人曰："我能起死人[②]。"人问其故。对曰："我固能治偏枯[③]，今吾倍所以为偏枯之药则可以起死人矣[④]。"物固有可以为小，不可以为大；可以为半，不可以为全者也。

【注释】

①公孙绰：鲁人。

②起：治活。

③偏枯：病之一种，即今半身不遂。

④倍：加倍。　为：治。

【译文】

鲁国有个叫公孙绰的人，他告诉人说："我能把死人治活。"别人问他的原因，他回答说："我本来就能治疗半身不遂之病，现在我把治半身不遂的药加倍，就可以把死人治活了。"事物本来就有只可以在小范围内起作用，不可以在大范围内起作用的；有的可

以起一半的作用，却不可以起全部的作用。

【原文】

150. 3　相剑者曰：“白所以为坚也[1]，黄所以为牣也[2]，黄白杂则坚且牣，良剑也。”难者曰：“白所以为不牣也，黄所以为不坚也，黄白杂则不坚且不牣也。又柔则锩[3]，坚则折。剑折且锩，焉得为利剑？”剑之情未革，而或以为良，或以为恶，说使之也。故有以聪明听说则妄说者止，无以聪明听说则尧、桀无别矣。此忠臣之所患也，贤者之所以废也。

【注释】

①白所以为坚：这是相剑者的标准，此处白指锡。白是锡表现出来的颜色。

②黄：指铜。黄是铜表现出来的颜色。牣：通“韧”。

③锩（jiǎn 卷）：刀剑的刃卷曲。

【译文】

相剑的人说：“色白表示剑坚硬，色黄表示剑柔韧，黄白相杂，则表示剑既坚硬又柔韧，这就是好剑。”刁难的人反驳说：“色白正说明剑不坚韧，色黄正说明剑不坚硬，黄白相杂，就说明剑既不柔韧又不坚硬。且柔韧则易卷曲，坚硬则易折断。剑既易折断又易卷曲，哪能成为锋利的宝剑？”剑的实质并没有改变，而有的认为是良剑，有的认为是不好的剑，这是解说造成的。所以能够用聪明的头脑来听取议论，那么那些狂妄不实之议论就会停止，如不用聪明的头脑来听取议论，那就连尧和桀也区别不了。这是忠臣对君主感到忧虑的地方，也是贤人之所以被废弃不用的原因。

【原文】

150．4　义，小为之则小有福，大为之则大有福。于祸则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也①。射招者欲其中小也②，射兽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

【注释】

①亡：通“无”。

②招：射箭的准的，即箭靶。　中：射中。

【译文】

符合道义的事，小做就得到小福，大做就得到大福。对于祸患就不是这样，有小的祸患不若没有祸患。射箭的人，希望射中小的准的，射猎野兽则希望射中大的猎物。事物本来就不是相同的，怎么可以推知呢？

【原文】

150．5　高阳应将为室家①，匠对曰：“未可也。木尚生，加涂其上，必将挠②。以生为室，今虽善，后将必败。”高阳应曰：“缘子之言，则室不败也。木益枯则劲，涂益干则轻，以益劲任益轻则不败。”匠人无辞而对，受令而为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后果败。高阳应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

【注释】

①高阳应：宋人。　将：准备。　为：修建。　室家：指住房。

②挠：弯曲。

【译文】

高阳应准备修建住房，木匠回答说："还不行。木材还是湿的，如上面加上泥土，一定会被压弯。用湿的木材修住房，现在虽然看来很好，以后一定要倒塌。"高阳应说："照你讲的道理，房子恰恰不会倒坍。木材越干就越强劲结实，泥土越干就会越轻，用越来越结实的木材承受越来越轻的泥那就不倒坍了。"木匠无言以对，接受命令修建了房屋。房屋刚建成时的确很好，后来果然倒塌了。高阳应只能明察小的地方，而不明了大的道理。

【原文】

150．6 骥骜绿耳背日而西走①，至乎夕则日在其前矣。目固有不见也，智固有不知也，数固有不及也②，不知其说所以然而然，圣人因而兴制，不事心焉③。

【注释】

①骥、骜（áo 敖）：都是千里马。 绿耳：良马名。陈本："此文谓骥骜绿耳背日西走，自以为走在日之前，然至日夕，而日已在己之前矣。喻自以为是者，常与事实不符合也。"

②数：术，道术。

③事心：用心。即用主观之心对事物进行揣度。

【译文】

骥、骜、绿耳等良马都背朝太阳向西奔跑，到了傍晚，太阳仍在它们的前面。眼睛本来就有看不见的东西，智慧本来就有不知道的道理，道术本来就有达不到的地方。不知道各种说法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圣人则明于事理，因而建立法制，不必用心在一时不懂的地方主观揣度。

有　度[①]

【题解】

本篇是《似顺论》的第三篇，论述法度对君主的重要性。君主能按一定法度办事，坚守“一”这一道的根本，就能通性命之情，达到“无为而无所不为”的境地。

【原文】

151．1　三曰：

贤主有度而听，故不过。有度而以听[②]，则不可欺矣，不可惶矣[③]，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④]，不昏乎其所已知[⑤]，而昏乎其所未知，则人之易欺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审也。

【注释】

①有度：有一定的法度。即一切都应该合于法度。

②以：从上句“有度而听”句看，此“以”字当衍。

③惶：惶惑。

④以：杨树达曰：“‘以’字衍文。”知：通“智”。

⑤昏：昏暗。

【译文】

贤明的君主遵循一定的法度来听取意见，所以就不会犯错误。遵循一定的法度来听取意见，就不可以欺骗了，不可以惶惑了，不可以恐吓了，不可以取悦了。凡人的智慧，不糊涂于自己已经知

道的，而糊涂于自己不知道的，所以人们易受欺骗，惶惑，恐惧，喜悦，正是了解得不清楚产生的。

【原文】

151・2 客有问季子曰①：“奚以知舜之能也②？”季子曰：“尧固已治天下矣③，舜言治天下而合己之符④，是以知其能也。”“若虽知之⑤，奚道知其不为私⑥？”季子曰：“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⑦，当无私矣。夏不衣裘，非爱裘也⑧，暖有余也。冬不用篓⑨，非爱篓也，清有余也⑩。圣人之不为私也，非爱费也⑪，节乎己也⑫。节己，虽贪污之心犹若止⑬，又况乎圣人？”

【注释】

①季子：户季子，尧时诸侯。

②奚：何。奚以：何以，即以何，凭借什么，根据什么。奚前脱“尧”字。也：同邪，即耶。

③固：本来。

④己：指尧。 符：法度，法则。

⑤若：你。

⑥道：由。

⑦通：通晓。 情：本性。

⑧爱：吝惜，舍不得。

⑨篓：同“箑”，扇。

⑩清：清冷。

⑪费：资财，费用。

⑫节：克制。

⑬犹若：犹然，尚且。

【译文】

有个客人问季子说："尧怎么知道舜有才能呢？"季子说："尧本来就已经治理好天下了，舜讲述治理天下的想法与尧的法则相合，因此知道他的才能。"客人又说："你虽然知道他有才能，又怎么知道他不会谋求私利呢？"季子说："那些能治理天下的人，本来就通晓性命的本性，应当不会有私心。夏天不穿皮裘，不是吝惜皮裘，而是因为温暖有余。冬天不用扇子，不是吝惜扇子，而是因为清冷有余。圣人之所以不谋求私利，不是吝惜财货，而是因为要克制自己。能克制自己，即使有贪污之心尚且可以制止，又何况圣人呢？"

【原文】

151·3　许由非强也，有所乎通也①。有所通则贪污之利外矣②。

【注释】

①有所乎通也：通于性命之情。圣人不是勉强为之，而是他们通晓性命之情。

②外：抛弃。

【译文】

许由辞让天下，并非勉强做出来的，而是因为他通晓性命之情才这样的。能通晓性命之情，就能将贪婪污浊之心抛弃在外了。

【原文】

151·4　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然而无所行①，教者术犹不能行，又况乎所教②？是何也？仁义之术外也③。夫以外胜内④，匹夫徒步

不能行[5]，又况乎人主[6]？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义之术自行矣。

【注释】

①行：推行。

②所教：指所教的徒属。

③外：此指外饰。

④内：此指内修。陈本："外谓外饰，内谓内修。仁义之术是外饰，通乎性命之情是内修。"

⑤徒步：陈本："徒步，贱者之称。"此指平民。

⑥人主：此指俗主。贤主当不如是。

【译文】

孔子、墨子的弟子布满天下，都用仁之道来教导天下的人，然而他们的主张不能推行，孔、墨作为施教者，他们的主张尚且不能推行，又何况是他们教育的弟子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仁义之道是外加的修饰的东西，用外饰的东西来战胜内在的欲望，平民百姓尚且不能做到，又何况是庸俗的君主呢？只有通晓了性命之情，仁义之术才能实行。

【原文】

151·5　先王不能尽知，执一而万物治[1]。使人不能执一者，物感之也[2]。故曰通意之悖[3]，解心之缪，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4]，悖意者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5]，缪心者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6]，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荡乎胸中则正[7]。正则静[8]，静则清明[9]，清明则虚[10]，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11]。

【注释】

①一：根本之道。从上下文看，此指“性命之情”。

②物：外物。　感：动。此有影响、干扰意。

③“通意之悖”四句：陈本：“悖意、缪心、累德、塞道四者所以为人病也，唯执一者能通其悖、解其缪、去其累、通其道而通乎性命之情。”悖：惑乱。　缪：缠绕。

④严：威。

⑤容：容貌。　动：举止。　色：五色。　理：肌肤之纹理，此指女色。　气：盛气。　意：情意。

⑥智：智慧。　能：才能。　去：离开。　就：走向。　取：选取。　舍：舍弃。

⑦荡：动荡。仍作影响、干扰讲。

⑧正：思想纯正。

⑨清明：清净明澈。

⑩虚：指无智、无能、无为。

⑪虚则无为而无不为：陈本：“以其无智、无能、无为，凡事无须君为，故是无为。然君能使众智，能使众能、能使众为，故事无不为。”

【译文】

先王不可能无所不知，但他们坚守根本之道就可以治理万物。使人不能坚守道的原因，是外物的干扰。所以说要疏通思想上的惑乱，解开心志上的纠缠，去掉德行上的拖累，打通大道上的阻塞。高贵、富有、显赫、威严、名声、利益这六种东西是惑乱意志的。容貌、举止、五色、女色、盛气、情意这六种东西是干扰心志的。厌恶、欲望、喜好、发怒、悲哀、欢乐这六种东西是拖累德行的。智慧、才能、背离、趋就、选取、舍弃这六种东西是阻塞道路的。这四个方面的六种东西不在胸中扰动，思想就纯正了。思想纯正就会平静，平静就会清净明澈，清净明澈就无为，看

似无为实际上又无所不为。

分　　职[1]

【题解】

本篇是《似顺论》的第四篇，论述为君之道，应分工明确，君有君之事，臣有臣之责。能做到“用非其有，如己有之”，才是“通乎君道”的人；君主，应能使众智，能使众能，能使众为。如此，国家就会达到无为而治的境地。

【原文】

152·1　四曰：

先王用非其有[2]，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智[3]，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4]，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主所执也。人主之所惑者则不然，以其智强智[5]，以其能强能，以其为强为，此处人臣之职也。处人臣之职而欲无壅塞，虽舜不能为。

【注释】

①分职：即分职任官。

②非其有：非自己所有。具体指下文众智、众能、众为。

③处虚：处于清虚。　素服：王念孙认为当作“服素”。　无智：即大智若愚。

④智反无能：陈本：“疑当作‘能反无能’。反：同返。回归。”

⑤强：勉强。

【译文】

第四是：

先王使用不是他自身所有的东西，如像使用自己的一样，这是因为他们通晓君道的缘故。作为一个君主，处于清虚，坚守质朴，看来没有什么智慧，所以反而能使用众人的智慧；智慧返回到无能的境地，所以反而能使用众人的才能；能够坚守无为，所以反而能使用众人有所为。无智、无能、无为，这正是君主应坚守的。那些糊涂的君主就不是这样，他们凭自己的智慧强逞智慧，凭自己的才能强逞才能，凭自己的所为强逞所为，这样做是自己处在人臣的地位。君主处人臣的地位，代做人臣应做的事而希望耳目不壅塞，即使是舜这样的圣人也做不到。

【原文】

152·2　武王之佐五人①。武王之于五人者之事无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则能令智者谋矣，能令勇者怒矣②，能令辩者语矣③。夫马者，伯乐相之，造父御之，贤主乘之，一日千里，无御相之劳而有其功，则知所乘矣④。

【注释】

①五人：指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高、苏公忿生。

②怒：振奋。

③辩者：有口才的人。

④所乘：所乘的原则。

【译文】

周武王有五个辅佐的大臣。武王对于五个大臣的职事完全不能做，然而世上人都说："取得天下的是武王。"所以武王取用的虽然不是他的东西，但又好像是自己的东西一样，这是他通晓君道的原因啊。通晓君道，就能使有智慧的人为他谋划，能使勇武的人为他振奋御敌，能使有口才的人为他效力。比如马，由伯乐来鉴别它，由造父来驾御它，由贤明的君主来乘坐它，能一日千里，而无驾御和鉴别的功劳却有一日千里的功效，这就是知道乘马的原则啊。

【原文】

152·3　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乐己者①，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②。先王之立功名，有似于此，使众能与众贤，功名大立于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为宫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则宫室不善。"夫国，重物也，其不善也，岂特宫室哉？巧匠为宫室，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功已就，不知规矩绳墨，而赏匠巧匠之③。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宫室也。"此不可不察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人则不能④，任贤者则恶之，与不肖者议之，此功名之所以伤⑤，国家之所以危。

【注释】

①乐己：使自己乐的那些人。

②之：代指那些为客歌舞的人。

③而赏匠巧匠之：当作"而赏巧匠也"。第一个"匠"字是衍文，"之"当

作“也”。

④人：不通。疑当作“之”。

⑤伤：伤坏，毁败。

【译文】

现今有人请客，饮酒尽兴之时，倡优歌唱弹琴，第二天，客人不拜谢使自己快乐的倡优，而拜谢主人，因为倡优献歌献舞是主人要他们这样的。先王建功立业，与此相类似，使用众多能人和贤人，功名显著于世，功名不给予辅佐的人，却给予其君主，原因是君主使用了辅臣。比如修建宫室，必须任用巧匠，为什么呢？回答是：“工匠不巧则宫室就修建不好。”国家，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如治理不好，所带来的危害，难道仅仅是宫室修建不好？巧匠修建宫室，画圆一定要用圆规，画方一定要用矩尺，取平直一定要用绳墨，东西做好后，人们不知规矩绳墨，而只赏赐巧匠。宫室建好后，人们不知巧匠，却说：“修得好，这是某君某王的宫室。”这个道理是不可不明察的啊。君主中那些不通晓君道的就不是这样，自己去做又做不了，任用贤德的人又厌恶他们，于是去与那些不贤德的人讨论商议，这就是功名之所以伤败，国家之所以危亡的原因。

【原文】

152·4　枣，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枣，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己有之[①]。汤、武一日而尽有夏、商之民，尽有夏、商之地，尽有夏、商之财，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②]，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说[③]，以其财赏而天下皆竞[④]，无费乎郼与岐周[⑤]，而天下称大仁、称大义，通乎用非其有[⑥]。

【注释】

①而：读为如。

②莫敢之危：没有人敢危害他。

③封：用土地封给诸侯或大臣。说：同悦。

④竞：争着向上。

⑤郼：商朝统一天下前的封国名。

⑥通乎用非其有：陈本："此下疑脱去'如己有之'句。"

【译文】

枣子是枣树结的；皮裘是狐皮做的。吃枣树结的枣，穿狐皮做的皮衣，先王本来就用并非他所有的而当成自己有的。商汤、周武王在很短的时间里完全占有了夏、商的人民，完全占有了夏、商的土地，完全占有了夏、商的财产，他们凭夏、商的百姓安定自身，这样天下就没有谁敢来危害他们，凭借夏、商的土地封赐给诸侯，这样天下就没有谁敢不高兴，利用夏、商的财物赏赐给臣子，天下人都争相效力，没有耗费自己国内原有的任何东西，而天下都称颂他们大仁大义，这是因为他通晓使用不是自身所有的东西的原则。

【原文】

152·5　白公胜得荆国，不能以其府库分人。七日，石乞曰[①]："患至矣。不能分人则焚之，毋令人以害我[②]"。白公又不能。九日，叶公入[③]，乃发太府之货予众[④]，出高库之兵以赋民[⑤]，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国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谓至贪矣；不能为人[⑥]，又不能自为[⑦]，可谓至愚矣。譬白公之啬，若枭之爱其子也[⑧]。

【注释】

①石乞：白公胜之臣。

②以：陈本："'以'下当有'之'字。"

③叶公：姓沈，名诸梁，字子高，食采于叶，僭称公，人称沈诸梁叶公子高。

④发：打开。　太府：国家储藏财物的仓库。

⑤高库：国家盛兵车武器的仓库。　赋：予。

⑥为人：为人谋利。如以府库之物分人即是。

⑦自为：为自己，此指不能焚烧府库之物以防他人用那些物来危害自己。

⑧枭（xiāo 肖）：猫头鹰一类的鸟。相传枭爱养其子，子长而食其母，故常喻恶人。比喻白公胜爱财物，舍不得将财物分人，反被敌方利用而召杀身之祸，就像猫头鹰爱其子反被子吃掉一样。

【译文】

白公胜作乱而控制了楚国，不能将府库的财物分给别人。过了七天，石乞说："祸患就要到了。舍不得将财物分给别人就干脆烧掉，不要让别人利用它来危害我们。"白公又舍不得烧。到了第九天，叶公进入国都，就打开太府的财物分给群众，拿出高府的兵器分给了人民，从而号召众人攻击白公，到了第十九天，白公失败而被杀。国家不是自己的却想占有它，可以说是贪婪到极点了；不能为人谋利，又不能为自己谋利，可以说愚笨到极点了。拿白公的吝啬打个比喻，就像猫头鹰爱其子而最后被其子吃掉一样。

【原文】

152.6　卫灵公天寒凿池[①]。宛春谏曰[②]："天寒起役[③]，恐伤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灶[④]，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补，履决不组[⑤]。君则不寒矣，民则寒矣。"公曰："善。"令罢役。左右以谏曰："君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

令罢之，福将归于春也，而怨将归于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鲁国之匹夫也，而我举之，夫民未有见焉，今将令民以此见之。曰春也有善⑥，于寡人有也⑦，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欤？”灵公之论宛春，可谓知君道矣。君者固无任⑧，而以职受任⑨。工拙⑩，下也⑪；赏罚，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则受赏者无德，而抵诛者无怨矣⑫，人自反而已⑬，此治之至也。

【注释】

①卫灵公：春秋卫国君，名元，前534～前493年在位。谥灵。

②宛春：卫灵公臣。

③起役：起用劳役，即兴工修建。

④陬隅：角落。

⑤决：裂开。 组：编组。

⑥曰：当作“且”。

⑦于：如。

⑧无任：无具体职任。

⑨职：臣子的职位。 受：同授，给予。

⑩工：工巧。

⑪下：指臣下。

⑫抵诛：当诛。 抵：高诱注：“抵，当也。”

⑬自反：自我反省。

【译文】

卫灵公在天气寒冷时挖凿池子，宛春劝谏说：“天气寒冷时起用民力，恐伤害人民。”灵公说：“天气寒冷吗？”宛春说：“您穿着狐裘，坐着熊皮席，屋内又烧有灶火，因此不感到寒冷。现今人民衣服破弊不能缝补，鞋子开裂了不能编织。您不感到寒冷了，

而人民却感到寒冷。”灵公说：“好。”于是停止挖凿池子。左右人劝谏说：“您挖凿池子，不知道天气已经寒冷，宛春则知道。因为宛春知道就停止挖凿池子，恩德将归于宛春，而怨恨将归于您。”灵公说：“不是这样的。宛春，是鲁国的一个平民，是我举用他，百姓还没看到他的能力，现在让人民通过此事而看到他的能力。而且宛春有善行就如同我有善行，宛春的善行不就是我的善行吗?”灵公评论宛春，可以说是为君之道啊。作为君主，本来就没有具体的职责，而是要根据臣下的职位授予他们责任。事情做得好或坏，由臣下负责；赏或罚，由法律来定；国民还有什么事呢？像这样，那受赏的人无须感激你，而那些当罚的人也无所怨恨，人人自我反省，这就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境地。

处　方[①]

【题解】

本篇是《似顺论》的第五篇，阐述君臣上下之分。陈本说：“《圜道》曰：‘君处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前二篇言君道，此篇言臣道，故以‘处方’名篇。《圜道》又曰：‘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则分定，分定则下不相隐’，是处方之目的在于定分，故本篇皆发挥定分之旨。”君有君之分，臣有臣之分，两者是不能相混的。万物亦然。

【原文】

153·1　五曰：

凡为治必先定分[②]。君臣父子夫妇君臣父子夫妇六者当位[③]，则下不逾节而上不苟为矣[④]，少不悍辟而长不简慢

矣⑤。金木异任⑥，水火殊事⑦，阴阳不同，其为民利一也。故异所以安同也⑧，同所以危异也⑨。同异之分⑩，贵贱之别，长少之义，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乱之纪也⑪。

【注释】

①处方：使臣民各处其分。

②分：名分，职分。

③“君臣父子”句：谭戒甫曰：“此疑当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即下所谓‘六者当位’也。”

④逾节：超越节度。节：礼节。

⑤悍：凶悍。　辟：同僻，奸邪。　简慢：轻忽怠慢。

⑥任：职责，此指功用。

⑦事：职务，此指用途。

⑧同：同一。指共同的欲望。　异：指各自不同的地位、尊卑、等级。异安同：差异才能满足同一。

⑨同危异：同一则是危害差异。

⑩“同异之分”五句：陈本：“此文谓分同异、别贵贱，义长少则治，否则乱，故曰治乱之纪。”

⑪纪：关键。

【译文】

第五是：

凡治理国家一定要先定名分。使君像个君，臣像个臣，父像个父，子像个子，丈夫像个丈夫，妻子像个妻子，使这六个方面的人各当其位，那么，地位在下的不会越礼，地位在上的不会任意而行，还能使年少的不凶悍，年长的不怠慢。金与木各有各的功用，水与火各有各的用途，阴与阳不同，但它们对人民有利则是相同的。所以差异才能满足同一，而同一则是危害差异的。同与异之分，贵与贱之别，长与少之义，这是先王所慎重的，是国

家治乱的关键。

【原文】

153·2　今夫射者仪毫而失墙[1]，画者仪发而易貌[2]，言审本也。本不审，虽尧、舜不能以治。故凡乱也者，必始乎近而后及远，必始乎本而后及末。治亦然。故百里奚处乎虞而虞亡，处乎秦而秦霸；向挚处乎商而商灭，处乎周而周王。百里奚之处乎虞，智非愚也；向挚之处乎商，典非恶也[3]；无其本也。其处于秦也，智非加益也；其处于周也，典非加善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谓也。

【注释】

①仪：高诱注："仪，望也。睎望毫毛之微，而不视堵墙之大，故能中也。"

②"画者"句：陈本："画者望纹发之细而不视全貌，故能像人。"发：指细微之处。　易：轻易，即不重视容貌。

③典：法典。　恶：不好。

【译文】

如今射箭的人，仔细观察着微细毫毛而看不到墙壁，画画的人仔细观察毛发而忽略容貌，这是说应该审察根本。对根本不去审察，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治理天下。所以说，大凡混乱，一定是从近处开始，然后才蔓延到远处，一定从根本开始然后延及微末。治理天下也是这样。所以百里奚处在虞国时虞国灭亡，处在秦国而辅佐秦国称霸；向挚处于商而商灭亡，处于周国而周称王。百里奚处于虞国时，他的智慧并非愚笨；向挚处于商时，商的法典并非不好；而是没有从根本上治理国家啊；向挚处于周时，周的法典并没有完善；但秦和周治理了根本。所说的治理国家的根

本，就是讲的定名分。

【原文】

153·3 齐令章子将而与韩、魏攻荆①，荆令唐篾将而拒之②。军相当③，六月而不战，齐令周最趣章子急战④，其辞甚刻⑤。章子对周最曰："杀之免之，残其家⑥，王能得此于臣。不可以战而战，可以战而不战，王不能得此于臣。"与荆人夹泚水而军⑦，章子令人视水可绝者⑧，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刍水旁者⑨，告齐候者⑩，曰："水浅深易知。荆人所盛守⑪，尽其浅者也；所简守⑫，皆其深者也。"候者载刍者与见章子，章子甚喜，因练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⑬，果杀唐篾。章子可谓知将分矣。

【注释】

①章子：战国时人。齐威王、宣王时将领。齐、韩、魏攻楚事见《史记·楚世家》"怀王二十八年"。

②唐篾：楚怀王将领。

③当：对峙。

④周最：战国时纵横家。 趣：通"促"，催促。

⑤刻：尖刻。

⑥残：杀害。

⑦泚（zǐ 子）水：古水名。 军：作动词用，驻军。

⑧绝：横渡。

⑨刍：割草。

⑩候：侦探。

⑪盛守：集结重兵把守。

⑫简守：松懈把守。

⑬练卒：经过挑选的士卒。 奄：通"掩"，袭击。

【译文】

齐王命令章子率领齐军与韩、魏联合攻楚，楚王命令唐篾率兵应战。两军对峙，六个月过去了也未交战，齐王命令周最催促章子迅速开战，言辞非常尖刻。章子对周最说："杀掉我，罢免我，杀戮我全家，这些是王的职分，齐王对我都可以做到。不可以交战而硬要交战，可以交战而不去交战，这是我的职分，齐王对我就没有办法。"联军与楚军隔泚水驻军，章子派人视察泚水可以横渡之处，楚军放箭，派去视察泚水的人不能靠近河边。有一个在泚水边割草的人，他告诉齐军侦察人员说："河水的深浅很容易知道。楚军集结重兵把守的地方，全是水浅的地方；他们把守松懈的地方，全是水深的地方。"侦察人员用车载着割草的人去见章子，章子非常高兴，从而挑选士卒，乘着黑夜袭击了楚军结集重兵把守的地方，结果杀死了楚将唐篾。章子可以说是知道为将的职分了。

【原文】

153·4　韩昭厘侯出弋①，靷偏缓②。昭厘侯居车上，谓其仆③："靷不偏缓乎？"其仆曰："然。"至，舍④，昭厘侯射鸟，其右摄其一靷⑤，适之⑥。昭厘侯已射，驾而归，上车，选间⑦，曰："乡者靷偏缓⑧，今适，何也？"其右从后对曰："今者臣适之。"昭厘侯至，诘车令⑨。各避舍⑩。故擅为妄意之道虽当⑪，贤主不由也⑫。

【注释】

①弋：带有丝绳的箭。此指射箭。

②靷（yǐn 引）：引车前行的革带，一端系于马颈的皮套上，一端系于车

轴之上。　偏缓：皮带的一边松弛。

③仆：车夫。

④舍：车停止。

⑤右：车右。　摄：收，结。

⑥适：适宜。

⑦选间：眨眼之间。

⑧乡：先前。

⑨诘：责问。　车令：官名。负责君主乘车的官。

⑩各：代指车右与车令。

⑪妄意：凭空猜测。

⑫由：从。

【译文】

韩昭厘侯外出射猎，马拉车的皮带有一边松了。昭厘侯在车上，对他的车夫说："皮带不是有一边松了吗？"他的车夫说："是的。"到了射猎场地，停下马车，昭厘侯去打猎，他的车右将松的一边收紧，使它长短适宜。昭厘侯射毕，驾车回去，上车，一会儿说："先前有一边的皮带松了，现在长短适宜，为什么？"车右从后回答说："刚才我调整适宜了。"昭厘侯回到朝中，责问车令。车令和车右都离开住处到外面请罪。所以擅自行动以及凭空猜测的做法即使恰当，贤主也不会应允。

【原文】

153．5　今有人于此，擅矫行则免国家①，利轻重则若衡石②，为方圜则若规矩③，此则工矣巧矣，而不足法。法也者，众之所同也，贤不肖之所以其力也④。谋出乎不可用，事出乎不可同，此为先王之所舍也。

【注释】

①矫行：假托君主的命令采取行动。矫：假托。

②利：当是“判”字之误。判断。　若：像。　衡：测定重量的器具。石：重量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

③圜：同“圆”。

④以：用。

【译文】

假如有这样一个人，擅自假托君主的命令采取行动就可以使国家免除灾难，判断轻重就像衡石那样准确，画方圆就像用规矩画的那样，这样的确算得上工巧了，但不值得效法。法，是大家共同遵守的，是使贤与不肖都竭尽其力的。计谋想出来而不能采用，事情做出来而不能普遍推行，这是先王所舍弃的。

慎　小①

【题解】

本篇是《似顺论》的末篇，阐述君主应慎于小事，这样就会取信于民。如对小事不慎，就可能酿成国破身亡的恶果。文中“巨防容蝼，而漂邑杀人；突泄一熛，而焚宫烧积”，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尤其是“将失一令，而军破身死；主过一言，而国残名辱，为后世笑”的评说，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官职越大越应慎于小事的道理。

【原文】

154．1　六曰：

上尊下卑。卑则不得以小观上[2]。尊则恣，恣则轻小物，轻小物则上无道知下。下无道知上。上下不相知，则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能为所怨；人主之情，不能爱所非；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贤主谨小物以论好恶。

【注释】

①慎小：慎于小事。

②卑则不得以小观上：陈本："下文'下无道知上'当在此下而又有脱文，原文当云：'卑则不得以小观上，不得以小观上则下无道知上。'"

【译文】

第六是：

君上地位尊贵，臣下地位卑下。地位卑下就不能通过小事观察君上。地位尊贵就骄恣，骄恣就轻视小事，轻视小事，那么君上就无从知道臣下。君臣上下不相知，那么君上就会责难臣下，臣下就会怨恨君上。作为人臣，一般常情是不能为自己所怨恨的君主服务；作为君主，一般常情是不能喜爱自己所责难的臣下；这样，国君和臣下就大大地违背了君臣之道。所以贤明的君主慎重地对待小事以便评论好和坏。

【原文】

154．2　巨防容蝼[1]，而漂邑杀人；突泄一熛[2]，而焚宫烧积[3]；将失一令，而军破身死；主过一言[4]，而国残名辱，为后世笑。

【注释】

①巨防：巨大的堤防。　蝼：蝼蛄。

②突：烟囱。　熛（biāo标）：火星。

③积：积聚的财物粮食。

④过一言：错误的一句话。

【译文】

巨大的堤防中藏着一只蝼蛄，就会使堤防崩毁，大水冲毁城邑、残害人民；烟囱里泄露一点火星，就会酿成大火，焚烧宫室、烧毁财物；大将错下一道军令，就会军败身死；君主讲错一句话，就会国破名辱，为后人所耻笑。

【原文】

154.3　卫献公戒孙林父、宁殖食①。鸿集于囿②，虞人以告③，公如囿射鸿。二子待君，日晏④，公不来至，来不释皮冠而见二子⑤。二子不说，逐献公，立公子黚⑥。卫庄公立⑦，欲逐石圃⑧，登台以望，见戎州而问之曰⑨：“是何为者也？”侍者曰：“戎州也。”庄公曰：“我姬姓也⑩。戎人安敢居国？”使夺之宅，残其州。晋人适攻卫，戎州人因与石圃杀庄公，立公子起⑪。此小物不审也。人之情不蹶于山⑫，而蹶于垤⑬。

【注释】

①卫献公：春秋时卫国国君，名衎。前576年即位至前559年逐亡，在外十二年。于前546年回国复位，前544年卒。谥献。　戒：告诫，叮嘱，此是相约。孙林父、宁殖：都是献公大臣。

②鸿：大雁。　囿：蓄禽兽大曰苑、小曰囿。

③虞人：管苑囿的官。

④晏：晚。

⑤释：取掉，摘下。　皮冠：打猎时戴的皮制帽子。

⑥公子黚（qián 黔）：各家说法不一。陈本："所谓公子黚、公孙剽、狄、猋当皆是殇公。"《史记·卫世家》："献公犇（奔）齐，孙文子、宁惠子共立定公弟狄为卫君，是为殇公。"前558～前547年在位。

⑦卫庄公：春秋末卫国君，名蒯聩，灵公子。

⑧石圃：卫大夫。

⑨戎州：戎人居住的城邑。

⑩姬姓：周王室之姓。卫庄公讲到自己是周王室之姓以显尊贵。

⑪公子起：卫灵公子，庄公弟。可参见《左传》哀公十七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⑫蹶：跌倒。

⑬垤（dié 迭）：蚁冢。蚂蚁做窝时堆积在洞口周围的浮土。

【译文】

卫献公邀约孙林父、宁殖吃饭。一只大雁聚集在苑囿之中，管苑囿的虞人将此事告诉献公，献公就到苑囿去射大雁。孙林父、宁殖二人等待献公。天色已晚，献公还没回来，回来后，没有取掉皮帽，就去见孙林父、宁殖。二人不高兴，赶走献公，另立公子黚君。卫庄公即位后，想要驱逐石圃，有一次庄公登高台远望，看到戎州，就问道："这是什么地方？"侍从人员说："那是戎州。"庄公说："我与周天子都是姬姓。戎人怎么敢居住在我国呢？"派人去抢夺了戎人的住宅，毁掉了他们的州邑。这时，正碰上晋人攻击卫国，戎州地方的人因而与石圃联合杀死了庄公，另立公子起为君。这就是对小事不审察造成的。人之常情是不被高山绊倒，却被小小的土堆绊倒。

【原文】

154.4　齐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称贤，群臣

皆说。去肉食之兽，去食粟之鸟，去丝罝之网[①]。

【注释】

①丝罝（jū 苴）之网：用蚕丝织成的捕兽网。

【译文】

齐桓公即位后，三年只说了三句话，而天下百姓都称赞他是贤明的君主，群臣都非常高兴。三句话是：去掉苑囿中吃肉的野兽，去掉宫中吃粮食的雀鸟，去掉用蚕丝编织的捕兽网。

【原文】

154·5　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于民，夜日置表于南门之外[①]，令于邑中曰："明日有人偾南门之外表者[②]，仕长大夫[③]。"明日日晏矣，莫有偾表者。民相谓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试往偾表，不得赏而已，何伤？"往偾表，来谒吴起。吴起自见而出，仕之长大夫，夜日又复立表，又令于邑中如前。邑人守门争表，表加植[④]，不得所赏，自是之后，民信吴起之赏罚。赏罚信乎民，何事而不成，岂独兵乎？

【注释】

①夜日：当夜。　置：立。　表：木柱。
②偾（fèn 奋）：仆倒。
③长大夫：古官名。
④加植：加深木柱入土的深度。

【译文】

吴起治理西河，想要使人民知道自己守信用，当夜立木柱于南门之外，向城邑中百姓下令说："明天有谁扳倒了南门外的木柱，可任他为长大夫。"第二天天晚了，没有去扳倒木柱的人。人民互相议论说："这一定不是真的。"有一个人说："让我前去试试把木柱扳倒，不得赏赐官职便算了，又有什么伤害呢?"于是他去把木柱扳倒，去告诉吴起。吴起亲自出来接见他，任命他为长大夫。当夜又重新立了木柱，又像前次命令城中百姓，城邑中人都守候在南门争着去扳倒木柱，然而木柱已加大了深度，人们得不到赏赐。从这以后，人民相信了吴起的赏罚。赏罚能让百姓相信，有什么事办不成，岂止是打仗呢?

士容论第六　务大　上农　任地　辩士　审时

士　　容[1]

【题解】

本篇为《士容论》的首篇，阐述作为一个士应该具有的容态举止。文章开门见山用了一段文字来说明士应具有的美德，然后列举捕捉老鼠的狗、田骈评论来客、唐尚羞于为史等事例阐述了士的远见卓识。最后落笔到国君应该任用贤人，甚至禅让天下。

【原文】

155. 1　一曰：

士不偏不党[2]，柔而坚[3]，虚而实。其状朖然不儇[4]，若失其一[5]。傲小物而志属于大[6]，似无勇而未可恐狼[7]，执固横敢而不可辱害[8]，临患涉难而处义不越[9]，南面称寡而

不以侈大[10]，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11]，节物甚高而细利弗赖[12]，耳目遗俗而可与定世[13]，富贵弗就而贫贱弗揭[14]，德行尊理而羞用巧卫[15]，宽裕不訾而中心甚厉[16]，难动以物而必不妄折[17]。此国士之容也[18]。

【注释】

①士容：士的容态举止。

②不偏不党：不偏私不结党。

③而：高诱注："而，能也。"

④朖：朗的本字。朗然：清澈的样子。 儇：乖巧。

⑤若失其一：好像忘记了自身的存在。

⑥傲：轻视。 属：专注，集中。

⑦恐狼：王念孙："'狼'当为'猲'字之误也。'恐猲'二字连读，犹今之言'恐吓'也。"

⑧执固：执意坚固而不可动摇。 横：勇。 敢：果敢。陈本："'执固横敢而不可辱害'，犹言执意坚固，勇敢而无所顾忌，不受任何辱害。"

⑨涉难：经历危难。 处：守。 越：坠落，失坠。

⑩侈大：放纵自大，骄纵。

⑪海外：四海之外，即中国以外。古时认为中国四面环海。

⑫节物：作为，行事。 赖：利。作动词用。

⑬遗俗：抛弃流俗，超脱世俗。

⑭揭（jié 竭）：去。

⑮卫：当作"衜"，同伪（从俞樾说）。

⑯宽裕：陈本："'宽裕'亦是不拘束，故'不訾'与'宽裕'同义。'宽裕不訾'犹言倜傥不羁耳。"

⑰物：利。 难动以物：即难以利动。 折：屈。

⑱国士：一国中杰出的人物。

【译文】

第一是：

士人不偏私不结党，柔顺而又刚强，清虚而能充实。其外观清纯不巧诈，好像忘掉了自身的存在。轻视小事而专注于大的抱负，看似不勇武却不可以恐吓，执意坚固，勇敢而无所顾忌，不受任何辱害，面对祸患、经历危难而能坚守正义且不失节操，南面称王也不放纵自大，一旦为君就想征服海外，做事有远大目标而不为微利所动，视听超脱世俗，而可以安定社会，不趋就富贵，也不逃避贫贱，品德行操尊重理义而耻用巧诈，倜傥不羁，而能砥砺自己，难以被物质利益所打动，决不为名利所屈服。这就是国家杰出人物应有的仪容风范。

【原文】

155·2　齐有善相狗者，其邻假以买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邻畜之数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则桎之①。"其邻桎其后足，狗乃取鼠。夫骥骜之气②，鸿鹄之志，有谕乎人心者诚也。人亦然。诚有之则神应乎人矣，言岂足以谕之哉？此谓不言之言也。

【注释】

①桎：拘系犯人两脚的刑具。此指束缚住良狗的足。

②骥、骜：皆良马名。

【译文】

齐国有一个善于相狗的人，他的邻居委托他买一只捕捉老鼠的狗，过了一年才买到，说："这是一只好狗。"他的邻居畜养了

几年，狗不捕捉老鼠。将此事告诉相狗的人。相狗的人说："这是一只好狗。它的志向在捕捉獐子、麋鹿、野猪而不在捕捉老鼠。如果想要它捕捉老鼠就要把它的足拴起来。"他的邻居就把狗的后足拴住，这狗才捕捉老鼠。良马的气质，鸿鹄的志向，能够让人知晓，是因为确实存在。人也是这样。确实有其精神则能感应人，言语哪里能够使人知晓其志向呢？这就叫不言之言啊。

【原文】

155．3 客有见田骈者，被服中法①，进退中度②，趋翔闲雅③，辞令逊敏④。田骈听之毕而辞之⑤。客出，田骈送之以目。弟子谓田骈曰："客，士欤？"田骈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弇敛⑥，士所术施也⑦；士所弇敛，客所术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烛一隅，则室偏无光⑧；骨节蚤成，空窍哭历⑨，身必不长；众无谋方，乞谨视见⑩，多故不良⑪；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恶予，国虽大不为王；祸灾日至。故君子之容，纯乎其若钟山之玉⑫，桔乎其若陵上之木⑬。淳淳乎慎谨畏化⑭，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悦⑮，而必甚素朴。

【注释】

①被：同披。此作穿讲。 中：合。

②进退：进退的礼节。 度：法度。

③趋翔闲雅：陈本："谓张足疾行或张拱徐行皆甚沉静，亦可释为疾行或停止皆甚沉静。"

④逊敏：恭顺敏捷。

⑤辞：遣。

⑥弇（yān 奄）、敛：皆收。此指客行动举止均拘束而放不开。

⑦术施：不受拘束地施展其术。

⑧偏：半。

⑨空窍：孔穴，窟窿。多指人之七窍。　哭历：稀疏。

⑩乞：求。　视见：眼睛所见，指外表而言。

⑪故：巧诈。

⑫纯：美好。　钟山：即昆仑山。　若钟山之玉：喻温纯。

⑬桔：直木。　陵：丘陵，喻高处。

⑭淳淳：朴实，敦厚。　化：教化。

⑮乾乾：自强不息之意。　悦：通侻，简易，即今之马虎。

【译文】

有个客人去拜见田骈，穿的衣服合乎礼法，进退合乎法度，举止非常沉静，言辞恭顺敏捷。田骈听他讲完后就打发他走了。客人出来时，田骈用目光送他走。其弟子问田骈说："来客是士吗？"田骈说："恐怕不是士吧。刚才来客所收敛的，正是士应该放纵的；士应收敛的，正是来客放纵不羁的。客人恐怕不是士吧。"所以，火照一个角落，那室内就有一半没有光亮；骨节过早成熟而孔窍稀疏，身材一定长不高；众人不谋求道，只求其外表的谨慎，所以许多地方表现伪诈而不善；其心志必然不公正，故不能立功；喜好获得而厌恶给予，国家即使很大也不能称王称霸；祸害就会一天天来临。所以君子的容貌举止，纯美得像昆仑山上的美玉，正直得像高山上的树木。朴实纯厚，谨慎地敬畏教化，而不许自我满足；自强不息而取舍时一点不马虎，必定纯朴无华而无成见。

【原文】

155 • 4　唐尚敌年为史[①]，其故人谓唐尚愿之[②]，以谓唐尚[③]。唐尚曰："吾非不得为史也，羞而不为也。"其故人不信也。及魏围邯郸[④]，唐尚说惠王而解之围[⑤]，以与伯

阳，其故人乃信其羞为史也。居有间，其故人为其兄请。唐尚曰："卫君死，吾将汝兄以代之[6]。"其故人反兴再拜而信之[7]。夫可信而不信[8]，不可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知人情[9]，不能自遗，以此为君，虽有天下何益？故败莫大于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则戆陋之人从而贺之[10]。有国若此，不若无有。古之与贤[11]，从此生矣。非恶其子孙也，非徼而矜其名也[12]，反其实也[13]。

【注释】

①唐尚：战国时人。　敌年：马叙伦曰："敌借为适，言其年适当为史也。"　史：古时起草、抄写文书的小官。

②愿：陈本："唐尚故人谓唐尚思为史也。"　谓：认为。　故人：知旧，旧友。　愿：思。　之：代"史"。

③以：以之。　谓：告诉。

④魏围邯郸：陈本引《史记·六国表》及《赵世家》和《魏世家》："魏惠王十七年，即赵成侯二十一年，魏围赵邯郸，次年，邯郸降魏，至魏惠王二十年，即赵成侯二十四年，魏归赵邯郸，赵与魏盟漳水上。疑《吕氏》所指即此役。魏之所以归赵邯郸，疑因唐尚之说而然。"又曰："唐尚既有归邯郸之功，赵因予唐尚以伯阳。"　伯阳：赵邑。

⑤惠王：即魏惠王。

⑥以：介词，宾语是"汝兄"。陈本："'吾将汝兄以代之'犹言吾奉汝兄以代之。"　将：送，奉。

⑦反兴：站起来转身退避。

⑧"可信而不信"三句：高诱注："可信，谓唐尚羞为史。不可信，谓唐尚欲以其兄代卫君。卫君不可得也，而信为可得，故曰不可信而信也。患者犹病也。"

⑨"知人情"四句：陈本："凡人敌年愿为史者则必愿为之，此系人之常情。唐尚之故人知人之常情如此，故谓唐尚愿之。然卫君死而他人奉其兄以代之，乃非人之常情。今者，故人知为史是人情，而不知代卫君为非人情，是

不能以‘知人情’施予己身，故曰‘知人情，不能自遗’也。即使唐尚可奉此人为卫君，亦必亡其国，虽有天下仍无益也。”

⑩戆（zhuàng 壮）：愚而刚直。　陋：鄙陋无知。

⑪与贤：高诱注：“古人传位于贤，以子不肖，不可予也。”

⑫缴：求。　矜：夸大。

⑬反其实：陈本：“谓恢复其去欲安生之实也。”

【译文】

唐尚到了可以为史官的年龄，他的旧友认为他想当史官，就把这事告诉唐尚。唐尚说：“我并非不能得到史官的职位，而是感到羞耻才不去做。”他的旧友不相信他讲的话。等到魏国包围赵国邯郸，唐尚游说魏惠王，使魏同意解邯郸之围，赵王便将伯阳赏给唐尚，他的旧友才相信他以当史官为耻的话。过了一些日子，他的旧友又来替其兄长向他请求官职。唐尚说：“等卫国君主死后，我让你哥哥代替他。”他的旧友站起来转身退后，对唐尚拜了再拜，信以为真。该相信的不相信，不该相信的反而相信，这正是愚蠢的人的通病。唐尚的旧友知道想当官是一般人的常情，却不能把国君不能为一般人所代替的常情用在自己身上，即使唐尚可以奉其兄长为君，即使有天下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说失败没有比愚蠢更大的了。愚蠢的毛病，一定是刚愎自用，刚愎自用，那些愚而刚直的、鄙陋无知的人就会祝贺他，像这样而占有国家还不如没有。古代君主传位给贤德的人，就是这样产生的。传位给贤德的君主并非厌恶他的子孙，也并非追求和矜夸他的名声，而是为了恢复去欲安生的实际才这样做的。

务　　大①

【题解】

本篇为《士容论》的第二篇。其第一节与《务本》同，第二节以下多同于《谕大》，但各篇重点不同，《务本》所举例与《谕大》所举例均在此详说，可见其精心安排。目的在于论证人臣应追求远大目标，为国建功立业，个人荣辱紧紧与国家安危相连，这实际上批判了只顾个人安危的自私思想。

【原文】

156·1　二曰：

尝试观于上志②，三王之佐，其名无不荣者，其实无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实也与三王之佐同，其名无不辱者，其实无不危者，无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贵于其国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贵于天下也，此所以欲荣而逾辱也，欲安而逾危也。

【注释】

①务大：致力于大事。

②“尝试观于上志”一节：参见67·1注②、③、④、⑩、⑪。志：通“记”。

【译文】

第二是：

我曾试看上世古书记载，三王的辅佐大臣，其名誉没有不荣

耀的，其地位没有不安稳的，这是由于他们的功劳大。平庸君主的辅佐大臣希望他们的名誉和地位也与三王的辅佐大臣相同，可是他们的名誉没有不受到羞辱的，其地位没有不岌岌可危的，原因是他们没功劳啊。他们都忧虑其身不在国内显贵，而不忧虑其国君不在天下显贵，这正是他们希望荣耀反而更加受辱，希望安定反而更加危险的原因。

【原文】

156·2　孔子曰①："燕爵争善处于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区区焉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灶突决，上栋焚，燕爵颜色不变，是何也？不知祸之将及之也，不亦愚乎！为人臣而免于燕爵之智者寡矣。夫为人臣者，进其爵禄富贵，父子兄弟相与比周于一国，区区焉相乐也，而以危其社稷，其为灶突近矣，而终不知也，其与燕爵之智不异。故曰：'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尽乱，无有安身'，此之谓也。故细之安，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细大贱贵，交相为赞，然后皆得其所乐。"

【注释】

①孔子：在68·3一节中，不是作为孔子的话，而是作为季子讲的话。内容同，可参见68·3注②～⑦。爵与雀通。区与姁通。待：68·3作恃。赞：68·3作恃。其他基本相同。

【译文】

孔子说："燕子麻雀争着友好地相处于一屋之下，母鸟哺育着幼鸟，都喜悦自得，自以为很安全了。灶的烟囱破裂，火烧到栋梁，燕子麻雀颜色不变，是什么原因呢？是它们不知灾祸将要降

临自己，不也是很愚蠢吗！作为人臣能够避免燕子麻雀那样浅智的人太少了。做人臣的，只顾增进他们的爵禄富贵，父子兄弟在一国中相互结党营私，喜悦自得，以危害他们的国家，他们离烟囱很近，而始终不自知，这与燕子麻雀的智慧有何不同呢。所以说：'天下大乱，就没有安定的国家；全国家都乱，就没有安定的家；全家都乱，就没有安身之地了'，讲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小的安定一定要依赖大的安定；大的安定一定要依赖小的安定。小与大，贱与贵，互相依赖，然后都各得其乐。"

【原文】

156·3 薄疑说卫嗣君以王术①。嗣君应之曰："所有者千乘也，愿以受教。"薄疑对曰："乌获举千钧②，又况一斤？"杜赫以安天下说周昭文君③。昭文君谓杜赫曰："愿学所以安周。"杜赫对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则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则周自安矣。"此所谓以弗安而安者也。

【注释】

①薄疑说卫嗣君以王术：参见68·3注⑧。

②千钧：高诱注："千钧，三万斤也。喻卫君之贤，为王术，若乌获之力以举一斤，言其易也。"

③杜赫以安天下说周昭文君：参见68·3注⑨。

【译文】

薄疑用为王之术来劝说卫嗣君。卫嗣君说："我所拥有的是个千乘兵车的国家，希望接受你的教导。"薄疑回答说："乌获力能举三万斤，又何况只举一斤？"杜赫用使天下安定的办法来劝说周昭文君。周昭文君对杜赫说："希望学习安定周国的办法。"杜赫

回答说："我所说的话如不能实现，就不能安定周国，我所说的话如能实现，周国就自然会安定。"这就是所谓不说安定而自然安定的办法。

【原文】

156·4　郑君问于被瞻曰[1]："闻先生之义，不死君[2]，不亡君[3]，信有之乎[4]？"被瞻对曰："有之。夫言不听，道不行，则固不事君也。若言听道行，又何死亡哉？"故被瞻之不死亡也，贤乎其死亡者也。

【注释】

①郑君：陈本认为当指郑文公。

②不死君：不为君而死。

③不亡君：不为君出亡。

④信：确实。

【译文】

郑君问被瞻："听说您的主张，是不为君主而死，不为君主出亡，确有其事吗？"被瞻回答说："有这回事。讲的话君不听，提出的主张君主不实行，那本来就不算侍奉君主。如果讲的话听从，提出的主张得以实行，又何需为君殉死或为君出亡呢？"所以被瞻不为君死不为君出亡，胜过那些为君死或为君出亡的人。

【原文】

156·5　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1]，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内矣。汤、武欲继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达矣[2]。五伯欲继汤、武而不成，既足以为诸

侯长矣。孔、墨欲行大道于世而不成，既足以成显荣矣。夫大义之不成，既有成已[3]，故务事大。

【注释】

①昔有：应为“昔者”（依王念孙说）。

②通达：人力和舟车等交通工具能够达到的地方，即交通方便的地方。

③已：通“矣”。

【译文】

从前舜想要征服海外而没有成功，但已经足够成就帝业了。禹想要称帝而没有成功，但已经足够称王海内了。商汤王、周武王想要继承禹的事业而没有成功，但已经足够统一交通方便的地方了。五霸想要继承商汤王、周武王的事业而没有成功，但已经足够成为诸侯长了。孔子、墨子想要推行自己的主张于世而没有成功，但已经足以成为显赫荣耀的人了。大义虽不成功，但已经有了成就，所以一定要致力于大事。

上　　农[1]

【题解】

本篇是《士容论》的第三篇，重点讲述应尊重农业生产，因为农业是富国强兵的根本，谁不按时从事生产劳动，或侵夺农时，就会造成国家毁丧、谷米不收、四邻来侵等祸害。这对研究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是非常有史料价值的。

【原文】

157 • 1　三曰：

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2]，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3]，其产复则重徙[4]，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5]。舍本而事末则不令[6]，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7]，其产约则轻迁徙[8]，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9]，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注释】

①上农：即尊重农业。　上：通"尚"。崇尚，尊重。

②义：陈本认为当作"友谊"讲。

③复：厚。

④重徙：以迁徙为重。即不轻易迁徙。

⑤处：居处。

⑥本：以农业为根本。　末：指非农业，如工商等业。　不令：不听从命令。

⑦约：少。

⑧轻迁徙：以迁徙为轻。

⑨巧法令：在法令上钻空子。

【译文】

第三是：

上古圣王用来引导人民的，首先在于从事农业。人民从事农业并非仅仅是为了获得地利，而是以培养心志为贵。人民从事农业就会淳朴，人民淳朴就易于使用，易于使用边境就会平安，君

主地位就会尊崇。人民从事农业就会稳重，稳重就会减少私人的交谊，私人的交谊减少，那公法就易于建立，大家就会专力从事农业。人民从事农业，那么他们的产业就丰厚，产业丰厚就以迁徙为困难，以迁徙为困难就老死居住地而没有其他考虑。如果舍弃农业这一根本而从事他业，那他们的产业就会减少，其产业减少就易于迁徙，易于迁徙，当国家有灾难，大家都有远离灾难的打算，不会有安居乐业之心。人民舍弃农业这一根本而从事他业，那就喜好斗智，喜好斗智就会表现更多的奸诈，奸诈多，那就会钻法令的空子，把是的看为非的，把非的看为是的。

【原文】

157.2　后稷曰[①]："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②]。"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③]。是故当时之务[④]，农不见于国[⑤]，以教民尊地产也[⑥]。后妃率九嫔蚕于郊，桑于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丝茧之功[⑦]，以力妇教也[⑧]。是故丈夫不织而衣，妇人不耕而食，男女贸功[⑨]，以长生[⑩]，此圣人之制也。故敬时爱日[⑪]，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

【注释】

①引文当出自后稷农书一类的书。已不可具言。

②本教：根本的教化。

③功业：即职事。此功业指举行籍田仪式时所要完成的劳动，如五推、九推等事。

④当时：当农事忙时。

⑤见：同现。　国：国都。

⑥地产：田地所生产的农产品。

⑦枲（xǐ 徙）：也是麻。　功：事。

⑧力妇教：致力于妇女的教化。

⑨贸功：交换各自的劳动成果。

⑩以长生：用以延长生命。

⑪敬时爱日：慎守农时、爱惜光阴。

【译文】

后稷说："之所以要致力于耕织，是用以作为教化的根本。"所以天子亲自率领诸侯耕种帝王的籍田，大夫、士子都要完成自己的职事。所以当农忙之时，农民不在国都里出现，以此来教育农民重视田地的生产。后妃也亲自率领九嫔到郊外养蚕，到公田里采桑。因此春秋冬夏四季都有绩麻缫丝等事要做，以此来致力于妇女的教化。因此，男人不纺织而有衣穿，女人不耕种而有饭吃，男女相互交换他们劳动成果，用以维持生活，延长生命，这就是圣人的法度。所以要慎守农时，爱惜时光，不到老不停止劳动，不是生病不去休息，不到死就不放弃农事。

【原文】

157.3　上田①，夫食九人②。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③，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④。此大任地之道也⑤。

【注释】

①上田：上等田地。

②夫：成年男子。古时一百亩之田，主要用一男夫之力耕种，故田也以"夫"计。　食：作动词用，供养。

③"一人治之"二句：一个人耕种要供十个人。"夫食九人"加农夫本人，故为"十"。

④古时耕牧配合，以期在相同的劳力下可达到耕和牧相当的生产量。

⑤任地：陈本："犹言任用土地从事业产。"

【译文】

上等的田地，一个农夫耕种可供养九个人。下等的田地，一个农夫耕种可供养五个人。供养的人数只可以增加，不可以减少。一个农夫耕种，可以养活十个人，而且六畜的饲料也包含在这一农夫的劳动中。这就是最大限度地任用土地从事生产的办法。

【原文】

157·4　故当时之务，不兴土功，不作师徒①，庶人不冠弁、聚妻、嫁女、享祀②，不酒醴聚众③，农不上闻④，不敢私籍于庸，为害于时也。然后制野禁⑤，苟非同姓⑥，农不出御，女不外嫁⑦，以安农也。

【注释】

①作：兴。　师徒：军队。

②冠弁：作动词用，即举行冠礼。　弁：鹿皮帽。古时男子二十岁要举行冠礼，表示已成年。　享祀：祭祀。陈本："谓于农时，庶人不行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之礼。"

③酒醴：作动词用。即置酒。醴：甜酒。陈本："指农忙之时不聚众饮宴也。"

④"农不上闻"二句：陈本："谓农不先通名于天子说明私养庸以代耕之理由，则不得私养庸以代耕。"

⑤然后制野禁：陈本认为此五字当在"野禁有五"一句之上。　制：制订。　野禁：有关乡野的禁令。

⑥"苟非同姓"二句：如果不是同姓，从事农业的男子不能到外地娶妻。　御：娶妻。　外御：在外地娶妻。

⑦女：未婚女。古时本是男女成婚，男不外娶，女不外嫁。只有本地男女皆为同姓才可在外地婚配。

【译文】

所以当农忙之时，不许兴土木修建之事，不许兴师侵伐，庶人不举行加冠礼，不娶妻，不嫁女，不享祭，不聚众饮宴，农民不向上请示，不许私自雇工代己耕作，因为这些都有害于农时。如果不是因为同一个地方都是同姓的人，男人不在外地娶妻，女人也不许嫁到外地去，以此来安定农民。

【原文】

157·5　野禁有五：地未辟易①，不操麻，不出粪。齿年未长②，不敢为园囿③。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④。农不敢行贾，不敢为异事。为害于时也。

【注释】

①辟易：解冻。辟易本指其地原为人或物所占据而后避开之义。此处说耕种，所以田地辟易应是针对田地解冻而言，所以辟易作解冻讲。

②齿年：即年龄。齿年未长，指年幼儿童。

③园囿：种果树和养禽兽之地。陈本："果树高大，不易攀登，禽兽活动，不易管理。"所以不许未成年儿童从事园囿之事。

④渠地而耕：扩大土地的耕作面积。因力量不足，扩大耕种面积会顾此失彼。

【译文】

然后制订出有关乡野的禁令，这些禁令有五个方面：土地没有解冻时，不得绩麻，不得出粪除秽；年纪不大的儿童，不许从事种树养禽等危险的劳动；农民不许弃农经商；不许去做非农业的其他事。因为这些都有害农时。

【原文】

157·6 然后制四时之禁[①]：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人不敢灰僇[②]，缳网罝罦不敢出于门[③]，罛罟不敢入于渊[④]，泽非舟虞[⑤]，不敢缘名[⑥]。为害其时也。

【注释】

①制四时之禁：制订春夏秋冬四季各时应禁的法令。

②灰：作动词用。指烧草木灰。 僇：通"戮"。陈本认为是芟去稻与草，犹今之水耨法，即灌水除草法。是古代的一种耕作法。

③缳（huán 环）：捕兽网。 罦：亦作罘。

④罛（gū 孤）：大的鱼网。 罟（gǔ 古）：网的总名。

⑤舟虞：管理舟船的官。

⑥缘名：陈本："'名'当是'绝'字之讹。"绝，横渡。陈又说："'缘'者绕泽边而渡之谓。""若舟船随意往来，必致伤害稼穑，故必禁止通航。然主舟之官因公事之需要，不在此限。可以横渡，亦可绕水边而航行，故曰'泽非舟虞，不敢缘绝。'"

【译文】

然后制订四季的禁令：不是适当的季节，不许在山上砍伐木材，不许在水泽烧草木灰和灌水除草，捕兽取鸟的网罗不许带出门，各种鱼网不许下水，不是主管舟船的官吏，不许绕水边横渡。因为这些有害于农时。

【原文】

157·7 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①]，国家难治，三疑乃极[②]，是谓背本反则[③]，失毁其国。凡民自七尺以上[④]，属诸三官[⑤]。农攻粟[⑥]，工攻器，贾攻货。时事不共[⑦]，是谓大凶。夺之以土功[⑧]，是谓稽[⑨]，不绝忧唯[⑩]，必丧其秕[⑪]。

夺之以水事⑫，是谓籥⑬，丧以继乐⑭，四邻来虚⑮。夺之以兵事，是谓厉⑯，祸因胥岁⑰，不举铚艾⑱。数夺民时，大饥乃来。野有寝耒⑲，或谈或歌，旦则有昏⑳，丧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㉑。

【注释】

①墨：当为“没收”之“没”。没：灭。陈本：“犹言民人既不努力于农作，又灭没其家畜。”“农民不力田，灭没其家畜，既为舍本逐末之先兆，故曰‘国家难治’。”　乃：其。

②三：指农、工、商。　疑：许维遹曰：“‘疑’读为拟，谓相比拟也，也。”拟：仿效。极：甚。

③则：法。

④七尺以上：指二十岁成年以上。

⑤属：归属。

⑥攻：治。

⑦时事不共：农时农事不合一。二者不合一，则必致害，故曰大凶。

⑧夺：抢夺。　功：事。全句是说，以兴建土木之事来抢占农时。

⑨稽：延。

⑩唯：思。　不绝忧唯，即忧思不绝。

⑪秕（bǐ 比）：中空或不饱满的谷粒。必丧其秕：即谷米不收。

⑫水事：治水利之事。

⑬籥（yuè 跃）：跃，即今之跃进，冒进，与上句稽延相对。

⑭丧以继乐：用治水利之事来夺农时，本是丧悲之事，反继之以乐，故四邻来肆虐。

⑮虚：俞樾认为当是“虐”字之误。即肆虐。

⑯厉：厉虐。

⑰胥：通疏，旷。　疏岁：即旷岁，今所谓荒废岁月。

⑱铚艾：田器。铚（zhì 至）：收获用的短镰。　艾（yì 刈）：通刈，镰。

⑲寝耒：闲置不用的农具。陈本：“此文谓耒耜等田器，无人使用而寝于郊野，人主犹谈笑歌舞，旦又继之以昏，殊不知田野中已丧粟甚多。”

⑳有：又。

㉑真：此字下当有脱文，未详。

【译文】

如果人民不努力从事农耕，当会减灭其家畜，使国家难以治理，农工商三官相互仿效到极点，这就叫做背弃农业这一根本而违反法则，国家一定会毁灭。凡人民二十岁成年以后，都要分别归属于农工商三官。农治粟米，工治器物，商治货物。农时与农事不合一，这就是国家最大的凶害。如果以土木修建之事侵夺农时，这就会稽延农业生产，使农民忧思不绝，其结果是谷米不收。如果以治水利之事而侵夺农时，这就叫冒进，本来是一件丧悲之事，继之以欢乐，这样，四邻就会来肆虐。如果以战争来侵夺农时，这就叫肆虐，祸害的形成，则是荒废岁月，不用田器耕种所致。屡屡侵占农时，大的饥荒就会来临。农器无人使用而闲置郊野，君主反而谈笑歌舞，日以继夜，殊不知田野中已丧失粮食很多了。人们都了解事物的末节，却没有谁了解农业这个根本。

任　地

【题解】

本篇是《士容论》的第四篇，主要论述如何任用土地种植农作物。文章反复强调土质的重要，尤其强调农时的重要，如违农时将减少收成，人民有外迁之心；如适时而耕种，则可丰收，使人民安心生产。

【原文】

158 • 1　四曰：

后稷曰："子能以窐为突乎[①]？子能藏其恶而揖之以阴乎[②]？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士乎[③]？子能使保湿安地而处乎[④]？子能使雚夷毋淫乎[⑤]？子能使子之野尽为泠风乎[⑥]？子能使藁数节而茎坚乎[⑦]？子能使穗大而坚、均乎[⑧]？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⑨]？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强乎[⑩]？无之若何[⑪]？"

【注释】

①窐：同洼。低洼。　突：高出。

②藏：收藏。　恶：与阴湿相对当为干土。　揖：作动词用，让。　之：代干土。　阴：湿润。

③吾士：当为"五土"之误（依谭戒甫说）。五土谓山林、丘陵、坟衍、原隰。下一"士"字，也当作"土"。　靖："净"之借字。土不净即盐碱过多。　甽：同甽（quǎn 犬）。田间小水沟。　浴：指排水洗土。　甽浴土：即以田间小水沟排水并洗土。此句指整地。

④子能使：下脱"五土"二字。　保湿：保持泥土的湿润。此句指保墒。

⑤雚（guàn 贯）：草名，即萝藦。　夷：通荑，草名。　淫：蔓延滋长。此句指除草。

⑥野：田野。　泠风：轻和的小风。此句指庄稼应通风。

⑦藁：通槀，杆。　数节：即节多。

⑧坚均：坚实均匀。

⑨圜：通圆。　粟圜：籽粒饱满。　薄糠：米糠薄，米粒就实，出米率高。

⑩沃：肥润，犹今之有油性。　强：有咬劲。

⑪无：当是"为"字之误。

【译文】

第四是：

后稷说："你能使低洼地改成高地吗？你能使干土收藏起来而变为湿土吗？你能使五土盐碱少而洁净并用田间小沟排水洗土吗？你能使五土保持湿润适宜地存在着吗？你能使雚夷等杂草不蔓延滋长危害庄稼吗？你能使你的田野全都通风良好吗？你能使谷物节多而茎杆坚实吗？你能使谷穗粗壮而坚实均匀吗？你能使米粒饱满而糠皮薄吗？你能使米多油性而吃起来有咬劲吗？怎样做到这些呢？"

【原文】

158·2 凡耕之大方①：力者欲柔②，柔者欲力。息者欲劳③，劳者欲息。棘者欲肥④，肥者欲棘⑤。急者欲缓⑥，缓者欲急。湿者欲燥⑦，燥者欲湿。

【注释】

①大方：大的原则。

②力：强力。谓土性刚强。 柔：土性柔和。

③息：农田轮休。地种久必休。 劳：劳作，此指连年种植。

④棘：土地贫瘠。

⑤肥：土地过肥也不行，这样会多长叶而不结实。

⑥急：土坚实。 缓：土疏松。

⑦湿：地下湿近污泉，故欲燥。 燥：地高而干燥。

【译文】

大凡耕种的最大原则是：土性刚强的希望其柔和，土性柔和的希望其刚强。轮休后的土地就要耕种，连年耕种的土地又需要轮休。土质贫瘠的希望肥沃，过于肥沃的土地又希望贫瘠。土质

坚实的希望疏松，过于疏松的又希望坚实。低湿的土地希望能干燥一点，过于干燥又希望湿润。

【原文】

158·3　上田弃亩①，下田弃甽。五耕五耨②，必审以尽③。其深殖之度④，阴土必得⑤，大草不生⑥，又无螟蜮⑦。今兹美禾⑧，来兹美麦⑨。是以六尺之耜⑩，所以成亩也⑪；其博八寸⑫，所以成甽也⑬；耨柄尺，此其度也⑭；其耨六寸⑮，所以间稼也⑯。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泽，使苗坚而地隙⑰；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缓。

【注释】

①“上田弃亩”二句：陈本：“是高旱田要把庄稼种在凹下之处，而不种在高出的亩上；下湿田要把庄稼种在高处的地方，而不种在凹下的甽里。”上田：高旱田。亩：地经耕整后田中所起的高垄。　下田：下湿田。　甽：是垄和垄间凹下的小沟。

②耨：锄地。

③审：仔细。　以：同而。

④殖：种植。　度：标准。

⑤阴土必得：即必得阴土。　阴土：即湿土。陈本：“‘深殖之度，阴土必得’，谓殖稼之深浅必使之至润泽之土也。”

⑥草：指杂草。

⑦螟：食苗心的害虫。　蜮：食苗叶的害虫。

⑧兹：此。今此，即今年。　美：庄稼长得好。　禾：稻谷。谷是春种秋收。

⑨来兹：来年。　麦：冬种至次年夏季收获。

⑩耜：翻土的农具。古时以六尺的耜翻土。

⑪亩：亩的宽度为六尺。耜为六尺，田亩为六尺，正好用耜柄量地。

⑫博：宽度。

⑬甽：甽的宽为一尺。　宽八寸，外加整边，正好一尺宽。

⑭此其度：指耨柄的长度刚好拿来作行距的标准。

⑮耨：当是"博"字之误，即宽度。

⑯间稼：庄稼之间的间隔行距。

⑰隙：空隙，疏松。

【译文】

高旱田要把庄稼种在凹下之处，而不种在高出的亩上，下湿田要把庄稼种在高处，而不种在凹下的小沟里。播种前要耕五次地，之后要锄五次地，一定要仔细地做彻底。种植深浅的标准，用润泽的土为宜，不许滋生杂草，不许有螟蜮一类的害虫出现。今年种好稻谷，明年种好小麦。因用六尺的耜翻土，所以用耜柄刚好可以量地一亩；其宽有八寸，加上整边，所以小沟的宽度也为一尺；耨柄的尺寸，正好作为量田间行距的标准；其宽度六寸，是用来间隔庄稼的。地可以使它肥沃，又可使它贫瘠。人工施肥一定要在土地润湿之后，使苗坚实而土质疏松，人工翻地一定要在土地干旱过后，使土地肥沃而松软。

【原文】

158·4　草諯大月[①]。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于是始耕。孟夏之昔[②]，杀三叶而获大麦[③]。日至[④]，苦菜死而资生[⑤]，而树麻与菽[⑥]，此告民地宝尽死[⑦]。凡草生藏日中出[⑧]，狶首生而麦无叶[⑨]，而从事于蓄藏，此告民究也[⑩]。五时见生而树生[⑪]，见死而获死。天下时[⑫]，地生财，不与民谋[⑬]。

【注释】

①草諯大月：陈本："犹言草至大月而退让也，亦即草至大月而萎死也。"

谳：退让。

②昔：通“夕”。指月之下旬。

③杀：枯杀，枯死。　三叶：指荠（jì 季）、亭历、菥蓂（xī míng 析冥）三种植物，都是夏历四月末枯死。其时是大麦成熟时期。

④日至：夏至、冬至都称日至。此指夏至。

⑤苦菜：一种菜名。　资：即蒶：同茨，今称茨菰、慈姑。

⑥树：植。　麻：大麻。　菽：小豆。

⑦地宝：种地的宝贵时令。　死：当作“矣”。

⑧凡草生藏日中出：陈本：“疑当作‘丸草生而己屮出’，与‘狶首生而麦无叶’相对为文。‘丸’‘己’‘屮’皆以形近误为‘凡’‘日’‘中’。‘而’字则因下‘蓄藏’字误为‘藏’。……‘丸’即‘芄’之省文，‘己’即‘芑’之省文，‘屮’草木初生也，则‘己屮出’者犹言芑苗出也。丸草生、己屮出、狶首生、麦无叶皆是同一期间事，此时麦熟，将获而收藏，故下文曰‘从事于蓄藏’也。”

⑨狶首：一种野生植物。

⑩究：尽。

⑪五时：春、夏、秋、冬、季夏。见：陈本：“自彼加己之辞。”又云：“此文谓：五行之时以生加于某物则种植某物，以死加于某物则收获某物。”

⑫下：降下。时：四时。

⑬不与民谋：高诱注：“天降四时，地出稼穑，自然之道也，故曰‘不与民谋’。”

【译文】

草至大月而枯死。冬至后五十七日，菖蒲开始生长，菖蒲，是百草中最先生的植物，于是开始耕种。孟夏三月下旬，荠、亭历、菥蓂三种植物枯死而收获大麦。夏至，苦菜死而慈姑生，种大麻与小豆，这就是告诉人民种地的宝贵时令已经尽了。芄草生，芑苗出，狶草生，麦成熟，该收获蓄藏，这就是告诉人民种地时节已到尽头了。在春、夏、秋、冬、季夏五时，以生加于某物就种植某物，以死加于某物就收获某物。天降四时，地出稼穑，这用

不着与人民商量。

【原文】

158·5 有年瘗土[1]，无年瘗土。无失民时，无使之治下[2]。知贫富利器[3]，皆时至而作，渴时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尽起[4]，其用日半[5]，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时未至而逆之[6]，时既往而慕之，当时而薄之[7]，使其民而郄之[8]。民既郄[9]，乃以良时慕，此从事之下也。操事则苦[10]，不知高下[11]，民乃逾处[12]。种稑禾不为稑[13]，种重禾不为重[14]，是以粟少而失功[15]。

【注释】

①年：谷。 瘗（yì 艺）：祭土。高诱注："有谷祭土，报其功也。无谷祭土，禳其神也。"

②治下：治理不合时，即违背农时。

③"知贫富"三句：陈本："'知贫富利器'当'皆时至而作，渴时而止'为义。谓知致贫富之方术，皆由于时至而作，时已尽则止。" 渴：尽。

④起：兴。

⑤用：花费的气力。 日：当为"曰"。

⑥逆：迎。指提前采取行动。之：代农时。

⑦当时：正当农时。 薄：轻视。

⑧郄：同却，退。陈本："此数语犹言：时未至则逆时而耕种，时既往而又思慕农时，当其时则轻弃农时，以兴土功、动兵事等使其民而退却农时。"

⑨民既郄：陈本："犹言民人既已因土功、兵事等而退却农时，不知事者又以良时已去而思慕之，此皆是不当其时而从事者也。"

⑩苦：不精致，即粗劣。

⑪高：高明，指当其农时而行动。 下：低下，指不当其农时而行动。

⑫逾：越。 越处：即迁徙他处。

⑬稑（lù 陆）：晚种早熟的谷物。即早稻。

⑭重：早种晚熟的谷物。即晚稻。

⑮失功：失去成功，即未成功。

【译文】

丰收，有了谷物要祭土，以报土之功，歉收，没有谷物也要祭土，以禳除灾殃。不要失去农时，不要违背农时。要使人民知治贫致富的办法，都是由于农时一至即耕作，农时已去就该停止。因而年老体弱的人的积极性都会调动起来，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不明白农事的，农时未至就提前采取行动，农时已去又思慕农时，正当农时却轻视农时，以兴土功、动兵事而使人民不务农事。人民不务农事，待农时已去而思慕农时，这些都是在时令不适当的时候而从事农作的人。做事不精，不知农时适合不适合，人民就会有外迁之心。这样种早稻不成早稻，种晚稻不成晚稻，因此粮食减少而没有成功。

辩　　土①

【题解】

本篇是《士容论》的第五篇，论说土质不同种植措施应各异的观点，犹今之因地制宜。文中不仅叙述了各种土质的耕作方法，而且还将有关施肥、整地、下种、覆土、间苗、除虫、除草等等一系列农技工作作了正确的阐述，有一定参考价值。

【原文】

159·1　五曰：

凡耕之道：必始于垆②，为其寡泽而后枯；必厚其靹，

为其唯厚而及；䭃者茬之，坚者耕之，泽其靹而后之；上田则被其处[3]，下田则尽其污。无与三盗任地[4]：夫四序参发[5]，大甽小亩，为青鱼胠，苗若直猎，地窃之也；既种而无行[6]，耕而不长，则苗相窃也；弗除则芜[7]，除之则虚[8]，则草窃之也。故去此三盗者，而后粟可多也。

【注释】

①辩土：一作“辨土”，即分别土质而采取不同措施。

②“必始于垆”七句：孙诒让曰：“此文多讹体，不能尽通。”现从陈本释其意如下：《吕氏》此篇为韵文。垆与枯为韵。靹（读入）与及为韵。茬（读蹂）与后为韵。垆为黑地，靹为白地。黑地含大量腐殖质，故极肥沃，质地疏松，保墒力强，不易干枯，如雨量过多，亦易于渗泄。必始于垆，为其寡泽而后枯：谓耕地必先耕垆土，因为垆土易于泄水，不易成泽，又以其保墒力强，与其他土壤比较，其他土壤先枯，而垆土则后枯。靹土则不然，土壤贫瘠，缺少腐殖质，呈白色，胶结成为大块，既不保墒，又不易透水。及，有得其宜之意。必厚其靹，为其唯厚而及：谓靹地必须移土以加厚之，因为唯有加厚其土壤然后宜于种植。䭃为饱的异文。茬，有梳理之意，此为梳理草莽。䭃者茬之，坚者耕之，泽其靹而后之：谓水分饱和之土壤梳理之，使多余之水分流去，坚实 土壤则翻松之，其靹土则待寒食后雨水多，润湿后而耕之。”

③“上田则被其处”二句：上田句谓高田土燥，故需蓄水以保墒旱。下田句谓低田土肥，在排散污水后，可尽其地力以耕种之。

④三盗：即下文的地窃、苗窃、草窃。地窃指侵占了耕地。苗窃指禾苗互争养分和阳光。草窃指杂草丛生。

⑤“夫四序参发”五句：此文难释原意。现依陈本释意如下：序：东西墙也。四序：当指田地四面如墙之高地。参发当即参互，犹言参错交互也。田序参发：谓田之四面如墙之高地参错交互。四面高地，遮掩阳光，田中禾苗仅于中午前后可得日照，即今之“冷水田”。日照短，生长不良，故谓之地窃。大甽小亩：是指不合于甽亩的规格，妨碍禾苗生长，也是地窃。为：如。青

鱼肤：是形容大畎小亩的。若：乃。直猎：苗不长或长而过细过长之意。

⑥“既种而无行”三句：种植无行距，禾苗交错，互相争夺养分，所以苗相窃。

⑦芜：秽。

⑧虚：动摇禾苗之根。

【译文】

第五是：

耕种的方法：一定先耕种垆土，因垆土易于泄水，不易成泽，保墒力强，比其它土壤后枯；靹地则需移土加厚其地，只有加厚了土壤才能耕种；对水分饱和的土壤要进行梳理，使多余的水分流去，坚实的土壤就应翻松它，靹土要等到雨水充足后才能耕作；高旱田干燥，需蓄水保墒，低湿肥田，在排散污水后可尽其地力以种之。不要与地窃、苗窃、草窃三盗一同使用土地：四面之高地参错交互，田间水沟大而田亩反而小，如同青鱼搁浅在沙滩上，禾苗长得长短不齐，长的又茎太细而瘦高，像这样的地形就是三盗之一的地窃；种的禾苗如没有一定的行距，那禾苗一定错综交互，不但互遮阳光，而且互争养分，这就是三盗之一的苗窃；地翻不深，不除掉杂草就会使之与禾苗俱长，除时如摇动禾根，又会影响禾苗的正常生长，这就是三盗之一的草窃。所以，只有去掉这三种窃苗大盗，才能收获更多的粮食。

【原文】

159·2　所谓今之耕也，营而无获者：其蚤者先时，晚者不及时，寒暑不节，稼乃多菑①，实②。其为亩也，高而危则泽夺③，陂则埒④，见风则儼⑤，高培则拔⑥，寒则雕⑦，热则修⑧，一时而五六死⑨，故不能为来⑩。不俱生而俱死，虚稼先死⑪，众盗乃窃⑫。望之似有余，就之则虚⑬。

农夫知其田之易也[14]，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适也；知其田之际也[15]，不知其稼居地之虚也；不除则芜，除之则虚，此事之伤也。故亩欲广以平[16]，甽欲小以深；下得阴[17]，上得阳[18]，然后咸生。

【注释】

①菑：灾的异体字。

②实：陈本认为当有脱文，接上句，其大意是多灾则不结实。

③危：陡。 泽夺：水分失掉。

④陂：斜而险。 埒（liè 列）：倾颓。高而危的田地，其两侧一定险斜，故易倾颓。

⑤僢（jué 厥）：倒伏。

⑥培：培土于禾苗侧。 拔：禾苗被拔走。

⑦雕：通"凋"，凋萎。

⑧修：干枯。

⑨五六死：即上文的泽夺、埒、僢、拔、雕、修等致苗死的种种原因。

⑩来：陈本："穗也。"

⑪虚稼：根部不牢的庄稼。

⑫众盗：即上文的"三盗"。

⑬虚：籽虚不实。

⑭易：治。

⑮际：当为"除"（依陈昌齐说）。

⑯以：而。

⑰阴：此当指润湿。

⑱阳：阳光。

【译文】

现在所谓耕作，有所经营却没有收获：一些人提早耕作又先于农时，一些人耕作晚了又后于农时，寒暑季节与作物生长期脱

节，庄稼就会多遭灾害，多灾就不结实，影响收成。他们修治田亩，修理既高又危，故易于失掉水分，高而危，两侧就会倾斜，被风吹伏，如从禾苗侧培土过高，又会连根拔起，天气寒冷就会凋萎，天气过热又会干枯，同时有五六种灾害伤害庄稼，所以不能有所收成。庄稼不能同时出土生长却一齐死亡，根部不牢实的先死，三盗就会发生。远看，庄稼好像长得繁茂有余，就近去看，却是虚浮不实的。农夫只知道他的田地已经整治了，却不知道他的庄稼稀疏而不合密度；只知道他的田地已经整治了，却不知道他的庄稼根部不牢；不除去杂草就会荒芜，除了杂草，又会使其根部动摇，这是农耕的伤害啊。所以田亩应该宽广而平，田间水沟应该小而深；庄稼根部润泽有水分，上部阳光充足，然后才能全部生长。

【原文】

159・3　稼欲生于尘①，而殖于坚者②。慎其种，勿使数③，亦无使疏。于其施土④，无使不足，亦无使有余⑤。熟有耰也⑥，必务其培⑦。其耰也植⑧，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坚。是以亩广以平，则不丧本茎⑨；生于地者⑩，五分之以地。茎生有行，故遬长⑪；弱不相害⑫，故遬大。衡行必得⑬，纵行必术⑭。正其行，通其风，夬心中央⑮，帅为泠风。苗，其弱也欲孤，其长也欲相与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为族⑯，乃多粟。

【注释】

①尘：微细的尘土。

②殖：殖长。陈本：“‘稼欲生于尘，而殖于坚者’，犹言庄稼欲于细土中发芽成秧，而成秧之后则宜生长于坚实之土中也。”

③数：密。

④施土：施土盖种。

⑤余：多。

⑥熟：仔细。 有：犹其。 耰（yōu优）：用土覆盖种子。

⑦培：指覆盖的土。

⑧植：当为“稹”（依杨树达说）。作细密讲。

⑨本：陈本：“此文当作‘则不丧茎；本生于地者，五分之以地。’”本与茎误倒。

⑩“生于地者”二句：陈本：“五行作物共占五尺宽之亩面，则每行占亩之一尺，作物之岔根在地下向四周延伸，左右延伸各五寸则与左右两行作物之岔根相接，故每行作物之岔根占亩宽五分之一。”

⑪遬：速，疾。 大：成长。

⑫弱：幼弱，指庄稼初长时之状态。

⑬衡行：横行必得其宜。 衡：通横。

⑭术：道。此指直道。

⑮“央心中央”二句：“‘央’当为‘夫’，形近之误。‘夫’‘扶’同。‘扶’与‘搏’通。‘搏’有索束之义。‘心’当从《选注》引作‘必’，亦形近之误。……‘夫必中央，帅为泠风’，谓以组束苗之中央，则聚为泠风。当苗稼成熟，抽穗结实，其一丛中之苗稼，受风吹动，易向四面散倒，若以每丛苗稼中腰处以组束之，可得下文所言‘相扶’之益而免散倒，此即‘夫必中央’之故也。既已‘夫必中央’，无苗稼散倒四周，阻塞行间之通路，则和风皆聚集于通路中擦苗间吹过，故‘夫必中央’，即可得‘帅为泠风’之益也。”泠风：参见158·1注⑥。

⑯三以为族：即种苗时以三苗相聚为一簇。

【译文】

播种庄稼时要播在细土中，而需要在坚土中成长。慎重地栽种，不要使禾苗过密，也不要使之过稀。在施加覆土时，不要不足，也不要过多。仔细覆种，一定要培土。覆盖种子时要细密，能细密覆种的，庄稼生长一定很快。在施土时要均匀，施土均匀的

庄稼，其生长一定坚实。因此田亩宽广而平坦，就不会伤害根部，根生长在地中，其根须向四周延伸，左右各延伸约五寸，与两行延伸的岔根相接，每行作物岔根占亩宽的五分之一。茎生长有一定行距，所以能够快速成长；禾苗幼小时互不危害，所以很快长大。横向一定要适宜，纵向一定要直。行正，通风，将苗之中央一小束拴起来，既不易倒伏，又易于通风。禾苗幼小时要独株才易得水分，禾苗长大后，却需要相靠在一起，成熟时则需要互相扶持才不倒伏。因此，种苗时以三株相聚为一簇。

【原文】

159·4　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后生者为秕①。是故其耨也②，长其兄而去其弟③。树肥无使扶疏，树墝不欲专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则多秕④，墝而专居则多死⑤。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养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秕。上下不安⑥，则禾多死，厚土则孽不通⑦，薄土则蕃轓而不发⑧。垆埴冥色⑨，刚土柔种⑩，免耕杀匿⑪，使农事得。

【注释】

①秕：参见157·7注⑪。

②耨：锄草，间苗。

③长：使其生长。　兄：指壮苗。　弟：指弱苗。

④肥：肥沃的土壤。　扶疏：茂密。

⑤墝（qiāo 悄）：不肥沃的硬质土。也写为“硗”。　专：通抟（tuán 团）。团聚，聚集。

⑥上：土地上的禾苗。　下：禾苗下的土壤。　不安：不适宜。

⑦孽：通蘖，萌芽。　通：达。言覆土过厚则萌芽不能上达，即生不出来。

⑧蕃辖：陈本："即草茂之意。" 发：陈本："当是'拔'之假字。"拔，即禾苗上长。

⑨垆：黑色肥沃泥土。 埴：黄色细密的泥土。 冥：幽。

⑩柔种：使刚土软熟后再种。

⑪免：同勉。 匿：藏匿的各种杂草害虫等。

【译文】

大凡禾苗的灾患，不是同时出土生长，却一齐死亡。所以先生长的得农时之利而米粒饱满滋润，后生长的因误了农时而成秕谷。因此在锄草间苗时，要保留那些苗壮的禾苗，去掉那些瘦弱的禾苗。在肥沃的土壤里种庄稼不要过于稀疏，否则就会使苗叶过于茂盛，在不肥沃的硬土里种庄稼不要太密，否则因养分不足而不能获得好收成。土地肥沃庄稼叶片过盛就多生秕谷，土质坚硬而种得过密就多枯死。不懂得耕种方法的：锄草间苗时却除去苗壮禾苗而保留瘦弱禾苗，收不到粮食却收到秕谷，在处理禾苗和土地时都不适当，禾苗多枯死，覆土过厚，苗芽就长不出来，覆地过薄，禾苗因茂盛向四面散伏而不能向上拔节生长。肥沃的黑色和黄色土质颜色深，则硬土质要用粪使之软熟后才能耕种，勉力耕种，去掉杂草害虫，使农业获得丰收。

审　时①

【题解】

本篇是《士容论》的末篇，也是全书的最后一篇，论述种植五谷要审察天时，凡适时种植的庄稼，可得丰收，且粒大，粟多，色泽，吃起来味香，不但可增强身体的抵抗能力而且由于体格强

壮，气力旺盛，从而变得聪明。反之，失时种植的庄稼则减产，且色泽不好，也不好吃。可以说是对古代农业耕种的总结。

【原文】

160·1 六曰：

凡农之道，厚之为宝②：斩木不时③，不折必穗；稼就而不获④，必遇天菑⑤。夫稼为之者人也⑥，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⑦，耨之容耨⑧，据之容手⑨。此之谓耕道。

【注释】

①审时：审察适于耕种的时令。

②厚：重视。　之：代时令。

③"斩木不时"二句：费解。陈本："此文当作'蕲禾不时，必折而穗。'"斩：通蕲。蕲：用草包束。意谓束禾不时，必断折其穗。

④就：成就。此言成熟。

⑤菑：害。

⑥稼：作动词用。　为：治。

⑦稼：作动词用。　容足：治田之人在田里禾与禾之间要有容足之地，以便行走种植。

⑧耨：前一个"耨"作动词用，锄地。后一个"耨"，作名词用，指耨器。锄地时禾苗之间要有容耨之地。

⑨据：按据。即庄稼成熟前要束禾穗。故苗之间要能容纳下手。

【译文】

第六是：

大凡农耕的方法，以重视时令为贵：如果束禾不得其时，禾穗必然折断；庄稼成熟了也不能收获，一定要遇到天灾。种庄稼

的是人，生长庄稼的是土地，供养庄稼的是天时，因此种庄稼时，禾苗与禾苗之间应能容纳下足，锄地时，禾苗与禾苗之间应能容纳下锄头，束苗时，禾苗与禾苗之间应能容纳下手。这就是耕种的办法。

【原文】

160·2 是以得时之禾，长稠长穗①，大本而茎杀②，疏机而穗大③；其粟圆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强④；如此者不风⑤。先时者，茎叶带芒以短衡⑥，穗钜而芳夺⑦，秮米而不香⑧。后时者，茎叶带芒而末衡⑨，穗阅而青零⑩，多秕而不满⑪。

【注释】

①稠（tóng 同）：禾的总花梗，即附着谷粒的梗。

②本：根。 杀：通肆，放肆不受其束。 大本而茎杀：陈本："犹言禾根大而茎又四散于外不密集为一束。"

③机（jī 几）：组成总穗的小穗。

④食之强：吃起来有咬劲。

⑤风：落。

⑥芒：草的末端，稻麦子实外壳长的细刺。 以：同而。 衡：陈本："当指叶柄。"

⑦钜：大。 芳：当为"房"之误。指草木结果实的子房。 夺：脱。

⑧秮：当为"秙（kuò 壳）"。禾皮。陈本则认为秮乃黑色。

⑨"茎叶"句：陈本："谓茎叶带芒刺而叶柄又下垂也。" 末：小。

⑩阅：总，聚束。 青零：青色。今仍用，如谓某人脸色青零零的。穗阅而青零：陈本："犹言穗聚束而又色青也。"

⑪"多秕"句：多空壳而实不满。

【译文】

因此，适时种的禾苗，长总花梗和穗，禾根大而茎向四周散开，禾穗多而大；粟米饱满圆润，糠皮薄；米粒多油脂，吃时有咬劲；像这样的禾穗就不会被风吹落。先于时令种的禾苗，其茎叶带芒刺且叶柄短小，穗大，但子房易于脱落，米黑而不香。后于时令种的禾苗，茎叶带芒刺且叶柄小而下垂，禾穗密集而色青，空壳多而不饱满。

【原文】

160·3　得时之黍，芒茎而微下①，穗芒以长，抟米而薄糠②，舂之易，而食之不噮而香③，如此者不饴④。先时者，大本而华⑤，茎杀而不遂⑥，叶藁短穗⑦。后时者，小茎而麻长⑧，短穗而厚糠，小米钳而不香⑨。

【注释】

①微：借为"檄"（依章炳麟说）。檄，即无枝。　芒茎而微下：陈本："谓茎皆生芒刺，而茎下部无叶歧出也。"

②抟米：圆米。

③噮（yuán 圆）：过分甘甜。

④饴：同餲（ái 癌）。食物经久而变味。

⑤华：枝叶繁盛。

⑥遂：陈本认为与"对"通。对有扬意。　茎杀而不遂：陈本："犹言茎四散而不扬耳。"

⑦藁：通"膏"，肥。

⑧麻长：像麻一样细长。

⑨小米：米小。　钳：通黚或黔，黑黄色。

【译文】

适时种的黍子，茎皆生芒刺，而茎下部又无叶歧出，穗既生芒刺而又正常生长，米圆 而糠皮薄，舂米也容易，吃起来香甜；像这样的黍子经久不变味。先于时令种的黍子，根大而枝叶过繁，茎四面分散而不上扬，叶肥而穗短。后于时令种的黍子，茎小而细长，穗短，糠皮厚，米粒小，色黑黄而不香。

【原文】

160·4　得时之稻，大本而茎葆①，长稠疏机②，穗如马尾，大粒无芒，抟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③。先时者，本大而茎叶格对④，短稠短穗，多秕厚糠，薄米多芒。后时者，纤茎而不滋⑤，厚糠多秕，庢辟米⑥，不得恃定熟⑦，卬天而死⑧。

【注释】

①葆：草木丛生。此指稻分蘖多，故“大本而茎葆”。

②“长稠疏机”二句：陈本：“机是谷粒，总花梗长，谷粒距离加宽，故曰‘长稠疏机’。……总花梗既长，谷粒的分布又比较疏散，整个禾穗有如马尾，即长而又疏。”

③益：通嗌，即噎。咽喉梗塞。

④本大而茎叶格对：陈本：“本大而茎长叶扬也。” 格对：木长而扬。

⑤纤：纤细。 滋：繁衍。

⑥庢辟米：陈本：庢：“仅是之意。”“辟：半也。‘辟米’谓一颗谷子内仅含半粒米。”下句“得”当在此句“庢”字下。作“庢得辟米”。

⑦恃：当作“待”。 定熟：即熟定，完全熟透。

⑧卬：同仰。

【译文】

适时种的稻子，根大而茎叶分蘖多，总花梗长，谷粒排列稀疏，禾穗有如马尾，米粒大而无芒刺，米圆而糠皮薄，舂起来容易，吃起来味又香；像这样的稻米，吃起来不噎。先于时令种的稻子，根大而茎叶上扬，花梗短，禾穗也短，多空壳而糠皮厚。米小芒多。后于时令种的稻子，茎纤细不繁衍，糠皮厚，空壳多，一颗谷子内仅有半粒米，还不完全熟透，天已寒冷，故仰向天空而枯死。

【原文】

160·5　得时之麻①，必芒以长②，疏节而色阳，小本而茎坚③，厚枲以均④，后熟多荣⑤，日夜分复生⑥；如此者不蝗⑦。

【注释】

①麻：陈本："当亦是'穈'。"穈即穈（mí 迷）子，为黍的一种，很香润。

②"必芒以长"二句：陈本："言此得时之穈，必生芒刺而株又长，其节疏而色又鲜明也。"　色阳：颜色鲜明。

③小本而茎坚：植株细小而茎坚实。

④枲（xǐ 喜）：同秸。秸，外皮。　均：均匀。

⑤荣：花。此句前当有脱文，因上下各节均有得时、先时和后时三层，此明显脱先时后时二层。

⑥日夜分：春分、秋分称日夜分。此指秋分。　复生：重又生长。陈本认为是十月小阳春气温过高所致。

⑦蝗：蝗虫。此作动词，不蝗即不受蝗虫危害。

【译文】

适时种的穈子，一定会生芒刺且株长，其节疏而色明，植株

细小而茎叶坚实，皮厚而均匀，后成熟的则多花，秋分后遇上气温高又重新生长；像这样的穈子不受蝗虫危害。

【原文】

160·6 得时之菽，长茎而短足[①]，其荚二七以为族[②]，多枝数节[③]，竞叶蕃实[④]，大菽则圆，小菽则抟以芳[⑤]，称之重，食之息以香[⑥]；如此者不虫。先时者，必长以蔓，浮叶疏节，小荚不实。后时者，短茎疏节，本虚不实。

【注释】

①长茎而短足：生得强壮、高大，分枝多，总干短。

②二七以为族：豆荚以十四为一簇，分为两排，每排七荚。

③多枝数节：茎分枝多而节亦多。

④竞叶：叶繁密而相竞。 蕃实：豆实多。 蕃：繁衍。

⑤抟以芳：即子房之形圆。

⑥食之息以香：陈本："犹言食之使人气舒畅而又芳香。" 息：气舒畅。

【译文】

适时种的豆子，茎长而总干短，豆荚以十四个为一簇，分为两排，每排七个豆荚，茎多叶也多，叶密豆子多，大豆子圆，小豆子房呈圆形，称起来重，吃了后使人气舒畅而味香；像这样的豆子不受虫害。先于时令种的豆子，一定长得长而蔓延开来，叶片虚浮，茎叶也少节，豆荚小而不结子实。后于时令种的豆子，茎短小而节稀疏，根部虚空，不长豆实。

【原文】

160·7 得时之麦，稠长而颈黑[①]，二七以为行[②]，而服[③]，薄糕而赤色[④]，称之重，食之致香以息[⑤]，使人肌泽

且有力；如此者不蚼蛆[6]。先时者，暑雨未至胕动[7]，蚼蛆而多疾，其次羊以节[8]。后时者，弱苗而穗苍狼[9]，薄色而美芒[10]。

【注释】

①颈：陈本："禾麦无所谓颈，此'颈'当是'颖'之误。"颖：禾末。黑：其色深绿。

②二七以为行：陈本："此文疑本作'其实二七以为行'，与上文'其实二七以为族'句例同。此脱'其实'二字。"

③服：陈本认为有脱文，原意待考。

④䅵（zhuó 酌）：禾杆的皮。

⑤致：至，极。

⑥蚼蛆（qúqū 渠区）：一种害禾稼的虫。

⑦胕动：陈本："原文当云'暑雨未至而腑动'"。腑：同腐。动：生。句意：暑雨未至而已有腐烂现象发生。

⑧其次羊以节：当作"其粢羸以节"（依夏纬英说）。粢：指麦粒。羸：瘦。节：约，约束，限制。即麦粒瘦小而不饱满。

⑨苍狼：青色。

⑩薄色：颜色暗淡无光泽。美芒：麦芒长得好。

【译文】

适时种的小麦，花梗长而穗颖呈深绿色，麦粒以十四粒为一行，分为两排，每排有七颗麦粒，皮薄而颜色发红，称起来重，吃起来很香而使人气舒畅，使人肌肤润泽且有咬劲；像这样的小麦不受虫害。先于时令种的小麦，暑雨未至时已有腐烂现象发生，生了蚼蛆且多病，麦粒瘦小而不饱满。后于时令而种的小麦，麦苗弱，麦穗发青，颜色暗淡无光泽，只是麦芒长得好看。

【原文】

160·8 是故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1]。茎相若称之[2]，得时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时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时者忍饥[3]。是故得时之稼，其臭香[4]，其味甘，其气章[5]，百日食之，耳目聪明，心意睿智[6]，四卫变强[7]，殈气不入[8]，身无苛殃[9]。黄帝曰："四时之不正也，正五谷而已矣。"

【注释】

①约：衰。

②茎：此指茎上带有子实的庄稼。　相若：相当。　"称之"二字上当补"而"字。

③忍饥：能耐饿。　忍：能。

④臭：以鼻闻。

⑤气：力。　章：彰著。　气章：气力旺盛。

⑥睿智：有远见卓识。　睿：明。

⑦四卫：四肢。因四肢保卫身体，故言。

⑧殈（xiōng 凶）：恶。　殈气：陈本："谓鬼祟之恶气。"

⑨苛殃：陈本："谓鬼病。"殃：灾害。

【译文】

所以适时种的庄稼能够增产，失时种的庄稼就减产。如果茎杆数量相等，称一称，适时种的子实重，粟粒多。量出相同体积的粟去舂，适时的粟米要多些。量出同样多的米去吃，适时的耐饿。所以适时的庄稼，闻起来香，吃起来味美，吃后使人气力旺盛，吃上一百天，能耳聪目明，增加智慧，四肢变强，鬼祟之气不能侵害体内，身体就不会生病而受灾害。黄帝说："四时之气不正时，只要能吃上纯正的五谷就行了。"

丛书题签　　启　功
责任编辑　　赵　泓　程小铭
封面设计　　石俊生
版式设计　　赵玄渊

本丛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550004
通信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市北路68号附1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质检科
电　　话：(0851)6828993

吕氏春秋全译
[战国]吕不韦门客　编撰　关贤柱等　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1.75印张　800千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221－03934－8/K·321(平)　(全二册)定价：33.50元